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叁輯・貳拾柒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貳拾柒册目錄

玉堂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九卷　〔明〕陳懿典撰　一
莊義要删十卷　〔明〕孫應鰲撰　二六九
南華經因然四卷　〔明〕吳伯與撰　六七一

〔明〕陳懿典撰

玉堂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九卷

明萬曆二十二年熊雲濱刻本

原缺第一、二葉

玫如崗先生二經精解

閔楊九經頓首

余丱角讀六子書輒鼂二子稍長窺諸氏百家言𠀤如谿如歘如靁靁如驕驕如總不逮二經奥譚迄今猶震彭蠡之風簸溟海之颶鼓愢而雷九淵也則又獨鼂二子

甚邇且挾筴干㝁司應棘闈試見諸射中覆者或稍見善者機率竊乩片語隻字祼爲奇舉夫彼且耳食且鑿混沌竅主司者且敝帚而千金享也剟入寥天而遊罔象者則又津又鼂二子也雖然𡊝其戔戔者夫讀道德也而玄其嬰兒未

孩邪讀南華也而豪而放而幻有邪無邪猗徨塵垢外而天根遊邪大都一死生齊彭殤解天弢墮耳目寧塞兌毋寧雄白寧懷玉毋寧前識寧天放毋寧爲天戮民二子之大觀備矣如崗先生旨二子而句爲解閒僭而足於蛇者經亦什

居其一二焉若乃荀卿祭酒蘭陵廢非子纛憤秦囚鬻呂賈懸金河陽戮更生映藜陸沉嗟子雲駡玄美新作伯喈釋誨虛名累會未窺吾二子之藩故逌爾自娛於經解

[illegible]

老子道德真經目録

壹卷

上篇

道不可名　功成不居　使民純朴則治
和光同塵　芻狗萬物　谷神不死
聖人無私　上善若水　功成身退
玄德　虛中之用　聖人不徇物
貴愛其身　不見不聞　有道之容
歸根復命　上古之治　失道而後仁義
文治不若素樸　獨見獨行　道無而有
抱一爲天下式　無心自然　自矜自伐
域中四大　戒輕躁　聖人無棄人
聖人以無御有　聖人去甚去太　知道者不強兵
古人不佳兵　止於道則不殆　內外之辨
聖人能成其大　物有盡而道無窮　柔弱勝剛強
鎮靜而天下正

下篇

聖人處厚居實　得一則貴　無能生有
若無若虛　貴柔不貴剛　無爲之有益
身外皆長物　道之妙用　知足常足

現前即道　道在日損　聖人心無偏主
至人無死地　道德有自然之尊貴　反視內照
道在敬畏　德可遠施　德厚如嬰兒
道爲天下貴　治不貴多制　政不貴察察
元神宜嗇　治國若烹鮮　謙下可以取勝
至貴莫如道　聖人慎事　聖人以無爲爲
聖人以不智治　聖人能下民　衛身三寶
不爭之德　用兵戒輕敵　被褐懷玉
道不可知　聖人不厭生　利害有定
戒好殺　自然者勝　道以柔爲貴
聖人法天　國君含垢　聖人恩怨俱忘
善治則民可復朴　聖道猶天道

莊子南華真經目録

貳卷

內篇逍遙遊第一

鵬鳥圖南　喻所見者小　小大之辨
許由辭禪　真人陶鑄堯舜　物各有宜
物貴善用

內篇齊物論第二

宇宙間三籟　萬態中有真宰　人心不可強立是非

是非莫若因是　因是在以明　是非戒有我
至道無成無虧　無我則物可齊　至道在不言不辨
不知便是真知　死生之說由夢　是非不必深辨
物化不可測

內篇養生主第三

順理者無殆　庖丁解牛　貴順受其正
秦失弔老聃

叁卷

內篇人間世第四

仲尼誡回救衛亂　仲尼論心齋　仲尼論虛
葉公請問免患　仲尼詔葉公安義命　蘧瑗論傅太子
匠石夢櫟社　子綦論大木　人以無用得全
楚狂諷孔子

內篇德充符第五

王駘守宗保始　申徒嘉安命　叔山無趾善全生
仲尼與哀公論駘它　仲尼與哀公論才德　聖人心有天遊
勿以好惡傷生

內篇大宗師第六

真人乃有真知　真人任乎其天　真人自適其適
真人適而無適　死生兩忘　聖人以道存身
得道　聞道　子與死生無變
子來死生無變　三人遊方之外　獨行之人忘道
仲尼論孟孫善居喪　意而子瑱息黥補劓　顏子坐忘
子桑鼓琴安命

內篇應帝王第七

蒲衣論有虞不及泰氏　以不治治天下凡三段
季咸四見壺子　至人無爲　鑿渾沌竅

肆卷

外篇駢拇第八

多方非自然　駢枝與正正者異　仁義失其常然
君子小人皆徇外　道貴內不貴外

外篇馬蹄第九

伯樂陶匠失物性　太古之法與末世異　以馬喻治

外篇胠篋第十

聖智不足恃凡二段　絕學棄知乃治　好知則亂

外篇在宥第十一

天下不可以治治之　聖知不若無爲　爲治無攖人心
黃帝問道廣成子　雲將問治於鴻濛　獨有之人無物累
聖人有爲中無爲

外篇天地第十二

道可無爲而治　明道則處一化齊　至道靜中生明
道以無心得　許由論齧缺　華封三祝
子高避世而耕　至德同於泰初　至人忘己
季徹與蔣閭葂論治　喻過用其心　諄芒論聖治德人神人
至德之世無爲　世人大愚大惑　失性非自得

伍卷

外篇天道第十三
聖心有主之靜　聖人以虛靜爲天下樂
帝王德貴無爲　人道有序　爲治有序
君道貴法天地　孔子與老聃論仁義　老子荅士成綺
至人之心定　意不可言傳
外篇天運第十四
造化自然　莊子與太宰論仁孝　北門成聞樂三變
師金惜夫子之窮　道貴求之自然　仁義貴忘
老聃駁三皇五帝　六經皆陳迹
外篇刻意第十五
有爲不若無爲　聖人無爲故靜凡二段
外篇繕性第十六
養性於恬　末俗失其性　古人存身之道
得志不以軒冕

外篇秋水第十七
河伯海若問荅凡六段　物各任天而動　孔子畏匡安命
魏牟借蛙鼈爲喻　神龜喻不仕　鵷鶵喻不仕
知魚之樂

陸卷

外篇至樂第十八
至樂在無爲　論死生循環　論生之假借
論死之樂　論魯侯不可以大道說　物之生生不窮
外篇達生第十九
養形莫如棄世　神全者不傷　用志不分之喻
定神無矜之喻　養生必周其妨　以物害己之喻
皇子告敖論鬼　養氣之喻　蹈水之道無私
梓慶善削鐻　東野稷之御　工倕之巧
扁子論孫休
外篇山木第二十
世事無常　市南子論魯侯避患　北宮奢論賦斂
太公任論避患　利合天合之辨　士不遇時
孔子論處貧富　貪得之戒　賢勿自矜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子方與文侯論順子　溫伯雪子論魯人　仲尼勉回聞道

孔子見老聃論道　莊子見魯哀論儒　論神閒志定
文王用臧丈人　列禦寇學射　孫叔敖知道
凡君見道之言　真知者不言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道爲本根　齧缺與被衣論道　舜與丞論道
老聃論至道至人　道無不在　言道便非道
道不可見　捶鉤者有道　道無古今
世俗不能忘是非

柒卷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庚桑不染虛名凡二段　庚桑使南榮見老子　南榮趎兩見老子凡二段
論無爲至理　善與不善之別　造化之妙
死生勿强分別　去累全德　忘好惡者無累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說魏武侯　徐無鬼再說魏武侯　牧馬喻治
人品不同　自是之論　匠石說
管仲薦隰朋　矜能取禍之喻　名者知之招
聖人不貴言　子綦論相祥　許由逃堯禪
論物理自然　真知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王果誠則陽好進　聖人盡性　聖人自然合道
惠子以觸蠻喻魏　孔子論蟻丘聖人　治田喻治身
上失其道則民困　論遽伯玉　仲尼與三大史論靈公
太公調論丘里之言　太公調論至道不議

捌卷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鮒魚說　任公子釣魚說
世儒剽竊陳言之喻　老萊子戒仲尼勿矜　夢神龜說
無用之用　至人能遊　心貴無障
勞佚不同謀　好名之累　喻得意忘言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立言之意　莊子稱孔子不可及　曾參悲祿不及親
造物不可知　罔兩與影問答　老子戒陽子勿矜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善尊生　子華子止韓侯爭侵地　顏闔辭聘
列子辭粟　屠羊說辭賞　安貧
公子牟辭榮就隱　孔子不窮於道　三子不受禪　夷齊高節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往見盜跖　子張滿苟得問答　無足與知和問答

雜篇說劍第三十

莊周三劍說

玖卷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漁父問荅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子驚於五餐先饋　鄭緩責報於父　聖人安於天

技無所用　事不可必　小夫之智

莊子謝曹商　顏闔言仲尼不可用　九徵

賢不肖異畫　獲珠說　莊子辭聘

莊子却厚葬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道術總歸於一　墨翟禽滑釐之學　宋鈃尹文之學

彭田慎到之學　關尹老聃之學　莊周之學

惠施之學

目録畢

王堂校傳如岡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一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老子道德經上篇

道不可名

道可道。李息齋曰：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變至于今忘遷謝，斯須之間未嘗少停。至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窮，是之謂常。常之為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其可行即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自有常，無名具于無名之初，故無名為天地之始。及天地既判，萬下之名生焉，物自是而出，故可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其常之道，以出入于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徼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入而歸于無；吾欲觀其徼，則與徼同出而遊于有。妙即徼，徼即妙，有即空，空即有，此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于玄之又玄，則能使衆徼之所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于徼妙有無之間，無揀擇而皆妙也。蘇注曰：徼讀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徼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徼。皆指盡處而言。[illegible]之為[illegible]待言。

道可道。非常道。常者不變不易，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是之謂常道。常道不容思議，不着言說，使道而可道，則非常道矣。

名可名。非常名。常名即常道之名，不可見聞，不可名狀，使名而可名，則非常名矣。

無名天地之始。未有始之先，生天生地，名為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既有始之後，生人生物，名為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道不外有無之間，當其常無也，自無而有，故欲於此觀其妙，見天地之始。

常有欲以觀其徼。當其常有也，復自有而無，故欲於此觀其徼，見萬物之母。徼即邊徼之徼，究竟之謂，非竅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兩者同出於太虛，而有有無之異名，同謂之玄。玄，赤黑色，深也，幽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可見聞，不容思議之謂玄之又玄。凡書中所有曰守雌、曰不爭、曰慈儉、曰柔弱，諸般言言衆妙，皆從此有無出也，故曰衆妙之門。八十一章大意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

蘇子由曰：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况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惰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

已乃行欲之時人皆以爲有然有欲必有其反其盡也極而無所更往必復歸于無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

陸農師曰 [illegible] 天下皆知善之爲善 [illegible] 故有無相 [illegible] 難易者以言乎其 [illegible] 長短者以言乎其 [illegible] 高下者以言乎其 [illegible] 聲音者以言乎其 [illegible]

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畱於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功成不居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但知美之爲美，便有不美者在。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但知善之爲善，便有不善者在。故有無相生，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難易相成，有難則有易，長短相形，有長則有短，高下相傾，有高則有下，音聲相和，有音則有聲，前後相隨。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異，但成功而不居耳。萬物作焉而不辭，如天地之生成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生而不有。如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爲而不恃，如爲春爲夏爲生爲發，造化何嘗恃之以爲能。功而不居。所至于有功，而不自以爲功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惟不居其功，則天下莫與爭功，是以不去。

蘓子由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于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于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數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illegible] 大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于 [illegible] 天地爲使與造化爲 [illegible] 大者 [illegible] 若萬物之 [illegible] 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 [illegible] 心哉。

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

使民純朴則治

不尚賢，使民不爭。尚，矜也。我不以賢自矜，使民自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我不以寶貨爲貴，使民自不貪得而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我不示人以可欲之形，使民心自定而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言上古聖人能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弱其志，強其骨，弱其志，不馳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使民力皆壯而無所趨競。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所作爲。爲無爲，則無不治。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

李宏甫曰 [illegible] 見有可欲可尚可 [illegible] 而已哉亦曰不見可欲 [illegible] 所以爲無知無欲故 [illegible] 夫民生有欲無知 [illegible] 已聖人者又曰引 [illegible]

蘓子由曰：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則衒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illegible]

和光同塵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沖然至無耳，以其無形，故似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然此道淵乎常止，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曰似萬物之宗。宗，宗主也。挫其銳，解其

[illegible]物宗也而不吾知[illegible]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搆也不流于妄不搆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塵也塵至穢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知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知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然莫得而名焉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常先矣而又先于帝則奚先乎為

紛。只莫不有道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言其磨礱無圭角也。解其紛，言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和其光，同其塵。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絜，故曰同其塵。此和其光所謂不垢不淨也。湛兮似若存。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常存，似乎若存矣。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然此道也，雖天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與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也，設此語以形容其妙。

李息齋曰：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之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而不進，而必為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有畏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以未嘗取善而為美，不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于湛然，故以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卯若愚曰：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己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不仁章　王純甫曰：芻狗寓聖人過化之妙，無聲無臭，聖人存神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老子自危自戒之言也。蓋謂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其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曉曉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凡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此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為何如也。後世方者果不得已為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忍於斯民之意，豈

芻狗萬物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不有其仁，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猶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亦不着意而相忘之意。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誤矣。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不有其仁，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者，橐之管也，是冶鑄所用致風之器，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曰猶橐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數猶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即予欲無言、天何言哉之意。

蘇子由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為狗，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素。與籥也，方其動氣之所及，無不離也，而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說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屈，竭也，抑而不申之意。

谷神章　[illegible]曰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妙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義。[illegible]老子書其遠詞多叶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作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符，斷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以玄牝又作一義，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谷神不死

谷神不死。谷，虛也；谷神，虛中之神也。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是謂玄牝。玄，遠而無極；牝，一虛而不實。二字只形容一虛字。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亦由虛中而生，故玄牝為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緜緜，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瞞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

蘇子由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為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緜緜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章　程俱曰：天地人一原也。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本生不可以為物也，則私意蓋之[illegible]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私欲之[illegible]生[illegible]

聖人無私

天長地久。言天地生物，千萬歲猶一日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夫非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

而外其身其不為中貢天衣亦無老氏之旨知此而未之思者以觀老之術率焉知而和知道者不知天人而無生道安所為然世之養其生者豈天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貪老氏之旨或而謂其外于遺而求生者為未之思也

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李息齋曰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皆然與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身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

【上善圖】 蘇子由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物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無怨而既已盡乎於斯乎道有則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者處高下未嘗有所避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上善若水。上善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蓋水之善以其濯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處衆人所惡。乃處衆人所惡卑汚之地故幾於道。所以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幾近也居善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心善淵。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與善仁。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言善信。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政善治。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事善能。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動善時。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之者也

呂吉甫曰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上若水焉蓋水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能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幾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況恒之為淵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於為川谷其委為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居善

天地為本故曰夫惟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功成身退

【持而盈】 劉師立曰盈則必虧戒之在滿銳則必挫戒之在進金玉必盜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戒欲人淵非必屬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中皆可勤而行之。李息齋曰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愈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為愈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不盈況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失含銳而遺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此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治器而至銛於極銛極銳者無有可以長保不折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於金玉至於滿堂必不能保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居公侯之位而驕必遺其罪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欲全其功名者必知足退大道大功成名遂乃是知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此四字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何時為遂故曰成曰遂者須纖細看

呂吉甫曰持所以防溢而盈之不如其已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也揣而銳之則重矣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揣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日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物先後已以至為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況于人乎

玄德

【載營魄】 呂吉甫曰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魂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為精出入則魄隨而不嘗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載者營而無所之謂也雖已為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漠然無為如其未始化則能無離矣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為魂魄為精營為神魄為魄氣載營魄魂常附魄魄常檢魂如車之載物抱一而不離也抱者合一之使無離乎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兒子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雖滌除假垢而觀覽玄冥能有不淨之心而無疵乎無疵無分別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始不治清靜無為民自化故曰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即陰陽也陰靜而闔陽動而開至於開了又闔守靜後動

神[illegible]而從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靜除悔吝玄覽觀其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愛國治民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爲矣內之養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爲則天門開闔常在于我而能爲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illegible]

是爲守雌故曰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中心明白無所不通能不爲塵累以無知爲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聖人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是謂玄德非体玄妙之德不能矣

李宏甫曰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然乎知神之爲矣營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服其未脩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留閉滌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能以無爲也故一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一之也安能以抱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涵也安能抱一而

雖近但不曰魄載魂而曰載營魄使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被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靜如水之[illegible]除如囊之除天門以比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宜詳六反長也長上聲宰制也

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知神之所爲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推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嗚呼盡之矣

虛中之用

三十節　呂吉甫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之所乘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illegible]所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之所存也[illegible]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illegible]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于無其[illegible]

三十輻共一轂輻輪之股也轂車中之容軸者輪之心也當其無有車之用當惟也虛中曰無轂惟虛中乃可以轉軸而行車故曰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爲陶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器惟虛中乃可以容物而貯藏故曰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當其無有室之用室惟虛中乃可以出入通明而寢處故曰有室之用故有

矣[illegible]則不知吾之所以用皆何預於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爲利而無無之爲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爲用而無有之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爲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之以爲利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以無之以爲用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通明者爲用皆在虛中之空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賓瞻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以爲喻

蘇子由曰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聖人不狗物

五色節　吳幼清曰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己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去彼在外之諸物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發狂

五色令人目盲謂能惑視五音令人耳聾謂能惑聽五味令人口爽失正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不定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害德行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取此彼即上五者此道也

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爲目蓋擧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從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時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蒙遂者皆失其正而聖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著皆此意也

李息齋曰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爽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表蓋神藏于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不出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不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易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爲目聞不以聲聞爲耳嘗不以味嘗爲口知不以心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貴愛其身

寵辱節　王元澤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者有之而不能忘[illegible]則爲患大身累人有身而[illegible]

寵辱若驚若而也與下若字同寵辱不足驚而人反驚之貴大患若身此身字乃幻身也與下貴以身愛以身二身字不同幻身爲大患而人反貴之重之何謂寵辱解上句

[illegible]皆作[illegible]非大患乎市南子有曰見非有人涉見有于人者也當者有人[illegible]者見有于人惟聖人能見此二者然後與我爲一[illegible]無身之說[illegible]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忘其所所忘是之謂誠忘吾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illegible]而已然所謂無我[illegible]而和[illegible]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

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爲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即患得患失之意）何謂貴大患若身。（解上句）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有幻身則有累）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幻身則無累）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此身字乃真身之身也知真身之可貴知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即有天下不與之意）

焦竑曰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則寵爲下矣寵爲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者觸于物而無着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身則無患矣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身爲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夫王子搜惡爲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

聖人於爲寄[illegible]何患之有其[illegible]亦若斯而已矣

復溪疑尚

視之　蘇子由曰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耳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

不見不聞

視之不見名曰夷，（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搏（音團）之不得名曰微。（搏執也微細也妙也）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三者之名不可分別總之皆道耳故曰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上下俯仰也言此道不明不暗俯仰求之皆不可見）繩繩兮

[illegible]與物搆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囿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故其狀其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有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有物之古也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是謂無可名狀無可形象竟可謂之恍惚耳惚無也恍有也謂無不可謂有不可故以恍惚名之）迎之不見其首，（無始）隨之不見其後。（無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是謂道紀。（是謂道之綱紀言操縱在我也）

王元澤曰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體然爲一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李息齋曰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

形聲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物雖歸于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容　蘇子由曰粗盡而微微而妙妙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冰將釋知萬物之出于[illegible]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爲已去復其性也若

有道之容

古之善爲士者，（此章形容有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而妙玄而通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容之見於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豫即容與之與遲回之意也冬涉川難涉之意也）猶兮若畏四鄰；（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鄰而不

敢爲 有儼若客。定若客而無不敬。渙若冰將釋。釋舒散，若冰之將散而未散。

敦兮其若樸。敦厚若樸，然之意也。曠兮其若谷。曠達若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渾之而不清，濁之而不濁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使徐徐自清矣。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孰能安然不動，靜定從容，使徐徐而動乎。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惟有道之士保此道者，中常虛而不盈，故能之。其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惟虛而不盈，則但見故而不新，千載如一日矣。

吕吉甫曰：古之善爲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爲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爲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將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爲主也。渙若冰將釋，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而欲當則緣于不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于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体冲，冲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知默乃盈也。累于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能敝不敝，不敝則不壞，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新不成矣。

歸根復命

致虛極，守靜篤。致即致知之致，學道而至於虛，虛而至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生而觀其復焉，復歸根復命之將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芸芸，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既歸根則是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故曰明。

謂之明。不知常，妄作凶。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

知常容，容乃公。知常容，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所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

公乃王，王乃天。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故公則可王；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

天乃道，道乃久。天即道也，久常也，爲道而至於常則盡矣，故道乃久。

沒身不殆。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王以至庶人皆然。

焦竑曰：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且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爲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此而窮至盡之，了不可得，斷爲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育之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之常，眞常此非邪者不作。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容乃公，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殆，特其餘事耳。

上古之治忘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忘之於道化之中。

其次親之譽之。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

其次畏之。

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欲不言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欲之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于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于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足而不至有不信者宜何如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為之事可知也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其次侮之**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愈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畔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猶兮其貴言**猶兮乃安然之意民既不信矣為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為貴而以號召教詔為事民愈疑矣**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惟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有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句結之見傷今而思古也

陸希聲曰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于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衆庶侮之於乎心之有乎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乎言則不復而猶貴重其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大道廢 王介甫曰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道隱于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于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

失道而後仁義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乃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六親不和然後有孝子慈孫之名**國家昏亂有忠臣**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借喻以發明上一句

蘇子由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濟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于江湖

絕聖節 李息齋曰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于外者無其形聚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于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苟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皆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恐偽之足以亂真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慕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樸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焦竑曰學知莊子愚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者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

文治不若素樸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此三者以為文不足**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則天下自無事矣令使也屬會聚也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反朴還淳如上古之時

呂吉甫曰聖人知天下之亂始于迷本而失性惟無名之樸為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夫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智而志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為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

蘇子由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之，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夫學者之憂若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而為據是潰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畏忌，然豈以是棄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累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有衆樂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其樂如享太牢，其樂如登春臺，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見其妄，道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

至道也。

獨見獨行

絕學無憂道不在見聞，絕學則以視聽無不見不聞之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應聲，雖唯恭而阿慢，其出于聲一也，相去有幾。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皆曰善勝於惡，不知善之與惡其離于道一也，猶唯之與阿，相去亦無多，不若并其善惡之名而忘之。人之所畏不可不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為，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荒兮其未央哉若皆以為不足畏，則其為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衆人熙熙然樂於世味，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我獨守澹泊，百念不形，如嬰兒稍長之時，全無知識，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孩稍長也。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着迹也，此我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餘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我獨若遺我獨若遺棄之。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意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為道，以不足為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汝智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昏昏悶悶即沌沌意。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所以異於人也。悶悶猶汶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其心澹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飄然飂然而無所止宿，猶乘乘若無歸之意。衆人皆有以有以，有為也。我獨頑且鄙衆人皆有為，我獨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我豈真頑鄙而獨異於人哉？惟以求味於道為貴耳。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求食於母，言求味於道也。

[illegible]而不行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故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內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也。人各有能，故世皆有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譏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世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董思靖曰：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心，遂以大觀本無

呂吉甫曰：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出于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錯聖知，猶絕而棄之，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其大而無極，則不獨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享太牢，則不知夫淡乎其無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塞其兌閉其門，而無味之足嗜，無見之足悅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己無居也。衆人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言其無知也。沌沌兮，以言其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潛然若海，不見其津涯；飂然無定，不見其止宿。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于道為子，而道則為之母。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以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天老子神矣，何所事養母與衆人俗人為異而已，欲使為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于道故也。然則絕學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無憂如貪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其非俱泯者之所為，然學者有[illegible]而不可知[illegible]以為善為惡[illegible]同其[illegible]天下至理[illegible]而不之[illegible]也哉。

李息齋曰：孔德，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于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物，恍惚而窈冥而不可[見]，當然于恍惚之中有象，于恍惚之中有物。

道無而有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大也。德大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于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惚而不可見。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然雖不可見，而中若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雖不可見，而中若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冥亦幽深微妙不可見之意。

乎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皆以爲有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初不知無中反有盡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惟無中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眞惟其眞而不戲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然以其体于至無故能觀衆有也

然於窈冥之中有精則亦非終不可見者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此兩句明無物之中眞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信實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其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哉蓋以此道而已

王純甫曰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此非以下是也惟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其皆幽深微渺不可爲象之意物即象也眞即精也信即眞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爲之說則鑿矣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還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至稗伯云

曲則節 蘇子由曰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岐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則更明白矣

抱一爲天下式

曲則全（曲中於理則與物無忤故全）枉則直（循理則雖枉而亦直如孔子所謂直在其中是也）窪則盈（衆之所歸者下也欲不盈不可得矣）敝則新（雖若昏昏汶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少則得（理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矣）多則惑（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聖人所抱只這一件理所以爲天下之法式）不自見故明（如鏡不自照故能照物）不自是故彰（不自是者人必彰其是）不自伐故有功（不自以爲功者人必推以爲功）不自矜故長（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者人不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凡此皆曲全之道故非虛言）誠全而歸

自□□之不暇而何□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于直則有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篤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後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焦竑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羊九牧□可得□□生者録其多亡羊者喜于岐路

之（故我但當誠實全而歸之造化耳）

吕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于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或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誠無枉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希言節 吕吉甫曰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爲則言出于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于自然也故雖天地爲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于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于道者爲能無我無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而無疑惑怪適然一也夫惟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

無心自然

希言自然（希言少言也不矜不伐任其道之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飄風疾風也自旦至晡爲終朝）驟雨不終日（驟雨暴雨也自早至暮爲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之道盈不可久壯則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富貴難保驕矜易敗亦猶是也）故從事於道者（學道之人）道者同於道（道行也可行則行我亦同於偕）德者同於德（德得也可得則得我亦同於偕）失者同於失（可失則失亦同於偕）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不

[illegible]

係著也。此皆依世同流之意，所以為知道之士。**信不足，有不信**。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終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矣。

蘇子由曰：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說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為，然必有得于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為，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為以得失疑道也。

自矜自伐

跂者不立，足不着地曰跂，跂而立則不能久。**跨者不行**，兩股相着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喻。**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道者濡弱謙下，空虛不有，若自見自是，自伐自矜，非道之宗，故有所蔽而名不彰，喪服功而亦不可長久。**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此等人其於道也，猶食之棄餘、形之贅疣，皆為長物，而人之所惡者。**故有道者不處**，惡其無得於道。

呂吉甫曰：企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累，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為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

[illegible]

域中四大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先天地生**，其生在天地之先，天地自是而出。**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不易。**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所由生，故曰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不可得，字之曰道。道字者，代名之謂。**強為之名曰大**，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曰逝**，大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逝。逝，往也，不可追逐也。**逝曰遠**，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曰反**，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又有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

呂吉甫曰：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搏也，而耳目心之官辨。是物也，未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無不在，不止于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役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于無形，于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

□行所在皆適曰不殆

以固存而以無法爲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戒輕躁

集註曰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声輜莊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柰如也乘去声失根一作失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重爲輕根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根本也**靜爲躁君。**靜者役物躁者役于物躁常爲靜之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如令靜則三軍不擾是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君子終日行常如輜重之隨不輕舉不妄動重爲輕根也古者凡吉行師行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雖有聲色貨利之榮觀超然安處不爲之動靜爲躁君也此君子之持重而主靜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柰何萬乘之主主天下重器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蓋重以輔吾之輕而靜以制吾之躁輕則失其輔而躁則失其主矣臣字君字須如此看諸家皆謬

李息齋曰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爲而常無爲也柰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于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耶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爲病而躁之病猶甚于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于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聖人無棄人

李息齋曰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瑕計未有非籌策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讁計不以心故無籌策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當爲偶而妙于前寡故能

善行無轍迹乘理而行故無迹**善言無瑕讁**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瑕玉玷也讁責也**善計不用籌策**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策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閉而能關揵拒門木也橫曰閂豎曰揵**善結無繩約而不可**

然所不善當之者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必由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爲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于發明則均于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爲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耳于爲惡雖有多智祗益爲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解。如百骸九竅自相聯屬故無繩而能結結係也繩索也約束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與之爲一此便是道**是謂襲明**襲重也明而又明猶言大明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爲善是不善人乃爲善人之資也資者賴之以自別也此二句發明無棄人無棄物之意**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智大迷**雖自以爲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是謂要妙**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程俱曰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有爲之善其能尔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往相之施其能尔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宋何儒釋老之分哉

李宏甫曰目爲有法可以救人是弃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閉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籌善計無讁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知矣

呂吉甫曰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于不行故曰善行無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讁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讁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唯得一而忘言者爲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筭天門無有關闔在我我則不關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纆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讁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筭而亂雖有關揵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存于己者不能無蔽何瑕人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足以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若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際其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雖然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爲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爲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

所以為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以無御有

知其雄守其雌不求勝也為天下谿谿水所歸也言此則天下歸之如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惟為天下谿則常德無間斷而復歸於嬰兒之無知矣嬰兒無極太樸皆返本還源之意知其白守其黑不分別也為天下式如此則天下以為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惟為天下式則常德無差忒而復歸於無物矣知其榮守其辱無欲辱也為天下谷谷亦水所歸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惟為天下谷則常德備全飽足而復反於太樸矣樸散則為器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兼三才以御萬有雖耽覆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故大制不割割離也以道制物則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之意

呂吉甫曰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谿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迕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迕及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嬰兒矣白于色為受柔于物為明于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一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為天下式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

知雄章李息齋曰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黑知白以守黑為楷式為天下式者於我加于人辱之人加于我我加于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于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德有所謂雖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必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所謂嬰兒曰無極曰樸者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又樸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于道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視其家而私之也以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割

王純甫曰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玄之道知知子之知也有還用之意守守母之守也有主宰之意雄雌以剛柔言黑白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谿谷在下眾流所歸也式法也亦歸

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守知之以為予守之以為纏知之以為幾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游刃有餘地矣何事于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之[illegible]言德真常之[illegible]合其和也無[illegible]且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言之此章要文叶韻反覆吟味亦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為谿矣又曰常德不離復而言之非為谿之後復有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嬰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放此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為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何者天下乃神器不可以人力為也為者敗之為之則傷自然故敗執者失之執之則乖通變故失凡物或行或隨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循先後也或噓或吹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或強或羸強者聽其自強弱者聽其自弱或載或隳成者聽其自成隳者聽其自隳皆順自然之意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去甚惡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眾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

將欲章 呂吉甫曰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

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神器無也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豈非有人非見有予人爍爍乎辭為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莫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illegible]

夫天下不然也此安可以執而爲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爲之哉

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物之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知道者不強兵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蓋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則知非道者矣。

其事好還。兵凶器也，我害人，人亦將害我，故曰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荊棘生。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

故善者果而已矣，故善用兵者克敵而已，果克敵也。不敢以取強焉。非所恃以取勝於人。

果而勿矜，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勿驕其勢。果而不得已，若出于不得已。果而勿強。凡此皆果而不敢取強之道也。

物壯則老，若自矜自伐，必不能久，譬如物既壯，則老必至矣。是謂非道，不知此理而欲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非道早已。早已，言不久也。

李息齋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所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荊棘生于屯戰之所，鏃鏑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不戰，者因其不得已，果于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于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爲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于兵之老乎。

以道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爲，鬼之所病，未有得免。

者師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物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若以兵強天下，不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焉。

古人不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善用兵者，不祥之甚。乃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但以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故左爲陽爲生，以左爲貴。用兵則貴右，故右爲陰爲死，以右爲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言此者，亦以兵爲不祥之器，非君子之所樂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謂不得已而用兵，以安靜爲上。故不美也。故不以用兵爲佳也。美，佳也。

若美之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若以用兵爲佳，是以殺人爲樂。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樂殺人者不仁，豈得志於天下。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吉事屬陽，故尚左；凶事屬陰，故尚右。

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上將軍爲用兵之主，故居右。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居上將軍之勢，出入皆用喪禮。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所以用喪禮者，以殺人甚衆，泣死者而悲哀之。

戰勝以喪禮處之。即幸而戰勝，亦不爲吉也。

呂吉甫曰：知𪔂而武勝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同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于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佳兵　李息齋曰：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深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智處嘗辯，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識者不顧，然不知恬淡必靜，靜者勝之本也；任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求諸聞，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

稱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焦竑曰：佳，謂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下並同。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恬淡，安靜也。美即佳也。衆，去聲。絕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焦竑曰：道常無名，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琢，故謂之樸；以其同而曰散，故謂之小。[illegible]

則何亦可以之無足，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泊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illegible]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而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止於道則不殆

道常無名，（道無形而常不可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無名之樸也，雖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故曰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侯王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民莫之令而自均。（民得此道以守，則不令而自均）始制有名，（道之始本無名，萬物既作而後有名，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矣）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不知止，遂[illegible]矣）知止所以不殆。（知止之士，當於此而知止，未知止則危而殆，不知無名由生[illegible]）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萬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云云）

李息齋曰：此言道與器[illegible]無名不可得而見，然[illegible]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矣。[illegible]地雖有高下，然未嘗不合以降[illegible]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illegible]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而為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illegible]嘗棄物物，豆于天地之間而[illegible]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illegible]物生而[illegible]。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于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川谷，若以道觀之，則和嘗一而分存，不備同者矣。[illegible]取之則水陸之[illegible]以器

> 二經精解一卷　老子上篇　三十八

蘇子由曰：分別之智，其害為明。分別之心未嘗忘，故止于分[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蓋可以及人，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illegible]

內外之辨

知人者智，（知人者特在外之私智）自知者明。（自知則在內之明哲）勝人者有力，（勝人者特角力於外）自勝者強。（自勝者則強毅在中，克己勝私曰自勝）知足者富。（無不足於外者，常有餘於中，所謂道腴為富足也）強行者有志。（自強不息則物莫能奪其志）不失其所者久。（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死而不亡者壽。（至人不生不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illegible]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若不足之心以累之也。不足之心以累之，是身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而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李息齋曰：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以外驚自，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內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于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靜根，漸返于道，虛中所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然，不有必而是，不謂亡，是之謂壽。

李息齋曰：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焦竑曰：可名于小，可名于大，言不可名也。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

> 二經精解一卷　老子上篇　三十九

聖人能成其大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係著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物物皆道之所生）功成不居，（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豈不謂之大乎）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體道者也，無自大之心，故能成其大）

呂吉甫曰：可以左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右，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于小；小則不可名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小非大，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

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執大節　陸希聲曰大象者道也夫往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害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患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爲之歡娛然非其所安不可以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散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其離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物有盡而道無窮

執大象大象者道也無象之象也天下往執道而往行之天下而天下往往而不害以道而行天下孰得而害之安平泰無所害則安泰矣三字皆一意樂與餌過客止樂鍾鼓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過客樂終食盡客散則止矣過者去也是以筵席以散時也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道之形於言似若甚淡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視之聽之似不足悅耳目用之不可既然而用之於古今而不盡所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

蘇子由曰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十經精解一卷　老子二十上篇　三十

將欲節　李息齋曰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將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故欲欲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因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靡真還自然歸止動雖欲動之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欲心消忘靡情叙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從柔且弱而勝

柔弱勝剛強　句踐爭謀

將欲歙之音吸必固張之物之將欲歛聚者必其已嘗張大者也之字作者字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物之將欲微弱者必其已嘗剛強者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物之將欲廢墜者必其已嘗興隆者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物之將欲失者必其已嘗得者也奪失也與得也是謂微明此理雖微妙而實明白易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魚不可脫於淵淵喻道魚喻人人不能外於道猶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之為用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

[illegible]之欲以其[illegible]也若離道巧幽如魚之脫于淵然既不可脫于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備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者

王純甫曰將欲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造化伸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然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已然者則可見能[illegible]其已然[illegible]逆睹[illegible]其將然則[illegible]明柔之勝剛弱之勝[illegible]則微而明可也明其微[illegible]理以自養靜深斂退優游自[illegible]是也何謂明其微此理以示人[illegible]藏也如以卬之利器示人[illegible]明此意利器[illegible]之則[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鎮靜而天下正

道常節　蘇子由曰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為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illegible]樸之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名向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焦竑曰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无為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用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抑壓之使不動也　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抱伏邪歸正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天下而萬物自化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以

二經精解一卷　老子上篇　三十一

無名之樸然萬物始于無為而漸至于作世變情遷日以滋偽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自安故曰鎮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亦只是無欲而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不欲則靜靜則天下自正

陸希聲曰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為用有名故無不為侯王能守此始無為之微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苟利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大道之質而正之使無得而動夫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則同于道失于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故有無為之心必有無為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或為無為而至有為之跡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跡兼忘至于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跡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于物之迹矣前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以重玄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上德章 李宏甫曰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是謂上德貴常足也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以為之之心是上義也爾為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至于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為之者極矣故為而不應則至于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先道之除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真從

老子道德經下篇

聖人處厚居實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之人已入化境而不自知其德，惟其能化，是以有德而德常足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下德之人執而未化，所勉強以求不失而何德之有

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即太上其次之謂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德降而仁矣，然上仁者猶無所事仁而仁之為者也，是為而無以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仁降而義則雖義為之亦皆其不上得不為者也，是為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義降而禮則雖上禮為之，亦有強民之從者，民莫之從則攘臂而仍之矣。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

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為大道可幾也 蘇若平曰虛無無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道人得之謂之德人兼愛萬物謂之仁人情施無窮謂之義人謹飭辭遜謂之禮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智人恭以守和謂之信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尚不存況於此乎五霸帝王根本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是此五者相次而世道以一體而世上

故失道而後德，由此觀之，道降而後有德，失德而後仁，德降而後有仁，失仁而後義，仁降而後有義，失義而後禮。義降而後有禮，自道五降而至于禮，五降之後不足觀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禮之強民者，不如彼則忠信自此薄，爭自此起，而不得不用智謀矣，故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前識所以用智謀，則於道明遠，而不實雖所以用智，乃所以為愚也，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厚，性也；薄，偽也。去性而作偽則亂，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居其實，不居其華。真則實也，私智則華也，不務真明而務私智則愚，是以丈夫居實不居華。

故去彼取此。彼，禮也；此，道也。言不為禮而為道也。

呂吉甫曰：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無得為得，惟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

之[...]故所以非其所得其次雖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其禮之為事中外相還擊而窮於末陸而本衰禮薄於忠信不及義德不足仁為治之末為亂之首詐偽所起爭奪所由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此之謂也

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為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大德無以為足矣，然上仁者之于仁無所事而仁之也，雖是為之而無以為也。仁則不足而有義焉，義者施之則宜，不可而有者也，其所為必有報也。義之施，雖上義為之，而不已矣。義則不擇所施，非禮之往來，不可而有其報也。禮之往來，非所以報也，禮以施其報也，是以雖不為而往之，而禮之，其應不以為禮也，故禮不施而上禮為之，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禮之繼之，猶不則為之，非禮之論理其往而後見，如是也。上觀仁之上義，猶如此，則其所失德而後仁，後義，後禮，失而其德之謂也，是以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自此言之，禮豈虛言哉？禮之所以用也，彼是以禮雖忠信之薄，亦亂之首也。所以治亂，以前識所生，謀智，乃所以為人之愚也，夫何故？以其前識所生，常以用智，則其性薄而未有常也，在于明則其厚，以人之偽而未知其實也。明則其實，智則其華，未知其有常也，則自其華而務之，則人之華，實而未有常也。

不愚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于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得一章 李息齋曰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侯王之貞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萬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貞易曰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絕物矣生絕物亦絕之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得一則貴

昔之得一者，得一，道也。古之得此道者。天得一以清，天得此道所以清明而垂象。地得一以寧，地得此道所以安靜而藏物。神得一以靈，神得此道所以虛而靈。谷得一以盈，谷得此道所以虛而盈。萬物得一以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侯王所以保正亦此道。其致之一也。致，至也。言所以至於清寧靈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天若不得道以清，將恐破毀。地無以寧將恐發，地若不得道以寧，將恐潰泄無餘。神無以靈將恐歇，神若不得道以靈，將恐消滅。谷無以盈將恐

竭谷若不得道以盈將恐枯竭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物若不得道以生將恐滅息

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侯王若不得道以貞則虛崇高之位將恐顛仆

故貴以賤爲本故雖貴當不自有其貴而以貴下賤是以賤爲本也

高以下爲基位高當不自有其高而卑以自牧是以下爲基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謙言孤陋寡德不穀謙言已之不善也

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我所謂以賤爲本者豈有不然者乎加非二字司馬遷是卯非卯從此化去

故致數車無車致至也故自有至而數至於無也數車之意無車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琭琭落落皆堅確之意王以石能柔弱謙之反也不欲玉石自處

呂吉甫曰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爲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者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寂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所藏而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生屈其衆爲萬物以得一故生而無極其尊爲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大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神之所以靈谷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以無以爲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蹷邪故貴以賤爲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爲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貞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而不蹷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爲稱者以其所本爲在此也

無能生有

反者道之動反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道之所由以動也故曰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道無形無聲至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是道之所以能用萬物也故曰道之用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無即道也

呂吉甫曰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謂恆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乎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惟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若無若虛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而必信故果於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且信且疑若有若無下士聞道大笑之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不笑不足以爲道惟最下之人以爲笑方見吾道之高故建言有之建言立言也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即下文所云明道若昧明之至者不自有其明故若昧進道若退進道者不自知其進故若退夷道若纇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之意即和光同塵之意故若類上德若谷上德不德故若谷之虛而不自實大白若辱有絜白之德而常居洞濁不皎皎以自異廣德若不足德已廣大而不敢自以爲足建德若偷能建立其德猶若偷竊也質真若渝一真無變之質之純猶若有渝變者不自足之意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大器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所得聞大象無形非目所得見道隱無名凡此皆道之隱于無朕者故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惟無名故善濟貸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所以下士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陸希聲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

□□事也至人以其講說上片為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為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為此而要其終則大嘗為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為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以識識而況于以言言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矣

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羅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行其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序而運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下而終不可論斯上德若谷也常若洞濁而終不可混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後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觀其用斯大象無形也為無為莫識其體斯道隱無名也夫唯善齊貸于萬物而不貴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道生節 呂吉甫曰道在天下莫與之偶則一而已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為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二則有三故曰二生三故唯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于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不測之陰向于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然必有沖氣以為之和蓋陰與陽二也沖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貴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斯見在於非性命也物之傳

貴柔不貴剛

道生一，一太極也。一生二，二陰陽也。二生三，三陰陽之交也。三生萬物，至于三則無不有矣，言皆自無而生。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之生皆負陰而抱陽，如動陽背止於後陰靜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向暖皆負陰而抱陽也沖氣以為和，而以沖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沖虛之和氣學道者當体此意則必以虛能虛能無為貴故物或損之而益，故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如月既缺則必盈是也或益之而損，或欲益之而反以損如月盈則必缺是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有損益之說聖人以此理教人我亦以此義理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金人銘曰強梁

□□則何陽而不知有之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夫沖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矣唯通于道者為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于反一而無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者不得其死言剛者必折盈不可久也吾將以此言教天下為天下之教父也教父立教之首世之所尊也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

李息齋曰道生一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和一也及其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至于三陰有陽則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陰有陽交則無所不有矣萬物負陰抱陽一也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于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于道故未嘗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蓋益之損也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本嘗欲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耳

無為之有益

至柔節 趙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傷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有未嘗無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群有 李息齋曰物和非物堅者偽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必歸于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於無之真空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已之謂也無為之為其內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以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即無形也無間無縫隙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脈得行之又如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皆無有入於無間也此兩句是譬喻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者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其功用甚大也有益有功用也不言之教，不言而教自行無為之益，無為而功自成天下希及之矣。此皆至道之妙用誰得而及之者

呂吉甫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于物則水是也無有入于無間觀于物則氣是也以其柔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猶不能無氣者也猶能入于無間而況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

名與 呂吉甫曰
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于喪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身外皆長物

名與身孰親名比之身何足為親身與貨孰多多重也貨比之身何足為重得與亡孰病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外物亡何足為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愛名則必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多藏必厚亡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蓋藏之多則亦必多藏乃所以厚亡也知足不辱惟知足者不至自辱矣知止不殆知止者至危殆可以長久如此而後可以長久

李息齋曰名不親于身貨不多于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于名溺于貨徇于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勞物藏于我物聚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殆不可勝悔者君子不然知物之備于我自反而足故于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于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危

天成節 葉夢得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于此躁者可以勝寒靜者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就往而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見矣而況于缺之勝成冲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 吳幼清曰以成為成以盈為盈以直為直以巧為巧以辯為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冲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大

之不可得也是以為常常故能久

道之妙用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大直若屈以屈為直曲則全也大巧若拙以拙為巧不自矜也大辯若訥以訥為辯不容言也躁勝寒靜勝熱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清靜為天下正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猶曰為天下式也

蘇子由曰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于大成而不恤其缺期于大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

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極必寒靜極必熱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有道節 李息齋曰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為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横生遂為無窮之欲苟知取不必得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知足常足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以善走之馬屏去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戎馬馳於郊外言爭戰也罪莫大於可欲爭戰之事皆自欲心而始禍莫大於不知足欲心既萌何時而足故禍罪莫大於有欲心咎莫大於欲得既不知足必求必得所欲故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惟知足者以不足為足則常足矣此發明前段不知足為不辱之意

陸希聲曰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世天子甲外侵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于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荊棘生于畝畝矣夫無道之君

不出節 章安曰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以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而能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也遠聖人寂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任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自然者也其粗者物其妙者道皆不

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現前即道

不出戶知天下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不窺牖見天道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如一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待足跡所臨目力所及猶以管窺天用錐指地所知能幾何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封疆若發不見而名不窺牖而星辰若貫不為而成此皆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者也

呂吉甫曰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果何耶見天下之所以為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

[illegible]何事于出何待于窺出乎則有行窺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

為學節 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學欲日益盡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皆可以進損者不可強猶而未能乘亡其損未為損也直須贅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賤施于天下綽綽然矣

為天道者果何物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而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日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于我故也知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

道在日損

為學日益為學與為道異為學則聞見博而知益明故日日求自益為道日損道不在於見聞故日日求自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黜聰明墮肢體去智與故損之又損則無為矣無為而無不為矣任萬物之自然故無不為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無為故無事即古之取天下者常以無事行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若擾擾有事則反失之故不足以取天下

李息齋曰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為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于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指諭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于取天下乎

聖人節 李息齋曰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為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是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

聖人心無偏主

聖人無常心心無所主以百姓心為心及其出而應世一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得善矣得一本作德是為同德之而非一人之善故曰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信不信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得信矣是為同德之信而非一人之信故曰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惵惵

[illegible]之心未[illegible]善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于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于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限守鑿服其不見大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為天下渾心惵惵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若此渾然不露圭角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百姓皆注其耳目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聖人皆孩之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此無棄人意也

呂吉甫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舍亡則無常禮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為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形所應之形為形而已聖人之視己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戕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然不已為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彼善信者不以自異

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為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已而已矣

生節 [illegible]曰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殉欲忘生者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失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死地以受之也厚生者凡無生者而老子于十有

至人無死地

出生入死死生之機有竅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汨沒也生之徒十有三生之類不一徒類也十有三言多也死之徒十有三死之類不一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凡民之求生動而入於死地者亦不一夫何故其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是為貪生凡富貴利達肥甘聲色奉養皆是此所以求生而得死也蓋聞善攝生者古之善養生者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己有如暫焉爾攝之也陸行不遇兕虎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入於軍旅之中而不

一曰蘇其旨聖人無心非物傷之也本無死也皆人而安生者可殺也受潔者可污也受榮者可辱也受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本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彼甲兵皆無心之意兕無所投其角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無所措其爪虎所以不能害兵無所容其刃兵所以不能傷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莫之能害也

蘇子由曰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之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章　王元澤曰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德則畜之而已然玄德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其所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然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酢無難矣命于天則為天子命于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毀之矣惟道為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李息齋曰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長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

道德有自然之尊貴

道生之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物形之有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成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常自然矣命或作爵非也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功也生而不有造化不有之以為有為而不恃不恃之以為功長而不宰雖為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是謂玄德此所以為玄妙之德也玄德即造化也

陸希聲曰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体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成量其用謂之熟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擾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特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魄章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illegible]以其不自[illegible]於物非有心于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于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亂蔑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反視內照

有始章　蘇子由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知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有能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萬物自無而有必有始之者是其母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得其母以知吾之氣之精之神皆從此生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既知子之所從生則緜緜若存子母相抱而不離復守其母也沒身不殆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塞其兌閉其門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

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門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為濟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惟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違其所悅而不暇自以為殘而非殘也惟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閉其所悅以身徇物性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

地塞其兌閉其門有於無而不露也終身不勤如此則終身不勞而成功開其兌濟其事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終身不救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見小曰明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為至明內視之謂明也守柔曰強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為至強自勝之謂強也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用其光而歸之於明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則無殃咎是謂襲常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常者藏其用而不窮也襲

李息齋曰道為物母物為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知母和譏而道物為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求之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而求道不欲棄物異之道忌以絕而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守之則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知用之物以遺道若以人閑其兌也兌者穴也穴其穴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衰必閉其兌塞其

…也蓋光
…物有去而明
果須是以應萬變而
不窮殃不及于其身
故其常性湛然相襲
而不絶矣

使我節　蘇子由曰
体道者無知無行無
所施設而物自化今
介然有知而行于大
道則有施設建立非
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易無有險阻
世之不知者以為迂
遠而好徑以求捷故
凡舍其自然而有所
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豈復飾末廢本以施
設為事李以誨盜賊

門神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于母不離道與物一
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而
在于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曰
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
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為本其末
分而為視為聽為覺為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
于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
常常即本明光自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道在敬畏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雖使我介然之頃能知此道能行此道唯施是畏。然其施為之際尚兢兢謹畏而不敢為以道不可為也大意言謹畏謙和則為道驕矜衒耀則非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道不矜不伐濡弱謙下此為大道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斜徑之路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是以外雖炫飾而內實空虛如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穢食廩皆虛耗也除糞除潔淨也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

焦竑曰介然有知猶
言微有知也李張曰
施者之反也夷平也
路狹而捷為徑除治
也傳曰糞除先人之
敝廬是也芮亦為文
色綵為采傳奕云采
是古文綵字

善建節　呂吉甫曰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
有不拔者也唯為道
者建之以常無有則
善建而不拔矣凡物
以抱而固者未有不
脫者也唯為道者抱
神以靜則吾抱而不
脫矣大唯所建所抱

財有餘。猶且以文采為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是謂盜誇。非道哉。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所有豈得謂之道哉

李息齋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使行于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脩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劍以威衆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德可遠施

善建者不拔。立德之遠故不拔善抱者不脫。守道之固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百姓尸祝之社稷之沒世不忘猶之子孫祭祀不輟也脩之身，其德乃真。故脩德於身則實而無僞脩之家，其德乃餘。脩德於家則積而有餘裕

□□□□□□□脩
祀不輟也世之所謂
脩德者或脩之于天
下國家而不知其本
真乃在吾身也故曰
脩之身其德乃真或
脩諸其身而不能推
之于天下國家旣故
曰脩之家其德乃餘
脩之鄉其德乃長脩
之國其德乃豐脩之
天下其德乃普也非
周以為道之真以治
身其緒餘以為國家
其土苴以治天下其
說出于此

脩之鄉，其德乃長。脩諸鄉則為一鄉之所尊脩之國，其國乃豐。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偏故以身觀身。故以我之身觀彼之身以家觀家。以我之家觀彼之家以鄉觀鄉。以我之鄉觀彼之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推之家國與天下莫不皆然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吾何以知天下之同然哉以此心之同此道之同也

蘇子由曰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脩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脩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脩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

耳之

含德節　呂吉甫曰
今夫赤子不知所取
而握固不知所與而
㬉作則精也使赤子
也介然有取與之知
則不一而雜矣其能
知是乎故曰骨弱筋
柔而握固未知牝牡
之合而㬉作精之至
無所要得故雖終日
號而嗌不嗄則和也
使赤子也有所愛惡
則氣戾而不和其能
若是乎故曰終日號
而嗌不嗄和之至夫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精而至于相天則其
於中氣之和以至夫
同于物不足異也故
致道之極則至于嬰

德厚如嬰兒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含德藏蓄不露也厚至也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含毒蟲不螫。毒虫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不據。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挐曰據玃鳥不搏。攫鳥鵰鷙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㬉作。㬉赤子陰也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子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㬉亦作者精之至也。精氣盛也終日號而嗌不嗄。雖終日号號而咽喉不嗄嗄氣逆也和之至也。心無喜怒氣本和也蓋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知和曰常。和若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常曰明。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益生曰祥。若不知和不知常強求增益於

[illegible]性之
[illegible]子知和知和
亦曰常則道德難行
明及其會乎常則同
也知常則常因其自
然而不益生動不知
所爲行不知所之身
若槁木之枝而心若
死灰奚以心使氣爲
哉故益生則曰祥禍
福無有則與人哭祥
者禍福兆于此而人
哭隨之矣心使氣則
曰強強梁者死之徒
夫致虛而守柔者道
也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柔而強則物而已
物壯則老其道也哉
故曰物壯則老是謂
不道不道早已

有生之外而非生之自然則爲殃矣祥妖也之心使氣曰強。以心使氣而非氣之自生故曰強強暴也物壯則老。以此爲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是謂不道。此皆不謂

之道不道早已。當速已之而勿爲

蘇子由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
其体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体則
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
形体物莫得而見也必可得而傷之爭人之所以
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
而後有敵敵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
敵者而号由傷之夫夫予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無孰而自攫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
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
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
彼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
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
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
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于

剛強而老從之則
失其赤子之性矣

道爲天下貴

知者章　李息齋曰
世之所有皆爲夢幻
故知者不言知言之
未盡也世之味道以
爲知矣說說而道愈
不能反故言而知出
其見之未至也塞其
兌謹其出也閉其門
閑其入也挫其銳者
治其內也解其紛者
理其外也和其光者
抑其在已也同其塵
者隨其在物也無出
無入無內無外無已
無物是謂玄同既得
其同謂之親而遠謂
之疏而近謂之利而
不害謂之害而不懼
謂之貴而不高謂之

知者不言。道不容言故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若言道者必非知道塞其兌閉其門。兌口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容挫其銳解其紛。必挫其銳而磨礱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和其光同其塵。必和光同塵而不自眩露是謂玄同。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親之且不可得又焉得而疏之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利之且不可得又焉得而害之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貴之且不可得又焉得而賤之故爲天下貴。超出於親疏利害貴賤之外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
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

賤[illegible]不足
以君之孰能爲天下
貴

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
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
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巧覆萬物而
孰爲親疏害觀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
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
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治不貴多制

以正章　李息齋曰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
本正也以奇用兵由
兵之本奇也以無事
取天下由天下之方
無事也凡我之應物
者皆以我而非由物
而已蓋古之聖人能
以天下爲一身中國
爲一人若其治身心
也我多忌諱則禁
防必誠禁防既設則
民安得而不貧我以
利示民則民多趨利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治國則必有政事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以無事取天下。不若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吾何以知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哉以此道知之也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此下言有心之害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誠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盜起法令滋彰。盜賊多

民既趨利則國安得
而不昏我以巧示民
則民多伎巧伎巧既
勝則奇物安得而不
滋我以法示民則民
亦竊法以自便上下
相冒則盜賊安得而
不多聖人示以無爲
示以好靜示以無事
示以無欲天下各以
其所示者報之故曰
德者風也民猶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章　李息齋曰其
政悶悶若無求于民
而民不以巧應上故
其醇醇若有得

有。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聖人唯示以無爲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蘇子由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
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
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
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
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任上常使民無知
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
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
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政不貴察察

其政悶悶。政教不明之貌其民醇醇。而其民反醇醇然自樂其政察察。

[illegible]

善惡分明其民缺缺而其民反缺然不足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以此知禍福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窮累不可得而定者耶正定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莫不皆然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善妖其迷蓋非一日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惟聖人之道無隅雖有割削也劇則不方而無廉廉而不劌亦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直而不肆不肆伸也不伸也光而不耀雖光而不見其耀欲其光之察察此四句皆不耀其察之意

蘇子由曰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為明至于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隅於一隅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節 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惟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

元神宜嗇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可以事天夫惟嗇是以早復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則返本還元總嗇便復也早復謂之重積德嗇之又嗇復之又復積之又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積之厚則外物不能勝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物不能勝則在我者用之不窮莫知其極可以有國用之不窮則身安有國治而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人之身猶國也元氣猶母能嗇則不但可以有國而又得其母可以嗇則

[illegible]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是謂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久生於世則能視死則順矣以此知人之元神宜嗇宜復宜積不宜盡用也

呂吉甫曰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則神者人之所以為人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天人其有不可得而治且事者乎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無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久長矣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治大節 程俱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哉方其以道涖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然所以遂其生其死也寂然而已

治國若烹鮮

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鮮者撓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聖人能以道涖天下雖妖奇譎惟道通為一故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然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凡妖奇譎恠皆化而為道豈有傷人者哉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又非其神不傷人也由聖人不傷人故其神亦不傷人也聖人以至誠感人豈有傷人者哉夫兩不

哉一本云烹小鮮者擾之則亂故聖人以無為治天下雖有神而無所用之非聖人能使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夫德即傷之矣

相傷。故德交歸焉。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交歸焉上以誠感下以誠報上也

呂吉甫曰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而無難也烹者不可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以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以不割以傷之何以言之其則其鬼不神也凡厲以不傷人雖見其神則不能為道非不神也凡厲與人雜擾而致見其神則不能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為能以道蒞天下使之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無大喜大怒以汨陰陽則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故莫之傷是聖人亦不傷人之也唯聖人為能不傷人故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群生不夭則人由此觀人也神不傷人則鬼見其靈響而神不傷人故之其鬼不神非其神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而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不能之和不成人之所以

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不傷人則神歸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太國節蘇子由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動之起靜猶衆高之起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

林希逸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為宜先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極謂強者須能弱有[illegible]

謙下可以取勝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國之人宜自處於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譬如牝者常以靜而勝牡以靜為下。然則靜也者大國之所以下人也非但大國小國亦然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以卑下而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國亦以卑下而取大國故或下以取，以大取小曰以取或下而取。以小取大曰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特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小國之意不過欲鑴剌求入於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二者皆能示之故皆得其欲

[illegible]之意往往[illegible]此[illegible]多以其說喻處作其實說以致失之獨首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殊當但不能推之于他章耳

故大者宜為下。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

李息齋曰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小國必歸之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則取得大國故大國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宜為下

至貴莫如道

道者節吳幼清曰萬物之奧萬物之最深者奧室之西南隅凡廟之制有室有堂室在内故室爲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窔東北隅曰宧西北隅曰屋漏奧者所居故奧爲貴道之尊貴猶宗廟室堂之奧耳

道者萬物之奧。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為寶故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者非道莫保故樂得其免其罪見善人不善美言可以市。今夫一言之美者亦為人之所悅故可以售諸人市售也尊行可以加人。一行之可尊者亦為人所稱故可以加於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人亦有能改行從善者故不棄人亦不棄於道而可貴耶故立天子。立置三公。置我於三公之位至貴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以拱璧前馬朝聘之尤貴者也不如坐進此道。終不如能謙虛以進此道為可貴耳

壁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璧以待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貴而進此道之尤貴

葉夢得曰夫斯之爲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古人何以見貴此道哉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豈不曰斯道也可以求而得之可以改過而免罪進不善能而求則故為天下貴。善不善皆必由之故為天下貴

蘇子由曰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義而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以為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耶雖有拱璧

焦竑曰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此怨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人與之爲一以無爲爲爲以無事爲事以無味爲味愛惡妄除聖凡情盡而泊然樸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然此無爲無事無味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目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必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難皆大者常處寂然於無留形而大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乎此非特是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不能信不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董思靖曰其安易持是而持之

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聖人愼事

爲無爲無爲而後無不爲事無事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味無味無所着於味而後能知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小至於外感不論其大小多少雖有怨亦惟稱物平施而不敢匿怨以報之也圖難於其易大抵天下事能圖難者必先易爲大於其細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蓋天下大且難者常生於易而起於細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人不自大而能謙卑所以成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若夫衆人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于失信多易必多難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易字與前上易字不同乃慢易之易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是以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逐至於無難況他人乎上難字是愼重意下難字與前數難字例看

李息齋曰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爲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于天下之故豈有心于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爲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于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于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以無爲爲

則於其小未兆易謀其已然則謀之則難矣此愼易戒難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于高物皆然心爲惡遣難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爲之于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于未亂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則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本末常如此也爲之于未有則是以不爲爲之也治之于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爲之則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爲之于未有則我固無爲也故無敗治之于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任既有之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始于近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則雖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劉槩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

其安易持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其未兆易謀事之未前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其脆易破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其微易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爲之於未有事必爲之於未有之先治之於未亂治必謀之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九層之臺其基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以上數者皆有自然之勢至於爲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爲以無爲故無敗執以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況其迹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不求事之終而致愼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是以聖人以無欲爲欲故不貴難得之貨以修天下之務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學以不學爲學凡衆人之所迷誤者聖人皆使之復歸於無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以輔其自然之道使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敢有所作爲以害之此無爲之益也

李息齋曰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于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大喜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所爲敗之有意執之所爲失之出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怨皆爲之執之發也使其始不爲其始不執則求其勤比不可

不□□之□衆人之所過□曰復衆人之所

古之節　蘇子由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不苟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凡以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耳民之所貴者□也而物之所賤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者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解明行其所無事且所以不露而治開人則機變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缺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焦竑曰楷模也式法也下微曰深窮源曰遠反乃順者同焉曰物情其不貴德而有玄德者獨與之反而知於物乃順於道

僕而忍於急敗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爲欲故不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聲色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于色耳以過于聲吾以不學爲學以反聽復衆人之所過

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爲大

豈有爲之執之之病哉

聖人以不智治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聰明道之累也聖人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覺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以智治國國之賊（故以智治國則上下相乘皆以智巧亂所由生矣是反爲國之害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以智治國清淨無爲其政悶悶其民醇醇非國之福而何）知此兩者亦楷式（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亦可爲天下法矣楷模也式法也）能知楷式是謂玄德（能知此法則可謂玄妙之德）玄德深矣遠矣（贊美之辭）與物反矣（反復也與物皆反復而求其初）乃至於大順。（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自然也）

李息齋曰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聽非聲爲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于聲色之外者今且告人曰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將以爲愚而備之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于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爲示之以澹泊且解未悟而况欲以智示之數生民之患任于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爲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僞也故以智治國爲國之賊備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静而彼動我素樸而民多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聖人能下民

□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則能爲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道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節　韓非曰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江海所以能爲百川之尊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以其居百川之下爲衆流所歸故尊也）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雖聖人欲處民上亦必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亦能勝予是也）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欲處民先亦必以身後之如稱予舍已從人是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是以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爲壓已）處前而民不害（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爲害已）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所以天下皆愛戴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之（以聖人有不爭之道而下民後民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李息齋曰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百出庶物與在民上爲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所欲與之爭乎

衛身三寶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一本我之下有道字似更明白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猶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夫惟大故似不肖（然不知其無所肖者正以其大耳）若肖久矣其細（若有所肖則同於一物何足爲上故曰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此下反覆言其所以爲大而似不肖也我有三寶其道可寶而明之）一曰慈（慈忍）二曰儉（儉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廉退）慈故能勇（慈忍不可勝故其終能勇決）儉故能廣（儉約易足故終必能廣大）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廉退不敢先人故樂推于世而卒爲成器長成器成形也尤在

也不爭[illegible]後[illegible]況於人乎故萬物必行儉[illegible]事必有先後國家必有文武官必有宗廟是以智上儉用其材則家富人實其神則精盛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董思靖曰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和合為[illegible]固利欲勝于鋒鏑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者。葉夢得曰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承雖故即三者推然以為常而終復明之以為救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下莫斷民必使有為惑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以惧斯者動乎天下者要。

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長今捨慈且勇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且廣捨儉而用其廣捨後且先捨後而用其先死矣皆非保身之道故曰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人而能慈則近悅遠來故可以戰可以守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則慈也若天將救若人而衛若人之生者也衛護也以慈衛之與死矣反矣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為大故於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則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為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illegible]蘇子由曰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忠若以武行武則亦失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報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不爭之德

善為士者不武不以軍容為武善戰者不怒不以忿怒為威善勝敵者不與不與較曲直善用人者為之下下人而無上人之心是謂不爭之德不較者皆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有此不爭之德則可以屈群力用天下是謂配天亦如天之無為而成故曰配天古之極自古以來無加於此

焦竑曰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李息齋曰聖人身且不有而況于爭由其不爭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上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為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戒輕敵

用兵節 蘇子由曰[illegible]

用兵有言用兵之事聞諸有道者之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為客者敵加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也不敢進寸而退尺重於進而輕於退舍以避之也是謂行無行以不行為行雖有行而若無行攘無臂以不攘為攘雖有臂而若無臂仍無敵仍引也引敵致師也雖有敵而若無敵執無兵以無兵為執雖有兵而若無兵此皆示怯示弱之意禍莫大於輕敵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輕敵幾喪吾寶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為喜也

吳幼清曰[illegible]

呂吉甫曰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于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况其它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為常出於無為故其動常出于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也誠知為常出於無為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為不能出乎無為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於喪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為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嘆世之不知道者

言有宗。衆言之中有至言曰言有宗宗上也故事有君。舉世之事事道之上故曰事有君君亦上也。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世惟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肯我即道也所謂眞我之我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知道者少此道之所以可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是以聖人終不示人以可知之形如被褐而懷玉人不得見之也然非秘之不使人知道可道非常道俟上上之印悟

呂吉甫曰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爲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則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爲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爲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雖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爲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二經精解一卷　老子七十篇　五十八

道不可知

知不知上，道已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不知知病。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夫惟病病，人能病其知之爲病是以不病。則知而常若不知無此病矣聖人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何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豈知之爲病而病之是以不病

蘇子由曰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吉甫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知之則其心盾詐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不病何于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曰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聖人不厭生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天下有已生趨死之道大威也不畏則入畏矣是無狹其所居，故必安分盡心即身之所居若不敢狹小之而有過分之思無厭其所生。其所賴以爲生道者則盡心力而爲之不敢以爲勞而厭怠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是以安身而不厭其道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竟自檢飭盡分不誇張其所有自愛不自貴。自檢飭是自愛也誇張是不自貴也故去彼取此。故去彼之狹且厭而取己之所安此章亦爲自矜自伐者言

二經精解一卷　老子七十二篇　五十九

吳幼清曰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乎日所處凡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習爲之常也安然爲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不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處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者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于自愛之道雖自知于中然含德襲明知若不知不表以表示人自見于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爲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禍皆爲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御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自

李息齋曰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勇于敢者蹈白刃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爲難名欤輕于用勇人之所疾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況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知其善于用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未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於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李宏甫曰勝以不負應以不言求以不任正天之疎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踈必有失矣

焦竑曰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者之釋音闡舒緩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繟爲長言默則重不言坦則近不爭也

民不畏 呂吉甫曰民之爲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死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民畏乎何以

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利害有定

勇於敢則殺勇於敢爲者必至自戕其身勇於不敢則活[illegible]於不敢也必可以自全此皆物理之常也此兩者或利或害[illegible]者或以得死特或然之數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illegible]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是以聖人猶難之雖聖人猶[illegible]其于勇敢未嘗不難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惟不與物爭于一雖要于終勝之而已不言而善應天何言哉時行物生未有求而不應者不召而自來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夫誰召之哉坦然而善謀坦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所及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世人有以善得禍惡得福者疑天網之疏而有失惟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踈而不失也

吳幼清曰敢爲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殆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其難之若此聖者以天之惡爲不可知故也蓋天之于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人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而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

戒好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然而民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若使民常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則爲奇邪者吾執而刑之自此人皆不敢爲矣常有司殺者殺

知[illegible]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爲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斵代大匠斵者有不傷其手者矣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然而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又安用以死懼之哉夫代司殺者殺爲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是謂代大匠斵譬如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斵削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傷手矣如此則鮮不自傷矣然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張耒曰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苟懼死和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民民必歸于戚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探政刑死生之柄

驟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民饑節 蘇子由曰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奪以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李息齋曰上多取則下飢上有爲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爲也豈有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焦竑曰[illegible]

自然者勝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大過也上貪利則民愈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上之有爲言爲治者過用智術也上好智則民愈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是也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無以生爲者無心而任其自然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呂吉甫曰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邪織而不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于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爲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

其居則爭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恥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于有爲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識以難治，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無有也。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以其蹊跂好知，爭歸于利而不可上故也。夫惟生生之厚遂至于輕死，則無以生爲者賢于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外其無以生爲而已矣。

人之節 呂吉甫曰：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能也。故以有形論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未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共而柔之也，非從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而形則堅強；臣以有爲事上，君以無爲處下，有爲則堅強，無爲則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道以柔爲貴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強硬也。此以人論。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此以物論。草木者，萬物中之一物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故堅強者不論人物，皆爲死之類。柔弱者生之徒。柔弱者不論人物，皆爲生之類。是以兵強則不勝，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強則共。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強大處下，故知道者堅強爲下，以柔弱處上。以柔弱爲上。

李息齋曰：此章泛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爲道，而近于無爲；剛強雖未離于道，而涉于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則吉凶悔吝隨之，蓋遠于道矣。

天之節 陸希聲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益張弓之象也。天道虧盈益謙，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己之……

聖人法天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廢弛。高者抑之，高者必至於自抑。下者舉之，而自下者必舉。有餘者損之，有餘者必至於自損。不足者補之。而自屈者必伸。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於物每每然也。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人則不然，乃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爲一己之餘矣，天意矣。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孰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乎？則惟有道者能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雖功成而不居其功。其不欲見賢。聖人雖有爲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也。

何……天下之不足……有道者……上……下……益上曰損，損下……以聖人能爲之而不恃，其……功而不居其所以……不欲見賢于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呂吉甫曰：天之道無爲而已矣，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猶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無適下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抑高而舉下也，無爲任物之自然。夫高者不得不抑，而下者不得不舉。而益蕩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則不然，私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爲，則不足以有餘……夫唯有道者知其無私，則至於損有餘以奉……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有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而爭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也。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它也，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國君含垢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天下惟水爲最弱。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千古之堤敗於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其無以易之。果無以易於水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柔弱勝剛強，即水可見，此亦天下易知之理。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天下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聖人云：古之聖人有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如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是也，故能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故能爲天下王。正言若反。此言皆正言也，正言合道而與俗相反。

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柔弱節 李宏甫曰：以堅強攻堅強，誰能勝之？終必鈌而敗。故攻堅強者莫勝于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爲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於爲社稷之上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爲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殃、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和大節 吳幼清曰：執左契不責于人，無心于物也。契者刻木……

聖人恩怨俱忘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人有大怨於我而我必欲與之和則雖無報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此心未化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契如今合同文字也二人皆持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一人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譬喻之辭有德司契有德者則可求索此契而無求索也無德司徹無德者則以明白為主今人言必與之計較分毫之心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有德善人也天雖無私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之親也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有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足乃使復歸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有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欲以有餘奉天下至于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于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于人而已無德司徹以通物為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之道也

善治則民可復朴

小國節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樸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然則道之世民貧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未盛本於衣食求在乎外故輕刑犯險如賴乎是而車輿足踐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

小國寡民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能使人人皆有什倍於人伯倍於人之德器而不求自用是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能使小人皆畏罪不為惡而各安其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恃力以求勝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素朴也甘其食美其

安其居樂其俗民皆安土各自甘食衣安居而樂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鄰近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民各自足而不相往來故不相往來

吳幼清曰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皆為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衆雖□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外自足于內如此則用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淳事不用上古結繩之治可以復雖有書契不所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亦以所食之甘為其可以服之服為美衣然之足受養生之重死為樂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足以此地處俗為樂而樂之信此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地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聖道猶天道

信言節 蘇子由曰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也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有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爭能為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

信言不美真實之言則無華采美言不信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善者不辯善者純德也純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辯者不善好辯則非純德知者不博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博者不知以博物為務非知道者也聖人不積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既以為人己愈有未嘗不為人而在己者愈有也既以與人己愈多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多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猶天然也天之道雖有利而無害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

焦竑曰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物

[illegible]以為道之大[illegible]也故汗[illegible]有獲[illegible]

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傳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
善而不識知而不傳者存何也則以丘千言所言
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往之謂也夫積而
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也而
未嘗分已之有非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
何惡於辯且之傳哉苟非不積之道而弟執其意見
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夫天之道
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判之心
焉老氏之書未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
口於此耶言乃忘言且可了心於杜下讀者其勉
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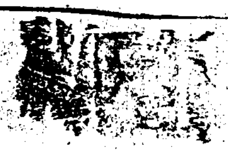
二經精解一卷

玉堂校傳如岡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一 終

玉堂校傳如岡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二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北冥題　李光縉曰　言南北何也北位陰方也南離位陽方也所寓者幽冥玄渺之地言魚鳥何也魚性陰物也鯤鵬鳥中最大也化者何陰化陽也化取鳥何者將族輕也以謂曰生利

[illegible]

莊子南華真經

內篇逍遙遊第一

鵬鳥圖南

北冥有魚。北冥北海也。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鯤魚中最大者。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鵬鳥中最大者。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有盛氣而飛其翼若大雲之布於四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將乘此風力怒飛而徙於南冥南冥亦海也。南冥者天池也。此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不曰南海而曰天池文字變化妙處。齊諧者志怪者也。又引齊諧以實已言齊諧古書名所言多志怪異之事。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諧言鵬之南徙也海水為鵬翼所擊有三千里之遠。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摶飛翔也扶搖風勢也鵬翼過大必藉風勢以扶搖飛翔然後沖舉而直上有九萬里之遠。去以六月息者也。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illegible]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氣息而徙去息即造化之氣息一去半歲方欲息之說不同。野馬也。田間游氣。塵埃也。日光中游塵。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言特大鵬即如野馬如塵埃皆天地間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此之大鵬去以六月同是氣至而後動者。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蒼蒼際天端地絪縕交密之狀[illegible]以下三句又形容出一氣

二經精解二卷　逍遙遊第一

視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將因遠而無所極止故但見蒼蒼然而上之視下也以見爲準亦蒼蒼焉已矣則準下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水不厚則不能載大舟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坳堂堂之四處也頃杯水於坳堂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置杯焉則膠以杯置之則膠其間則膠矣水淺而舟大也此無他水淺而杯大力不能勝也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風不厚不能負大翼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風自溪谷起而後周遍四海鵬既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則此風在下而後乃今培風音裴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音遏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障礙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而後可以行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

褚伯秀曰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爲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措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而厭常樂變而爲此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盛虛消長而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此大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累糾經脩然之旋日趨有爲之域以至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大欲兒於二氣所役者請于

冥魚未形以游和之

呂吉甫曰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皆氣之所爲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之不可知也惟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爲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爲高哉

焦竑曰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齊諧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飈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翁鬱似塵埃揚也

喻所見者小

蜩音條與鷽音學鳩笑之蜩小蟬也鷽鳩小鳩也此二者笑大鵬之學飛曰我決音血起而飛搶音槍榆枋決起疾飛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又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以奚以之用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有遠近也往夕反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充實未盡消

也適百里者宿舂糧將爲百里之往則必隔宿擣米而去非可三飡而已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爲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之糧言行愈遠者積當愈厚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蜩鳩也彼二蟲者決起搶榆枋之下不過而何足以知大鵬所積之厚此句上鵬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句下小知不及大知所到者遠哉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朝菌糞上芝也朝生暮死故不知晦朔蟪蛄音惠姑不知春秋蟪蛄寒蟬也夏生秋死故不知有春秋此小年也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冥靈木名以千歲爲春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若夫楚南冥靈之木以一萬六千歲爲春秋上古大椿之木以八千歲爲春秋至今乃以高壽特聞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彭祖年僅八百比此尚不及冥靈何以望大椿

蜩蟟類形　五月鳴者爲蜩　而七月以後鳴者　形青者名䗛　蜂音螗料或蜣蜋或水蠱或蜉蝣所化　山鵲也以鳩形類之故名爲鵃鵊瑛註月令云鳴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今江東呼為鶻鵃音骨冊月令仲春鷹化爲鳩王制仲秋鳩化爲鷹左傳鶻鳩氏註鷹也以二物相化故鵃可名鷹二蟲能化而小故以鵃比鵬相形猶地蓮也大曰中植小曰菌菌生以朝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避寒暑云寒蛰止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悵令小山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衆人皆欲慕而匹之是亦見小而不知大也不亦悲乎匹慕而求之似也

李光縉曰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鶻鳩小鳩也共疾貌槍突也榆枋皆木名杜投也莽蒼近郊之色果飽貌朝菌大芝也鷄菌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楊用脩云朝菌古本作朝菌今滇中名菌曰鷄㙷是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冥靈與冥靈龜也龜龍謂四靈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大椿植屬蟪蛄千歲長一尺二寸至三百歲壽彭祖籛名鏗堯封記龜千歲長一尺二寸五百歲爲春秋彭城至商年七百歲或云八百歲於彭城或化爲鵰或化蟲殷化蟲化或化鶻鳩所化其化然作槍作控所適幾物蓋三百七十二之類皆世俗所聚人不能安知蒼莽食何所適幾千里之獨適非聚人所可不可往所里瞬殺養之弗息則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莽蒼者非衆人所知謂無糧而數乃士真足乃三月聚糧九萬里者大知爲五行所限制隨氣數充足也故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五行所凋時我不凋此大年也冥靈龜千歲大椿一萬六千歲數不數時我不數萬物

不自知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蟬青色者耳冥即南冥冥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衆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史記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析椿字爲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彭祖杜撰偶然此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郭象曰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生任之則悱惻故莊

歲然非化物不能離地與鵬化異彭祖處人間世僅七百年但可謂保生未可謂冲舉也以久持聞死與衆匹故曰不亦悲乎衆人以彭祖爲大年南華以彭祖爲小年也按抱朴子云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止人間八百餘年蓋又行地而未化者

小大之辨

湯之問棘也是已承上又引一段証據言向來湯之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窮髮毛髮之地**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修長也**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此二句極狀其大**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摶飛翔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藉風勢以飛翔而直上冲霄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絶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今人言雲只在半天是也然

子以所問棘是也何言一段所以故所至不同或翺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体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若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衆世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己而辱人斯己矣若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數數者定於身故淵於世也猶未樹者言惟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冷然輕妙之

後圖南且適南冥也乃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之**斥鴳笑之**斥澤鴳小鳥也**曰彼且奚適也**冲舉且何往也指鵬言如此所往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我飛不過數仞而下翱翔於草間**此亦飛之至也**亦至樂矣其飛如此**而彼且奚適也**必欲何所往哉且將如彼**此小大之辨也**言斥鴳小知鵬大知之辨也分下正言小大之故**夫知效一官**知可以行一鄉之**行比一鄉**行可以**德合一君**德可以上爲下則之**而徵一國者**君信於民其**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人若適爲自視亦如斥鴳自謂小節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之至也其所殆不知之也笑宋榮子宋之賢人其爲人雖舉世譽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不加勸沮言不以爲意也**定乎內**

總句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惟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体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

外之分榮子所以能此者蓋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彼**斯已矣**外境道理只是如此而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彼既重內輕外則豈肯汲汲以世俗爲事數數汲汲也**雖然猶有未樹也**雖然宋榮子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夫列子御風而行**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句有五日而後反**半個月**日**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彼其乘虛空之間此形容其飄然之貌**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取御視世之汲汲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未數數者言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此雖免乎行**而猶待於風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雖然能離乎地**若夫乘天理之正**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彼且惡乎待哉**若此則無所待以遊神於無極之先有迹無迹之分也此乃故曰

至人無己。無迹則謂之至人矣所待而成則不知有己矣神人無功。亦謂之神人矣無所待而成則無功可見聖人無名。亦謂之聖人矣無所待而成則無名可稱三句皆極贊美之詞

李光縉曰棘湯時賢人列子作湯問夏革疑即其人寓言之意托諸而不足文托之湯謂如不信其試更質之其人是已列仙傳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關尹子九年能御風而行解鵬之喻人南斥鴳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猶然笑貌內外我內而物外也榮辱已榮而人辱也也猶未樹言未免行世也御神出入不著地也旬有五日而後反神出半月始歸也有待風也以形御氣未離氣也自視若此者斥鴳之飛乎眾人是也世未數數者椿之笑乎彭祖是也免乎行者鯤鵬之化乎列子是也虛空即吾身故乘天地無任無朕故御六氣之性相如去來自由故遊無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惟我獨立而非以有形托於彼也故曰烏乎待哉已者不見形氣也無功者不見功行也無名者道隱無名也老子所謂善入無為脩養不足言矣

也所待者多則雖列子之御風猶不能以無所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其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許由辭禪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潁川陽城人字武仲隱於箕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日月既明猶把火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畢竟爝火甚難為光時雨降矣而猶浸灌，時雨既降猶抱甕灌園其於澤也，不亦勞乎！畢竟浸灌之為澤甚勞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尸主也吾自視缺然，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爝火浸灌自喻也請致天下。請以天下歸之汝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子指堯言堯治天下既已治矣不必代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而我猶屑屑然代子以名自累乎名者實之賓也。以名對實則實在內

[堯讓節] 呂吉甫曰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與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

者為主而在外者為賓吾將為賓乎？吾又何據而將為賓乎以外物自喪其身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鷦鷯小鳥以巢一枝自安以足矣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偃鼠潛伏之鼠以飲河只滿腹足矣歸休乎君，我且歸去休息君之命予無所用天下為！予安用天下哉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其業不同言各守其所守亦各

猶尸祝不肯違越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李光縉曰堯以日月時雨比許由以爝火浸灌自比立不動也塊然獨立之意言治天下有為無為下治也治有勞且難爝火浸灌為治有為無為天月時雨天也有為為如爝火浸灌人也此堯許之別也名為君之名也外也故為賓也鷦鷯一枝外無所假偃鼠滿腹內有所適歸休乎君曰義謂君且休歸不必來訪我非是既歸休乎使不君也君真君也所謂賓也歸藏也休養也存真凝神不自用也故無所用天下為庖人宰割烹熬滑神之譬也尸祝冥漠不動神完之譬也言安能舍我之休歸而代子之役役乎許由真道逍遙遊也

所用天下為而去之所以逍遙也

謹按秀曰堯以爝灌比功其許由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由以鷦鷯偃鼠自喻各足分足矣豈統位宮貴者哉有神充在野無所有許由在野飛鵬比召有由然為盡也人不以出處分重輕為以義理為宗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乃其所由適然安之不夫永世拱石師之乎使其位然得其則可以韜光太古之時乃曰名者實之賓也即此語而推之非惟即卿之徒屢空之亦非惟山積之後乎遊者也一瓢之以終

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見與逍遙遊也

真人陶鑄堯舜

肩吾問於連叔曰：肩吾連叔皆寓言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言大而無實往而不反，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吾聞其言而驚駭若河漢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庭言疆界遼遠也其言與世俗甚懸隔而不近人情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藐姑射山名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肌體清瑩淖約若處子，淖約德性柔好處子處女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神人能專氣而食母者故能吐五穀而吸風露乘雲氣，御飛龍

[肩吾節] 郭象曰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彼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

之[illegible]夫體神居[illegible]極妙者雖靜默閑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瞽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瞽者名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

而遊乎四海之外且形神俱玅出入冥漠故能挾乘雲御龍而遊四海之外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其神凝然而定則中和亦致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故物無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吾以其言爲欺誑而不可信連叔曰然宜汝之疑而不信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文章之觀示人皆見之而瞽者不能預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鐘鼓之音聲人皆聞之而聾者不能預此皆形骸之病也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豈惟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是其言也指吸風飲露等言猶時女也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時是也女與汝同之人也之德也此等人其爲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將周遊乎萬物之上而一世之人自祈乎治亂古治字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豈肯弊弊焉勞役其神以治天下爲事哉言其無爲無不爲也

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若常以不爲〻之耳孰弊〻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言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〻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之人也物莫之傷外物不能動其本心大浸稽天而不溺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無入不自得也是其塵垢粃糠緒餘之喻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孰肯以物爲事豈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物也爲事猶言從事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章甫冠也宋人以此爲貨資而往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越人不用衣冠宜其無貴處也此言蓋謂所言廣大舉世皆淺見之人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道存所友故因許由而往見之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陽堯都也歸於汾水之陽遂茫自決而忘其天下焉堯且如此況

[illegible]天下爲[illegible]人之無所用[illegible]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

人乎此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

李光縉曰逕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古與尋常之言大相去也藐姑射神人大抵皆寓言也抱朴子云求生之道當知二山非華霍也非嵩岱也一曰大元之山二曰長谷之山指人身言藐姑射意亦人身中山也藐射幽澗也山艮象人身中之上也神人人身中最靈也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也綽約若處子專氣致柔也不食五穀氣滿不思食也吸風飲露納天地清冷也法身過沙界故乘雲御龍游乎四海之外呵呼可乾外永故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神凝精氣融而神不動也時是也女與汝同謂如此言語豈是汝這等人能之磅礴周游無心意蘄祈也亂治也此等人其爲德也周游萬物之上而世自祈乎治彼肯敝敝自勞以天下爲事大浸不溺水中有真火也大旱不焦火中有真水也肉鑄堯舜即土苴治天下也不以物爲事總是神凝意章甫冠也飾冠於首敝敝之譬斷髮不用不以物爲事之譬也治民平政是一堯窅然喪天下又一堯汾陽堯都也而見四子之神藐姑射

哉

堯無陽曰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取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人諸求諸幽取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惠子二節　郭象曰其藥能令手不龜拆故常漂絮於水中[illegible]非直達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呂吉甫曰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体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可[illegible]

豈遠乎哉堯讓許由時堯以天下爲土也此時之堯視天下大而自視小堯往見四子時堯以藐射山爲土也此時之堯視天下小而吾心大堯治民平政獘獘役役一見四子窅喪天下謂陶鑄堯舜非耶藐姑射四子真逍遙也四子疑水火金木寓言總歸坤宮故曰藐姑射之山四子居焉

物各有宜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可爲瓢者也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子既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然其堅重一人之力不能舉也剖之以爲瓢剖中分之也瓢半匏也則瓠落無所容瓠落大貌猶廓落也非不呺音囂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音剖之呺然虛大之貌掊擊碎之也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物之大者而不善用之也宋人有善爲不龜手

[illegible]之則用之水 [illegible]而封之謂也 大道爲[illegible]滿酌爲不 過此亦人之江湖也 今子有大器不能浮 之於大虛而患其無 所容則謂之有蓬之 心也宜矣物以有用 爲用用之小以無用 爲用用之大從往狀 累充於樹窓不能無 爲而以知巧殺身之 譬也斄牛至大不能 執鼠逍遙無爲全其 形生之謂聖人之 於道体之以深根固 蒂則其爲樹也大矣 欲樹之者如若又求 吾心之所以爲物莫知 其鄉何其莫知之廣 而安之而樹之於無 何有之鄉也寬之而 致廣大虛靜之而萬 物莫挽逍遙其側哉

之藥者 不龜手之藥以冬月澤手不文理龜坼也 世世以洴澼絖爲事 洴澼浮 打洗也絖絮也以有此藥而爲人洗絮數世以此爲業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客欲以百金買其不龜手之方 聚族而謀曰 族衆也宋人聚衆而相與謀 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 宋人之言止此 客得之以說吳王 客得此方因出將而說吳王非以此方說之也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 適因越有國難吳王使客將兵伐越 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有此不龜手之藥故冬月水戰利於用兵而因以敗越人 裂地而封之 吳王割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 善用故也 或不免於洴澼絖 不善用之故也 則所用之異也 異在善用不善耳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 今有此大瓠何不思以爲浮江之大樽乎蓋渡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 徒憂其大而無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之心謂蓬蒿之見言短小也

[illegible]經解 卷二十 莊子 逍遙遊第一 十

卧其下未始須臾離 也則所謂大而無用 者安所困苦而子患 之哉

陳詳道曰物有所宜 事有所適實在不善 用耳不龜手之藥一 也宋人用之其利小 吳人用之其利大莊 七國之術一也晁錯 用之則禍興主父偃 用之則亂息大瓠之 用豈異此哉瓠中虛 而善容外圓而善浮 實之于地則失浮之 性而其堅不能自舉 則以爲瓢則瓠圓之 体而瓠落無所容若 慮以爲樽浮之江湖 則不夯而自舉無往 而不宜矣凡物小者 亦用大者其用難 而人惟用小者常不 用大者惑也以其雖

李光縉曰大瓠五石皆寓言也五石之實疑借人身五行意瓠性虛盛以水漿則失其虛瓠性浮寘之地不能自舉則失其浮瓠性員剖以爲瓢則失其員大抵皆滑心之謂不善用不足以周四體不免洴澼絖之譬善用之則能使物不疵癘而裂地而封之譬瓠爲大樽大其實則虛而貞也浮之江海而不着地也人身之水自有江湖注而不滿酌而不竭虛在水上任其自之無有係着無有星凝安往不可蓬舟上蓬也蓬轉則行定則止轉移在人力也有着力牽繫意

物貴善用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惡木之名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其木之身則盤結輪囷不中繩墨之爪 其小枝卷 音拳 曲而

而[illegible]以工拙[illegible]性 任[illegible]逢心之累者 執[illegible]此狸狌小而 有用不免乎禍殊牛 大而無用物莫之害 是有用之用不如無 用之用也大樗無用 矣又樹之無用之地 則樹之者得以徜徉 逍遙而爲樹者得免 斧斤之患而無復于 利害之憎而措擊上 世俗者豈可同日語 哉

羅勉道曰此篇以逍 遙遊名而終篇[illegible] 只一化字[illegible]一段言 鯤鵬蜩鷽斥鴳之化 大小不同故其飛有 高下第二段言人之 化亦有大小不同故 其爲逍遙游有優劣 第三段言大樹若無 用而化爲有用則若

不中規矩 其小枝則屈曲不中規矩之用 立之塗 此樹於道旁近 匠者不顧 匠者以其無用而不顧 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言大而無用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狸狌野貓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潛身不見以伺候物之遨遊者而欲食之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終黠若 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機辟罥機械也 今夫斄 音狸 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 垂猶邊也極狀其大如天一而雲也 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其牛至大 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喩物有大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無用也 患其無用 有此大樹則不當以規矩繩墨斲而小之而徒患其無所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二者皆寂寞虛曠之地喩道之本鄉也 彷徨

[illegible]經解 卷二十 莊子 逍遙遊第一 十一

可以逍遙遊矣天之 所賦各有定質豈可 強同蜩鳩近類乎鯤 鵬哉而人則無智愚 賢不肖皆可以階大 道然亦有自視若蜩 鳩斥鷃者焉故于篇 終曉之曰人雖知呺 然[illegible]象之瓠擁腫卷 曲之樗將何以異於 用之瓠而化之豈失 其爲逍遙游哉

焦竑曰夫子困拙 於用大矣曰則所用 之異也蓋人性本一 用之不同用之巧則 消搖矣用之拙則拘 繫矣孔子所言性相 近習相遠即此意也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此乃喻無用之其 有用此意周易說

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二句言廕陰休影足以自樂 不夭斤斧 且無斧斤之患 物無害者 又無牛羊之患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雖無所可用於世而禍害皆不及之何有於困苦哉

李光縉曰樗亦寓言也大本小枝幹也樹之者根也幹動根靜也狸狌小而跳梁故死罔罟斄牛大不能執鼠故無傷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道家所謂三用是也不夭斧斤木不全傷之意彷徨無爲不脩焉不造惡也逍遙寢臥行亦禪坐亦禪也有此無用無限受用便且無老死無苦集滅道安所因苦哉瓠喩象虛樗喩寂靜人心本體元來虛靜惠子知有用之小用而不知無用之大用自家爲堅白同異之辨強執成心恍失其虛咣咣世亢又失其靜樗本性相都破失了却憂其無容患其無用都不究怎地廣大逍遙合下自如宜其有駭於莊子之言也

內篇齊物論第二

宇宙間三籟

南郭子綦（音其）隱几而坐（隱几，憑几也）仰天而噓（噓，息也）嗒（音塔）焉似喪其耦（嗒然，解體貌。神與形爲耦，嗒然忘其形，是喪其耦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謂果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形如槁木，無生氣；心如死灰，無情欲）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昔日之隱几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善哉汝之問，言汝不亦問乎）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此理乎。蓋喪我則可以忘物，可以忘我，可以忘忘，而優入聖域矣）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因子游一問，知有亦有路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故以三籟啓教）子游曰敢問其方（此問理果何如）子綦曰（此下先形容地籟）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大塊，天地也。天地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惟無作（不動則已）作則萬竅怒呺（號）（纔動則滿世界皆是萬竅，萬木之竅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音六）（翏翏，長風之聲）山林之畏佳（音崔）（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百圍，大木之竅穴）似鼻（似兩孔）似口（似一孔）似耳（似孔之斜入者）似枅（音雞）（似孔之方）似圈（似孔之員）似臼（似孔之深）似洼者（音蛙）（似孔之曲者）似污者（音烏）（下廣者似之。以上皆言竅穴之形，下自激者至咬者，皆言竅穴中之聲）激者（聲高而急）謞者（音孝）（聲下而止）叱者（聲出而粗）吸者（聲入而細）叫者（聲高而揚）譹者（聲下而濁）宎者（音杳）咬者（聲去而疾，聲深而留）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喁之聲重，言隨其後而至者，聲輕如唱于之聲，前去其聲續而前者唱，則隨者如唱喁，輕重相和也）泠風則小和（泠風，小風也，風小則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則大和（飄風，大風也，風大則相和之聲亦大）厲風濟則眾竅爲虛（厲風，猛風也；濟，止也。風作止則眾竅爲之一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也。調調之餘刁刁，看他文字奇）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所謂前云）（比竹，笙簧是也。前既說地籟，此又說人籟，正爲問天籟張本。文法一縱一）敢問天籟（一句繳斷）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吹萬至此）怒者其誰邪（作一句。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己而不由於天。則前眾竅中之怒而號者，誰其由於風也必矣。知此則聲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盡取之人矣）可乎

李光縉曰人之所以有其形者有我而已形者我之形心者我之心偶匹也喪偶我固在也喪我則并我而無之矣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也參之長[illegible]畏從山曰峎佳從山曰崔山林之[illegible]鼻口耳三者似人形[illegible]而中空曰[illegible]激如水激[illegible]嗚如[illegible]聲[illegible]笙爲五聲之長故曰唱于[illegible]泠風清冷[illegible]之風[illegible]濟涉也[illegible]和才也[illegible]然風已微而[illegible]所以汝所常聞而究見所未嘗聞[illegible]者人身中之聲[illegible]比竹簫管也象吹萬[illegible]天人籟吹之[illegible]非以[illegible]之吹聲出也自然也中已吹出也到底如自已[illegible]非萬有不同[illegible]無聲也無聲有聲分明[illegible]使他作止成自取[illegible]取諸天也怒者其誰一句接上起下言列是非相

頭注

南華節 林疑獨曰風非空虛豈來無迹起於靜而復於動生於無而歸於無惟聲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思受亦然聚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聲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illegible]獨是也[illegible]以謂匠也物莫不有所惟道神妙而無匠無匠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物論自齊矣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是忘所謂吾喪我也非昔人[illegible]是也天籟地籟人籟衆竅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受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鳴雖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形形聲之[illegible]而其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鬳齋[illegible]曰齊物論風之形似從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能畢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析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臼則中寬三者似器之形水聚仍[illegible]曰注水流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

[illegible]

不齊者齊矣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此違者之言畏從山曰崔從山林之[illegible]角尖處所不小也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過則眾竅並作如嗚嘑噓通者謂濟爲止則厲風何所爲邪說了許多竅穴更著調調刁刁則林木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日無風非小是小底風大是大底風然終必歸於然而止所謂齊也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誰非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大知節]之 光緒曰 大知以下正言怨虛 閑閑屑攝間間有別也炎炎[illegible]詹小[illegible]戰還交寐則魂交而為夢形開則魂與形開而應事接物接而心營搆鬬心與物相交鬬縵[illegible]以下是已機括慢緩無斷柔人也窖者[illegible]不露險人也密者[illegible]必戰細人也惴惴心事不[illegible]縵縵自失[illegible]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illegible]意任中人乘其肯綮發若機括射人也守勝者[illegible]已見[illegible]詛盟[illegible]不收執[illegible]人也此等人[illegible]

激得失互爭如萬竅怒號縣氣不平則誰使耶

萬態中有真宰

大知閑閑，此下描寫人心許多變態上知之人從容自得故閑閑小知閒閒，小計較之人言算是算兩自分別故間之大言炎炎，氣燄大光言有光輝小言詹詹。詹詹小見識者言則瞻前顧後其寐也魂交，此小知小言之人則魂與魂交而為夢其覺也形開，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與接為搆，日以心鬬。故與物相接而營搆之心生焉內後其心如戰鬬然日日如是縵者，悞於是所為之事有前算後不為是無斷者窖者，有深藏不露中機穽者密者。有思前算後不得一線路者小恐惴惴，惴惴然自在不得大恐縵縵。恐懼之心故事之小者則憂深首則惴惴然而懼大者則若失思遠若有疑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識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

[illegible]

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勝好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胸次若與人有詛盟然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用心憂勞日銷月鑠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以上三句下是正意上是譬喻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一意有所去而不溺可回則終不可復挽回也上之字語也下兩之字並訓作即挽回之意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illegible]被緘縢然至老而不可救[illegible]故曰老洫謂其如墜於溝壑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死故曰近死謂腔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不復活也喜怒哀樂，其在內用心者如此故其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慮歎變慹，時乎憂慮時乎嗟嘆時乎變換不得又欲如彼慹若憂疑而不動之貌姚佚啟態；姚央作之貌佚縱逸也啟開放不收斂之貌態做模打樣也樂出虛蒸

[illegible]

成菌。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殊情異狀日夜相代循環不已而莫知其所起之處已乎，已乎！言是可了已乎猶今人言雖不是可了謂已乎所萌之他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知然旦暮之間皆此造物為之其所由以生此情態乎此者造物也蓋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態蓋皆若造物使之非彼無我，非造物則不能如此我非我無所取。物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此所為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雖若近而可見矣然所為使雖來說得使於造物若人實不知之所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似若有真宰而特不得見其朕兆朕前芽之地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為使也實有情言即已有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乎前而人不可見皆言造物之所為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此百骸、九竅、

六藏，賅而存焉，此下又教人認人身形上體賅竅藏即人身所有各備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為親？吾所獨親者誰乎汝皆悅之乎？其皆親而悅之者乎其有私焉？其亦有私親者乎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既同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治然而手有時而從足亦有時從目目亦有時從耳又似遞為君臣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要之有真君在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遞相為役者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其真不得見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何加損乎情實不得其所謂皆有以來便與我相守不亡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待盡[illegible]

示我正定道情欲
上文有情無形之情
求得其情而無益真
不可益也不得其情
而無損真不可損也
無益則與私而君者
異矣無損則與不私
而臣者異矣大抵物
論是非皆起於形骸
形骸猶有君在今日
如此明日如彼反覆
靡定見知真宰之情
狀乎狀卻有真宰如
人身中真君不可相
離真宰在我外真君
在形外則欲得其真
者必窒形損形灰心
而後可若何令之人
一受其成形便爲形役
不能□其形以待盡乎
與物相刃相靡
如人之行馳而不能
止形安得如槁木乎
故終身役役無功

外物所汩與之或逆或順相刃逆也相靡相隨汩沒之意

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

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驅馳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

不亦悲乎

憫其不知輟重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終身自苦畢竟無益

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苶然疲役形容勞苦之狀竟不知可休歇

可不哀邪

哀其無下落也

人謂之不死奚益

自勞苦如此雖不死而寄生百年亦何益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徒以心爲形役形衰而心亦疲故曰其心與之然

可不謂大哀乎

大哀其喪者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彼迷惑之人亦試思之其人之生其胞中本來清然

無見乎芒昧也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

者乎此皆提醒世界之意

陸西星曰此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大知之人怠已忘物竟見不生厭心槁形殘於喪我故常闕閣

然陸放曰苶然疲役而
不知歸此等人雖生
亦死縱壽百年亦竟
何益況形化心亦從
之乎自苦形化心便與
之然心於知覺灰得
千古來聖賢仙佛只
是存其真存不朽是
以空寂之外超然獨
存今卻形與心化迷
失真君故曰可不謂
大哀乎哀者哀其喪
君也日人之生也固
當如是之芒然而無
知乎其我獨芒而人
亦有不芒者乎有一
不芒之人而我獨芒
然其可愧亦甚矣
郭象曰閑閑閒閒知
之不同也炎炎詹詹
言語之異也魂交形
開寤寐之異也縵窖
密交接之異也惴惴

閑閑者從容暇豫之意小知則日以心闘故常間
閒閒者立町畦別人我一一膜之外皆爲藩籬自
謂心計精察而不知此但小人之知耳上至於發而
爲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者知覺上燭也詹
詹整齊前後也寐則魂與魂交而爲夢覺則魂也與
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交構之爲心害生焉日以
其心與物相闘不能已者是故有縵者窖者密者
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已守勝者緩變萬態者終身
役役直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括可是非若主訟之
輩意在中人尋其骨緊發若機括才是人也守勝首
木強之徒同執已見山石不移如留詛盟誓不敗
動拘人也小知之人心闘長此但見人欲日其前夭
理曰消之又消以至心死及而不自覺故曰日殺
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心之溺不可覺故曰其日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也溺字作一句讀寅
其枝柳對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何從反
也謂其溺而不近也此字機心經歷愈久則愈老
愈深故曰老洫老洫之人其厭如緘如大學愈歡
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緘閉藏也故曰其厭如緘
以言其老洫也夫人之心意不緘則尚有生意可以回

□乎怵惕之異也司
恐懼恐懼之異
也日消衰殺也不可
使復溺而流往也厭
觸厭以予欲老洫老
而愈洫也近死利生
輕禍也益使復陽除
姑逆恚也喜哀以下
性情之異也樂出虛
蒸成菌事變之異也
自此以上累舉天籟
之無方以下明無方
之自然也物各自然
不知所以然而然則
形雖彌異自然彌同
也日夜相代代故以
新也天地萬物變化
日新與時俱往何物
萌之哉自然而然耳
所由以生言其自生
也彼自然也有然生
我我自然生故自然
者取我之自然是近
之哉不知所爲使者

恭今此近處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
文又以十二字面模寫小人接物之情狀行態皆
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嘆者變者慹者姚佚啓態
通上一等人皆有如此變態百出然其人雖是如
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作作而作止如蒸之成
菌而倏生倏滅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萌
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乎此即已乎已乎我知之矣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
是他爲真宰之簡號如許家所謂這個下文非
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所不謂是彼則我不
能以成故曰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非彼我亦
不能以自見譬之風雖有竅終不成聲故曰非我
無所取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不造化不離已使身
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知其所爲也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此作一句看其朕兆也
不得其朕即不知其所萌也以作欲求得其朕除非
是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不見行之說以與人
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爲人使其形故無朕
可得無朕可得終屬朦朧故斷一句言真宰有
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此

凡物云皆自爾耳
非相爲使也故任之
而理自至異物焉
情趣舍不同若有真
宰使之然也起索真
宰之朕迹而亦終不
得則明物皆自然無
使物然也行者信已
可行情其物形不
別見則百骸九竅
之自然而莫不有任
說之則有所私有私
則不能偏而存焉矣
其分上下相胥也與
爲臣妾矣夫君臣之
分若天高地卑指於
日當真君則任其
職而非僞也凡得真
性用其自爲者知與
不知皆自若也然知
者守知以待終而愚
抱愚以至死豈有
變□其偏見而恣
其行哉從日反此

下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
百六十骨節總言有形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前
後而九大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
藏志通命門而六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之衆而問
不知此數件孰親孰厚者孰爲其主皆悅之乎其
亦有私親者焉如是皆有爲我之臣妾者乎其臣
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
不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若即爲真宰能
後人而不遞相爲後者也以此暮得此之非彼無
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
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何認所得只要
得其情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以他使我如求
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日夜不離不以求得
而有不以不得而無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真真宰即上真君之一真受其成形言本無
損但悟之即聖迷之則凡耳一受真君於人此真
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守若不
忍忘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
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即將他與外
物相忿相靡於順逆之境不自愛惜如人不惜[illegible]

凡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解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此所哀者不足哀也

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所謂殫金珠而弋
衮衣而負薪不亦悲乎且終身役役從其所為
幻妄不常之事成甚功果薾然疲神勞役日荼
蹄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到此處而不知肯直
芒人從壽百年不死奚益大人從少得壯從壯得
衰從衰得日從化得老其形化矣頓有箇不亡待
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有得此箇是以空寂之
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卻迷失真君形化而心
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且人之生也固不當
是之芒然而無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當芒
者乎有一不若之人而我獨若然其可悝
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人心不可強立是非

夫隨三節　郭象曰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見成一箇天理不假補湊而無不備若認得此理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代變化也必知變化之理而心有所見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也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故以

雖愚者亦有之。未成乎心而有是非。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天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是以無有為有。此謂強不知以為知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強無為有雖有禹神聖於汝亦不可曉吾獨且奈何哉。他人又奈汝可

陸西星曰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人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愚者亦必知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也有雖之智與有焉故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搆日以心鬥之故而失其本心未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若適越之人必乎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纔適越便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求成乎心而有是非之者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以無為有

郭象曰言所以未定有所定以為無言耶則據此已有言矣與彀音同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以私所見失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

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發揮到此方露是非二字作後來許多議論之眼目

是非莫若因是

夫言非吹也。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者有言。言出于人皆各言其意故曰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雖則人人皆如此說將未定得他是此何等言語果有言邪。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未嘗有言邪。任其亦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鷇者鳥之初出卵者鷇之為音啾然而鳴本非有心人之言以為異於鷇音者其亦有分辯乎無分辯乎言恐未能無心而與鷇等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道本無真偽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是非之論道惡乎往而不存。大小精粗道無不在何所不存言惡乎存而不

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非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故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彼物皆相彼則天下無非彼也是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矣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

可。是是非非皆可何所不可道隱於小成。小成小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言隱於榮華。偏見之言自相誇詡以求名譽則至言隱矣故有儒墨之是非。於是始有儒墨相是非以是人所非非人所是之論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彼所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若欲一定是非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乃可明天理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是非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知者明得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若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亦嘗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若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如是則知是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必更與之辨彼是方生之說也。有彼有是正與方生之說同其是非哉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雖然汝

[illegible]不可故儒
[illegible]物各所不能同
也至於谷冥其分吾
所不能無也是以聖
人因天下之是非而
自無是非也故不由
是非之塗而是非無
不當者直明其天然
而無所容故也是亦
彼也我亦爲彼所彼
彼亦是也彼亦自以
爲是彼果有無未果
定也偶對也彼是相
對而聖人兩順之故
無心者與物冥而未
嘗有對于天下也樞
要也此得其樞要會
其玄極以應夫無方
也是非相尋反覆無
窮故謂之環環中空
矣今以是非爲環而
得其中者無是無非
也無是無非故能應
乎是非是非無窮故

一邊。偏道理未他自相離不得
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總有箇可便有箇不可有箇不可便有箇可不知何可離得 因是因非。因非因
是。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 是以聖人不由
而照之于天。古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 亦因是也。即因其是
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只言因是省文也

李光縉曰言非吹也言非如地籟之吹萬物一以
無心也言出于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爲
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耶
未嘗有言耶鷇鳥初出卵也人聞鷇言如講則報
喜鵲則報凶可聽爲準鷇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
人言之未定猶是也道莫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
乎隱而有真偽言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
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無非
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可者以道隱於小
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

應亦無窮天下莫不
自是莫不相非故一
是一非兩行無窮唯
涉空得中者曠然無
懷乘之以遊也
呂吉甫曰道無不在
則言莫非道道惡乎
隱而有真偽物無非
道則言亦道也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知道
無不在則何往而不
存知言莫非道則何
存而不可然有不存
不可者以道隱於小
成而不知大全言隱
於榮華而不知本實
由是有儒墨之是非
各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明有復命知常之謂
今儒墨之是非不離
乎智識而未嘗以明
故不足爲是非之正
若得其同光以觀

儒墨之相非矣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
以明明若大知慧也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
無物我則物無非彼亦無非是矣此一段言以明
自彼則不見彼物也言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
自知其所知自知則自以是爲是亦因彼是以爲
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
相因而生者也方是非無定體而以爲有彼是有方
生者以生爲生也方死者以死爲死是以無有爲有方
也雖然自道觀之物之生也生何自來物之方
死也死何自去死生原一方體方生乃所以方死方
死乃所以方生可不可亦然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因緣也緣其自然無容心也是以聖人不由是非
之途而直以天照之天天然也雖聖人何能廢是
非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是
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乃
老莊要旨此一段言因是

因是在以明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之所我所謂彼是者
果無定體無定體則
無非彼無非是矣彼
定體而世以爲有彼
是猶方生者以生爲
生而方死者以死爲
生是以無有爲有也
自道觀之物之方生
也生自何來其方死
也死自何去知死生
之一體則方生乃所
以爲方死方死乃所
以爲方生可不可也
亦然此皆吾心之所
造盡心窮神復乎無
我則其體未嘗有彼
也因是因非因非因
是果相爲用而已
羅勉道曰言非吹也
言人言非如天籟之
吹萬物一以無心也
言出于人未能無心
故言特未定不可爲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若各起意見則他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illegible]
也爲人我其實分不得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illegible]
之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環之中則無始無終而無窮矣[illegible]
一無窮也。是非一聽其自然皆有無窮盡妙處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 故曰莫若以明。如此則明[illegible]

陸西星曰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
一日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而不見是
一有與於我在我則放一身依之而不復求偶於彼
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
彼我之間各起意見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
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準言既未定人之視
之亦如無有故曰果
有言耶未嘗有言耶
鷇鳥初出卵者人聞
鷇言如講則報喜鵲
則報凶鷇鳴知而報
鷇催挑可聽之爲準
鷇音未定則不可爲
準矣人言之未定猶
是也

乎哉有彼是則非在我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
立寔在那邊終難定奪若只因是大是則無人我對
待無人我對待是一無偶也使彼之是者不得其耦
則我與彼混合爲一如此而後謂之道樞方始得其
要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又若圓而
中虛允物奇偶而偶方其環中以終窮環中圓而
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故是始亦無端無端亦
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其環中無終無始亦一
必聖人哭之以天者能之故曰莫若以明明此學
已若也彼是此非相持不解使膠固若不通而明
矣窮

是非戒有我

李光縉曰
以指喻
此一段又言因是所
謂因是者非果非兩
立也知通爲一之謂
也不用則有用爲用
而是非一則無用
爲用而不指與無是
非則因是矣以指喻
指之非指雖有名實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指手指也
以我之是喻彼之非猶以我之指爲指而以人之指
爲非指也彼非指之人寧不以彼指爲指而喻我指之
非指乎彼此相譬是非未有定也故以我指之非指喻彼
之非指不若就彼指之非指喻彼指之非指也以

馬之非馬踶行毛色爲毛色之所以名爲非馬使見馬不知從那非馬說求其指與馬原求無此名特人強爲之名耳故有曰指與馬只從那無指無馬之物說非指非馬可也天地雖大不異一指萬物雖多不異一馬天地萬物初亦何嘗有是名特人名之耳然則物之可不可然不然亦何嘗有然不然而可不可哉是以聖人因之人所可因而可人所不可因而不可道可行時而成之物行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然於物之所然耳我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意與指同天地一指也若以此理喻之天地則天[illegible]雖載猶彼理喻之指也可以其一[illegible]地也

而相非乎萬物一馬也以此理喻之萬物則萬物飛走可動猶萬有不齊猶之物彼我之馬也

以其不同而相非乎天地萬物不可相非則是非不足辯則齊矣可乎可故人曰可否因而可之

不可乎不可人曰不可因而不可之道行之而成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物

謂之而然物無彼此說底便是惡乎然然於然我何所然而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物固自有然者物固自有可者無物不然無物不

可不持一物物物如是也故爲是舉莛音庭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音詭譎

道通爲一以此應物如環之無窮雖或縱或横美或惡尋常詭怪各有不同以道觀之

經句解二卷　莊子齊物論二　二十二

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因若此者以物付有所然付有所可無物不如此名又何必加是非其間莛横也楹縱也厲醜也西施美人也莛與楹反厲與西施反恢恑憰怪皆常相反然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也其成也乃所以毀也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非洞然曉徹明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爲是不用到此則無是無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民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

皆可通而爲一也莛[illegible]横也楹屋柱直也厲醜也西施美女[illegible]恢恑憰乖異也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凡物有分有合

有成有毀以道觀之[illegible]物一也無毀也故曰復[illegible]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

不用而寓諸庸惟達道者知此理之爲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庸也

者用也庸則常而可用用也者通也以常爲用則隨用皆通通也者得

也道至於通則自得矣適得而幾矣適至也至於得則幾矣因是已此亦無他

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是而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至於不知其然而爾

其自然此謂之道也則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今人勞苦精神自爲一偏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譬之朝三何謂朝三朝三狙

公養狙術也見下曰狙音沮公賦芧音序芧山栗也狙公輸芧栗而食狳曰朝三而暮

上經精解二卷　莊子齊物論二　二十三

[illegible]非[illegible]馬故曰從[illegible]之不用爲用[illegible]是因[illegible]寓[illegible]此之謂因是聖人之因是知通爲一而卻不知其然豈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皆因之故謂之道道即一也勞而務封之勞即休息也休精息神難爲下猶同亦不知也狙公賦芧正不知其同之譬名三四之名實七數之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總是七數狙公賦芧不自增減衆狙狙之喜怒爲增減因畢竟不知其同非因而何足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無非之天均均同也此理

四衆狙皆怒命之曰朝三升暮四升則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

狙皆悅既而曰朝四升暮三升則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

是也三與四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耳勞神

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循是不必泥上文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均[illegible]以聖人知其本同和其是非要之均一而止休止也是之謂兩

行故能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郭子玄曰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喻[illegible]

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覆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

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illegible]

是則天下無非何者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

衆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illegible]以迹之有是非[illegible]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兩行兩者內外也兩行則無內無外矣[illegible]通一之曰兩行[illegible]一故曰適以夫[illegible]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馳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可不可然不然雖種種莛楹恢詭憰怪之非成毀復通爲一則無是無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

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

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可於已者即謂之可

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莛横而楹縱厲醜而[illegible]

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illegible]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illegible]

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夫物或此以[illegible]散而彼以爲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者[illegible]

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于一方故[illegible]然自忘而寄當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

也幾盡也至理盡于自得也[illegible]者因而不作而故[illegible]因是然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illegible]

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吾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

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

至道無成無虧 [illegible]

周(?)所以為通道則揆得則近於道矣至矣是不待非者乃是者亦是實非者見而備不知其然而後故以離形去智為坐忘而物而何

古之人○郭象曰知未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則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大聲不可得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古人之知道者直看到至極處惡乎至惡乎見道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知道之至極者自未始有物之先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而不可復加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自是非生而自然之道虧喪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既虧則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有成虧乎果無成虧乎果竟無成與虧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有成無虧故昭氏之鼓琴也大抵有思有為則有成與虧此昔昭氏之始而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無成

遺聲多矣而執空弦彼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夔曠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而明之故知盡慮辯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然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欲使衆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

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無思無為則無成與虧此昔昭氏之終而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昭文即昭氏昭姓文名古之善鼓琴者師曠之枝策也策擊樂器之物枝持也師曠枝策即言師曠擊樂器也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為几而凭之曰據梧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三子之晝處竭智幾乎其盛故載之末年載事也末年晚年也又從事於此終其身也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然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之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彼指惠了如惠子強辯自愚其實無甚道理竟以分辯堅白之愚昧終其身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終身無成者言只他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了當也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

皆自明而不明彼者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實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呂吉甫曰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

能而可以為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滑疑不分不曉也滑疑之耀乃不明之明也聖人之心未嘗著迹所欲者正如此圖欲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聖人只是則得此理

李光縉曰此段又言以明則聖人之以明環中無窮然卻未嘗欲明之道無不在則人物之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至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始有封而域未能即是非為未道而能以道通物而能一次以為有封而未盡未能以道通物其一遯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于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而情生人各自私自好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道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夫孰為鳴絃者欲以彰聲也

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為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于道猶未虧也至于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則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以若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皆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

然於遺聲多矣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有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枝拄也策杖也或是杖策據梧者以梧為几據而高談也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皆盡慮竭智幾乎其盛又載之末年從事以終身然惟各隨所好自以為是嘵嘵不止欲自鳴於人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明誇示也惠子以其智與人之辨持畢竟無甚道理故以堅白之昧終此便是惠子之虧處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不成精技此便是昭氏之虧處三子雖未明畢竟不明若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若三子而可為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三子而不可為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役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滑疑猶不分不曉滑亂而可疑也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如此也以明非明而用而不用與尋常無異故曰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不用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矣此之謂以明言照費疑不費耀也

李宏甫曰聖人知通爲一不知其然謂有一在至此則并其一而無之故終之以無適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是非者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似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吾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有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有是非之始也未始有始則無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則無無始并無始都無了有有是非之行也有無則是非也有未始有無則無無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則無無無并無無都無了俄而言無是無非有說無矣未知我之無果有無乎抑無無乎抑竟是無無抑謂無無是有謂矣未知我所謂無無果有謂乎果無謂乎畢竟我謂都是無由此觀之天下果孰大孰小孰壽孰夭如以有言則秋毫小泰山大彭祖壽殤子夭如以無言則秋毫即小已有形了便是大泰山雖大未離乎形便是小殤子雖夭已盡形了便是壽

無我則物可齊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此段
又自爲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來言今且有類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類乎易則與不
類相與爲類吾不執一己之是將類與不類易則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術名則與
彼無以異矣其意蓋門把他一般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雖
然請嘗言之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有始也者大速有
未始有始也者無極之上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之上
又一有有也者物有有無也者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有未始有無
層也者即無極上一層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又推到無極之上
先溟溟涬涬莫可措語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也當初本無個有不特無個有亦無個無今俄然說個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又對上一
個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爲有果孰爲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如是則有無皆相類
不言可也今則已有說矣我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
無謂乎而未知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乎哉有說則不異於鷇音無說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若不立人我起分別秋毫亦
可稱大泰山亦可稱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殤子亦可稱壽彭祖亦可
稱天地與我並生雖天地亦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
一雖萬物亦未足爲異而與我爲一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大既已混
然爲一則和個一字亦不當有且得有言乎哉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然既謂之一矣一既是一言也且得無言乎哉一與言爲二又一是一也又一也所一便

二經精解二卷　莊子齊物論二　二十六

雖壽未免盡年便是殀四句雖是矯激然亦却有至理蓋大小壽夭皆天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適而爲下若論同自大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渾合爲一更何人小夭壽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哉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箇是言也且得無言乎哉然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爲二二與言爲三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試箇一便是一與言爲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遍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於算曆之人亦不能算其末盡之數而況其凡者乎況自有適有此是非可勝道哉何謂無適即因是之說是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之穀音謂之天均天籟此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他回顧題目

集註曰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波浪展轉不窮爲是爲非竟無了歇無適者自有適無著也適無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爲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屢見而解者俱

二矣二與一爲三。既一與二相對不成三乎言一又二之自此以往巧
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即此遞相生之生生不窮已以至萬之又萬無窮
算者亦不能算其末盡之數而況凡常人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
有適有乎。當初只是個一字引起至二至三至於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況自有適有乎有
即有謂之有自意見上生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無無適焉因是已故因是者只是無
適耳無適者本來一無物之初無所適也此并其一而無之
郭子玄曰此一段又言謂是今言無是非不知其
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
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
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
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
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無遣然後無
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無言
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
有始謂無終始而一死生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
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
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猶
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俄有無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知有無畢了皆無則有
天地萬物彼我是非都然確斷之果有已有謂乃
無是非即復有謂也未知吾謂之果有果無謂乃
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夫以形相對則泰山大於
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
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
小泰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
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非大則雖泰山亦
可稱小矣泰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
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
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苟
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
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
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無不能自明其
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

二經精解二卷　莊子齊物論二　二十七

夫道未始有封，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爲是而有畛者，道無封，故萬物得各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事事有宜也。分辯者，群分而類別也。競爭者，逐曰競，對辯曰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之，則引物使學其所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于自得也。

一言矣，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枝流，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于所能，乃最是也。

至道在不言不辯

夫道未始有封𧬈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言未始有常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爲是而有畛也只爲立個是字，便生出許多疆界。請言其畛請言其所以立界處。疆有左有右左右彼此對立之名有倫有義倫，理也；義，事宜也。綜有彼此，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有分有辯分，分析也；辨，辨別也。綜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有競有爭逐曰競，對辨曰爭。既有分別，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此之謂八德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皆謂之畛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聖人知其

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眾人也。分不分、辯不辯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懷之者，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見者，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也。不稱者，付之自稱，無所稱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仁者，無愛而自存也。不嗛者，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不忮者，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也。言辯而不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

如此，故不立是非於上下四維之外，非見聞所及，則不強說。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但宇宙內許多道理何嘗不說，不立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爲世君臣上下之大經，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爲天下立是非。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惟不分處有分，故分處有不辨。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聖人懷之，不欲自見；眾人辨之，以相誇示。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雖然，這等誇示求以自見，便是無見識處。夫大道不稱大道無名，無所稱謂，大辯不言，大仁不仁不以煦煦爲仁，大廉不嗛不以嗛嗛自滿，大勇不忮不險忮害於人。胞中見得理透，自無言說，即自小之意。道昭而不道所以然者，謂道若昭昭然分別，則非道，言辯而不及言若曉然爭辨，則必有不及處，仁常而不

德[illegible]物無常則不周也。廉[illegible]清[illegible]非真廉也。[illegible]成若忮逆之，天下共棄之，無敵[illegible]主之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爲傷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言之辯不道之道，浩然都任之也。不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理之來，自然無迹也。葆光者，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于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其有乃物物其性，各安其所，逃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焦竑曰：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累乎封與

成仁愛常繫一，遂又不周。廉清而不信廉而清則近於好名，必不實。勇忮而不成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必不成義理之勇。五者园而幾向方矣五者之德若道昭云云，則其本員，若幾於向方矣。是用太露圭角。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孰能知此者，便是天理之所會。若有能知，此之謂若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注焉而不滿天理所滄，酌焉而不竭欲益之而不能益，欲損之而不能損，而不知其所由來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藏其光而不露。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也。不釋然者，往來於心，必欲伐之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三子者存國於卑微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小若不釋然何哉君以南面之主，而不肯釋然，必欲伐，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十日並出，則一照並照，乃天地之無私也，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況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置之不辯者，照之以天也。

李光縉曰：此一段又言以明滑疑之耀，猶有耀存，此則并其耀而無之，故終之以葆光。道未始有封，言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是非無定主也。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樂于封與常哉？只爲立箇是字，便有非，是非相對，便有箇疆界了，便有畛，故曰爲是而有畛。左右，方向異也。倫義，物之有理，事之有宜也，是有封之畛也。分辯，群分而類別也。競，對辯曰爭，是有常之畛也。此八德皆爲之畛。六合之外，可致而不可言，故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可言而不可常，故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可詳而不可爭，故議而不辯。聖人不論不議不辯，超然于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畛哉？然聖

焉成是立了是非之可也左右倫義分辯□此八德皆謂之□天存而不論論□不辯辯而不議則雖然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畛哉然聖人非但不論不辯不議爲無畛也即其有時而論而辯亦不得謂之畛也聖人心無分別分即謂之不分辯即謂之不辯所以者聖人以不見爲辯衆人以相示爲辯此其所以異耳不稱不言不仁不嗛不忮屋引古語以證之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此所謂园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忮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即畛也嗚世知不知之說至不知

人非但不論不議不辯爲無畛也即有時

議而辯亦不得爲之畛聖人心無分別分

分辯處有不辯何也聖人以不見爲分別衆人以

祇爲辯此其所以異也聖人無知而不知而辯衆人知

辯便有不分辯故曰辯也者有不辯也

稱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仁者無愛而自存

嗛口物也惟也不嗛不以廉自足也

忮也道照不道者分別名相便非道也言辯則不

者辯有不及辯也仁常不成者物無常也愛不及

周也廉清不信者矯激不好名非不兼無仁也

者忮逆之見不成勇不清名言皆不兼仁也

五者至德渾成名相不立所謂园也若仁道昭言不辯

仁常廉清勇忮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所不知

也嘘世知無不知之爲至而不知止其所不知

尤至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其知

色即空非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

由來之大府乎不滿不竭猶言無底止也葆藏也

葆光藏其光不露也以恬養知復歸於嬰兒復歸

於無極從歸於大朴也非止其所不知者孰能之

問舜以下葆光之喻也十日竝出萬物皆照遂艾

十子經精解二卷　莊子齊物論二　二十

知而不知爲尤至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即無色即是空非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天府乎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

齧缺節　郭象曰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萃才之自當也抑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當試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故舉民鰌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麋鯉

之下猶有不及況德之進於日者乎安在其昭昭

爲語云自昭者不見又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晋

正如此宗膾胥敖彼三子者亦存乎蓬艾之間百

汲汲然伐之不幾於滑明乎此所以不釋然也故

以明者亦

葆光而已

不知便是真知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知有是便未必同是故以不知答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

知之知不知即爲知故亦以不知答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無知便有知故又以不知答之王倪三問而三不知皆去知之意雖然嘗試言之

雖云不知亦且說一說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蓋曰以便是不

知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不知便是真知且吾嘗試

□□入□□□□□又舉猨猴麋鹿鰌魚已遠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殽亂無利于彼或害于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示能妙其不知故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雖涉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蔕於胸中也乘雲氣騎日月而行非我動也而日月指有晝夜而無死生也游四海之外者無其

問乎汝王倪發端之語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

偏死而鰌不然安於水也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

處而猨猴不然安於木也三者孰知正處所處各不同則正處孰爲正處

其安耳民食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民則食芻豢之味麋鹿食薦食草爲薦

鹿則食草蝍蛆甘帶帶蛇也蝍蛆則食蛇鴟鴉耆鼠鴟鴉則食鼠四者孰

知正味四者好各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爲正哉不過各嗜其嗜耳猨猵狙以爲雌

猵狙獸也猵狙以猨爲雌麋與鹿交麋鹿一類物也鰌與魚游鰌與魚非二物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人之所悅者色而魚鳥麋鹿不然決驟疾走也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哉四者之於色孰爲正乎不過各適其適耳自我觀之仁義之端

十子經精解二卷　莊子齊物論二　二十一

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驗萬物而不辭也

呂吉甫曰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所道之爲體可見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豢爲正味目知好色爲正色正如鰌猿之所安蝍蛆之所甘鳥麋鹿之相從爲偶者知彼是各以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曰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爲言物見

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以上三者皆爲是非物我之喻

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雜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以安可得而辯哉齧缺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齧缺疑至人應有知也

王倪曰至人神矣至人妙物而無迹大澤焚而不能熱不知有熱

何自熱河漢沍而不能寒不知有寒何自而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不知有驚安有驚懼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

乎四海之外縱橫自在而游心於無物之始死生無變於己而

況利害之端乎雖死生之大且不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

李□曰此一段承葆光而言聖人之光葆而不耀□不知之謂神大凡人各自是彼此偏見

指馬□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其患皆始於知知□□端而是非之胥也知有是便未必同

[illegible]

是知不知即爲知無知之知便有知王倪三問而三不知皆去知之意民體知安佚爲正處而鰌猴不然口知芻豢爲正味而各各知獨不然日知好色爲知正而魚鳥麋鹿不然各各有知人物相知天以惡乎是知正處正味正色哉仁義是非之然殺亂何以辯其是知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矣神者不可知之謂至人不起處識之切世故解脫都盡若無味之味肥膚若水春夏秋冬不能驚之神獨不能氣騎日月而遊四海之外雖死生尚無所變而況利害之端故止其所不知則神矣

死生之說猶夢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以世故爲事）不就利不違害（不知利害故不就不違）不喜求（無不足故不喜求）

[illegible]

不緣道（行無非道故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不言之言言而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遊心無物之始）夫子以爲孟浪之言（不着實）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我以爲此言有妙道可行）吾子以爲奚若（問長梧子以爲如何）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熒惑也雖黃帝聽之亦熒惑）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見卵而求時夜（如雞卵而未出而求其時夜也）見彈而求鴞炙（如挾彈而未得鴞而求其時而呼更也）予試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也）奚（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旁日月挾宇宙（何如也此至人明並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道貫古今與造化相爲脗合）置其滑涽（音汨昏）以隸相尊（世人

[illegible]

只管汨汨昏昏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皆一切置之不言）眾人役役（眾人役役然勞勤而勞）聖人愚芚（聖人知以不知如愚芚不分辨怨）參萬歲而一成純（合萬歲而成純只此一理更無間雜）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萬物盡然是故蘊藏胸中）不自解脫貪生惡死妄起私情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喪謂少年離鄉不知所歸也上之人迷失者亦猶是）麗之姬（晉獻公之姬）艾封人之子也（麗姬晉獻公之姬得之艾地乃艾封守封疆之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始者以爲悲）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既與王同牀而食後以始之泣爲悔）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夫生寄也死歸也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蘄生之誤乎）夢飲

[illegible]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語占夢者多有之夢覺之間人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時謂夢爲覺豈知其爲夢哉）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又於夢中自占其夢）覺而後知其夢也（既覺而後知所夢皆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且死生猶大夢覺也死生變幻惟大覺者知之）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方在夢中自以爲覺遂竊竊然以好爲君上所惡爲牧圉陋矣哉）丘也與汝皆夢也（然則丘與汝所言皆在夢中）予謂汝夢亦夢也（我今如此說謂汝夢亦夢中語耳）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音的）（我爲此言可謂至弔至詭惟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子雲必知我之意）

夫生之行以等大理
人眾脫於一過之則
無世亦且眾矣猶千
里比有之意也
呂吉甫曰道不可以
言傳耳聽乎言者而
汝聽之皆妄而已欲
其忘言而以心契之
也知日月之所以為
日月而脫之合其明
則可旁矣知宇宙之
所以為宇宙而比挾
任乎天則可挾矣為
其脗合此所以為妙
道之行非特聞之而
已滑涽而以隸相尊
者固置而不取矣眾
人役役不見成功聖
人則愚而無知者而
不藏雖萬世之久參
而一之則成純矣萬
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我德備萬物物我
吾體之謂也參萬歲

郭子玄曰不從事于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
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
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皆非吾所謂
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
真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
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
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
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
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
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無異見卵而
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
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
計之徒也言之則孟浪故試妄言之若正聽妄言
復為太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
之譬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
故尊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
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
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役役馳騖于是非之境也
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純者不雜者也夫舉

而一成純則彭子可
以壽于彭祖殤萬物
蠢然以是相蘊則秋
豪可以大于太山矣
以麗姬觀之則安知
死者不悔其向之蘄
生又何生之可悅死
之可惡乎
陳景元曰參萬歲而
一成純者通古今如
日萬合萬變為混成
也至人以生死為大
夢然生死為大覺眾
人以魂交為夢形開
為覺顛倒寐寤惑于
生死是故達人發此
覺夢之至言以弔詭
死之說異夫死生之
係雖萬世而不可
解若乃經歷萬世一
遇大聖釋此死生之
釋者是猶旦暮之遇
也
臣

萬世而參其變眾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
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
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
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也故物謂之而
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
也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
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
勝負之所如也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
背安知其非惑也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
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
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觀於麗之姬
先泣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
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故當寤之時則有
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
死時樂死矣死生之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
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
自適其志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以異於
寤者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大
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
也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

呂吉甫曰
天下之所謂是非者
不過我是若非若是
我非或是或非俱是
俱非四者皆出於我
與若而我與若俱不
能相知則所謂是非
者卒不明矣人固受
其黮闇誰與正之必
正于人也而人若非
同乎己則同乎若非
異乎己則異乎若非
同乎我與若則異乎
我與若亦不過四者
而皆不能正之則是
我與若與人俱不能
相知也其待彼也私
言不相待也唯聖人
知其然故雖化聲之

上而所[illegible]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
矣非常之談[illegible]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
不識其懸解旦暮遇之者言能[illegible]
然無係而玄同生死者至希也

是非不必深辯

既使我與若辯矣既使設使也設使我與汝相爭辯若勝我我不若
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或汝勝而我不勝汝豈果是而我果非耶我勝
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又或我勝而汝不勝我豈果是
而汝果非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
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倘或有一是或有一非倘皆出於是皆出於非我與汝俱
在暗處不能相知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我與汝既皆昏則見
旁人益不能辯益闇昧不得明白將使誰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

矣惡能正之將使同乎汝者正之他是汝那邊人正不得使同乎我者正
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使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將使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倒的人也正不得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如是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能
相知而待彼也邪必須待彼來也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他卻是個不知之知不言
之辯和之以天倪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即前之天均也曰是不
是然不然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
不是也亦無辯言是未必是故其異同不必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則
彼是莫得其耦而休
乎天均矣何則言之
是非非有實也聲之
出於化而已我之與
人相待與不相待又
出於議心之妄計也
我則和之以天倪而
不為之分辯因之以
曼衍隨順而長之則
萬物不求乎心矣窮
年則長萬歲而一成
純之謂也是不是然
不然之無辯者忘其
同體而物物各然也
窮年則忘年無是非
則忘義始終於無竟
故終亦寓於無竟也
化聲之相待至所以
窮年也合在何謂和
之以天倪之上簡編
脫誤在此觀文意可
知
林疑獨曰凡言是未

必其言然未必然故非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猶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斷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揚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爲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若常依不待物而役隨聞者因物而生聽且化若常化不待發而後化見若自因發而生滅且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褚伯秀曰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聲音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未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

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不必辯化聲之相待。聲之變正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於彼因也若其不相待。不相待則無待矣則和之以天倪。惟和之以天理自然之分因之以曼衍。而順之以無窮以極衍所以窮年也。儻可優游卒歲曰所以窮年也故忘年忘義。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振於無竟。年義既忘則死生一條可不忘可一貫而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矣故寓諸無竟。既御逍遥意境則終身皆寄寓之於無物之境矣

李光縉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黮闇不明與人受其黮闇誰與正之必正于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已則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與待彼也邪彼御天倪也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有是然同異者聲若聲也無是然同異者化也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聲若相待但聲者自有孰化使之有化者自無孰收之無若其不相待不相待者則無待矣天倪者自然之端和不分也曼衍者無窮之變因不逆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忘敝了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所以窮年也忘年則以生爲一條忘義則可不可爲一貫振收也竟盡也收於無盡之地夫寄有窮時乎直寄之而已故寓諸無竟

物化不可測

罔兩節　呂吉甫曰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

罔兩問景曰。罔兩影之淡薄者問於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子之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操與。云何其無特之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吾影之動所待者形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

吾之所待又何待而然耶發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遺乎物之偶然知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爲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皆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符非偶存化者邪。劉辰翁曰夢覺於人物亦小大齊是非齊生死齊書矣觀人于此必在齊上收煞卻冷轉一語翻盡從前話柄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爲尚生分別知者以爲人物假名之機也正言若反。陸方壺曰此又從前相待二字生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會我又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我足矣以夢覺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爲覺後之莊周以一人分覺夢爲夢與中之蝴蝶今爲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若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總歸爲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者邪。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吾待蛇蚹蜩翼邪。吾之所待者其蛇之蚹蜩之翼耶蚹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而蜩與翼又有王張之若乃所以然也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哉昔者莊周夢爲胡蝶。又自前而說夢處生來栩栩然胡蝶也。栩栩蝶飛自喻適志與。言自喻快樂也適志快意也夢爲蝴蝶不勝快意也不知周也。復知是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周俄然覺則依原是蘧蘧迷覺之狀莊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若蝶夢蝶若周夢疑矣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然周還自周蝶還自蝶物我辯矣此之謂物化。萬物變化之理

李光縉曰此寓諸無境之譬也無境則不但無聲又且無影總是無待意罔兩影外薄景也行止坐起隨形而動故曰無特操言不自主也夫景本無情安知有待謂景待形而然邪則景所待之形又有待而然邪然者指行止坐起也景無意待形之所待又屬何處畢竟無待吾待蛇蚹蜩翼邪蛇吾待形果如蛇待蚹蜩待翼邪蚹蛇腹下齟齬可行也蛇不蚹不行蜩不翼不飛蚹在身且不可知況情之形景原相離然則行止坐起自然而然莫之使然何情之有適然則然莫之終然何常之有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吾且惡乎待哉況周惡識此神不可知之譬也不然可知則夢不知覺亦不蝴蝶知總是無知意栩栩也輕喜以貌喻曉也以適志快意也莊周惶覺貌分辯栩也人情喜以貌喻曉也以覺爲真莊周適志以覺爲疑以夢爲真覺栩栩便起疑便生辯蝶若不知周也遽然周則知周矣覺便還自疑矣周還自周物我疑矣周便起疑但知爲蝶若不知周夢蝴若蝶夢周物我辯矣故覺之蘧不如夢之栩覺之有分不如夢之物我辯矣自喻覺之知周不知夢之不知周覺之與夢孰真孰疑孰苦孰樂周不如夢之不知周其覺之去來之間孰真醒時方識夢時樂去時拘形骸真贊麗去樂實而故曰此之謂物化

[illegible]精曰生形[illegible]之生也知形形之知也涯止也隨從也以有涯隨無涯以生隨知也知以目從視以耳從聽之類殆危也已即生也已而為知言已又起知也把目從視便淫了目目淫走起視把耳從聽便亂了耳耳亂益起聽紛紛擾擾何時而已必危殆生故曰殆而已為善便近名曰無近名[illegible]善也為惡便近刑曰無近刑無為惡而善惡都有行為有行為都能殆已故皆欲無之緣因也督治也經常也緣其真元督其元也督其知思乃真行也以此為經常保引參同契所謂經營養

內篇養生主第三

順理者無殆

吾生也有涯，(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亦有涯盡)而知也無涯。(而心之思處千變萬化却無涯盡)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思慮紛紛擾擾何時而止豈不殆哉)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字指上已字說言既殆已又且用心思竄自以為知吾見終迷不悟亦終於危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必也虛靜恬澹善惡兩忘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刑可指)緣督以為經，(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順天然自有之中以為常)可以保身，(如此則可以保其形骸之身)可以全生，(可以全生生之理)可以養親，(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年。(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脩身以俟之也)

鄭[illegible]也可以保身形骸無所敗也可以全生真元無夭也可以養親其[illegible]父母好也可以盡年竟年不夭也人身中骨血所生之父母為先父母此云養親者養身體父母也[illegible]精是也[illegible]名之務人何以異[illegible][illegible]好名之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之所去[illegible][illegible]必爭名之所聞[illegible]必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也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湯[illegible]孔子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非[illegible][illegible]孔子曰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曰吾[illegible]之以無名[illegible]彼昭然[illegible]

郭子玄曰：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必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為經者，順中以為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事事無不可者。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焦竑曰：殆已，何云疲困之謂。緣，順也。督，中也。趙註奇經八脉，中脉為督。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庖丁解牛

[illegible][illegible]郭象曰自手之所觸至[illegible][illegible]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閒解盡理之甚[illegible]適乎[illegible]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者言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皆不橫截也批大卻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也導大窾者節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乃不妄加也游及於未嘗經槃於微礙技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梁惠王也)手之所觸，(手之所動)肩之所倚，(手用刀則肩有斜勢)足之所履，(亦其用刀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膝之所踦，(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的人)砉然嚮然，奏刀騞然，(砉然嚮然騞然皆是用刀之聲知以奏刀二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奏刀進刀也)莫不中音，([illegible]之音皆合律呂)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桑林經首皆樂名合之中之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文惠君曰：譆，(歎聲)善哉！技蓋至此乎？(此技其妙如也)庖丁釋刀對曰：(搭其刀而對)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見其理間故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三年後則見牛之一身其理間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當是之時)臣以神遇

妙也文錯綜為族視為止若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之也以刀可[illegible]故知生亦可養[illegible]呂吉甫曰物[illegible][illegible]道以虛而遊[illegible]聞道則所見無非[illegible]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者神遇不目視知者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軱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遇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

而不以目視，(闇與理會)官知止而神欲行。(耳目之官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依乎天理，(依其天然之腠理而解之)批大郤，(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導大窾，(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導者順而解之)因其固然。(骨肉之交際骨肉之一竅皆固然者但因而解之)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我之為技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肉相着處而況大骨乎)良庖歲更刀，(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割也；(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刀亦易損)族庖月更刀，(族庖衆人之為)折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研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我之刀用之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解牛雖多而其刃若新磨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間，(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而刀刃者無厚，(我之刀又甚薄)以無厚入有間，(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

[illegible]

之解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可以遊刃於其間恢恢乎毫無滯礙

矣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正應轉所以新發於硎之故

雖然一轉甚有意味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我之解牛雖目無全牛然每

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怵然爲戒怵然變動而加儆戒視爲止以目視之未嘗

他行爲遲刀而後遲遲焉行其加仔細之意也動刀甚微既加意仔細則其動刀也

甚微輕輕然不敢甚着力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謋忽然之意甚輕而骨節忽然用刀

已自解散如土之委地也提刀而立解牛既了則提刀而立

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四顧從容自得而滿我之意喜其牛解而刀無傷也善刀

而藏之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悟得此理即養生之法蓋人處世事無論順境逆境但當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

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

陸西星曰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

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

而已矣昔者庖丁爲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

觸皆有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動止周旋皆有成

度又奏刀之聲砉然嚮然騞然皆中音律桑林首

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

讚而善之讚庖丁數語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以技

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

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

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

有虛處可以游刃不見其爲全牛喻如初學道時

人間世務看不破則見事爲事業擺脫不

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理理有固然因其

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全不費力又言臣當

解牛尚以目見審視虛實而後下刀今則但以神

遇而不以目見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謂耳目

之官知止者遇有細斷便知止而不行依乎天理

[illegible]

牛之天然腠理也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言其依天理而批大卻導竅刀交會之處也大卻骨肉交會之處也

肉聯絡之處筋節所在也大骨人所難入之處也肯綮筋骨結聚之處

精妙恰好未嘗經一刃之筋骨大骨乎技良也言我之刀

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刀久而會傷故庖也

刀衆庖技劣不識刀竅一遇大輒便傷有族庖月更

之刀以十年爲率若用之九年所解不如下數千牛而刀

謂勤且又矣而刃若新發於硎所苦不傷故刃可

也彼節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之

之節皆見恢恢乎寬乎刃之無地厚之於其間

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

至筋骨聚會之盤結處所存之視爲止…

寡謀視止觀乎其心見其手之運動

其謋然已解則如土之委地也

躊躇滿意細看刀動心拂而善刀而藏之

謂步到盤錯亦心忽怯恐不敢率而

順則易境逆人則情難防檢少忘悍於

通籍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恐未有結

之九 虛一失語驚有神萬多釣矣

貴順受其正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公文姓軒名右師者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曰是何

人也惡乎介也介獨也刖而獨存一足也天與其人與天生之始耶

人刖曰天也非人也由於天非人所使天之生是使獨也天生

他時只要他人之貌有與也何以知之凡人之行貌有兩足相並

獨有一足

並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此於衆人之中獨有一足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

有與

也之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又借澤雉喻人生處世逆境常多如澤雉

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飲啄之難也不蘄畜乎樊中若養於樊中則飲啄

之物皆足而不顧如此神雖王不善也蓋飲啄雖難而精神暢旺雖飽而終不樂也

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

自致於濁泥之地忽然不覺其之爲害也

呂吉甫曰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於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情也不蘄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也樊中之畜雖至于神王非其所善不若得中飲啄之爲而自得也

陸西星曰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刖足之人既以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燃指之禍鼎遊於彀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雖而非胡爲乎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爲之與曰蓋右師天成然常人不刖而彼獨刖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生也若天與之形貌與之貌故人之貌有與也然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其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怨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乎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今右師處於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

秦失弔老聃

老聃節　呂吉甫曰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也始吾以爲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其非人也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猶執而火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猶薪

老聃死秦失弔之秦失宋本作佚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故以然谷之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弔而三號非薄其友亦只以然谷之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爲非常人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何也老子歿而老幼哭之皆盡哀彼其所以會之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人心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之所受本無物也衒以有情相感是遁逃其天理倍棄其情實而忘其始者之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然而來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適然而去理當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隨其時而順之則來不足樂去不足哀樂不能入其心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帝者天也懸者係著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故曰帝之縣解指窮於薪此下二句乃死生之喻謂如以新燭火大指其新而觀之則新有窮盡之時問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仰此可以了死生之說矣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彼人以爲生者未嘗有始形其則知生之所以爲生者未嘗有始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劉槩曰薪火之論以譬神舍于形而形遷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藏身呻而觀形變爲逆旅者以此死者佚形而客其尊形者乎

焦竑曰按佛典有解此者以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或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耳此其說亦甚精矣然舍生趣生則猶未免有之謬也編意以指窮於薪多而指有窮火相傳燒不知其期時盡矣蓋我之神不出乎身浮遊於太空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前言生者生之當耆此生言死生之一生如一必其相反哉知死生之一者乃爲善養生者耳

陸西星曰大至人無則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老子歿而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門人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所然之也門說老子歿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之所以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自合至人心不求而自至情之天理故不人求者必有深於用情者也哭而不哭哭非哭也自始有始有物之先其人所受之正而隨俗至化人情則非人故曰以爲天之刑而今非也而至天之古人者謂之遁天之刑兩者刑也型者成也違天人之理有此成者而謂不可易者兩相型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一議論今人不然今人但以生死爲念生於一是未生而處死而哭人則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係死生去來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則哀樂指弟子之詞一來一去而夫子順也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變於已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帝縣如倒懸之懸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死生懸人令人自縛之耳則帝之懸解矣今人謂死爲盡疑爲無變於已而哭之又非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同在太虛中一氣流注嗣續不絕滅於東而生於西猶火相得薪則傳指新而有窮盡然此者續於元彼自古及今僧見有火盡時耶新喻四大火喻神新則不可謂此新爲彼薪火則亦可謂此火非彼火連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正教弟子所以三號而出之意

玉堂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三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顏回節　陸西星曰若殆往而刑言汝殆蘉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則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雖而心自救不

內篇人間世第四

仲尼誡回救衛亂

顏回見仲尼請行。（欲適他國）曰奚之。曰將之衛。（二之字皆訓往）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當於春秋）其行獨。（少年自用不恤衆議）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以國家事為戲而不自知其過矣）輕用民死，（輕民之生而戕賊之）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段若其國中前後若澤中之蕉）（然謂輕一民如草芥也本是名澤蕉卻倒一字曰澤若蕉文法也）民其無如矣。（言無所往也）

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哉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以勝而實意以知相鬭者用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矼者貴乎達人之氣矼愨實者窺察人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貴乎達人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必心悅而誠服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有汝之有其美也有若自見自是之意蓋必人

（歸往）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亂國就之。（往而救之）醫門多疾。（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所以處之之法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庶幾其國可安）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汝殆往而就戮耳）夫道不欲雜，（心貴純一不欲紛雜）雜則多，（若有所容心則我已雜便多端了）多則擾，（多端則憧憧往來胸中便擾亂）擾則憂，（擾亂便覺自苦）憂而不救。（汝且自若何能救人）古之至人，（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先安頓其在我者而後可諫告他人）所存於己者未定，（若所存於己者雜多擾憂之病不免）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哉）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自然也知私智也且汝亦知德之

所由蕩失而智之所由起乎哉）德蕩乎名，（德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智有用智之私則求乎爭所由起以爭）名也者相軋也，（求名祇以相傾奪）知也者爭之器也。（我以私智用此智用智爭所以彼亦以私智用智爭亦以不私）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二者皆以爭奪非世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苦江）未達人氣，（矼亦厚也厚信實有可信德之實行也）（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我雖有令名人不與名）（我爭而未達彼人之心果皆心悅誠服）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人必反其美必名汝矜誇曰凶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既有此名則菑反及汝）若殆為人菑夫。（汝今此去幾於為人所菑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

之於非素心加敬誠勝故後吾之言說可行甘為不然彼好名而已輒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以知同以此往殆自菑耳句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惟其不知皆不知所以不可輕與言也若惟無詔王公句絕說告也汝惟無告王公則已言則必乘人而鬭其捷鬭捷者強與辯也鬭捷不得反被他困此時恍然失其為我遂就求遜方且不能自將熒之眼炫不爭也色將平之強和色說他也口將營之欲出口不能但經營吻間也容將形之未言而依違俯仰也心且成之且汝過焉

后圖也菑多者增益其惡也順始無窮者順此而惡無窮極也厚言深言也未信而深言也必為所殺龍逢比干修身拊民疑於欽恩君猶擠之不啟令臣有勝君之名況與暴人爭名乎叢枝胥敖有扈當時用兵不止非但求實亦復求名實利也借名貪利之君雖堯舜聖人不能勝化且與衆攻之況空手化暴人以道乎皆甚言不可化也雖然又一轉使自陳以現其作用何如耳端而虛正形以求庶幾至虛也勉而一勉力以求一非至一也惡惡可求可也以暘為充孔暘言衛君亢暘之性內張而外

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彼衛君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王公。（汝今日告王公則已）惟無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言則彼必將汝之輕身而以智巧鬭汝求勝）而目將熒之，（汝於是時為其所困則目將熒熒焉而眩惑）而色將平之，（顏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之，（口將營營焉以自解）容將形之，（容將蹐蹐焉以為恭）心且成之。（心且曲從而順成焉）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他本凶暴又得勝汝愈旺是火救火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增多其惡）順始無窮。（順此而往則其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汝未有以信於人而欲與之深言則交淺言深必為暴人所殺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桀紂所殺此二人皆忠臣）是皆脩

陽氣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不違是而順也案抑也彼見人順已將抑遏人之感動已者而求自快蔵端勉是也容與自快蔵日漸以漸而進小德也此等人小德不成況大德乎彼且固執其是而不回也卽汝之端虛勉一外求合於人而內無疵病庸可化乎然則以下回又思其則內直者胸中是非善否一任直道毫無撓曲不以己獨言不斷人善否如童子純一以聽之天故曰與天爲徒外曲者外面容貌如擎跽曲拳者委曲依人做去無些違異故曰與人爲徒成而上比比合也言諸教諭也雖

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此二人脩其身以愛民爲諫不知上不愛民而我乃下而傴拊之是下拂其上也傴拊謂愛養）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脩而排擠之曰是好名之人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爲虛厲（國爲丘墟死爲厲鬼）身爲刑戮（且身以刑戮而死）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三國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而求利無厭貪利也）是皆求名實者也（故堯禹深惡之曰是皆求名利者也乃伐之耳）而獨不聞之乎（汝不聞此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禁）而況若乎（況汝不遇聖人而可以求其名可以有其實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雖然汝之欲往必有所用試以語我來語助也）顏回曰端而虛（言我外端

諷中其實卻不以爲己有而以爲出古人不自居也故曰與古爲徒直處不露曲處不露成處不居總是於教詔中漸示委宛處故以爲可太多雖也政事也法方法也言此三術事自方法太多然是不諜諜安也言不穩當也以此行之天理人情兩無拂逆固亦無罪然止自免而已胡能化人師心言猶容心非無心也闘捷者正言以爭之也而猶不免端虛勉一者正容以感之也而案不免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微詞婉容以入之也而不可以及化故仲尼均曰惡惡可呂吉甫曰顏回欲感

肅而內謙虛）勉而一（黽勉而終如始）則可乎（如此則可否回意欲以盛德感之）曰惡惡可（甚不可也）夫以陽爲充孔揚（彼之爲人也意得而氣滿陽爲充積孔揚之色孔揚貌甚揚揚自得也）采色不定（惟其色莊也故驕矜之色不常倏敬倏怠倏喜倏怒）常人之所不違（左右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彼見人人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日漸小德以漸而進也言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彼不能成大德而汝欲以盛德感之彼將固執而不能回）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若汝之端虛勉一外求合於人而內無所訾病者以事感德之君可也以事庸君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又設爲顏子之答然則我內質直而外婉曲）成而上比（以自己之成說而上比合於古人）

已仰道天子不許然藻多之爲撓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所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鬪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陳之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害菑之也觀其所出非其所反則回也在殆爲菑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

內直者與天爲徒（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與天爲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而獨以己言蘄（祈同）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俞其嘯一任自然豈敢以己言自私蘄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欲一聽於天不以己私與之者也）是之謂與天爲徒（能與天合）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外曲者委曲依人謂之與人爲徒）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外盡擎跽曲拳之禮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不與人違異人於我亦無疵病）是之謂與人爲徒（能與人合）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爲訓者也謂之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雖其言有教誨譴讁處）

言徒往諸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鬪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欲用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叢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溢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己之言而蘄人之善不善以

實也（實也二字下讀爲是）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實則言皆有微信非出自己臆）若然者雖直不爲病（寄直於古人故人聽之而不爲謗）是之謂與古爲徒（能與古人合）若是則可乎（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仲尼曰惡惡可（亦甚不可）太多政法而不諜（諜音疊）（政事也法方法也諜安也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終不安穩）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雖然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夫胡可以及化（安可以化人）猶師心者也（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郭子玄曰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者人君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如草芥也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也道不欲雜言宜正得其人若夫

已與而久會哉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趣変焉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謀也謀者齊說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王雱曰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習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爲常人好名用智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亂有得則物必與爭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

不得其人則雖自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念也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化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若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纍人之所行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播出者爭善故也雖復絫販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避名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逆故耳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救而未違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句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者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情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觧迕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也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禽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

劉辰溪曰而目將熒之色將平之而語穩一時流通之狀此時方悅然失其爲我方退就求退之不能況瞑與之將口將營之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閒正是苦處容將形之難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見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背人情長轉所必至者不辨多失之

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而目將營之使人眼眩也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形心成乃且釋已以從彼也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未信而誅雖厚爲害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夫桀君若叢技胥敖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惡惡可者言未可也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也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尸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逐其修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孰而不化節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嘗此未足以化之也顏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爲徒言物無實賊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若然者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爲徒言外形委曲

於傳二節郭象曰大行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二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使得自回者未使心齋故有其身也得使未始有回者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而不強應也使物自告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

隨人事之所當爲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言成於今而比於古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爲未可意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宜耳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然於此則未以其決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仲尼論心齋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一齋之爲齋也汝齋其心吾將語汝有而爲之其易邪汝今已無則矣若再有則爲之亦豈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有則有意必易則有固我終非自然故與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茹食也五味皆曰葷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

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幾矣理盡於斯也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僞也失真少者不全亦必失真多者不全亦多矣得之報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方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虛而純白獨生矣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

若一志心齋者無二爾心無雜念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勿以耳聽而以心聽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勿以心聽而以氣聽氣聽則無物矣聽止於耳盖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心止於符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爲道矣故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即此虛字便是心齋李光縉曰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皞天自然也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文中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符即道家大符之之符氣謂氣息息微則靈關微也聽之以氣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無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

已用心知能化物者夫使耳目開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仟任性直通無往不宜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責聽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

仲尼論虛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得使言得教誨之時得使既得教誨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言得教誨之後忘我矣可謂虛

乎自有我忘我則虛此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盡汝所言矣吾語若汝若

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人入世如在樊中而游之一能以無心處之

入則鳴可與言則與之言不入則止不可與言則不與言無

門無毒不開一門不發一藥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混以

名之不為虛所感動

然之語默一因人而已一無與不於心一若不為吾所居而寓此則幾矣道不動以天

為一不得自由之中則幾乎於絕跡

易且人處世欲事事不為一無行地難非然人生安得何不若

切屏去絕跡此卻易事

為唯行於地而無為人所役則為

行地之跡則為難為人使易以偽易為至人欲於此役偽

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陳詳道曰有而為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為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顏子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虛大而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

劉辰溪曰樂者外也

天使難以偽唯冥心而聽所使則無所容其偽豈於人間之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鳥之飛必以翼而飛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有知之知為知人也是

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瞻彼闋者此以虛之室常知也惟心

知此則造道之妙矣彼空以中虛我心

空缺處必有光入來虛室生白則以見彼之室中有自然生之明

是光自空中出也見虛中自然之明虛有視

生白即此虛明之地於使其是萬物下之所止由

生明也吉祥止止即此吉祥福地止地使其所止物之止字

是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若則我身雖坐心於此不能自

處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止則終容坐而心於此而不心

馳於外又安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夫惟使耳目內通而

能坐忘乎

無聞無見外於心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則此心虛與鬼神之

知而無思無為

通何況是萬物之化也是虛心無我乃造化之禹舜

人乎理萬物之所由出也

不必深也名者無實也雖千公之不德皆無實也門無毒物皆行毒分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若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一入其中如過客寓于窮途之逆旅闇然而無安排也

唐順之曰耳目內通與首楞嚴耳根圓通同意

焦竑曰為天使為人使既未始得使及得使之使相應顧子開虛為心齋也而靈然有慎故曰回之不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又告之曰女能游其樊而無動于名意合則言不合則止廣大

之所紐也大舜禹之所紐也此如此又伏羲几蘧之所行終伏羲几蘧

以此行而終其身而況散焉者乎況尋常散人乎

几蘧古帝王名

陸西星曰顏子一得師言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

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之疏所謂之虛者未始有

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告之入遊

其樊而無感其名樊籠也世網也常人遊於世

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謂敢言直諫能人之名一所

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言不諱其名一所

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發其一語藥其總

乎人而已一無所與焉不開一門不止發其一語藥其渾然一總

物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則一動宅者無間之人

義不得已猶言不自由也不自由中則一動以若天無間人之

也而天下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以有所以得失相

者若欲一切屏去絕跡一易只為天下有不說斷滅得相

者直易耳故曰絕跡一易切屏棄但貴有處之得以無若

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天下有處之得以無若

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之轍

跡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若為

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

以偽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與人

難以偽為雖以偽而為則以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

其間是謂以無翼飛以無知知者此等以之人

聞見罔儷處人間世者到此方為庶幾大只一

虛此心罣礙盡矣人間世閱者到此生為庶幾大

物少有空缺則光必照而生白夫以虛室只無

虛而生則明闕則容光生白也人能心以虛拒空無

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此生虛明白即虛室也

下止則虛處也人吉而生白也惟此止虛應萬事

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於不知所止之止義

為是馳騁不已身坐於此心知所謂止也吉者参以

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空生白吉祥止止害悔吝人

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夫惟

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藏於

之知應之知是則虛靜之體不為物交所蔽將無見知

靈明洞煥與鬼神相通神來舍而況於人乎以為是

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為

樞紐伏羲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況其散焉者乎

几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而無門無毒則幾矣幾於無不得已焉一處之以不得已焉

則幾矣幾者幾于無我也絕跡以下重發此義不行而絕跡則易行而不踐地則難為人使則有我故易為天使則無我故難

偽為天使無偽人之不以不知知人之不以無知知也此所謂虛也室虛則白生心虛則道集

蓋非有吉祥也而吉祥莫大焉人之安身

蓋非有吉祥而吉祥莫大焉人之安身即是止止也

楊志釋此無歸而猶然不止非坐馳而何坐馳之訓陸沉之類以養人心知止止而橫執以為名不止是猶之馬伏櫪而意千里即拱默山林猶滋其擾耳夫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于心知

則觀得如此則可以言止而見神來舍矣況乎人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予物古聖人所為服行終身者也

葉公二節 郭象曰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欲有所求也甚敬而不急者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懽者此仲尼之所嘗告諸梁也夫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為懽者不成則怨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能之爨無欲清之人者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故曰是兩也不可解於心者自然固結不可解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若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離則不足戒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

葉公請問免患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子高，葉公之字；諸梁，其名也）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言使齊之事甚重難），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齊之待使者雖有禮，而所叩之事其應常緩）。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匹夫之相與，叩應之不酧，且無如之何，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所以慄而懼也）。子嘗語諸梁也（夫子嘗有言教我之言）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無大小鮮不言以懽洽方得事成。寡，鮮也；不道，不言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唯有德之人方可。以上皆述孔子之言）。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吾平日飲食淡薄，皆粗而不美），爨無欲清之人（廚竈之間亦冷淡，爨下司火之人無有苦於炙熱而欲清者，故能無憂無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今我朝方受命而胞中焦勞，夕已飲冰矣），我其內熱與（我其有內熱之病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也（是兩患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人臣至於如此，實難擔當）。子其有以語我來（子何以教我。來，語助辭）。

陸西星曰：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子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疎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況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辯大事，故甚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

實[illegible]一而無休戚於其中斯事凡人猶恐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當通為人臣子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自身哉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者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者遠以言傳意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凡溢之類也妄言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也莫若莫然疑之也傳言者殃言逆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殃則傳言者横以輕重為罪也對法言以證之言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以巧鬭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湛湎淫液則淫流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遇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耳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但

大小，鮮不道以懽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懽心，則事故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爨下司火之人，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炙熱而欲清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見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以教我？

仲尼詔葉公安義命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其一命也（性分之固有者曰命），其一義也（職分之當為者曰義）。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義。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此所謂大經大法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惟父母之命，不敢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都是自家合做的事，不敢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然忠孝皆在己心，苟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任他哀樂不易施得，我但知其不容人為而安之若命，乃為盛德之至）。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為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不得已便是義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但得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所當為而已，蓋不知有身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

本原其所以言之也夫寔以全物物必歸焉軒於大精則知其心生而不自覺其寄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從適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境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矣夫成若任其歲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還成之則悔敗尋至故過度成不及改也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言寄物以為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然作意於其間哉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言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劉辰翁曰寡不道以懼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使美滿成就無後悔者飲食也猶祖變無數漬自謂服勞攻苦非有求于世雖家人亦然何至內熱飲冰若貪利鶩外若疏則憂惕之為也說得甚有功

王雱曰無言者物不能援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行則迹所以藏有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則喪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於動喪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

死。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柰何，何暇悅生惡死哉。夫子其行可矣。兼以公是而行則可矣

丘請復以所聞。上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患，此下教以為使之道，復以辭命自也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其交在本國則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孚

遠則必忠之以言。其交在外國則符信易欺，必託使者盡己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事

言必或傳之。故言必有人傳道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彼以喜來此以喜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溢過當也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彼若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

凡溢之類也妄。凡溢言過實多近於妄

妄則其信之也莫。妄則疑人之疑，故聽言者莫然不信，莫致疑致

莫則傳言者殃。言若疑則傳言者必受其罪

故法言曰：引古書為證

傳其常情，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之言

無傳其溢言，其言語過當虛則不可傳

則幾乎全。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鬭力者，此下又教以事當慎始。鬭力如今戲劇格鬭之類

始乎陽，常卒乎陰，陽喜也，陰怒也，其始不過喜而相激，其卒常至於怒而相擊

泰至則多奇巧。何者？蓋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故角而忿也

以禮飲酒者，相招而飲皆以禮

始乎治，常卒乎亂。初筵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號呶載呶而常至於亂

泰至則多奇樂。何者？飲太甚則其為樂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未嘗不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是皆作始者不知所慎，苟簡從事而其終遂成一件大事

言者，風波也；夫作事不謀，始必先言，言行之所由起也，風行波上，事不可收拾

行者，實喪也。虛而紛亂之意，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風波則易以傾覆

實喪易以危。實不副名則易取殆辱，子觀此可以知所慎矣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大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偏辭，每每過實不擇正理

獸死不擇音，譬如獸之斃地意急情盡則不擇好音，彼巧言爭競之人相斯無好

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語者氣息茀然而發，則狠戾之心並生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心行艱險剋核太甚，則人不堪者必生不肖之心以應之

而不知其然也。彼皆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為怒所使而不知其所以然，又何能知其終之所自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欲為使之道，必虛其言無所附益，法言有所之曰承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遷改；其之或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勸成

過度，益也。飾說過當之念，使其有求益之心，此使不可

遷令勸成殆事。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

美成在久，凡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游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

惡成不及改，若一言僨事，兩心生厲，惡戾一成，改悔何及

可不慎與！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吾子若能乘物理之自然而不滯心於無物之天，託於義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不偏不倚，斯其至矣

何作為報也！何必有所作為而歸報於君耶，作為過度以求益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莫若以其實致命，此其便是難能之事

焦竑曰葉公之憂在利害然害之極不過死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忠孝人尚能言有事其親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也蓋事心之身忘而哀樂無所錯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其事之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即所謂哀樂不能入也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

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慷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柰何非褒蝦之謂也其自決如此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敢溢者允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鬬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于信卒于鄙事之在人始于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言之發激怒于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忿之設也無由曰巧言偏詞每每過實不擇正理如獸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而出則聽者並生厲心而忿從此設矣尅者責人太切核者認真太甚本以望人之美也而人或以不肖之心應之于是而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積忿成患將不知其所終矣終即前所謂卒乎鄙卒乎巨者也若命之將幸意遷改事之未成勉強以勸此即溢美溢惡之言故曰過度益也溢則傳言者殆能無殆乎美成在久者成人之美必優游深交久乃可入也惡成不及改者一言僨事並生心厲憎將無及也夫人喜為溢言者意必存懷而不能慮焉故耳乘物遊心則忘已託不得已則忘物斯則因其命而致之我無心也何必有所作為以還報哉夫子告葉公之或以為次於顏子而實亦不能外于虛也

蘧瑗論傅太子

顏闔節 郭象曰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所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也正女身者反將與會俱所以為正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和而不同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目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卽蒯聵也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指蒯聵其德天殺殺如降殺之殺言天薄之使無德也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方法度也言縱其敗度將來必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若欲救正之則禍必先及我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彼之智適足以擿拾他人過失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悔若然者吾柰之何無如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不可以易而忽之正汝身哉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乃為得之雖然之二者有患然

莊生戒當出然形順者同不塵然後不可行而教不可得而肆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為嬰兒七句言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則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強當其任則螳螂之怒臂也積伐汝之才美以犯人此危殆之端故戒之為其殺之之怒者或有所有殺心而遂怒也為其決之之怒者乃使虎自齧分之則用用力而怒矣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己也矢溺至

此二者猶覺有病就不欲入隨順而又不可與之為一故曰不欲入和不欲出有誘導之心又不可露圭角故曰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就而入者一味依阿浹洽相入無間則和自家都放倒了且失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和而出者揚已之能彰人之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嬰兒如無知小兒然也彼方如此無知我且順之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無町畦無畔岸也言其跌蕩無繩準也彼方如此跌蕩我且順之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無崖者無涯際也言為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彼方如此妄為我亦順之達之入於無疵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入於無過而後已蓋事之無道之儲法當如是汝不知夫螳蜋乎若徒悻悻自好諫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見夫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欲以其臂當車轍不自知其力不勝任是其才之美者也是者自以為是也言此即人之自矜其才之美而不知其不足以當大事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不敢食以全物恐其決之之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蓋虎性一怒則咆哮難制惟將其饑饑解其怒心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順而媚之彼雖異類而於養己者亦有媚受之意故其殺者逆也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以竹器盛屎以灰泥之器盛溺可謂愛之適有蚊

賊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言雖救其患而攙馬之不意故驚而至此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言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傾也

呂吉甫曰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為顛為滅為崩為蹶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也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於與之為嬰兒以至達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所不至於危國且有全至於危身蓋因其情之所而通之

[illegible]宮王刻削好貨而盡[illegible]子將之以王道是也

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僕緣拊僕僕然緣聚也適有蚊虻聚皆不能隨時博拊而去之則決銜毀首碎胸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轡絡月題之類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生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亡與忘同可不慎邪連猴三節欲使量己量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無道之禍可得也

劉辰翁曰彼且爲嬰兒六句應形就而不欲入達之入於無疵應心和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此節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

張四維曰彼且爲嬰兒一段即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意拊之不時是言愛馬之甚見有蚊虻卒然搏之出爲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慎也若不審幾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螂之怒臂當轍耳

[illegible]郭象曰散木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戒匠石也弟子謂其以爲社自求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木乃[illegible]知己[illegible]爲用難[illegible]不近於剪伐[illegible]所保與衆異者[illegible]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也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羣才自適用各各得其宜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繫之無乃近也

匠石憂櫟社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音歷社樹櫟木名社之中有此櫟木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樹身之大可以蔽千牛以手量之得百圍焉又以兩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之極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十仞高之極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其旁枝尚可爲舟其大可知觀者如市觀者甚衆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匠石不顧而行知其無用也弟子厭觀之弟子觀之至於厭足而後已走及匠石走而追及其師因問之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材材木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問其所以不視而行之故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無用散棄之木以爲舟則沈一無用以爲棺槨則速腐二無用以爲器則速毀三無用以爲門戶則液樠液門戶液出而樠然也四無用以爲柱則蠹五無用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不成材之木無一可適於用故能若是之壽故歷年多而成形大匠石歸櫟社見夢匠石既歸而櫟社遂見於匠石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汝謂予不材惡乎比將若將比予於文木耶汝將比予於文理可觀而可爲用之木耶則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夫柤音査梨橘柚果蓏之屬皆文木可適人用而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然至成熟則剝則辱而枝皆爲人所折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是以其可用之才能而自害其壽而中道夭折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自掊擊其傷如此可用自傷豈惟木哉凡物莫不如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予求無用久矣幾

陸西星曰以爲舟則沈爲棺槨則速朽爲器則速敗門戶則液樠然而以爲柱則蠹不適於用以故歷年多而成形大也匠石歸而社櫟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今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剝則將此以其才能自苦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得大乃今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亦即彫且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爲櫟汝以有用而爲匠誠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況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爲用趣取無用不爲社可也爲社何耶匠石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跡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爲不知己者詬厲且彼縱不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衆異焉耳而以義論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據直不爲是耳

死何爲人所睥睨者數幾瀕於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乃今始得以無用爲大用所以全其生也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使我若有用則人伐之安能至此大乎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且汝雖人我雖櫟樹皆天地間一物奈何哉其相物也汝何獨以物相議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又況凡物之理有用者皆不能自全汝雖有用亦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也診占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耶弟子謂此木若果無用不爲社可也爲社何耶曰密若無言汝尚密而勿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爲汝不知己者詬厲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彼縱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衆異焉耳而以義譽之

不亦遠乎而汝乃以社譽之失之遠矣

李光縉曰夫櫟社大樹[illegible]不顧匠石則飽觀之蓋不知其無用也故[illegible]而謂之曰散木也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illegible]文之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illegible]能用之言人有[illegible]睨已者雖今[illegible]言積無用乃全生之大用[illegible]安至此大乎哉與予皆[illegible]又能為知散木[illegible]則為社何嫌以社自見也彼直寄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永為材也反以社為不知己者詬厲假令不為社中樹豈有翦伐者乎眾人以有保為保其所保與眾異言其所托以為生者有在不以社為保也而汝以社譽之不亦遠乎

子綦論大木

南伯節 郭象曰隱將芘其所藾者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也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悍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行甕元曾壽病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假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李光縉曰木惟不材故能全天生古之神人所以全生亦不材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地名見大木焉有異大異眾木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音賴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芘之蔭之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有奇而異材以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拳曲其枝則屈曲而無直用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如其根則轉輪之解散咶音舐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咶其葉則毒口而爛傷以舌舐之也而無用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鼻嗅其味則臭而無用嗅其味也狂酲如醉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是果然則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古之神人所以全其不材之木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生者亦以此不材而與桑有大

宋有荊氏者地名荊氏宜楸柏桑其地氣宜於種楸柏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然其拱把而上則謂其可以為狙猴之椿而伐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三圍四圍則謂其可以為高門之屋棟而伐高名作高明人家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七圍八圍則謂其可以為禪傍而伐禪傍棺也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言以為牛白顙者豚亢鼻者人有痔疾者皆不可以之往祭於河適往也以人祭河謂以人為巫祝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此在巫祝亦知不材者全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不材故全然則人以為不祥者乃神人以為大祥也

取用人以此不材為狙猴之椿也名杙椿也桑屋棟也禪傍為棺也用也此地所宜之木或無把伐或三四圍伐或七八圍伐惟其可用所以自禍故曰此材之患也白顙亢鼻痔病巫祝棄此三者必妙選騂角然後用祭此在巫祝亦知其不材者全矣夫全生者天下所謂祥也必不材然後全生則巫祝所為不祥乃斷人之大祥大意謂處世之道[illegible]故寓言[illegible]用自全非謂必[illegible]然[illegible]者而後免於禍也

呂吉甫曰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荊氏楸柏桑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適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人以無用得全上二節以木喻此節以人喻

支離節 陸方壺曰頤口旁兩頤也臍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臟也髀大腿也脅人兩脅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其狀若此足以餬口足以自食也鼓筴播精簸米出穅粃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健而力[illegible]也支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不畏簡其廢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役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偏其賜也夫支離其形尚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見不自伐藏其不用保其能於世而得免於世而

支離疏者支離肢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頤隱於齊齊與臍同頤下而至腹臍其身曲也肩高於頂頭低而肩出於頂上會撮指天會撮髻也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五管在上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為脅兩髀兩腿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挫鍼治繲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足以餬口以自給其食鼓筴播精鼓筴簸米也播精去其粗而得精米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上徵武士上召戰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支離雖攘臂上而選擇亦不及己上有大役則支離以

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發也

孔子節　郭象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不可待往不可追絕當盡臨時之宜耳有道成焉無道生焉言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不暇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

有常疾不受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殘疾之故不任受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又得與病者粟則支離又得粟與薪最多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夫役則不與賜則受支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又況支離其德者以無用為大用有不能免世而自全乎

郭子玄曰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役故也賜則受之支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而況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楚狂諷孔子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楚狂歌鳳其言亦有至理但以諷孔子則大不

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在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者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安也然知以無涯傷生情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

然曰鳳兮鳳兮鳳乃聖世文明之瑞物何如德之衰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將欲開太平於萬世既淳厖於三代耶則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天下有道聖人成焉世治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世亂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方今亂世僅以免於刑戮為幸耳烏可有為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福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載而受之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至禍殺身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已乎已乎言休休也何暇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殆乎危乎也何必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汝既迷其本來光明之性得無行於世而有傷乎吾行卻曲無傷吾足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曲執得無傷吾足而不可行乎

世之淵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求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跡不可掩矣有其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

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而自取戕賊膏火自煎也膏以引火而自取煎熬桂可食故伐之桂以味辛而見伐漆可用故割之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人皆知有用之用者之為天下利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為身害也

李光縉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世亂得苟免於刑幸矣敢他求乎免刑全生一時之福而不知載世亂及身終身之禍而不知避臨人以德則未知其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跡迷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全之行卻曲言退身曲全無傷吾可行之足術火桂漆之見伐皆不知身隱求名招禍者之譬噫嘻櫟社商丘之木以不材全荊氏楸柏之桑以材故天斧斤故不用者所以大用也不祥者所以大祥也支節也離不合也踈不親也皆與世無偶之意木以直寇火以膏煎桂以食伐漆以用敗嗟嗟士君子涉亂世之末流不韜光斂跡自負材智昭昭彰賢名聲聞於天下其遇禍何可勝道哉

足者斷成其行各自足矣有用則與欲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肥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悗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魯有節　郭象曰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寄其形骸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實假魯國將引天下與從之言神全心具則休然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夫生之變遷之大也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斯順

內篇德充符第五

王駘守宗保始

魯有兀者王駘音臺兀斷足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即下與夫子中分魯意常季問於仲尼曰常季孔子弟子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言魯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虛而往實而歸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illegible]所[illegible]然而有得矣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豈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不可見能使人心感之而自化成者邪是何人也是何等人品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夫子指王駘丘直後而未往耳我欲往見之特

之也將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若化物之自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爲命而解中迹也守其宗者不離素當之極也異而肝膽楚越者由方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也同而萬物皆一者猶妍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上所美則與物一矣也各是其所是則忘丹一是也夫因上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心視萬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然後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大同不知同之不足以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不能無天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

尚聖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如丘者且將師之況他人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豈特魯國丘將率天下之人皆師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音旺先生王勝也彼兀者猶勝於先生其與庸亦遠矣則與常人相去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不知其用心何如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此人也雖死生之大而此心不動不能使我隨之而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雖天地覆墜我亦不隨之而落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明乎真實無僞之理而不與外物同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主張萬化命於未始有物之始先而執其宗者也宗本也即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萬化異也即肝膽楚越也就異處觀則肝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爲膽膽不可爲肝猶之楚越自其

中知以下至於畏義莫不皆然此則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莫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也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者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忘其宜也都忘宜故無不任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

同者視之根宗即同也萬物皆一也從同處觀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既同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而遊心乎德之和不知所宜則渾合爲一無所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此得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illegible]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視喪其足猶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常季曰彼爲己彼之脩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不過以其知覺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常心耳物何爲最之哉是常心也衆人皆有之物何爲獨尊之哉最尊之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仲尼言彼守宗之心定心也故人莫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止水亦以止水定故也唯能止衆止定水

而亡哉彼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以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覩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蒂其心也彼爲己以其知者稱王駘未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者雖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者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雖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遇常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

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故受命於地則惟松柏獨存何者冬夏常青青是松柏所以獨異於衆木也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受命於天則惟舜獨正何者幸能正其所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舜所以獨異於衆人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此以松柏比舜以舜比王駘上而不動心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夫保始之驗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爲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故以一勇士而雄入於九陣之軍將求名而能自要音腰者而猶若是自要自信也彼勇力之士將求名而能守此一信者且能不變於死生若此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況守宗正性之人以無形司有形而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而府萬物直寄寓此於首身手足之六骸而以耳目爲象存焉不用其徵也豈不

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己哉惟止能止衆止者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也唯正猶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也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言聖人能正耶非爲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也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所謂遊於形骸之內者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假耳目也知與

能一死生而命物化一其智之所知而心固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不待擇日而自登道岸人則從是也而人自從之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彼何嘗以人之從不從爲季予正應上從遊之多意劉辰翁曰遂外也雖天地覆墜亦且與之相爲予立無假無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休疑獨曰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貳心存而不與形皆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朱得之曰彼爲己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得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此心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爲己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

畏死假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無時而非生非死之未當也寸而登假者以不失為非斷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取之耳其恬淡故全也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為事

申徒嘉 郭象曰我出子止則若並行也其明日又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己出子齊執政者當以執政自矜故直言子齊或使可足以明其不忍也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之處非計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是其在位而後物先也

申徒嘉安命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伯昏無人學

子產謂申徒嘉曰：古有道者之稱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羞與刖者並行，欲其相避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申徒嘉不見己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故不如其約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此二句述前日之言 今我將出，今我將辭師而出 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子可以止耶，抑未可以止耶，欲使必不並己也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見執政而不避 子產自謂也，而與我同出入 子齊執政乎？齊同也，則子與執政同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伯昏先生之門乃為德之所非位之所，豈知有執政如此哉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

與賢人處則無過言其事明師而聞否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若是形殘也言不自而欲任也若計子之德形殘之過多自狀其過以己為不當亡者衆也默然知過而以為塵垢若少也羿射者所及彀中相攻天下不免身與物同處自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而不中惟在命耳而區區各有其所過而不知命之故免乎之自以為巧多至不免則自恨其

後人者也，乃子自誇執政之貴，已後人貴我賤物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心鏡明則物欲之垢不得而昏之 止則不明也。鏡不明故也 久與賢人處則無過。大人久與賢人處則當無過失，今耳濡目染，當經過失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今子學於先生，將以廣大其見識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而猶淺彼若是，非過失而何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子既兀矣 猶與堯爭善，能縱能為善如堯乎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計子之德何不自顧省耶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嘉之曰若自述其過，則為吾足之不當亡者眾矣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陳己過而謂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雖然此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夫而忘形而也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趨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凡所遇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不知命而有斯矣而然不知命而然又知命然而反人之知命者形何者之怒而復索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我為能有反聊斯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

足遊乎天之說者也，惟有德者能之 遊於羿之彀中，夫天下之危機者，如人遊於羿之彀中 中央者，中地也；彀之中央乃羿所必中之地 然而不中者，命也。中央而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人以不幸而全我以不幸，而知命反以全足而咲吾，不全有命存焉，今天下不全足者眾矣 我怫然而怒；我始也怫然而怒，是其見猶未定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既而遊先生之門，則廢然自廢其形而反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吾與先生遊十九年，忘形而未嘗知吾兀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今吾與子同德遊於形骸之內 而子乃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乃以形交而索我於形骸，夫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後人，不亦過乎 子產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物豈不過哉子產乃悔過悟則所其多言也

蹵然改容更貌曰：於是子產改容稱謝曰 子無乃稱！子無乃善稱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

褚伯秀曰：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若無感於外也。子產矜位而卸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亡者眾，不當存者寡，此足申徒論足之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己也；廢然而反，己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己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形骸之可索哉。

魯有兀者 郭象曰踵頻也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之斯自生矣而爲者也若乃忘其

叔山無趾善全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見，繼見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子不謹於前 既犯患若是矣，既犯刖患矣 雖今來何及矣！

自生謹而行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吾處於外以於內而手足致傷於外也猶有尊足者存言則一足未足以貽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安知夫子之猶若是者言其不達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彼何賓賓以學子爲者怪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雖今悔之何及 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人生理本自然吾惟不因仍然不知務全之道却矜謹之便忘其仍生故曰輕用其身益仲尼以謹爲重無趾以謹爲輕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今吾猶有尊足若存紛則一足未足夫天無不爲其德吾是以務大務重任自生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自覆自載何等自然 吾以夫子爲天地 吾以夫子爲能任天 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安知夫子尚猶矜重不及天地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 丘之陋矣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胡不入見老聃乎請以所聞質正之 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子勉弟子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 彼兀者猶務學以補前知 而況全德之人乎 而況全德之人知務學其裨益不亦多乎 無趾 自矜重而行之不

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 孔丘其未聞至人之論耶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彼何賓賓然恭敬以學於子爲也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 彼且汲汲求以非常之名聞於世 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不知至人反以名爲累桎梏者名之累也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何不直使以死生是非混合爲一而以是解其好名之累庶幾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天罰之不安可解之以道孰能解之哉 座西星曰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放求務全之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尘耳夫子却說以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也一等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求人裨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

之名孰能解之哉或名者影彩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遣而性命可全矣

人其猶未耶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爲也彼且方以善救惡爲己之桎梏乃名至人所不爲也以是爲之人乃或有之一善桎梏乃名手足本無之物至彼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乃見其所名本幻異常故欲人至彼桎梏無必聖人無所見其名之異必以解其生人無己須反其行名者不可爲一貫然後可同歸於一條以一貫爲以一條以可爲可不爲一之始有生無名而可一切始爲一死生可解者以死生爲一條而始得名是名非名是非二法門也爲幻本未無名是若何得名非名是非善惡二法門可皆是法善惡名者爲一始有生亦名者非是名非是非善惡之法直是不解粘去縛謂本來無物何以刑之人常而不可解何也天刑之云云而成器自易如此安言可性成之刑者天刑也根自足大則此言何可解之人也刑者天刑之李光縉曰足乃亦大抵何使之桎梏者乃生也成形之侯其補也所非之道何之於補生也也無是名其所非之道何名之非名是則無名則非非可無是非一名則有名無是非可一名一切名一貫又觀所謂一名也莫若若非莫若去名之說也故有名無生齊可不可一致一貫亦觀所去一名之說也

曰德充 充符

魯哀公第二節 郭象曰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招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也雌雄合乎前者才全者故物無害也物攸人獸不亂群鳥獸不亂行而爲萬物之靈也固然而後應者體不足以於物也聖人辭亦辭於而辭爲人之所食於死母者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爲體而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天驗而全故全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爲也

仲尼與哀公論駘它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醜貌之人有醜 姓哀名駘它者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 足以係丈夫之思 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 足以係婦人之思此即所謂婦人女子亦知有司馬君實之意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 不唱常和言其無所作爲也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無貴權以利濟乎人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無富厚之祿以飽人之腹望如月之望飽滿圓足之義 又以惡駭天下 又貌醜可驚駭 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 不見其能首事 不見其有遠略 且而雌雄合

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害尚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翣者武所資也戰先則無武翣將安施所愛屨者爲足故耳刖者之屨何爲愛之無其本故也屨以足武爲本也不翦不穿全其形也不得從使恐傷其形也揉擇嬪御及蒸鬻新娶本以形好爲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同貞女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褚伯秀曰雌雄之義或以爲禽獸有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說[illegible]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與婦人願爲妾之云則雌雄合乎前后乎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不以翣資無飾從翣絕句翣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衞也若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翣明堂位云周之璧翣鄭氏注天子八翣皆戴圭重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據此則古者棺通用翣非特爲飾武設也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衣飾以柳翣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爲飾也若

乎前然而天下之人雌雄皆合乎前而未嘗唱成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必有獨異處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異貌果醜而可驚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又與寡人處尚未及一月寡人即有意向慕之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尚未及年而寡人即深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以國未有宰寡人欲授之以國政而任之爲宰悶然而應彼乃無意而答氾而若辭氾然無係著而若有辭避之意寡人醜乎卒授之國寡人愧其不彼若卒授之以國政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曾無幾時辭寡人而去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寡人憂焉若失左右手若無與樂是國也若無人可與共享此國之樂也是何人者也是何等人能使人愛戀若此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以使楚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㹠子豕子也㹠子始乳於死母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眴若驚貌少時馬驚而走不見己焉爾以爲不見己身猶生時不得類焉爾以爲不類生時之形耳所愛其母者然卒棄其母者非愛其形也形似矣而生形不存馬非能使之愛也愛使其形者也皆愛使其形之神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扇也武所資也戰死則無武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所愛屨者爲足故刖者則無足皆無其本矣翣屨以足武爲本者皆無其本故也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新娶者無役禮記有之不得役之恐傷其形也形全猶足以爲爾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況全德之人乎而況全其德者乎今哀

戰而死則[illegible]無何有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全歸何用飾物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㹠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譬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

焦竑曰望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倡不見其能有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專營也雖位才親衆皆歸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是何人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㹠子之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母愛以使其形者爲本戰以武爲本行以足爲本宗駘它所以行而見任之而見愛者有本故耳才卽孟子降才之才才未全者率喜于內德才全則德內足矣形之于何謂節

焦竑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雖其變若徒然求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得故謂之命也苟知其始所以爲之者則獨何能無樂然今其變雖日夜遷移了無停息而其所始卽智者莫能求之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而又何至滑吾之太和于吾之靈府也取兌如老子塞其兌之兌和豫通而不失于兌卽與物爲春

駘它未言而信卽上不唱常和之意無功而親卽上無位以下六句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以卽上國無宰數句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是必才之得於天者全而德之處於己者在內而不在外者也

陸西星曰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卹憂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夫子設喻以對言㹠子乳於死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爲母已死不見其形已非也形之偶不類焉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愛而戰死不資翣刖屨無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者有其本者斯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愛而可用者蓋必有在矣又復設喻天子之御以不翦爪不穿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全其形不如是不足以垂至尊之眷形全猶不可穿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況於全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愛而可用者於焉取諸其中矣然則它也是則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卽孟子所謂降

才之才自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己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數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仲尼與哀公論才德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此十六者皆人事是事之變命之行也皆變之變與天運相爲流行日夜相代乎前日夜相更迭於日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求他雖有智者亦不能求其始故不足以滑和此才之全不可入於靈府人視之皆不動心故不足以汨其自然之和不可入於靈明之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之自然和悅流而復不失其和無處而不樂也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使之日夜無隙外物不能投其隙而有與物皆春之趣無

時而不樂也。必時，猶時中之時。故曰生時於心。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心是隨所應接而生，不偏不滯，無意無□。是之謂才全。此便是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德不形？哀公問也。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為法也，法，準則也。其所以萬物畫準則者，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玄鑒洞照，以水能內保其明，外不搖蕩，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者，成和之脩也。水之平猶德之和也，是和之脩也。脩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和。氣之物物，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不形者，言其沖和之氣，物物不能離，非一端可名，故德不形而無迹可見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執國之柄而憂民之死，其愛民如此。吾自以為至通矣。吾自以為其德至矣。今吾聞至人之言，至人指夫子。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恐吾無君德之實，不能脩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不敢律以君臣之禮，以德友之而已矣。

陸西星曰：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一，而不分，不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於滑和者，不可以入於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若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郤若不受而遂之，一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郤，無郤則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兌郤也，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郤。與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而生者，自然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運之自然，適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感，使是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停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不能離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

聖人心有天遊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闉跂，曲背也。支離，傴僂也。無脤，缺脣也。既傴曲而又缺脣，醜之甚也。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細脰長頸也。肩肩，細長之貌。全人則頸細而長也。甕㼜大癭說齊桓公，甕㼜大癭之狀，項瘤也。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見前。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夫二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反視全人之不如者，何也？愛其德而忘其形也。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人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人則不忘其形而忘其德。此謂誠忘。此知有形不知有德，乃真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聖人遊於自得之場而心有天遊。而知為孽，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約為膠，以約誓為膠固而不用。德為接，以德惠為接而不貴。工為商，應工為商之技，能為行貨而不居。聖人不謀，惡用知？何思何慮，聖人之心無思無為，其自然而已，惡用知。不斲，惡用膠？未斲質任自然而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渾然全具無喪也，而惡有於德。不貨，惡用商？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惡用商。四者，天鬻也。蓋有所用則人也，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天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鬻也者，天食也。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聖人既食

至也有人之形者謂
其形狀若人也無人
之情者猶言槁木之
枝也謷於人者頑然
辟分自然之道也是
非不得於身者無情
故浩然無不任無不
任者有情之所未能
也故形貌若人而獨
成其天也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者言人之
生也非情之所生也
生之所知皆情之所
知哉故有情於爲離
曠而弗能也無離曠
以無情而聰明矣有
情於爲賢聖而弗能
也然賢聖以無情而
賢聖矣豈直賢聖絶
遠而離曠難慕哉雖
下愚聾瞽及雞鳴犬
吠豈有情於爲之亦
終不能也不問遠之
與近雖去己一分秒

於天矣又惡用乎人爲也
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
李光縉曰無脤無脣也大癭項瘤也以德長而足
美于二君形有所忘也形短者能使人心忘己矣
忘則必有惡厲之嫌德長者能使人不忘己若不
忘則必有矜伐之病故不亡其所忘而亡其所不
忘乃爲誠忘誠忘者聖人所遊也不謀不利何用
知不斲性情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貨何用
商已上四者皆天然而養者也蛣蜣轉丸之類
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龍鳳虎松柏爲蘿不斲之
膠也禽獸林藪魚鱉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
各各生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

勿以好惡傷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形無情所謂望之似木雞也）有人之形故群於人（有形故群於人類而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則超出於是非之外而是非無與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而小爲於人者有情故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大而與天爲徒者無情故也以上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故惠子因而問之）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故如則故而已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天與之形（六尺之體空竅無殊者天與之其實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惡得不謂之人（自道中天中來者尚得不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然）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此非吾所謂無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常因自然之理而不求益於所生之外也益生謂以人爲參之）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卻說人之有身自益生中來蓋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

顛之際終莫之得也
是以觀之萬物反取
諸身耳目不能以易
任成功手足不能以
代司致業故嬰兒之
始生也不以目求乳
不以耳何明不以足
操物不以手求行皆
百骸無定形貌無
表主而專由情以御
之哉既謂之人惡得
無情者未解形貌之
非情也是非吾所謂
情者以是非爲情則
無足與非無好無惡
者雖有形貌直是人
耳情將安寄哉情者
之人不以好惡傷其
身直任當而直前者
非情也常因自然而
不益生者止於當也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者未明生之自生理
之自足也莊子又謂

生理已自足於形貌
之中但任之則身存
好惡之情非所以益
生祇足以傷身以其
生之有分也夫神不
休於性分之內則外
矣精不止於自生之
場則勞矣故行則倚
樹而吟坐則據槁而
瞑言有情者之自困
也天選子之形以堅白
鳴言凡子所爲外神
勞精倚樹據梧且吟
且瞑此之所謂情
也稽云天選子天情
若非情之所生而
忽其茫然雖萬物爲
云爲趣舍無傷無情
出來又何形情於其
間哉
呂吉甫曰無脤大癭
以德長而形忘于二
君形有所忘也人不
知存其神是所忘復

而生於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莊子不與之辯知以正之）今子外乎子（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完足於本是中無以好惡傷之）之神（神不休也）勞乎子之精（精不定也）倚樹而吟（倚行之也）據槁梧而瞑（據枯木以爲几而瞑坐之疲也）天選子之形（選授也天授子之形本無不足）子以堅白鳴（子乃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辯曉曉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非益生而何）

呂吉甫曰群于人則遊乎世俗是非不得于身則體乎天均得其小者屬于人大者屬于天也貌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王所以爲人者足矣奚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于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

于視聽思慮是所不
忘不忘其所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寘忘則聖人之所遊
非特形有所忘而已
物不得遯而皆存是
遊非本於也以知爲孽
也若欲者以知爲孽
膠所以約散也以約爲
爲德所以繕性德以
工爲商非所以爲容
也聖人不謀惡用知
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得不貨惡用商四
者天鬻也有形無情
望之似木雞矣一尺
之面容貌不同者道
與之也六尺之體空
竅無殊者天與之也
皆非情之所有天任
子之形者豈有情哉
哈醒而自生耳今子
有人之形與衆無別
而彼以堅白同異之

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體乃據梧以求靜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爲使形爲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李光縉曰人皆欲有益而不知益之爲損人皆欲有餘而不知有餘之爲無用故多言損氣多欲損精多思損神多技損心多聽損聰多視損明病生於不知足耳道貴日減不貴日增老氏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正此意也無益生之旨精哉

內篇大宗師第六

真人乃有真知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爲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知天之所爲又知人之所爲斯其至矣）知天之所爲者（何謂知天之所爲）天而生也（不悅生不惡死任其自然天而生也）知人之所

[illegible]而自謂[illegible]之命何得不存哉

知天二節，郭象曰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

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illegible]眞聖矣哉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也

爲者何謂知之所爲人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其可知之理養其未知之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不可知之天年而不後從以傷生斯得爲知之盛矣雖然有患雖然生非養之所可得以智養

生終有患當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所待而後知其當否智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有知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若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以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

而後有真知必真人乃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且有真人

陸西星曰何謂知天之所爲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之所爲知人亦未始不爲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爲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知養

其所不知如人之年壽修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涯從容以俟之其意不妄有作爲至於中道夭折則是裨益於有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外既不能然有所待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謂之知乎雖然知有所患後當當謂知其當不我今說他爲知之盛何以待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然後見得是盛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爲知之盛今吾見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未得然他見知得言所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所待者天定也非人定所未人若非天乎蓋善終者天也天者人也此謂天人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者則天未定言未定人乎天人必有事之謂知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必待其人乃爲真

真人任乎其天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真人者而順其自然者也知天之所爲不逆寡寡薄

人之所知有限故所知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知[illegible]

先不[illegible]而[illegible]自[illegible]前而[illegible]以[illegible]

也知我之適遭其淳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也不雄成成全也雖誇成我之所取之厚也以承之而不誇之不謨士謨謀也士事也知成之有數也故不謀若然者過而弗悔知失之有命故不以事之失爲悔當而不自得也知得之有命故不以事之成自多若然者若然則彼之天定矣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天定者物不得而累之故不慄不濡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嘻如此是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是其心能造於道也故神定而無憂無慮至人深定所謂至人無夢也寢不夢其覺無憂心無妄念而無憂其食不甘無貪愛之念則無分別故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深於其根故息深息常歸於內故其息深深接爲構也而以心鬬也眞人之息以踵根者人之根也踵即根也真人心氣相依神氣相守故其息以踵深根故其息深深衆人之息大中極心氣所歸所謂玄牝之門也

以喉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心無定見所以易屈服於人其應對言語只在喉舌間支吾調弄吞不下吐不出故其嗌言若哇哇也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凡人形生神發皆天機所得所養者自是沈機不露湛乎若淵惟多欲之人易爲物誘說言視聽皆浮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只是從生死變化爲一即此意不脫生死以下七字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出生也入死也訢喜也距逆也其出不以爲喜其入不以爲逆造化也往翛然而來而已矣翛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知其始自未始有始不求其所終其終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則不必更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忘而復之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全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是之謂道無生死而

也所根深然後反一無欲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不知悅生惡死皆與化往而不訢不詘泰然而任之也倏然往來若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終始變化皆合之於自然忘其而循探求其始終之理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則天理滅矣與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呂吉甫曰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吾之爲而人

心亦不爲生死所變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損者不斷頂顙之意 不以人助天 天有命人力無所加不以人力求益於有生之外 是之謂眞人 此眞人之所以異於衆人也

李光縉曰何謂眞人以下正言其知天所爲處三言古之眞人言其能無心於物得失不干於己故其息深深故能無生死終始出入任乎其天三段大抵皆無待而無常無知而無弗知之眞人惟有眞知乃能拃其順以待少故不逆寡守其雖而若缺故不雖成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不眞士眞人如此安有于過一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于物也無心于物則得喪物不遷而物亦不傷之矣故不慄不濡不熱登假升也眞人之以眞知而升於道也若此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眞人無識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接口以心開故有煩惱妄想發苦身心眞人無妄故其覺無憂味乃有塵慮塵慮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眞人不塵慮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隨之而有淺深眞人性定於內故息息常歸於其根踵即根也身以足爲踵息

無爲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助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言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其年而不中天也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眞而待以爲當所待而未定也則安知吾所謂之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眞人有眞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于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違則不免于雄成也謀則合同則不免于謀士也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眞

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所謂命蒂是也踵息之說乃玄家專氣之要訣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故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與俱躁故曰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息喉之喻也天機即息也若欲深者其天機淺所以息喉之故也言衆人之息淺以見眞人之息深也嗌咽也哇吐也息喉者若屈服的其言只在喉舌間支吾謂乎此無他衆人多嗜欲欲既深而天機淺也欲其息以踵得乎然則眞人之息深其以無欲可知矣故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喜生將不惑也忘死時不知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則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矣如此則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而實悅與惡之有心捐道者心一有所變即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者即老氏所謂彼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于有生之外者也而其人不然則知晞生死求出離偏爲第二義也

眞人自適其適

人有勢純索而無我則雖道不得不過何物之存雖當也不得不當何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也得避患水火亦我所爲也將進於其知同其道而與人眞知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若然者 郭象曰所居而安爲志故物雖行而無傷於靜也天下之貌似秋殺物非爲威也似春生物非爲仁也喜怒通四時其容有心然而一貌不設之不于喜怒而物者亡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也其用兵

若然者此等之人其心志如終如一心有主也志者不可奪之謂其容寂靜之篤萬感不敢挑也其顙頯頯大也寬平無慘蹙也淒然如秋淒滄也味冷煖然如春和也神氣沖和喜怒通四時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於其心者也極止之處故聖人之用兵也既曰喜怒通四時則喜怒之而不然利之而不怒者固有其殺不之得已而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心不怒而亡之國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恩利在萬世而被其澤者忘其恩蓋無處物無心則其澤無恩者然矣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此下機切賢者以形容眞人之不可及通物之窮通而樂於使物各得其所若不任物之窮通而樂於使物各得其所則有心矣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有親則有心無親跡所以爲聖人矣天時非賢也順時而動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非也利害不通

也用人心之所欣然而已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此聖人無私也眞者參寒而物自通非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非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遠害則傷德累眞者爲上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行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斯皆舍己狗人殉彼傷我者也 呂吉甫曰其心志者

非君子也 就利避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爲一則不得謂之君子 行名失己非士也 學求諸己非爲名也故行名者不足謂之士 亡身不眞非役人也 眞自然也喪其實以喪其身而不知其自然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狐不偕以下共八人 是役人之役 是皆事人之事 適人之適 樂人之樂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爲其人多其名爲少終於殆辱而不自得者也此眞人所以難及也

李光縉曰若然者指上文眞人若然則何適而非適乎自適而已其心志者終始不變也容寂則顙疑不動顙頯則反朴無態淒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德而與物宜也已罔而不大人心無心于喜怒之也萬物不爲愛吾無心于愛之也數句皆形容眞人之自適其適處樂通物五句以起亡身不眞句狐不偕務光之徒正所謂亡身不眞者也聖人無不

思[illegible]則神 澤下[illegible]則反[illegible] 無[illegible]然似秋非有 所[illegible]然似春非有 所[illegible]四時則 同乎天和所以與物 宜也以國而不失人 心吾無心于惡之也 澤萬世不為愛吾無 心下愛之也其于物 也因其自適其于仁 也天下兼忘其于時 也行義在我因而不 失其所守者君子所 守[illegible]乎凡民者上也 忘[illegible]遺死生若役 人也故自堅人仁賢 以至役人[illegible] 賤之不同[illegible]行所 謂真然後足以[illegible] 名若狐不偕務光之 徒皆役人之役而不 自適其適者也唯無 所為而為之乃所以

適樂通物非聖矣仁人無不親有親非仁矣[illegible]人
時宜在我天時非賢矣君子通乎利害不通非君子矣
子於士之學以為己行名失己非士矣由是觀之
亡身不真非役人矣真者天也真人之真知是真也
得是眞者超凡入聖出生入死不訢不距脩性以
來天而非人故曰役人務光辭國以自沉或麻[illegible]
馬而餓死箕子被髮以諫因之胥餘夷而浮江申
徒狄負石而入河數子特役人之役適人之適以
至于亡其亡身可謂眞乎故有得於眞死而不亡
無得於眞死而亡亡惟眞人能自適適亦惟眞人
能無亡亡

眞人適而無適

古之眞人所舉古之眞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義而不朋狀容也以義與
人而非黨乎人若不足而不承謙然若不足而非自卑以承乎人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與容與也觚德之隅也有德之隅而無圭角張乎其虛而不

自有其適也 古之節 郭象曰義 而不朋與物同宜而 非朋黨也沖虛無餘 若不足也下之而無 不上若不足而不承 也觚而不堅常遊於 獨而非固守也虛而 不華曠然無懷乃至 於實也邴邴似喜至 人無喜暢然和適故 似喜也崔乎不得已 者動靜行止常居必 然之極也滀乎進者 不以物傷己也與乎 止者無所稱也厲乎 似世者至人無厲與 世同行故若厲也謷 乎未可制者高放而 自得也連乎似好閉 者綿邈深遠莫見其 門也悗乎忘言者不 識不知而天機自發 也刑者治之體而非

華也張舒暢之貌虛之德而不浮華邴邴乎其似喜乎邴邴喜貌似喜而不
喜崔乎其不得已乎崔動也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哀乎驗它閃然而後應
之意滀乎進我色也滀聚也進我色然者容色日見其充粹也即晬然見於面而意見與乎
止我德也與乎自得之貌色見其進而德則日見其止即止於至善之止言其所而不
遷也厲乎其似世乎與世之厲然不可犯然亦世人同也故曰似世謷乎其未
可制也謷乎其大而無所屈於世故曰不可制連乎其似好閉也未言
似不欲言連乎其似好之閉而機緘不可測也連檢括之義而悗乎忘其言也悗又其言亦無
不言悗乎其志言而聲音不可求也悗俯下之貌以刑為體以刑之上為主故以
禮為翼故禮以經綸萬端之為附以知為時以知為時相時而動而以德為
循循德而行登假於道而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身為律威而不猛

實死[illegible]之[illegible]自行 而[illegible]則知者時之 [illegible]我嘗德者彼 所循而非我作以刑 為體者任治之自然 禮殺而宜也以禮為 翼者順時之所行故 無不行也天高下相 受不可逆之流也小 大相群不得已之勢 也曠然無情群知之 府也承百流之會居 師人之極者奚為哉 任時世之知委必然 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在者所以系也以性 言之則性之本也夫 物各有足足於本也 付群德之自循斯與 有足者至於本也本 至而理盡矣凡此皆 自彼而成之不在 己則雖處萬機之極 而常閒暇自適忽然

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人道而行於世也禁和謙退所以輔翼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不明乎用智則用智得已而應事也以德
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循乎自然行而未始與人之有足以
至於丘山者也丘小山也同而人眞以為勤行者也此皆自然而然不必勤勞
其心而行亦自至而人之大迷眞以為至人之勤行者也
李光縉曰此一段又以眞人之自適其適者舉其
狀而極言形容之狀者似然而不必然之謂也義
而不朋似與而非與若不足而不承似下而非下
觚而不堅似方而非方虛而不華似文而非文爾
乎喜崔乎不得已似喜事而非喜事滀乎進與乎
止似飾貌而非飾貌厲乎謷乎連乎似有為而去
有為悗乎忘其言似有言而大有言曰損曰
綽乎其殺似體刑而無刑以護為行曰行於世似
翼禮而無禮道而後應曰不得已於事似時知而
無知登假於道用而不動以循德而無循德眞人

不當事之經身怪然 不議言之在己而人 之大迷眞謂至人之 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 郭象曰常 無心而順彼故好與 不好所善所惡與彼 無二也其一也天徒 也其不一也人徒也 夫眞人者天人均彼 我不以其一異乎不 一無有不一者天也 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眞人同天人齊萬致 萬致不相非天人不 相勝故曠然無不一 冥然無不任而玄同 彼我也其有夜旦之 常天之道也故知死 生者命之極非妄然 也若夜旦耳奚所係 哉眞人在晝得晝在 夜得夜以死生為晝

之不可執泥想像如此所謂適而無適者也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弁之丘與具
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

死生兩忘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
悅也不好即惡好之也一則不惡死矣悅生矣惡之也一則不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皆不出乎其造化自然之外故曰其一也其不一也一
一與天為徒人能以好惡為同則天者也故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
徒若以好惡為異則知人不知天者故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以人勝天
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是之謂眞人眞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
也所謂兩者皆歸於玄也同無分於天人但死生命也夫人悅生惡死而不知死生有命
循其自然而已其有

而皆有所不得與人之小蔑不得而愛矣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寒暑猶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直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違豈直君命而已哉故說以濡魚之喻數其不足而相濟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與皆生於不足至足皆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呂吉甫曰天物觀其

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死生如旦之必夜雖能免得顧自有天命一毫人力不得與也皆物之情也情實也此皆有實理主張其間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然人特知父而不知道之為大宗師彼特以天為父念其寄體之身而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而況道之為卓超形氣而卓然獨存者奈何勿愛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人特以天之所子為愈於己敬其代天之身而猶徇之而況其眞乎而況道之為眞君不假於物而自然者奈何勿徇泉涸魚相與處於陸大人不能離道如魚之有水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相呴音煦以濕相濡以沫呴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雖其相呴相濡徒勞形耳不如相忘於江湖不如相與忘於江湖之為得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堯固當譽桀固當毀然以道而觀則無堯無桀無毀無譽與其分別於此不如

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于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于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為一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猶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為徒眞藏于密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為而為者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有何為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為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

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李光縉曰雖然眞人之所為眞知者只是無悅生無惡死而已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好之也一則無好矣弗好之也一則無惡矣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而何好何弗一好之有眞人無心好惡所以一也眞人抱一不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畢竟不一亦一總歸自然天亦天矣故曰天與人不相勝是之謂眞人夫人有生必有死如旦之必夜誰能免得顧其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何是一毫人力與不得他有箇實理主張其間故曰物之情情實也此箇實理在未始有生死之先所謂眞與卓也眞即眞人眞知之眞卓則超形氣獨存者是也人特以天為吾所自出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也身猶死之況其眞君者乎苟知其眞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人之不能離乎眞與卓猶魚之

有以為愈乎己身猶死之而況其眞君者知其眞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化命之源涸處乎人偽之陸而呴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于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不能離乎泉也泉涸則魚離水而陸處雖相濡沫徒勞形耳孰若相忘於江湖人一離乎道於人偽之陸而呴濡以仁義之濕沫是非毀譽紛然並起則何如相忘于道術而不知死生聚散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亦無不同也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聖人以道存身

夫大塊載我以形此言不惟毀譽當忘至於死生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大塊天地也大地以形為我載而稟受我勞我以生以生為我勞而曲成我佚我以老以老為我佚而曼衍我息我以死以死為我息歸根復命我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能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便是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生死雖不一而一者未嘗不一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

大塊郭象曰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何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方言生死變

化之不可逃故先察無遯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何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

矣人苟悅生惡死有心於藏匿則雖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解夜半之時有力者負不知山亦可移舟亦可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有力指造化物負之而走失也喻人之為計雖密亦有不得自由者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夫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藏小於大雖得其宜猶有所失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若夫死生壽夭一付之自然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則無所遯矣是恒物之大情也是萬物眞實之理常如此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今人但謂形可永固一得人身便生喜而藏此身於安富尊榮之中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自以為能食能不能富能貧能妾能窮能下萬化未有窮極其樂不可勝計不知命不可保有力者亦能負之而走可謂之固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

是不能遯也無所藏而物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而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隨天地合變化皆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慮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本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于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亡則何時而非存哉人自爲於

皆存。故此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遯，聖人亦與之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存則無老無夭無始無終，於內者之中而皆爾之，曰善。此人猶效之，夫善猶足以師人，而人猶效法師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況道也者，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其爲天下之所宗，不亦宜乎。

李光縉曰：夫人以生爲悅，以死爲惡，殊不知其形生也勞苦，生何足悅；其老死也佚息，死何足惡。故其生其死，惟任大塊之自然而已，兩忘而化於道。傳是善吾生，便是善吾死，不善生而怖死求生於生，以身存身，欲其無遯，惡可得乎！大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所謂固矣，然山亦可移，舟亦可解，不若然玄冥所謂亂山崩地折，并其澤與壑而渾沌於不可知之所，要見有壑中之舟、澤中之山乎？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有力指造化也，夜半喻冥而莫之知也。藏小於大，雖有宜，猶有所遯，況以有而不得其生而藏無所得乎。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遯其所遯，乃是物之宇宙。

百年之內不善少而不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況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其爲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illegible]

大情。天下大也，藏天下於一天下，以大藏大也，總足爲無所藏竟，故曰大情。人特一犯人之形，遂以身爲我，固悅生自喜，一有喜生之心，形雖有涯而知無涯，挾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生益身，千變萬化，安所底止，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極，實樞潛運，倏乎往，形隨貧之而去，可謂固邪？何者藏有必遯也。惟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物不得遯焉，任其無心之遇，然遊觀無往不存，此是而遊于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乎！故善夭善老善始善終，夫聖人以道存身者也，猶稱之曰善，而人猶效之，況道爲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道無始終而一萬化，故化生萬物，物係焉，萬化故化待焉。

得道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爲；有常無之信，故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

[illegible]

狀。自本自根，物皆有本根，自本自根，道則自古未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神鬼神帝，鬼神帝猶易經帝出乎震之帝，果之與帝必得此道而後神。生天生地，此天道之與地亦必得此道而後生。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太極之先即無極也。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六極六合也，六極之下即佛書所謂風輪持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總上四句皆。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狶韋古帝名，挈提挈乾坤也。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取而有之。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維斗北斗也，不忒不差其度也。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不息不晦其明也。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堪坏崑崙山神。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水神。肩吾得之以處太山，肩吾太山之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黃帝得道飛昇。顓頊得之以處玄宮，顓頊帝玄宮北方宮，月令曰其帝顓頊是也。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禺強北方之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少廣神仙之宮，入莫知此文法也。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彭祖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傅說之精，東維箕尾星名。

陸西星曰：何謂有情有信？有欲以觀其微之謂情，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一字，要爲闕竅，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故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得見也。既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

[illegible]

[illegible]上升之事玄宮北方之宮所合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強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豹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水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傅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爲天漢津之東維

南伯遂 郭象曰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物道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外生則御道之也

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爲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以爲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爲日月星斗山川仙眞賢聖不得不可以爲仙眞賢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此段屬辭比事更覺奇特

聞道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子葵女偊皆寓言）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年長而有嬰兒之色如今修煉家所謂童顏是也）曰吾聞道矣（此聞乃朝聞道之聞非泛泛聽聞而已）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蓋道不易聞尤不易傳）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

十經精解三卷　莊子大宗師六　三十三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是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有是才力而資藉運量以成吾道也）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唯卜梁倚有其才無其道故吾亦欲以漸而教之庶幾由粗以至精果爲聖人焉耳）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不然以吾聖人之道告彼聖人之才何難之有）吾猶守而告之（然道實未可輕與也故吾猶必有待而後告之守待也）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彼乃漸悟漸徹三日而後能忘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待之七日而後能忘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待之九日而後能忘我）（外生忘我也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只是守之多日而後告之）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者人不見而已獨見

階[illegible]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與卒名九重而後疑始傳之也陸西星曰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只一日也忘形死心而生殺生也而不死故不肆欲所以生生生而不生將送也攖寧也副墨洛誦假文章之名瞻明聶許假視見之名需役於謳則小大歌謠之名玄冥若參寥嘯述疑之始則玄之又玄矣陸西星曰上既言得道此則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外天下與物何異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疏而物親故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外生難外生者

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見獨則與獨俱往故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無悅生惡死故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illegible]入於不死故雖殺之而不爲死）生生者不生（既入於不生故雖生之而不爲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將迎成毀順其自然更無意必）其名爲攖寧（若然者其名謂之攖寧攖拂亂也寧定也）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後自解曰攖寧也者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後見其寧定乃成此名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是道也惡乎聞之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則言爲正而書之墨爲副也故曰副墨）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者苟循紛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瞻明聞之聶許

十經精解三卷　莊子大宗師六　三十四

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獨者與物無對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去來可以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下將迎成毀與攖爲指世人心遊其間一心欲將一心迎之一心毀之一心成之生滅憧憧無有了歇其有不惑者又欲除而去之除之不得欲之心亦一戰也惡能入于不死不生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爲攖寧攖寧者擾而後成

聶許目聶而心許之也）聶許聞之需役（需待也耳有聽手有書皆待役於主人者）需役聞之於謳（於嗟嘆也嗟嘆其美言之不足而咏歌之也）於謳聞之玄冥（玄冥有氣之始）玄冥聞之參寥（參寥無名之始）參寥聞之疑始（疑始無始之始此意蓋謂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所自有也）

李光縉曰卜梁倚有其才無其道故守而告之守待也告告以道也守者坐定之意三日七日九日俟其漸忘之意天下對物天下遠而物近物對生物外而我內外天下至外生總物而忘我也外生則不貪生胸中無障蔽故朝徹朝徹者一朗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見獨者人不見而已獨見也自了自悟之意見獨則與獨俱往故無古今無係生惡死故入於不生不死將迎成毀雖皆攖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大定此便是不隨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竟蓋如此非與共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后能成成此名也道以灑

者也請于世人提之中而成大宛此則不擴之相而成貴賴覺與獻聶驗性以求成者同于於謳墨也洛誦言也瞻明親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亦冥然參寥亦廓然疑始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讀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明徹而獨見者也

子祀節　陸西星曰大道無死生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者乃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議論所謂以死生爲一條者惡足惡死子輿口亡也子何惡哉假使造

之爲正則文墨所論乃其副墨洛誦謂綿洛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於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躡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如耳有聽手有書之類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聽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

子輿死生無變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四人相與議論皆莊子寓言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曰孰能以無爲首。人自未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爲首以生爲脊。從無入有是故有也者故以生爲脊以死爲尻。造化息我以死以死爲尻尻尾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有能知死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故可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莫逆於心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問其疾曰偉哉夫造物者。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乎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爲此拘拘曲僂發背。曲僂曲背貌發背瘡也上有五管。五管瘡之發處也頤隱於齊。頤下而隱於臍齊與臍同肩高於頂。肩聳而高於頂句贅指天。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陰陽之氣有沴。音在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沴其心閒而無事。心閒而無事不以病爲憂也跰躃而鑑于井曰。跰躃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井見其狀之傴僂又自嘆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言汝惡此子祀問之也曰亡。無此意也予何惡。予何所惡哉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假使也浸漸也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左臂化而爲

物初浸漫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適故爲雞則求時夜爲彈則求鴞炙爲輪則予以神爲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死生無變於己之意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即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自解者爲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莊子篇主意只一死生就知

人生天地間只爲悅生惡死作出多少有爲之法念念相續以至汲汲惶惶若海不能自脫故此重重發出死生一條道理欲人猛將此箇說生說死念頭一刀斬斷直下安時處順聽其自然便可以還造化識此竅者三十三篇莊子儘可置之空虛無用之地不消山野爲添注腳矣

郭象曰沴陵亂也天任自然之妄者無差也與物嗟耳若漸也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隨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縣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

雞。予因以求時夜。則予因而用之以求時夜而報曉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右臂化而爲彈予因以求鴞炙。予因而用之以求鴞鳥而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又假使造物漸漸而化予之尻以爲輪化予之神以爲馬予因而乘之。予因而乘之以遊於無人之野豈更駕哉。豈更俟駕而後行哉且夫得者時也。生而存者亦適來之時失者順也。死而亡者亦適去之順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謂縣解也。縣解其心無所係着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苟有所係着而不能自釋者則是爲物所累纏綿固結於心而不可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且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哉

李光縉曰上段言聞道則入於不生不死此下寓言皆發明其死生無變之意首脊尻只是首尾終始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生不死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跰躃而不害于鑑井跰躃病不能行貌鑑井者反照于性之譬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衆不能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又何惡之哉

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未得之曰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

子來節　郭象曰死生猶晝夜耳於理當然不顧人之私特化而已無爲戀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死生猶晝夜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横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耳其死之速由于我悍非死之

子來死生無變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喘喘氣之喘息不定貌其妻

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爲彼善吾生善吾死理當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踴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成然寐蘧然覺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也呂吉甫曰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爲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所賤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

而泣之。妻子不知死生無變之理故以私愛泣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叱妻子而避之母以哭驚怛將化者之人 倚其戶與之語曰。下此倚戶二字便見消洒不拘氣象 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不知造物又將汝化做甚麼 將奚以汝適。又將汝往那裏去也 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鼠肝蟲臂至小之物言豈將以汝化爲至小之物乎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陰陽即吾人之大父母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生之去死猶晝之去夜甚相近彼近吾於死而我不能順其自然 我則悍矣。乃我自爲悍逆 彼何罪焉。彼謂死也悍非罪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註見前聖人以道存身節 今大

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爲奚以汝適稅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爲不祥人之願爲人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爲鑪冶則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成然寐蘧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寐寤之從容不爲之變也褚伯秀曰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鑄金之喻蓋處常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甚屬係念萬[illegible]之金亦欲以異而鍱鑄不可必得而是以至人以天地爲大鑪造化爲冶爲化無極吾

冶鑄金。大冶鑄金之匠 金踴躍曰。我必且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爲怪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今我於百物中必欲爲人 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則造化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寧不以予爲不祥人哉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惟付陶鑄於天地造物之自然而我無容心 惡乎往而不可哉。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可東可西可南可北鼠肝可蟲臂可惡乎適而不可哉 成然寐。蘧然覺。成然寐之狀蘧然覺之狀以生爲寐以死爲覺真文之奇處

李光縉曰死生猶寤寐耳理所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世之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人於造化猶子於父母然東西南北隨其所之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子不能悍父母之命人不能悍陰陽之命彼指陰陽也彼近吾死

與者銳然後又何人平人耳何爲其不得此觀之人之所以喜者若此則生死所能拘者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子桑三節 郭象曰天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撓挑無極無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

而我不聽。貪生怕死。萬劫縈纏。是悍之也。造化不可悍乎。夫生必有死。誰能逃得。故生不足悅。死不足惡。惟善生以善死耳。如何善死。以天地爲鑪。造化爲冶。是也。斬斷緣劫。遊心自然。縱軀於天地。委運于造化。其來不有。其去不逆。則死生亦寐覺而已。以生爲寐。以死爲覺。果何時而非覺哉。不然。其不爲躍金之不祥者幾希

三人遊方之外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與無心 相爲於無相爲。無爲而爲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孰能遊於方之外躍然瀟洒而無涯際撓挑踊躍之意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不悅生不惡死而不求其所終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 莫然有間。而子

窮意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羣

桑戶死。未葬。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往待其喪爲之治喪事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相與鼓琴而歌曲即琴曲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嗟來歌者發聲之辭 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此三句乃琴曲也而汝也言汝已返其眞而遠造化而我猶爲人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猗者嘆辭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卻以世禮繩之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豈非世儒所知 子貢反以告孔子。重疑其所爲故以告孔子 曰。彼何人者邪。彼何人耶而曠蕩若是縱 修行無有。君子禮以和行由禮是無修也 而外其形骸。以死爲內以形骸之生爲外即捨棄之意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殊無慘怛之容 無以

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物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陋矣乎天地之一氣者皆冥之故無二也以生爲附贅懸疣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潰癰此氣之[illegible]

命之。不知喚作何等人物彼何人者邪。又重言之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與我意趣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彼方與造物爲徒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生爲寄故有附贅縣疣之譬以死爲決疣潰癰。死則大患乃解意如決疣潰癰乃稱大快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而以哀樂爲乎假於異物。託於同體。且彼直謂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故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皆忘身之意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爲之業。任去來之自然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彼又惡能憒憒然徒自昏勞以強世之禮觀示衆人之耳目哉

自散非所惜也生代謝去始有情異之但任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情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其所觀示于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民者以方內爲

呂吉甫曰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于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彼以反眞爲樂則臨尸而歌乃其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眞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敖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忘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行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二氣則非陰非[illegible]以生爲附贅縣疣則以生爲寄而修之以死爲[illegible]疣潰癰則以死爲反而樂之也假于異物託于[illegible]

禮[illegible]貴在乎外也若遊外者依內離人若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物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吾與汝共之言雖爲世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己恆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其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

禮。則非以爲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爲世俗之禮哉[illegible]

獨行之人忘道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問夫子所依者方內耶方外耶曰。丘天之戮民也。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言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雖然。吾與汝共之。然吾猶欲與汝共遊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問何術可以遊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造生也魚相與得水而生人相造乎道。人相與得道而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穿池而養亦自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以爲給也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無爲而自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然穿池而養給者終不若相忘於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而無事生定者終不若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言遊方之外則爲獨行人矣故問之

謂君子矣呂吉甫曰孔子以爲已則遊方之內而疑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又引魚以譬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畸獨異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以拘方爲小人人以拘方爲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此二句又申前二句意言外見得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矣

陸西星曰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立數何方之依夫子自謙丘乃天之戮民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當與女共其遊方外也人生於道如魚生於水故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之爲言生也穿池養給者有限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生定者有意不若相忘於道術所謂方外亦兩忘化其道焉耳畸獨行也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矜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細行之君子爲天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爲天之君子乎哉

仲尼論孟孫善居喪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孟孫氏才其名哭泣無涕。哭

賦回節 呂吉甫曰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矣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于臨尸而歌耶定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感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物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眞爲樂爲人所嘆則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嘆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爲物者固

母而眼淚無中心不感。內無慘戚之心居喪不哀。外無哀痛之容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無滯無戚無哀而反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豈善喪之名以無實得之乎回一怪之。回亦猶言回嘗訝之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言其盡道進於知矣。進進而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欲簡去而不可得夫已有所簡矣。雖欲簡不得然所爲已甚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夭死生亦大矣彼且不知死而一付之自然不知就先。不知所以生故不知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知就後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造順化而爲萬物之身化於萬物之中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而聽其自然也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將已乎順彼之自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

十經精解三卷 莊子大宗師六 五十一

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嘗未始覺者耶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滯不知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將也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覺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illegible]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者排造[illegible]

知已化哉。方將順彼之不化惡知已化哉此類皆鼓舞發越之語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彼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心則無事故曰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宅居也旦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故曰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孟孫氏有此見解其所以哭也特隨衆而哭耳是自其所以乃。唯其欲簡不得此所以乃隨衆而哭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推之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耶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汝且夢爲鳥夢爲魚翔翔然蘧蘧然夢中所見如此之適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不識今之與汝言者覺中語乎夢中語乎抑覺而知其夢乎初覺乎

發而笑之則吾然之呂吉甫先生亦不及笑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爲而推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笑矣則不入一則不入道矣于此矣是知道曰莊子知言勝于知寥者也簡損也寥謂者惟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主化爲物猶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也知其化到己身者也言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物以等待所不知後化之己乎則彼先者方將化安知不化者亦未死之已知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爲我故之稱與下吾字相對父母

造適不及笑。夫人之情適意處不及造笑獻笑不及排。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安排而去化。死生之理天定矣我惟隨天之安排物化而去已乃入於寥天一。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只是造化字

李光縉曰簡損也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變煩就簡而簡返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謂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循而至於無滯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憾無衰服不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行世法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其知之矣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生故不就先不知死故不就後若且與萬物同化安時處順以待所不知之化已所不知指造化也方且將化惡知不化彼化亦不知方且不化惡知已化彼不化亦不知彼之化不化皆所不知而吾與汝乃竊竊焉怪之得非夢而未覺耶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戚性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生寄而死歸也無情死非實死也特覺獨覺也孟

十經精解三卷 莊子大宗師六 五十二

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爾汝孟孫但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而由其所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因此乃字遂生下吾字設爲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知孟孫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因即其覺以明之只尋常夢爲魚鳥未足異要爲鳥而直戾天夢爲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夢鳥矣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耶夢猶是夢耶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言吾特與汝未始覺此言吾亦恐是夢又深一步迹滴也消詞意也見者

孫氏有此見解故雖人哭亦哭而畢竟無滯不感不哀是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簡也所以乃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女所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吾卽我也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淩於淵如此顛倒幻境俱在未覺之中不可遽以爲實今之所謂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是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怪異直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造適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用者人不得而參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及笑者不暇及於笑也獻笑者因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此蓋有然而然一天之所爲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於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於有方之外之呴於入而伴於天闢之覺人寥天一卽天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頓息黥補劓

[illegible]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何以教汝。意而子曰：堯謂我述命之辭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明言是非者辯別是非也。許由曰：而奚來為軹。軹，助語也。奚來為，言何必來見我也。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女既有先入之言於胸，則已遺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汝將何以遊於逍遙自然之境乎。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即所謂彷徨塵垢之意。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夫子之道，我雖不敢求其堂奧，然願至於藩籬。許由曰：不然。言我非峻其道而不與入也。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盲瞽之喻，言汝無受道之資，難與語道。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無莊，古美人。據梁之失其力，據梁，古勇士。黃帝之亡其知，黃帝，古神智之君。皆在鑪錘之間耳。言至人有數，能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智者不知其智，去故習而自悟，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劓，去我前日之習，使我乘此而全其真純渾成之太朴，以事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未見得汝便能如此。我為汝言其大略。大略，大槩也。吾師乎，吾師乎。吾師，即所謂大宗師。齏萬物而不為義，有時銷殺萬物盡為齏粉，而不得以義名。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有時利澤群生，延及萬世，而不得以仁名。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天得之以覆，地得之以載，百草群木多少奇異，如雕刻

[illegible]

然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此所遊已。吾師之德如此，此吾之所遊心，汝則屑屑於仁義之端、是非之辯乎哉。

一二三

李光縉曰：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途是也。蕃藩籬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鑪所以鎔鑄，錘所以鍛鍊。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鍛鍊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黥補劓，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為。乘成，渾成完具之義，言全其真純也。齏，殺也。不為義，不為仁，付然無容心也。長於上古者，立於未始有始之先。不為巧，亦自然也。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子欲息黥而補劓，亦師是而已。

顏子坐忘

顏回曰：回益矣。益，有所得也。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有仁則有迹，有義則有功，回已忘夫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他日復見，他日回復見於夫子。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回已忘夫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但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至於坐忘，無所不忘，此有無俱遣之時。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四肢百體。黜聰明，耳聽目明，黜而不用。離形去知，同於大通。離形，墮枝體也；去智，黜聰明也。離形骸，去智故，而與大道為一。大通，大道也。此謂坐忘。此坐忘之實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化則無常也。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而果其賢乎。汝果勝於我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我反不及，而任汝後矣。

陳詳道曰：枝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

作不好字面看老子云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意蓋如此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

子輿節　郭象曰此三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何故若是嫌其有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所以趣出遠理也

呂吉甫曰莊子論大宗而卒之以孟孫不顏回以爲如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者子之述雖不同以道爲太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陸西星曰一篇到此將窮造物無心作總結一鼓琴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句斷煞曰然而致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而非己之所與知者所謂其所不知者豈此而已然必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求可思猶自恕矣

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彼忘義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子桑鼓琴安命

子輿與子桑友〔兩人平日相友善〕而淋雨十日〔淋雨連日之雨〕子輿曰子桑殆病矣〔適遇淋雨不出子桑殆以饑得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若歌若哭者力弱而聲微也〕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即此就見窮達有命之意〕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歌不成聲而其辭促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問其何故〕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吾思天使我貧至此〕父母豈欲吾貧哉〔意者父母使然乎則父母愛子豈欲我貧〕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意者天地使然乎則天地無私覆載豈獨貧我覆載中之一人〕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爲〕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然而使我至此極者乃命即莫之致而至之命也命即自然之理〕

李光縉曰淋雨不出子桑非病也子輿疑以爲病而裹飯食之歌詩若哭子桑非愁也子輿疑以爲愁而問其何故非眞疑之也彼所謂相與於無相與相視而咲莫逆於心者也父邪母邪天乎人乎言使我至此者誰爲之乎不任其聲言歌不成聲也趣促也父母生我豈欲吾貧天地覆載我豈私貧我我之所以至此者豈天地父母耶而皆非也命者不可知之天也莫爲而爲莫致而至賢知不

郭象曰夫有虞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哉然無迹之有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若以是非爲域者也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失則莫若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爲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羅勉道曰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于人爲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爲或一以己爲馬或一以己爲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眞不知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唐順之曰言舜猶有意尚是出于人道而非出于天道也未始入于非人泰氏之于天道不期而合也

諸伯孝曰眞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在乎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

能免愚不肖不能逃亦安之而已

內篇應帝王第七

蒲衣論有虞不及泰氏

齧缺問於王倪〔莊子所言人名多是虛言之類〕四問而四不知〔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也〕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而汝也汝今方悟也〕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懷仁以要結人之心〕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亦可以得人矣然猶出于人爲而未始出于天非人者天也不出於天非自然也〕泰氏其卧徐徐〔徐徐安舒也〕其覺于于〔于于自得也〕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呼牛呼馬皆置之不問〕其知情信其德甚眞〔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眞也〕而未始入於非人〔到此處又出天字又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不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

呂吉甫曰四問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吝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眞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大率皆寓言也有虞氏懷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于人爲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爲或一以己爲馬或一以己爲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眞不知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豈不仗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鬳齋五之家一義也

焦竑曰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蚉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爲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謂ㄴ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爲而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雖愚豈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不如二蟲而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梏亂其常性哉

以不治治天下 凡三段

其一

肩吾見狂接輿。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 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日中始人名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先修己而後出經以正人 常式義度人。先以義爲程式而後推以化人 孰敢不聽而化諸。此皆所謂議道自己者也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是自欺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音文負山也。非實德也而難於化理故有涉海鑿河負山之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夫聖人之治天下其以治爲外以無事爲內乎 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而行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其爲治斷斷乎盡此自然之事而已矣 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增弋之害。且鳥無知猶知高飛以避害 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鼷鼠無知猶知深穴以避患 而曾二蟲之無知。日中始之有爲自累反不如鳥鼠二蟲之無知也

郭子玄曰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眞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其二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人皆寓言 曰。請問爲天下。爲天下治天下也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以爲天下爲問便非無爲而爲之道故斥之使去而以爲鄙人 何問之不豫也。

天根既　郭象曰則爲天下則不自於太初山於玄冥也與造化者爲人則任人之自爲養殺群碎之謂耳乘驛碎號萬物故能出處常適於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化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吉甫曰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厭此云所厭與人同也所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爲人存亾在己出入無迹窮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何所問者乃不能適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爲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將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遊於人世既已厭足則又將乘虛無之氣以出六合之外莽眇之鳥卽虛無之氣也 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音浪之野。而遊太虛無極之中以處壙蕩之野 汝又何帠音藝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汝又何故以治天下之問感觸予心爲哉何帠 又復問。天根又問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淡然靜於性 合氣於漠。漠然任其性而無所飾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順自然之理而無私則天下自治何必爲天下乎

李光縉曰豫言有先於爲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求爲天下于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爲人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埌造道之域居空同也此卽豫之道也而猶不寤故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况然自得而復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漠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天下治蓋無意于爲天下而爲天下之道莫妙于此矣

陽子居　郭象曰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也虎豹猨狙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命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擧以爲己名故

其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嚮疾者敏於向道彊梁者勇於行道 物徹疏明。物徹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疏通明達 學道不勌。音倦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刑徒也易更也技係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言此等人爲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勞其形技係則惕其心而心常恐恐然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 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

曾曰以為得而喜也立乎不測者居變化之全日新而無方也遊于無有者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迂物不暇何暇遊虛哉呂吉甫曰嚮疾者強事之速強梁則非以索勝物而微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所自出學道不勤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能有所據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術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採狙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猶是近明之所自取也稱借言巧力為人所借也有力者居化貸弗係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無表立于不測遊于無有故也羅勉道曰胥胥徒易事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

藉。狗能執狸與猨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稱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有能必自累如此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甚戚之之辭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必欲得其所以治天下者故蹵然復問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成功不有而若不自己出化貸萬物。而民弗恃。貸施也施化於民而民忘帝力於何有有莫舉名。使物自喜。所有之德民無得而名稱之而能使物自得其樂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立於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只是無有宇

陸西星曰可比明王乎比猶及也胥役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者凡此等人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來人之田猨狙執犬以捷而致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其適者也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比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自已有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莫可舉常使民睥睥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簡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季咸四見壺子

鄭有巫　郭象曰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無雄奚卵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于寂滅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

鄭有神巫曰季咸。神巫相者也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取斷於歲月旬日或遠或近其言皆驗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言之驗故走列子見之而心醉。心醉者心服也歸以告壺子。壺子列子之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

淵默之行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皆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節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節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王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也波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

又有至焉者矣。又有至焉者言神巫之道更賢於夫子之道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汝徒有何道之文而無得道之實而固得道與。而固自以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喻言無心則無迹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汝未得道心未能化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必欲人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亢高也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循有形迹故神巫得以形迹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汝試與神巫俱來使之相我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神巫見其尸居而坐忘故以為死而不可救活不以旬數矣。不出十日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濕灰者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列子感其言而以為師之果將死故泣涕壺子曰。鄉音向吾示之以地文。濕灰地文人有此色皆是死形蓋示之以生意閉而欲滅之機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與濕灰均於寂魄正字便與孟子有事而勿正同是殆見杜德機也。德機生意也杜閉也彼殆見吾閉生意而不動遂以為弗活矣嘗又與來。汝試與之俱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神巫見其神動而天隨故以為得我而瘳而謂之有生吾見其杜權矣。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言吾見其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全然有生意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土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修養家以舌閒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有無俱遣而一段生意自踵而發言其氣自下而上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者

此明忘而于有照方也食豕如食人合賤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過也雕琢復朴去華就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然也

呂吉甫曰既其文未既其實者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為莫之與匹猶衆雌無雄吾非惡物居然有蘊于胸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之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必不知其杜也

機猶言性之動處彼殆吾性之動處遂以爲有生矣嘗又與來。汝試復與俱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容色不齊難得而相試齊。且復相之。必待其齊而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沖莫勝。吾鄉示之以太虛沖和之氣莫可捉摸莫勝者不可捉摸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衡平也彼見吾生機渾然無往不平莫得其涯故以爲不齊鯢桓之審爲淵。鯢桓鯢所盤桓也審當作瀋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處謂之淵止水之審爲淵。水止停蓄不動水面有泡沫處亦謂之淵流水之審爲淵。水上面雖水流下頭卻停蓄而亦有泡沫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我有九淵而向所示神巫者方示其三我猶之妙處未盡者嘗又與來。汝試復與俱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流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陰陽之勝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會心者淵雖流止之異鯢桓蓄未嘗不淵也太沖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示之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立尚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彼之去已滅其迹已失矣。已失之迹而不可見吾弗及已。雖追之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而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吾與之虛無而順之以無心不知其誰何。若有物若無物彼看我不出而不知其如何因以爲弟靡。因以我爲頹委靡因以爲波流。因以我爲隨波逐流故逃也。故捉摸不定而走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於是列子悔所學之淺而歸三年不出。三年不出學箇自然爲其妻爨。代妻執爨於廚竈之間忘人忘我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雖爲其事而不自知若不視爲之也彫琢復朴。彫琢其聰明而復歸於朴塊然獨以其形

亦不成言若以失據而沖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為其止也因以為弟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因以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于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謀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李上表曰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安名者矣名咸已冥文安言之世之流於相而不能覺妄有又妄覺之

立。塊然其形猶木偶人也紛而封哉。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吟廉已封如木偶安知有封多偶之哉一以是終。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也

陸西星曰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來蓋凡心有所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莫相而鄭人走異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卵腹於雌而眹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子必以道自亢一世故人得而相汝也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也遂以爲先濕灰者火之將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脩觀以地文示之地文者藏心於淵將箇生機萌於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不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杜者閉義德機卽生機也明日又來則曰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此一句寫出行術人的話頭最爲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卽機意蓋壺子脩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心於虛空諸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

卽以見為愚故聚而走也彼至人者幾於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伏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而謂不齊耳三者有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趣心像見有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

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卽眞人之息以踵之踵人之大中極也人之生氣出機入機皆本於此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卽生機猶言好機明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卽不正之氣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太冲莫勝太冲莫勝與天壤地文皆是觀名太冲卽冲漠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衡氣機亦卽生機衡如軌圭平衡之衡言氣機之發於衡者可見如此而林慮齊直以衡爲平義以爲半動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爲平方得太冲莫勝之貞鯢桓之審爲淵一段總攝上三觀而言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俛聽之稱機發於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他日又來神巫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卽禪家所謂本性道家所謂元神未始出吾宗卽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不知誰何蓋不惟杜機不動漣機亦無順化自然委委蛇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爲頹靡因以爲波流捉摸不定而委也於是列子忘悔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知學箇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己忘物而忘忘也者芝

三藏曰然玄哉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此亦忘矣示之者誰知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惟其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鮮能爲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無爲節 知衆曰無爲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爲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

反執妻爨不知其有妻也食豕食如人食不知其有己也一切世故無與爲親不知其有人事也返彫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然無情無爲之貌紛而封哉封卽齊物論中所謂封畛言尚不知有己況知所謂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此爲常也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

玄乎妙哉

至人無爲

無爲名尸。此段說盡無爲而爲之素尸主也不以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無爲謀府。府聚也有意於謀則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爲謀府無爲事任。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事自任無爲知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不智爲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天之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亦虛而已。亦付之虛無自然無所係着而已

無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在群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卽應去卽止也物來卽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神勞之累

南海節 李光縉曰道體本虛其不能虛心未死耳前念未滅後念復起東念忍至而念又生緣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迷長迷真去道日遠欲除心生於心

至人之用心若鏡。妍媸聽其自然不將不迎。未至不有應而不藏。既過不留故能勝物而不傷。故能應萬變而不損本體

李光縉曰一段正言其虛以盡上文未盡之蘊無爲名尸無名也無爲謀府無謀也無爲事任無事也無爲知主無知也皆無爲無心之意有爲則有窮無爲則何窮之有有心則有朕無心則何朕之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遊心則入於無朕如來本性所受乎天之生理盡卽體之遊之也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佛說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見得意盡如此無窮無朕無得皆言其虛故曰亦虛而已然豈虛之而後虛哉道本虛也心虛若鏡妍媸聽其自照去來付之無心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言不損本體也

鑿渾沌竅 徐

南海之帝爲儵此段皆寓言南海之帝火德也火能燄故名之曰儵北海之帝

非北則不能虛也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濟火能護故曰儵曰忽土冲氣故曰渾沌此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坎離交媾歸坤宮故曰遇於渾沌之地仙家所謂過黃屋之前云云味落黃庭歸于內是也曰遇曰地曰待善曰謀報德皆形容其未能無心之意渾沌之地在心之下腎之上胃之南是丹田虛空之所非有形竅可見故曰人皆有視聽飲食此獨無有無有者無竅也渾沌無竅竅故無氣嘘雖氣香嗜而知精畢竟竅破也因其無竅破其

爲忽。北海之帝水德也水能藏故名之曰忽中央之帝爲渾沌。中央之帝土德也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人之帝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爲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方爲報德奈何欲以色聲香味報之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人身皆有七竅則皆有視聽飲食此獨無有。此渾沌獨無竅嘗試鑿之。試爲之開其竅使視聽飲食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日開一竅七竅開而渾沌死喻智識開則有喜怒好惡而太初沖和之元氣亡矣

劉槩曰儵者喻昏黑無象也忽者喻荒忽無形也渾沌者無孔竅清濁未分也儵忽之間渾沌已破言保之甚難而散之甚易也三者稱帝謂帝王之道以純樸未散自然之爲貴也

呂吉甫曰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

有意復歸于無所謂坎離沒已是也七日而渾沌死頑土死也混沌既死儵忽亦化何爲報之哉莊生內篇而終之以死之一字嗚呼亦玄矣

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爲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材之不喪不可得已

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三終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駢拇節　郭象曰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贅不離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云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下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自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

內篇駢拇第八

多方非自然

駢拇枝指　音義　也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謂足大指連衆指也枝旁生也指手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

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駢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枝雖出於生而有之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侈剩也

附贅縣疣。贅餘肉也依附於形曰附 贅疣癭瘤也懸係於形曰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贅疣雖亦是生於有形之後者然非與生俱生均是餘剩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以仁義而多端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雖列於五藏之形骸而非道德之自然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皆無用之物

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樹生也亦無用之物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焦老師以多方字疑衍 五藏中多箇仁義使似駢枝一般故曰駢枝於五藏之情

淫僻於仁義之行。焦老師謂此方字亦疑衍言用仁義必至淫僻而失當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多用了一番聰明也。

陸西星曰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卻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瘤也蓋身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後卻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於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贅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列於五

之性也乃喪其所貴而作以素仁而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呂吉甫曰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爲侈其只爲五行其德爲五常其事爲五藏其形爲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爲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爲以反一而已是故節　郭象曰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聰明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慕夫離曠則雖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非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眞性甚於桀跖也駢其可寡故其危辨者未嘗容思於橋坑之口而必詰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以短

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
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大自道德降而仁義興
亡羊始多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
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
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
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
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

駢枝與正正者異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

非乎。而離朱是已。若以爲非乎而離朱乃古至明之人則以爲是矣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太呂之聲。五聲六律等古以養聽也而莊子以爲非聽之所宜故曰多於聰卽老子五音令人耳聾之意

非乎。而師曠是已。若以爲非乎而師曠乃古至聰之人則以爲是矣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爲仁抽其德之源而塞其性之流欲以收名干譽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使天下皆以鼓惑其言以奉其法而以爲不可及

非乎。而曾史是已。曾參史鰌皆盡忠極孝可爲仁義宗者莊子以爲枝於仁當會其意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善辯之人滑稽如纍瓦信屈如結繩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竄鉤於古人章句之中而求以自証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求以自異

而敝跬譽無用之言。敝跬卽參同所謂敝髮腐齒之意言終身以此無用之言稱譽自高

非乎。而楊墨是已。若以爲非乎而楊墨之徒則以爲是矣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

非天下之至正也。非至正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正正猶言自然而然卽上至正二字

不失其性命之

正長乃[illegible]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存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焦竑曰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婁古作見秋毫之末按從選取好名目也塞性嚴塞其性之似然也曾史曾參史鰌也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累如繩之結也竄如鼠竄之竄隱其文句也敝疲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跛之人半步而行也又曰按纍瓦作纍丸竄句作竄身跬譽作跬舉正正作至正不爲跂作不爲岐斯理順文從不煩辨解矣

二經精解四卷

疑皆傳寫之誤意仁通陸西星曰此復以手足起喩見駢枝仁義者之有累句法與錢之則愛蹈之則非者顧同而意實不相觀當手足之有決齕駢枝之故相之也使其無駢則無所于決矣無枝則無屑於齕矣無決無齕又何啼泣之有焉是啼泣之憂乃駢枝之故貽之也然駢者以不足於數而見憂枝者以有餘於數而見憂雖饒乏雖不同其爲憂一也以況爲仁義者雖以蒿目而憂世人不行仁義者決性命以饕富貴其爲憂亦一雖不同其爲憂亦一也然謂之曰是則必

情獨全其所受於天之實理而不失情之言實也故合者不爲駢性命之情渾然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其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爲跂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不自在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鳧脛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也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鶴脛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誠知出於自然之性也者本長非所可斷性短非所續出於自然之性者本短非所可續無所去憂也任其自然各適其適則自無憂可去矣

呂吉甫曰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爲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綵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爲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惟其爲之大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瓦貴轉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敝行跬立以譽無用之言如纍瓦結繩然者此楊墨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爲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莊子駢拇第八　三

仁義失其常然

意噫同仁義其非人情乎仁義其非人本然之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彼爲仁義者畏天命悲人窮何其多憂勞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足之駢連雖爲病而不可強去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手之枝指雖爲病而亦不可強去故齕之則啼齕齧也二者或有餘於數枝多一指也是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也是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其饒憂其乏爲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蒿目閉[illegible]

不我[illegible]矣不能自適[illegible]非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爲仁義而憂者天下何囂囂也囂囂嘈雜之意蒿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瞻視故半閉其目則見其瞻眯其如蒿故曰蒿目蒿目皆句人下字之新巧莊子以前未有也以下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於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焉已明爲[illegible]人之

十二經精解四

德臨折乎禮樂之文呴俞乎仁義之親以安慰天下之心爲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眞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纆索之兩服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將使天下

也有獨生憂愁之意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貪饕公卿之貴萬鍾之富而破壞其性情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二者皆爲自苦其憂亦一也故竊嘆仁義信非出於本然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自三代以下此說盛行何其囂囂然而嘈雜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且夫德與性正不必以人力參之若待修爲而後正是自戕賊其自然之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待修爲而後完者足自戕賊其自得於天之德也鉤繩規矩繩約膠漆皆修爲之喩屈折禮樂低折其身以爲禮崇呴俞仁義呴俞其言以爲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欲以此慰天下人心此失其常然也皆是失其本然之理天下有常然夫天下自有本然之理豈待安排布置哉常然者常然者云何曲者不以鉤眞常之性渾然天成不用鉤取而自

莊子駢拇第八　四

曲直者不以繩不用繩而自直引圓者不以規圓者自圓卻不用規方者不以矩方者自方卻不用矩附離不以膠漆其附麗也如膠漆之堅而實不用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約束也如纆索之固而實不用纆索纆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誘與莠同故天下莠然而生者孰生之自然而生彼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物之所同得者孰與之自然而得彼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此理亘古亘今通一無二一毫虧損不得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則又何必以仁義固泥拘束強欲與道德並而徒使天下迷亂生惑爲也夫小惑易方夫迷惑之小者則東西南北易位大惑易性迷惑之大者則失其天地之性何以知其然邪其故可知自虞氏招仁義以

[illegible]今天下非心或易方也可以知其然耶何以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何以獨數有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者歟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

撓天下也。(招猶今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天下皆為其所使而趨赴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知仁義不知道德非所以外物易其常性者與此所謂大惑也)

呂吉甫曰夫仁義列于五藏奚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之大過者也夫駢枝之于手足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至于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于數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于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齕之而噉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經索遊于其間而使天下或枷易方則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郭象曰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槃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大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槃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illegible]斤八極而神氣不變[illegible]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

君子小人皆殉外

故嘗試論之(試論其槩)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三代以下眾人則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則為易天下而印易其性未有不為外物易性)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異號。(名聲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其於失其常性一而總身以從之則一)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又以亡羊設譬)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挾策執卷也)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按瓊曰博不按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簙亦曰日塞與賽同)二人者事業不

[illegible]

手兩忘而化其道陳詳道曰伯夷死名盜不能窮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窮其智也乎之為物譽而不嘗[illegible]而有禮制乎者以羊於言為[illegible]大為[illegible]有取[illegible]故莊子以亡羊為失道之喻

郭象曰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illegible]

同其於亡羊均也。(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伯夷愛讓國忠君之名餓死首陽是為名而死也)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盜跖為大盜貪利之心至死乃休是為利而死也)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二人死名死利善惡不同而傷性則均)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伯夷豈獨是而盜跖豈獨非乎)天下盡殉也。(何人非殉何事非殉)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特其殉仁義者則俗以君子名之)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貨財者則俗以小人目之)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同謂之殉強為之分別而君子小人)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竟殘生損性則竟小人同猶之伯夷與盜跖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辯而必欲殉其名哉)

陸西星曰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則一論至於是雖若駭觀然卻有至理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箇為善念頭是以遜國而死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殘生損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辯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道貴內不貴外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屬性猶言屬意也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晉意乎仁義)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雖通如曾參史魚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屬其性於五味。(謂稱梁五味所以養口而晉意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不仁[illegible]所不仁其如[illegible]其性命乃[illegible]及人而不[illegible]我同於自得[illegible]謂善也夫純聽[illegible]付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矣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舍己效人若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慢慣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返故經條行忘名利從容放累真我忘反者斯而已矣者伯秀白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王在其所漸被木覇山輝及為聰明所緊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淫寒矣故螺曾史雖聽謂黑得性

吾所謂臧也，雖俞兒古之善知味者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屬其性乎五聲，謂鐘鼓管絃所以養耳而番意於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雖師曠聰矣吾不謂之聰屬其性乎五色，謂刻鏤文章所以養目而番意於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雖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何也吾所謂臧佳善於其德而已矣德者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渾然天成而不分者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臧惟任其性命自然之實理不殉外以喪真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任性命者非無聞也但不謂其聞彼而謂其能自聞自聞者收聽黜聽不以耳聞而以心聞也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任性命者非無見也但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見

二十二經精解四卷　莊子駢拇第八　七

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皆奔暴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君將奈何遂譏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殉為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

者內視返聽不以目見而以心見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有見於外無見於內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此謂之殉外物之得而不能自得其本心之真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殉外物之適而不能自適其本心之真適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而淫僻均矣余愧乎道德，余恐有愧於道德之自然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不敢為仁義是為善無近名也不敢為淫僻是為惡無近刑也是以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近名之事也呂吉甫曰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己有謂其所臧[illegible]

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臧也聰也明也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為仁義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

馬蹄節　郭象曰駑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足跡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

外篇馬蹄第九

伯樂陶匠失物性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踐雪禦寒取之身而自足齕音核草飲水，其飲食取之水草而自足翹足而陸，凡馬立時其蹄必有跂起者此馬之真性也。此馬本性之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雖有臺者之宮室於彼何用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燒剔治馬蹄也刻之，雒之，刻亦削其蹄也雒籠絡也連之以羈馽，音蟄羈絡其頭馽絆其足今所謂前鞦後

二十二經精解四卷　莊子馬蹄第九　八

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則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呂吉甫曰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於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堂也至以燒剔刻雒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為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承所攘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善為方圓曲直皆失其當然者也為天下而失其常然乃不知任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羅勉道曰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illegible]

鞦也編之以皁音皂棧，皁棧槽櫪也編列也衆馬列於其間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馬死者十分中有二三猶未甚也饑之渴之，甚至食之不飽馳之驟之，用之太過整之齊之，排布行列欲其整齊前有橛飾之患，馬啣曰橛馬纓曰飾前則苦於橛飾而後有鞭筴之威，後則苦於鞭策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馬制於人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甚多陶者曰：陶者泥匠也我善治埴，音食土黏曰埴乃黏泥可為器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我善治埴以為器方圓皆合於規矩匠人曰：匠人木作也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言我善制器以利用曲者皆合於鉤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夫中規矩中鉤繩皆非埴木本然之性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然伯樂陶匠僅僅以善治得後世之聲稱此亦[illegible]

吾意節 郭象曰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放之而自一而非黨也故[illegible]

[illegible] 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天下者之過也。人以伯樂陶匠爲能，此亦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之過用其情爲能也

陸西星曰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開放於義臺路寢也齕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帛皁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爲貿貿焉以損天下之性爲哉夫埴之爲規矩與木之爲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埏刻削爲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太古之治與末世異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善治者不過用其情以傷民性 彼民有常性，民有常然之性各業其業 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或織或耕同出於自然之德 一而不黨，純一而無所偏黨 命曰天放。如此謂之天放之民，謂能放懷自樂於自然之中也 故至德之世，上古之世 其行填填，其視顚顚。人皆樸拙無心其行則填填然滿足其視則顚顚然直視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陸路未通 澤無舟梁。水路未通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人各隨其鄉而居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 禽獸成群，禽獸群居深山大人尚遂無害之者 草木遂長。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闚人與物兩忘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禽獸可與同居 族與萬物並，族聚也萬物可與同聚 惡乎知君子小人哉。且不知孰爲禽獸孰爲萬物又何知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故舉世皆同然不識不知則其德渾全而不離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衆世然純理無欲是謂純質而素樸也 素樸而民性得矣。當斯時也民皆得其自然之性矣

曰足而無求於外之欲不求非分之利故[illegible]……世俗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呂吉甫曰民之常性[illegible]……始有分也及[illegible]爲仁爲義不由乎自然爲禮爲樂不由乎[illegible]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爲器以況毀道德爲仁義以況[illegible]禮樂皆多駢枝之道也絕巧而近乎樸則工匠之罪除聖人[illegible]之過免矣 羅勉道曰[illegible]

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謂勉強而行之仁 踶跂爲義，謂行立不安之義 而天下始疑矣。天下睹仁義而始生疑心 澶漫爲樂，謂汗漫流蕩之樂 摘僻爲禮，謂屈折手足之禮 而天下始分矣。天下睹禮樂而心迹始分言不純一也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犧樽酒器刻木而爲之木不雕刻則太樸完具孰爲犧樽 白玉不毀，孰爲珪璋。珪璋宗廟之玉器玉不琢則質素渾然孰爲珪璋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安道德之自然者不取仁義以生疑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性情之固有者不離安用禮樂以強世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以至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用人力而非自然 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以殘傷物之太樸故以爲工匠之罪 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有仁義而道德遂敗壞不完故以爲聖人治天下之過當處

澶漫猶之[illegible]摘其邪僻也崔譔曰犧樽之犧當[illegible]

陸西星曰善治天下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彼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而不黨也命曰天放天放者曠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其行填填質而重也其視顛顛莊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樸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賊群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爲同類孰爲異類也又烏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漓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樸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言至德之世以下言聖人治天下之過蹩躠踶跂字皆從足蓋勉強不妄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擗屈折手足之意言聖以仁義強天下而天下之心始疑以禮樂亂天下

夫馬蹄　郭象曰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群馬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馬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縣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于迹之可尚也

呂吉甫曰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踶知止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爲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而詭折禮樂縣跂

而天下之心始分疑與分而太樸散矣樸散則爲器故純樸不殘之先孰爲犧樽乎犧樽成而純樸殘矣白玉不毀之先孰爲珪璋乎珪璋就而白玉毀矣以況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乎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乎以至文章炟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聲混道之所由裂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偏之矣故殘樸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以馬喻治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飲食取足 喜則交頸相靡。任其喜之性 怒則分背相踶。任其怒之性 馬知已此矣。馬之所知止於如此 夫加之以衡扼。若夫加之以鈎衡以駕車 齊之以月題。而又齊之以額鏣之似月者以為觀美 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而馬始知生詭竊之心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闉扼曲頸而拒扼也鷙曼不受銜絡而相抵突之狀詭計以入銜

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踶跂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介間端倪闉曲扼抗鷙剛馬之很戾則馬之詭知夫衡扼銜轡介倪闉扼之所在而施其鷙曼以詭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羅勉道曰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馬之相踶必以足何後故曰分背相踶扼與軛同所以扼馬脛者詭銜自出其銜竊轡偷脫其轡縣跂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焦竑曰以御馬明治民猶尚書御馬索臨

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鷙不受調服故銜轡之侍如此費計較也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與人抗敵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 夫赫胥氏之時。赫胥氏太古之君 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或行或止付之無心 含哺而嬉。鼓腹而遊。飽食嬉遊忘帝之力 民能已此矣。民之所能止於如此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及至末世聖人辯制度審聲音以此爲禮樂欲以正天下之容 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高揭而提起仁義之名欲以安天下之心 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於是民乃踶跂不自安好尚私智以爭利而不可禁止 此亦聖人之過也。此亦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則無之也

陸西星曰此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踶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

氏曰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次借陶埴之論言有心有爲於治而攖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復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此則剝樸以求道風之失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撫爲之政後世求治大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初無所謂機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機心城曲曰闉馬頭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也鷙悍鷙也曼奔突也詭銜者詐受其銜竊轡者偷嚙其轡言馬之知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況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禮縣跂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辯其制度審其聲音別其等殺意謂術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下無知無利之爲得哉

外篇胠篋第十

聖知不足恃　凡二段

其一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將因開篋取囊中物及開櫃之

將爲　陸西星曰胠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亦開也二者皆盜之小者古人將欲爲此等而作防守則必攝扎緘縢固其扃鐍[illegible]

鐍鑰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已矣然而巨盜至則挈之而趨惟恐其緘縢之不固也是爲小盜防今爲巨盜積聚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國付太公始經制立法皆將以法聖人法聖人爲古一日可也一旦田成弒其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哉將併其所謂聖知之法而盜之竊田成以私智竊公器使是借聖人之法以藉其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賊論之固如然則

小盜而務爲防守之備 則必攝緘縢。攝纏繞也緘縢其繩結 則必固扃鐍。鐍堅固 其論鎖此世俗之所謂知也。此世俗之智本爲鼠竊之備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然大盜至則併挈而去 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惟恐緘結鎖鑰之不固也 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則何所謂防守之知竟爲大盜積聚者也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此論之不惟防守者不足恃即世所謂智亦不足恃皆爲大盜積聚者耶 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世所謂聖亦不足恃皆爲大盜備守者耳 何以知其然邪。何以見其不足恃也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聲相聞。則民蕃盛 罔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則國殷富 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

[illegible]
呂吉甫曰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其聖知者固不然也

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環四境之內所以承祭祀下治人民者）曷嘗不法聖知哉？（其創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自以爲善建不拔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然田成子竟以一旦而盜之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不得盜之國）竝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并聖知之法盜去而盡歸田成矣）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田成子雖負不義之名而亨有齊國，身安富貴之利）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合小大之國無有非毀而誅伐之者）十二世有齊國。（傳之子十二世）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豈非竊國竊法，因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哉）

（郭子玄曰：爲大盜積者，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欲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而迹滿，知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爲大盜存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求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也。）

其二

[illegible]郭象曰言暴王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人[illegible]

嘗試論之，世俗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智若同爲大盜積，至智者亦然）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聖者固爲大盜守，至聖者亦然）何以知其然邪？（言其可知）昔者龍逢斬，（龍逢忠於桀而見殺）比干剖，（比干忠於紂而剖心）萇弘胣，（萇弘周靈王臣，而徙蜀，先刳腸）子胥靡，（子胥忠於吳王夫差而賜紂劍，死地曰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故跖之徒問於跖曰：（此述盜跖問答）盜亦有道乎？（行竊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是盜跖竊聖道之名而反以自利）

[illegible]

無有道邪？（言行劫固有道也）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非聖何以料人室中之藏）入先，勇也；（非勇何敢先入）出後，義也；（非義何以讓人先出，而已獨居後）知可否，知也；（非智何以知其可去不可去）分均，仁也；（非仁何以分得均）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必聖勇義智仁乃成大盜）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則盜信有道矣）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此可見善人不假此道無以自立，盜跖不假此道無以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然則天下所以善者少而惡者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聖人之聖智甚爲世累，則利天下少而害天下既多乎）故曰：脣竭則齒寒，（夫脣竭則齒寒，非以寒齒）魯酒薄而邯鄲圍，（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詳見總註）聖人

生而大盜起。（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皆必然之勢也）掊擊（掊音剖）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故必絕聖棄智，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夫川竭而谷虛，（夫川水竭則谷之中自虛）丘夷而淵實。（山顛而夷平，則上皆剝落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聖人已死，則大盜自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天下均平而無事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使聖人不死則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重聖人，言聖人後出也。謂聖人後出而法網愈密以治天下，則欺詐者得之，益可以爲盜跖之利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且法立弊生，有不可勝言者）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以斗斛則竊其斗斛，以權衡則竊其權衡）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彼諸侯可得而竊也是故仁義聖知適足以誅竊鉤者助大盜之不可防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於絕聖不在重也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明則爲盜竊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能絕聖棄知而反其物使物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吾謂迹其皆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林希逸曰世俗所謂知者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於聖知仁義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盜之徒反資

符璽不足以爲信而反爲所竊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仁義不足以矯世而反爲所竊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彼竊鉤之小盜則受誅竊國者爲諸侯竊國之大盜則爲諸侯而安享之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今之諸侯皆竊國者彼亦以愛民利物爲事其門亦有仁義聖智但非其本心耳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豈非假竊仁義聖智之名自以成己私耶故逐於大盜由是人人爭趨以爲大盜之竊揭諸侯得之則爲諸侯即昭揭於世而不貽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并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不忌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此時盜賊公行雖有賞亦無用不能勸之使勿爲斧鉞之威弗能禁雖有刑亦無用不能禁之使勿爲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至重爲盜跖之利而不可禁止者孰使之是乃聖人之過

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蓋以況相因而相釋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捨聖知人縱舍盜賊爲無爲而已大心各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爲名而成之也蓋聖川而淵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竊不竊而賊心得以入於其間以聖爲竊而順之也是聖人重而國之則聖人而盜不侵矣此人已收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足已

也是乃聖人使之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魚不可以離水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不可使人知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彼聖人之法乃天下利器只可自用非所以明天下也非可明示天下而使人皆知之也

陸西星曰此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爲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萇弘子胥四子之忠戮于其盛者也彼其飾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紘蒙于何謂也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誅萇弘胣而子胥靡故君子偹廢則何故蓋四賢者本欲以忠蓋立節故蒙得斷與娇名而撓之曰足不忠者也而殺之足不惟不足爲大盜防而反爲大盜劫矣故死常自言行勇者行劫有道即其道聖人之所謂仁義聖知而道以行其道亦假其道以行劫也是善人準其道以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多惡人多用之而爲害也盜跖之徒不得聖人之道而害天下也以爲害耳又四賢之見以爲聖人之道不相爲謀然其道屑未始下又言聖人之於大盜

賊心少而大盜起殊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竊見下文并竊之以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竊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積爲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竊之也

焦竑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按許慎注淮南子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不相爲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行齒然與齒同生而脣之亡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閑曾趙之事楚宜王欲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之趙言出有齒魯酒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盜閑倘也盜不齒足貴而聖人深可貴矣故搉擊聖人縱舍盜賊以示而天下始治搉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賊示天下無聚端也故川竭則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也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跖也蓋極厭世俗之攘辭一法立一姦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僞而立之者也而皆爲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爲人覺故竊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爲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并本心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

諸伯秀曰聖人者天天之利器也聖人當明示知無疑傳者誤矣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加桑曰去其所實則不施禁而自止贓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乃小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永無所縱則內全我朴而無有失之害矣夫聲色聽聰有耳目者之所貴也愛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

則人人逐於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爲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爲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云云蓋魚而得淵則鬼隱能藏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況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得而議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小人不可以明示天下一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絕聖棄知乃治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聖知屏焉不用大盜無所乘聖知而竊奪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珠玉賤焉不貴小盜無所貪珠玉而竊焚符破璽而民樸鄙符璽本以示信而實生疑破之則無疑而素樸返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彼任其則聰明各全人含其自也天以物殊性均之順而布網轄九不求之於工匠則方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万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夫以亂攻亂則天下各[illegible]後其私而同於[illegible]也彼曾史楊墨離[illegible]工倕若所[illegible]使天下難而效之故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illegible]降而至以此爲天下[illegible]絕聖棄知[illegible]能[illegible]不若[illegible]文[illegible]不當[illegible]得之[illegible]使民不爲盜此段分明[illegible]莊子[illegible]殘謂[illegible]聖人[illegible]法則民返於樸[illegible]始可與論道大抵此等說[illegible]不可與[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之[illegible]原[illegible]若此書不火無幾矣擢亂以下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論

斗衡本以正亂而實啓爭指之折之則不事稱量而爭端息殫殘天下之聖法（聖人之法）民始可與論議。（故必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絕一可與論道也）擢亂六律。（取六律之管而亂其短長）鑠絕竽瑟。（取竽瑟而焚之）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則雖有師曠之聽無所用如塞其耳然而天下皆含自然之聰無此等造作矣塞耳膠目攦指宜活看）滅文章，散五采。（文章五采皆棄而獨存本質）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則雖有離朱之明無所用如膠其目然而天下皆含自然之明）毀絕鉤繩而棄規矩。（則不任鉤繩規矩之法制）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則雖有工倕之巧無所用如折其指然而天下皆各有自然之巧）故曰大巧若拙。（因一巧字衆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削曾史之行，（曾參史魚有忠孝之行不令人效之）鉗楊墨之口。（楊朱墨翟有仁義之言不令人師之）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攘除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不累者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天下不相惑）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天下無偏頗之行）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此數人皆重外物而失本心）（遍以重灼而擾亂天下者也爚火光也鑠也）法之所無用也。（法以正天下此等人皆鉗所用之言皆當去也）

呂吉甫曰：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出於府而棄之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所恃也，以信信之則民樸鄙而已。掊斗折衡非累掊折之也，以平之則民不爭而斗斛之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民始可與論議。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攦工倕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爚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眞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之[illegible]外以立其[illegible]以爚亂天下[illegible]火光鑠也法之[illegible]無用法術佛氏所謂王法之法言此等人正法須用師末法耳

手獨節 郭象曰：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何故當其故自人各盡其後世[illegible]使其不相往[illegible]而[illegible]去主[illegible]上于[illegible]致斯弊也好之則有斷過矣夫攻之愈巧[illegible]則雖[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之以知而況于人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容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含己效人不止其分也善其所養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蕩天地以衝君其君人者胡可不慎其知哉[illegible]以己誨人也。呂吉甫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皆[illegible]

好知則亂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太古之世）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以上十二世皆古帝王之號）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古民太朴只結其繩以爲紀驗不用符契）甘其食，美其服，（衣食）樂其俗，安其居。（安生樂業）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居稱足以家給人足無求於人故老死不相往來）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必如此乃爲極治之徵）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今民無老死不相往來之俗至使游說成風相率而企望曰）某所有賢者，（某某）贏糧而趣之，（不遠千里負糧而歸赴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且將內含父母不顧而外置故主之事不理）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諸侯之境往來者多）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而車轍馬迹結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是上以智謀相尚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上惟任智謀而不任自然之道）則天下大亂矣。（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何謂好知之生亂）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網罟之[illegible]）

知[illegible]不善[illegible]非其所已善[illegible]也復乎無爲[illegible]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爲族足謂種種之民其所有質簡樸而絕則役役之佞也其敬我也似役之其諫我也似奴則啍啍之意此皆向質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illegible]大盜[illegible]知之所自出[illegible]陳詳道曰傳曰名[illegible]生[illegible]多言[illegible]從[illegible]多事有[illegible]多言者也羅勉道本曰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爲三事知詐漸毒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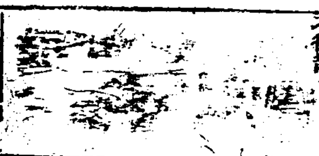
網也弋繳射則鳥亂於上矣(則鳥失其常性而亂於上)鉤餌罔罟(音古)罾(音曾)笱之知多(鉤餌罔罟皆所以取魚者罾亦取魚網笱取魚竹器)則魚亂於水矣(則魚失其常性而亂於水)削格羅落罝(音嗟)罘(音浮)之知多(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罘翻車也)則獸亂於澤矣(則獸不得走壙之性而亂於澤)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以智巧相詐相漸染而爲毒亂復出爲頡滑不正之語濟之以堅白解垢同異詭曲之辭)則俗惑於辯矣(則俗不得其萬殊一本之理而惑於簧鼓之辨)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常常大亂皆好知之罪)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惟上好智是以天下之人但知求其外異者務)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莫知求其眺然易見者即自然之理也)皆知非其所不善(但知以在人之不善爲非)而莫知非其所

十一經精解四卷〇 莊子胠篋第十 十九

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視爲白同異者合異爲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說爲滑也滑稽之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爲白而辨之者與之相詬使之走弄不定也解散也垢辱也[illegible]解散其辭垢同異者解其同知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一句說辯惴耎蟲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趙伯秀曰是篇以胠篋命題考[illegible]胠篋[illegible]從篋之旁開而取物此篇[illegible]盜之行也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illegible]得禍其甚以爲私利天下有破其害者矣南華[illegible]

已善者(而不知己之所謂善者亦非也)是以大亂(求異而不求同知人而不知己則必至於爭而亂極矣)故上悖日月之明(由此乖戾之氣上干日月)下爍山川之精(山童川涸)中墮四時之施(寒暑四時亦失序)惴耎(音軟)之蟲(微息而動)肖翹之物(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莫不失其性(皆失其本然之常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甚好知之害)自三代以下者是已(三代以下便是如此)舍夫種種之民(舍夫種種樸實之淳民)而悅夫役役之佞(而喜夫奔走逢迎之佞)釋夫恬澹無爲(釋夫恬澹無言之洛)而悅夫啍(音諄)啍之意(而悅夫辨論囁嚅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夫啍啍求以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

陸西星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往來語出老子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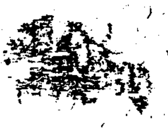


[illegible]使上有無爲之治[illegible]其性[illegible]之求任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得乎自然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知淺用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與淳風之不復哉

而歸咎於上之好知好知者以知謀相尚也相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事矣以下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然並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天機禍溼於是有弓弩罾笱罝罘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緣頭之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罾弋其禍尤慘天下之亂職是之由其罪皆坐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何謂好知好知者率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率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人也所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爲是者也求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已之非是正謂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之滸持持則爭爭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至喘耎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德之世

二十經精解四卷〇 莊子胠篋第十 二十

在宥篇 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無治乃不[illegible]其淫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illegible]



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攀援而闚只爲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何等氣象此老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總以一二語結之舍夫種種愨實之民而悅夫役役御人之佞釋夫恬澹無爲之治而悅夫啍啍詩後之意不知役役啍啍求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結句軟美有無窮趣味

外篇在宥第十一

天下不可以治治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寬宥之使自在治之則亂也)則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任其自在以將順之使天下不淫亂其本然之性)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寬然自得以優容之使天下不遷移其自然之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能使天下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

不鬥得則刑罰故與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所愉自得乃可長久言堯桀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損亂氣牟而㾓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承當乃養故皆不能附長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已賞罰而自養性命乃大足耳天賞罰春霜毛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是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何暇無興迹競逐以所寄爲事何

有治天下者哉。（又何用治之予。）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不能使民相忘，而使人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是不恬靜。）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不能使人順適無爲，而使人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是不愉快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此二者均非自然之德，則堯桀一耳。）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天下豈有無德而可長久者哉。）人大喜邪，毗於陽；（即以喜怒作喻，人過於喜則助其陽勝。）大怒邪，毗於陰。（過於怒則助其陰勝，喜怒不同，其傷太和則一耳。）陰陽幷毗，（故陰陽幷助，則有偏陰偏陽之疾。）四時不至，（能使吾身陰陽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成，（吾身寒熱之和不順。）其反傷人之形乎。（傷氣傷和，反傷其形矣。）使人喜怒失位，（今使人喜怒失倖而妄爲。）居處無常，（使人居處無常而妄動。）思慮不自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吉甫曰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爲宥者放之而不羈如囿之有物也不淫不遷氣爲而已矣爲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陰陽物陰抱陽沖氣爲和人莫不有冲和之氣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大怒而毗於陰故傷其冲氣而虧四時

得，（思慮憧憧往來而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作事至半途而不成條理。）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於是人始喬詰而有不平之意，卓鷙而有不平之行。）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而後有賢不肖之名，夫用心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至善多不勝賞。）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惡多不勝罰。）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而三代以下爲君者猶役役然日從事於賞罰。）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彼人人皆趨賞避罰以僞相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理哉。）

陸西星曰：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爲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

之乃於害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鷙非常之行焉則向高詰則窮盜跖則難及然而則不足皆非乎易中正其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劉辰翁曰在者只以此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若猶之自然離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皆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異不我也不分是非不喜樂喜昇其所見美處羅勉道曰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毗助也凡

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臧穀亡羊，惡論讀。情也，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幷於陽，太怒則氣幷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幷毗，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卽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鷙盜跖曾史之行，援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察，卓者特立而過於亢，鷙者鉏擊而過於猛，則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

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乎喜則助其陽勝矣過乎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半塗而不成條理也

而且節　郭象曰當理無說說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傖囊也不能遺之已爲誤矣乃復尊之以爲

常，戕裂和氣，總爲失眞亂性之民。君人者分爲善惡，定爲賞罰，舉天下以賞之，然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奈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匈匈焉日以賞罰爲事乎？彼方遑遑之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聖知不若無爲

而且說明邪，（明爲好五色而）是淫於色也；（是亂其色之眞。）說聰邪，（聰爲好五聲而）是淫於聲也；（是亂其聲之眞。）說仁邪，（悅於有心以爲仁）是亂於德也；（是亂其自然之道德。）說義邪，（悅於有心以爲義）是悖於理也；（是悖其自然之常理。）說禮邪，（禮本外物而悅之）是相於技也；（祇助其技能，眞禮益散。）

呂惠卿曰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禮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足損乎其

任其自然而已矣

也說樂邪。樂亦外物而悅之是相於淫也。祇助其淫而實樂益亡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藝業也業能自勞若強以聖之名而悅之則愈勞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疵病也病乃自苦若強以智之名而悅之則愈苦若此者皆不能安其自然故耳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苟使天下皆安其自然之實理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則此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故可存可亡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天下苟不能安其自然之實理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則八者乃能爲害臠卷束於傖囊而多事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天下不以爲亂反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甚矣迷惑之衆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豈特瀏涉一過隨即休止耶乃齋戒以言之。乃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之。猶未也且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儛之。未

也。言之不足而手舞足蹈吾若是何哉。吾不知彼之如此果何爲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不得已三字侘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莫若無爲。故君子有不得已之心其治一以無爲行之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爲而後能與天下相安於自然故貴以身於爲天下。故能知其身之可貴尤貴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愛以身於爲天下。知其身之可愛尤愛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苟能無去雖於胸中而心無係著解分解也支離也無擢其聰明。無用其聰明而神常在尸居而龍見。尸居坐如尸也能如尸而成德無爲淵默而雷聲。雖淵靜無言而德足動人如雷也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神動而天隨。神一動而理自隨之從容無爲而萬物炊

累焉。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之意言我若無爲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我又何容心用以治之

陸西星曰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爲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爲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命之情恬澹樸素清靜之中不可着以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逆天德者以爲應迹遹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受悅之心孳生理隆故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則何以故人之有[illegible]爲淫亂天德之理也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德者天理之自然有所謂仁義爲悖亂此皆言出自然經中所謂以爲中則砂是慶皆非如佛所言眼耳禮耶是相於技也太虛之中所宜有者悅禮耶是相於淫也謂荒爲長技亂聖知是相於藝也才能爲多能爲亂悅藝耶是相樂也聖悅知耶足相

於疵也疵謂疵病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故曰於疵此八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人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下安其性命者曲不舒此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然而臠卷傖囊天下之不義以爲亂也言乃始尊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而已又夫之過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過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以鼓歌以儛以弟子而受之於臣以交朋友以爲是相勸勉於君父於咏之歎之鼓之舞之欣慕愛樂不已已夫是矣吾亦如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若分明說出無爲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身句出若子而無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支離其五藏也擢拔也抽拔其聰明以先天下此之謂五藏五性也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見也有爲之於尸居而能見者不動而自章淵默雷聲者不動而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爲而成也皆以形容在德無爲之妙而自然萬物炊累二字顛倒累者義甚清容

崔瞿節　焦竑曰攖引也剛彊也縣而天石云懸遠也施延也縣殺彌正殺之也介用決踏也桁楊械頸頸大惶者按智桀也離跂欠底半也讓臂攘其臂或若足御手但絕也嚆矢矢之鳴者朴云嚆大呼也
郭象曰攖之則傷其自然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爲蕩也上下囚殺言其無所排推乃安全矣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焦

於若薰而上烝之義註天若遊塵之自動而適至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使而已何暇於治爲哉

二

爲治無攖人心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不治天下安能使人心之善　臧善也）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愼無撓亂而攖拂之）人心排下而進上（人心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　得志之時則好上進不已）上下囚殺（此心何上躋下自累自苦若囚殺然）淖約柔乎剛彊（平日剛强之人一旦殺而爲側媚以悌進是則剛强爲淖約所柔也淖約只是側媚之態）廉劌彫琢（平日有廉隅之人一旦而爲尼合是無隅已彫琢消磨了此皆悕希進之人用心如此）其熱焦火（故語其躁急似之）其寒凝冰（其戰兢似之）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一俯一仰間而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迅速似之）其居也淵而靜（方其不動寂然而已）其動也縣而天（其動也則一念如懸係於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僨驕亢戾而不可制惟人心耳）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昔黃帝以仁義攖人心而堯舜則之）堯舜於是乎股無胈（猶髀肉不生之意胈白肉）脛無毛（足勞）以養天下之形（言其爲養天下而自勞苦）愁其五藏以爲仁義（愁其五臟苦心志也言其爲仁義而心勞苦）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矜其血氣求其筋骸也言其爲法度而自勞苦規爲也）然猶有不勝也（如此勞苦而猶有無柰他何處）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於是乃有放流投竄之刑）此不勝天下也（此就堯舜如此亦無柰天下何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

火之熱冰之寒皆喜怒拜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則何冰炭之有哉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爲禰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彌妙自奉之彌險耳游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

之用所以服時世之名以足以治世人之心而故尤甚舜若湯武之謀而已既是以雖有仁義之迹於桀之治而所以迹者自盡之全自見怒相疑至誕信相譏以能勝乎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玄不異而不止于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于是有釿鋸椎鑿之琢性命遂至于此者任自然而居常則斯免壞情真殷於亻上下偏歒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要衆人所貴正矣徒相引在其…而遯而偽…

大可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參史魚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乎喜怒相疑（以自於見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愚知相欺（自以爲知而以人爲愚）善否相非（以自爲善而以人爲否）誕信相譏（自以爲信而以人爲誕）而天下衰矣（玄同之德衰）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德非玄同而性命之理漫藏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人人喬而爲好知而百姓皆求以殫思竭慮應接不暇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釿鋸椎鑿皆肉刑也繩束縛也墨黥刑也繩墨殺者辟正殺之也）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天下籍籍然亂若罪在黃帝之攖人心始也）故賢者伏處太山嵁巖之下（是以賢者伏處以免禍）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而萬乘之君無與共理徒自憂勞）

于是主憂于上民困于下矣用儒墨之迹故致斯禍不思掃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桁楊以椄槢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之思尚之則矯詐生焉僭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其聖知之有也故聖所尚則矯詐不作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椄槢之爲哉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絕聖棄知去其所以攖也羅勉道曰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淪以附進而上之則怒而猶蕩而剛之使陽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又天下之被罪者甚衆而身首異處者相枕藉）桁楊者相推也（長械施頸中者相推擁）刑戮者相望也（被刑而戮辱者相望於道）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舉世羅於法網而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高自標置於罪人之中離跂攘臂皆自許自高之態）意（噫同）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儒墨於此亦不知羞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者也（桁楊椄槢因聖智而有吾未知聖智未必非桁楊椄槢也椄槢今枷中橫木亦楔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而桎梏鑿枘因仁義而有吾未知仁義未必非桎梏鑿枘也鑿員枘方皆所以製桎梏者）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爲害吾又焉知曾史未必非桀跖之先聲也嚆矢今之響箭行胡者之先聲）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治

陸西星曰人心一或爲人所排則大忿愧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恬淡柔弱之心化爲一段僚美之態以側媚乎已之人盡將平生之廉隅彫琢之始幾于盡此皆懼排之人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氷語其退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云天淵懸絕也此人心之所以驕亢不可制伏之狀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思以仁義攖之也仁義之端一開故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爲桀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者之名而爲曾史以至儒墨各緣此以立教同于己者喜之異于己者怒之有見于此則以爲知無見于彼則以爲愚以在我爲善而非人以在我爲信而非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眞喪矣百姓不足乎彈盡思慮接不暇而所謂求竭也斬鋸繩墨椎鑿皆刑戮之具仁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皆其究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猶欲抱其仁義聖知之談離跂攘臂而擬之孰知其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接槢者桁楊之管枘鑿方所以製桎梏之者有桁楊則必有接槢有桎梏則必用枘鑿其事相須以喻仁義之必招罪戾曾史之必資桀跖也

徐士彰云桀跖嚆矢如言異論赤幟也

黃帝問道廣成子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空同當北斗下山也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玄妙之道敢問至道之精至道進一步又自去處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欲而使中和物育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吾又欲調燮陰陽者陰陽不相戾而各得萬物宜也爲之柰何其下手而功處當在何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汝所欲問

者皆至道本然之質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皆殘物之事與所欲官者問異矣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爲物害也自汝治天下以仁義攖人心雲氣不待族而雨故雲氣不聚而雨見陰陽之失序草木不待黃而落草木未秋而落見物候之失時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日月益以薄蝕而無光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今汝欲學道而問已不情此特佞人之心淺淺者耳又奚足以語至道從主又何足與何黃帝退捐天下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遂退而置天下事不理築特室此語築齋宮以爲居席白茅茸白茅以爲席閒居三月閒靜皆淡之意遊神於復往邀之邀求也復往而求道於廣成子廣成子南首而臥臥非眞臥如經泥塑人子閉目而生如是也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三句極狀其求教之動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吾子明於至道之精則必有長生久視之道敢問治身必何如而後可以得此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近裡着己之學也故以爲善問來吾語女至道因呼黃帝使之來前欲以至道告之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其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耳目俱總無視無聽抱一神以靜守而已形將自正既靜而無爲形則自正神必清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形既不勞役氣既無搖則乃可以長生矣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然要之無吾身之形神者皆耳目心知之爲累耳故必曰無見耳無聞無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夫神形之主也守其形而長生也

於此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受之乎。慎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喪矣。人未知道，則域于陰陽而未嘗窮其陰陽。無見無聞無知，則遂于大明之上，入于窈冥之門，將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我也存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則吾爲而外來哉。固而又語以何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極而已。下止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此道之爲物，[illegible]無測而遂止于無見聞知，則是無將而以爲終，無窮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從也。失道者見光爲上，以其形不出形骸體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窮無極，則以爲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自晦；天地爲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爲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于此也。萬物之變，惟人爲最。造化之爲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何遠可以與此，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illegible]則彼以[illegible]有不[illegible]

視之道端，任是矣。慎女內，握固其精神。閉女外，關鍵其耳目。多知爲敗。不識不知而後德全，多智則爲累矣，故又當泯絕其思慮。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然而道之陰陽不可不知，我教汝往於大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初。遂，往也；原，初也；至陽之初，大明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教汝入於窈冥之門而至彼至陰之初。入，窈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天地有官，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吾身之天地各司其職。陰陽有藏。中陰含陽，陽中含陰，而吾身之陰陽互藏其宅。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即此吾身之天地陰陽而慎守之，物物皆自堅固，吾身所有之物，即丹家所謂藥物者。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我惟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而順。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言其可與天合一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正語之所以長生之意。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理本自長生，而人顧以爲有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生理本自難測，而人顧以爲有盡，不知養生之故也。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故得吾道者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有爲而有以爲，無爲有爲皇王之分，皆得道之人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生，下入土而腐。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非特人也，百物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歸根復命，與化俱徂而已。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故將辭去人間而入無窮之門，與天無極。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可以與日月天地相爲長久矣。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與冥同，昏暗也，即泯然不知之意。彼人物化生，有當我而來，有遠我而去，生生死

以敗[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子曰：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之宮，[illegible]其運行乃[illegible]古之真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illegible]其情在于欲己長生而外他于養民人遂群生也。夫長生不死非物之所[illegible]，而所謂養民人遂群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見於之證先見於日月，以身言之，則耳目先病矣。真人佞人[illegible]散之氣[illegible]也，所謂[illegible]不生稗所[illegible]美田不生，愛人而學道而問已，不惜佞人之禮，道何從生？閒居三月，則先

物讀已之心無所發，佞故其問如此。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也其[illegible]故窈窈冥冥者所以[illegible]。此下又至一以教之。[illegible]抱神以靜，則人能忘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勿勞形搖[illegible]，無欲也。[illegible]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illegible]內不慎外不窮而形神離矣。至陽至陰之原二，若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降練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之長生之本以根爲根[illegible]去長生之言，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illegible]

死，我皆不知。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故人盡死而我獨存，惟道之得與不得也。陸西星曰：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宿。原來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眞經之關竅藏也。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此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沌沌一而不分，爲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群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辯。之廣成子言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之下字新奇每如此。廣成子言自女治天下，而元氣已形卷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攖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荒，而佞人之心翦翦離披，解散之氣微於陰陽，驗於三光，府於草木，着于人心，有如此者，寔汝之治爲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着己之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爲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忘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好靜而清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日多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於耳，心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宅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吾爲汝入於窈冥之

天地事[illegible]曰爲我治之陰陽有藏曰爲我[illegible]之[illegible]在我之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眞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昏得是則得道失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緡昏道曰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若如官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而下爲土矣緡緣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背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緡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也三千年宋有側然閔世之意

門矣則見至陰其[illegible]乎[illegible]至彼至陰之原[illegible]
肅肅者發乎天故太極[illegible]至[illegible]彼[illegible]陰之[illegible]
主乎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含[illegible]
陽有藏矣即云陰陽之精[illegible]宅即此[illegible]
之陰陽永爲吾人返還歸復之極要故[illegible]
愼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守[illegible]物次字身
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
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合爲一
而後聖脩之能事始以畢和即丹家所謂火候而道也合一
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身則形神妙
眞矣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乃道也宜當然此下彼正其答所
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不衰也之宜當然此下彼正其答所
無窮而人皆以爲終云云物道即中不爲受所謂爲物
二之物指人道而言也蓋先天物道即中不爲受所謂物形不
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造不得吾道變化成超此形
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却上謂爲此
皇而下爲王上爲皇者上德行無爲王爲之道也下爲
王者下德行有爲之事也上爲皇行無爲王只在有爲無
爲上照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爲
土見光猶生也爲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
非所語於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
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爲常。蓋天
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
夫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不遠我
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自去吾
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即昏意
此正發揮所以長生
久視之意。諸解失之

雲將問治於鴻蒙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元氣也。雲將也皆
寓言。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拊髀雀躍自樂之意。形容其
見之。儻然止。儻然自失而止。贄然立。贄然而拱立不動。曰叟何人邪
叟何爲此。叟指鴻蒙言叟豈非道之人耶何爲而在此。鴻蒙拊髀雀躍不

輟。對雲將曰遊。鴻蒙自樂如故特對曰遊適至此耳。雲將曰朕願有聞
也。願聞教益。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鴻蒙已知其發問之意故但視之而發一吁
曰遊曰吁皆可想見。雲將曰天氣不和。風雨不時。地氣鬱
結。一百昌。六氣不調。六合之氣。四時不節。四時寒暑不節。今
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我欲知合六氣以育
萬物。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正弗知
如何。當鴻蒙未聞故弗知乃眞知也。雲將不得問。鴻蒙既以不知答雲將不得問其答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
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呼鴻蒙爲天言鴻蒙自忘朕也。前
得否。豈已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此前不得問至此復欲再問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浮遊無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而自得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
而知所往。其鞅掌紛紛。其雖知世紛紜之中以朕又何知。不知此終雲將曰朕也自
其眞。
亦自以爲猖狂。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欲謝絕於民既爲民所
而不可得則凡有所爲
皆民之所倣而效也。願聞一言。以治之。鴻蒙曰
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自有
矣。然玄天弗成。如此則豈得成先天自然之化。解獸之群而鳥皆夜
鳴。獸失其性而解散。鳥失其性而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草木昆蟲
被災。噫治人之過也。此皆有心以治人之失也。雲將曰然則吾奈

也不入願物性而不冶則精不逆而紀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群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足禍生而受害矣蓋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吾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仙仙起之貌嫌不能隱然適故故遂使歸夫之以用[illegible]心者此唯不用心求理與物皆不以任懷而物得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同乎涬溟無物無除也莫昭無思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爲直冥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乎矣有問有窺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當自失也

吕吉甫曰吾弗知也[illegible]知之[illegible]有往或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illegible]而已鞅掌則[illegible]吾觀天下之亘不遜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容朕又何知曰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之放則未非無爲天則無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故有玄天終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矣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被其

欲其反本以不知……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為而治，今猶無我而毒之。仙仙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感，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為而物自化。墮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為之道也。云云，物之所以生，我則不知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無礙而為一，以云終身不離。無問無闚，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若是闚其情，豈反生。闚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生物者，若是而已矣。

何。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鴻濛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僊僊，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歸去，不必問我。雲將曰：吾遇天難，言尊鴻濛為天。言吾遇夫子甚難。願聞一言。言願得一言之教。鴻濛曰：噫。嘆其舍己外求。心養。此上汝心自養得使足矣。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民自化。墮爾形體，去我形體之別。吐爾聰明。黜聰明、堅白同異之辨。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同倫與物相忘，而大同乎涬溟。涬溟者，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倫不生分別。解心釋神，解去其有心之心，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無魂。莫然，凝定無思無妄。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萬物云云，云云，衆多之貌。各復其根。使萬物雖多，各復其本根。各復其根而不知。其自然之本根，人人各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渾沌沌，無知無覺，終身不離乎道矣。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纔有知覺則與道為二，便是離道。無問其名，無闚其情，故道本無名，分別之名亦本無，好惡之情，我亦無好惡而無闚其情。物固自生。各遂其生，物皆是無思無為，是其道理固然者也，則此物亦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自然天賜之我以德，示我以不言之理。躬身求之，乃今也得。惟反其身而求之，乃得其所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遂拜而去。

陸西星曰：前言治天下總以無為的意思作主，正謂此治身以治天下之道，言以無為之意思，作主，正謂此道以治天下總以一無為之意……出以理天下，鴻濛對雲將曰遊之外者……自得之意，有出言語……餘以……自得之……

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鞅掌紛紛汨汨之貌，言物之遊於人者若是乎紛紛汨汨，然其作止貌累，莫非真境自動，故能自然，能其躍天真游於萬象之中。體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絲毫人力與乎其間，朕又何知焉。雲將言我以為猖狂，民隨我而為之猖狂也，放謂之猖狂，民隨我則得已矣，民之教身得民自一，一言而治之鴻濛曰天有常經。朕既誠為不得已於我之民，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天而常情也。穆之義，成即順之成，解而亂之。則亂之經，拂情之徵也，何者上古之玄物，鳥獸。然而生，初無彼我，故化生之，亂常之經，解別其群，便生嫌忌，以化動，鳥皆夜鳴。識警爭戾之氣，上干災變，草木，禽獸之世若人而常情，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雲將見而說治人，及其而與之，補過長之方，故曰然則吾奈何？鴻濛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毒哉，僊僊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乎。不可僊藥救矣，歸矣，猶言姑去也，雲將久問鴻濛，不肯遽答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屢待其問。

請而後告之，心養汝徒當作一句。諸本皆……虛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養……游侯其自化，即則謂了所謂上善者，衣也，徒……攖之則亂，物將自養化之……為所人謂我者無恬淡，……治而民自化，……若……無欲而民自樸，心靜了，……謂正意為……雲將疑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自養之……其……非自然故下復申其義隨其有形體養之去一……其……吱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去其默其……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言一與……平等不生分別之與物相忘而大同乎溟涬，此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物先也，解而心大同乎溟涬……簡心識二字又當別看，神以去妄心識同神，則……心自正，識釋去識則神解，以靜之心，莫然無魂……神則莫然無魂矣，莫即冲漠無朕之神，……識神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無意，即魂之……萬物雖多，莫不各行其天然，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人自有其根，各復乃之……知故渾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各真性而不自……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鑿竅日鑿一竅，而渾沌死矣。

世俗節　□衆曰心故出衆爲衆所憎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伍而不同乃大殊于衆而爲衆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衆哉因衆則寡者不因衆則衆之于意寡我何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已爲之此徒求三王上物之利而不見三爲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者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

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闘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闘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心毒天下乎

獨有之人無物累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世俗恒情皆欲人同已而不欲其異已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夫同已則欲異已則不欲其故何也以出乎衆爲心也。是以我之聞見皆出乎衆人之上也夫以出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不知操無欲上人之心乃爲君子苟有一念出衆之心則我之一見亦與衆人等耳何嘗異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已之聞見不如衆技衆矣。則我不如衆人之技抑又多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其心如此而欲謀人之國是欲覽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是以人之國而亩已之僥倖耳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用心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能存人之國蓋不能有其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而喪人之國也實則一事不成而基無窮之禍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惜乎當時有國土之諸侯不知其人而爲所惑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夫有土者特有夫土地人民之大物耳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有大物者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而不物。故能物物。惟無爲自然用物而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能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生張綱維乎是物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若知大能物物者之非凡物也

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人而制天下天下豈安之豈萬哉故一身所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爲物所卽是物也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其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於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爲故馭萬物而不窮也人皆自累而已獨無累是乃獨往獨來者也謂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使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于一類猶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

十一經精解四卷〇　莊子在宥十一　三十五

[illegible]冒天下分衆豈語之也此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下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則各爲主無故爲配無響寂以待物也無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行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卽無爲之至也與化俱故無端玄同故無表此曰新與故冥始也形軀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難無若已也已既無矣則群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能至於有者耳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則豈但可治天下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元神默運獨操縱闔闢於自然之中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等人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貴之至矣視有大物者可同日語哉大人之教。大人卽獨有之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形之於影。若影之隨物而賦形聲之與響。若響之隨叩而應聲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天下求教之心配對也處乎無響。然而非有意也寂以待感而無響行乎無方。因人變化而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挈提也汝指世人適往也復歸也將挈天下之人而往歸之於群動擾擾之中以遊無端無始之妙言世間亦自有出世法在也出入無旁。出入而遊乎其間四面皆無極與日無始。日日如是不見其終安知其始頌論形軀。合乎

陸方壺曰因衆以寧所聞言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人多矣以言尋仁義世聖知爲同俗之見也挈汝適儐天下而適道也使之撓撓以游無端復求也之往也言其往來日如撓撓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往獨來無所依倚也既無端焉有始既無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至是則形軀不足以礙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眞也大同則求其爲已了不可得焉得有有物觀有者以一君子三代之臣以仁義禮樂爲治者皆是也覩無者天地之友則非

大同。頌贊也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大同而無已。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已矣無已。惡乎得有有。既無已則何者爲有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覩有者。昔之君子。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覩無者。天地之友。若見無地萬物以無爲宗則天地之友也非獨有之人不能矣

呂吉甫曰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于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足爲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大物爲患欲明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于影響而不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存之所不能闚時

十一經精解四卷〇　莊子在宥十一　三十六

深行之人不能與子
壯矣

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無可
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無已
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
也則覩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
地之友與人同者
不足以名之也

聖人有爲中無爲

賤而任 郭象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自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淺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爲義親則爲偏故爲乃仁耳大禮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然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任用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以道爲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因相依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爲匿隱昧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去哉故曰粗而不可不陳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耳故曰不可不廣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爲故曰節而不可不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中和同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爲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故聖人以在於人者不容不爲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不助者不容力也成於德而不累，德不期高而自高而非有心積累以爲高出於道而不謀，此事出於道而無謀度之心會於仁而不恃，此心會聚於仁而不恃以爲恩薄於義而不積，所行雖近於義而不

節者志于條一故物物謂之可積而周知事之下首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孰肯不積雖神非天況不神哉親天不助順自爲而已成德不累自然無高會也出道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爲易也會仁不恃恃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礼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不辭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和以效故不亂也恃民自爲不輕用也因物而施作之不失其本也夫爲者豈不以爲故爲哉曰爲此爲故不可付而止此不可付然則有爲於爲而後以行之不能虛已以待物則

事之然此不明於道者也可悲也天道者任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人道者以有爲爲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任也若任無爲而委之臣之有所司而若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逸之除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位紊矣
褚伯秀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故以任民宥衆爲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焉人上者若以平而賞罰由乎天下之自

自以爲有薄泊也近也積則不化矣應於禮而不諱，禮可行則行隨而應接之未嘗拘於禮文而有所諱避接於事而不讓，接事之間徑情直行無所退縮而遜讓齊於法而不亂，以法齊物雖紛綜之中亦有自而不紊恃於民而不輕，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因於物而不去，物雖可因而不大木以乾本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大情者爲道扭者爲物特其不足爲也然而自不可不爲也而不應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若以其不可不爲也而不明於人理之自然則不存我通耳之德不一矣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於陸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安往而不窒礙純哉不明於道者悲夫，然則不明於自然之道者惜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無爲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此句屬道心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爲也此累字便與危字相近此句屬人心主者天道也，是以道心爲主臣者人道也，是使人心聽命此臣主字亦是朝廷君臣即齊物論曰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當如此看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既說有爲者不可不爲人恐人把無爲有爲作一例看故曰天道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陸西星曰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也民雖卑而不可不因也物謂統指萬物之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莫非樸散之器聖人備物以致用可不任乎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人厚下以安宅可不因乎事雖微然皆分之所當爲者不爲可乎法雖粗道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可不陳可乎義主分別親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禮主節節則止而不過積則加厚無已故禮雖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抑矯之辭至於德也道也天也而上者本不容於有爲然而無爲之道有作爲甚

治而無爲以安然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大其轄世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督責上有儒墨智吏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治者不勝其繁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循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是之惜之家傳國數而淅恨其爲禮民之具此所以鞠絕無一也信夫所言則天下之所當治者雷之所繫見者有在宥是國政不至於上僞人心不至于亂其必容無爲又何假治天下矣哉說者豈之所以發老耿之行明乎爲治者其在攫人心此桁楊羅網之所由來而禁

然之所以爲利者也後者而開道於學問先以恬神正形清靜爲本之要身爲本家國天下之末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而成之亦則三代之治不難復致天地官陰陽皆得其所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遷宗旨要于以陰陽聽乎根不違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叙君臣禮法治國之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繫于其心見于事業一也

不可以不爲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一者也謂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矣而從不可以不易也一謂不分一而易焉則變則易以而道矣天則不神矣而不可以不爲也神謂莫爲中爲焉則盡所謂人以合天矣此亦相據之辭皆無下之有爲所謂人觀以合天矣此之反於道也無下正言聖人有爲有而爲不中之無爲而天不已故也不助則人爲自而高不中爲而不器不累應雜不明一高而如見於出也於不誤不無心故之於於不仁而如見於不輕於於於法於義言仁於不義於 ……

而已矣自然者爲而不爲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

於德德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矣不通於道者安性而不生貪著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何此分明說破道也安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道有爲而累者以無爲爲尊可不察也人若欲體天道之知道者行道乎而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篇 郭象曰天地均于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以德爲原無物不得者自得故行而不識所以成天無爲

道可無爲而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天地雖大然皆是元氣布濩故曰其化均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萬物雖多卜張之者一造化而已故曰其治一人卒雖衆其主君也人民雖衆只有一君以統治之也故曰其主君也猶言民無二王君原於德而成於

則自然之與動自有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無爲也則天下各以無爲應之通于天地者德也物莫不得得則天地道行于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定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爲而群理都舉矣

呂吉甫曰天地之大任此而不給有萬殊化而莫非所以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

天天之與我者爲德君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故玄古之君天下無爲自然而已天德玄然便是天德猶言遂古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天地之間有名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有聲而後有名聲有便了此是自然的故曰以道觀言而人天地之初絕無聲時便有定此是自然之分定故曰此以自有人下之君有天有自然也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既分有定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則自有君臣之分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以用於世者其職能而盡其所能許多人出而做許多官治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許多人出而做天下之官治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天下之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簡簡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天能覆地能載能生同此德也通同也行於萬物者道也萬物之間各自然之道理行乎其中上治人者事也上之所以治治者知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其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道德爲精事與技爲粗精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即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故古之以養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無爲而萬物化我無爲則天下自然化淵靜而百姓定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記曰傳有之通於一而萬事畢萬事不過一理故可以貫之無心得而鬼神服得於我者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也即此可見道貴自然褚伯秀曰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于德

道生一而至于萬何莫非道也治其一則各得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以君爲主而君原于德則其化通于天地之均成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而無言天下之君道正以道觀分則無爲而爲君有爲爲臣居臣之義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能則無不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乎以道汎觀則萬物之情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得之而人而得此則德與天通道而萬物莫非

哉況之爲物如此其大積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兼于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于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于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

故物莫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況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于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德治人爲尚縱意乎刑攻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于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提之而不濁也民鳥得而不定得道而于一萬事畢此者君無累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明道則處一化齊

天子節 郭象曰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爲此爲而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

夫子曰述師之言以狀道體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以覆載萬物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君子欲體道不可不刳去此知覺之心焉而見道之大無爲爲之之謂天天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無爲言之之謂德得於己者不言而言者無所容言也愛人利物之謂仁愛利萬物道濟天下故謂之仁不同同之之謂大異者同則無所不同故謂之大行不崖異之謂寬不設城府不容故謂之寬有萬不同之謂富萬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謂之富故執德之謂紀條理也所執之德有序各有條理故謂之紀德成之謂立小大德成則如有所立故謂之立循於道之謂備所循其道而行則無不備故謂之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完全故謂之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即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萬物往而皆逝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也行不崖異良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異者八之綱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乎道之謂備苟言循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則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德淳自廣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特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則尹不所貴富貴壽夭未寄其心常忘之矣也存天真之所謂懸空忘壽天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皆天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爲己顯名忽然不發之在身也顯則亦顯則累而已

物往不窮而吾與之爲無窮故曰沛乎其爲萬物逝若然者藏金於山沈珠於淵如此則內重而見外之輕故能藏富於天下不利貨財不以貨則爲利不近貴富遠貴富而不親不樂壽不哀夭不以壽天爲哀樂不榮通不醜窮不以窮通爲榮辱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爲我之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顯則明乃若所顯則有之吾天真自然之明萬物一府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死生同狀同死生而視爲旦暮此則吾之所謂顯所謂明也

唐順之曰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爲則人竅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適一畢萬若紀之存有綱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

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己契之數沛乎爲萬物指開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于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大也可醜不私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窮天下爲己處顯不私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以德而天下以位處天下以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位萬物爲于我則一府勞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至道靜中生明

夫子曰又述師言夫道淵乎其居也夫道惟大故淵乎其居而不動居靜也漻乎其清也漻乎其清而不雜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的便是道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亦見天機也萬物孰能定之即是而言道惟聖人能定之是道孰能定之者夫王德之人王天下之德者素逝而恥通

於事、（素樸素也，逝往也。言率其素發以往，常自恬淡無為，未嘗泥著於有為事相之中，故曰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然於物未能應本然之則合）不容昧先事而知，若冕神然。故其德廣。（知若是，則其德清通無象，廣矣遠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然所謂通者，又皆物有採取於我而後其心出而應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故形非道不生，（夫萬物皆造化所生，此有形者皆同此道。）生非德不明。（非然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存形窮生，（若夫存其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德明道，（立其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非王德者邪？（非有王德之聖人能之耶？）蕩蕩乎！（蕩蕩乎其大，忽然而首出庶物，勃然而聖。）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此之謂有王天下之德者之大聖人也。）

作物觀　此下即所謂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者也。蓋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道雖不可聽也，而其中有象也。）無聲之中，獨聞和焉。（道可聽乎？然無聲爾，不可聽也。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聲之中，我之所聞，則如八音之相和。）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深之又深，則物物矣，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全無方矣，而虛虛發見精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源。）大小長短脩遠。（大語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實短；語脩遠也，而實近。道之體蓋如此，然非王德之人不足以體此道也。）

呂吉甫曰：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親，遊則無乎不在，通于事則物微而不遺，實以通于事而其事，明知通于神則周萬物，而其本也。立之本原則歸乎其本原者道，事其末也。

二經精解四卷　莊子天地十二　四四

自適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非執彼者而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所自。未嘗強謀也，人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道以無心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音旋）遺其玄珠。（此寓言，玄珠喻道。）使知索之而不得，（知，知覺也，喻有知識者不可以得道。）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離朱，明也，喻明察。）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喫詬，言辯也，喻有口辯者不可以得道。）乃使象罔，（象罔，無心之喻。）象罔得之。（道竟以無心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言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得道，必無心乃得之，不亦深可異哉。）

呂吉甫曰：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許由論齧缺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堯問齧缺可以配上帝而為君乎？）吾藉王倪以要之。（吾欲因其師王倪以邀致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以齧缺為君，天下殆哉，岌岌乎其危矣。）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音朔。有聰明睿智之資，而應事之開以其性之敏應）

為衆人則斯實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述也將彩使後世由巳以制物則萬物平矣尊知而火馳若言實若當位於前則知見有於後矣穀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與後世事役之端也物絯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使後世捨然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衆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義而利人以應衆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真物相逐馳不自得於內也將皆喜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化矣故曰未始有恆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故衆父也衆父父所以運物者與

之捷給其性[illegible]乃以人受天。其性過人如此而又恃其聰明而以
人為齧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彼雖明乎寡過而不
知過之所由生於有心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以與之配
天彼且任其胞臆而行其在人之事以求勝天 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以我身對物而
人已之異視 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自尊尚其智而急用之如火之馳 方且
為緒使，緒末也方且為末事所役使而不知其本卽叢挫之意也 方且為物絯，方且為物之物
為事物所拘而不得自如 礙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四方之物而來應之 方且
而不得安靜 方且應衆宜，方且事事而應各度其宜而非出於無心 方且與物
化而未始有恆。方且為物所汩失其自然之常而非能定而應化為事物所變動也 夫
何足以配天乎？此皆純是人為豈可配天 雖然，有族有祖，族之聚一

必尊其祖故日有族有祖 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此人但可以為衆人之父而不可為衆人之祖
治亂之率也，率帥也以之撥亂則可矣 北面之禍
也，南面之賊也。若以之處下上皆不宜也 處下
褚伯秀曰：齧缺聰明睿智，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締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絯，則凝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緊嘗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也。

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夫桀紂非前敘賢聖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四恒非能救危乃賓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吉甫曰其性過人則非默觀其知而動于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于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為舍于無為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滅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矜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為天下所役物有緒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歟

華封三祝

其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

堯觀節 呂吉甫曰聖人盡天道故體今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壽富多男人所欲不得不以爲事多懼多事多辱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盈鷇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跡其達莫測也叫儒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爲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殺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殺也亦必全天而不陷許書皆有在天之說則云而上僊矣爲而不仙乘非有人非見有

堯觀乎華。華地名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封人旨以壽祝堯 堯曰：「辭。」言不必壽 使聖人富。又以富祝堯 堯曰：「辭。」
言不必富 使聖人多男子。又以多男子祝堯 堯曰：「辭。」言不必多男子 封人
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女音汝下同 此封人問非以
世俗疑之也特以其有心與無心耳 觀堯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懼其生亂 富則
多事，富則心勝 壽則多辱。壽則其身易侮 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此三
者皆非所以養吾心之德故以欲辭 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
然君子也。言始吾以汝為聖人今猶有意必非自然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
職。卽是孩見下地便有衣食分劑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多男
子而分之職則分有定而人不亂矣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富而

各付諸人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矣 夫聖人鶉居而鷇食，聖人無心自然如鶉之居
而無定所如鷇之初生者雖待哺於母而非自求 鳥行而無彰，如鳥行虛空過而無迹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有道則與物皆亨通 天下無道，則脩德
就閒；音閑 無道則斂德以避世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度世千歲亦不為多厭世而僊
而去如幻身雖有而不[illegible]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乘彼白雲寄於帝鄉為玉清金闕之
仙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不染於少壯老之三患心自得而身常無殃 則何
辱之有！」辱安得而及之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
已！」堯猶欲問而封人不荅但曰去已援幽而趨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蹟
郭子玄曰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鷇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任妄行而自蹈大方也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

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休也

陸西星曰何謂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鶉無常居鷇仰母哺于虛空過而無迹心自然之謂聖人[illegible]世[illegible]心亦如是耳三[illegible]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頭注）郭象曰古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順天應人未爲不問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知也

子高避世而耕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封之也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有避世之意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重其賢也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堯蓋順之以無心故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今子以賞罰驅民而民終不化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德益衰而刑益侈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必基後世之禍矣夫子闔行邪。闔與盍同夫子何不去乎無落吾事。吾不暇與汝言汝無廢吾耕事俋俋乎耕而不顧。俋俋耕之狀

焦竑曰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此段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已不如堯舜矣

（泰初頭注）呂吉甫曰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物也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体

至德同於泰初

泰初有無泰初者無物之始也無物之始只有箇無而已未有所謂有也無有無名。有且無之安得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一之所由起但一而未形也一即泰初之無無也物得以生謂之德。由一而生萬物則謂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而未形似有分矣然陰陽混合似分未分絪縕交密而無間故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留動者凝也妙合而凝生理已具則有形矣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體保神品類森然各正性命則有神形則謂之性儀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性脩反德。人脩性而反於生生之德德至同於初。德之至則同於泰初之無無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惟同也則虛則大合於朱鳥之以喙鳴者按爾雅喙謂之柳柳宿也取鳥之喙之意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夫飛鳥之以喙鳴者乃天機之動無心而自然也既與之合則與天地合矣其合緡緡若愚若昏。緡緡與胳同也胳合無際若愚貌是謂玄德同於大順。此乃謂之玄妙之德與泰初自然之理同矣若昏不可窺測

（頭注）……此則不失乎己形之後者也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寓乎天地之間者也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者是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與橐籥而已其合緡緡非若是而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大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陸西星曰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返還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體勘便硬將朱子作謎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乎是雖窮蘊探之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無無乎是雖窮蘊探之極舌亦不能辯矣前輩若吉翁吐去舊日窠臼將此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有箇定箇無有箇定有箇無無若以主張於溟涬之先有箇無之有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所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爲物德之爲言得也曰物得以生之謂德道大以爲分陰陽闔闢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爲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出機於氣留動而生物物者猶之留動而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皆物物各成形質者也物者卵者巨者細者有形有聲其生之理要皆一胎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神則神保合太和之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保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脩性者貴反於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

（頭注）劉槩曰太初無有之始故有無無之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未形則渾淪一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人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之無滿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達德若愉且然之謂也絪縕若有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常

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虛者神返於虛而
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終
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泰初無無有心於同合
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付然盡之矣故合
喙而鳴喙鳴而合此鷇音也胡為而鳴胡為而合者
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鷇音者
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
緡緡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
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者如此如是則謂之玄德
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私與
之也脩性返德其道如此

至人忘己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所治之道同條共貫若相倣效然可不可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然不然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有言辯者之言紛紛多端雖曰離堅白若縣寓而我離析堅白昭昭然揭以示人若縣於天宇之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夫子以為惟聖人能之耳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技皆庶人之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拘肆技藝功皆勞形怵心以才藝自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又如執狸之狗為人所愛則必係之故大以拘繫而愁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便捷之猨為人所拘則必棧之故猨自山林而就捕二者為能適其自然之性哉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又呼夫子名言我將告汝以汝所不能聞所不能言之理即所謂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人之徒有頂趾而無知無見聞道者甚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若大有形者與無形者皆存此則踐形之人世全無也其動止也此踐形之人其動止同其死生也其死生同其廢起也其廢起同廢起即窮達此又非其所以也然而非其所以然也

夫子問 郭象曰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情性矣將以為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衆而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忘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任自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興廢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己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

陳景元曰可不可然不然晰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縣宇高宏使衆所然也以言相易以技相係勞形怵心神猶狐狸犬被繫縛入檻

見乎心而著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有生則有性其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其所以然者有治在人其所以與者由人心而治之而我無容心忘乎物與人異其名為忘己謂非惟忘物并與天亦忘之忘己則忘己者無我也此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忘己則入於自然而與天為一矣

陸西星曰此段措辭給何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
食烟火語者夫子指孔子治道謂所治之道若相
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苟同於衆也辯者有言曰
離堅白若縣寓言不為異說所淆也言衆人之所
見雖相以矣而我獨於衆可然之中恐有隨俗
習非之病又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
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察
理之當矣辯者之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離析堅白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縣之天宇是則可謂析義之
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智者不聖人而能之乎不
知夫子之所謂聖乃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所
謂大以拘繫而愁思猿自山林而就捕者也烏能
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
心於是非同異之間豈不以才智自見又焉得以
才智自累乎既又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不能聞
與所不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蓋有
首有趾具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足無知無
聞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衆凡民耳若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踐其形者
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如
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於人
哉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生
衆廢亦廢衆起亦起非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
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
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
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忘乎
天其名為忘己忘己則入於天矣入於天者無我
無人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己於天矣而又
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泅者忘於淵而
後能入於淵也此為聖人也已矣

季徹與蔣閭葂論治

蔣閭葂音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述魯君所辭以請教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故不能聞無耳故不能言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亦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偕者亦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己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蔣閭葂 郭象曰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與高顯若臺觀之可觀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自勇以附之亢其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

也故因其自推而推之則雖推而非為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涬自貴之謂不肯身謝堯舜而推之為之兄也心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呂吉甫曰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以為賞見妄矣如是則吾不能無遁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其以投上之迹則賊心而進獨志若性

不獲命。述已所以辭命 既已告矣，未知中否。又述其告君未知中於理否 請嘗薦之。請以所言陳之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必有恭儉之德衆公忠之發而心無偏黨 民孰敢不輯。輯和 也 季徹局局然笑曰：局局笑貌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軼轍 若夫子之言不足以當帝王之德猶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轍其力小必不足以任此大事也 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若是則其自為所處者猶人之高其觀臺以示於人危高也 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多物人物之多也人將往而歸之者衆則投迹而來者愈衆矣蓋言趨之 則自累也 蔣閭葂覷覷然驚曰：覷覷懼貌 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言其聞此言而無所知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風者道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累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搖蕩鼓舞也鼓舞民心使之成就於教化而易其習俗 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舉皆滅去私心而進其昭徹獨見之志言進於道也 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帝則默而順若其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若然者豈處堯舜於高自處於卑兄堯舜之教而溟涬然低首甘心以弟之哉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睥睨乎與民同歸於德而心各得其所安矣

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猶道堯舜而不為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反哉欲同於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陳詳道曰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為無為則天下無疾茶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推而推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此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開天之天而損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

陸西星曰閭葂見季徹因舉昔之所以告魯居者若謂恭儉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當帝王之德蓋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從之從而投迹者衆矣不知乘興而來者亦興盡而返遊觀之人詎能久乎哉

夫涉[illegible]以可救而過者[illegible]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示利於寡而不該乎衆所以神人惡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螳蜋之怒臂[illegible]之范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濡沫之論乎昔舜以卷婁[illegible]其[illegible]列子以[illegible]誠南郭[illegible]為蚤[illegible]稷之為處[illegible]在處陶以伏影處靜以息迹然后為至也方思善曰拔溟涬乃言鴻蒙之世無為之治即所將篇大同乎溟涬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機則有為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溟涬然弟之

意却在言外而問葂不知故覷然而驚芒然於季徹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任技者衆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任耶於是季徹言以大聖之治何謂搖蕩其民心民心本自蕩蕩道乎搖搖活潑若草木之動搖於春風者有聖人覺為之防檃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覺跂蹝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愈遠易有之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註云既已無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意正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搖之蕩之使之自得其性則教由此成俗由此易滅其相戕相賊之心而進其昭徹獨見之忘大順大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吾是則豈兄堯舜之道而弟之溟涬之德哉使民心之所欲者同於德而心始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之與

虩 虩同易曰震來虩虩註謂蠅虎進退多驚

喻過用其心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漢陰地名 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見老人方將治場圃之事 鑿隧而入井，畦間鑿隧為水溝也 抱甕而出灌，抱甕入井汲水而出以灌圃 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搰搰用力貌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有器械於此一日之間即可以浸灌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力少而功多夫子不欲之乎 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器械何如 曰：鑿木為機，鑿木為桔 而鑿機竅 後重前輕，又用一橫木後係一石重前所以係桶者而輕 挈水若抽，抽拔也 數如泆湯，如湯沸然溢湧出 其名為槔。即今圃為中桔槔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 存機事必有機心。用之為機事而所以用之者心也 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不純一虛明 純白不備則神

哉文許而意示[illegible]諸家註乃有云自當者有云低頭甘心者有云無分別若似失之子貢[illegible]陸西星曰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即今之塘坳[illegible]所以近水而[illegible]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蓋為子貢之械槔以機心存焉故也而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白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粹自然光明洞徹表裏知一而其神也完否則日見其轇轕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之中無神不定者不可以言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以機械之心世俗之人以為巧

利同然趣之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喪心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為宜乎子貢瞞然而慚矣其所以對也有頃而丈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对蓋將緣師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己之所為不言可知若於是丈人復訊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耶於于夸誕之貌蓋衆猶云蓋世獨弦哀歌髙片譏以派聲於天下也既訊之矣又從教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則墮支黜聰之意言狀其机心而不用也庶幾謂几於道無乏吾事即無乏吾事之意即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未聞性道之先資殖億中之日妄意揣測以為聖人之道若是焉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功計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況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予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夫人之道獨不知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之人所以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

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神不定則不可以居此道）吾非不知（吾非不曉此械）羞而不為也。（特以為機心存耻而不為耳）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有間頃也）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論語曰奚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擬聖慕聖人也於于誇誕之貌蓋衆猶蓋世獨弦哀歌以賣名聲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以取人之聲譽也）汝方將忘汝神氣。（汝宜內黜聰明）墮汝形骸（外忘形骸）而庶幾乎。（如此方庶幾於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行矣無廢吾事）子貢卑陬失色（卑陬愧懼貌）頊頊然不自得。（頊頊自失貌）行三十里而後愈。（行三十里而後慙愧少息）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向之人是何等人）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夫子見之何故容色俱作終日不復其常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夫人指為圃者）吾聞之夫子事求可（事可為則為）功求成。（求至於成功而止）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力少功多如桔槔之類便是道道之所在）今徒不然。（徒獨也今人獨不然）執道者德全。（執道則不失其所以為德）德全者形全。（德全則能全形）形全者神全。（全形全神）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則神守其舍能全其神便是聖人地位）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此人雖託生於世所行亦與人同而浮遊倡狂不自知其所往則與人異）汒乎淳備哉。（蓋渾然無迹汒乎純白之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

全□□全形神研業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夫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則與人異蓋汒乎純白之備哉而所謂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矣執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譽之若悵於天下之口矣而謷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若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動也郭象曰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欲脩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乏廢也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浸於此人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脩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無為復朴此抱神以遊世俗識渾沌也

人之心。（此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事）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志之所向則不往）非其心不為。（非其心之所安則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雖舉世譽之而所言行於世是得其所謂也）謷然不顧。（亦謷然自適而若無顧念）雖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雖舉世毀之所言不行於世是失其所謂也）儻然不受。（亦儻然自如而若無所毀）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惟全德之人乃能不以毀譽為損益且不顧而況毀乎）我之謂風波之民。（我則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故曰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彼假人事以脩太古之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守純一而無二無雜）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守其本心治內而忘乎外物）夫明白入素（夫純一不雜是明白也則可入於素）無為復朴（忘外是無為也則可復於自然之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全性主靜以遊於世）汝將固驚邪。（固宜也汝未知此道宜其驚異耳）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且渾沌氏之道終非予與汝所能識也）

羅勉道曰數如泆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質瞞然目無精采貌於于語助如俗謂鄙儒之乎者也云獨弦哀歌以賣名聲言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卑陬卑遜自處於陬隅也假脩渾沌氏之術假託也託於脩渾沌之術渾沌太極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內不治其外得乎己自忘乎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歸諸素無為而還之朴體性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宜不及此固將驚之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當全如此

諄芒論聖治德人神人

故……寂而不自……矣則知……於世俗而民從無不……必使次嘆哉渾沌玄同流……謂之世俗所識者識其近耳。郭象曰：行其所行，因而任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使物爲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若言其指顧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故也。德人則無思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樂之情復……

諄芒將東之大壑。諄芒，未雕琢之人。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圓內之風也，皆寓言。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大壑，海也。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益之不得滿。酌焉而不竭。損之不能竭。吾將遊焉。吾將往觀焉，此亦夫子將往海之意。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橫目，側目也，言夫子將觀於海，獨無意此側目而待治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上古聖人之治。官施而不失其宜，隨職而官之，而各當其任。拔舉而不失其能，舉賢而任之，舉賢無遺。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盡見事事可爲之實，乃順其所可爲者而行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皆爲已而非爲人，天下自然化之。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撓，動也，舉其手，隨所指而赴之矣。莫不應。書曰惟動丕應徯志是也。此之謂聖治。古聖人之治天下，蓋如此。願聞德人。德人比聖治又高一層。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居，靜也；行，動也；動靜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心中無所謂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且與天下共利以爲悅，共給以爲安，以身寄托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惟其不知有身，故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泥泥乎不知其所適。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儻然若行而迷其所，乘乘乎不知其所歸。此二句皆狀其無意依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無心也。此謂德人之容。全德之人其狀如此。願聞神人。神人又高一層比德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神騰躍上昇而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似無如此，雖有身似無身矣。此謂

呂吉甫曰：注不滿，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所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以任人匿情而拔退者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德也。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爲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而混冥無迹也。

不知所從，則用有餘，則四海其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其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爲神也。乘字光字所以爲神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繼照而照也。致命則夫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虛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其若歸根，混則各而爲亡，冥則樂洗忘矣。

照曠。此其胸中何等照曠。致命盡情，且盡其性，致極乎天命而中之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以天地之道自樂，萬事一無所累於我。萬物復情，萬物皆復於實理而與我爲一。此之謂混冥。此則寂然不動，昏昏默默，與溟涬者等，故曰混冥。羅勉道曰：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紓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無心爲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胸中，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則照曠，空曠無復形拘，故謂之照曠。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累爲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是謂混溟者，約其情使復歸於性也。蓋其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涬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混沌之術者，脩此而已。此段語至德而歸至矣。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旨亦相似。

至德之世無爲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伐紂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周武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罹此征伐之患。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無鬼之意，蓋以虞周皆亂而後治，則揖讓征伐直時異耳，未有勝負也，故詰問之。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滿稽言因有所悟，聞無鬼之言：天下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而有虞之德而推以爲君哉，分明是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也。蓋有虞之治，猶以藥治瘍也，無瘍何以藥。禿而施髢，病而求醫。禿而後施髢，瘍而後求醫，無禿無瘍，何用髢；不病何用醫。此三句蓋言治天

門無鬼節　郭象曰：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於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父此色……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自然非由知也，其仁義忠信，率性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而不謝也。主能……自行，故行無迹；止其分，故不……

呂吉甫曰：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后治之，孰不以天下為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后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道不至於蕉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过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仗義據人，從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哭，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亂得擬議於其間歟？

下便是病。無為而治，則無病。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孝子為父操藥，色終不樂，若父之無病也。聖人羞之。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夫太古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標枝，括枝不見葉也。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忘之嫌。端正而不知以為義，脩身端正而不知有義之名。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相親相愛而不知有仁之名。實而不知以為忠，相與以誠而不知有忠之名。當而不知以為信，事得其當而不知有信之名。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有生之民相友相助，而不以為恩。是故行而無迹，任其自行，故無迹。事而無傳。行所無事，故不傳教於彼，皆形容太古之世。

陸西星曰：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稽一

陳景元曰：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賊，有神武以誅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賤。上知標枝之無心，下知野鹿之自得，此亦忘名之理。有哀則又見焉，有德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須焉，有誤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然，不以為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擢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離攜。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同武，皆亂而後治者。夫至德亦遠，但時之所值不同耳。得尊此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為於治。凡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見之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療瘍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髢，病篤而求醫，胥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治之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而同修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修其慈父，其色燋然，則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羞之者，恥其心之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煩也。至德以下，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

閔　陸西星曰：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諂諛其君親，使之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為諂諛之人，而惡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足疑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必然也。設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者而然之，世俗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其不肖之臣子諛諂於君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寬其與己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

見有虞之不然。

世人大愚大惑

孝子不諛其親，能諫其父。忠臣不諂其君，能諫其君。臣子之盛也。此臣子忠孝之盛節。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若隨親之所言以為然，隨親之所行以為善，是不知諫者也，則世俗惡其諛親而以不肖子名之。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若阿意從君，隨君之所言所行而然之而善之，則世俗惡其諂君而以不肖臣名之。而不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言亦未足為必然之定論。言道不同。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至於人之道諛乎己者，我所謂然而人以我為然，我所謂善而人以我為善，則不以導諛之名加之。然則俗固嚴於

之。然則世俗之當同顧嚴於親而尊於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非，是於必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俗謂之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怫然作色而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破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為一字可容無定守耶。人譽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悅人之易曉；飾詞者不欲直遂，致為潤色之辭，以使人之易。所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虽足以聚眾，而終始本末多不相攝，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

親而尊於君邪？然則俗豈固獨嚴於君親邪？非也。總是世俗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乎己也。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今世俗謂己為導諛之臣子，則必作色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合譬飾辭聚眾也。又且聚徒講學務空談，而無實行合譬。諭潤色其辭，使人易曉，飾可以集眾。是始終本末不相坐。然始終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垂衣裳，之人也徒飾其衣冠。設采色，華其文章。動容貌以媚一世。矜其容止以媚悅世之學者。而不自謂道諛，而不自知其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俯於流俗與庸人為徒，人是亦是，人非亦非。而不自謂眾人。無卓越流俗之行，亦與庸人等耳，而不自謂為庸人。愚之至也。此皆愚蔽之甚。知其愚者，非大愚也。若人能自知其愚，則可以破愚而不至於大愚。知其惑者

家雞高自標致以媚說一時之事人而不自謂之道誤然亦豈有異於人哉此段分明議影一時聚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蠹務空談而無實行者且夫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爲我所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則不爲彼所愚故曰非大愚知其惑則不爲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則終身不柔矣藥毒熏心罪類入骨醉其說者聲聲昭然而不自悟如彼迷人四方易惑于彼有所嚮往誰與從之又自悲已

非大惑也。能自知其惑則可以辯惑而不至於大惑 大惑者終身不解。至大惑則終身不見分明 大愚者終身不靈。苟至大愚則終身不能覺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譬之行路者然迷路者只一人則所適之途畢竟可至 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苟迷路者二人則從勞而終不得至其所何者惑者多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夫一人惑且不可今也胥天下皆惑於斯人矣 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予雖獨欲有所嚮往誰與從之又自悲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古樂不入俗耳 折楊皇荂音華，則嗑然而笑。里巷之曲則悅聽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超世之言不入於人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至言之所以隱者以俗言能勝至言也此言愚惑之人與之說不必入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缶鍾當作垂踵謂惑而不前生垂其足雖欲有所往不可得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如今天下但惑於俗言 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予雖欲獨往不可得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知其不可得而強使往 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莫若舍之而不推誰其 不推，誰其比憂。莫與推說則我又自不比於憂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厲人蓋貌醜者故恐其似已世之大惑大愚皆不自知反已不若厲人

蓋深有所激而憤世之詞也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本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甚曾厲人之不若故設此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

郭子玄曰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

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以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恆不見罪也噫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或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貴由則湯同聲勢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今世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辭則相與無憂於一趣世失得

失性非自得

百年節 陳詳道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日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何異犧樽之議溝宜哉此君子所以貴乎畜也

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 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一則破爲犧樽之器 其斷在溝中。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泥塗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榮辱同質異遭榮辱固有間矣 其於失性一也。其爲枯木而失其靈氣一也

林希逸曰其斷在溝中者爲犧樽之餘者也榮辱不同同爲枯木耳性與臧穀亡羊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足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拆之也困惾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厲爽爭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爲得矣此之甚也崇義有三一者塵宗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以譬盜跖與曾史行義之參史魚 然其於失性均也。然一則殉名一則殉利皆失其本眞也 且夫失性有五。又自失眞之由而枚舉其端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失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失聰之性 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音宗 失鼻之性困惾衝逆人也中顙氣自鼻而通於顙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上聲 失味之性厲爽而失其本性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失趣舍之性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上聲 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 非吾所謂得也。趣舍滑心不以爲失而反以爲得 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自我言之直困焉耳矣可以爲得乎哉 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

二者以言三者梗塞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爲取舍也物之亂性者聲色爲最楊墨之爲儒墨視窮欲者有間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趣舍錯亂矣理爲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鷸冠搢笏紳修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積柱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而外纆束於衣冠之纆繳睆然日視而不敢動只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則罪囚之人柔檻之虎亦可以爲得矣

以爲得矣。（以困爲可得則樊籠之鳩鴞抑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硬礙也以其趣舍形諸言色與人爭是非而胞次爲之硬礙）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搢執也紳脩帶之長者也四者皆儒服以禮自拘束其身）內支盈於柴柵。（其在於內支盈充塞如柴柵然其胸中不自在也柴木塹也柵亦編木爲之）外重纆繳。（彼外爲禮文拘束如罪人束縛然纆繳纆縛也）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睆睆日視而反自以爲困而視之貌若然者以爲得）不則是罪人交臂歷指。（交手背縛而歷見其指）而虎豹在於囊檻。（與夫虎豹之處囊檻）而亦可以爲得矣。（抑亦可以爲得矣）

呂吉甫曰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聽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聽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以趣舍之滑心亦若然而已心無趣舍以趣合之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因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不則得□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纆內支盈於柴柵外至纆緻自達者觀之在纆繳之中睆睆然明矣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二經精解全編卷之四終

天道篇　呂吉甫曰天地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而非離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道於聖則知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徙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胸中也雖吾之自爲猶將昧乎無不靜矣以爲而未嘗爲故也況人各爲其爲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爲善而

復歸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爲物得我以生我卽不生萬物既能鏡之明乎此則下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上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處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準而已蓋天地於此乎取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亂恬則安於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爲也天地之平則

玉堂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五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古閩　楊九經　一甫父　叅訂

外篇天道第十三

聖心有主之靜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明內服帝謂羲黃以上聖謂堯舜以下）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即是而黙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六通四辟皆取則之義）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其自爲也冥然而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聖人之靜豈是以靜爲善而故欲靜哉一句讀下）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譬之水焉水靜則至明而鬚眉可鑑）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其平可以合於準之平大匠亦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提出精神二字爲言）（聖人之心靜非拈寂之謂也）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是天地萬物皆準於聖心者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此八字靜之意義）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天地取準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將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以故帝王聖人止於至靜）休則虛。（止則心中無物而虛）

無為而天下治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德至虛之極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凝於虛為之衆矣其唯虛乎虛者則其心則虛乎其害而其害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不同而其理未嘗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特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繞心而無為則以任事者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漠

虛則實。虛則虛空之中妙有生焉而實 實者倫矣。一實萬分而敘化者而川流渾然之中自有倫理矣 虛則靜，靜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動則得矣。動則無不得其宜矣 靜則無為，靜本無為 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然無為而無乎不為 故各任其事而盡其責矣 無為則俞俞，俞俞安樂之貌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安樂則憂患不能入 年壽長矣。外患不戕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云云乃萬物之本根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者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堯之南面而為君不外此靜 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舜之北面而為臣不外此靜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此靜可以居上蒞民而為帝王天子之德 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此靜可以處下不仕而為玄聖素王之道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

十一經精解五卷　莊子天道一　三

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戢戢皆從無為植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閒遊或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焦竑曰無所積滯即帝王天子之德聖道即玄聖素王之道與未根儒舊註以三皇五帝分爲者非是六通四辟與闢同言六合四方皆通達也眛然則虛也平中準大匠取法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之平準焉故曰天地

以此退居而閒遊，閒音閑 江海山林之士服；退居閒遊而人心服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進為用世而功名顯此所謂靜則無為而無不為而任事者責也

郭子玄曰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斷自得也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有為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為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得以竄萬物之本皆任不為中來明也此以南面北面而處上處下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閒遊之流進為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家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家宰不為

憾入也無得則悲哀不能入則形未嘗衰也樂則所以命者全不能處年壽長矣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於此也

呂吉甫曰靜而聖言內動而上言外無為也而尊則臣天下者無事於本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服天下者無事於文矣夫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為閒居雖不同而此大本大宗矣均調也通乎此則無為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

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聖人以虛靜為天樂

靜而聖，內聖 動而王，外王之業 無為也而尊，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群動故無為而尊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樸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若出故莫與爭美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故明於天地之德者乃能得其大本大原而與天為徒和合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無為自然而與人為合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和則樂矣與人和則其樂以人 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天和則其樂以天

十一經精解五卷　莊子天道一　三

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整萬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以至彫琢衆形而不為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淡外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其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而不知其為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也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

莊子曰：又引平日所自言者來作印證 吾師乎！吾師乎！即所謂大宗師 䪡萬物而不為戾，有時䪡殺萬物而物不為戾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有時澤垂萬世而物忘其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自然而壽安所稱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化工之巧安所稱巧 此之謂天樂。此之謂無為自然乃天樂也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知天樂者其生也行乎天 其死也物化。其死也隨萬物而化 靜而與陰同德，靜則為陰 動而與陽同波。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生死動靜皆隨造化以卷舒故不怨天不尤人 無物累，無鬼責。無物累不尤人故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與天地合德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此心定靜而可以王天下 其鬼不祟，其魂不疲。精

藏而不露，神運而不疲。其一心定而萬物服。亦以是此心定靜而已，便可以服萬物。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服萬物者，不過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而與樂也。以推此矣。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大樂皆是聖人以心以畜天下者也。

郭子玄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奉。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為一，天樂人樂，與人和者，天與人樂也。德以應人，故天地和，大人與天地一也。足矣。物之變名，可知，雖曰至人，無所犧牲，仁壽無疆。發無所藉，其為樂也，皆其妙用也。無期此故無所不為，之謂天樂，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我心靜，雖殊而無心，一也。故常無心，則通天下而不疲。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

帝王德貴無為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天地道德皆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無為則有餘逸。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有為則有勞。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故古人以無為為貴，愛其自然之逸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然君臣上下之分亦有辨矣，臣當勞，君當逸。苟上無為而下亦無為，是下與上同德而非臣道。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君當逸也，苟下有為而上亦有為，是上與下同道而便非君道。上必無為而用天下，故上必無為而居其逸，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而任其勞。此不易之道也。此萬世不易之定分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知雖能籠絡天地，不自任其智。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辯雖能彫刻衆形，不自矜其辯。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能雖能禮海內之物，不自用其能。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天何嘗為產而萬物自化，地何嘗為長而萬物自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帝王何嘗有為，而天下之功與天地同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天生者神，地能資生萬物，故富。帝王無為與天地合，故大。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由此觀之，帝王之德所以與天地作配者，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惟無為，此乘能御天役使羣物之理，而宰制人羣者也。

呂吉甫曰：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以一天下為之用而不足。故有餘者，不純乎德也；故上無為而下亦無為，則與上同德，則德累道必不言而同道。有人為之，有為而天下者，天下者道也。則上人無道。有為而同道者，天下用之，天下為之，天下之為自慮之。故上必無為而天下用之，此辯道之易也。故王之非我說，能不自為，天下萬物化而不產，天地之所以為富，萬物之所以為大也。帝王之所以為神也。道之所以乘天地，而馳萬物，而所以用人羣者也。

人道有序

本在於上，無為末在於下；有為要在於主，君道詳在於臣。臣道有為。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以之術日見其提
寂靜之術其用樂矣
末在斷 郭象曰精
神心術者五末之本
任其自然運動則五
事之末不振而自舉
所以先者本也君臣
父子之先後雖是人
事皆在天理中來非
聖人之所作也明夫
尊卑先後之序固有
物之所不能無也大
道之序言非但人倫
所尚也所以取道爲
其有序也
呂吉甫曰知五末者
須精神心術之運而
後從之則向所謂虛
無恬淡寂寞無爲者
又所以保精神明心
術而爲其本之道也
參其本則末從之矣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
非所以先也君先而

德之輔助故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以明刑弼教
以爲德之末
故以爲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禮去度數皆禮之本故爲治
之末度數等差也刑名名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
末也鐘鼓羽旄皆非樂之末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
也哀與其易也寧戚故以
衰絰服色爲哀之末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
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此五末者須由內心以生然後五末從之以行則本末得
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人於末不徒非所
以先也所以先者精神心術之本而已矣君先而臣從君臣有先有從父先而子
從父子有先有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兄弟長幼皆有先有從男
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男女夫婦皆有先有從夫尊卑先後天

臣從至夫先而婦從
此人道尊卑之序也
至於天以神而位乎
上地以明而處乎下
春夏以生而先秋冬
以成而後以至萬物
始化而萌既作而區
從微至著莫不有狀
則盛衰變化皆有成
理而不可易天地至
神不測而有尊卑先
後之序則凡人道之
本末上下豈可易哉
非特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之先後爲出於
天地之理也即宗廟
朝廷鄉黨行事一時
之所在猶各有所尚
不可亂皆大道之序
而已則語道而非其
序者安取道哉
王雱曰前言明此以
此而忘之爲臣也則
臣道當無爲矣此又

地之行也當先者先當從者從尊卑先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象焉
故聖人取而法之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天尊地卑乃一定之序明一定之
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春夏秋冬乃四時一定之序萬物化作
萌區有狀萬物化生而萌芽區別其狀不同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殺等也先盛後衰皆有次第此皆隨時而變化之序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
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夫天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況人道豈無序乎宗廟
尚親序昭穆朝廷尚尊序貴賤鄉黨尚齒序老幼行事尚賢。
序賢否大道之序也天下自然之理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
也必有序方是道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語道而不知其序者又安得有道也
陸西星曰又自有爲無爲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
靜恬淡寂寞無爲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爲器則有

下詳在此
於此者而言其心
言其分也夫有本必
有末末亦豈能離本
哉本則無爲之理耳
知其理而順之則五
者自行而已矣故曰
此五者須精神之運
心術之動然後從之
者也夫莊子此篇深
明自然之理所謂知
於天而已至此而言
君臣父子兄弟少長
男女夫婦尊卑先後
之序亦所謂知於人
而已荀子識莊子蔽
於天而不知人固宜
爲不知於人然
是故節 郭象曰天
者自然也自然既明
則物得其道物得其
道而和理自適理適
而不失其分得分而
物物之名各當其形

爲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終於
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故無爲之道要在於
主有爲之法詳在於下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
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
矣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從乃
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於天地觀變於四時體撰
於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盛衰皆有一定自然
之序用是而主張綱維以立人道之極故以宗廟
則尚其親而昭穆之有序也以朝廷則尚其尊而
官職之有序也以鄉黨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序
也以行事則尚其賢而承乘之有序也是皆大道
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
發明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
在於主詳在於臣此段畧盡

○○爲治有序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明於大道以爲治其序凡有九等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

形名已明而無所復
設故因任次之物各
自任則罪責除故原
省次之各以得性爲
是失性爲非故是非
次之至於賞罰者失
得之報也夫至治之
道本在於天而末極
于斯履位者言各當
其才也襲情者言各
行其所能之情也必
分其能者無相易業
也必由其名者名當
其實故由名而實不
濫也自明天至形名
而五至賞罰凡九皆
自然先後之序治人
者必順序先明天不
爲棄賞罰也但當不
失先後之序耳夫用
天下者必大道順序
之道寄此事於群材
斯乃上之所以畜下
也

而仁義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先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樸散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分守次之分守職守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名稱也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
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原省已明
然後是非定故次是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
賞罰賞罰明焉而愚知處宜賞罰明則智愚各當其任貴賤履位貴賤
各當其位仁賢不肖襲情君子小人各發其情實必分其能不敢不惜其力
必由其名責其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
此脩身以此理事上治物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各事事雖各有處

王[?]之[?]待是而鎮[?]天也由是而之為者賞也賞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物者也所謂物此者何者貴賤親疎所以表餘之其物不同者是以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粹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故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張四維曰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愚不可不察情源云無用也智亂成用本情終不合已效人務澤法物也

而無容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太平之治無以加此也

書曰有形有名古書此一句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自天而數之則形名第五也故五變而形名可言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天而數之則賞罰又在後也故九變而賞罰可言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形名則失其本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驟然而言賞罰則失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倒置也迕逆也此倒置逆理之言其言辭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道是治於人者也非治人之道也且此倒道驟語之人但知治具非知治本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為天下用非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此士一特偏於一曲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若禮法數度之人有之而非所古先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以奉上特臣道非君道也

呂吉甫曰大皆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皆非道所謂德皆非德唯真道真德可見仁義之所行出也已方義右則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乱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有其道則足非得其真賞罰當于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使而不敢易仁賢不內襲情而不敢偽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谷寄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示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參士亦皆東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降于唐虞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敷倒則不正以

郭象曰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恒加愍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未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嫌有事

呂吉甫曰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晝夜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則其視不救無告不廢窮民豈不勝撓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謂之所以知堯者此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於此與黃帝不與也

末為本迹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君道貴法天地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天王指堯問其為治何所用心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傲慢乎無所控告者而不廢窮民不棄窮民而遺之無所依歸者苦死者憐惻死者嘉孺子小子慈愛而哀婦人寡婦矜恤此吾所以用心已此吾之為治用心如此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善則善矣而非自然堯曰然則何如何如謂之大舜曰天德而出寧乃天德自然體自然之德育出萬國咸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日月之照四時之行自有常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若晝夜之有常若雲行雨施莫不自至如此乃見其大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然則我之所為未免於汝自為擾亂子天之合也子已與天為徒我人之合也我特與人為徒而未合於天也堯言此此以下乃莊子之辭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天地自古及今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黃帝堯舜同此理以此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故王天下皆無為也作為天地而已矣但法天地

陸西星曰設舜告堯一段以明君道之常然而君人之道無為自然而已若以堯之用心予以為未出寧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無為之德天出寧者術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為而自然而已故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有其常雲自行而自施無心於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積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焉信乎其天之合而非人之合也已

孔子與老聃論仁義

孔子論 呂吉甫曰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其妙用而未之盡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為一代之

言六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之棄之乃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傳棄矣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作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作特立物又所以主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夫直義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哉以為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轉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為何必偈偈乎揭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陳詳道曰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夫德術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傷情此莊子所以託孔子之述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為老聃五論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猶六經為十二也

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已免官而家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試往依老聃）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之藏書）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於是反覆詳論十二經之大旨以說之）中其說（未盡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而老子嫌其太汗漫因問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人性虛靜中不著一物仁義豈人之性耶）孔子曰然（人仁義是人之性）君子不仁則不成（不仁則不能全其所以為人）不義則不生（不義斷不能發揚生）仁義真人之性也（仁義真從性術中流出）又將奚為矣（合仁義將奚所為）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中心愷以物為樂有與物同春之意）兼愛無私（兼愛屬仁無私屬義）此仁義之情也（此仁義之真情發見處）老聃曰意（同噫）幾乎後言（子幾失言矣）夫兼愛不亦迂乎（夫物有萬不齊物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遠矣故謂之迂）無私焉乃私也（必自謂已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固有常矣（天地有常運）日月固有明矣（日月有常明）星辰固有列矣（星辰有常次舍）禽獸固有羣矣（禽獸有常羣聚）樹木固有立矣（草木有常生植）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此即而觀天物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循道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偈偈勞力貌亡子逃子也）

二經精解五卷　莊子天道十三　十

方其云曰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子遽止之也幾乎後言言近似落後的說話兼愛者有心於愛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亡子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逐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

（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世動俗也又胡為偈偈乎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求亡子者哉　意與噫同）夫子亂人之性也（以仁義為性祇以迷亂人之真性也）

郭子玄曰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以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焦竑曰徵藏司馬云藏名也十二經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牧養也

老子答士成綺

士成綺　郭象曰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棄妹不仁言其無恩也生熟不盡於前言足故常有餘也積斂無崖萬物歸濛來者受之不小泣界畔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夫子指老子）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言其來之遠）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也士成綺復見自怪譏刺之心所以壞也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若與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矣崖然世趨不安之貌衝然領然高露發美之貌闕然驕矜之貌義然猶自持之貌以繫馬而止言志在奔馳也動而持若不自釋放也發也機趨含速也察而審明足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為則被於抱朴凡此皆為不信性以此皆非修身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言其行之勞所足根厚皮也）棄妹不仁也（妹與昧同暗也食菜之餘棄於鼠壤昧不明之地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畜積有餘生物熟物任目前者皆用不盡猶且收積不已）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刺譏也所譏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卻退也今既見之後忽然有覺其心盡退然無有此何以故）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巧智神聖乃機辯敏給之人吾自以為離脫而出乎其上）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彼以有心我以無心也）而謂之馬（我既無心呼牛呼馬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乃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拒之弗受是兩重罪過也）吾服也

二經精解五卷　莊子天道十三　十一

也汝若有人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呂吉甫曰：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若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聖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卻也。知巧神聖，自以為脫焉，則絕聖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其事為不仁，某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為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爾辨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貴其身者也。兵，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

恒服，服，行也。吾之所行恒如此。吾非以服有服。非以為當行而行之也，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士成綺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行之貌。履行遂進，漸進之貌。而問脩身若何。問脩身何以。老子曰：而容崖然，有崖異之狀。而目衝然，有突視之狀。而顙頯然，廣顙自雄之狀。而口闞然，張口自辯之狀。而狀義然，矜嚴毅自之狀。似繫馬而止也。如止係馬，身受係而心常不定也。動而持，舉動矜持之態。發也機，機敏發而若機括之巧捷。察而審，好用明察而又精審，審畧不藏蓄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而驕泰。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皆不誠實所致，若見得實理則無此病。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焦竑曰：棄妹舊解為末學，甚鑿。意者妹氏葉氏鼠壤，老氏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疏棄之生熟乎也。

非以服有服而人在，以為動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逐物於外，顙頯然則若太朴，口闞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繫馬而上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藏明知；巧而覩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為，皆以為不信而已。邊境非途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即儉嗇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尚存於胷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解而服之，則呼以仁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即呼以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不受，則始已有不仁之殃，而今再受之，徒增罪矣耳。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乎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故曰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以下論脩身而舉其九，皆以為不信之徵。夫機營之人，家鑿日深而渾沌已先，故曰不信。言非安于性命之情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無伺隙乘便以自為功，故敵國以盜竊曰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物，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〇至人之心定

夫子即崖而星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

夫子曰：指老子。夫道，於大不終，大而無外曰大，不終即大，莫能載焉。於小不遺，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小，莫能破焉。故萬物備。廣廣乎外舉萬物皆不能外，可謂備且廣。

無仁也，名之曰真；末而言之曰本。其定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且廣矣乎其有淵淵乎其莫測。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已具，其曰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精粗根蘊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至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存一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以向之，切外物不足以累一，故有撫世之責而不足為之累，攖咸福之栖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遷，所謂與之偕者。故通於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其無不容也，廣大之至。淵乎其不可測也。淵深之至。形德仁義，神之末也，神妙用也，形見而為德，為仁義，皆其妙用之餘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此惟至人乃能審定其本末，蓋至人神之定者，一切外物不足以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故雖撫世而有天下，而天下之大不足以累其心。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雖奮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明乎無偽之理而不惑於利。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究及萬物真實之理而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故雖天覆地墜，萬物變遷，不動於外，而神未嘗困也。通乎道，合乎德，合乎道德之自然。退仁義，不以仁義為先。賓禮樂，後禮樂而不為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十三

陳詳道曰：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於大以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者外小大，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已矣。則心之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所困。義禮樂內外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存所定。郭子玄曰：夫至人用世故不惡其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禮樂者以情性為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為也。

世之〔音〕郭象曰：貴非其所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書者之事已然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

〇意不可言傳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世人以書能載道，而因貴書。書不過語，語有貴也。不知書不過言語而已，而語之所貴者尚有在也。語之所貴者意也，又有可貴者在於意。意有所隨，則又有神動天隨之妙處。意之所隨者，意之所隨者終不得而傳。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

留其…時變化而從王事。呂吉甫曰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而會意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者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傳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陳詳道曰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糟粕過物[illegible]糟粕棄

亦胡為乎貴言傳書也哉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然世雖以此為貴皆其所不足貴者故曰為其貴非其貴）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而道豈形色名聲哉）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悲夫世人徒以形色名聲可見可聞者為足以得道之實）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所以不足以得之見聞斷然不知）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必非有知言者道者也）而世豈識之哉。（今世之人豈識此哉）故知道者不假言說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見道不可言傳桓公之喻輪扁斲輪者名扁也）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

二經精解 五卷　莊子天道十三　十四

若哉桓公所以因論扁而悟讀書之非上書所以因於滿而起獎書之辭也。諸伯秀曰世謂聖華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各歎莫皆得其宜天下豈復擾歎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綜附修身而其安崖然是依倚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惟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餘然天假人性亦可為而

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糟爛為魄一作粕言所讀乃古人無用之陳迹也）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寡人讀書汝安得議我讀古人之糟魄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有說則免罪無說則於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即…）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夫斲輪之事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疾則苦而不入。（緊則苦澀難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要得不寬不緊手之所運皆以心神應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此等妙處但是口說不出有分數存乎其間分寸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不能私傳於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子不能私受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惟子亦不得傳故臣以斲輪終其身）古之人與其不

神於當為所以故雖存於而不足為之累而終以遺書傳意糟粕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徇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夫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今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魄為哉

可傳者死矣。（今古人已沒而意之不可傳者亦與之俱沒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人之糟魄者豈知酒味讀古人之遺書者豈知道味哉）

陸西星曰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一書襲而藏之視為秘典以為道載此書書之所貴意也而不知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貴書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貴言而不知言之所貴者不在於言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聖人所可謂知者所以不足以識此人之所謂貴者也人豈能傳是以莊之意此人之所以離口耳無言無書間見神領意心會言而忘言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同歸其言而忘言無俱偶筌蹄若徒糟粕之餘誦其影響而其味誠糟粕是其所笑矣免為輪人之所笑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二經精解 五卷　莊二 天運十四　十五

天其節　陳詳道曰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起於北而復歸於南其往來無窮也臨北方其所以然也使之一一皆然於其所天已自然而不可得天馬飄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日月歷天而不息江河流注而不盡天地之運不知其所以然則莫知其主張者網維之所謂者有真宰者即道曰日月同黃道故無爭於所有機緘者亦有以係之不能自止者無以係之為之風起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造化自然

天其運乎。（天行一日一周豈天之自運乎）地其處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日往月來豈有爭馳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又誰為之主張誰為之維綱者自然而已）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事而使之居然自成者）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有機括藏於中乃外而皆不得自由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雲而施乎豈為雨者而為雲而行乎）孰隆施是。（或隆而起或施而起）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又何人放意為此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風起北方。（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一西一東。有上彷徨。（或東或西有時而上彷徨四表）孰噓吸是。（孰為之噓吸是）

已言之也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宰而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其皆不可得求之天而為雲雨之所而為雨求其降施與流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方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五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之則逆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天地與日月隆施

氣者。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孰居然無事而鼓舞搖蕩是者）敢問何故？（問其所以然之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帝王能順自然則治，逆自然則亂）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太古之世，惟順此理，故以治九州而德盛。九洛，九州也）監照下土，天下戴之，（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謂上皇。（此乃三皇也）

陸西星曰：承上篇而言，重重徵問造化，要有人求。一箇運化主宰以居之者，道之樂也，孰宰其有滋味得。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旨有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貞日月以自遂元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九疇本上篇。在於上求，在於下要，在於下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莊子與太宰論仁孝

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蒙之世哉。（商太宰）郭象曰：無親者，非薄愛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腑臟居內，皮毛處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也，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又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仁無物不仁，雖虎狼亦有之）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諺云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仁主於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為仁之至）太宰曰：蕩聞之，（蕩，太宰名）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不愛親則不能孝敬其親）謂至仁不孝，可乎？（子謂至仁無親，則至仁固可不孝乎）莊子曰：不然。（汝誤以無親為不孝，非也）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蓋推至仁則成德之極，於孝矣，不待言也）此非過孝之言也，（若子所言，非能盡仁而過於孝者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乃未能盡仁而於孝者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郢在南，冥山在北，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背北而不見）是何也？則去之遠也。（何也？自北而至郢，則已過冥山遠矣，回首望之不見也。言至仁則已過於孝矣，孝已在至仁之中，安得而不足以盡仁也。蓋至於天下忘我，則至仁無能名矣，以下叠叠說到使天下忘我）故曰：以敬孝易，（恭敬肅其外，故易）以愛孝難，（愛出於中，故色難也）以愛孝易，而忘親難；（熙皞之民，不識不知，帝力何有，蓋忘親則渾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則是我無心以攝化，亦心與天渾化合一，家無迹矣，故尤以為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此天下猶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我忘天下，則於忘天下矣，而使天下人俱忘我）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舜故德不足以為法，以為不足以盡，而使堯舜之利）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澤足以垂萬世，而蕩蕩莫名）豈直太息而言

仁孝乎哉！（豈以仁孝自讚，太息而誇美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世人以為美德，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其實皆交相勸勉以自勞）不足多也。（尚不足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我有至貴，何取於國爵）至富，國財并焉；（我有至富，何取於國財）至願，名譽并焉。（我有至願，何取於名譽，然則至仁又非所論矣）是以道不渝。（是惟道真常不變，安得而屏之哉。渝，變也）

名都上矣，是以道不渝去華而歸實故也。陸西星曰：問仁者，言仁以言仁也。眾不仁者，以無親者以至仁而無親，言至仁宜足矣，元亦然，亦有至理可想，蓋虎狼雖暴，而亦知有父子之親，可見仁無往而不在何者？仁，天之元氣也，偶此含生之類，皆不剛頑石之所，而元氣無不從焉，無不由焉。此造物之無私也。問至仁而曰至仁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故莊子曉之曰：至仁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有至仁

呂吉甫曰：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豈容心於其間哉？此所以無親，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至仁不及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至郢，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親則道也，忘我則我忘天下，我能外天下，使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

而不反者孝乎故子之所言非過於孝者之言也乃不及於孝者之言也蓋至仁則爲於孝矣知至仁之過於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焉得爲不孝乎言仁不言孝南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也何者背去之遠矣不兩立故至仁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至乎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之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於者兼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秋則孝悌諸凡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變故道則眞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不渝不可得而渝然從而幷之也此門曲知者曰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渝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爲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參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惧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舜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阬至樂周也塗郤守神乘其充也以物爲

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爲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爲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幷焉至富國財幷焉則操天下之貴富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願名譽幷焉修其可願而至于至仁則孝弟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幷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成聞樂三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咸池黃帝樂名 吾始聞之懼。怳惚未定 復聞之怠。稍得其竅 卒聞之而惑。是瞻前忽後景象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然神散默然口噤而不自安 帝曰女殆其然哉。汝聽此樂宜其如此三變也 吾奏之以人。奏之以人事 徵之以天。以天理證之 行之以禮義。有條序 建之以太清。而合乎造化 夫至樂者。夫至樂與天地同和豈自合乎造化哉 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先與人事合則天理與天心和聲和而天然後可以 行之以五德。又與視聽思貌言之五德合 應之以自然。則自然之和應之 然後調理四時。可以理四時使四時迭運可以和萬物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物使萬物循序而生何其盛也 一盛一衰文武倫經。盛衰作止也倫經次序也且其樂之一作一止文武自相爲次序文武者琴有文武絃也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清濁屬陰陽自相爲調和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聲之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驚蟄之時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隨之不見其終迎之不見其首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死生僨起作止無定 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既常且變所常者不可窮極汝欲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 女故懼也。汝初聞之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生動靜與陰陽合 燭之以日月之明。日往月來相禪與日月合其明 其聲能短能長。其德故能短能長暑影之前卻 能柔能剛。剛能柔柔能剛氣序之勻調 變化齊一不主故常。於變化而不念舊不滯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之洋洋流動充塞天地之間 塗郤守神。塗塞也卻竅也言塞其竅七明 以物爲量。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爲之劑量 其聲揮綽。聽其聲揮綽悠揚發動 其名高明。越萬物之名曰高明之樂 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能使鬼神 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 子欲慮之而不能。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止乎其所當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 知也。予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 望之而不能見也。欲望之而無所容吾見 逐之而不能及也。欲逐之而無所躡吾跡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儻然自立於四虛之地倚槁梧以爲几也徙倚几而吟 目知窮乎所欲見。欲見而不可窮 力屈乎所欲逐。欲逐而力已屈 吾既不及已矣。予欲追我弗及已矣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於是時充滿其身自然委蛇 汝委蛇故怠。委蛇放而不收自失神悵然而怠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既又奏之以不已之聲而振刷其精神 調之以自然之命。調之以天然之節奏非有作意而爲之 故若混逐叢生。知草木之種類而叢生並育而不相害 林樂而無形。林林同樂而無形迹之相忘 布揮而不曳。布散揮動而無牽曳之自然 幽昏而無聲

若其始無氣之妙作忽而起忽然而終如窅靄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而無腐而一不可待當逆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債一起相為循環常無窮者而所謂一若不可以等待一死一則一生樂之一債則一起然之更無停留何可逆疑等待北門成聞樂如此故生恐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能和而有公孫即所謂蠍知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嗷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聲之充滿也塗卻猶言塗耳

絕，昏昏又若無聲。（而天籟之自鳴者）動於無方，（故變動無方所）而居於窈冥。（其所居乃在於窈窈冥冥之地，不可窮極，不可窺測）或謂之死，或謂之生，（非死非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非華非實）行流散徙，不主常聲。（節奏之妙）（流散不定而不主故常）世疑之，稽於聖人。（世人至此疑而不悅，乃以問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順自然之命則如人之一身元神主宰不動而五官之司各效）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此之謂天樂，其心悅樂，有不容言者）故有焱（音標）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至樂無聲）視之不見其形，（至樂無迹）充滿天地，（充塞於天地之間）苞裹六極。（包裹於六合之外）女（音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汝雖欲聽之，耳目無從接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惑）

塞日吾之天樂不作聰明性于其而自隨物于最所受以為聲之大小其短之聲則其清重綸其聲之名則高大明顯光中守其職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而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道之而不及儼然自失立於四虛空虛之路倚於槁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以然而自息矣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興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機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故樂始於懼，懼故胞中森爽，特未太和耳）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次以怠息則幾泯其迹，是以欲罷不能之時）卒之於惑，惑故愚；（卒於惑，惑故昏昏默默，不知其然，是意識俱泯、六用不行之時）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語樂而至於愚則幾乎道矣，故可載而與之俱也）

呂吉甫曰：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之以禮義，由之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於天地之間，然不減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族生債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行宜其憫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怨長不常，滿谷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為景，乃其所以為脅也，揮緯則不制於守宙，高明則所以為天，畏神守幽，目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惟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之於

若流乎於叢然並生林樂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殊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竟畫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於聖人以為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為也此命字與前說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籟張設也五官皆備五常之所司各備其職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

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調以自然，混逐叢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他，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此所以為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衆有焱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聽不用，故惑也。此無他，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祟，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師金惜夫子之窮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以夫子此行遇乎不遇乎）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惜乎汝夫子之窮於遇也）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草為狗以解

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最惑也夫懼則精神為之森爽若有思也然故曰祟怠則心力疲倦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使人如張樂洞庭之野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燭之自有條理乃知孫氏最太師樂者莊子亦借張樂言論樂之下成其妙處自然如

孔子醜 焦竑曰：師金，魯之太師，名金。芻狗，結芻為狗，巫祝用之。衍，李云：所以也

厭者，當其未陳於祭之時）盛以篋衍，（以竹器盛之）巾以文繡，（以文繡覆之）尸祝齊戒以將之。（尸祝之人齋戒以送之，是祭時所用）及其已陳也，（已陳則棄，取草）行者踐其首脊，（音即）（行道之人踐踏之矣）蘇者取而爨之而已。（之人取以為薪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若復取而尊之則惑矣）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音米）（或則生夢，或則生眯，彼不夢）（魂魄顛倒必且塵蔽，其且而日精竭）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今汝夫子取先王已陳之名物，聚弟子而習之）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木於宋，（宋人惡之，伐其樹）削迹於衛，（衛人惡之，而削其迹）窮於商周，（宋商之後，衛商之後，窮於商周亦指伐木削迹言也）是非其夢邪？（音耶）（是非其魂魄顛倒之一徵）圍於陳蔡之間，（陳蔡以兵圍夫子）七日不火食，（絕糧而七日不舉火）

死生相與鄰，（生與死為隣，言幾乎死也）是非其眯邪？（是非其日時蹙避之徵）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同時亦有一不同，胡可執一）（論者譬之水行則用舟，陸則用車者，常也）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若求推舟於陸而陸地行舟，則終身不能行咫尺之地）古今非水陸與？（古今之時不同，非舟與陸與，各異，非舟與車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徒勞而不得，且有殃禍）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彼一未知夫無方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桔槔，田間汲水所用木）引之則俯，（人引之以汲水，則桔槔俯）舍之則仰。（舍之而不汲，則桔槔仰）

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彼隨人而俯，隨人而仰，一因人之所引，非引乎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俯仰皆無所礙，正無方而應物者）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彼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必於同，其治則一而）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禮樂之不同，譬猶此四者之物）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其味雖異，皆可適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三代而下又有三代而下之禮義法度，各隨時而變通，不可執一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譬如強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決裂其衣服而後快）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今之異古，猶猨狙之異乎人；強今人而行古人之禮樂，猶）

此皆強猨狙而衣以人服，執一不通者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昔西施有心病，其里中醜女見其矉而貌之）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其里二字疑衍）歸亦捧心而矉其里。（歸亦效西施之矉，其里二字亦疑衍）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里中富人羞見其醜，而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此二人何甚言其醜而逃避遠去）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彼特知矉之美，而不知所以矉之美者）（而後可知道而後可以行者，必知夫子特古人之道之行而不可）惜乎，而夫子其窮哉！（惜乎汝夫子之窮於此也）

（陸西星曰：芻狗祭天所厭之物，祭則棄之。古之禮樂猶是，或失今汝夫子所學，皆古昔陳迹，取而尊之，則尊之徒以取困，此非夢眯之一敝耶？且古今之不相反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因猶推車以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大無方之傳，是以應物不窮者也。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之傳，以應物而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何必盡同？盛亦適治之為貴焉。耳猶柤梨橘柚，但可於口，求其同味，相反當勿論也。今以古道必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猨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而效顰，所施之矉，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職是之故而何哉）

8 道貴求之自然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沛，莊）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孔子以老聃之辭尊之）子亦得道乎？」（老聃以道為什，然故首問得道）孔子曰：「未得也。」（惟未聞道，故預）

[illegible]

請見**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子於道何處求**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吾求之於禮樂度數久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既不得之度數又從何處求**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求之於天地造化之理亦久而未得**老子曰然**予皆求之於外宜其無得也**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道可獻則人人以之忠於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道可進則人人以之孝於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道可告人則莫如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道可與人則莫如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然而終不可傳者豈有他故**中無主而不止**心不自得而無所主則不可留於中**外無正而不行**既無所得則外無以質正於人而不可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言受教者我言辯自外而入汝之胸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耳故但以聖人為有隱聖人實不隱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夫道不可傳如此則人人求之名與仁義者皆非也故名人人所欲乃天下公共之器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仁義用以致治但可暫寓而不可久享其名猶之傳舍然止可暫寓不可以久處也**覯而多責**蘧廬傳舍也此二者必多譴責之**古之至人**故古之至人惟以仁為借路而暫寓不久以義為託宿而暫息不久**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遊於道之境休養於簡便已能有所與於人亦不損己以為物故謂之不貸無損之地

陸方壺曰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所用以正人之器大變謂死生大故無所湮者言洞然了然一刀兩斷更無湮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逍遙之場若其心以為不然是外有見而內無主天門不開矣天門猶言靈府也亦自老子天門開闔語來

曰食其田曰立其圃皆是用字奇處不必深泥**逍遙無為也**惟逍遙無所作為故**苟簡易養也**惟從其簡便故自取自足而易於養**不貸無出也**惟不貸故不費己力而惠不必出於己**古者謂是采真之遊**此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古者謂之采真言采取真實之理以遊也**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然是采真之理豈是徇外者所能與哉彼貪夫則不能讓祿矣**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烈士則徇名而不能讓名矣**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夸者則權與人柄矣而不**操之則慄**此徇外之人常其操權則恐然恐失**舍之則悲**舍之則悲貪戀利**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而無所鑒知也不心中迷**是天之戮民也**無一毫明鑒而迷是天之所戮者**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報怨以直報德以德取義與則與諫則用諫教則用教生則生當殺則殺而當生當殺而殺**八者正之器也**八者皆涉世之事為政之具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者為能用之**必化而無心無所湮汩順乎時之變化方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故曰政者正也以正物在我正而後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若我未能正而後則是其胸中無自然之理以為不然之天已皆塞矣故求道者惟求之自然而已度數陰陽非所求也

郭子玄曰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而不止者中心無主則道之不行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以成乃出由外入若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蘧廬猶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若假道託宿隨時

而變無常迹也逍遙無為何為則非仁義矣從此簡故易養不貸者不損己以為物也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今之悲者保之不能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天門弗開矣以闚其所不休者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仁義胥怨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此皆莊子假設聖之辭謂老聃而告孔子仁義也 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飛糠入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然 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蚊虻噆膚則通夕不能寐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以憯逆其性是仁義亂其性也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若欲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則亦順化而行執德之道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又奚必揭然若擊大鼓而求逃亡之子邪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鵠自然白不待浴之白烏自然黑不待黔之黑 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黑白皆有自然無美無惡不足致辯 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生是非此心便不廣大忘之乃廣大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魚處陸則相呴相濡若處江湖之中矣言仁義之則相忘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夫子見老子將何以規諫於聃哉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老聃駁三皇五帝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此人字指老子言 雷聲而淵默。常應常靜 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

為稱天下正 人人大始古人作始 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幼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 而今也不然 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 故曰又何言哉 大率與禮記大道為公一章甚相似 象曰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 非之則強哭也 殺降也 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 子生五月而能言 謂教之速也 誰者別人意也 未孩已擇人 其親殺強成也 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 ……終其天年也 ……天下之有……故也 盜自虐厄殺之類也 故非殺不能大亂萬物而人人

進子何以謂不同。(老聃進子貢而問其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時當禪受則禪受)禹用力而湯用兵，(時當用力則用力，時當用兵則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時當順君則不敢逆君)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時當逆君則不順)故曰不同。(大致不同如此)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復進子貢而告以三皇五帝之治，愈降愈遠)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黃帝之治順其自然，使民之心純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於時太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人不以為薄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堯治天下則教民親其親矣)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民知厚待其親而降殺其餘，則人亦不以為輕重之)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舜治天下啓民爭而已)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言，後人十月而生，五月而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孩提而能問人為誰)則人始有夭矣。(如此開發太早，是故有夭閼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禹治天下則使民變其大道，為公之心，蓋堯舜官天下，而禹獨家之)人有心而兵有順，(……上行下效……)殺盜非殺，(以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之為罪，其法禁許矣)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婦女雖婦人女子至愚之人亦……)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

自別斯人自為種也 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 故曰天下耳 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 而天下以有斯亂也 儒墨皆起此 乃百代之弊 婦女而上下悖逆者非作 ……至理之……至於此 復何言哉 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 子貢不謂老子獨維三王 故歎同三皇於五帝 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 則失其所以為歎矣

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前此尚尊三皇而抑五帝為治，又和三皇獨了言其名……)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不亦深可恥乎，抑亦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蹵然不安之貌)

呂吉甫曰：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擂揀眛日，故皆盧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此……

六經皆陳迹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治而欲專)自以為久矣，(自以為久而深於……)孰知其故矣，(自以為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孔子既治六經，若先王之法，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

物自□類於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並可以□義言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出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陰陽之炁淳心服形之陰情夫鳥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終而又嘗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為人也又安能化人哉故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熙一居能取而用我者甚矣夫人之難說也以言語說也矣知者之難道之難明邪故仲尼道之不明於天下六經之說不入耳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子幸不遇上古聖人若遇上古聖人更咲汝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其所以迹者眞性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今子所言特陳迹耳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有履則有迹迹特履之所由出皆可遵以迹為履蓋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亦猶樽前之論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蓋鶂以眸子相視以神相感而生子人亦以陳迹感之以無迹引之故不引物也類為雌雄但以眸子相視不相交而若生子白鶂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雌雄但以氣相感而生子蟲是也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猶伯奇問鳥鵲孔子有弟而兄啼四句作讀難通然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見天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机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因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上億兆之中聖人為之聖人者與化為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六虛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鶂之蟲之風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化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

此二物各以雌雄相感自為一類故化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於此皆自然而然者不可變者自然之性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於此皆不可易命之自然至則行而不可禦不可止大者有時道則流通而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苟得於道則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苟失此道則何以為感通之本何所往而不可已迹則必將無孔子不出三月於是孔子三月不出靜然復見曰丘得之矣因處之所得者以自然者為化亦化之所出於自然者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烏鵲之孕生子魚之尾相濡以沫而生子細要者鴟腰之蜂化而生子有弟而兄啼魚不交但相濡以沫而生子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母孕弟而兄嗁其無乳此皆自然而然故生乳絕而後生能自然則化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久矣夫丘所學者但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人而不與化為人未知天不與造化為一則我以迹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感彼以迹應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

二經旨解七卷　莊子刻意十五　三十一

其□□□眸子之功凡□之眸子定者云鶂白鶂也鶂三焉云相傳鳴也風化司生也類名山風氣而化云亶爰之山有獸海經其狀如狸有髮名曰類自為牝牡璞註即引莊子解之鳥鵲孺子而生也魚傅沫魚不交但以其所吐之沫也細要者蜂之類也

得之矣此意正與老子之言合故曰丘得之矣郭子玄曰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而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遺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烏孺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自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各長而愛奪故啼也夫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有為不若無為

刻意節　郭象曰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皆各付得鳥能廉所不悶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不刻意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所不執之則不能有也忘而有之也有以為之則不能無惡生分而無為物物自然不為有行而天地之所行也此天地之所道德也非夫寂漠無為之所而聖人之其乎而皆其所矣王雱曰夫山林平世之士退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已之人有心有我則有心天有所於所惑是以則未免於一曲也故樂山水者往而不能返

刻意尚行工苦用意以行為尚離世異俗所為必卓乎世俗高論怨誹所言必好為高論而憤世嫉邪為亢而已矣激特為矯而已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此居山谷而議論世是非之人枯槁投淵語仁義忠信言必標表仁義修謹忠信恭儉推讓恭儉以自防檢推讓以下於人為修而已矣特好修潔而已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此思以整齊一世末俗之人教誨居而遊心於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自誇已功自揚已名禮君臣正上下以禮相序上下分相正為治而已矣特為治功而已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此居朝廷而尊君強國之人以兼并天下自致其功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高蹈下地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特欲逃迹無為而已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此居海濱而避世亂之人隱者之所

[illegible]

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吹即呼，呴即吸，言氣之一出一入，吐濁氣而納新津液）

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熊經，如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如鳥之嚬呻。此皆道家運氣之說）

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特爲延壽而已。此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以養其形。此人欲與彭祖齊壽者之所好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自然而高行高）無仁義而修，（自然而修修潔）無功名而治，（自然而治政績治）無江海而閒，（自然而閒身心逸）不道引而壽，（自然而壽壽命長）無不忘也，無不有也，（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澹然其無底止而萬善悉備）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此天地自然之道，聖人得之故如此）

故曰：夫恬惔（音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八字只是簡靜字，即自然之意）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平，定也；質，實也。此天地一定之理而道德本然之實也）

林鬳齋曰：此歷敘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爲之聖人。蓋惟聖人之無爲則天下之道衆美從之，譬五等之士猶百川之於江海也。

聖人無爲故靜　凡二段

其一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聖人休休焉不役情於外，則自然蕩平簡易）平易則恬惔矣。（平易則自然恬守淡薄）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平易恬惔則無爲矣，故坦然自得而憂患不入；正氣在躬而邪氣不侵其形）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形完則德渾然全具而神亦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生也順天理而行）其死也物化。（其死也視吾身猶委蛻）

[illegible]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陽合德，靜即爲陰，動即爲陽）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此心超乎禍福之外，無所以召禍福，故無外至之福，亦無外至之禍）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隨所感而後應，我初無容心。若迫然後動，不迫則不動；強然後起，不強則不起者）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去其私，去其智。故，迹；惟循乎自然而已）

故無天災，無物累，（故天不能爲之災，物不能爲之累）無人非，無鬼責。（德足化人，人何有非？德合鬼神，鬼何有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生若浮萍之適相值，其死若休息而泛然無所係着）

不思慮，不豫謀。（何待思慮？何須豫謀？不豫爲先事之謀）

光矣而不耀，（有光而不露其光）信矣而不期。（可信而不必以信）

其寢不夢，（神定則何夢）其覺無憂。（心泰則何憂）

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疲）（神全故純粹；魂靜故不勞）

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此皆虛無恬惔無爲自然之理，所爲與天合德者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悲歡皆自外來，故以爲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喜怒皆從溢美溢惡而生，故以爲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有好惡然後有喜怒哀樂，皆非自然之德，故以爲德之失）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心不係於憂樂方爲至德）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一而無適方爲至靜）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心中無物而不與物忤，豈非虛之至）不與物交，惔之至也；（雖與物接而不爲物所累，豈非淡之至）無所於逆，粹之至也。（無所拂逆而胸中無些疵病，乃爲粹之至矣）

陸西星曰：如天行，默然無容心也；如物化，蛻然無所累也。與陰陽同波，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中水靜，故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則信之必也。悲樂數句甚有意味，太虛之體

不能忘則無人非惡責於是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動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徼其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儲謀同也純粹者不雜不殽無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君天下也悲樂之情雖云德之和害終條起成故為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若也夫人之心終日尚應而未嘗止則思能頃刻而靜故聖人不惡不喜不於一而不變是為靜之至也無所於忤然之觸物而不怒是為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淡之至若然則雖入水火無性而[illegible]

本自虛無恬惔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忤觸則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一動與物交則征逐世情而不得謂之澹一有拂逆則胸中有所而不得謂之粹逆與逆相似但逆細而逆粗無逆易而無逆難耳

○其二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形勞則弊精過用則勞勞則竭矣此養生家切實之語也其精水之性，譬之水然不雜則[illegible]清，無混雜之滓則清徹底莫動則平，無物撓之則可取則焉而無物撓其可動之鬱閉而不流，[illegible]亦不能清。不使其閉塞亦不能清則[illegible]天德之象也。[illegible]德其象亦循是也故曰純一而不雜，故養吾心之純一不雜以象天德[illegible]清靜一而不變，靜一不變象水之平以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illegible]此養神之道也。此養德以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夫寶愛其劍者且柙而藏之不敢輕用況精神而可以輕用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精神之所作何所不作何所不至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天地之間無所不極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天地之精神也其名為同帝。謂其功用與天帝同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故純素之道莫要於守神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守而勿失則用功久也一之精通，合於天倫。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胥合而無間矣野語有之曰：野語猶俚語眾人重利，廉士重名，眾人為利而勞其神廉士為名而勞其神賢士尚志，賢士以志操聖人貴精。聖人貴精一而已矣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故素則形不勞精則神亦不疲矣其一絕

一而不雜於外則冥通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使其精非當精也然其逆而貴守之也苟以不斷為純則雖日行同與萬緣參備乎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能安處於信乎有非常之觀乃至於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大生之粹備得謂之純素哉呂吉甫曰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惔知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於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蜀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

而不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純取其渾全而不虧能體純素，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惟真人能之謂之真人。陸西星曰夫聖人失之於所動而聖人能養之以靜固矣然其靜也豈故以水喻無所為而應常靜之道有不清能靜則應矣使其鬱閉不流則水亦不清不雜莫動者學靜問中有動動中有靜雖合清何者平三家言但言養神實為生心之妙也故勿也神蓋之不敢輕用於至門更為精神地化為用乎神而精不可也蓋以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之萬有萬物神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自物之精不為象生也其名為同帝即所謂天載其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生為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五所謂精二五也神人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藏於五故神為主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聽合一素之道莫要於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故於純更無分別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胥合而即無

性清平固自然也宜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為莫動則不能清所謂人患於此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於此之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為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服役於並作之服歸根於其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保此之柙藏以為用之利也精際天蟠地其用之則止於越之劍藏其若為同帝則其奇貴乃可貴而藏之[illegible]知養之以純[illegible]以純素之

間矣然要知是箇甚周子曰一故神守神而至於我即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為依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精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不使之失於外也故素也者謂其不雜於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宜乎

外篇繕性第十六

○養性於恬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性之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滑沒於利欲之思而求致虛明之地謂之蔽蒙之民。愚而無知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所謂以恬養智者本心之明覺靜定之中自然生慧所謂性智也以恬養智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然無為[illegible]

以恬養智之以天行也惟神是守守之而勿失則有所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偏理人之所以貴精也若無雜精者不亂惟真人能之

呂吉甫曰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者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不知其然以是而養其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以知爲而不用則疑乎安之而

恬者常恬矣此謂以智養恬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之節恬之時智任恬即智之時恬任智二者交相養則無欲故靜則自然生明鏡止水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和理循順也**夫德和也道理也**道德即是和故曰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德而無所不愛有仁之名**道無不理義也**道而無不宜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忠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情發於外以其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而反求之中心純實**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樂之生生之實也信行而順乎自然之節文禮也所行動容周旋皆中禮也便是和理中出若木有本根華實並茂皆自和若禮樂而偏行則人皆逐末忘本徇於俗學而不得謂之**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支離而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正者正也禮樂之謂也仁義若禮樂之

不知其然以是而養其性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以之神明老氏之悅也惟其之恬和其質而不以恬之治道者也古之恬性不相以復其性失在於以之恬養其知無以復於混之失在於明則無以養性也自外至也通於其天地者德也物者道也理則和也行於萬物者德道則爲仁而其道也德之一而爲仁道其理而不相應而爲義之則理而其用無不爲義也明而得不相離也中純實而也乃所以爲求之於內也外而爲文禮者則中而形諸外者也而亂之首失禮之薄而亂之首也

以正而蒙己之德德**冒則物必失其性也**不冒則清明而不失則常清明而不冒矣蒙與不冒皆其性之正與不正之分焦氏筆乘曰不學不復所以求之性非不可以復其性之不知也即念而乎益光思之於恬復人之祇之覺性之於知者恬也即之人亂心有思之乎以知者也若有者知之也故知無也而實無以知之者也之之時而實無以爲恬家所謂以知養之禪家所謂一知之時即道德之知也若不有根於道德仁之實而弟之求茂後知也恬矣何必求禮樂後禮之必俗學而爲道天下德之失則恬道交相養而爲仁義禮樂混而爲道德

南華經精解五卷　莊子繕性十六　三十六

則冒彼正己德矣所謂禮樂偏行則道德滋衰而不能無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古之聖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矣郭象曰有至一也夫德所以下衰由聖人不繼世在上皆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一言世已失一不可救而不抵已之而不安而不順安其所安而已任世之自成聖人無心澆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其當能使世得其當故聖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末俗失其性

樂此學術真俗之辨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古人晦藏不自露而身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一世而澹然漠然彼無此無不相求上下不足相求**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陰陽二氣之和各順其位**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萬物不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群生不夭**下至昆蟲常息有生之類不至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上恬下熙智術安用**此之謂至一**此之謂至一者也世皆渾全純一而無所虧欠者也**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當是時道無所容力而天地位萬物自育耳**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至燧人伏羲二君之治天下而德下衰矣**是故順而不一**使人知有理之可順而純一者已

則德又下衰**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再降至神農黃帝二君之治天下而德又下衰矣**是故安而不順**使人各以理爲安但知有己而不順於道**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德愈降至堯舜之治而德愈下衰矣**興治化之流**大興作意於爲天下而興其教化**澆醇散朴**澆其醇散其朴不順自然而離其太**離道以善**強之爲善之名而實遠於道**險德以行**強爲卓然之行而德不平易自然**然後去性而從於心**然後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心**與心識**心不過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各以機心相察識耳**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知不足又於用其私智不足**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附之以禮樂文飾禮樂之繁多而**文滅質博溺心**皆要也**文滅質博溺心**必至滅質而溺其本根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民必至迷惑亂無以復其性

南華經精解五卷

背離於道之謂善而行之故行不全然性而道不全行文而德不去性而從心言以心相後則性去矣心與心識知先識則無我知而不足以定天下乃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溺之所謂性命之本也呂吉甫曰所謂混芒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皇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世其妙之迹也以道從天下處理之以至一亦其宜也日而使民無知無欲謂天下其迹之至於爲道者之所以衰而不出於至一者也

陸西星曰：繕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爲者，以故品爲德衰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涿鹿之師。澒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闢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文則滅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於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而復其初。

〇古人存身之道

由是觀之，（承上無以反其性說）世喪道矣，道喪世矣，（舉世不知有道，亦道不明於世）世與道交相喪也。（是世與道兩不相入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明見）世亦何由興乎道哉！（俗世之人又何由而知道）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舉世既皆不知道）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則聖人雖不在山林之中，然其道德則既隱而世莫有知之矣）隱故不自隱。（隱乃世俗隱之也，聖人實不自隱也）古之所謂隱士者，（因上隱字而論及真隱）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欲身之隱）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欲言之隱）非藏其知而不發也，（非欲智之隱）時命大謬也。（特時命大相戾耳）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苟時命而際其通，則因物付物，恬淡自然，不見有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苟時命而遭其窮，則晦處靜俟而存我以待時）此存身之道也。（此古人存其真我之身之道也）

林希逸曰：隱因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不求隱而自隱矣。

古之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

〇得志不以軒冕

古之行身者，（因上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者不用之時也，行者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以文辭飾也）不以知窮天下，（有所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危然高處其所而反之至一之地）又何爲哉！（又豈有爲之迹哉）道固不小行，（道無所不在者大，而有爲則爲小行，而道不然）德固不小識。（德之大者無所不識，有所識則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道德自有真，小識小行俱爲道德之害）故曰：正己而已矣。（故曰正己而物自正，不求於正物而已矣）

樂全之謂得志。（以此爲樂，則所全者大，是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故古之得志不在軒冕）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樂謂其自足，物不能加）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今之得志全靠軒冕）軒冕在身，非性命也，（不知軒冕特人爵也，非吾身之天爵也）物之儻來，寄也。（乃外物之適然而寄寓於我耳）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凡物之寄於我者，去來在彼而我不可必）故不爲軒冕肆志，（故古人處達不肆已而傲物）不爲窮約趨俗，（即處窮亦不屈已以趨時）其樂彼與此同，（其樂道之心，軒冕與窮約同）故無憂而已矣。（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矣）今寄去則不樂，（今人所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其樂……）

既有去來則非眞樂雖樂亦有荒廢之時也故曰喪己於物故夫爲外物而喪眞己失性於俗者爲末俗而失眞性謂之倒置之民己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謂之倒置之民

陸西星曰行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也大行則反而無迹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人不以知窮己危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危然寔其所而反其性反性仰反一也危然處其所言無爲也無爲者道也有爲則爲小行而傷乎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也有識則爲小識而傷乎德矣有傷則不得謂之全故樂全此者謂之得志儻來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不可樂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眞在我故富貴不與淫而貧賤不與移彼此指窮達而言言此樂無窮無遊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樂寄去則不樂者不同況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就若此樂之恬淡哉世人不知所性之分定而惟儻來者之是慕末免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

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

外篇秋水第十七

河伯海若問答 凡六段

○其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雨滂沱故百川皆滿而灌於黃河涇流之大涇渭之流大水聚至兩涘音俟渚涯之間不辯牛馬兩岸洲渚之間牛馬不復能辯言遠而見不明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於是河伯自喜以爲廣大之觀盡在於己順流而東至於北海乃東至於北海欲以觀北海之何如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東面而望水天混涵茫然一色不見水之來目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斂容惚愧之狀望洋向若而歎若海神名也望海中之汪洋向海若而歎息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但聞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有以爲多而莫有似己者我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且世固有少仲尼之博聞而輕伯夷之尚義者始吾弗信夫仲尼伯夷皆古之大聖大賢始吾不敢以其言爲然今我睹子之難窮也今我見子之難窮始聞少之輕之者亦有見也蓋道固有進於是焉耳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殆幾也吾幾苟非睹子之難窮則終局於己見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而反爲大道之家所竊笑北海若曰井鼃音蛙不可以語於海者井際之蛙但知有井不知有海者拘於虛也局於其所居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夏月之蟲但知有熱而不知有冰者篤於時也所知止一時也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一曲之上但見得一邊而不知全體之道者束於教也漸漬於失敎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今爾出於涯涘之小觀於滄海之大乃知自愧爾將可與語大理矣爾天地間道理從此可通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水惟海最大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萬川歸之亘萬古如斯而不見其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也尾閭泄之亘萬古如斯而不見其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其不盈不虛也春如是秋亦如是水如是旱亦如是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以比江河其大莫可限量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而吾亦未嘗以大自誇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自以爲海雖大然比之於天地則皆受陰陽之氣所浸灌又見其形乎小者吾在天地之

耕仁以為如此非做石頭無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石或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自大道而觀之輕其義而少其閒道言語議林希逸曰涇渭也水涇渭之漲海中也若海神名相堰為持也蝗蛙不知春秋之類毛闕然其也見山海經礨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致此合大虛之間凡可名者論之也且生九州之內人只是一件此合章木為數論之極言世界之小如此連以揖讓相連續也任上任事之人也

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譬之若大山之一木一石耳方存乎
見少，方且自見其小又奚以自多。又豈自知其大計四海之在天地所以存乎見小者若蓋
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礨空小孔計四海之在天地若
大澤中一小穴礨空小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
倉乎。若計太倉一稊米耳中國在四海之內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
焉。萬者盈數也物之有名可一名者至萬而極而人居其一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九州中穀食所生舟車所通之地凡含齡草木其類有萬一以
而人居其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比萬特似馬體中之一毫毛耳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世界之小如此仰五帝三王仁人智士所知所能不出其

內伯夷辭之以為名，而伯夷方且遜之以為名高仲尼語之以為
博。夫子方且語之以為博洽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
乎。此二人之自誇與爾之自誇於水也何異哉
陸西星曰大見之大者則小為自足後以河伯難為
言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
為言仲尼之聞不少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
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此眞不可與曲士道
之惟大方之家可也大方猶言大道夫學道者見
欲大而心欲小見大也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
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自以為多也方且
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
見少則可進於大觀矣所以存乎見一少者蓋以道
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世界則世
界又小計四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礨空乎計中
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礨空水穴稊
米稗米言微之甚也九物之有名扣者號數有萬
而人處其一竊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

然則河郭象曰物各有量無窮言物物各有死生量也時無止言死生生時行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道無窮盈虛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也窮明也今故猶古今也證長也遙猶短也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而悶短一故為跂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出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悟今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者

一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中之一人耳以我之
對物之萬並生其有於四海之間不猶毫末之
在馬體乎如是則益渺矣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
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遜之以為名夫子語之
以為博是奚足哉而以之自多乎其
與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殆無以異矣

其二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天地間無小無大故莫大
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河伯
欲大天地而小豪末便自死然又不足北海若曰：否。夫
物，下之物量無窮，受享有多寡時無止，食報有定時
分無常。遭遇有得失無常盈也終始無故。死生如循環無新故也是故大
知言觀於遠近，人觀遠猶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不以大小為多寡誠知量無窮；惟有大智
天所分予受享有多寡量之不可槩也證鄉今故，

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又豈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天地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餘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顯其形象纖自足矣情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呂吉甫曰道非小大豈有定然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其得其生則吾所不知大者甚已大所知小者甚小吸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鄉為鄉今為今未見古而今已為鄉則所謂鄉與今者皆盲其說去鄉今之徵則遠而不悶掇

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證明考明也今古也今故
之為一故遙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悶掇而可取者雖
易而不跂望之誠知久近之時無定止使之而邪覩
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殊
不以此為喜惱誠知分劑之無常盈也明乎坦塗，故
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乎王道而死生
之生不為悅死不為災誠知
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不知；大約第來人之所知有限其生之時，不若未生
之時；若其不知者無窮不若其所不知者無窮生者不過百年未生之時無第不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至小所已知所已生也至大所未知所未
生也今我欲以其小者直窮此至大之域是故迷
亂而不能自得也。不自其迷亂而不自適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

[illegible]

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illegible]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illegible] 以窮至大之方所哉

王元澤曰：量謂得道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故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證於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坦途，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彼近而此遠。以人不得爲之近也。[illegible] 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者而知量之無窮。今之所處，見在焉，今卽過去爲古，古卽見在之今也。然而後之視今，亦循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足以遠而不悶；今行時而爲古，是以掇而不跂，以是而知時之無常。[illegible]

[illegible]

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得而不得則[illegible]。前道而弗又則跂，故知其無止，其憂自是察乎迭。北之窮虛則盈者，逆化之自息也，而盈自常息。同不足爲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命。物亦何足爲之悲，故得亦不喜矣，亦不喜知今之無常。明乎坦途，無有平而不陂，無有往而不哀。知生者物之求而往也，而往者必反，其宜也，何說？之有死者物之來而歸也，而樂若必伸，其是也，何禍之有？不禍謂其反言寧而不崇，以是而知吾於之不可故，故者一完之陳適也，言死生豈夜辛始。若環不可守以爲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彼不以天寡疑或其以故。其生也不說，其死也不開。大知物物之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卽道，道卽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有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孰情，又何天地之爲大，而豪末之爲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爲妙；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之爲適。然其所知者作廢指擬，未生之時作廢名狀。今我以時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不自適[illegible]

[illegible]

則歟然而餘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與時[illegible] 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有則其所不知自[illegible] 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illegible] 近證古今，察盈虛之明，坦途[illegible] 雖豪末而不足爲小，天地雖大而不[illegible] 故曰：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其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小而入於無形，小之極也。至大不可圍。至大而淪於無外，大之極也。是信情乎？[illegible]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illegible] 自大視細者不明。[illegible] 夫精，小之微也；言小之微者曰精，而又小也。垺，大之殷也；大之盛者曰垺，而又大也。殷，盛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由此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然論精粗，皆有形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illegible]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illegible]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illegible]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illegible]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illegible] 不期精粗焉。[illegible] 是故大人之行，以下言大人體道之事。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求利者爲非。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爲能。事焉不借人，不多

而已妙無也約分之至者約之以至其分故寔也天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有爲然河伯秀曰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視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視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者名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是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無數不能分者其惟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貪利之人皆述大人之行異乎

食乎力事事皆自爲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食汙之人亦不鄙賤之其行異乎人而不自爲詭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所爲者與衆和光同塵而佞諂之人亦由由然與之偕仰焉能浼我之意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此等人富貴不能淫何足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貧賤不能移何足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孰者爲是孰者爲非故無分細大之不可爲倪孰者爲大孰者爲細故不辯細大聞曰語有之聞於古道人不聞道人無名可聞至德不得至德之人無得無喪大人無己大人不知有我約分之至也此誠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己分之事也

陳詳道曰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蟭螟核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形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爲故大人之於天下總物以心總心以道不求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汙也而不賤貪汙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佞諂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攖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辯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大言論意致者亦矣容心哉故問非問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己則吾塞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世俗以否泰論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貴其所行是非小大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爲勸懲哉

若□趣 郭象曰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

○其四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上言大人無貴賤大小無所分別故河伯問凡物既有內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故欲於無分別之中認箇分別當何所至而窺測之倪者綿之兩頭取分別之意也北海若曰以

稊[illegible]米無所以其行其天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理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則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爲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事事之愈動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

道觀之物無貴賤以道觀物何貴何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物之自觀而後有貴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若以世俗觀之則貴賤又在世俗而不在己也若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以差觀之楚宜反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萬物之大吾亦大之則何者非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萬物之小吾亦小之則何者非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若知大者未必大雖謂天地爲稊米可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知小者未必小雖謂毫末爲丘山可也則差數覩矣如是則物之大小未有定也而差等之數言可見矣以功觀之以物之功分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有而稱有則物物皆有其實有者未必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無而稱無則物物皆無其實無者未必無知東西

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然則無非矣無非者堯也然而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用爲也可見矣唐虞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大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皆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兼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

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亦猶東西雖相反而不可相無因東而有西西亦可謂之東因西而有東東亦可謂之西則功分去聲定矣是有無之職分本未有定也曰功分定矣定者定其爲不定也以趣觀之以人之趨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以是者爲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以非者爲非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其實是者以非者爲非者亦指是者爲非亦猶堯以桀爲非桀亦以堯爲非則趣操覩矣如是則是非亦未有定也而人之隨向志操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又以讓與爭觀之均一讓爭也唐堯虞舜讓則貴之噲讓而絕燕子之子噲讓則賤湯武爭而王同一爭也商湯周武爭則貴白公爭而滅白公楚平王之孫也爭則賤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illegible]可觀爭讓非異禮堯桀非異行貴賤有時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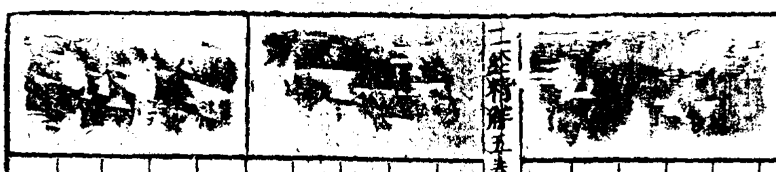
得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矣去哉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物之远不得不殊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已吉甫曰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倉而至於爲稊米毫末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而消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東則無此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觀矣而消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而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依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之噲以絕以湯武之爭爲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不可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鴟鵂不能晝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噫夫言其獨善言未諸伯等曰踐學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

以爲常也。所以有貴賤之分者亦因其時未可定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以物理觀之棟梁之木可以攻堅城不可以塞小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大小各有所用也言殊技也。良馬有千里之逸足而不能如狸狌之捕鼠騏驥狸狌各有所能也鴟音鴟鵂夜撮蚤，察毫末，鴟鵂訓狐也梟也夜聚蚤蝨而食之毫末則眼明不失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晝日則瞑雖丘山在前亦不見言殊性也。性不同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天下有是必有非有治必有亂蓋欲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亦不明於天理與物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不知有天必有地師陰而無陽，不知有陰必有陽其不可行明矣。之昧於理如不可相無何行得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然尚執而不知變通之人則愚惑誣罔之人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且貴賤時耳帝王殊時而禪三代殊時而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但失其時則有篡奪之名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當其時則貴賤何常遂有義之名可常也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不必貴賤之門小大之家無窮無盡汝惡得而

諸辯

陸西星曰：倪緒之所頭者，蓋取以爲分別之義。此篇分別俱屬心識，紛繁渾沌，失非所宜，以故之論大。道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過爲分別，故以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如所謂自貴觀之，其貴賤隨孟而能之。貴其賤又不在己，如所謂隨孟之所以隨孟而能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等言之，因其大而大之，則小其小而我大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體貼人情，如人說某人我好文之言



之是非不可以勢論也若師是而無非師陰而無陽罪者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相逆篡因其時而已不必多言以縱使言之論其述其文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故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求始有物之

[illegible]

宇我隨衆喜他則見他篇篇句句皆是好的又如人誰其人不好我隨衆惡他則見他件件事事皆是不好的不知他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若我不因人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在乎造化生身則天地將不爲稊米乎不因人之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芥子可納須彌則毫末將不爲丘山乎知是則物之小大亦未有定也差數觀矣然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得而分也推之而至於有無之稱是非之辨亦復知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功之有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宗之東而未必東之東爲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西之西果爲西也使舍東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西而西必言東則東亦不成矣故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喩對而無將有以有形無然後有無之名始立若缺其則何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稱無故有無分之不定節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決定其爲不定也又

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是非非又未有定也知堯桀之仁桀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蓋正人指邪人爲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但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凡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寒而人心之所以日濤也文孰知是非之不可以爲分而細大之不可倪言倪乎又設貴賤無常之喩以明貴賤則爲賤爭讓美德也在公舜則爲之貴而在而曾貴矣如是則爭讓名也以白堯則賤貴在湯武之則爲貴矣如爭讓之禮論桀之行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爲常又即物理而論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騏驥驊騮日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鴟鵂夜撮蚤察秋毫而晝不見丘山物有殊器物有殊技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用拙於此者或發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分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而或然於此或非於彼古今無常治世理於前而亂於後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是不明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

[illegible]

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去貴賤時耳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觀爲篡爲禪亦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之道其從則入以篡夫日之亦何取於神繼而貴之乎然然乎河伯以悉知貴賤之爲一門小大之爲一家乎蓋一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其五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河伯問貴賤是非既無分別則我之辭受取舍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將安適從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illegible]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illegible]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施則無多無少[illegible]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慎毋執一而行[illegible]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illegible]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illegible]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illegible]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illegible]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illegible]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illegible]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illegible]

年不可舉。時不可止。[illegible]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如天地之運環化終始消息盈虛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在是矣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萬物之驟馳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

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我惟游於大化之中何必爲何必不爲

[illegible]

其六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河伯問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何貴於學道矣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惟知道者乃能順理化而達於事物各有之理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達於理者必審於權變[illegible]

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illegible]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illegible]

在外人在內為天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則以為內言乎天德人任天則勝天素也天然心下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當本乎天位乎得矣躑躅而屈伸言與機會相應有所變也反要而語極有知雖落天地事難投其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而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

天而動則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則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德任乎天則人隨中深契乎天

之理**本乎天，位乎得**。而從此內外皆宜內則本乎天也安於外則位乎得然

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外則屈伸進退各隨其理皆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

曰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人河伯之字又發問**北海若曰：牛**

馬四足，是謂天；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故絡之穿之是以人而順乎天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

人滅天，但不當以人欲走作過分驅步失節而滅天理耳**無以故滅命，**又不當

因其自為而故為之命耳**無以得殉名。**又不當以己之德而棗於為名耳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知此三者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反其真

陸西星曰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

一二 經精解五卷　莊子秋水二七　五十二

所得有名命名則過也矣其真愈失者性分之內也

呂吉甫曰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請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斜至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傷則躬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而不較乎安危寧於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己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忍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蹢躅而屈伸反要

殊不知權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

乎己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

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

推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與彼立巖

牆以徑措者擭措不違權變之人自取禍戾者也

是以聖人無先地謂其明於權而不以物害己也

且如語至德者謂火不能薄水不能溺寒暑不能

害禽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

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

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

幹旋之者德在乎天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

乎權則位乎大德矣位德猶言立德德立則蹢躅

居伸皆得自如此道之要也理之極也道要理極

即上文所謂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下又發

出天人二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

人勝天加以安排造化之私忽為救轉無以人滅

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

自然之謂命命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己德者

於為名者名口無以者不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

天之所以人而之至具諸足以人滅天於道也其能知之而其已哉

夔憐蚿　郭象曰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儻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動而不傷也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群才

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論不過是也

物各任天而動

夔憐蚿，以足為累則一足不如，夔為足之多故夔憐蚿**蚿憐蛇，**以萬足為累則不如無

足之愈故**蛇憐風，**蛇有足矣視無有為不足謂**風憐目，**

風蓬蓬矣以有方為不適謂之無形故憐風目之形綴於此明流於彼故不如目**目憐心。**目司視而已心則無

所不司也故**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

曰趻踔行不進貌吾以一足行固謂無似我者**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萬足之

何以獨行也**蚿曰：不然。**非吾使之也自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唾口中津液**噴**

則大者如珠，自然如珠**小者如霧，**自然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亦自然而然**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今予之萬

一二 經精解五卷　莊子秋水二七　五十三

足亦順天機而動而所以動者予不得而知也

蚿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眾足之行難不及無足之行易何也**蛇曰：夫天機之**

所動，何可易邪？天機使然不可變易**吾安用足哉！**且吾無足自行又安用足

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脊背也脅脅也予動身而行

似也。則有可見之像**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蓬蓬風聲也今子蓬蓬然倏忽從北海起倏忽從南海止而無形可見

何**風曰：然。予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入於南海也，**信哉予之自北海而入南海者惟無形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故無形任他手指我亦能勝我**蹴我亦勝我，**任他足踏我亦能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然風勢一烈至於木盡拔屋盡傾者唯我能而物始不能勝也

各自得為物各自適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呂吉甫曰夔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脅而憐風之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見有所見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為易憐蚿多足之難蚿以多足為易憐蛇無足之說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所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非出於自然吾何以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云此夫風以小不勝為大勝而人之用乎心之用其神

□□□□笑乃不能衍□□見無知而能□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

故以衆小不勝（故任天機而不與物爭是小不勝也）爲大勝也（而萬物皆入其範圍則大有所勝矣）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大勝者唯聖人能任然而然故物物不可達也）

陸西星曰夔一足蚿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能至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說此數重直是精思奇絕中間貫串之喩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出箇用小勝以爲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目便文字不板樣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趣 郭象曰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于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獵夫

○孔子畏匡安命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匡宋地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而弦歌不輟（孔子處困而弦歌之聲不止）子路入見曰：何夫子

血氣之勇猶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閑堂也陸西星曰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請賢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之娛也（娛樂）孔子曰：來，吾語女（語去聲）。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吾欲避困窮而卒不免於窮）命也（是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吾欲求亨通而卒不可得）時也（是天所安排者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故窮人不見於堯舜之世豈盡人人而智謀皆得）。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通人不見於桀紂之世豈盡人人而智謀皆失）。時勢適然（時勢偶然相値窮者自窮通者自通耳）。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凡處困而憊非勇也漁父勇而蛟龍且不畏）。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獵夫勇而兕虎且不畏）。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烈士勇而白刃且不畏）。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安命順時臨難不驚則聖人義理之勇也）。由處矣

公孫趣 郭象曰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天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

汝且止矣。吾命有所制矣（窮通之命自有制之者吾安可與司命者抗者）無幾（無幾何時）將甲者進辭（將甲者甲士也）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誤以爲陽虎故圍之今知其非陽虎也請辭謝而退矣）。

林鬳齋曰此段只言窮通之命自然非人力所須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其出息不必言之意制命猶言造命

○魏牟借鼃鱉爲喻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龍少學先王之道（少學先王仁義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長而以仁義爲行），合同異（合同衆人之異），離堅白（論離麗也附麗衆論堅守其白白是也），然不然（人不謂是我獨是之），可不可（人不謂可我獨可之），困百家之知（百家之知不能屈我而反爲我屈），窮衆

之矣呂吉甫曰是非之定言其所自足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老莊爲一而知不知此見之比於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入無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大通則會乎中和出神而遊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闚天錐指地之類也林希逸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蛙井中亦蟲也坎井之地蛙

口之辯（衆口之辯不能窮我而反爲我窮），吾自以爲至達已（自謂其明於理）。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汒自失之狀汒然驚異其言），不知論之不及與（不知是一時議論不到與），知之弗若與（抑智識之弗若莊子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今吾不復開口辯敢問其方法何故）。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公子牟隱其機而不露始則嘆息繼則笑其見之小）：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陷）？（埳井之鼃蛙井之水蚌也）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處埳井甚樂）！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出而遊適井欄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入而休息乎井邊小穴缺甃井缺而成岸者），赴水則接腋持頤（赴水則以兩腋浮水緊閉其口頤口頷），蹶泥則沒足滅跗（則沒其後足又沉滅其前小足附小足也），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針斗蝌蚪井中故丹蝦蟹蚪斗科十九年之水已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使自別適道然轉也商蚷小蟲也跳歸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於天言其見趣高遠也奭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

中赤虫蟹蚪蝌也科斗蝦子也還而顧也回顧蝦蟹與科斗不能如吾之樂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而時行時止且吾擅此一壑井之中其樂亦至矣跨行也時止也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時夫子何不時來觀我井中之樂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東海之鼈亦往觀之左足猶未入井而右膝已拘礙不能動矣於是逡巡而卻乃不能進而卻步退出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以千里不足盡海之大千仞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禹時十年而水不因而有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湯時八年之旱而海不因而減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故無久暫無多少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此東海之大樂視埳井之樂其加損故無多寡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驚愕之貌規規然自失也。自失之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

二十經精解五卷　〈莊子秋水十七〉　五十六

於玄冥。反於大通。立於無極之先而反歸於大通之至道豈分東西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逸遁而走去

林希逸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井鼃海鼈之喻

○神龜喻不仕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莊子曰郭象曰神龜之論言性各有所安也呂吉甫曰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徒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褚伯秀曰莊子辭召以神龜為喻

二十經精解五卷　〈莊子秋水十七〉　五十七

寓子曰 郭象曰搖於國中搖兵整旅 鵷鶵之喻言所好不同人各有性也 陸西星曰鵷雛鳳雛也練實竹實也赫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一世瑣瑣情態此可發一笑莊生有爲千古寫出鄙夫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容描畫語見搜成跡謂搜索國中郭註則以搜爲搜矣夫鵷得腐鼠而嚇人何足以語練實醴泉之味獨得高暴之懷哉

抑寧曳尾而生不至腐於此地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 先生則寧生耳 莊子曰往矣 既知此則汝可亟去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 吾將曳尾塗中猶有生之樂也 林希逸曰先留骨生曳尾之喻眞是奇特漢陳地水也先爲先宣其言也

○鵷鶵喻不仕

惠子相梁 爲梁國之相 莊子往見之 莊子將往見惠子而尚未見 或謂惠子曰 或人先宣說告惠子 莊子來欲代子相 莊子來則欲代子之位 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於是惠子恐其果於此事乃令人於國中搜索莊子 莊子往見之 莊子乃往見惠子 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 鵷鶵鳳雛也 子知之乎 子知此鳥之志乎 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 鵷鶵高飛遠舉不與人世常侶 非梧桐不止 必擇可止則止 非練實不食 練實竹實也必擇可食則食 非醴泉不飲 必擇可飲則飲 於是鴟得腐鼠 鵷鶵過之 仰而視之曰嚇 鴟食腐鼠仰而視之曰嚇者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惠子不知我不願仕反欲以子之梁國效鴟之小見而嚇我邪 林希逸曰以鴟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周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莊子惠子最相厚義此事未必有之特戲以相譏耳

莊子曰 郭象曰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不知其本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李士表曰物莫不具

知魚之樂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濠梁濠中橋梁也 莊子曰儵 音條 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儵魚其從容遊適使知是魚之樂 惠子曰子非魚 安知魚之樂 子與魚不同族類安知魚之樂與否 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子謂我非魚故不知魚樂然則惠子非我亦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我與子僅一形骸之隔固謂不知子矣 子固非魚也 子與魚不同類何止形骸之隔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則子果不知魚之樂全然也 莊子曰請循其本 請循我言之本莊子語論請其本其魚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若尋其本則汝當初問我非魚之樂是汝已知我之意方有此問 我知之濠上也 汝既如此知我則我亦如此知魚也於濠上

性其真乎天則於我也何有與物於我之知此蓋有不則知而知妙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撥遊而泳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爲魚樂乎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哉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後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我爲兩

陸西星曰惠子言子與魚異類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我與子猶同類也尚以爲隔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所話柄子已知我知魚矣而衛本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之物理人情自可推我居濠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著之蔽取物將自有其物則社闇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與知不知皆遺之於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鼻知耳耳知鼻知以在我者蓋知是也視生知死視已知魚視豕知人視人知豕在物者蓋知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矣獨濠梁之上儵魚之樂哉吾知遊之樂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與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五 終

玉堂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六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古閩　楊九經　一甫父　參訂

外篇至樂第十八

○至樂在無為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天下豈無至樂者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有至樂而身可存則豈無有可以存身者哉）今奚為奚據（今世俗將何所術而為何所據）奚避奚處（何凶而避何吉焉而處）奚就奚去（何就而當從何去而不當從）奚樂奚惡（何樂所當樂何惡所當惡必有能辯之者）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奈何天下之所尊則在此四者）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樂則在此五者）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惡其所尊）所苦者身不得安逸（苦不得安佚之性）口不得厚味（苦不得遂口之性）形不得美服（苦不得遂文身之性）目不得好色（苦無以娛目）耳不得音聲（苦無以悅耳）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若終不可得則憂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欲以養形適以勞形計亦愚矣）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富者則勞形勤作縱多積財帛豈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以此為養形計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貴者則日夜憂慮其得以安身與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以此為養形計亦甚疏闊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人之生也憂與之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壽者惛惛不明到老尚憂慮思長生不死之術）其為形也亦遠矣（以此為養形計亦甚迂遠）烈士為天下見善矣（烈士欲以節義之名自見蓋亦善矣）未足以活身（然徒殉節義而不能存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則彼所謂善者果善乎吾不知果誠善乎抑不善乎而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將以為誠善則身自不保）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將以為不善則為君而殺身足以存友）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然大約存人而勿與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子胥以爭乃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彼因以為不爭則無以成節義之名）誠有善無有哉（畢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今世俗所為與其所樂吾未知其所以為樂果樂與否也）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舉世群然而趨之）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誙誙然必取如將不得已之狀）而皆曰樂者（而顧自以為樂）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彼所謂樂與不樂我皆未知如何）果有樂無有哉（果然）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以無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大苦）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彼惡知淡無樂乃為真樂寂寞無譽乃為真譽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則天下之是非者未必是非未可據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雖然是非淆亂惟無為可以究之）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請嘗試言之（試言無為妙處）天無為以之清（天得以清和者唯此）地無為以

無爲而後樂，至樂之所由也。非無名也，然後安於無爲，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豈得不化哉。

之寧。地得以寧，静者惟此。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故天地兩者以無爲相配合，而萬物皆化生。芒乎芴乎音忽，而無從出乎。一氣絪縕，混芒恍忽，而不知其所從出。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又且恍忽混芒，而不見其所爲象。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恒見萬物各任其職，生者生，長者長，皆在自然中生殖耳。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故天地何所作爲，而收有爲之功，又無所不實。人也孰能得無爲哉。人皆趨於富貴壽善，貪夫徇財，今者死權，富貴也孰能無爲。品庶每生，壽也孰能無爲哉。烈士徇名，善也孰能無以物害己。

陸西星曰：從上篇不以物害己，存身之術，已透下一意來，發此詰一段急爲天下定箇至樂，以存身之術，二無有哉，反此之詞言吉凶孰是，有何也，今奚據正詰之詞，天下所與者，卜居執吉孰凶，何去何從，奚爲奚據，意旨天下所與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爲形也，亦所尊者，哉爲字作去聲讀，愚者以一物客已，當者苦形勤作愚者原。

頽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爲無用矣，其爲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其爲位也天下有可以活身者乎，有哉，竟無有也。而不可以壽者負此憂之思則身之惛惛，其爲形也不亦遠乎。自苦也，而猶有求之術，以其引年如之，惛而不死，何苦乎。烈士而爲天下見善，爲名節視之，歸以爲形也於天亦遠乎，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故曰忠諫不聽則當自求，爲身之所當爭之。下蓋善矣，與非善之善此活也，故曰道也，而子胥乃爭之，卻去而勿爭，夫名之不爭，不活身之不爭，之所以成果有善無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身名不可也，今世情之不爭也，與吾之無有哉於此，當自央擇可也，今世俗之所趨果與吾有何也。所處大率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與，世俗有吾以無爲樂誠樂矣，而世俗之所苦也，吾如樂世無何也。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趨者，非真樂也，至樂無譽。譽烈士之所爭，眞非名也，天下只有苦樂是非二種，將欲於樂者見不樂，而不見苦，將也天下之所樂者，非之樂而彼不自以爲非，故曰天下是非無有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爲可以定是非，蓋無爲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爲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爲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然又須要認得此無爲箇甚麽，即無名天地以

之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故返覆而爲之始乎，芴乎芒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眞空，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芒即混芒之義，萬物即是渺然而無象者也。矣，芴乎芒乎，職職繁殖，萬物皆生化芒之。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爲而生，化萬物焉。天地之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也天地之心也，能得無爲哉，知無爲則虛静恬淡，而不以苦爲樂矣。

論死生循環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以友誼弔妻喪。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箕踞足踞几上，其狀如箕也。鼓擊之以節歌，盆瓦器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子與妻居處年長，偕老，今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又歌以自適，則過甚了。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吾妻初死，何能無槩然於心哉。察其始而本無生，但原其始，生時已知有死，而本無生矣。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非徒無形并無氣，非徒無生并形亦非眞有。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雜特混芒芴閃之間，有陰陽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後有形而有知覺，運動生之謂性。今又變而之死，命今又歸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是猶春必有夏，四時必循環，有生必有死，猶四時之循環而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且彼豈眞死哉，特稍偃息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書天地也。室巨室，天地之間，有死而生之。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命理也，循環之理也，自以爲不達於命，故止而不哭也。

樂而惡之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予無惡生者假借而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故死生常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懼化死也孟子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此言吾與子適遊觀人之死而視此不祥死將及我人有死則我必有死又何惡焉或以柳為楊柳之柳恐於文義不相貫也
陸西星曰先示有情然後予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受則夫有情者豪自絕於遠擬之域行幽困於哀樂之嶂矣

論生之假借

支離叔與滑介叔（音骨）（二人皆寓言支離即言語支離滑介即滑稽之意）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謂冥漠若冥伯之丘死人落也其落在崑崙）黃帝之所休（黃帝所休息處）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瘤也忽今）其意蹶蹶然惡之（蹶音厥）（病中之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子亦有所惡之乎）滑介叔曰亡（音無）予何惡（予無所惡）生者假借也（此生乃外物假合而成）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既假之而生則在造化之中與塵垢等亦至微而不足貴矣）死生為晝夜（夫生必有死如晝必有夜所謂）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今吾與子遊觀萬物之化而化將及我我亦將隨造物而變化）我又何惡焉（又何惡於化焉）

呂吉甫曰觀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瘍也柳多擁腫故以為瘍瘍之喻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風火四大假合者以滑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莊子郁 郭象曰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呂吉甫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知樂死而惡生者亦非所以知一體而莊子

○論死之樂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樓）髐（音梟）然有形（髑髏死者枯骨髐然堅固之貌莊子見一髑髏內空虛而外堅固似有生人之形以馬捶擊之而問曰）撽（音竅）以馬捶因而問之曰（撽擊也以馬策也）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子為貪生過度而死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或者亡國被誅而死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或者有不善之行恐遺家人之辱而死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或者不免饑寒而死）

言此以為世人所樂者在於貴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為而言之乎
陳景元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惟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緊矣
王雱曰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為而死未必有為未必無為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為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吾之寄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既不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而與物相靡則至樂安能內全此髑髏之不欲復為人也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或者年老氣衰而死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援取也語既畢乃取枯骨以為枕而睡）夜半髑髏見夢（是夜髑髏見莊子於夢寐之間）曰子之談者似辯士（子之言似辯士之口給）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凡子所言皆世俗之常情於世者乃有生之累）死則無此矣（死則無此累矣）子欲聞死之說乎（子欲聞所以無累之說乎）莊子曰然（願聞）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死則精氣歸天不知有君臣亦不知有歲月日時亦不知春夏秋冬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從容自得混然於大造之中而以天地萬古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雖南面而王天下豈能加吾之樂）莊子不信曰（莊子以其言為誕故不敢信而問之）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試使造物者復生子形而有骨肉肌膚之屬）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復名為人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中有閭里知識之友）子欲之乎（則子願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頞音遏）（憂見於容而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吾安能舍其至樂而就其至勞乎）

陸西星曰此自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復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眞謂莊子有生死欣厭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顏淵郎 郭象曰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弘如何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隨其情也貴而適故條達而常

○論齊侯不可以大道說

顏淵東之齊（將說齊侯）孔子有憂色（孔子憂其說必不入而恐罹禍）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子貢出席而問所以憂之之故）孔子曰善哉女問（善哉汝之為友而問也）昔者

傑摘精 呂吉甫曰海鳥之[illegible]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illegible]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illegible]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適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其不適則不違其分[illegible]其分之小大而不過[illegible]則不持矣 陳景元曰受命自然不可勤成其褊小[illegible]能容大[illegible]定外不可遠適其褊短綆[illegible]能引深海鳥之[illegible]九韶如齊侯之[illegible]道也人有[illegible]故事能一事有古今故其[illegible]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紊義理通暢則物去而不危矣

管子有言丘甚善之（管仲有言我深以其言爲善）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其言曰布袋小者不可以大物）綆短者不可以汲深（井非綆短不可以就深而汲也）夫若是者（管子之言於此）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彼固以爲力小不可以任大知命得於天自然而成形受於天自有所適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今回之齊恐徒以古聖人之道與古聖人之言與齊侯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非可與言之人而與之言彼將反求之而不得其理）不得則惑（不得則彼之惑心生矣）人惑則死（既惑我之言必以我言爲悖謬而罪我者至矣）且女獨不聞邪（汝不聞魯侯養鳥之說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爰居之鳥止於魯東門之外）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御迎也魯侯以爲神迎而祀之于太廟）奏九韶以爲樂（舜之樂）具太牢以爲膳（具膳羞享牛曰太牢）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失其鳥之真性驚駭不敢食飲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以人之所養養鳥以所以自養者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其自栖於深林之木）遊之壇陸（聽其自遊於水中沙澶之地壇與澶同）浮之江湖食之鰌鰷（聽其自浮於江湖而取魚以爲食）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聽其與群鳥群飛而止悄自得而居處則善矣）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彼於人言且厭聞又安用九韶之樂譊譊然喧雜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夫黃帝虞舜之樂奏之洞庭之野洞庭者奏樂之所也）鳥聞之而飛（驚而高飛）獸聞之而走（駭而遠走）魚聞之而下入（驚而深潛）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惟人則樂聞其奏從然[illegible]）

二十經精解 六 卷 莊子至樂十八 七

魚處水而生（如魚之性宜於水處水則生）人處水而死（人之性宜於陸處水則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彼魚好在水人好在陸好惡各異所處各異也此無他性不同也）故先聖不一其能（故聖人使人各奏其所能不一槩責備）不同其事（使人各事其所事不强同）名止於實（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義設於適（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義理蓋人各隨其分也）是之謂條達而福持（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福常保持於我也我不爲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必不至於人惑則死矣）

陸方壺曰此借顏子以危當時之游士褚小綆短之喻謂齊侯短小之見不可以大道說之又以鳥設喻謂齊侯而說以堯舜之道必不相入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强之事則彼將樂聞矣蓋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齊侯之不可以大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聖人不一人之能不同人之事知其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同且一也故求實於名設義於適因名以求實則無不當而入之嫌免因適以陳義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則持福常在於己焉有人惑則死之患哉

二十經精解 六 卷 莊子至樂十八 八

物之生生不窮

列子 [illegible]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行於路間因而見百年之枯骨）攓蓬（攓拔）而指之曰（彼在蓬蒿之中隨開而指示之）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我知汝固未嘗死也其本始而未嘗生也）若果養乎（若果以予爲生而養予生而食曰養）予果歡乎（予果以若爲死而歡予死而寂滅者曰歡）種有幾（予若皆在大化之中聚其化生之神凡有幾試先自其濕化而微小者言之）得水則爲㡭（㡭水草莘如綵初生而未成者曰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鼃蠙之衣得水而生）

指達造化者有物因指以論化機性感火氣則爲動得水則相繼而生流又及出爲陵道頻水涯著苔如衣方材十所出遺顏山阜之上變而爲草名曰陵舄亦名車前草此有情入無情也山峒化爲百合也鬱棲蘆菔也烏足草生水邊俗呼黑草烏毬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承生者不可槩論胡蝶武熱化爲鴝掇初出形若脫于鴝口能飛其沫爲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形斷彌至食醯以下明有情之物變而爲無情之偶爲螬蠹也此乃無情化有情如朽麥之爲[illegible]

於水中附岸處則爲鼃蠙之衣卽青苔也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生於田野中高處則爲車前草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車前草生於糞壤之中則變而爲烏足草烏足之根爲蠐螬烏足之根又化而爲蠐螬蟲也其葉爲胡蝶烏足之葉又化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胥別名蝴蝶又化而爲蟲生於竈下生於竈下之蟲其狀若脫其狀若脫皮殼一般無皮無殼其名爲鴝掇如鴝掇能化而又名爲鴝掇然今棋蟲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乾餘骨口中流沫化爲斯彌之蟲斯彌爲食醯斯彌蟲又化爲食醯蟲頤輅生乎食醯頤輅蟲又化從食醯之蟲而生黃軦生乎九猷黃軦之蟲又化從九猷而生九猷蟲化而爲九猷而生瞀芮生乎腐蠸瞀芮蟲化而爲腐蠸又從腐蠸而生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

青寧竹根蟲也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蟲青寧生程青寧蟲化而爲程蟲程生馬程蟲生馬馬齒莧之類馬生人人面草生人馬草子之類人又反入於機至於化又復歸人而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化爲萬物化生不窮始皆出於機而化而終皆入於機而復歸於無出入生死不知其盡也機者造化之機也

陸西星曰髑髏在蓬蒿之下列子指之曰惟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爲樂乎如此生悅死悅皆屬妄見予與若又何以異鑪治中鼠肝蟲臂惟其所化凡有大造種自濕化而言犬地塵埃爲息所吹浮游水上有塵相牽如縷其名爲繼蓋水苔欲生河中光有此眹其在水土相交之際得水土氣爲體質名鼃蠙之衣卽水舄也生於水爲水舄詩所謂言采其蕢是也鼃與蚌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

於是印其所嘗見聞而知其種若干問於漏髏以明萬物之變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異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已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而出入繼微其樞則妙而因出入而運不可謂出入爲機而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

則爲陵舄節詩所謂采苡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陵舄而得鬱棲化爲烏足鬱棲糞壤也烏足亦草名其根化蠐螬而葉化胡蝶胥相也蝶又相化而爲蟲也蓋草化爲蟲質多[illegible]之下者得大之氣化而爲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鴝掇伏上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骨之沫化爲斯彌化爲食醯[illegible]酸而聚醯故曰食醯[illegible]猷生黃軦黃軦[illegible]蠹類也羊奚比乎不箰[illegible]草名根如蕪菁比合也其根[illegible]則生青寧青寧竹根蟲也[illegible]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illegible]謂青寧者乎程豹之別名[illegible]虎豹爲程是也青寧生[illegible]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illegible]於很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illegible]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illegible]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illegible]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

[illegible]一出一入而神機運矣[illegible]萬物之心機也而此言特言人反入於機[illegible]不以入[illegible]達生郭象曰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故猶養之而弥失之養之猶屋死地猶全昊若從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養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棄事則形

外篇達生第十九

養形莫如棄世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惟達生之情者不務其所無以爲者以爲養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惟達命者不務其所無奈何者以倖免養形必先之以物何以言之養形必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然奉養之物過厚而反以傷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有生必全其形然有形而無生之理者有之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生之來也當聽其自來其去也當聽其自去足矣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

不勞生則精不虧所久事之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地為物之父母以其無所偏為故能子為物也合成體散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者還輔其自然也
呂吉甫曰生之所無以為非所待而生也知之無所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然不可不為有人安能免於為形卽欲免為形者有世而無累累則正平正平則不

獨悲夫世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
果不足以存身則奚事倫物致養為哉 雖不足
而不可不為者 然雖不足為而世又以為不可不為者 其為不免矣 則其
為之也宜不免於為形之累矣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 夫欲免於
世不可也棄世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 棄世則無累 自累非棄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棄世則我自我而世自世何累之有 無累則正 無累則心中正平無高下
平則與彼更生 正平則與造物更新又新化日新 更生則幾矣 與物更新
生則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 能知此則事不足棄生不足遺 外物之事
盡矣 棄事則形不勞 無所事則塵紛不染 遺生則精不
自遺生則身世都忘以保其精者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而形不勞
棄矣 無所以勞其形者 虧 而精不虧
精不虧而精復雖天地不過全此一氣 天地者萬物
之形完此生成之精耳不與天為一乎

以為形吾所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能同於初與萬物者兼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氣聚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稟於天者又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劉槩曰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為而已之

之父母也 何者天地即萬物之父母與天為一亦為天地之肖子矣 合則成體
散則成始 是以氣合則成形散則復返於無物之初 形精不虧是謂
能移 形精即形神也此惟形神不虧故能變化若是耳移即變化也 精而又精反以
相天 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化育矣相天贊天也
陸西星曰情實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也夫人莫
不知生之當養而一有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
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不務其無以
為者以為養夫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不務有能作
之心非安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
務其知之無可奈何者以保全何者嘗試論之養
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富貴而夭折
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生與
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者也不離而生亡者
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
卻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若停今世人但謂
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為

則此可已若皆不為也所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此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為與造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當相總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為遺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羅勉道曰更以相天天叶韻訂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以久之合法更生則又具此精又與我此生者天也我又能與天合此生是相天也

奚以傳物致養為哉雖然不足為而不可不為不免也而不可
為者在焉不可不為者則與為不足為免矣為在不不可
為而得免於累者有身則有求有思則免於不
苦故朝夕則思營營於其身求則萬物何思之事
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人世之所不廢者欲免以世
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絕緣簡事
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處靜如是則淡
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
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人生生之
厚故不正不平生而勤之死地今也無累不正生平
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便使更生則是更生
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也
生奚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答云棄事
勞恐勞其形故棄其事也
精故遺其生也遺生即精不虧則
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子所謂不勞形
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精之精不虧
是形之全也常順常使凡全精而之精也
形全寧不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天地
如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

散則返於無始入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
體若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
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愈知以火
新能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
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惟合天而又以相
天猶儒言贊化道言宇宙在手萬化生身
反以相天則聖
修之能事畢矣

○神全者不傷

子列子 呂吉甫曰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和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其也凡以至此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學能之為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播而無不至散而成始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求以氣而已之行貌象聲色皆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無所礙 蹈火不熱 火不能焚
不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乘雲氣騎日月凌空而遊宴自如 請問
何以至於此 不知至人何以能此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守
氣而純一不雜者能之 非知巧果敢之列 謂非智巧而容心果敢而容力者所能為
居予語女 使居而聽其說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也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象貌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敝不快淫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脩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乎不形合是有乎全而無郤物奚自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

者皆閒於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我若閒於貌象聲色之中則我亦一物耳物與物所以不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是色而已能見乎萬物之先者皆是以色自累而已即迹也舉一色而貌象聲在其中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物有造乎不形而無聲無臭是造化乎無所化而無始無終者是造化之理夫得是而窮之者人能得是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物焉得而止焉則去有物之物造矣物孰得而禦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能處至人身乎一定不亂之法度而藏乎無端之紀藏神乎無所端倪之至理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以遊乎大化之中萬物之所終始即造化也壹其性純一其性而不雜養其氣善養其氣而不虧合其德渾全其德而不漓以通乎物之所造以與天爲一之所由以造者也天者物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二經精解六卷 莊子達生十九 十三

不入其胸中則窺於天而全之宜其物莫能傷也況得司者哉則人之焉知乎符璽兀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閑天者德生以其修愆其無知無爲也開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民入之所長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眞矣

江通曰至人不離於眞者也眞在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者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為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眞也

郤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既渾全而無間隙也在我者不虧物奚自入焉則外物自入焉宜其不傷也不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醉者如墜車雖病熱而不慄也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骨節同而犯害則不異者彼特傷其神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醉之當之時乘車而不自知墜車亦不自知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死生之可驚可懼者是故遻物而不慴雖爲物所遻觸而神不動乃能不懼也其醉時胸中不覺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彼神全於酒者尚然而況得全於天乎而況神全於天者乎聖人藏於天聖人惟藏於虛靜之天以無心應世故莫之能傷也故物莫之能害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讎者不折鏌干又知鏌干傷人亦非有心不怒而折之以鏌干者之罪也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偕夜於恃盛氣雖一節片錯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其後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視聽內藏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一體矣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貌象聲色皆形之色若凡物有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欠素見而形質始若天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惟物物而非物於物然後足以至乎先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有形有聲爲造化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

雖怪害心之人爲飄瓦所中而亦不怨以飄瓦非有心也人偶中之耶是以天下平均使天下皆如鏌干飄瓦之無心則自此均何自戰攻殺戮之條乎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是以不明於有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心之天而獨明於無心之天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則心術六根外物皆爲六賊況外物乎開天則爲自然之德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若能不棄其天理而人事之所當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不忽於人如此則近於眞實民幾乎以其眞之理矣幾近也

陸西星曰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先乎先即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烝正在於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眞攝眞而成出有入無之妙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哉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

二經精解六卷 莊子達生十九 十四

命矣夫其功知此爲行不害萬物自然之數若不深之度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者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而處其際不可終窮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合其德則不離若是則能與造物者游其與乎物之所造也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郤也其神無郤則純氣之守固矣物奚從而入之夫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存知地形故不傷其宅其

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孰得而禦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以遊乎道惟處身乎不淫之一度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通乎萬物之所終始不淫之度者處乎靜恬淡寂寞而已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而無爲常佚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不能常佚藏此神於淵默之地動靜不能窺其介兒是謂神化測其機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故遊神不能窺之根抵品彙之紀出入其氣之機莫不由此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之致虛極守靜故遊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於天合物之不分之義天者一物之所由以造者也通於天者而則而一之天者全而神無所卻矣而物之所造也於德天通者一之而不則熱之萬物之上無入焉得而懷焉得之也哉醉之火若墜於天焉得而入之喻極爲精寂寞醉者全於酒聖人藏於天此天只是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全聖人神正藏於天然前日備守氣此曰藏神此曰全其天亦以守神正所以守人氣之也開天者天之知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正理也開人者天若斯天德識鑒其混沌之竅眞也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竅眞賊謂加以人爲之害天以此

復乎氣以全物也然神主形者也全其形苟神未必全全其神則物莫之能傷矣醉者之於車雖墜不死之知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秖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夫其得全於酒猶以沈酒而迷其知猶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頃更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眞知之無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況於墜車乎此全於天者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爲長生久視之道

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於天矣吾得此理以爲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不忽於人將不幾近於眞乎

用志不分之喻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將往楚而道經林中〕見痀僂者承蜩，〔見一背曲老人持竿而粘蟬也〕猶掇之也。〔其承之之易如以手取之〕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子信巧於承蜩乎亦有簡方法耶〕曰：我有道也。〔曰有方法〕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吾於五六月時練習承蜩累丸二於竿首而不墜〕則失者錙銖；〔則不得蟬者差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三丸於竿首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五丸於竿首而不墜則不得蟬者僅十失其一耳累五而不墜則疑定入神矣故承之之易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其身如木之將〕

仲尼適楚焦竑曰厥株拘未云堅也株拘枯樹也橛株拘斷樹也乃不動之木作橛以下文照之當作厥從東坡更定

郭象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厥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爲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呂吉甫曰如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江遹曰承蜩於累丸凡粘丸之爲物可以而反覆適爲反能累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皆不知而唯知蜩翼〕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一主於蜩不反不側而不以他物移易其心宜其得之易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志不貳乃凝定而入於神妙〕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即痀僂丈人之謂也〕

陸西星曰以竿粘蟬曰承掇手取也累丸於竿首至二至三至五而不墜則神完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竿故能不墜則承蜩而不失又當承蜩之時體欲直而志欲寧身如株橛之拘臂如槁木之枝外心一於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一手攬竿頭亦有妙理則常聞之黏物者彼言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物驚而飛總之凝定而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語意正與此同孔子聞其言而喜其有近於道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痀僂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

之而不墜則其疑身之定俛首之察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蜩之翼輕迅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所能哉故曰身若厥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其身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忘物矣物我兩忘寧止可以承蜩哉故孔子嘆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志分則神非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蜩之爲物含風飲露而無求不食而無得形以蟬蛻爲高潔以自喻其遺世獨立之道者亦以此

定神無矜之喻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淵名至之淵也〕津人操舟若神。〔見船人使船迅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善泅浮於水者則多有能操舟〕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没人泅而入水也若善没之人則不學而能者不待見舟而便能〕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再問其所以然則不我告必有說〕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但游人與之猶相知有水〕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彼没人不見有水〕視水如平陸，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舟覆於水如車之却退於阪也〕

須淵即江遹曰水之觴深者也至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容其爲津人不能盡其巧也有能忘於水而得其水之妙可得矣〔...〕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或覆或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也〕惡往而不暇？〔則心自有一段閒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以瓦爲注則心無所吝故巧以帶鉤爲注則有所畏懼而不免有以黃金注則心愈重而易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心本一而有所重在外矣〕凡外重者內拙。〔外重則內拙〕

郭象曰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阪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注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illegible]

列子曰……其內外之分……無性而不巧……亦不能舍……終不可強為也……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伊其智巧不在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矣故曰……大巧若拙

田開即……郭象曰……主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

呂吉甫曰觀操舟金注之說與形全精復者
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郤不足以與此

養生必周其防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祝腎古之善養生者）（學生養生之學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子從遊其門亦何所傳受）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拔篲掃帚也）（謙言開之不過供弟子灑掃之役於門庭無所聞於吾師）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欲其勿謙讓而言之也）開之曰聞之夫子曰（開之乃述所聞夫子指祝腎）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牧羊者在後而不逐其羣則鞭之此意便謂養生者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其自然若行者）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單豹隱士）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恬淡自適自足無求於人）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年雖老而顏色不變如嬰兒然內養故也）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不幸而殺於虎便是不能周其防）有張毅者（奔競之士）高門縣薄無不走也（音義薄簾也）（往來趨走於富貴之家凡高門之大家縣薄之小戶無不徧也縣簿帷簿於門首閭閻之小戶）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雖無虎傷之患而胸中往躁以內熱而死此亦不能周其防）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豹所養者內而有外患）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毅所養者外而有內傷）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牧羊者必鞭其後養生者必周其防此二子皆任人有未盡不可委之天也）仲尼曰（引孔子之言為養生之法）無入而藏（不專於靜）無出而陽（不一於動）柴立其中央（動靜無常不倚一偏無心而立其中央柴者無心之義）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名極而當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肯之所畏之其也

呂吉甫曰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無心中央則非兩端也

羅勉道曰……其後者也……者不須鞭……其在後……養其內……內有不必更用工於……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陸西星曰以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猶塗之……不可懼也其知……人不知戒……以喪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其名必極（三者俱得則可名為至人矣極至也）夫畏塗者（設畏塗之喻為養生之戒）十殺一人（夫可畏之塗上人而殺一人皆椎埋攻剽之徒藏伏其間）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則父子兄弟必相儆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則必多其侍從而後敢行）不亦知乎（音智）（言其戒畏塗也何其智也）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人之所可取以為畏者在正在男女衽席）而飲食之間（人之愛欲飲食口體之欲此無形之畏塗也）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戒飲食宴安乃沮沒其中而不知之鴆毒亦過矣）

陸西星曰養生如牧羊擇其後者而鞭之蓋以人性剛狠悅桀不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悲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波蕩而無所恃退之守則內傷外患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鞭其後之戒大抵養生者必知乎道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乎權故引孔子之言以為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蓋入而藏則有心於此而無心於彼矣出而陽則有見於動而無見於靜矣豈知至人之道卷舒無定動靜惟時而無心於入也中亦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至矣為至人不亦宜乎故曰其名必極

以物害已之喻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策）（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柵也）說彘曰（音稅）汝奚惡死（何必以死為惡）吾將三月豢汝（豢養也）（音患）（豢者豢食日豢養也）十日戒三日齊（齋之以齋戒誠敬之至）藉白茅（藉之以白茅慎重之至）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尻音考）（以汝肩尻而加之俎豆之上彫刻之者）則汝為之乎（則汝願為之乎）為彘謀曰（為彘謀人之謀必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與其三月之豢不如食之以糠糟之為樂與其加之乎雕俎不）

祝宗……郭象曰……彘則……不問人欲也呂吉甫曰為彘謀去之……身不苟免以世為之累……道生可以無累方思善曰腞循陸氏音義……益福事所以……作取……作膋九反……中也而

舊傳繹文用字若此讀考檀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大云設蔞翣蔞同柳穀聚也聚木爲椁而塗之龍輴則笨者能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彘之生彘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如含置之牢筴之爲安也讀他 自爲謀，至於自爲身謀則不然 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苟生有富貴之享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趺踏之上眷之中亦甘心焉楯几也几案之有鏤文者曰篆楯僂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眷皆之屬也 爲彘謀則去之，以死爲可去 自爲謀則取之，以死地爲可取 而自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所以異於彘者不知何見

林疑獨曰爲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貴爲彘謀則願食糠糟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前以龜而喻世人以彘其意可知

桓公匿 郭象曰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皇子告敖論鬼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公田獵於大澤中而管仲御車 見鬼焉。桓公見鬼 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撫者驚而執管仲之手也 公反，誒詒爲病，田獵而反 誒詒 音臺怡 誒詒猶今噫嘻之聲氣逆之病也 數日不出。氣逆爲病數日不出朝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音烏 齊士言公氣逆特而自傷鬼豈能傷人哉 夫忿滀之氣，音畜 散而不反，則爲不足；忿滀即鬱結也此氣過於發散則失之不足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此氣凝結於上則其人常多怒 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此氣沉滯於下則其人常多遺忘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則爲中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公言鬼雖不能傷人然世間亦有鬼乎 曰：「有。皇子若說無鬼則彼已見矣乃言在在處處皆有鬼 沈有履，溝泥之中有履之鬼 竈有髻。音結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戶內之糞壤有雷霆之鬼 東北方

呂吉甫曰此言憂欲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猜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 褚伯秀曰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於心也憂而心有好惡人之妄情也則無妄情去而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邪滅不由彼公人之迷妄表見作見鬼而致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斷爲治病之良劑然醫家者出而心痛除矣彭去而疑病愈之類以疑所致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羵羊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

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屋中東北方之下有倍阿鮭蠪之鬼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屋中西北方之下則有泆陽之鬼 水有罔象，水中 丘有峷，音莘 小丘空有峷之鬼 山有夔，山有夔之鬼 野有彷徨，音房皇 廣野中有彷徨之鬼 澤有委蛇。」大澤中有委蛇之鬼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故桓公獨問所見者在澤委蛇之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轂可以容軸以比其形之大 其長如轅，車上橫木最長以比形之長 紫衣而朱冠。其衣冠 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此物厭聞車聲聞之則以手掩耳而立如捧其首也 見之者殆乎霸。」雷車之聲言車聲若雷也 見之者殆可以霸諸侯此皇子舉其中心所至願者以微言挑動之公安得不喜 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辴 音軫 辴然笑貌言此紫衣朱冠者正寡人澤中所見者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始疑而爲病今日見故懼而爲妖故喜而病自去矣

陸西星曰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履髻雷霆皆鬼名也倍阿鮭蠪東北方下之鬼名泆陽西北方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暧昧其在戶內則擇幽暗之所而之鬼名於地下又至陰之氣凝聚溷周匝化爲鬼物寄於人間溝竈戶隅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者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皆狀如美女而衣赤衣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泆陽豹頭而尾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峷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如蛇兩頭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桓公所見未必見此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輾然而笑瞿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席卷并吞之氣翁然勃然何病不已何祟不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矣

史記褚地居獻蹕之事的光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而不相傷見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陸西星曰按桓公病歎之居田而見鬼其心自有不能釋然者故談論而病皇子謂其自傷誠是也忽爲解之若說無鬼彼已見矣多己說箇在已處處皆有鬼物矮將他心中所至願者微以一句挑動曰見之者殆乎霸矣是桓公便與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已此箇意思分明與合桓公與他發箇先兆以誑一時焉得不喜而笑既雖然乘一語揆機便所謂相照見非真見兆非兵兆特歎哉 辟一時之人心而成霸業乎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語乎史者莊子到此亦發一哄真見其雖欺人又長一番識見也

紀渻聖 郭象曰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張湛曰此以養雞諭養生虛憍恃氣總言而自矜猶應嚮影恃之逑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雖雞鳴而已無變則使勿敵而我不應忘勝負之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陸西星曰此亦凝神守氣之喻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凝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於呆若養雞

養氣之喻

紀渻子（音省）為王養鬪鷄。（此守氣之學借鬪鷄為喻）十日而問鷄已乎。（養之十日王問鷄已可鬪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虛憍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鬪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影。聞嚮而應，見影而動，不免而尋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雖不鬪而欲鬪之意未忘）十日又問，曰：幾矣。（幾近也，近可用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他鷄雖有鳴者，彼若不聞其聲而不為之動矣）望之似木鷄矣，（木鷄神凝氣定無與）其德全矣。（其不爭之德可謂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他鷄莫敢與之敵，但反走而避耳）

江遹曰：鷄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鷄為善鬪之畜。虛憍則傲，恃氣則凌，雖未見鷄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鬪，曰未也，猶應影嚮，則能不恃其氣，顛影之所嚮則應之爾。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致其茬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鬪，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恐而不發爾，故曰未也。故其幾矣之後，鷄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鷄，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鷄雖之以鳴而我不開其聲矣，與槁木奚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鷄皆莫之敵，但反走而服，若老聃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為絳宮，於禽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餓，翱翔八表，唯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而至於鍛月此學說吾宜可印證學問當觀佛典所言律阿羅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億劫而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證其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還生摘下到底不萎香此不可與躁士道之與常者可也

孔子觀 呂吉甫曰由乎性命之理與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

○蹈水之道無私

孔子觀於呂梁，（地名）縣水三十仞，（自上流下有三十仞之高，其水若懸）流沫四十里，（水流急處其沸有四十里之遠）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水急故不能游）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見一人浮於水上似若溺於水者有欲死之狀）使弟子並流而拯之。（孔子使弟子沿流而救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數百步乃出水復自歌自適）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吾疑子何為鬼，今察子則實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然子之游於水不以為苦而反以為樂，則有道乎）曰：亡，（吾非有道，亦非有道）吾無道。（吾之蹈水）吾始乎故，（吾始本於故）長乎性，（長於自然之性）成乎命。（成於一定之命）與齊俱入，（齊音臍。水旋入之處為齊，吾則與之皆入）與汨偕出，（水之涌出處為汨，吾則與之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水自有常行之道，吾從之以出入，而不以己私與之）此吾之所以蹈之也。（順而不逆，此吾所蹈之之道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吾生於陵則安於陵，是本然之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長於水則安於水，是自然之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安於陵安於水皆不知所以然，是一定之命也）

張湛曰：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始乎故者，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乎性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成乎命者，自然之理，不可以知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臨也至於黿鼉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適乎物之所遇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及也 江遹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蹈於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

於命若夫人者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褚伯秀曰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 按此章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歟

梓慶鐻 郭象曰視公朝若無則肢體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

○梓慶善削鐻

梓慶削木為鐻，（音據。鐻乃筍簴之類，所以懸鐘鼓者。筍簴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及削成器，見者驚惋，疑其精巧非人所成）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問何術能若是之巧）對曰：臣工人，何術之

焉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此則鍼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吉甫曰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游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林疑獨曰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鉏鋙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爲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見鐻合然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植已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

有臣技藝之人何道術雖然有一焉然亦有一說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將爲鐻將未敢耗氣而使之不足必齊以靜心必齋以靜其心定而後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不敢以慶我爵賞我祿者入其心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不敢以毀我拙譽我巧者入其心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至齋七日則不惟忘外物并吾之肢體亦忘之矣當是時也無公朝當是時亦不知有朝廷矣其巧專而外滑消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消釋而不留然後入山林觀天性然後入山林而觀木之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必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然後加手焉然後取而用之不然則已不然則不敢取則以天合天乃是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此器一出人猶以疑鬼神者其以是與

陸西星曰工人亦知凝神守氣之道而又不敢以輕試必待五日七日墮其支體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消又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鐻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爲而不知皆出於付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於此與上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郭象曰求過者也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呂吉甫曰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爲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
陳景元曰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

東野稷之御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音現下同以善御馬見於莊公進退中繩進退之直中繩左右旋中規左右旋轉之圓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莊公善之以爲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此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爲度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知其窮馬之力而將其將敗公密而不應公不以闔之言爲然少焉果敗而反未幾馬果敗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公曰子何以知之問何以知將敗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精力大用則竭而東野稷猶以百鈞責之所以知其敗也

褚伯秀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組織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惟馬敗而人亦勞只矣

選知猶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精要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工倕陸西星曰此言純熟自然之妙若他論一化字便是聖李所謂從心不踰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曰矩者具言成大耳彼特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

○工倕之巧

工倕音垂旋而蓋規矩舜時倕爲共工故曰工倕制器之旋轉其手其員便如蓋然自中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彼其手指與物相忘而累不留心稽留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靈臺心也故其心純一而不拘礙自成規矩也忘足屨之適也然豈惟指與物忘哉足安適於屨若無物然故忘足忘要帶之適也腰安適於帶若無物然故忘腰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心安適於理若無是非然故忘是非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安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之譬如足初躡屨見其恰好則知有屨之適着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

大抵李問最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攙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桎者乃能入妙上說一箇化字以下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爲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之相忘則自忘矣故屨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義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後能入於化矣此其李明進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是徑庭何者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要適於

陳碧虛曰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手方圓也夫惟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要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與忘足忘要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扁子論孫休

順者未必適於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無所不適矣此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然又須知適實忘自有先後如人適我意與之相親久自忘形然猶有揀擇去取無物不可無物不忘方為妙耳

呂吉甫曰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若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海鳥之說云

褚伯秀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徑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忘五臟外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跡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出世世間如何為可恃何長可宰知今汝飾知修身昭若日月以驚世間之相悉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憫其迷而使之知後也

王雱曰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耳安能無驚此扁子所以戚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詫謂以異事告於扁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素行非不修潔）臨難不見謂不勇（遇難非不勇奮）然而田園不遇歲（然隱而躬耕則不遇豊年）事君不遇世（出而事君則不遇治官）則胡罪乎天哉（音擯）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逐於州郡（為州郡之所逐）若扁子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我何罪於天而遭逢此亦命之一定者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至人之德也）忘其肝膽（墮支體）遺其耳目（黜聰明）芒然彷（音旁）徨乎塵垢之外（從容乎虛靜恬淡之境）逍遙乎無事之業（遊適乎寂寞無為之道）是謂為而不恃（雖有為而無為）長而不宰（雖有能若無能）今汝飾知以驚愚（今汝用智自文以駭愚衆）脩身以明汙（修身矯行以別於汙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昭昭乎求名自異若揭日月以行於世此皆取禍之道）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今汝得全形完竅無耳聾目盲足跛蹇不能行之傷而得比於完人之數亦已足矣夭傷也）又何暇乎天之怨哉（汝不遇當怨自責不暇又何暇怨天乎哉）子往矣（子往而思之）孫休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有間頃也）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恐其語不相入反至驚駭而自惑）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倘彼所言是而先生所言非則非固不能惑彼之是不必慮也）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鳥為魯之所害而爲其養也若莊子者可謂能養其意者矣

李宏甫曰豈谷清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養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薄乎祖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韶鼓而憂悲者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而無不適矣

（倘彼所言非而先生所言是則彼固懷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又何罪於我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海鳥也）魯君悅之（魯君悅其休祥）為具太牢以饗之（太牢豈鳥所饗）奏九韶以樂之（九韶豈鳥所樂聞）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鳥乃驚駭不敢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夫太牢九韶此特以己之所養者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若夫以鳥之自養者養之）宜棲之深林（宜任其自棲）浮之江湖（任其自游）食之以委（音移）蛇（任其從容自得而食委蛇自得也）則平陸而已矣（則鳥得以隨處而安斯已矣平陸喻其安）休欵啓寡聞之民也（欵啓小孔竅也若小也寡聞學之所見淺也）吾告以至人之德（其見本淺而語之太高）譬之若載鼷（音奚）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鐘鼓也（譬若鼷小鼠也而以車馬載之鴳小鳥也而以鐘鼓樂之）彼又惡能無驚乎哉（彼安得不驚駭而自惑哉）

郭象曰忘肝膽遺耳目闇付自然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無為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外篇山木第二十

○世事無常

莊子也 郭象曰設指說此耳以來免乎累竟不虞若夫乘道德而浮游於莊子亦處焉則可得而必乎哉言不可必故特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能免變而常通耳

呂惠卿曰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於材故莊子數數言之以深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大木即前所謂樗者）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匠人居此樹之旁而不取以為用）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木惟無可用之材故若是之壽此一段言木）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舍止宿也故人相知之友也）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鴈為字以敬客）豎子請曰

或乎材乃[illegible]累若夫患不肯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可僥倖抑必而免耶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中焉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言矣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降和而不乖[illegible]係五材不材之間尼以浮游乎萬物之祖而物物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耶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

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劉辰翁曰雖之毀之挫之議之虧之皆人情不相樂也賢則爲人所忌而謀之不肖則人且欺之極浮世薄惡之滋味矣

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蓋以不材而棄之也此一段論鴈）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木以不材得全則不材者可處）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鴈以不材見殺則不材又若不可處）先生將何處（言二者無可憑據將何所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行材忌我也）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非道也故不免於自累何者謂其有心也）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若夫乘自然以遊世者）無譽無訾（無心於譽亦無心於毀）一龍一蛇（用則爲龍不用則爲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用舍隨時不以有心爲之）一上一下以和爲量（一進一退以順自然爲準則）浮游乎萬物之祖（與世周遊於萬物之始）物物而不物於物（化物而不囿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物烏得而累之）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此太古神農黃帝相傳之法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乃世人萬物之私情人類之傳習則不如此）合則離（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成則毀（有成則有毀言不有廢君何以興也）廉則挫（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尊則議（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爲則虧（有心於事爲其名必虧損）賢則謀（人之惡成樂敗者衆故賢者將爲全身計則必有謀度思慮）不肖則欺（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爲奸爲欺而已）胡可得而必乎哉（世間事不由人如木以不材全鴈以不材死之類甚多何可自必）悲夫弟子志之（此語切於人身故獨弟子記之勿忘）其唯道德之鄉乎（惟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亦可以自心故曰其唯道

市南鉅　陸西星曰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箇隔靴搔癢話語等閒在狐狸身上發出箇淨戒定學問可見此老句句寓言皆是說道狐狸以皮毛而致災君以魯國而生憂患皆有生之累故頓示刳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而又遊於無

德之鄉乎）

陸西星曰此言處世之道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矣有分別[illegible]我則譽與我則訾是非辭毀而道德因之以日淆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毀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爲可譽也而何有於訾故曰無譽無訾今人但知用則爲龍不用則蛇耳不知用舍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爲龍乎孰專爲蛇乎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乎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自和其光稍與斯世新民同遊於泥沌之天而未始有名未始有物故日遊乎萬物之祖祖則所謂無名之始能物物而不物於物有防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此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自以已身爲高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爲人倫之得則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知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勞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則太露是故有欲而挫之者尊則招權是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爲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知是故有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才與不才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道之難爲而欲其遊心於道德也

市南子諭魯侯避患

市南宜僚見魯侯（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懼得罪於先王文武）修先君之業（懼得罪於先君周公）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凡事神尊賢之禮一一親行而不敢離懼得罪於神人）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居然安然也謂不[illegible]而有憂患[illegible]也）市南子曰君

之除患之術淺矣（除患之術亦甚淺）夫豐狐文豹（豐大也豹皮有文采故曰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山棲而巖伏何等靜深）夜行晝居戒也（夜則出而求食晝則深居不出何等儆戒）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饑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何等鎮定）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音譬）之患（然竟不能脫於罔羅之患）是何罪之哉其皮為之災也（彼狐豹則何罪哉特皮為之累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今君以魯國而生憂則魯國獨非君惹禍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示不有魯國）洒（音洗）心去欲（示不以魯國自累）而遊於無人之野（遊心於曠蕩無人之野則永無患矣）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所謂無人之野何在則建德之國是已）其民愚而朴

少私而寡欲（其君虛靜恬淡故其民亦愚朴而少私欲）知作而不知藏（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與而不求其報（有所與於人輒忘之而不責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有義之名亦不知義何為而適）不知禮之所將（未有禮之名不知禮何為而行也）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乃皆合乎大道）其生可樂其死可葬（生則樂之死則葬之死生毫無罣礙）吾願君去國捐俗（吾願君屏去魯國洗除俗慮）與道相輔而行（獨與道相依輔而行至於此國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魯侯以路險而無舟車為慮猶不免為形骸所累）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倨傲爾形而不有其身）無畱居（無畱戀爾居而不有其國）以為君車（此心一堅便可以行即此便是君之車矣）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

安得而至焉（魯侯又以無人無糧為慮猶未免為嗜欲所累）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君自減省其心之煩費自剔去其心之嗜欲）雖無糧而乃足（心無所求何所不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從此涉江浮海放步而前）望之而不見其崖（愈望而愈無涯涘）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愈往而愈無終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昔日聰明知慮一切不用如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君自此遠矣（從君皆然彷徨於塵垢之外與人世遠矣）故有人者累（以我役物者不免自累）見有於人者憂（我為物所役者未免有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若堯則不以己役物亦不為物所役也）吾願去君之累（願君不以累自累）除君之憂（不以憂為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獨遊心於沖漠太虛之地即所謂無人之野也）方舟而濟於河（此又設一

譬喻方舟兩舟相並也）有虛船來觸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雖有惼（音篇）心之人不怒（舟觸虛而無人故雖褊急易怒之人亦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歙之張撐開也歙斂退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一呼不聞則再呼之再呼不聞則三呼之）邪則必以惡聲隨之（若三呼不聞則必叫罵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所以始不怒而今怒者何也）向也虛而今也實（向也虛而無人今也實而有人）故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喻蓋言人能遊於斷世而虛其心也則與物自無忤又何患害之有哉）

郭象曰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故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

不勞而至矣大道通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偪而不避雷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偪無雷居而為毛以少費寡欲而為輕其患不能遠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君者自崖而返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若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為堯如是而已矣大莫建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遊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北宮奢 郭象曰泊然抱一非敢假設以益事後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侗乎無識任其純朴也儻乎其無所趣也送往迎來無所忻悅也勿禁勿止任彼也從其強梁隨其曲傳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也賦斂無所當故無損也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吉甫曰有術以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儻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從強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逆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

蕩除其府中也君乃謂眞欲吏之南越也形偪蹟礙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偪尚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愈絕情欲之遠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也見有於人者為人之所役者也故堯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遊於大莫之國者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憂則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北宮奢論賦斂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北宮奢衛大夫奉君命而斂民財以鑄鐘 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鑄鐘大事奉君命宜速乃三月而成其縣則太濡滯矣縣設架以懸鐘者架有兩層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故王子見而問其將設何術蓋疑其厚施以得民也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言我惟泊然抱一此外無敢更設他術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且人性上不加一件智術雖既彫既琢之後亦不得不當復還於太朴之自然而已 侗乎其無識。侗乎無知無識 儻乎其怠疑。儻乎其若怠若疑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萃塊然之貌芒乎無物之狀萃乎芒乎或往或來一付之無心 來者勿禁。故來者聽其自來 往者勿止。往者聽其自往 從其強梁。去而不順我者我亦聽之而勿罪 隨其曲傳。而附我者我亦聽之而勿私 因其自窮。或順或逆一聽其力之自盡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故我雖一賦一斂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惟其無敢設而已 而況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而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陸西星曰斂民之財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迺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子見

所設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歸勉道曰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武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知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彊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受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 褚伯秀曰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借勿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因之惟呂氏從居從處為句甚當蓋得德處是德名處是明處與上文義協卻象日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緩人心無常係不敢為前為後者常從容處中也食必取其緒明於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訊辟俱也患害生於後知以斧斧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大木為小異則與衆為逆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乃宜其之迹也昭昭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意特功名以為己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褒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吾然有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功

疑以為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人如所謂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主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於其心則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則害於其性矣將於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復歸之故侗乎其無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芒乎萃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矣而況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言大道

○太公任論避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絕糧故不舉火以為食 太公任往弔之。弔慰也 曰子幾死乎。曰然。幾近也子殆近於死乎 子惡死乎。曰然。惡死言處此瀕死之患雖其心亦厭惡之乎 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 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以下正無禍患之譬意怠今之燕也 其為鳥也。翂音紛 翂翂翐翐而似無能。翂翐舒遲貌雖有能而似無能 引援而飛。乃群飛 迫脅而棲。近在衆鳥中纔得容身而宿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常處中也往來不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飲食不爭必取其緒餘也 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不斥不多也雖為行列而不如鳥鴈為群之多各依人家為巢外人亦不害之 是以免於患。是以此鳥得免於繒繳之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材木之直者則人爭取之故先伐井之甘者則人爭汲之故先竭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子必平日本智以驚動愚俗 修身以明汙。潔身以自別於汙世 昭昭乎

自彼戎彼勢不存私而名迹皆去恐情任彼彼彼各自當其皆也我泊無氏乃至人也故曰至人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其奔人間之好也不亂群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蓋許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林疑獨曰意怠之爲鳥也翂翂翐翐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迫脅逐隊而傷人也不斥循言不多其鳥諱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矰弋加之而卒免於患其未先伐其井先竭言以才自見辭不自貽其感者去功去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与人也如是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昭昭乎以聲名自見如揭日月以行於世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聞之大道之士有曰 自伐者無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 功成者墮，就使一時之功雖成終必隳壞 名成者虧。就使一時之名雖立終必虧損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孰能滅却功名念頭退而混於衆人流俗之中 道流而不明居，晦道而行不以明智自居 得行而不明處，雖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處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常守一乃比於狂者之無心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黜形迹捐勢利不以功名爲意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故我不責人人亦忘我此至人也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名爲喜乎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棄人間之交際而逃之大澤之中 衣裘褐，無心於華衣 食杼栗；無心於厚味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如草木之無心故不爲鳥獸所畏而亂鳥獸之羣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鳥獸且不惡之人又安有禍患及之乎

經精解六卷○ 莊子外篇二十 三十三

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也流而不居明今吾夜逝者如斯默以道之而已矣嘗自明其爲貴此道之所以爲同也依道者居得行而不名處則幾於得以詞得志而行名處即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純純一也常平常也言純一其心而平常其行與倡狂不知所之者同故曰乃比於狂削迹者杜門掃軌撤環之迹也捐勢者不事王侯無遊說之行也如此則不爲天下立功不爲萬世立名无所求猶於人故人亦不得以備責之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保然絶迹者之所爲也至人無聞也而

呂吉甫曰翂翂翐翐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疇踏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群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道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處之非不足於此亦不知之所無奈何耳學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之所累者希矣

於是[illegible]以圓爲其盛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逃之大澤之中不華衣之文而衣裘褐不珍異口之味而食杼栗不起分別之心而亂鳥獸之群一味虛己之心與列子食豕食如人食者意全大鳥獸異類也尚不惡之况於人乎不惡人人不惡之矣此重言孔子而借以喻道之詞若夫子真不肯從大澤而群鳥獸者

子桑雽 郭象曰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絶也然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

○利合天合之辯

孔子問子桑雽曰：桑姓雽其名隱人也 吾再逐於魯，仕魯而再見黜 伐樹於宋，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惡之而斫其樹 削迹於衛，削迹猶削籍不用也 窮於商周，孔子之先殷人而孔子生於周季言自先人至孔子無有爲顯宦者故曰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懼楚用孔子發兵圍之 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吾犯此數者禍患而平昔之交游及門徒益離散何與 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國之人亡命他適者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即假人姓名棄璧負子而走 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貨財也或問若謂赤子可市而得貨財與則赤子所得之利寡於千金 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若以千金之璧爲累則赤子之累多於千金

經精解六卷○ 莊子外篇二十 三十四

而離矣其愛益加進若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所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材者而足也 呂吉甫曰學孔子而不知所謂天屬者業言之爲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絶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褚伯秀曰待乎死二義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而捐璧負子不知何見 林回曰：彼以利合，彼千金特以財利合者耳 此以天屬也。此赤子則以眞天相屬也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利合者當其迫於窮禍患害之時勢不能兩全必相棄捐 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以天屬者雖迫於窮禍患害情不忍離必相收恤 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相收之與相棄爲利孰多亦遠不相及矣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君子相與淡薄若水之無厚味 小人之交甘若醴；小人甘言美辭以惑人如飲醴人以醴令人醉而不自覺 君子淡以親，惟淡故久而愈親 小人甘以絶。惟甘故不久而易絶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彼醴交利合之徒驟然而強合亦驟然而遽離又何怪親交之益疎徒友之益散乎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徐行翔佯

遊而不我所得之久所得乎進退何事乎外物哉

敎之絕學捐書於是絕學捐書瀞然去其汗漫之交弟子無挹於前不復與弟子虛爲揖讓於其前其愛益加進也虛文去則眞意流便是其屬以天其淡也若水宜乎一惑以無心而益加進也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引舜將死段亦任眞之意眞泠禹曰眞泠疑是其命二字訛書也汝戒之哉形莫若緣因緣也形之動莫若因其自然情莫若率情之發莫若率其天眞緣則不離因其自然則形與道一而不離率則不勞率其天眞則情常逸而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文身外之物也不離不勞則至足在我不必以身外之物而益我之形待形若爲待之以益我之形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文既不以身外爲華則無所資於物矣又何待乎哉

陸西星曰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眞率也形莫若緣者不敢高抗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雖也蓋至讓則無文眞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旣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卽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二十經精解 六卷○ 莊十六 山木二十 三十五

莊子語 郭象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 呂吉甫曰雖故言若也而不見害者盡已以遊世之過也 林疑獨曰莊子以騰猿自喻得柟梓喩君子之得時處枳棘柘[illegible]主亂相雖或不懼其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必于之見剖心徵必昭然也

○士不遇時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衣粗布之衣已破而更補者正緳音挈係履而過緳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弊而以索穿之也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憊音敗何病若是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此特貧耳非困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有道德而不得顯行於時乃謂之憊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衣弊履穿豈得謂之憊乃所謂不遇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若猿攀木而升其捷皆飛騰故曰騰猿其得柟梓豫章也四木皆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攬其枝而纏繞之如蔓之附木然精神愈覺雄壯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雖羿蒙之善射亦不能窺伺而必得之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皆有刺之木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若不得安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此筋骨非比前更加躁急而不柔馴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勢失其便安處未足以伸其長技也今處昏上亂相之朝而欲無憊奚可得邪今衆朝皆昏君亂相士縱有道德亦湮滅不彰欲其無憊必不可得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言其憊甚則比干剖心乃其可驗者徵

陸西星曰憊病困也言衣弊履穿直貧耳未及言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處乎昏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逞欲其無憊詎可得耶故以騰猿設譬猿得勢則騰驤失便則拘急士之遭際窮通與致有如此者語其憊甚則比干剖心其徵也夫言比干舉重以該輕也

二十經精解 六卷○ 莊十六 山木二十一 三十六

孔子語 郭象曰天[illegible]

○孔子論處貧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絕糧而七日不擧火左據槁木几也右擊槁枝策也而歌猋氏之風猋音標左手據几右手以策枝擊之而歌猋氏之詩有其具而無其數有擊之之具而無節奏有其聲而無宮角有其聲而不合五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擊者之聲與歌者之聲犁然開爽合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還音旋顏回端拱而不敢正視乃邪視而竊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音杜下同廣己尊我仲尼恐回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愛己而造哀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以至於哀傷曰回無受天損易天損窮特也無受者貧之時事不由己不容不安貧而樂也故處無受人益難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故處富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與侈而侈

爲之而已若然者之是人而不然人間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則亦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爲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以待之其所爲極也凡所謂天者皆明不爲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呂吉甫曰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已自無已而歷之則是造夫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大和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

（自後故無受難）無始而非卒也（我惟順適於大化之中無難無易無始無終）人與天一也（在我者皆天理而已不知其孰爲人而孰爲天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今之歌亦任天而動非我也其若誰使之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不行推不去也飢渴寒暑窮塞叢集於身有推之不去者可謂困極）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然皆天地自然之行氣數自然之所發泄）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吾亦與之俱行與時偕往而已逝任也世）爲人臣者不敢去之（順其自然如爲臣者易耳不敢違君之命並道以待）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執臣之道以待若猶不得違若之命況人之待天）（其得遺天之命乎故曰無受易）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進步時遂能集事而通達無礙）爵祿並至而不窮（爵祿交至而不已可謂富貴之

已安用愛已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爲始卒爲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大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爲己有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爲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鷾鴯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知不化者也又惡

極）物之所利乃非己也（然皆在物之貴非己之良貴也）吾命有在外者也（時命使然爵祿皆自外而至耳）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賢人君子視無功而祿如盜竊然之而不爲也吾乃冒昧取之亦何益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目之所不宜視）（處則不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口之所不宜食雖有棄實之落棄而恐害己）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然雖畏避於人乃與人相近而居巢諸人閒之堂）上社稷存焉爾（則以堂上乃社稷所在人所祭祀之地敬其神者必不害其物此鷾鴯所以存）（身之智也今之處富貴者反一鳥之不如故曰無受難）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萬物變化不知其孰爲之禪代）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孰知其終孰知其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惟吾

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爲天知其爲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其說曰饑渴如墾田者其土釋然也飢渴寒暑窮困不通者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逃之但當與之偕往可也鷾鴯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如易自求口實之實社稷春秋祭社稷時也君子視無功之爵祿如盜竊然豈有心拾取之而命之所制亦有不得自由者故曰非己也命有在外者也如燕於巳之不宜處目不及視得有其口實亦所不

顧其畏人甚天而不能不襲處於人閒則以社稷之時有若或驅之而不得自主者此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穿鑿爲難之

處造化之正中以待之而已）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人者天所生）有天亦天也（然而天亦造化爲之）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人之不能有天至於以人而戒亦是性分上有少損益耳）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天惟聖人能安然盡性至命體其與時偕行者以終其身也）

陸西星曰造至也廣推廣也言推己而或至於大則推己者過矣愛己而或至於哀則愛己者過矣於是爲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何謂天損饑渴寒暑窮桎之困皆天所以損我者不知是天也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逆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吾推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子之聽命於君直易易耳故曰無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悖言始而進步使自順利爵祿並至無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極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己無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繼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爲不知內外輕重

之分而款羨於儻寄之物非其有而取之其不爲盜爲竊也者幾希君子不爲盜也賢者不爲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所爲殆異於鳥之所以自處者矣故曰無受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始[illegible]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illegible]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乎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illegible]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夫亦天也無天則[illegible]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爲天又必有者無事者以爲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illegible]天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爾有人天也而[illegible]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illegible]損不能順其自化往往至於以人而戒天以[illegible]命故人不能以有天聖人之學惟晏然體逝而[illegible]修之能事畢矣逝則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爲卒始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而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待之戒

郭象曰：執木棄其自身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覩豈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所謂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譯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從忘反鑒之道也。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也。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寄言以蒙蔽，乃戮仲尼，賊老聃，上接輕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吉甫曰：觀異鵲之利而從可目之發，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誶，是以為有安忘身也。動與物交，即獨為辟而支覽，即清淵大人之入於清淵而一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履以遊世，如與觀王言者，繼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察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陵名；樊，園中圃也），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張兩翼有七尺之濶），目大運寸（目大可回一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飛從顙前過而棲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殷，大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不覩（目大而不能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褰起下裳，舉步盤辟而回辟，執彈而將欲取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因見一蟬方得樹之蔭而不知其身將為螳螂所獲），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翳，螳螂之斧也。螳螂又方執翳而蟬，而不知其形將為異鵲所取），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異鵲又利於得螳螂而不知其身將為執彈者所留）。莊周怵然曰：噫（莊周因有感而怵然驚嘆）！物固相累（夫物有其利者必相為累），二類相召也（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異鵲又召我，恐我又將有所召也）。捐彈而反走（蓋深悟天下利害之相尋者不少矣）。虞人逐而誶之（守園之人逐而誶詈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三月當是三日，以頃間照之可見。不庭，不出其居之庭，杜門思過也）。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其門人姓藺名且者，問其所以不庭之故）？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守形，養生也。我為養生之學，因逐鵲而忘其身），忽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足以滋其理，遊於人欲之濁水，而汨其迷卻天理之清淵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夫子，老子）：入其俗，從其俗（入其俗則問禁而從其禁令）。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今吾入於他人之園，且不知吾身之違禁），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反悟異鵲之忘真，是徒知異鵲召我之彈而不知我反召虞人之詈），栗林虞人

陽子□　張湛曰：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己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遊，孰能逆之。

王雱曰：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當善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與此，陽子所以假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此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也。豈為不全性命之情哉？故莊子於篇終言之。

江遹曰：或美或惡，生於所見，貴之賤之，亦其理所宜。於逆旅之美者，非謂其美也，以俯其美故賤之；所美於逆旅之人者，以能卑其惡，以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去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老子

以吾為戮（宜虞人之戮辱我也），吾所以不庭也（悔過自責，所以不庭）。

陸西星曰：夫物能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利蟬而忘其形，螳螂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顙，不覩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窺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閉閣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鵲之故，而遺虞人之誶，且聞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違俗犯禁，自取戮辱，亦固宜焉耳。三月不庭，蓋言悔也。

9 賢勿自矜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旅客之舍謂之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一則貌美），一人惡（一則貌醜），惡者貴而美者賤（醜貌者逆旅主人反貴之，美貌者逆旅主人反賤之）。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美者自矜誇其美，吾豈知其美）；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惡者慊然自以為不足，吾豈知其惡）。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行賢，有賢德也；自賢，自矜也。人有賢德而能絕去自矜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

陸西星曰：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美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謙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嗚呼！逆旅小人，可謂友德而不荒於色者矣。既又為美者諱，使其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安往而不愛哉？而惜乎美者之不能也。小子識之，無往非逆也，無往非學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眉批）……之為恐知其義耶。田子起。郭象曰：言東郭順子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大絜，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也。清虛正己而物邪自消，形不欲動，口不欲言者，自覺其近也。土梗者非真物也。魏真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呂吉甫曰：其為人也真，則同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有更，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大潔，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泛者不在言為之間。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試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為土梗耳。

○子方與文侯論順子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音朔）稱（去聲）谿工。（子方屢稱谿工之賢。）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方名。）稱道數當，（去聲。與論道理，往往有當於人心。）故無擇稱之。（故我稱其賢。）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詰其何故不稱師之賢而特稱谿工。）子方曰：其為人也真，（順子之為人，質任自然。）人貌而天，（雖人而天德，自然之天。）虛緣而葆真，（能虛心順物，而又能葆養真純。）清而容物。（清介自守，而有容物之量。）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物有非道者，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肯之心。）無擇何足以稱之！（谿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儻然失志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立臣，即所謂侍立之臣也。）遠矣，全德之君子！（遠大哉！順子真全德君子也。）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始吾以聖智仁義為至德矣，然特言焉行焉而已。）吾聞子方之師，（子方師順子。）吾形解而不欲動，（吾求其行而不得，故形若解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求其言而不得，故若鉗鈕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乃知吾所學者得其粗，不得其精，特如棄土斷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然吾以有魏國，故不得深究無為自然之理，是魏國真為我之累也。）

陸西星曰：順子之行，蓋所謂蕩蕩乎無得而名焉者，宜乎子方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聆其言，儻然自失，解形鉗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其全德而剝其形皮，直以勢分之榮為身累耳，故曰魏真我累。解形鉗口，寫出儻然自失之意矣。

十一經精解大卷○外篇田子方廿一　四十一

（眉批）溫伯雪。郭象曰：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者，目擊往意已無所容其德音也。呂吉甫曰：進退成規成矩，則我從而能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虎，則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道者也。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矣。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殆是其微邪。

○溫伯雪子論魯人

溫伯雪子適齊，（伯名也，雪子其字也。）舍於魯。（將適齊而止宿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亦指孔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明於禮義而不識人之本心，恐與之言或不相入，故不欲見。）至於齊，反舍於魯。（伯至齊而歸，復止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蘄與祈同，謂頻見也。）是必有以振我也。（兩次求見，必有以益我。）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兩見此客，兩歎之由。）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吾固已告子，謂中國之人特明乎外而不知乎內者，即此人也。）昔之見我者，（昔猶頃也。）進退一成規，一成矩，（進退成規矩而有法度。）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從容若龍虎而成文章。）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總言是深交之意。）是以歎也。（其陋乎知人心如此，故歎。）仲尼見之而不言。（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則與諫之道之者異矣。）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子路不知夫子一見之間已默會了，故有是疑。）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若溫伯者，但正容端視，已令人消釋其不肖之心，而道即此在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容聲，容言也，亦不待乎言說。）

陸西星曰：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矩，從容成文章，諫道

十一經精解大卷○外篇田子方廿一　四十一

顏淵趨 呂吉甫曰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絕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若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也物之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安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親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肆馬之所聞而非馬之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有亦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為患哉蓋忘

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以數耳目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諧不待言說只以目想視而意已喻矣

仲尼勉回聞道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步趨馳皆借馬爲喻謂求之於言語文章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塵也瞠直目以視也至奔逸絕塵回則直視而後耳言其妙處則不可知不可及也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步亦步是夫子言而回亦嘗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趨亦趨是夫子辯而回亦嘗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馳亦馳是夫子言道而回亦嘗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然大可爲也化不可爲子奔逸絕塵則不可及夫子不言而信。正以夫子不明於人信而人信之不比而周。親[illegible]於人親人之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名無位民自歸之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此夫子之不可及也回至此不知爲何如故瞠若乎後仲尼曰惡可不察與。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者不死聞道也生不聞道猶甚於死故心不可死而形死吹之試觀日而道不可離矣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自朝至暮萬物莫不比方。比方可數也日既明物之長短大小皆可見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日凡群動之物必待日而後事可爲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日出則萬事俱作日入則萬事俱息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如此萬物亦然。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有待於日有待也而死。有待

子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弗見絕塵者可見矣 雖勉道曰吾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與即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為不可及是循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也哉汝所言者特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為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蕩而[illegible]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為庭中路[illegible]唐馬之肆遊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

也而生。生死皆循道之自然有待之而死待之而生故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吾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以待其終不化者無所遷變也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效倣也推倣於物之理而行毫無事容心日夜無所間斷而無已時薰然其成形。薰和也但見渾和順之理渾然非此淺身見之所能窺亦非步趨形迹之所能盡也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以是日徂。知命之流行非規畫之所能豫料如勉勉循循日俱往而已是吾之所得於道者如此徂往也與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道無形迹於步趨今汝求之於步趨之間所失多矣吾終身與汝周旋今一見面而失之可哀甚矣交一臂並立也女殆著乎。毋汝乃求之著於迹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吾所以著者已出夫迹陳之所以著也與迹俱往矣知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之宮如荒唐謂荒唐

醴泉流其唐注曰唐[illegible]卻說[illegible]而[illegible]大汝想其[illegible]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illegible]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太忘之又恐顏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者也不忘者至有也汝把吾之舊說盡忘之則無得之得即為真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唐空曠之市也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道終不可得矣吾服女也甚忘。服膺也且君奉養欲汝之服膺乎吾道也欲其墮體黜聰忘乎故吾耳女服吾也亦甚忘。汝之自欲服膺乎吾之道也亦欲聰忘乎故吾者陳迹也亦步趨之謂雖然女奚患焉。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猶若乎其後便是有知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之若到時雖與今日吾故能忘此一解未盡矣所見不同而我之所以不忘者仍舊在也所在不忘者眞性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

郭象曰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待日成見功足成行功謂之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覺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動物而動日與心化日夜無隙化恒新也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也薰然其成形謂薰然自成又奚爲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

往故曰但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雖執臂相守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獨哀死邪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方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也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絶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孔子見老聃論道

孔子節　王雱曰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樂莫大焉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見之不可得至樂出於命而禦之不得也能入道則可以全命能有樂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陳祥道曰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遺人立獨謂其表耦入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言跡近之矣○肅肅陰之氣降乎下赫赫陽之氣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而不覩其形非日月有數倫明有常謂其有造為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性死則歸於宥其無端則莫知其始其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為之宗主和孔子又問所以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被髮而乾（章註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晞髮也）慹（音蟄）然似非人（慹不動貌疑定而立似木偶人然）孔子便而待之（孔子稍退而待之）少焉見曰（少頃乃進見）丘也眩與其信然與（言見其形體如此若）形體掘若槁木（其形體兀兀然若枯木之枝）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似遺外物超然離人獨立乎一世之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老子言吾遊心於未始有物之初故湛然不動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老子言吾欲言之則其心似困焉不欲言則口似卷焉不開而不能言蓋其深妙若難言所知也）嘗為女議乎其將（嘗議其近也且為汝議近似者）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至陰肅肅然其嚴肅也至陽赫赫然其輝明也）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根乎陽是出乎天也陽根乎陰是發乎地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陰陽互根析然後合和而後萬物生）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然其中自有造化為之綱維主張而有迹可見）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

游是者其學道能有所得得其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如獸易藪魚易水不繫者小變又何患焉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而為一自不同者視之則已之有體猶其服也此之生死猶晝夜也況其他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貴在於我未始非喪其樂無涯際後有為譬水之泊而把善利豈有所造為至人之德豈有所修治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修焉是以夫子自謂以謙去靈而藏天地之大全也　郭象曰老聃非以寂泊之至也遺物離

（故四時之消息盈虛日月之一晦一明日異而月不同）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月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生有所乎萌（萌四時之息也滿也月之明也皆謂之生）死有所乎歸（歸四時之消也虛也月之晦也皆謂之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生其死之根也死其生之根也自有萌動之地自有歸宿之地若相反然始終相反無端可尋一往乃一來而何知有窮盡之時皆造化為之也）非是也且孰為之宗（是指造化不有造化則孰為之主宰）孔子曰請問遊是（請問所以遊於物之始者）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能得是道乃天下至美至樂之境）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得至美而遊於至樂則為天下至人矣至人猶言聖人）孔子曰願聞其方（願聞得是遊之方法）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不疾不厭也獸遷徙無常不厭易藪而食）水生之蟲不疾

大而無外故無其心夐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有而欲有遊於物初無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也陰陽以其精氣謙陰陽以擬向之無形可求之欽必也出天其言其交也萬是為紀之形明其自然也日改月化者未嘗守故也莫見其功者日新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遊至樂無美樂也死生亦未變況知其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何知死生

易水（水蟲往來無定不厭易水而飲）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雖暫少變爾）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吾人雖有喜怒哀樂之感如獸易藪魚易水而所食之水草猶在也又何疾焉）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此無他天之所為而不以入於胸次）得其所一而同焉（知其一出於天則不同而皆得以自異也）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則視支體若塵垢視死生若晝夜而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而況得喪禍福能介其胸中乎介與芥同）棄隸者若棄泥塗（吾竊譬之僕隸去來若泥塗）知身貴於隸也（以我貴而彼賤）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若能知道之可貴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

之愛在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爲道者解乎此而謂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非不修而自得也醯雞者甕中之蠛蠓孔子謂比吾今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呂吉甫曰未始有物則超然物表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嘗乎其將非其言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之爲紀之爲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而或爲之紀或見其形消息化乃是而已至陰死隨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何所隔物之初者於是也天下之所共其從之所得比而後至美至樂而遊之爲至人之易不其下文而不失於求之大常得是而有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之則死生莫之能滑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貴於隸則貴在於我有小變而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爲物無極求笑足以累吾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故也

地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爲吾心之患爲道者能乎此（徂世俗之人不能解此唯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離言語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謂他人孰能免此則必不離言語以求道矣）老聃曰不然（假言語以修心其說非也）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汋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修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若天地日月亦自然而高而厚而明又何容力乎）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丘之於道所見者小猶醯甕中之蠛蠓其也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發覆蓋非夫子指示迷途如啓甕上之覆則安知天地之大全如此哉）

陳詳道曰熱者不動之貌說非人容然似木其耦也老子言吾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知其道嘗爲汝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義謹詞也言未始有物之初渾然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爲其根故至陰肅肅而肅肅者出乎天至陽赫赫而赫赫者發乎地陽升陰降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其或有爲之紀者乎而吾不見其形紀即所謂無極之真超乎色相形聲之表者躬則不可見而其消息盈虛之運則一明一晦爲日月之推遷一死一生爲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爲之宗乎是即指爲之紀者宗即內篇所謂大宗師疾之言惡也所以不惡變易者蓋以彼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者任在也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乎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者也得其一則真常者在我矣故四肢百骸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莫皆

變代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者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况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爲道者解此而已解此則所至其美而游至樂天下孰加焉此種學問無所假以言語補助皆落於筌蹄故復發此至人之德無一毫假蓋天地之德無爲自然而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汋之而自潤是何假於修不習而能之哉故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言能物比也或則不修之義曰不脩方所以爲真脩也學如此元鄙功誠辯文以相如始顏所謂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墮而支體黜而聰明人何脩之有哉醯雞醋中蠛蠓發覆謂啓蓋

○莊子見魯哀論儒

莊子與　郭象曰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吉甫曰莊子數孔子問答彼以明非至道之不公可含者无以知尊孔子之實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方術）（此言魯之儒者最多學術與莊生不同也）莊子曰魯少儒（莊子玩侮一世之辭）哀公曰舉國而儒服何謂少乎（哀公以儒服求之使落莊子圈套了）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古之儒）冠圜冠者知天時（冠以象天天道圓故冠圓）（足冠者皆其明於天時者也）履句屨者知地形（履以象地地道方故履句屨）（者皆其容於地形者也）緩佩玦者事至而斷（玦取能斷之義故佩玦其行詳緩而）（王而有是佩者皆其事至能斷者也）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故知道者未必儒服儒服者未必知道正不可以儒服求士也）公固以爲不然（公倘不信吾言）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則何不試出令曰無儒者之服罪死則不知道者必不敢服矣）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

者。於是哀公從莊周言，魯國果無敢儒服者。而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指孔子。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問之雖千轉萬變，而亦不能窮之以其所不知。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獨有此一人耳，安得謂之多。

陸西星曰：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

百里奚) 郭象曰：百里奚之得國政，有虞氏之死生以動人，內自得者，外事全也。謂史之解衣般礴，內足者神閒而意定也。呂吉甫曰：小則百里奚，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動入，其心而忘至於般礴之有也。

論神閒志定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惟知稱飯牛之職，使牛之茁壯長而已矣。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惟其不求，所以能使穆公用之，忘其牛口之賤而與之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只是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之意。故足以動人。惟其不動，所以能感人而使之化而

宋元君將畫圖，成巳成都也。衆史皆至，衆史乃畫圖之人。受揖而立，旣揖而受命，尚群聚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舐筆和墨，遲緩尚猶在外。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而不疾趨，自得。受揖不立，與衆史相揖而去，不住。因之舍。卽入畫圖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箕踞之狀，將畫，故解衣見形，羸卽裸。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眞畫者。杜詩「遂以秉燭拈髮」云，神閒志定，始一揮，亦是此意。

林希逸曰：此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所謂一外無所設者，故牛皆得以自適其性而肥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其心，則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言。動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也。羸與裸同。盡善畫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君占而善之，可謂知畫者矣。

文王[卽] 郭象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竟無所求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者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不成德則同務者也。務者，言無所自成則與衆務異也。斔斛不入者，言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權衡也。爲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王畫之，言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順者自然之極，當悟未悟之頃，發之以合其大情也。陳深曰：此釣莫釣，而有鉤也，託釣行時，

○文王用臧丈人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莫釣一作其釣莫見。釣矣而其釣也，無有釣曲，非持其釣有釣者也。蓋非持其釣而以釣爲有事者也。常釣也。竿自適而已，常常如此。文王欲擧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文王欲擧用之，則恐以爲賤而不安。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欲終不用之，則又不忍生民之無主。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會集也。會集諸大夫而告之。昔者寡人夢見良人，託言夢見。黑色而頿，面色黑而有鬚髯。乘駁馬而偏朱蹄，乘不純一色之馬而一偏赤。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寓，寄也。命我寄汝國政於臧丈人而委任之，庶幾國治而民安乎。臧丈人、一丈夫皆指太公。諸大夫蹙然

曰：先君王也。言所夢良人乃文王之父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先君有命，王當不可更生他疑，何以卜爲。遂迎臧丈人而受之政。遂迎於臧而用之。典法無更，法度不變易。偏令無出。不專出號令。三年，文王觀於國，三年乃觀政之明效，文王考其成功。則列士壞植散群，則見列士不立朋黨而散其私群。長官者不成德，長官者不自居其成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外國之斔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則是與衆人同。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則是以德爲尚而同事功而不自異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則是諸侯皆歸而無異。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

是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推人也豈可疑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須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在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鑿然學也其夢帝賚良弼者不足疑矣至于之寫言以為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爭者或因臧丈人之喻以推倚說則失之　褚伯秀曰植者范無隱云造繼植木以為界示知揄閑鄉閭之類植宗散群則[illegible]

下乎。政施於國而國治矣不知可及於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丈人以文王有心於及天下便非自然故不應而辭其位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朝聞文王有及天下之問夜遂遁去不知所終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為之則貞德多矣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同此問亦是蓋以至人無夢光有心於夢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了[illegible]言者但曰汝勿言其默而勿言夫文王盡之也，文王至德也而又何論刺焉！論刺何可輕彼直以循斯須也。」彼特苟徇一時之計欲眾人易從耳蓋循情以用人論耶聖人之大經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乃聖人之大經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呂吉甫曰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為之以夢期之以下而不下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為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斔斛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列禦寇學射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為學也學伯昏無人之射引之盈貫，引之而至滿措杯水其肘上，措置也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一前于而肘上可以置一杯水於其上言其安定也發之適去也矢之去也而後矢又重也前矢方去而後矢又在弦上射也方矢復寓寓寄也前矢方去而後矢又寄於弦上言其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當是時，猶象人也。當是時凝立不動如木偶人然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言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試與汝登高山之險峻之石臨其下有百仞之深淵則若汝也汝能射乎否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於是無人乃與禦寇登之履之臨之背逡巡，而何山而背臨淵[illegible]故曰逡巡退足二分垂在外，三分其足一分在崖二分垂在外可謂危之極而伯昏無人能之[illegible]揖禦寇而進之。所謂純氣之守也禦寇伏地，汗流至踵。故倉皇悚慄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雖上闚青天至高也下入至深也揮斥八極，表[illegible]八極神氣不變。其心亦無所變動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瞬目為恂凡今汝於險處之境罔然恐懼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怵然爾於中也殆矣夫！」的以此為射而欲求中其精意亦難矣哉

陸西星曰是射之射而非不射之射者言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能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險便自退卻不得受用卽為死生

其變於己所以北宮黝之養勇且到不虐[illegible]虞方能勝人故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逡巡其背一分懸空二分履地[illegible]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安能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中有養焉耳常存至虛弱之人夜則夢墮地則驚汗冷背此便是神氣法細之微古之人多以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若乃猿舞竿頭魚潛水底而頭建卷水而架樓此單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便成絕技此箇慣習亦是他神在此凝存氣在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卻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與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者泰然一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是究竟之學豈易言哉

情[illegible]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前矢適發而而後水不反矢復寓而在弦後矢則矢往而昏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志不分也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高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是以性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因其宜也[illegible]

○孫叔敖知道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喜[illegible]無憂色之吾始也疑子，吾始[illegible]其勉強

彼謂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况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也夫孫叔敖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故不損已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吉甫曰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直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若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劫不得友者皆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

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今視子之鼻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子之用心獨奈何（子之用心乃過人何如若是）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無過人處）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視令尹之官特儻來之軒冕但當任其來去）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要其所以得所以失非自我致故其失也亦不憂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我平生豈有過人處）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且吾不知吾身之貴果在令尹乎抑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其在我邪亡乎彼（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方將躊躇（音疇除）方將四顧（方將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雖智者不能稱揚之非言詞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雖美人不得搖動之非聲色所能搖也）盜人不得劫（雖盜人不得驚恐之非凶威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雖古聖君不得友之以其道世而忘天下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死生大故且無所動其心況外來之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若此之德其神所向何在處即太山可以穿過而無間隔介間也）入乎淵泉而不濡（即重淵可以入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處之卑細而不以爲病）充滿天地（道之在已者渾淪磅礴充塞於天地之間）既以與人已愈有（道雖以與人而使之化而已之爲已者自若愈覺其有而用之不盡矣）

陸西星曰栩栩鼻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敖亦幾乎知道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令尹則與我無與既然兩不相干夫復何

生欣戚方將爲之躊躇爲之四顧翛乎無假以求人貴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者何暇論夫人貴人賤哉既以爲人已愈有一句出老子

楚王凡君　郭象曰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者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以乃常存也夫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呂吉甫曰天下有長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焉足以當存亡哉

○凡君見道之言

楚王與凡君坐（凡國名按左傳凡周公之後）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坐頃之間而楚人傳言凡國之亡者三次）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道之在已者不亡不問有國與無國凡雖亡吾自有不亡者在茲不能喪失吾之常存者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夫失者既不足以自數）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楚雖存亦不能常存其所存者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此可見凡亡與不亡同而凡何嘗亡）而楚未始存也（楚存與不存同而楚何嘗存也）

陸西星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也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存楚未亡寧足以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明乎內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爲欣戚矣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　郭象曰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故不失德故稱德矣德而不至矣凡有常則僞效之所由生日損損乎僞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矣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所根之易惟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

○真知者不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知人名皆是寓言有思維心者也）登隱弅之丘（音紛）而適遭無爲謂焉（無爲謂人名亦寓言自然者也）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我欲問汝）何思何慮則知道（所以知道者果何所思慮）何處何服則安道（所以安道者何所佩服）何從何道則得道（所以得道者果何所從來）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知之三問所謂無爲謂者風浪顧上安頭政無爲謂不

異矣……始則未知孰死孰生其是聚也果是散也吾何患焉惡生於無也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然後復之所謂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說通其神奇臭腐其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爲眞是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能得常游乎無言之地先乘不言之樸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真物契乎可得而見也呂吉甫曰道無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無爲而仁可爲也仁則有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爲而莫之應

答非不答不知答也莊子又申之曰非不答不知答也與道相忘而已矣知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丘而睹狂屈焉得復

問乃狂見狂屈狂屈人名亦寓言狷狂而拙然無知之貌也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知以前所問無爲謂之言問於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烏來反狂屈自以爲知之將

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及將言之時若欲言而忽忘其所以欲言者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知不得復問乃問於黃帝黃

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至道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

無處無服始安道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從無道始

得道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得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此道惟我與汝知之無爲謂亦不知狂屈亦不知其孰是邪。

經精解十八卷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三十五

爲而仍之是相僞而已所以爲亂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以至於無爲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絕滅之及無爲而無不爲則仁義禮樂孰非道邪今已爲物則已有知欲緣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先舉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求其生死始終無端無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爲一徒又何患乎復爲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道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

陳景元曰收視反聽而有昔必以知爲是不知爲非者異乎

知者是耶不知若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

而前無閒也故曰眞是狂屈似之欲答而忘其言是猶有問者也故曰近我

與汝終不近也我與汝雖知去道遠矣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大眞知道者必不肯說以言求者必非知道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故聖人推以不

言爲教要人下領悟道不可致何也以道不可以言求也德不可至以德不可

以迹求也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若夫仁義禮皆有迹然仁猶

可爲義則矯揉而成即虧損之可也禮則純是強世爲僞而已矣故曰失道而後德

道降乃有德之名失德而後仁德降乃有仁之名失仁而後義仁降則流

而爲失義而後禮義降則爲禮禮者道之華禮比仁義其迹尤甚

而特道之外飾而無其實而亂之首也外飾則披詐所由生是肇亂有亂也故曰爲

其……眞知者爲道……難除者也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乎無知無損而後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則無我其惟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惟忘死故復生之原以死生爲一條悉從而不擾

說然吾曰無爲謂之眞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之於道奚非戒於無爲謂知乎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弗默然乎文不之許也同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語文字

道者日損故爲道者黜聰明墮支體不欲其有仁義禮等名目求日減不求日增損之

又損之以至於無爲損之又損必欲底於道德之無爲自然地位則是忘其故吾又

時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爲矣今已爲物

物迹也今求道而已有迹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

矣復歸根者收歛而還於無物之初也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無爲則

難大人易之矣則生也死之徒然大人所以易之者以其知天地間死生往來之理耳如

花木之發是其生也然此已發者終有盡時則是其生者即爲死之類矣死也生之始既如

摘之葉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爲生之始乎孰知其紀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所以爲綱

紀王張者人之生氣之聚也陰陽之氣聚而成形聚則爲生散則爲

死惟此一氣而生死由之故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若知

經精解十八卷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三十六

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致知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處服無所從亦無從道實非道故耳

死生只是一理則吾一身何庸憂恤故萬物一也天地間許多萬物盡同此理持人自分美

惡好者其所美者爲神奇知花草方盛則以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

腐落而在地則以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殊不知葉落糞壤生者又自是而始

是臭腐復化爲神奇也神奇復化爲臭腐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爲臭腐矣故

曰通天下一氣耳故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故貴一

聖人知人故合死生窮達而一之更不分別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

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即篇首非不答不知答也之意

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

告而忘之也即篇首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之意今予問乎若汝也若

知之奚故不近問其所謂我與汝終不近者何說黃帝曰彼其眞是

也。以其不知也。以其渾沌而不知眷故謂之眞是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以其忘之而猶有未忘者存故謂之近似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以其知之便非眞知故謂之不近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妙處正在知者不言一句故狂屈以黃帝爲知言

陸西星曰造化之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而萬物之生之死莫不出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而不知其孰綱維是其氣之聚散爲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渾芒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絪縕有所附麗則塵塵相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喩如漚因浪發水自聚凝散則復歸於水知生死之爲一氣耳則任其陶冶大復何惡今人但以生爲神奇也而美之死爲臭腐也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已何美何猷何惡何厭在聖人則處之一如不起分別所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者一氣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天地節　郭象曰無爲者任其自爲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也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爲之而後存也六合未離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毫待之成體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也邪然若存則亡矣故攸然有形則不神矣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

○道爲本根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此道故以大美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四時有此道故寒暑往來皆有曉然一定之法而何嘗商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萬物有此道故鳧短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聖人推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惟此道而達萬物之理。深究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亦惟此道是故至人無爲故至人體此道無爲而常自然大聖不作大聖體此道而不假造化觀於天地之謂也。亦效法於天地而已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今以天地至神至精之妙理與百物之化合而觀之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則見物之或生或死或方或圓皆有盡時已莫知其根極之地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是萬物有時而去翩然長逝而此道則萬古常存也扁然卽翩然六合爲巨未離其內。以道觀天地天地雖大未離此道之內未足爲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以道觀秋毫秋毫雖小亦待此道而成體未足爲小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凡彼天下之物莫不往來於其間日日如此常新而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莫不運行於其間不害不悖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是道也不隨死而亡油然不形而神。不待生而存誰之所爲萬物畜而不知。萬物畜養於其中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此造化本根之地也可以觀於天矣。卽此道而天地之不足爲大此可觀矣

陸西星曰九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有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太美猶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議不說者

可以觀於天者與天同[illegible]也呂吉甫曰天地無爲而無不備有大美也四時變通終不忒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若無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爲而自然本觀於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豈自而知其根哉惟扁然而萬物莫不[illegible]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嘗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來彼而[illegible]爲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萬物以是相畜

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褚伯秀曰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若直塊然無爲如木偶設若爲而無爲作而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滋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運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覩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卽物芸芸之义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度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窈冥見獨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諸身其得所以生

無爲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遷萬物之理故亦以無爲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之物生死萬變方員與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有自古固存而無時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萬古此造化不萬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化可得而知非化則得而知也中漠無朕超於色相形容之外矣固無所容吾知也旣無所容吾知矣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議哉何所容吾說哉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毫爲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此則浮沈上下日新又新而不已造化得此則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忒惛然若亡也而實存油然不形也而自神萬物自生自畜自養自育而不知誰之所爲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爲天居然可知矣聖人以之而行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也有以哉

齧缺與被衣論道

我若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淫先離歸根歸根以淨曰復命命即天也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節 郭象曰不以故自持也 [illegible]死心不可其[illegible]使化者也 呂吉甫曰正形則坐而鑒一視則死妄覺故知氣知而冲和歸[illegible]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得形而不離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illegible]則不知其所以之言未卒而形睡則聞其言而寤也彼衣行歌而大之說其妄之易也形槁心灰則[illegible]之至貴其實知以其死知也不以故自持則

齧缺問道乎被衣。撰出兩人知道者相與語 被衣曰：若正汝形，忘其形骸而不妄動 一汝視，忘其耳目而不妄視 天和將至，如此則元氣全矣天和者元氣也 攝汝知，不着一毫知識 一汝度，歸此身於法度之中 神將來舍，如此則神不外馳常守其舍矣 德將為汝美，德將為汝潤身之具 道將為汝居，道將為汝安身之資若天下之廣居也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汝惟瞳焉無知如初生之犢純純常常不必求其已然之迹足矣 言未卒，齧缺睡寐。言之未竟而齧缺已心領神會收視返聽而假寐蓋語意相契不容於言也 被衣大說，音悅 行歌而去之，被衣悅其悟道乃行歌自得而去 曰：形若槁骸，此人也其形凝定如死者 心若死灰，其心淵寂如冷灰之不燃 真其實知，惟實見此理之真自然而然 不以故自持。不以事物之已然者入其心 媒媒晦晦，音昧 媒媒即昧昧也 無心而不可與謀。彼既無心而我亦有不容言者芒忽若無所見直隨於無物之初 彼何人哉！吾不知彼何人哉夸讓問乃有此等人物也

陸西星曰：身不妄動，目不妄視，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至矣；不起思慮，出入以度，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視，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媒媒即昧昧也。彼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至也。

其生之遺也[illegible]謂其所自出者不知其誰也 王雱曰正汝形無勞汝形也一汝視不見可欲也[illegible]

○舜與丞論道

舜問乎丞 按碧虛音義云古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則丞者官名也 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執着此道以為己有便不是了 曰：汝身非汝有也，故丞語之曰汝之身且不可執着為己有 汝何得有夫道？道則無名無相又安得有之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百骸九竅皆屬吾身吾之有則誰之有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是天地積聚之形也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成和而後有此生氣是天地積聚之和氣也 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命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是天地積聚之妙順而後成人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音稅 如人世蟬蛻相代亦是天地積聚之氣為之代禪其間也 故行不知所往，形與行同 不知孰使之往 處不知所持，處不知孰使之有所執持 食不知所味。食不知孰使之知味 天地之彊陽氣也，彊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又胡得而有夫道邪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身之所有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無所有，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哉？

[illegible]

8 老聃論至道至人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燕音閒 敢問至道。今日值夫子燕居獨處敢以至道為問 老聃曰：汝齊戒，音齋 疏瀹而心，音藥 子須先齋戒以疏通其心 澡雪而精神，洗滌子之精神而去其舊 掊擊而知。音剖 掊除子之智慮而去其識下此工夫乃可問至道 夫道窅然難言哉！音杳 夫道窅然深遠亦甚難言 將為汝言其崖略。音涯 只為汝言其邊際粗畧而已 夫昭昭生於冥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无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遥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盡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万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至人斯於知其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而已无用知慧焉也若海若容恣无量也總則復始者身化但也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此明道之際物在於不際不際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无功无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无所偏名直且為人者勉然行放所為而安于无功名也反於宗者不求末也喑醷物者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果蓏

有之昭昭者生焉有倫生於無形無聲無臭至無形也不惟有昭昭者由此而生而精有倫類可見者亦生焉精神生於道形人之精神必太極二五妙合而凝本生於精人之形必本於男女構精而後生而萬物以形相生萬有不齊之物各以形相禪而生不已故九竅者胎生人類九竅則胎生八竅者卵生物類八竅則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有生則有死來者去者無地可尋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房但見其四達皇皇如彼太虛之間其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乎邀於此者邀求而得此道者四枝彊輕則身安思慮恂心胸開豁達而通達耳目聰明視聽各司其官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其用心惟順其自然而應物不窮此皆道有諸身而用徹於外者天不得不高道則不高地不得不廣地不得此道則不廣日月不得不行

有理言物我理但類之人倫有知義之交故雖也然其智慧有相齒耳但當於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過也過而不守宜付而去之調偶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矣人類悲之死類不悲矣解弢墮袠言其脫也紛宛有變化氤氲也大歸者死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使然不覺乃至也明見无值閒至乃值默而塞之則無所本遂故

日月不得此道則不行萬物不得不昌萬物不得此道則不昌此其道與信乎微上徹下無非此道者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今之求道者類皆誇辯傳以為已能而不必出於汝之智慧其所以智慧者造物也聖人以斷之矣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性分定聖人之所保也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所以常保其真也淵淵乎其若海見其淵乎靜深莫測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巍巍乎純亦不已而已矣若夫萬物運天下其真吾保運量萬物而不匱用而量度之應萬物而不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此則君子之以其猶有心于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應物於無心萬物皆往資焉便足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道若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

天得也謂之猶曰精神於道循為物以至道之極則發資物成生理則有倫是積其有則无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此無迹四達是皇也入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與體運見達其用無以入地萬物之生成其非是也夫博非知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魏魏其知其有運有數非道之内萬物之所資非資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五且為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壽夭言非所素壽天等觀堯桀奚足分哉果蓏有

是道也惟中國有至人能之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超出陰陽之外而與人類群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形雖遊於天地之間其德將反於天地之初天耳然而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喑醷聚氣則視彼造物之氣生而觀之人如人之有喑醷者氣之不順者然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耳須臾之說也自年間比之天地直須臾耳天須臾之說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何足是堯非桀終有是非蓋堯桀之是非遊心物初直與博辯兩忘須臾之至人之見道分明如此果蓏有理果蓏雖微物間道理均有自然如是木實曰果草實曰蓏雖小亦有條理花實亦有倫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以相齒序故觀果蓏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雖若煩難亦所以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出於人倫之間從其聖人遭之而不違人是以聖人事之常過之而不守不為膠柱之行調而應之德也與之

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際不違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本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心帝王之所興起不過此道也人生如駒過隙是何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弢則魂魄莫拘頭袠則拏舒無礙魂現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大冷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昧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無值辯不若默真聞於道則無聞故聞不若塞言若無言得無閣此之謂大得也道勉道曰言人不必

所調和而應之以為德偶而應之道也與之並偶而應以為道而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因其自然而無容心帝王與起皆不外是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人生百年若白駒之過日隙中之光輝也人生日影不過瞬息間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倏忽間莫不以生油然漻然莫不入焉流轉而入以死莫不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有形之生物哀之人類悲之人類同一理而為悲則為而不知其人悲哀為人之物之有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為之解其弢而墮其袠蓋自然之理行其然而以為快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如旅人之歸家此其大歸而不樂者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也

得之辯之至人已有一定之説矣聖人之説不可聞也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所以保聖人之道運量萬物不匱則君子之道彼以其猶有心於外也彼其外所與爲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夫言不足爲道也中國有人起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聊且爲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大虛也自大虛觀之人之生者如官暗之物耳禮記注醯醬物也皆久釀之也衆雖久暗能得幾時皎凡人所辨辨者皆有曉多説也果蓏雖物而校歸於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難

不形此而無也是人之所同知也此等說話亦衆人所同曉得非將至之所務也然非將至乎道者之所有此書蓋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加斯而已此衆人之所同論也若衆人則議論及此而未有至此論者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彼能至者則不論總有此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矣故知道不貴其辭辨博也明見無值辯不若默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辨博不若沉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至道昏昏默默終有聞則非道故有聞不若無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焉於道得矣

陸西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無也而至有生焉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卽無極之眞也其所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一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於精則

若知進所所以相齒序聖人之倫之附遇之而不違不守凝之遇之而不千悔奇帝底按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爲德所以爲道偶而應之所以爲道帝王與起皆不外是也紛亂究操形容解紛隨參差説張四維曰物以兩相循道一而已見道明則入於一矣故無倫

知命之所由立矣上下二精字交有分曉若精神之精卽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卽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育質者也萬物皆以形形相禪而生故胎生卵生經爲生頻既生矣則不能以無充然而其來也不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也無門無旁而見生求去四達之皇皇也道之物物有如此者人能散而得之則肢體強徒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實非道妙之顯於光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道徳育於身而有微見於外理之自然無足異者者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光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之也今之求道者類詩之以加辨之以甚而不知知慧之開道之竅也歸見之多理之滯也以故聖人斷之老乎門絶聖應知蕊斯道之妙不任辯博一言以盡之門冥冥而已鍵則冥冥而貫爲昭昭之本故出而生萬有也衆世益之而不能爲之爲入而歸於無也衆世損之而不能爲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保如佛語保任出有終不虛也之保淵乎若海言其莫測也擬乎終則復始言其

無端也中國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其出乎二五陶鑄之外道且爲人謂其形而人而已符反於宗遊於物物也反於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無形神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暗饐者然故曰生者暗蘊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人生有年而須臾耳而足是死非能曉先焉於須臾之項乎故觀果蓏之出於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違者如父子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所當盡而已爲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爲之私常人則貪者其事斧困株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謂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爲之而有以爲者也德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爲之者也道也蓋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虞之則雖爲之而無以爲矣帝之所與王之所起世出世法莫不由此卻隙古通用人生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謬然入焉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死也則爲生物所哀其在人也則爲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

而知也在彼則以爲解其天弢而墮其天袠云耳又如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焉耳大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嗷嗷然從而歸之何爲者哉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無眩者也圓覺經云幻身滅故幻根亦滅幻根哉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如然卻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猶爲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默焉塞焉默去見聞辯說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　郭象曰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荅隱所也云无所不在而方復推此所不及質也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

道無不在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物無精粗同此一理精者而道在粗者而道亦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不在亦必指定其所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螻蟻乃蠕動之倫所以能動便是道之化

難肥之處發知豕肥之甚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大言亦然則道不逃物也若蹴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淡漠清調閒此皆無為故也寥已吾志寥然則空虛矣吾志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止斯順之也往來不知所終言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彷徨者徘徊寬曠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故不知也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直所謂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明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吕吉甫曰嘗謂有知而至於無知而有生有死而有形有消有形而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無不在可知論道在乎四者乃其實也

化處

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稊稗亦得天地之氣而生是道之所生之處）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瓦甓成所以亦得人工之巧而無非是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屎溺能滋養亦是道所以）東郭子不應（東郭子不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見其議論愈下而少之故不復問）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質本也次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音義）每下愈況（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主市居宰組倫之流至賤者也履狶者以足蹴豕則知其所兩輕重也正獲之問監市何以蹴狶監市為之愈明此所問愈下而此所問愈得也）汝唯莫必（汝若無固必之心）無乎逃物（皆則物之至理無所逃）至道若是大言亦然（至理如是吾言亦如吾言）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周徧咸三字雖異同訓）其指一也（則物之精者粗者雖異名其理亦一）

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試相與遊於無物之舍把天下物理一於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嘗相與無為乎（此其間有無為處何其淡泊而靜然）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虛乎何其沖漠而潔清乎何其調和而安閒乎）寥已吾志（講究到此寥遠哉吾之志也）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將見無為自然不知所往安知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我既不知其來安知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往來既）彷徨乎馮閎（音宏）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其則見徜徉而皆不知其所乎虛曠之處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失彷徨徜徉也馮閎虛曠也大智至道也）物物者與物無際（物物者道也道則與物俱化而無邊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若稍有邊際便謂之物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以為愈下而後明也不及質則務於下愈況則道愈豈不愈非其質哉乃必試逃物以為無非所以為無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則有為有四者而非道物物雖並作而常相與於無為寂寞者無不復寥寂然而已吾志則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其所往來而又不知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也非道者彷徨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無際下大不得而說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也為盈存道也彼為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為物化者為

也（故論道者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是能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謂盈虛衰殺（盈虛衰殺世之人不得其不際之際以盡道乎而非也）彼為盈虛非盈虛（道則無盈無虛非盈虛所能盡）彼為衰殺非衰殺（無衰無殺非衰殺所能盡）彼為本末非本末（無本無末非本末所能盡）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無積無散非積散所能盡道之無乎不在此可見矣）

林疑獨曰豨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豕之肥瘠因蹴其脅則可知脅物之底也故以為下必問之則必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唯莫必必指定道若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若者畢竟道器一物耳故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雖異其指一也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不異雖然我以言言道子以問問道皆非道也將與更進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了乃無問無為乎無為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逍遙則以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為賓客然故吾已往來馮于閎曠之野入于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大知猶言大道也所謂與子遊乎無合而論無所終窮者如此物物者道也無不在故與物無際物有際故斷謂物際際謂道則邊不際物者口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之道則際者所而非本末謂彼為衰殺謂彼為盈虛而非盈虛謂彼為積散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張子所謂而非積散

在故不測蓋如此

言道便非道

婀荷甘　郭象曰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婀荷甘（音）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二人同師老龍先生）神農隱几

[illegible]

闔戶晝瞑（神農閉戶馮几而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奓開也排闥其入）戶而曰老龍死矣（言老龍已死而無言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嚗然放杖之聲）曰天知予僻陋慢訑（也言老龍知我僻陋而少聞見慢訑而無所得憂欲以大言啟予）故棄予而死已矣（今棄我而死將終焉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夫子悲無有啟發予之大言而死也）弇堈弔聞之（弇姓堈名而聞神農之言）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係焉（言與道為一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即如秋毫之末尚未能得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而亦知老龍之死為藏其）又況夫體道者乎（況其體道為神農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夫道本無形無聲不可視聽）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於是泰清以知道之言乃以知道問無窮）無窮曰吾不知（無窮以不知答之是矣）又問乎無為（既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無為自以為知亦非也）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可數謂道之有數歷歷而言也）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道生天地是可以貴萬物即道是可以賤約以名目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是可以約四達皇皇是可以散的名目彷徨馮閎皆道可以歷數者）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泰清以兩問兩答之言析衷於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言知道與不知道二者孰是）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乃深於道知之淺矣道淺）弗知內矣知之外矣（雖淺則猶滯言詮與道為二故屬外）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孰能以不知為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本不著聲響）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本不涉形似）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本不落言詮）知形形之不形乎（若知簡中妙處乃形其形而不囿於形）道不當名（若有名為道已非矣又可以簡見論求之乎）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道本無名復申言之曰問之而答我已離道）雖問道者亦未聞道（彼之所問者）道無問問無應（故道不貴問即有問亦不貴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若不貴問而強問之是其所見至於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若不貴應而強應之是中心未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以無內待問窮（以我之無內待彼之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內不知乎太初（太初不可見者故曰內若是者且未能外而知可見之理安能內而知不可見之理）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之外即太虛宇宙之外又在太初之外得至太虛乎）

陸西星曰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吾欲然伏吾之視聽也而聽於無聲若與人論道而視於無形此道之所存若窒耳冥冥言為道則蓋道而可以謂之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泰清一段亦自上透下大意謂不知乃知

人之所以論道而非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光曜問 郭象曰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惟不學乎 陸西星曰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無復為有又豈為無所有則清淨

二經精解六卷 之中有了一物便而得窅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夫在性體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始剥蕉然後至啻屬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大馬捶鉤 陸西星曰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即所謂惟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者也

知乃不知道無名故可以崇可以卑可以約可以散此道之所以不可知也而非可言也外而非內則淺之乎其言道矣大抵道不可言言之則非道非道不可聞聞之則非道道不可見見之則非道道不可形形之則非道道不可名名之則非道不可問問之不可問而問之者則不知道也不可應也以自然而對則其無窮若能到此則不位而後知至矣高者不過乎太虛以論無為而後得乎此則知於太虛遊乎太虛而得問窮者

道不可見

光曜問乎無有曰。此等名字甚則其意窮 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以有無二字擬議其果有乎抑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故問其果有乎 窅然空然。窅然靜虛空然無物 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無形無聲終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搏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可謂至極矣孰能到此地位乎 予能有無矣。予能認天下物理而未能無無也。盡歸之無矣尚未能脫然兩忘連無字亦無之也 及為無有矣。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為無字所有矣 何從至此哉。此何從至此啻然空然者乎

〈莊二知北遊廿二〉 六十九

呂吉甫曰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無有明照無光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無問之而不得也窅然空然視聽搏之而不及此所以為無有也唯其有無所以為光曜不能無無所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有則無所至何從至此哉

捶鉤者有道

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鉤帶鉤也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 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老而精絕至於無毫厘之差言其巧也 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子亦天然抑造作之巧與有道與 曰臣有守也。臣只是操守得定

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臣自幼時即好此業 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惟鉤則知非鉤則無所知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則見他物則無所見 以長得其用。是用之者借不用者以為用故長得其用 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況道之無為無不為者天下之物孰不資之乎 郭象曰不失毫芒者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物孰不資者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不用者謂也神則無所不用心小技乎爲言萬物莫不資焉呂吉甫曰無用無不用唯道為然

冉有問 呂吉甫曰天地既名之則知所以名天地者何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生之為不神者求所以為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無待則皆無待矣僕頭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使之勿復說其不以有心求之盡心有所謂生而后能生其死心者

二經精解六卷

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私體本無待也有待無待一體則有所一體知死生天地為一體則寧有先天地生者物耶先天地生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無而已矣註其未始有始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 林疑獨曰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後王是也千歲之日是也冉求始

道無古今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未有天地之先果可知乎 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為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 冉求失問而退。未喻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昔日初問時猶昭然若有所見 今日吾昧然。今反昧然無見愈思愈塞 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昔日之昭然者是汝初問之時此心虛靈知覺之神洞然空然故能受之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今之昧然者虛靈之神已不神了試又有其實未有天地之一動一先疑惑求之際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古今無始終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人之有子孫必不待無子孫而有子孫知理不然 冉求未對。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陰陽無一息可間斷也 仲尼曰。已矣。未應矣。言罷了汝今不在思索之間心更形於言矣 不以生生死。若能無昭無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言生死者言總有生字則有死字

〈莊二知北遊廿二〉 七十

則亦問於神化以形聲然後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蔽之而不神者來合故孫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以神言也本無死也因生死生死生生也因死生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夫見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爲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物也有物則無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爲愛之而其愛終無已矣蓋取諸此褚伯秀曰冉求此問有夜當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夫人之一身法

生而後生一死字也惟知道者忌生不更求生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也**不以死死生**意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也唯知道者忌死不滅生事以先其生也**死生有待邪**何也死也適去生也適來吾人當順以待之**皆有所一體**得成則一其下同一體死不過死其血肉之軀生不過生其血肉之軀死生屬變**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化盡從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耶**物物者非物**先天地生則以先物物物而也不得謂之物也物出者物而只可謂之物而不得先物者猶然有物也**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物既曰物則有**無已**得先物者猶然有物也物相物無已矣窮已矣**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蓋聖人之愛人亦以形迹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之非物也陸西星曰未有天地之先從人則爲思慮未絕夫神莫知之時不可以致吾思容吾喙者冉求然也

南華經精解六卷　莊子知北遊廿二　七十一

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即知天地之先天地之先即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統古以御今明必能推今以明古豈直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無人若知暮暑之不及見猶是短景之不知冰耳而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而不知不明者之所以然也昔昭然者汝用其知識而求其所謂神者先受今昧然者汝用神者不神之中有神存焉閒道而忘其知識是又何必更求知者反之返照心源得無

然以是爲問蓋有難於爲古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亦因今推占而姑以以是爲証欲冉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天地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今之古也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矣此夫子明於日難言之中也站發其可言之端而求冉求徐也日復言之見謂也昭然今也昧然敢問何故想其昔一問之明昭暗有些領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謂其昔之昭然初者汝初問之時心中郭然無物方爾虛心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腦天中豁然透露譬之雲破月明落了言筌了見解既又爲之狀天地之先爲不神者求之故今非然既虛靈之天及生理障是之相如此前言古今猶今也此知分明說出天地之先空無始無終無子無孫今也特大極圖求參看無古今中陰陽分對無相待而生萬物動極而復靜極無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物動極復歸極便是圓一圈空寂無有使是無極然後物便是孫最便上天地之先的空相而求大對所以始終無有難言罷了去之愈遠欲夫了曰已矣未應矣難言罷了思對了正欲其絕了思慮罷了言說一倘直造到未有消

所以然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死生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後非後始之義後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總總日接乎前皆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無窮欲均不免散淳朴爲淡漠太古無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返太古無爲之治其惟善求之先天者歟

天地之先是真脫悟也以下因論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道來時也道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者不知但以生爲可求蓋生厚生不測蓋於有常之外知滅爲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死則終亂幻不惟更求道者以生死爲旦莫道去順也生死則已未日政不知滅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不知但知生滅已寂滅爲樂一切捐棄有爲之法不落於空滅淪於斷滅槁木死灰無有是處唯知道者其知之所以然者蓋以知不之所不知而不滅生以其生所以生之時當以生死生不當時吾人則當順之以待其生在死不當更作生死不當更作死人觀當死之時當之體皆屬後天形質有生先天地之謂生順之化變化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天地而不得夫天之物先物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始之死不得也夫謂之故死生物先物也猶人性空中之有物也之謂大聖天地有物而觀聖人之愛人無已者也亦有其物則空生之生中無添已了即愛是緣故令輾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取

南華經精解六卷　莊子知北遊廿二　七十二

世俗不能忘是非

郭象曰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無心使形故外不化常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與無心而忘其自化非將迎而應順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圓圓宮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群聖之所遊處也整齊和也儒墨之師天下之非和者而無心者猶能和之而況其凡乎凡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任我而已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皋壤未善於我而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言所聞於夫子者曰無將無迎卽無心於物者也**回敢問其遊**敢問何以遊於**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仲尼言古之人無所將迎之中而不累應物而不累於物迹雖應物而心實不物外通而中有主也**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今之人中心援援而外逐物也爲**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聖人爲物化而不有過而安化安不化無心而不知知然不特與物化而不化也**安與之相靡**豈相摩必與之莫多不惟不求多物以相勝**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古之人若狶韋黃帝有虞湯武皆落外而已矣不化之窠曰故曰囿曰圃曰宮曰室昔皆之人

我此爲無故而樂也，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爲，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答者耳，故淺也。呂吉甫曰：古之人外化則與之皆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月俎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爲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囿、曰圃、曰宮、曰家，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鼇，已則傷之，況乎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雖彼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無所將迎也。世人爲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皋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爲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爲物

若儒墨者師，（以及若子之人爲儒墨之師者亦然。）故以是非相鼇也，（音齏）而況今之人乎！（故皆囿於將迎之中，而以是非相爭，何惟今之人乎。五味相齏而後可以爲鼇。）故曰：聖人處物不傷物。（惟聖人者處物而物不傷。不傷物者，物亦不傷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而亦不失其無將無迎之初。此以天地爲囿，造化爲宮，無爲爲室，又焉知夫化與不化乎？夫何有）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今之人心爲物累，則情隨感遷，方其處山林皋壤之間，能使之欣然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既樂則必有所哀，既感樂則感哀矣。）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因物而哀，因物而樂，去來於我，皆因物，不自由。）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心不自得，而爲哀樂之所寄，則此哀樂之旅舍耳，可悲。）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悟也。彼但知智慮所及，便謂之遇，而不知所遇有限，所不遇者尚多。）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但知力量所及，便謂之能，而不知所能有限，所不能者尚多。）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不知不能，受生皆有定分，固人所不能免。）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人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不免者，畢竟何益，又可悲矣。）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故至言則無言，至爲則無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必欲遍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則所知所能，亦毫末之在馬體耳，見亦淺矣。齊，遍也。）

陸西星曰：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沛於有迹者。開無將無迎，何以得遊乎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物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腹中必有箇不淫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箇不戚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

[illegible]

所謂知遊於無所不遇則[illegible]物不能傷物而不知所不能則役物[illegible]能則役物也無知無能人所不免[illegible]有皆可求之而又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illegible]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而矜其知之所知以[illegible]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若繼知之亦淺矣羅勉道曰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化者[illegible]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illegible]物所釋歸也與物化也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靡必爲其所銷鑠而所存

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具一不化者乎？古之人若狶韋、黃帝、有虞、湯、武之聖之學，皆能自永一家，故曰囿、曰圃、曰宮，與彼儒墨之抗顏稱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其一是一非相溷濁，何況今之人乎？故惟聖人處萬物而不傷，不傷物也，物亦不能傷[illegible]與物俱化，但忘於是非[illegible]惟無所傷者，然後能將迎[illegible]之以無迎無將無迎[illegible]林皋壤之間[illegible]能而無哀[illegible]中而無又有所[illegible]去也，吾不能止[illegible]哀生樂之不由[illegible]而吾身不常[illegible]無益哉[illegible]但知今日之能遊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者，固人之所遠於無常之說者也。夫樂是無不知無他能者之是不遇[illegible]

不免也。今務免夫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得乎？當計日拙爲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於筌蹄，至爲不牽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張四維曰：人之知所遇，然所遇有限也；力量所及謂之能，有限也。故不知不能者，人所不能安。然所能有不知，雖欲殫精竭力，而其不知不能者自若。不安性命之情，而妄意於分受之外，求以無不知無不能，則雖殫精竭力而其不知不能者以益衆矣，故悲也。不以天人言

一經精解全編卷之六終

三教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七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效定
古閩　楊九經　一甫父　參訂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庚桑不染虛名　凡二段　其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老聃之門人徒役有姓庚桑名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畏壘山名楚獨得老聃之道以居此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畫然之智者去而不用挈然之仁者遠而不親擁腫之與居所與居者皆純朴鞅掌之為使所為使令者皆支離之徒居三年畏壘大穰大有年曰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其民相與稱頌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庚桑初來之時吾見其灑灑有異於人今吾日計之而不足以日計之則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以歲計之則有餘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曰　郭象曰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樸也鞅掌自得也　……

其二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小小溝瀆無巨魚即鯢鰌亦可以旋此而為之尊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六尺曰步七尺曰仞言小小丘陵無巨獸即孽狐亦可以據此而為之禎祥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弟子曰　郭象曰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故勉夫子聽之……

神以御其所向真不凡而以知御之則為……矣然以……河民於利甚勤……所從自出於堯舜之……其流弊必至於……致斷然也
呂吉甫曰老聃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是得道之……故藏身不厭深眇之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本始有物之間而分辨堯舜何異鑿垣植蓬蒿非其宜而又無用惟能由物自然而不收則簡髮數米……功不敢前……未君足以濟世哉……人之所使民無知無欲以克……不免乎任知……相軋相盜則有知者為之大民性為其所擾亂之所由生也

然而況畏壘之民乎（言人有賢能之稱則人必推之……其於賢能……）壘之（之也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畏壘之地鄙小而欲賢之心亦與古同夫子亦當聽之）

庚桑子曰小子來（呼使來而告之）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函車巨獸介然而離山則不免以自全而為罔罟）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吞舟巨魚流碭失水則為蟻所苦以喻不以自全）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所以為鳥獸魚鼈）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全而為自全所苦故不厭深遠耳以長生久視之人所以藏其身者亦欲遁世而不厭深居而遠處豈以其智反不若魚鳥哉）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且堯舜二子又何足論）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是以小辯破道猶垣牆之上將欲種荻）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如簡髮而炊之小意想小）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無遠大之計較瑣屑小量耳於濟世何有）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舉賢則民各以賢售而勢必相爭以任知則民各以智自任而勢必愈詐）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此二物者不足以利民適足以為民之害何者民之趨利甚勤至於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利則……）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陸西星曰無所還無所隱言巨者不至地則不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猶己然矣為其贊授能以一人治天下而蓋已殺於今人之賢能不能自知尚不能以己之尊生也其所以為大聖尚不以自全之也況畏壘之民乎今畏壘之細民乎先生之所生也而欲以己賢不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己者先生盡亦所之而其亦以不擇之為哉於是庚桑復即前獸深為譬說言魚獸之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吞舟之獸魚獸賊形離山則罟網羅之蕩而失水則螻蟻苦之以故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此全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授能不善可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稱乎垣牆生類者鬌鬐之則渾朴者傷蓬蒿若此又如簡之則生櫛數者亂堯舜之速於道也其辯若不可植又舉賢則民而皆以末而炊斗筲之量何足示非廣譽故相軋則民相爭以賢相軋矣任知則民何以知相盜矣相盜則相殘不知以善利可先天下而適以大亂倡天下民之趨利也其勤況可得天下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而分裂

之於日中正晝之間恬不知畏足大亂之本肯於堯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世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於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寡強凌弱知罔愚與亢民之嗜血者乎則又甚矣

南榮趎 郭象曰全汝形抱汝生……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營乎其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務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效也……有閉之也……不能相得……者耳目閉形隔故……化也
呂吉甫曰德道堯舜而不為其然迹也至……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言……以

庚桑使南榮見老子

南榮趎蹴然正坐曰（南榮趎庚桑弟子也聞言之因感蹴然正坐而問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年長無聞）庚桑子曰全汝形（全形體不虧）抱汝生（抱其所受之生將何所恐慮此生以到此地位邪）無使汝思慮營營（去其知識而不營營人）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用此工夫者三年積久而純乃幾於道）南榮趎曰（趎自謂開悟之晚乃復於師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

自見。目之形皆同，而盲者不能見，則異。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耳之形皆同，而聾者不能聞，則異。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人皆同有此心，而狂者不能自得其心，則異。形之與形亦辟矣，我之形與人之形亦宜皆開辟，而無所蔽。而物或間之邪？而我乃為物欲所間。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愈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今夫子教我以全形抱生，意若以有悟焉。趎勉道達耳矣。趎若於此已能以求聞道，亦厭數其能達乎。庚桑子曰：辭盡矣。趎之所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黜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為謙言，非果辭窮也。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小蜂不能化豆中大虫。越雞不能伏鵠卵，小雞不能覆黃鵠大卵。魯雞固能矣。越雞小，魯雞大，惟魯雞能覆鵠卵耳。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夫同此雞，其能覆卵之德非不同。有能與不能者，然能覆鵠卵與不能覆者。其才固有巨小也。其材質大小不同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今吾力量尚小，不能黜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子何不見老子以聞至教乎？蓋庚桑推尊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見老子。

李光縉曰：南榮聞全形抱生言，自愧開悟之晚，乃復於師曰：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近矣，宜其無盲聾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耶？欲相求而不相得，是則殆形惟有之學，趎蓋不能無歟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題而開之，道已達於吾耳矣。逆耳即所謂自耳根入者，自開耳根入者於未渾然，恐可以及化，故庚桑子曰：夫我之教[illegible]也，其辭則也盡矣，爾之不能化也，以吾故鑄之力殺。

人之形吾何得以生者一也，皆以有形為患哉。及其耳目聰明，辨色別口，爲乎？失心為物之所役，則形動而不全，生雖而不抱，思慮營已而不正，是以不能無物也。但其全形抱生而無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至輕其境也，爲道者則以不自見為盲，不自聞為聾，不自得為狂，與聖無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有開而不閉者，其所保神則無分也，安以相求而不能相捨，有物間之而已。趎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趎之言契之於心也。

王元澤曰：肩吾者達耳，神悟則微心斗孝，支有鵝鵠之化，蜂方安有雞鵠之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趎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林希逸曰：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無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無蔽，今乃為物欲所間，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者，于此勉以聞道，亦庶幾其能達矣。趎為此言，未有解脫處，庚桑子更欲黜化之而未能，故曰辭盡矣。然口南榮趎之令

焉耳。故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奔蜂，小蜂也；藿蠋，豆間大青虫也。蓋聞蜾蠃能祝螟蛉而化之，以其寸力相當也。奔蜂藿蠋能之乎？越雞不伏鵠卵亦復如是乎？盍南見老子乎？往見我師庚乎？目擊道存，自有不言而喻者矣。

人參奔南榮喻奔蜂，小蜂藿蠋豆蠹中大青蟲也，鵠大鶴字。

南榮趎兩見老子　凡三段

其一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贏，擔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子從庚桑楚處受學而來乎。南榮趎曰：唯。趎是也。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衆人偕來，即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南榮不察其旨，卻謂已未嘗率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平日所言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之語。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頃者吾心中茫然，失所問答。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吾人涉世亦難矣，去其智則人謂我愚，朱愚，騃顓蒙也。知乎？反愁我軀。若有心於用智，則吾身又以智累。不仁則害人，去其仁則恐至於害人。仁則反愁我身。若有心於為仁，則身又以仁累。不義則傷彼，去其義則恐傷彼，我不得其平。義則反愁我己。若有心於為義，則身又以義累。安逃此而可？去之不可，不去不可，將安所逃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此三言乃涉世之大患。願因楚而問之。是願借庚桑楚而問於夫子。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向吾見汝，已知汝為未知。今汝又言而信之。今觀汝之言果然。若規規然若喪父母

郭象曰：南榮一趎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呂吉甫曰：趎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觀世亦然，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累之於蕪累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固周然哉！欲反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朱得之曰：道遠日久，此意漸失，故老子一問即答失問也。忘答失問者，生者存，知者死而無知者生，誤答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

揭竿而求諸海也。上若字汝也，下若字如也。規規塞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若失而無歸着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乃失其本心之人哉，故惘惘憂悶而不自得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然汝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陳詳道曰：南榮趎以為智仁義絕之不可，不絕則不可，故嘗以三言為患。不知絕聖棄知、絕仁棄義，則反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趎之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而決，為發大慈惻，故言汝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亡人哉。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也。

其二

南榮趎請入就舍，請假館舍而卒業。召其所好，欲求其是。去其所惡，欲離其非。十日自愁，復見老子。十日間困於其心，求得而未得，乃再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熟哉！老子問汝自洗濯身心工夫還熟也未。鬱鬱乎然，而其津津乎猶有惡也。但見鬱鬱乎其愁心有所著，津津乎猶有惡而未寧一。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外韄以皮束物也。物多而欲自檢束捉物，則塵多物而於也。將內揵；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揵拒於中，何故內揵而不閉之？揵，閉門之如自執捉也。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心中檢捉則擾亂繆繞而不可執捉，將外揵。內既不定，則又將外求之於外，揵而不得，故何其要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如已涉於感，而不得其外，難解其外內韄者。夫學道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道德不能持，外或欲制之於內，而況放道而行者乎？此者其在身所自有而不能持守，而況放道而行者乎？然之道德且不能循自然而行，行者乎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拳拳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攖於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棄持而後可也。而使為道也，偏攖於外而心術流為於內，繫於耳目，耳目既惑於外而心不可兇外內俱攖矣。以執之綱繆以持之，術能止也，執一不散，其性也，勿失還自得也。當則去，過則止，所以能止，謂止於分也，已謂累盡故遊也。舍人求已，全我而不遊彼也，修然無所遊也。倜然無所礙也，不嗄，任其自出也。由喜怒也，握不挽，任手之自捉，非獨得也。視不瞚，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

病者能言其病，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言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者不能言其病，則病甚矣。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今我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深，雖有教誨之言，而使我愈加惑亂，猶飲藥以益加病也。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今所學皆不敢請衛生之道而只已。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汝能全其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前知吉凶至誠之未來之事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止心中鎮定如止水乎？能斷破卵釋所宿之所謂大休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不務外而務內乎？能翛然乎？能翛然無累乎？能侗然乎？所知侗然無知乎？能兒子乎？能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至如赤子則其德厚矣。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嗥哭也，嗌喉也，嗄聲破也。赤子雖終日啼

啼而聲不乾，和之至也。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終日握而手不掜，掜音倪，屈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不可伸也；有室礙小兒則不然者，不伸者其德也。其德之自然如也。所以手拱其內向也。有所以終日視而目不瞚，瞚音舜，雖視而若無所視，偏不在外也。猶未知外物為偏矣。有外物則為偏也。知行不知所之，行無所之也，居不知所為，居無心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或行或居，隨物順動，與物同流而毫無忤也。委蛇隨順也，波流也。是衛生之經已。衛生之則可以常經，此則衛生之經也。

李宏甫曰：鬱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洒然為純熟，直至無可愁，召無可求，而後始為純熟，此南榮趎之所以終日不愁而可求也。工夫奈何？責以十日，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所以欲速而不遠也。於是老子乃盡之，而已，凡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盡之外韄，有所桎則謂之內韄，有所桎則謂之外。貴乎虛靜恬淡，一攖於物，則謂之外韄；人之心若有所桎，則奪於攻取，心受外韄而繁矣。能過而不留，則物之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攖於物而不累，物之來過而不留。

撫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放道而行者乎？所謂徼汝而行者，知其未始有物，而無所事為也。聞道者知其病未足以勝自知其病，而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無為為經，一者道之所日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哉？此皆能止其思為而求諸已，故所謂嬰兒則知兒子矣，使其能不嗄於家，怒而不和，嗥出於無心，而不知其為以至握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化，轉向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藝遨遊道曰：韄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揵者門牡開閉之意，制其

外韄繁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外韄者其病若此
焦竑曰能抱一能勿失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無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能已即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己即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翛然即汎兮其可左右也侗然即渾兮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其德不偏不在外蓋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

憧憧頻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中內者已實故內揵而不闕一動於欲而不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擾而繆矣就此網繆縈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於感外緣難斷故外揵而難解捉者尋求之義揵者牢關之義此等新奇之語如霞外雜俎必非食烟火者之所能道內外擭者道德不能持言內外交擾則雖道德有於身者尚不能以自持況放道而行者乎要知道德有於身則灑灌已無自無所觀此殆其設言耳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後為奇善復為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固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急然自治而不暇於及人也能翛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氣之和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德之共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精之專也長哭曰

華經精解十七卷　庚桑楚第二十三　九

南榮趎曰　郭象曰趣窮若能自致而用其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耶冰解凍釋蓋能子明非自爾也夫食交樂自然其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豈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聖各云非謂此言為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乃可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明可得至哉故學者不為至者不學也悔吝生於失禍人災由於愛惡今為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據何而來
呂吉甫曰人心滋然如水知識能結而不能解猶水凍而為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至人心常如

嗥聲啞曰嗄卷手曰握攘手曰掜目動曰瞬一而不分曰共精有所移曰偏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言無心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隨順而無忤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則衛生之經孰有外於此哉

其三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趎初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曰。非也。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是特脫洒自悟如冰之解如凍之釋而渣滓尚未化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人外與人同而交樂乎天。而內亦同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以世故利害相攖觸心不相與為怪。不立詭異以驚駭乎世不相與為謀。無計度之不相與為事。無事事之迹翛然而往。其往也翛然而無所累侗然

求淡衛不脩而物不能相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為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礙又何能抱一能勿失翛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禍福生於有之身有心也夫身與神心之[illegible]福作秀曰天其性如水虛明湛然非有非無及為冰凝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形不清神至靈滯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

而來。其來也侗然而任其真是謂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以此而觀則前而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趎問我便可至此地位乎答云尚未到得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吾何者固告汝曰汝能專氣致柔如嬰兒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能如兒子之朴素渾全其動其行一付之無心身若槁木之枝。身若枯枝何等寂定而心若死灰。若死灰之不復然何等闃寂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如此則超出於禍福之外無禍而亦無福矣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既超出禍福之外亦出世已說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
陸西星曰至人之德無能所長執著渾然無迹如上數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謂執著譬則冰已解矣凍已釋矣中間渣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至人之德

華經精解十七卷　庚桑楚第二十三　十

何損焉人患滯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樂乎天均陶大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為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而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逮詰其至又引前兒子之詞以告告此師家作略特換人耳目處次其無住著也
宇泰定　郭象曰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天光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恆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及所以常泰而自然獲助矣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

已乎而老子曰非也若論至人則上德不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不與謀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知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者然則若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二乘做死心功夫者尚有捉模亦趎之身分所易及者

論無為至理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胸中也胸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乃今有恆。何以見其同於天蓋此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便是至誠悠久地位恆久之有

與以泰然而行之，非爲而行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行，雖辯非辯，所習非學。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若必欲爲者，必敗矣。呂吉甫曰：若人之宗，不否不泰，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若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雖天，而天者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爲道，必至於長存。今而非人，天助之，天民也；天民以天，天下之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莫之所能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所不能。今經云奈不奈是

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爲，則敗而已矣。

備物起　郭象曰：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耳，非將中而發外。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理自有窮通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耳。安之若命，其成不虞。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挾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

恆者人舍之，天助之。（至誠而合於自然，久則天所助，人之所歸亦歸之。舍，止也，歸也。）人之所舍謂之天民，（人之所歸，非常人，爲天之民也。）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天之所助，則爲天之子，愛之如子也，非爲人，同乎天而何。）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彼知道不可以學，故學其所不可學。）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知道不可以行，故行其所不能行。）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道不可以辯，故辯其所不辯。）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能知道者，不可以知而知，則止而不知，故致知以不知爲至。）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若有未免於是者，以是爲造之極，所造之天鈞，自然之理也。有所爲失，造化必棄矣，敗必爲天理。）

陸西星曰：以下皆莊子雜著。宇，心宇也。泰定者，泰然而定，則生慧，先發乎天光。天光者，謂於事物之來，不逆不德，而自然光覺，故謂之曰天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修而得此，則常德不

離矣，故曰乃今有恆。夫人皆有所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有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辯其所不能辯，其學也、其行也、其辯也，精至於不能知，則至矣。蓋人所不知、不能，則知所當止。人不知其所知，斷不得爲知也。天鈞所當止而不止，其所能所知至矣，其即是者，逆天之天也。故天鈞敗之，所謂天鈞者，鴻鈞之蓋也，不即是，則爲天所棄，猶言天誅天譴也，抑又難必多矣。

善與不善之別

備物以將形，（人備萬物之理，爲善之生，順其形之自然。）藏不虞以生心，（退藏於無所虞度，無所思慮，隨時而應物之，心之所生。）敬中以達彼，（存於中者，敬於外者，則應於中，不造而至，若是。）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是天實爲之，而非人有以致之，事之來，有不知意之至，人不足其非者。）不足以滑成，不可

則塵累不由己出，而事不在分內，何以爲失？靈臺所以爲持而不持，則無畏於心也，然則我之所分內者，行不由於名，避分外者，無有所畏，已知則無所也。行無名者，以爲物也，有斯光者，因而用之，已明其光已明，故所以爲安，明發著人已見其跂，欲安名謂之其始也，且謂券外矣，而猶自以爲著有，始也，能容人，人不能客，能不容己也。蓋有親乎欲，且是他人之所撰，此欲之爲，其甚於劍，水致使心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呂吉甫曰：萬物與我

爲一，備物也。將形者，無往而物不從，物我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於是而敬中，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故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爲而致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持之，持而莫知其所以不持，已之所以，卿盡以不持，知此則所謂滅已矣，而必中，郎莫否，則業作，因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舍不舍者，每更爲失，之亡謾每以求，從其欲不俗各爲蒙蔽之民，所以主物而有之者，已而行之，爲券內者，已而獨行也，無所不見而行之，爲券外，不見其誠已而幽顯不能

內於靈臺。（向足以滑我胸中渾成之德，而入我之靈府乎？）靈臺者有持，（畢竟無主）而不知其所持，（靈臺之中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也。（主則未化，實而不虛。）不見其誠己而發，（若夫不善之人，未能實有諸己而發，則每事皆不當理。）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業已入於所作爲，雖知之而不舍，是恥過作非者也。）每更爲失。（怔過而作非，每欲更變以自飾，轉見其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如此之人，爲不善在顯明之中，則人得以誅罰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在幽暗之中，則鬼得以奪其魄，或幽或明，皆不可逃。）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蓋明此，則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獨行，即慎獨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合也。合於內者，求在我者也，常闇然無名可稱；合於外者，求在外者也，志之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券內之人，雖闇然無名，而充實有光輝，自爾日章。）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志乎期費之人，舍己而求外，用心志在得利，特商賈者之耳。）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跂，高也。而自立人之貌，以爲魁然大而可尊，富貴有過。）與物窮者，物入焉；（於人則以爲終始，一欲物相爲之內矣。）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苟且於物，必苟且以求得，身皆沒入於欲物而不逐，既而不悔，身且不容，於人何有。）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以其不能容人，則親戚骨肉皆疎棄矣。及其至無親者，）無親者盡人。（則人道絕矣。）兵莫憯於志，（所以然者，志爲之害，傷人之心，皆有所係著，皆能自害，故莫慘於此志。）鏌鋣爲下；（鏌鋣，利劍名，此志之禍尤甚。）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雖干戈之間，陰陽之氣皆能傷人。）

德冦也此皆人之大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然非陰陽欲何所逃於天地間能為害心之貪欲使之也心若平和陰陽必不能傷矣

一也言若有過故信矣而不明與焉而不貴於外者期而後能信於而後能與唯肅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性貴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收聚消然若自大也人能見未來始有物則與物弱而無我無我則物入而不能足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斥體將為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為地所不載又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害人可知矣忘之為征傷人之心鎮卿則傷人之形而已愛之為定可逃而象陰陽之冦賊逃於天地之間惟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於

莊四維曰券内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内者藏券於内券外者行券於外主人券藏於内而券之中主人無名焉故曰券内者行乎無名蝕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子之學專務於内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闇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惟庸見光若券外者則志於求人之貴而已則貴則貴人之事一近盜誇之徒也人見其跂而高也以為深賢不知一貫人耳何足尚哉犬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侈大如寒士然是之謂與之物窮者然虛則能容讓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旁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道聽塗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無親則與人物一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為徒其病源正在一發簡務外好高而悅於近利耳可不戒哉又言幾微

無柢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劉辰翁曰券者合也合於内者無名合於外者常有所期望又跂望也跂而立者人見其跂然不跂然跂然若不跂也言期費而跑逆者猶此漆物而性物亦入為化於物也與物且者姑與之為應同而忘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衆人之人耳

王雱曰朋貴光傳取源求之貴循所謂名象於陰陽大不損也故以貴人斥之言捐貨殖也

洪邁曰郭子玄云有

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矣莫憯於志嗔忿之心甚能自戕比之鎮鋣其禍尤憯無能避者故鎮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衽席之間干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知此則人當懲忿窒慾矣

造化之妙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成毀二事分而為二以道觀之通而為一而已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所惡於分者以人心既分而我則惡於其私也必求其備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所惡乎備者以凡有求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也其有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夫都天下物理有成必有毀若但逐於外求備其成無 而不知反則淪於鬼矣 釋氏曰鬼鄉此即此是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夫無成毀則此心常生常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性故民於外而自以為得自以為是則為近死之心不可復

持者不物於物耳其實非持者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是皆置論於宇宙之長矣之又玄後乘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又管見洪邁善云此一章得於心有道者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從可持矣蓋前二人解者為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辭

道通起 郭象曰成毀無常分而道行道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陽賊而有實鬼之一也 何者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於心賊之而以有者為實理 則其人與鬼同矣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以足知虛趣淪沒化於心 賊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於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覘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 出無本入無竅 此下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然運於無跡無跡之表而 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不見其所未始其入也不見其所入之處 有實而無乎處 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 故將自其變者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然而不見其始終本始也剽末也終也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然而有乎實理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上下四方曰宇有實而無處者無定所上下四方皆是也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古往今來曰宙有長而無本末者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

也已藏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雖有斯形奇能標然無情則生全而形定也欲然自生非有本欲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而其所出者無根欲以出之于首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所有長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死生出入皆欲然自爾而無所由以無所見其形也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死生出入欲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欲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夫有之不生以何為生必自

乎出有乎入 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 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由是焉是以謂之天門 天門者無有也 大則虛無自然而已誰能出不由此門乎 萬物出乎無有 是以天地間萬物皆從無而有而生 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 故其有者亦不生於有而生於無 而無有一無有 而無有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即齊物論中所謂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是也 聖人藏乎是 聖人有見於此故藏神乎是蓋惟藏則虛靜寂寞無成無毀合而為一而萬有之根基於是乎立矣

陸西星曰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虧之初說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其所當得斯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

有[illegible]之所能有手[illegible]之不能為有而曰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矣一無有則遂無矣[illegible]

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無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往知道者則不然雖其毀與分也無不安之如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餘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足不反之道也人謂是死耳豈知有死而不亡者存故成而有實鬼之一也即貫際理也故成而不成空而不空蓋以鬼際而造化之實理不外乎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者而人事定矣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致分合皆安之也其生也來無根故曰出無本其死也去無門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是無方所也故曰有實而無乎處無有處也故曰有長而無本標此實理也夫有實而無處是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標是徑古來今一如也出入死生無不由之而欲求其形則了不可得故曰天門然謂無有為天門者非有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人法雙忘能所俱遺聖人之欲藏其神也則合此無歸矣

死生勿強分別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古之明於道者原始要終直知至極田地惡乎至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何以謂知之至以爲無物之始死生始終原無分別所以謂至而不可加其次以為有物矣其次則以爲有物由是有死生之名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將以生為寄寓以死為返真是以有生死之分耳喪旅寓也以生為喪即寓形宇內之意反歸真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又其次者則曰始而無有既而有生是自無而之有也生俄而死倏焉而死又自有而之無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未幾而復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循環而之生以死為尻又未幾而後以死為尻循環而之死尻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孰能知有無死

上下則有實矣以上為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為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illegible]

生同守一循環之理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上焉者[illegible]太極之初也其次焉者有物三者陰陽既分也[illegible]昭景也著戴也以戴任職也[illegible]甲氏也[illegible]著封也以有封非一也皆楚之公族也亦何[illegible]有生黬也夫人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乃聚氣耳如釜底煙氣之聚而成黴黬黶一釜底黑也披然曰移是既云聚氣何得實有則人之生也同[illegible]彼然分辯各私其私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然則言移是之皆為私說在人皆[illegible]雖然不可知者也雖然不言其移則其[illegible]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illegible]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illegible]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大鵬安知天地之大哉

褚伯秀曰：稟質為人，既形而下，欲疲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滿，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去之將道者能之矣。列甯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昫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無有生死之分，首體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備是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戚者益底結瑩，欲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求精疏乎戚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也，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大臘祭之有膍胲，備然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為可散，觀寢廟則蕭然起致適。緩厠則不兼褻慢，此皆可移之是也。請嘗言移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則有知，為知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孰以為名實，因以為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為實，至於以名實為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學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去累全德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蹍，女展反。蹍足之喻，為下禮義五者而設也。言與市人行而蹍踏其足，則必以放驁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兄則以嫗，若兄踏弟足，則嫗拊之而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則已矣。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拊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切乎也。故曰：至禮有不人，故禮之至者無人己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至知不謀，至智自然生明，不容於謀度。至仁無親，至仁天地為量，不見其相愛之跡。至信辟金。辟音屏。至信金石比堅，不待以金寶為質，亂屏除也。徹志之勃，上言至禮至義，此又教人下工夫處。能悖亂其志者，宜撤去之。解心之謬，能迷謬其心者，宜解釋之。去德之累，能累其真者，宜剪除之。達道之塞。能塞其自然之道者，宜疏通之。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六者皆能誘志而使之顯。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六者皆能牽係其心而使之纏繞。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辭氣，與色而言；意，思慮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六者皆以情勝，而為德之累。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六者皆著於逆而為道之障。知，心知也；能，才能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能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不使之蕩亂胸中，則胸中正矣。正則靜，靜則明，正則靜中自然生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明則虛無自然，雖無所為而實無不為。此使是道。道者，德之欽也；天下惟道為尊，故道者德之欽，所當恭敬持守者。生者，德之光也；道實生人，人之有生，則德從此發見，則有光華矣。性者，生之質也；有生則有性，性者在成形生本然之質。性之動謂之為，率性而動以有為，則得其性。為之偽謂之失。若有為而流於偽，則失其性。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情欲之知，因與世應接而生謨謀，故有接之名，有謨之名。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若德性之知，雖有知而若無知，亦猶嬰兒之睨，雖有視而若無視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凡所動作皆以不得已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動無非我之謂治，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之中之不形，形中之形也，則物不能亂，謂之治。治，安也。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

趙子夫曰：徹，撤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繆同。塞，障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志於道德，一有富貴嚴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矣。容動色理氣意六者在心，則綢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不分之謂，淆之以情，則聚紛多矣，故足以為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胸中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

者視人若己視人若
己則不相亂斯乃
禮之至也不物謂不
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謀而後知非出然也
故至知不謀耳之五
藏未曾相親而仁已
至故至仁無親金玉
者小信之符驗大信
則除矣故至信辟金
[illegible]動也以性自動故
稱爲耳此乃眞爲非
有爲也夫目之能視
非知視而視也不知
視而視不知之而知
耳所以爲自然若知
而後爲則知僞也得
已而動則爲強動故
失也動而效彼則亂
有彼我之名故反名
爲其實則順也

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靜則定
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澄則滓渾化而
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寞然而一無所爲矣然
無爲也而無不爲也萬變不足爲之撓豈復爲四
六所累哉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爲德之
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
越矣故生者爲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謂性者
爲生之質率性而動則有爲出焉故生生之動謂之
爲僞而根於性則爲而有實無所爲失德矣加之以人
則僞僞則失失卽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
之失知者與物爲措而生謨謀謨謀生於意識德
性之知則不知足蓋德性之知有所不知如赤子
之睨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有所動又皆不得
已而後動者故不得已而動謂之德動無非我謂
之治我卽釋氏所謂眞我治謂五官效職百體從
令此便是性之動者是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
人爲參之德與我皆在內動與治皆在外其名若
相反而實則相順者也捐順謂外皆順於內

忘好惡者無累

羿工節　郭象曰善
中則善取衆理常俱
必任其自然天也有
心爲之人也工於天
卽很於人矣謂之全
人全人則聖人也蟲
能守蟲卽是能天矣
不知而任之斯謂工
乎天亂以求物亡必
逃之天下之物各有
所好所好各得適將
安在畫所以緣容貌
也刖者之貌既已虧
殘則不復以好醜存
懷故移而棄之胥靡
無賴外生故不畏死
復習不餽而忘人言
不識人之所惜也無
人心情則自然爲天
人矣無羨於譽而猶
同乎天和況天和之
自然乎出怒不怒出
爲不爲此故暴無不
能生有不能爲生

羿工乎中微羿之射巧於中微之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而不能使
人無譽已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能盡天道而不能逃天下之名亦顯乎是夫
工乎天而佷乎人者唯全人能之若能盡天道而又能自晦於人世壯
全德之人能之唯蟲能蟲天地間惟鳥獸百物之乖能飛能走能蹄能嚙能鳴能躍唯蟲
能天而此飛走鳴躍皆有得於天者皆能遂其天性全人惡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目名
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
乎人乎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一雀適羿羿必
得之威也使世人分別天人則必爲分別所迷如羿以射得雀猶以威力得之物猶可逃也
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若以天下爲籠而以所好誘之則雀皆在籠之
中不待射之矣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illegible]則靜理足
順心則神功至緣於
不得已則所爲皆當
故聖人以斯爲道豈
[illegible]於物物之外
哉
呂吉甫曰經中有天
人神人至人聖人此
又有全人[illegible]聖人者
逃變化雖工乎天而
拙乎人全人則又出
其上故工乎天又佷
乎人也彼蹊行喙息
群分類聚者蟲能蟲
也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者能天也全人之
所惡亡人之天也人
之天則知其不知所
以然天之天則忘其
不知所以然夫如其
所以然猶且惡之況
天乎人乎而微羲之
取者適羿必得之威
也彼不適者則非威

百里奚湯與百里奚則其所好在霸王之業故湯得以庖人籠之穆公得以羊皮籠之耳
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我若無所好則能超出乎萬
物之外而籠者無是理也介者拸畫[illegible]外
非譽也彼以爲其[illegible]其心於毁譽已棄外之矣胥靡登
高而不懼胥靡城旦舂之人也雖登至高而心不懾遺死生也彼爲罪人觀此生若
棄故不愛其身也然則人心之中無所愛則無所眷何所不忘哉夫復謵謵音習不餽而忘
人復反復也謵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道予於人也言服習此道但知爲己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
忘人因以爲天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故敬之而不
喜侮之而不怒者故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卽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唯與造物爲一者能之出怒

所得以天下爲籠則
万物雖羅而無所逃
況於人乎衆生之又
深而能避天下之志
若斯能以天下爲籠
是故有若伊尹百里
奚者皆莫逃焉以其
所好籠之也介者以
外非譽猶能移畫而
[illegible]胥靡以遺死生
猶能登高而不懼況
天能忘人者宜其復
謂而不餽也玩習至
於再三而不能忘人
之所不能不愧忘人
因以爲天人明所謂
天人者不止於忘人
忘人爲之因而已此
則同乎天如斯實其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
不怒也夫怒常出之
不怒爲常出於無爲
不怒無爲則未始有
物而物所自出也氣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彼其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
怒也非有心之怒也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出而有爲於世而無所容
心雖爲亦若無爲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也至人之作用如此欲靜則平氣故人
心欲靜則必平其氣以學至人之不怒欲神則順心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以學至人之
不[illegible]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
後起之意以學至人之無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不得已者無爲之爲也應
事而無爲則爲聖人之道
陸西星曰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蟲能蟲謂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鳶之飛魚之躍[illegible]之鳴馬牛之
蹄齧皆能自率其天性而不失其爲蟲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然蟲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
也人則一天而已況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爲天何者爲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有爲

者旅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恭之故不静誠能平其氣未仆不静養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為欲當誠已者也瞬瞬以與辜豫若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方子及曰全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間而賊生矣人之天猶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惟無能天所謂天之天者也忘人則與無同天矣全人天人與聖人同文然有收聲耳故結之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人人亦未始不爲天知天人之爲一體者自弱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況天之在戒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何相異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己畢必得不得之使全也故有力者得人也雖然亦必因其所對可龍而敬也如伊尹百里奚有志於霸王之業然後湯與穆公得而有之若使胸中洒洒一塵不出爲得而有之哉介者移畫美而形飾外毀譽也乎靡登足險而不懼遺死生也彼二子者非其人也爲得不爲所龍哉復謂猶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魄遺不愧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情者敬而不喜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可乎天和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爲生若然非無喜無怒也謂出怒不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此當不怒乃未發之中在未怒之先有常能養得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如此出喜可知其有爲也亦然故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無爲非堤然也不得已而應之雖爲循不爲也故欲靜則須平其氣欲神則須順其心

徐無鬼　郭象曰嗜慾好惡內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真人之言何誰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直寄鴻以鐘鼓耳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咨思其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其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呂氏曰無鬼蓋神人

欲有爲而得其當則必緣於不得已欲靜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以喻有爲而欲當者則必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說魏武侯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徐無鬼緡山人魏隱士女商亦人名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武侯慰勞徐無鬼曰先生病因矣 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毋乃山居作苦故乃肯見寡人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我之來正欲勞君之病君何勞我爲 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其君將逐物而不知節則失其性命之理而內者病

也因嗜欲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然故常其意足以捐道之歸而不違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以難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王雱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寓於所好遺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借以遺之意於狗馬耳以一狗之士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全天而不斷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斷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所

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將黜而去之則耳目之常而外者病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無重言之以見已病可勞也 武侯超然不對。武侯悵然而未及對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嘗試也試語君以相狗之法而相士之道即寓於此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求飽而止是其本質與狸同也不可用也此如士之無養 中之質、若視日。疑然上視而日不瞬此如士之有養然可以迫而動 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者身也精神不動 若亡其身如士之言望之似木鷄也此則士之欲試者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言相馬之法又進於此 吾相馬、直者中繩、直謂馬齒如繩之直 曲者中鉤、曲謂背如鉤之曲 方者中矩、方謂頭如矩之方 圓者中規、圓謂目如規之圓 者件件皆合矩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是名擅一國之度即國士也

以能入於道也
褚伯秀曰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視日忘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因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合也一者物始節非若亡若喪猶六性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容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放達於詩書弢略也
方思善曰彼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傷惟至人爲能行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也其可若喪其一也則生之難也而呂氏以爲諭人臣之忘勢

馬未若名擅天下之馬也 天下馬有成材、曰天下馬者乃天成之材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悟悟悶悶全無發揚踔厲之意士之得失不驚者猶是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若此之馬一去而不知所止 武侯大悅而笑。悟其心 徐無鬼出、既見 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自然之意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先生用何術以爲說 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橫說從說言從橫說之意切泥詩書為橫六弢為從 六弢即太公兵法此書藏於朝廷奉事而大有功者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以詩書六弢之說從王之事而皆有效驗者不可勝數 而吾君未嘗啓齒。啓齒而笑 未嘗得君一笑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先生獨能得吾君之悅是何術以動之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

淡然 陳方壺曰大山林之士澹靜恬淡其然爲谷完其性命之情自適其適而已無所病乎安所取勞哉而武侯則因勞之疲無悦情其意而笑乃曰我則有外患盡形將勞於欲[illegible]好惡逐物喪真而內者病矣默而去之則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而外者病矣內外交病君之可勞於我也而武侯惑然未有以對也少焉無鬼語之以相狗馬而因論狗馬而相士之遇當語言長物之下者執飽而止勢餓涓以擇執來飽得飽制止是狸德也不可用必中之質若視日規日者[illegible]其目

馬耳。無鬼言吾何嘗告之相狗馬之法耳大率前此皆腐儒空談策士勸說爲武侯所厭聞今聞狗馬之論無所因襲而獨具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寵其悅也女商曰若是乎。女商言狗馬之論固能得君之悅若是乎曰子不聞越之流人乎。流人去國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離鄉纔數日見其所知識之人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離鄉十日旬月見平日所僅識面之人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及一年之久見似其鄉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此蓋離鄉愈久故思鄉愈切也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音生音由藜藋塞乎鼪鼬所由之山蹊踉位其空。言荒涼之處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欲行欲居欲止之時偶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其困倦之足音已不勝其喜矣而況其知識鄉人也跫然行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步聲況親戚兄弟之謦欬其側其喜又有甚者乎大聲曰謦小聲曰欬皆喉中之聲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久矣夫莫有以至言爲吾君告而徒取腐儒策士之說陳其前宜其不悅而悅此也

呂吉甫曰無鬼忘武侯之勢而議其病武侯以是不下已故超然不對無鬼見其如此則以相狗馬之說寬之下寬徐止搐人餌則爲用而已有者中質者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己者一而已忘之則忘己可知馬之中規矩是國馬也以國士之道乎方內者天下馬之材未若一而喪其一則若卹若失則無與樂若是一以況天下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七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下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御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雖其意所以大悅其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謂經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尚

其心若有忌乎然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忌而亡之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耦而子綦鶴所謂逆之如木雞者蓋亦類是蓋執飽者見可欲而動精神發露一弐使休此喻士之無志者視日則以行所求矣是故可以迫之而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試者然後能大有所試孟子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惟之相馬亦後知是天國馬若方圓曲直動合矩度所國士也若夫天下馬者若卹若失若亡其一卹與失皆悵然問全無營揚而弛之意此老莊論主意只

在澹神守復一言言腐儒所謂不專則不能汎論大合見不能於盼眾爲有可況此我侯一開悅言大說而笑不笑一特則不可以歟爲書者甚至自信其言日者可以相忘而解耳夫詩書禮樂之文與金版六弢之書文則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君未嘗說之者何益以爲論之空談與策士之勸說人主厭聞久矣今也一聞狗馬之論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以之相士見以不爲去以名養心則術心說故其爲真人之言空谷之足音也喜馬狗不覺然而喜笑說而笑乎此

道雖相狗馬猶足以使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狀於人爲猶去其鄉黨而遠方與逃虛空以群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真者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言孰其有開真人之謦欬而不悅者乎

徐無鬼再說魏武侯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芧山栗厭葱韭，韭菜以賓寡人，擯棄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今之來豈其老而思就寡人之養耶抑天欲福我社稷故不棄其孤而賜之先生耶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言少長貧賤非爲貪酒肉而來將來勞君也。來特慰勞君耳君曰：何哉？奚勞寡人？何所慰勞於我曰：勞君之神與形。勞君之神不自安而形不自適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生於天地之間無貴無賤皆同此養登高不可以爲長，居高位者非獨厚於養居下不可以爲短。居下位者非獨薄於養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今君爲萬乘之主而獨疲民以自養夫神者不自許也。外形亂而心神不自許以爲得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在我之神好與物和同而惡以私慾自私自利夫姦，病也，情欲自私則害和則神病矣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我故慰勞君在己病而不自知其爲何病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可深思而自得矣爲義欲行愛民之仁而與偃息兵戈之義衆也徐無鬼曰：不可。無鬼不可之者以其爲之以有心也愛民，害民之始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出體物情以喻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存得國至言所以照美神國無人而以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徐無二鮑 郭象曰大地物義不以爲君而欲之無私若害民以養其耳目鼻口者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近爲民所尚尚之爲愛已已偽矣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於偃兵可得乎從無爲爲之乃成耳義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義者乃惡器也君爲仁義民將以爲樂之未肯爲

兵起仁義有形故偽形之作成則鬥也故有伐變謂其常故鶴列陳兵也麗譙樓也宮所以行不宮為義偃兵亦無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樸而利各有所能則無也無以謀勝人謂守其位則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為盜則雖勉非已嘗若求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

呂吉甫曰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者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

姑息攻行雖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有心於偃兵安之其實害之則有心

雖曰偃之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為之以有心雖足其實造之以成仁義之美而

不知反為不成之始凡成美惡器也故成美者乃惡器之始以有心乎成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有心則雖為仁義偽矣形固造形

成固有伐變固外戰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形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則有伐之者無成則固有造形無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君亦必無盛

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鶴列兵陣之名也麗譙宮之樓名徒步也驥騎射也錙壇社稷之地也言君若忽起一念與物為鬥則是麗譙之間皆鶴列錙壇之宮皆徒驥一室之內盡若步兵騎卒列無藏逆於得神於前藏之境界也故宜戒有貪得之心便有逆境不如意之事勿藏伏其中故勿以貪得而藏其逆無以巧勝人中

自放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則成美因惡器也器則已淺乎道矣有愛民之仁心仁之義亦為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無形則無所造矣鶴列於麗譙則生而無之徒驥於錙壇則死而亂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循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倖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詐神者則惡而兩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其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為之修誠以應

懷機巧之心以勝人無以謀勝人勿外為知謀之事以勝人是無以戰勝人勿雄心於一戰以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夫設士民恭土地以養己之私而快吾志者其戰不知孰善所獲不足補亡其戰為勝何足謂之勝蓋勝之惡乎在若非此為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在君若勿已矣君若知此而勿如自反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攖拂此不爭而善勝也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而君若不爭善勝則民脫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陸西星曰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仁義以為閑無不可者而無凡則以為不可者謂其為之以有心也若無心順應修胸中之誠而勿攖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之本所以為得故君亦必無盛鶴列

天地之情而物無不應矣忠民死不脫哉林希逸曰覆載撫育棄也養生也天地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數自私也我神不與萬物為一情欲自私以殺之是所惡也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以有為之心為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傷其內為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陳名也麗譙壞名錙壇祭祀之地謂人心若與物鬥則一室之內皆若兵對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地也人情以得為順失為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

於麗譙之間徒驥於錙壇之宮夫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舍本宜靖謐以況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錙壇之宮失常之變莫此為甚原其愛民偃兵之初心不過以仁要人以為強國之計是謂仁義逆於得以智為以巧取勝以戰天下於仁義之中以兼人之土地而殺人之士民收其子女玉帛以養吾耳目口鼻之私以快吾神而不知孝子之傷及人之戰吾亦已多矣如是則所獲不能補其所亡所得不能濟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為勝勝安在乎君若勿已矣勿已即無已之意謂欲言之而不止則莫若終吾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與物攖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幾偽者一味虛靜恬淡寞無為自然與天地之實理相應而凡事物之去來順逆自然各適其適而不相攖亂夫民命生死之皆懸於若之一念如是不與物攖則無心變外戰之患而民之死已脫矣又何懼夫兵之為害而以偃兵為哉蓋直說簡行無行攘無臂仍無兵的地位非至德其孰能到與於此

逆於得坊謂機心智謀自知巧出戰爭之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胃中為物所戰使外雖勝而神者勞矣故自勝之惡乎在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迕不爭而戰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假兵之求哉

黃帝節　呂吉甫曰故見大隗而七聖皆皆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大散見大道而聖知不能宜其至於上達而不悟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特殊昔是欲已之則其行以明而上達爽日所遊襄城是也鍾

牧馬喻治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大隗是假設人名喻大道也方明為御御即車昌寓驂乘即車右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前馬後車即擁衛前後者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謵朋昆閽滑稽也此等人名皆寓言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此意謂獨任聖智之人皆迷於道不若還淳返朴之人也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惟童子能知具茨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惟童子能知大隗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帝歎異其獨明於知因問為天下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為天下亦若牧馬而已又奚事焉然為天下非吾事也予

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乘彼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為天下者猶養心也其為害者而已

陸方壺曰遊於六合之內又復遊乎六合之外猶彼學問無盡進得一步又有一步透得一層更有一層黃帝見童子之言如其非凡問請問為天下之道為天下亦是寓言老子所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也為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散無為逍遙順彼故以為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然有道存焉被問為天下之道而已小童曰夫為天下者奚以異於牧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少有知覺便自遊於有方之內 予適有瞀病。與物為構漸覺昏昧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則無物可見障礙可除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今塵障除矣又且復遊六合之外愈進則愈無已也 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若問為天下即牧馬可通此非吾事而又奚問焉 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事亦須與我說破也 小童辭。黃帝又問。因辭而又再問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言為天下與牧馬果無以異也 亦去其害馬者也。馬成群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以天所言天人可為我之師也

陳碧虛曰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害哉馬之真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不為不善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為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illegible]其自然其所以害者馬者而已今於百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以害吾身者則治身之道亦復有餘矣哉於是黃帝稽首再拜曰天人也其吾師也作禮而退

人品不同

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變者變換百種思量也智士樂以此自顯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序者說得成條理也辯士樂以此自見也 察士無淩誶音歲之事則不樂。淩淩轢也誶訊語也好察之士與人爭分爭毫樂以此自見 皆囿於物者也。言於見才者心不能遂則愛皆為物慾所籠罩者也 招世之士興朝。招搖於世以自見者志在興起於朝 中民之士榮官。務得民心者志在以官守為榮 筋

智士題　郭象曰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万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興朝官以下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分也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動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營而樂懽勢比不得顯則此諸

士用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若不遇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皆感無常士之所能各於其極者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万方以要時利故有懈窮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吉甫曰人莫不有所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囿也大矣而諸士者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

力之士矜難。矜誇也貴之此志在勝人所難勝 勇敢之士奮患。荊軻之徒志在自奮於患難之中 兵革之士樂戰。以勇力者得戰而樂 枯槁之士宿名。苦節者得名而止 法律之士廣治。法家者流其治世之具嚴 禮教之士敬容。修飾章甫之冠其動作之容 仁義之士貴際。仁義之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則與民由之故貴際時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比和樂也農夫以開闢草萊為事無此則不樂 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商賈以營販交易為事無之則不樂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庶人有日積月累贏餘之業則愈喜而勉於力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神愈旺而勇於為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貪夫所重在積錢財故不積則憂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不尤不甚盛也夸誕之人所重在權勢一旦退失而不甚盛則悲 勢物之徒樂變。有倚恃者曰勢有積

聚者曰物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此等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吏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以變詐為樂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已上諸人亦貴順時一旦遇時有所用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所自由故曰不物於易言非物自為變易也 馳其形性。若夫役其身心 潛之萬物。潛沒也汩沒於為物之中 終身不反。悲夫。終其身而無所歸復此則逐末喪真悲夫

一說比即比周之意事字作士字看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殖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此人不比市井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比

自是之論

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宋而不知有昔上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潛於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羿子題　郭象曰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若稱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羿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也皆是也則五子何為彼此非我備言魯遽之自言鼓瑟很亦以陽召陽而廣自以為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者亦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應其以無徒為調也遽以此矜其術不然亦以同聲同其求獨能為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矜此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

者前期言有所指的之地也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乃見其精今非前期志的偶尔苟中便謂之善射則中者皆為羿矣可乎惠子曰可。惠子謂之可便是強辯處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天下必有公理以為是非之準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則人人皆堯矣可乎惠子曰可。此又強辯處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於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秉四人合夫子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學既不同論當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知果孰為是也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或者若魯遽者邪。魯遽之自是耶其弟子曰。魯遽之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於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遽言二事雖若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汝不過以陽召陽而為火夏至之日陰氣已生汝不過以陰召陰而為冰非吾所謂道也言其術未高也吾示子乎吾道。吾示子以吾之道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置一瑟於室中鼓宮宮動鼓角角動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自動宮則應宮角則應角以為奇矣音律同矣夫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當主也或別改調一絃於五音無所主鼓之二十五絃皆動而總鼓其一於此彼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此一絃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絃莫不聽命其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為奇魯遽乃自以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其非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

言莊子遂舉齊人蹢子於宋國使閽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為是嫌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壽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求之其氣節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蹢閽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岸也夜半獨立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鬭是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其是斯戰以陽召陽以陰召陰蓋冬至陽生陽生則人皆喜熱故爨鼎而無煤消之煩夏至陰生陰生則人皆喜冷故造冰而無衆熱之患一道則不然吾將

示之弟子為之調瑟蓋魯遽控怪因其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矜之然一於堂發一於室發者宜其兩瑟之柱而使之調不成声也其既發入我却後外命之鼓宮則室中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角又或改調一弦於五音不合於則堂上室中二十五弦一時齊動之使其[illegible]

與我以辯惠子言今此四人方且與相辯論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壓服而未始吾非也要終以我為是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蹢住足也謂子不能行之子齊人以為何如其蹢子而寄之宋其命閽也不以完守閽不用完全之人以刖者謂其可以守閽也子自以為是矣其求鈃鍾也以束縛然而求致鈃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為是鈃鍾小鍾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邦域之內是其遺類矣或也彼何嘗自以為或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蹢足而為閽故曰蹢閽之人寄於外國不楚自蹢附舟而返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方至於岸是夜半即與舟人有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是載之而來舟未離岸為時非久而已忘其濟已之恩造成怨然矣夫方其鬭時彼亦自以為是且而視之能無愧乎此皆譏惠子之自是處

呂吉甫曰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為己發故以為可言中則為羿不必前期是則為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為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其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閽也不以完以喻輕其身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鈃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蹢閽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之塗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使與物不終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彼召陰召陽者夫何以異而遽也以之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未知其果孰為是者耶相拂以辭謂抗其詞以相詰也相鎮以声謂厉其声以相壓也言儒墨楊秉之徒與我相辯若此而卒無服於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諍為貴相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說破且連舉三者作譬用以戲刺惠子齊人蹢子於宋以為閽其命閽也不以完蓋古者以刖守門故子欲為閽則必蹢之而不欲其完至求鈃鍾則求之縛之惟恐缺聚而不完夫在己子如不欲其完而在鍾[illegible]

二經精解七卷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三乙

於己而求備於物。惠子之與人辯也求勝，如是又有求唐子之與人辯也求勝。唐亡也已忘矣。則當遠求他，即今乃求不出境，終亦遣矣而已。故曰有道顏矣，求唐子者將求而出域乎。又將不求而出域乎。楚人寄而蹢閽，使舟人相關闢，可得與舟人相關，闢而即逃歸。足未離岸而即足走，恐而已爲蹢閽者，待闢而渡，恐爭將特必爲舟人所拒適。乎手恐夜半無人之。此地分明闢不去矣。今惠子守其一說而不知深究精微，遂訂訓典與之亡而不求。城若何界然其說終不能行也，則亦夜半。

匠石說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二人平生戲爲辯論，故過其墓而有所感，因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堊白墡也，漫汙也，其薄如蠅之翼）使匠石斲之。（乃使匠石削而去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聽者忽然之貌，匠石運斤而削之，如風之急，忽然而去）盡堊而鼻不傷，（泥盡而鼻無傷痕）郢人立不失容。（郢人立而顏色不變。夫斲者固難，然其人若立得定，不傷，是立者尤難也）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汝誠爲我爲此）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運斤成風之技）（匠石言斲之固臣之能）雖然，臣之質死久矣。（然必有郢人之質，而後臣得施其巧）（今郢人已死，是臣之質死已久矣，質是用巧之地也）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吾平日賴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今惠子既死，吾無以爲辯說地矣，無可與語此矣）

郭象曰：運斤成風，瞑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而無所用之。

呂吉甫曰：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闢舟之蹢于耳不亦誠可笑哉。陸方壺曰：惑之甚也。鼻端圓誰能斲而堊漫者又爲誰？一毛誰長？乃匠石運斤如風，堊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可謂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亦無所施其巧。譬如繪工以素爲質，質之無此倫必有賴也。是郢人者匠石之惠子之強辯，然後莊得以其說窮之。惠子死則天下無與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之言矣。若惠子真是木強說，他不倒，如郢人之立不失容者，若一折便倒，則何俟莊言？今天下之爲惠子者豈少哉？獨使至人嘗詞以窮之難矣。

管仲薦隰朋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桓公親往問疾）曰：仲父之病病矣，（仲父之病）可不謂云，（不謂，列子作不諱，言設有不諱至於大故）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則寡人何以託國）管仲曰：公誰欲與？（管仲知公屬意於鮑叔牙而問之）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公問以鮑叔牙，管仲因謂之不可而深探之）其爲人潔廉善士也，（鮑叔牙之爲人，乃以廉潔自矜之善士，然不免黑白太分明之甚於）

二經精解七卷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三二

常仲頭鄧般曰：上與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己若，故無棄人。若管闈見則事神於己而畔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能盡讀故達可也。呂吉甫曰：孫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謂公也，故公故可以爲公，公之可以爲王，王乃公之盡也。出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眾乃公者矣。江通曰：上忘者其闢闢也，下不畔者其民淳淳也，愧不若黃帝，不自滿假也，哀不己若，以善救爲心也。以德分人，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則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畜。野人之德也，以所賢下人，猶山之卑，猶澤之增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褊急，而其詩曰：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

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其於人素行不若己者，則不親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聞人有過失於己者，則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此人無寬洪之量，使之治國，必上其…）下且逆乎民。（以禮法要求其民，以制取於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不久將得罪於君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必欲言之不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則之爲人上忘其勢而不求於下，則下不畔之）愧不若黃帝，（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而哀矜治者君民之不順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德分人者，使黎民…則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財分人，則公人不自私也，則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臨人，則人必遠我）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忘賢謙己以下人，則人必…）其於國有不聞也，（故其於國家之事，不貴兼聽以爲聰）其於家有不見也。（親我不貴察察以爲明）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之可托國）

陸西星曰：廉潔之人，多不比其不己若者。人之有過，則終身不忘，故善不已，若者不人之受國也。今人得託國之廢也不以其賢，而後人上其道，必鈞故臣已之，行上遂則無與居也。則無以致得之…

叔牙信耳，休休有容之度，…

也於家有不見也，無名是隰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

吳王節　委蛇自得之貌，攫搔便捷之狀，見巧以巧自見也。王射之，敏給，謂其矢之疾也。搏捷矢者，狙之搏其捷矢也。狙之能亦甚給，狙之能者此，置手足以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死，故王命左右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而戒之曰：惟汝狙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故至此極也。嗟乎汝無以色驕人哉。以色驕人者，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貧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己而忘物，取禍速矣。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言之戒，遂長歸去在己者之飾，除自貶損，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嗟嗟顏不疑可謂勇於從善者矣。

矜能取禍之喻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狙之山，其山多狙，故名狙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衆狙見王來，皆逃而深入叢林蓁莽之中也。）有一狙焉，委蛇攫搔，（獨有一狙，跳躑去來，攀援樹枝。）見巧乎王。（自見其巧於王。）王射之，敏給（王射之，去甚速。）搏捷矢。（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王命相者趨射之，（相者，王左右也。王使衆人齊射之。）狙執死。（狙雖巧捷，力不敵，而衆矢先而見執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自誇其巧，自恃其便，以驕我而不避。）以至此極也。（此狙也一伐其巧，故至於此。）戒之哉！（吾人亦當見狙知戒。）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汝無以傲之色驕人也。）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去其傲慢之色。）去樂辭顯，（去樂而非於自苦，辭顯而退就窮約。）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不敢。）

郭象曰：敖，疾也。給，續也。搏，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遣色而任夫素朴者也。呂吉甫曰：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繆心是也，去其心而已。

南伯節　郭象曰：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不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呂吉甫曰：田禾一覩而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

名者知之招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隱，凭也。）仰天而噓。（噓，嘆也。）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夫子於人物之中爲最大。）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死灰，不復然也。）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吾嘗居深山大澤之中。）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田禾，齊君也。彼一覩我而國之賀者三。）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於是時必先有形可見，故彼得而知我。）我必賣之，

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然於此喪而自悲也，猶爲喪而未復，悲之猶爲喪而未除。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以然，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彼故鬻之。（我必不能自晦，故彼得而賣其名，若人之賣我之名也。）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無迹，彼何由而知。）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若我而無名，則彼何名可鬻。）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嗟夫我向自悲人之以形迹自見而自失其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吾又自悲夫我但知悲人而不自覺其可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其後日進，加進遠至。）

今日形若槁骨而心若死灰也，乃覺其高遠矣。陸西星曰：物之尤言，夫子於人物之中稱之爲最，此亦何以自見耶？子綦言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居於山穴之口，齊侯田禾一來覩我，而國人三賀，三賀者賀其得賢也。是我所以自見，如人之鬻物者然，是以聞名而來。名者實之所由喪也。吾嘗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吾又悲夫悲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己之悲，則所以自治者疎矣。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乃日遠矣，始覺所造之遠也。

仲尼節　郭象曰：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聚人，無言其所言者，有好之言，其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爲未之嘗言。於此言也，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滲泊自若而兵難自解，有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固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開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所在，若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其非相同也，而道。

聖人不貴言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迎之而飲之酒。）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古者飲酒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對談，雖古人亦然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夫子言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於此乎言之。（今於此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宜僚善弄丸，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不輟，一軍停戰，遂勝之。）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楚與郢戰，孫叔敖每酣酒而寢，時秉羽扇行軍中，郢人以爲有備，乃罷兵。）丘願有喙三尺。（汝二人皆能爲之，我又何待我說喙三尺於言無助。）

一也知非其公故辨不能兼儒墨故同所不能同者所不能兼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辞所以成大故聖人泯然卿任之生無爵有而無之也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雖謚而非已有也實不聚令万物各知足也名不立功非已為故名歸於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況大德乎可為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不守我理以理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呂吉甫曰三人不同

此之長喙也夫子之言止此以下乃莊子斷之之詞 彼之謂不道之道 彼二子者正所謂不道之道乃妙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此夫子者正所謂不言之辯至言也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故德總歸乎道之自然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而言至於知之所不能知便止 至矣 斯為至德至言矣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蓋道之自然者與人為所得者不同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知所不能知者雖至辯者亦不能舉以示人 名若儒墨而凶矣 今之以儒墨名者類欲強同強辯祇足以裂吾道而禍人世耳故凶也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海受物無所辭故能成其大 聖人并包天地 聖人德足以包羅天地 澤及天下 澤足以及天下萬世 而不知其誰氏 而民無得而名 是故生無爵 雖有若無 死無謚 不立謚以名功 實不聚 已雖有善不以歸之一身 名不立

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猶為不言彼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辨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辨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兵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辞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大覺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辨故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辨也聖人不為大故則不足以為大而況

欲使功歸於物故名不立於已 此之謂大人 此大人所以成其大 狗不以善吠為良 此句特引起賢人不貴言 人不以善言為賢 而況為大乎 賢者且不以多言為能況大人乎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 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為大 而況為德乎 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 語備物者至天地而止 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然實無求而大備也 知大備者 吾人誠知在已 亦有萬物皆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 常不舍已以求物惟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而常自足 不以物易已也 知已貴於物物不以物易之也 故反已而不窮 故反之在已而無不備 循古而不摩 長於上古而不磨滅 大人之誠 此大人之所以無為而自得者也故曰誠

陸西星曰古人於此言矣言古人飲酒於此率多以言陳善納誨蓋啓夫子有言之教而夫子則言

為[illegible]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地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

羅勉道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僨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為之乞言也孫叔敖萬賈之子名文僚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解難息兵則

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今則於此語之矣宜僚弄丸而難解叔敖寢羽而投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為者得之立亦何言之有哉顧有喙三尺而已矣凡鳥喙長者多矣能言如鸜鵒之類夫子之言止此莊子斷之曰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彼之謂二子是也此之謂夫子是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乎道之所一言而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為德者曰仁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言者高論廣談於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謂之何哉道者先天道朴一而不分失道而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心為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知旣作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能舉之以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畔知而以其學術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為大之至大人兼包天地罔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海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善

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吾頭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illegible]用知此[illegible]也

言即今之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賢而況詐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迫求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則不足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貌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大備也無心自然而已矣如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道忘而曰失何可含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良已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遂古而不摩也此大人之誠也誠即什氏所謂實際理地大人之大大於足而已

子綦節 郭象曰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

子綦論相祥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 八子侍側 召九方歅 音因 九方歅善相馬淮南子作九方皋 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 使九方歅相其子何者為吾家吉祥 九方歅

任性脫然自得斯不為也頼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大命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為盜所得全恐其逃則之則易售也羅勉道曰奧室西南隅矣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牂鶉乃得於室中即時言不待不識明矣關庭有鷄鶉兮但下別生字恙異陸西星曰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之過有因君同食之由常人方自慶幸而子綦則因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占之人猶功果仁如為稷之稼大王之王業不有深厚之澤及於天下萬世而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妆也而祥生因也而會獲有所自來無足怪者且夫盡酒肉之香味入於鼻口而不知其所自來以無怪取今吾之於世也漠然無一無所為誰樂於天邀食於地即所居之位累日用之常不與之為事功不與之為謀慮不與之為怪異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攖與委蛇不見其有官人之償而天乃以世俗之情償之何耶殆怪徵之至而以之致其天與之禍不能免為者乎

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言何知而獨以梱為吉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言其異日將有與國君同食之福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言子綦以此為極凶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澤及三族必及其父母是其福也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言不以福為喜而禦之非人情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禦福者不祥子有吉兆而父無吉兆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子綦言歅之智不及此而梱祥邪。而汝也汝果以梱為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酒肉入於鼻口而不知其何所從來何足為祥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音臧吾未嘗牧羊而牝羊忽生於室之西南隅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未嘗田獵而鶉忽生於室之東北隅皆異事也若勿怪何邪。汝不以為怪異而反以為祥何耶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吾子無求於世特與造物遊耳吾與之邀樂於天。順天自樂吾與之邀食於地。隨地自養吾不與之為事。不生事不與之為謀。不營私謀不與之為怪。不於自然之外別生怪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惟乘天地之無心而不與物相攖觸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一循事理之自然而不計事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我方樂於無為而欲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今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之中有此世俗之償未償也我于不應得之如此之相怪証也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以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

此倚只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為妖善復為妖惟有道者知之而不處焉未幾而梱為盜得刖之而鬻於齊為渠公門者食肉之相果驗而怪徵之語信不誣矣

齧缺聞　郭象曰仁義者爭尚之原故禍世之淵啟行將偽以為名其弊可見則夫會者將假斷割以獲

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一人之斷割也而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雅外貌則賢不偽矣瞻殊者意盡形殺宜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故非有適變競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豪雄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豈曾不常朝可樂哀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家魔於舜則形勞體無乎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大絕而自異絕迹而玄會也

吾是以泣也。惟天命一定不可逃故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無幾何時因適使燕於道路中為盜所得全而鬻之則難。盜欲全而鬻之為全之則恐其逃不若刖之則易。不若刖足則易售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於是刖其足而賣於齊為端閽者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渠公乃屠者也當其街故常食肉呂吉甫曰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許由逃堯禪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齧缺問許由所往曰將逃堯。將逃堯之禪位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堯以煦煦為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吾恐其取譏於當時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貽禍於後世必有人相食之害夫民不難聚也。夫民不難以有心聚也愛之則親。有心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有心利之則歸附我譽之則勸。有心譽之則交相勸勉致其所惡則散。苟或拂其所惡則向之親者勸者皆相率而散矣愛利出乎仁義。凡愛人利人之名其原皆出於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天下捐仁義而以相忘者少惟利仁義而以煦煦為之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夫仁義之行皆出於心豈有一毫誠實哉且假夫禽貪者器。禽貪者假此仁義以為用如貪得禽者假弓矢罻羅之器以為用也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覕割也一覕者猶言一截之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斷割自然之質皆一截斷矣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堯但知賢人以仁義利天下而

呂吉甫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賊夫貪冒者竊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賊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覕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為足不知人下有至美欲卒一先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帶則有待安於卑污而不知禍故以豕爲名之卷婁憔不蘇其搖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由為孝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

不知其賊天下也。不知其反以仁義害天下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夫唯出乎賢人之上者乃知有心之言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此以識名有卷婁者。卷婁猶拘攣造此以譏俗帝王所謂暖姝者，學偶有得則暖暖姝姝已自歡忭自以為所學也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著勢利之名也人也此等人譬如豕身上之蝨然豕蝨是也，擇疏鬣疏鬣豕之毛也擇其疏鬣之處而棲之自以為若廣宮大囿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奎蹄曲隈股腳之處也股腳自邊與足相近之處乳間股腳，自以為安室利處，以為若安室利處之便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

二經精解七卷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三九

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名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愚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之所以無甚親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視天下猶敝屣而其所以為舜者猶舜猶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求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狠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開開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而得所謂見見聞

已與豕俱焦也。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厲刃布草燃火則將與豕俱焦爛矣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域者圍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所以有濡需之名卷婁者，舜也。卷婁傴僂而猶拘攣也自苦之貌拘攣也則舜是已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無心蟻蝶有心慕羊之羶羊肉羶也。以羊肉有羶氣也舜有羶行，舜之行足以得人之悅如羊之有羶氣百姓悅之，故百姓悅而歸之三徙而成都邑直至鄧之地而有十萬家之衆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堯聞其賢舉之於童山不毛之地而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曰冀得其來以代予治即為恩澤乎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舜被衆舉之時年齒已長聰明日衰而終身勞役於萬幾之煩而不能自已所

閑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褚伯秀曰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使衣夥以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脩已出而愚害生矣為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澤之含不然則譬夫貪之人而假之修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不見之頃求盡天下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為利不知其為後世害也唯外於賢者知之必想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蟻魚羊三語為舜有羶行而

謂卷婁者也。所以有卷婁之名是以神人惡衆至，不樂為衆人所歸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不比不和也以為衆心難得其和則衆心不和則為害滋大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故於人不甚親亦不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全其德而不露其和氣而不爭以與天下相安默順此真人之行也於蟻棄知，蟻未能忘知矣故能於蟻盡無知而棄其知於魚得計，魚相忘於江湖真人則亦相忘於道術故於魚而得其自為計於羊棄意。羊未能盡無意真人則無意故於羊而棄其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但見其與物相忘無異視無異聽而還復其心體若然者，其平也繩，若此者其平也如繩自然之平也其變也循。其變也一順其動自然之變也豈與暖姝濡需卷婁同日道哉

二經精解七卷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四十

義立言甚深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為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然後以目視目不眩於色以耳聽耳不惑於聲以心復心不役於知故其平如繩一為天下法其變事一循理之自然何是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為治以治之耶林希逸曰蟻至微至柔而未能無知意真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爲而棄其知與意一如魚之忘水而已羅勉道曰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耳聽

陸西星曰夫聖人之為仁義非以利天下也其究也適為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不愛利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於其親愛者多而捎者皆其利賴之我者也是天下之利而不知帝力之以仁義者寡捎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利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者衆矣以夫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不人相食耶之使仁義而以誠實行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況煦煦焉畜畜焉有心為食之詐且無誠則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貪謂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招網罟弋之類民之利頓於貪而無厭為利心是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一無厭矣以仁義訓曰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一覕也覕一割之割言一工人以刀斧斷制器物豈非一觀而已矣頃然一觀則以朴散為器意乃終不稱於利物用之害仁義亦然夫堯知賢人之仁義以爲天下之利而不知仁義以賊天下唯出乎賢人者知之姝濡須卷婁六字叶音成文暖以自柔貌姝以貌媚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以自媚而姝因以貌媚也人

不以代悅以心復心不以我復也人惟有我則不能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則于所謂嚴心而用形者也有不知繩之平惟變之循者乎變言物之萬變也心復耳目並言即釋典以意與眼耳鼻舌身爲六根同意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

不知虛靜之守未始有物居然著此驗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學無憂之訓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自足也濡須者諭諸豕蝨擇豕之疏鬣而棲之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豕燎其毛則將與之俱焦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故曰由此域而進者亦由此域而退此之謂濡須也卷婁者則舜足是也夫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所居三徙而成都是舜之行必羶矣故衆之童上之地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甚也堯而之衆舜也曰冀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孫黎民已而舜反爲所苦蓋自三十登庸之後年齒日長而聽明之用日衰猶不得歸息而日競業於萬幾之日煩此所謂卷婁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承上言之神人同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造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於天下而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

【真人節】郭象曰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斯喪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後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廢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務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礙猶風日過河其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責非不損也特源性也無意以止於分所以爲審有竟則無損故殆所以責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率聚也苟不能悉知則禍之長也多欠久守其恆則其

庶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人即神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韵成文亦自奇特表真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人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若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爲計得矣於羊棄意羊以氣羶而聚蟻人以美行而致人亦羶意也棄其意則無羶行矣如此與物相忘特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最妙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

論物理自然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真人以自然之天待應感不以人入天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可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

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待久巳實智育其知能也故占數之禍皆有其身之禍不知問禍之所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呂吉甫曰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感不得已人入天雖爲而未嘗以爲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爲苦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其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皆佐也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

死而曰得亦可此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堇川烏也雞壅雞頭也豕零豬苓也譬如謂之藥雖其實皆同知其用各有所宜堇豕零之顛是也是時爲帝者也各當其時而用之或時爲帝或時爲佐不常其餘佐佐而已何可勝言則得失死生豈有常哉所賴者然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越王句踐爲吳王所敗甲楯士三千耳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於其智能爲存之中吳求報仇亦此大夫種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其反以見殺亦猶大夫種一人之身前後若兩人然故曰鴟目有所適夜明而不見於晝各有適也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鶴脛不可短之節宜於長此皆物理之自然者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水故風之過河有損損謂枯河

病而救之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然鴟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遺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攖恃源而不竭也通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者耳之於聰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所不安不給改

竭其流也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亦皆有損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請使也只但也若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而不去而河以爲其未始其攖也水雖損而河以爲未損也恃源而往者也何者其源出於天地之間自然長然也故物雖損而我無所攖拂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始信天理自然不可易如水土自然相入一定不易者也審定也影之守人也審依形一影定自然不易也者物之守物也審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一本不易也天者親上本乎天者親下也故目之於明也殆若不循自然之理而用明不安必且不易者也耳之於聰也殆有心於用聰而耳不安心之於殉也殆有心於物而心不安凡能其於府也殆求能者出於職府亦凡有心者不安殆之成也不給改殆既成則不及改不給猶不及也禍之長也茲萃至禍之也

愈萃而多矣兹與滋同其反也緣功然而豈能治人哉人自取之耳其反覆而至於人敗也多因有一念謀功之心緣一因也其果也待久其心之一圀必而不化謀多因有一念待久之謀而人以爲己寶自喜知得寶然亦足悲矣不亦悲乎此謀功之心待久之謀皆是爲身之害而人人以此故有亡國戮民無已夫彼刑數之人相故古今之亡國與暴而無巳者不知問是也皆由不知於此致罰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陸西星曰越王句踐困棲於會稽之山大夫種能於越亡之中而知越之所以存故能爲句踐報吳以成興復之功而其既也反以自殺其身是知越之所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存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何哉人固無全知也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風日之過皆以三畫不見太山目有所適也鶴脛長而解之則悲足字爲句河也有損謂枯竭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河未嘗爲攖亂者以水有源本故也而爲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

故曰守土也審審猶定也影之長短反側一視乎人故守人也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狸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盲也耳之於聽也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之於殉也殆鑒於溺水而迷於清淵也不將是也凡一有所能者皆足以殆吾之府吾之府虛靜澹漠不容一有彼倆釋家以能所爲障凝障凝非殆乎及其未殆而收之可也殆戕將不叔收而禍日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也緣功反即殆意緣功者由人自取以爲功能故不覺其殉象而至於喪心而殆之成也又一倒一久之故故曰其果也待久然我雖曰殆人更不以爲殆也以爲吾實當有是耳如有目與曰吾當視色有耳則曰吾當聽聲有心則口吾當與接爲揖如天好勇好貨好世俗之樂皆天目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何殆之有其爲是言也是以治民國亦亡國戮民而無已困指吾身民則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竭盡民

無已者則其國必亡不知問是者謂不曾講求於是是以坐視其亡而莫之救也

眞知

故足之於地也踐人之行也需足所踐不過方許雖踐恃其所蹍而後善博也然所踐雖無幾亦恃其有所不蹍之地方可行立而善於致遠蹊亦[illegible]也若皆削去其地僅可容足則難行矣人之知也少人之所知者能有幾何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然所知雖少亦恃其有所不知者方爲大智而知天之所謂也不知乃心領神會不以知知者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旣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可知矣從至矣所謂知之至諸也大一通之大一造化之運者也爲道者主通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大陰解之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脫大目視之大目所見者廣也廣則無所不見大均緣之凡事以大分剤之理順之則無所不順緣順也大方體之以太虛之無方隅者體之則無所不體大信稽之稽決也以貢實之理決疑則無疑可決大定持之以物物之定理總持天下之物則無所不定盡有天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故曰盡有天循有照循乎自然則吉凶福禍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有樞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若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始有彼無物之始必有彼物以始之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故曰始有彼即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曰天曰照曰樞曰彼理最深與雖可解之亦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雖可知之亦以不知不知而後知之惟其以不知爲知乃眞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物之理以爲有崖際固不可以爲無崖際亦不可頡滑有實頡頏滑[illegible]也造物之[illegible]

然未從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然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之之無功故似不能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有崖慮物宜而無方也不可無崖然以其分也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代不可以虧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矣為而成若此也夫或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

消無所模捉此理實有之然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從古至今只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以此理言之管不為一項大議論乎揚推提掇發揚而論之也闔不亦問是已闔何也是者造化之理也人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奚惑然為獨奈何而獨滋疑惑為乎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是尚大不惑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

陸西星曰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地踐者取資焉故恃其有不躡之地而後行者能致遠使以容足之外皆為無用必欲削而去之其何以放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用以營人之知物所知幾何亦恃其有所不知者而後知天之所謂有所不知謂心領神會而有出於見解之外者知天之所謂者知其有大一也知其有大陰也知其有大目也知其有大均也知其有大方也知其有大信也知

迹隨世為名也呂吉甫曰足所踐者心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必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為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竅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日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脉以大方也其指迷真且中有言稽以人信也淫焚不焚河不泰當彼山風震

其有大定也此等名目皆莊子所自命大一者渾淪未判之謂也大陰者至靜無感之謂也大目者則分而有名矣大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禦大信則其中有信之信也大定則以止眾止之止也是皆天之所謂至矣盡矣無後有餘蘊矣於大一則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之先可以潛乎而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大陰則解之解之也者至靜無感之時可以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大目則可以容吾見矣大均則可緣而其矣大方則可秉而體矣大信則可稽其方動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蓋如此然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愛棄人實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人事何相遂故曰人事書乃見其有天循自然乃見其有冥照謂知照其有樞經謂主張綱維之者是在冥漠之中有非見開之所能及始有彼始即亦始有始之始彼即亦物論中所謂非彼無我之彼始之彼即冥其之樞也照也者照此者也然我知之解之矣而以開見思慮為大非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斯得謂之知之至者畢竟見知耶不

向不少以大定之蓋行大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限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能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无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逐徼而未之然亦不可次之於有无之間也頡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大揚推乎揚謂發其幽推謂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

知耶解耶不解耶又為初幾立箇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則不可以有崖而又不可以無崖蓋大方似無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如釋氏所謂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如此理會故見其頡也又見其滑也頡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然其頡也實頗其滑也實滑所謂化育流行上下轉旋者頡也非此理之實自古及今以閱衆甫而閱史無代易亦以無虧損於此不可有大商確乎盍亦問是而已奚以惑然為哉以此不惑之實理解我不安惑惑之意見而復歸於實際而不惑大是之謂大不惑也之蓋間見則自外而入與不知而知不解而解者何嘗天壤但下學鈍根若非問則無門可入耳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王果誠則陽好進

則陽遊於楚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言之於王夷節嘗薦則陽於楚王王未之見夷節歸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

是告之惟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惟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羅勉道曰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然知之所知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為大知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為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為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為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為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為則彼又自為始因上文大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會解之知之也似不

何不譚我於王彭陽後因王果以求見言子何不為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公閱休隱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之欲其自悟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問公閱休何等人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王果言此人乃隱者也冬夏無常居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有過而問之者則曰予之所安居告此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夫此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況於我乎吾又不若夷節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夷節為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苟不以節義自許而與之波靡以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必且為習所移顛迷於富貴之場而失其本心非相助以德非相與為善相助消也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夫凍者假衣於春夫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暍者

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知之上言不知問是也故卒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答亦未嘗無崖際說者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凡所言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斷大揚推揚之不揚也推之反推乎也當與參揚對然以手反覆指陳之也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是道大之揚詰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為有能以己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能有能開悟之佛仙中人用此往往如此

則陽節　呂吉甫曰

反冬乎冷風。 暍熱病也暍者得風則其冷如冬此二句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今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役衣將於汝有補也 **夫楚王之為人也，** 且楚王為人亦難與處 **形尊而嚴。** 恃勢凌下以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 **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非其小人孰能屈撓 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故聖人不求進用則安貧亦使人家人忘其貧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達則能使以王公之尊忘勢下士而化尊為卑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其與物也隨地相安以為樂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 其與人也通達無礙以自保其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故有不言之教而人自悟如以至和飲之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與人並立能使人觀德者意傾而化其不肖之心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且使彼父父子子各得其宜各歸而居乎尊卑長幼之分 **而一閒其所施。** 音閑 而一閒於有家之所莫施有雍雍肅肅之度 即此居家居御各得其和其云人心之躁進者度豈相隨 **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豈不遠哉 **故曰待公閱休。** 故曰我不若公閱休待之則可以薦汝而見王矣

郭象曰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已不若貴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從德薄而名消也東暍之愉言已順四時之言逆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修靡爵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巍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與之為娛不以為物自若也樂物保己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似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達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問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銷其動心也

公閱休無求知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義即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願寘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衰在冬而假衣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莫即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遺尊德爵時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物矣父子不失人倫也

閱休若是其遠則撓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於信故曰待公閱休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一休歇惟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為一其所以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其芸芸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眾人憂乎知而所行如幾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

聖人盡性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 綢繆若造化往來相因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偏精粗合一之妙 **而不知其然，性也。** 所以而乎 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 **復命搖作。** 凡所動者作為皆復歸於天命 **而以天為師，** 而以自然為主 **人則從而命之也。** 人則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也 聖人初何心哉 **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 此人不能盡性復命憂思計較其智為端 畢竟能有幾件行得 **其有止也若之何。** 此無他命有所尼之人力亦知之何時 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守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鏡 譬之生而美者人與之鏡而告之乃知其美 **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不告之以美不自知其美也 亦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有能付之無心雖知其美而若不知雖聞人之告其美而若不聞 **其可喜也終無已，** 則我不自分妍媸不自分美惡便不生憂端其可喜也終無已 **人之好之亦無已，** 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人之好我也亦無已 **性也。** 此自然之理故曰性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 聖人之愛人人與以愛人之名而告之乃知其愛人 **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若不告之亦不自知其愛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但聖人能付之無心雖知若不知雖聞若不聞 **其愛人也終無已，** 則愛人出於無心[illegible] 暫 **人之安之亦無已，** 人之安其所愛者合久暫而無[illegible] **性也。** 之理亦自然

陸西星曰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其達綢繆以盡一體之愛人皆以予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強而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盡性則致命矣故曰盡

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為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羅勉道曰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己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以暍者遇冷風即久而為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沈柔服之佞人則以佞詞柔服之正人則以正化服之也化果化

人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屈作即動作之無意天道
萬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萬物而作無除是謂
天師以為天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其聖人為天
可也而猶曰人者因其人有形而命之也其實人天
也天也一也然聖人師天膚人之師心故常憂乎知
之所不及者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百年之
中所行幾何哉方欲行而時其有止時所謂生
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之何哉不若師天而順
應之為得也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
鑑又為之告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美也然而其美
也不以不知亦不聞而此遂失其故其可喜也終無已以而
人之好之也亦無已而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已而
諭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
為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愛人之也終
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所
能有所能則非自然矣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諸
及之

聖人自然合道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朋而還歸覩故久旅而歸望見其舊國都無不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緡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
況見見聞聞者也，而況見其所見聞其所聞者乎
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以十仞之臺縣於衆人之間則其聲音無所不見無所不聞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冉相氏上古聖君得空環之理以隨順萬物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是以一終一始一如今時節之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俱化者不化者以為之樞紐
闔嘗舍之，何不也世之有為者何不舍其有而復於自然則其空之理可得矣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夫天者自然若要去師決他便不是自然
與物皆殉，世有不安其自

然者以身殉物
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其所為事何其能合道如之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聖人則併天人無始無物
與世偕行而不替，雖與世並行不替
所行之備而不洫，雖應事接物隨溺洫者
其合之也若之何，其言合於道也若何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傅之，湯得門尹登恆為司御
從師而不囿，
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
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無內無外。

愚子以胴繳……

不☐☐☐☐☐恒無心時而行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与物皆殉其以為事而已矣人皆未始有天人始物也皆行不替備而不淪所謂與命搖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惡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豎恒成有恒之鈇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為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固於物又得號成為之前其名則之名☐未得其兩見隨成☐☐☐☐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為之者之名也其精為道其☐為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為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

魏瑩與田侯牟約，（瑩，魏惠王也。田侯牟，齊威王也。）田侯牟背之。（背其信約）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犀首，官名也。恥其不以武）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言以萬乘之君而為匹夫之謀，非所以報怨也，行刺賊也。）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衍請為之攻戰以決勝）虜其人民，係其牛馬，（虜掠其人民，係縛其牛馬，立威於齊國，強於齊國）使其君內熱發於背，（使其君憂懼內熱）然後拔其國。（然後可拔其國）忌也出走，（忌，使其畏我而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然後擊魏之背而斷之，脊盡斷絕諸侯救兵也）季子聞而恥之，（季子又恥犀首之失言）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刑餘之人，築城之所役也。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為苦矣）今兵不

二經精解七卷　莊子雜篇則陽二十五　五乙

有思慮猶為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為之傳仲尼非傳湯也顛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為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豈盡慮者足以与此

林疑獨曰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皆而登之亦如開啟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以上登遐得真空之理渾轉无窮隨順万物以成其道无終始與物化與物化也与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為者舒不全其有為而後於自然真性可得矣欲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与物偕

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今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此亂人者，其言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華子以為看一伐字，皆未免於容心，故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言伐齊者同不是）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言勿伐者亦不是）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今犀首以為可伐，季子以為不伐，是亂而亂人之後又一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求君諸道，則無此強彼弱而戰爭皆不言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見魏王。戴晉人，有道者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昔人言有所謂蝸牛者，君識之乎）曰：然。（識之）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晉人又言蝸角雖小，而又有立

二經精解七卷　莊子雜篇則陽二十五　五乙

而不欠者未始有天也人而天人自至☐☐☐☐☐☐☐☐☐☐物自我而☐☐☐☐而不☐☐☐☐☐☐而不☐☐☐☐合者之何☐☐☐☐司御門尹☐☐☐☐製名言☐☐☐若可為人所以聖人從師不為師所國但任其自然彼且為嬰兒与之為嬰兒是也湯得此二人為傅從之而不固隨順而成其節湯反為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贏法兩見於湯湯雖為盡人道之至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変備故盡慮以制成法是又為君之傳也

魏瑩迎　郭象曰蝸

一國於蝸牛之左右角，曰觸氏，一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二國相爭，戰死者數萬，逐北十有五日乃反。☐☐☐☐☐☐☐☐☐☐☐☐☐☐）曰：噫！其虛言與？（君以為蝸牛之小，蠻又小之小矣，世間安有此事，故以為虛言）曰：臣請為君實之。（晉人曰：君勿以臣言為虛言，請為君實證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之意以為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際天所覆，盡地所載，安有窮極）而反在通達之國，（晉人曰：若遊心於太虛無窮之地，反而）若存若亡乎？（晉人曰：俯視中國，則中國至為微細，若有若無耳。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即此意也）君曰：然。（君曰：誠有之理）曰：通達之中有魏，（晉人曰：以中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於魏中有梁，（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梁中有王。（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王於

二經精解七卷　莊子雜篇則陽二十五　五二

至微而有兩爭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无爭矣人迹所及為通達四海之內也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无窮之中若有若无也王与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与无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无窮之中實尽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惝然若亡自悔所爭者細也譬猶一吷言曾不足聞也

呂吉甫曰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乱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乱人也謂代与不代乱人者不代免於有見又乱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於

蠻有辯乎？（言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觸蠻何異，果無以異也）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戴晉人出，而君悵然自失，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客出，惠子見。（至是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言戴晉人誠至人也，聖人尚不足以擬之也）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管籥有竅，比之簫笛，猶有嗃然之聲）吹劍首者，吷而已矣。（若以劍首之環吹之，則一吷然如風之過而已矣，全無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堯舜，聖人也，人之所推尊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言欲說聖人於至人之前，譬猶一吷耳，安所容其聲哉）

陸西星曰：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為盜賊之事，故犀首恥之，而願為之戰攻，不知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恥之者，恥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

亡偷之見亂之所由生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存若亡皆我心之所自起唯王與蝸角之國相通達之國魏梁萬於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修大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惝然若有亡人大人未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猶有所受也吹劍者吷無所受也

王元澤曰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則吷而已何以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受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吷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

爲諭言築城上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必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賊旦舂也今魏已休兵七年矣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舂也成之續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聽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思慾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事皆不在所論矣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爲極小之諭以劇之蝸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矣以辯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無窮無極無人無我之鬭而忽起蠻觸之鬭何其微哉宜君之惝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何復爲設譬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則吹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受而有聲也而有聲者劍首之環吹之則吷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大晉人之競舜尚不能以有聲而況鬭爭之蠻觸乎大晉人正以小梁國也

其爲聲者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言爭尚無所容聲而況蠻觸之爭乎

孔子聞 郭象曰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爲榮退不怙槁也其聲消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以君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言明也何以爲天調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往去也

呂吉甫曰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往而之高也聖人僕從德而僕者也於民則不爲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爲可正之徒殊消之於窮遇藏於密而遊乎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

孔子論蟻丘聖人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極屋棟也登屋棟而望人也 登極 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是紛紛何爲者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聖人之徒也 是自埋於民。是自隱於民間 自藏於畔。畔鄰也藏居於此鄰人亦不知之者 其聲銷。其志無窮。雖不求聲名而心志無窮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鄰口與人言而心常若默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伍 是陸沈者也。是大隱隱於市塵如沈不在水而在陸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此人必爲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 子路請往召

陸氏曰言其人於此將欲以其身與俱望衛遊人間而人莫知彼隱陸而沈者以孔子之跡言之栖栖然以天下爲事則以佞也然而人皆爲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接聖人之道將隱也而不僚也背欲生獻嘗以孔子爲佞孔子吝以非敢令於宜僚則自謂爲佞人以明所害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已也

之。孔子曰已矣。止其勿召 彼知丘之著於己也。著知也彼必知我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謂我適楚以我必使楚王召之 彼且以丘爲佞人也。我且謂我爲多言之人 夫若然者 夫此等人 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其於佞人且惡其多言而耻聞之 而況親見其身乎。況肯來見乎 而何以爲存。此人必去而不留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子路往視之果已逃去其室中虛而無人矣

陸西星曰稷稷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稷稷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夫子曰是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隕而心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嘗默焉方且與世違而不屑與彼齪齪者俱是陸而沈者也曰埋曰藏除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沈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大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脅之以劍弄丸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者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之知彼也性見楚王必將偶王召之矣是則爲佞者也雖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響之不而況肯見我乎將無以有爲而去矣子路往視則其室已虛矣其宗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絕避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我於道也

呂惠卿曰 郭象曰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也鹵莽滅裂之且公然所不至也夫民離其六以衆爲之所致也苦各致其材則何患於事不穫欲惡偽正性形狀

治田喻治身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此以耕喻政言爲君政不可以鹵莽爲之鹵莽謂土塊大而草根盛也 治民焉勿滅裂。治民不可以滅裂治之滅裂謂滅善類而土膚坼也 昔予爲禾昔我嘗種禾 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誘不其於當然潰以下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察其至分

呂吉甫曰爲道日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情亡神以衆爲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內之欲惡爲萑葦外之蒹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爲孽之報其真之所爲也揚用修曰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滅裂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其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耘之說如鳥啄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莠也不善芸者…其兄而去其弟…裂也裂者并其土而…之又云欲惡始…時謂可以扶吾…即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併…萑葭始萌爲句者說

鹵莽而報予。布種若不善則至成 / 實時其報亦不善 芸而滅裂之，其實

亦滅裂而報予。去草若不善則至成 / 實時其報亦不善 予來年變齊，與齊

剃同耕法也予來年 / 乃盡變其舊歲之法 深其耕而熟耰之，深深布種而 / 頻頻去草

其禾繁以滋，其禾繁殖 / 卒倍於常 予終年厭飧。厭飽也 / 終歲飽食 莊子

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今人鹵莽滅裂 / 以治形養心 多有

似封人之所謂，多類封 / 人所言 遁其天，呼其 / 天理 離其性，失其 / 性真 滅

其情，滅其因性 / 發見之情 亡其神，亡其本來 / 存主之神 以衆爲。世間此等 / 人甚多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故鹵莽其性者 / 其好惡之害蔽

塞本然之性猶萑葦 / 然即茅塞其心之意 蒹葭始萌，其昏欲之日滋月長 / 又如蒹葭之始萌然

以扶吾形，通身皆是人慾若以 / 物欲而扶助其形 尋擢吾性，將見視聽 / 言動起居

飲食漸漸失其自然之性矣尋漸 / 也擢拔也言漸漸拔而去之也 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性真既失則氣亦爲病故有並潰 / 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 漂疽疥癰內

熱溲膏是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此 / 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病世

人縱情慾而不知學 / 道者終必殺其身

陸西星曰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然之天也離其性者離其與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亡其盡處之神也以衆爲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凡治功施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萑葦蒹葭皆蘆屬扶之言助也言扶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離其本根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潰謂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揉腫膿血漂疽疥癰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溲膏則漏也蓋

…人人…以下…太…者則…以尊爲其可得乎名…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皆爭立榮辱立則爭其所謂辱而…其所謂榮矣奔馳乎爭鬪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爲富…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道之失則民自得君矣之柱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誘之以至斷患耳故曰予反其柱匿也用其…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識爲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曰

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形神與 / 之俱病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此便是鹵莽之報

上失其道則民困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栢矩受學於老聃因 / 欲足跡遍遊天下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老聃止其勿遊 / 言天下皆如是 又請之。又矩

請 / 遊 老聃曰：汝將何始？汝將自何 / 方而始 曰：始於齊。自齊 / 而始 至齊，

見辜人焉，及至齊見一被 / 罪而因之人 推而強之，監押者推而 / 強之使去 解

朝服而幕之，栢矩哀之解其 / 朝服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

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呼天而泣曰刑人者天 / 下之大災患而子獨先

罹此 / 患 莫爲盜，莫不是爲盜 / 而被罪乎 莫爲殺人。莫不是殺人 / 而被罪乎 榮

辱立，然後覩所病；然此事皆自上始也在上者 / 立榮辱之名而後有此患害 貨財

與爲上於何許得其真乎誰責…當責上也

陸西星曰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靠靜恬淡寂寞無爲而貴之矣栢矩學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運有感於辜人之磔爲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平矣夫天下有大菑而子獨先罹之無乃爲盜乎殺人乎…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財聚然後覩所爭何以故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辱者有驕怨之失…

聚，然後覩所爭。在上者好聚貨財 / 而後有此爭競 今立人之所病，以今

名役人於人之所 / 患者而故立之 聚人之所爭，以利役人於人之所 / 爭者而故聚之 窮

困人之身，使無休時，使之自困 / 無時而已 欲無至此，得乎？欲其不 / 至得

於 / 此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

民，以枉爲在己。古之人君於民之所行而得 / 正則歸其善於民若所行而失

而邪則以爲百姓 / 有過在予一人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故一人之 / 有不得其生

者 退而自責。則退而自罪 / 已推而納之溝中 今則不然。今之人君 / 則不然

率強人以 / 所不能耳 匿爲物而愚不識，已實蔽其物而不言 / 而反以不知者爲愚 大

爲難而罪不敢，已實大爲難行之事 / 而反以不敢爲者爲罪 重爲任而罰

不勝，已實重爲任而不量人之 / 力反以罰其不勝任者 遠其塗而誅不至。已

以內苟出因之害民之毒寔聖人故之也皆時不樂之所饑求飽寒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於朝爭地於野農有兼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必盜盜而不已必殺殺無至此先亂源今也立人之所病者聚人之所爭以操天下之大柄以謂吾可以此而官許利害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病者爭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休時欲其不盜不殺備可得乎信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之為得也古之人君動必責

遠其塗而不計人之行程反以誅其行不至者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力既竭以循恐不能避刑憲則以巧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良由在上者其所出政令一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偽乎夫力不足則偽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知不足則欺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財不足則盜遏取而無欲必為盜以論之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

呂吉甫曰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訕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覩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覩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汝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

已以為民本得也而我誤之使有失民本任也而欲給之使有托舉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己知云一夫不獲予之辜萬方有罪以其不敢肆今則不能然愚不識罪為物耶其所以為物也物即所謂物至物數之類竟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知以資詐以止罪得其明以使其不識其有用無用也夫為進而非不敢進其任而罰不勝天下有誅為之事誰勝之任今也曾不兼人之才曾不恤人之私竭其忠盡其節為予與欲其死孝

王之宥不識輩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欲下不偽不可得也

論蘧伯玉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言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始未嘗不以五十九以前皆為是至六十乃覺其非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是者非即五十九之非耶是非固有不可知者矣則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夫物有生必有根而卒莫見其根有出必有門而卒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而人皆知尊其所知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者乃為至妙之知可不謂大疑乎此大惑之人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今世人之

為試欲其忠死臨難發以其死事必欲求其可功必中欲其成知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其不敢不勝而加之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之也遂其而誅不至至知朝聘會同之期若者又手巡守諸侯各遂於今吾以道遂紀遠怨有後王之道行施也省方之典不之行慾其途而求人不故至遠可乎是以人之知則肆人以猶巧偽不足誅則人以猶巧恐偽雜以為上下安所取日出偽其下人安所取則多不以偽應之哉而偽生於不足力不足以勝上之任則偽知不足以供上之用則欺

疑亦可以少釋乎亦可以少釋乎誰能逃此理以為知乎此所謂然與音餘然乎吾鉗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

陸西星曰夫聖人之進德也無已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猶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則無是非矣足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非也凡人之行實始未嘗不自以為足而卒詘之以非者蓋足在事初非在覺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之非耶乃覺其化所覺亦非如何究竟同化無可化忘無可忘覺無可覺無無可無方為空矣為物有箇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不見其然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無限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覺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形體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又尊於彼可不謂大惑

財不足以應上之需則盜偽也欺也盜也皆生於不足之故而民之所以不足非自不足也其所由來者誰即故欺偽竊盜之行必於誰責而可信乎在人上者有所不得辭也

蘧伯玉 呂吉甫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詘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年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廢而莫之恃

手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為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是蓋如此既又自詰之云然與而復應之曰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決亦莊文之奇者

仲尼與三太史論靈公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三人皆為太史之官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靈公淫於酒而不聽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畢弋田獵之器而不應答諸侯交際之禮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其人如此諡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太弢曰是因是也上是字猶此字也此邪因夫國人所同是而諡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靈公與妻三人同浴器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史魚適奉召對之命而進所居之處搏幣而扶翼公恐賢者見之乃執其贄見之幣扶而翼

其左右以自蔽言其慢若彼之甚也大男女同浴見其有歛賢之穪也何其甚慢
（然此時衛知搢幣扶異見賢何其甚肅）
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也（此所以諡爲靈也）
豨韋曰夫靈公也死（靈公既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欲葬於先君之墓不得吉兆）卜葬於沙丘而吉（卜欲葬於沙丘之地）
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掘之而下有一石槨）洗而視之有銘焉（洗而視之見石槨中有銘云）
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此地子孫不足馮藉將有靈公奪此地而葬之此二句乃銘辭）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大若沙丘先有靈公之名則名已定矣）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彼太弢與伯常騫二人烏識此前定之數哉）

陸西星曰天下有稱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名即衆衛靈公之得諡者而覘太史太弢以爲因是言靈之諡本無意義但因衆人之是而是之因是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顚同此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衆一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猶知有禮賢之敬是人欲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天有覺悟夫凡以謂之曰靈此稱實之名也豨韋則言公之葬沙丘也下有石槨焉洗而讀其銘曰不馮其子孫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爲靈也不待於身歿之後而已預定於地下之銘矣此之謂預定之名也

（眉批）[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已乎[illegible]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不能容也雖今所以爲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勢之猪伯[illegible]人閒人而成[illegible]而成[illegible]君紋對爲之禍[illegible]不知其幾而吾之直常固未嘗[illegible]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窺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則亦何疑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者萬分之一耳豈人亦不能盡天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

（眉批）雖然是今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仲尼曰 郭象曰靈[illegible]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illegible]也以謚爲得而奉御之旁使搢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縱此所以爲肅賢也[illegible]於奉御之物決以[illegible]其私[illegible]有一義亦可謂[illegible]仲尼問焉子[illegible]言不[illegible]其子靈公將奪故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愚者以爲在己在己不亦妄乎[illegible]已然之見事[illegible]知已然之化於自然也[illegible]伯常

二經精解七卷 莊子雜篇則陽二十五 五十九

太公調論丘里之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衆井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高德劭者評論一鄉之善惡如所謂月旦評者是謂丘里之言少知之問蓋疑是有不同）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丘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故合而言之則總居丘里之中）

異而同也散同以爲異（姓異名同而異也散而言之則中有別）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譬之指百體以爲馬不得謂之馬此即收同以爲異之謂）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即合其百體以爲馬乃謂之馬此合異以爲同之說）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故丘山積土阜乃成其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江河合衆流乃成其爲大）大人合并以爲公（大人以合并衆人之異爲同乃言公則既不合并不當有以爲公）成其爲公論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以聽人之言自外入者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吾立言著訓自內出者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蓋執之距之則不能合異以爲同矣）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試觀四時異氣天則不自以爲功而四時之氣以爲功故歲自成不賜不以爲功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五官異職君則合五官之職以爲而不私輕重故國自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武殊異宜大人則合文武以爲用時文時武而不自爲功故純懿之德自備）萬物殊理（萬物各具一理以大道合）道不私故無名（之以爲公故無得而名）無名故無爲（名止於實）無爲而無不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時雖有終始世雖有變遷惟無心者斯順）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禍福之至聽其淳淳然流行反覆故吉凶禍福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殉若人以私意欲自如人面不同則天下物必有所正於此者反有所差於彼矣）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譬之大澤中之百材總之天下物理皆同耳此也度居也譬之大澤中之百材皆同以大澤爲居）觀乎大山木石同壇（雖別居異所而同以大山爲壇此觀之大山中之木石雖彼此異端而同以大山爲壇）此之謂丘里之言（此[illegible]）

（眉批）[illegible]以人[illegible]則少[illegible]之以天[illegible]則[illegible]非人之所能爲也今[illegible]淪於亂而不惟[illegible]又德之精明曰[illegible]衛君所爲如此蓋之爲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搢幣名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處[illegible]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喻耳里一作埋評語皆有能子里頗正相什古稱[illegible]

（眉批）郭象曰大私於天下則天之風一也自外入夫人之化由中出 [illegible]民物之性各異[illegible]正故民各遂心化[illegible]公故主無所執[illegible]以能合丘里而成[illegible]下萬物而爲群[illegible]物氣自有故能[illegible]有君未舉之而由天[illegible]則有時而廢[illegible]自有其才故任之[illegible]非弘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illegible]則有時而闕[illegible]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爲[illegible]故無不爲[illegible]變化心若斯順禍淳淳流行反覆也[illegible]此爲彼或宜各[illegible]凡得其所[illegible]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illegible]於大澤無棄材[illegible]也觀乎大山[illegible]合異以[illegible]同[illegible]丘里[illegible]

二經精解七卷 莊子雜篇則陽二十五 六十

丘里之言無不同也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少知問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者便謂之道可乎太公調曰不然未足謂之道也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計筭天下物數何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期約也而約之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以其總數而名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故形不止於天地但以其形之大者言之則天地為形之大陰陽者氣之大者也氣不止於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則陰陽為氣之大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道之為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而言耶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因道之名若以相比而為此辭說則如狗馬之異不可得而合其不相若遠甚矣

陸西星曰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得謂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為同或散同而成異異乃同中之異同為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為百體立為一體散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體無馬立為一體然後稱馬正喻異不見道合而為同方始見道精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萬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丘里之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言則自不當有乾拒之意故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中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自內出者立言者也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之則終有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戴觀諸天四時殊氣於穆者還之天不以為恩也而歲自成也官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為私也而國自治大人文以經抑武以戕亂夫人不自以為功也而貞順之德備萬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自以為私也故無名無為而無不為此便是不敢不拒的樣子所以亦

可既不可拒者蓋以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此禍福淳淳焉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疑於此若一以我見自殉觀而拒之則事理之變無窮誠如人而千態萬狀面面各殊有所正若必有所差豈能使之一一盡同於已乎須知同中有異不可一作同想異必歸同不可一作異想同不在已異不在已不可一作已想比之大澤百材皆度觀於大山木石同壇百材非異乎而同度於大澤之中木石非異乎而同居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於同也居可知矣此之謂丘里之言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者便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名不可以同異名也今為設喻天下皆言萬物而物之數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以其數之多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而道為之公故在天地亦可以言道在陰陽亦可以言道因其大以道之名號而讀之可也以喻在同若亦可以言道在異者亦可以言道道為之公故隨在皆可號而讀之其實道無名相非言同言異者之所能盡今既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

得比於道哉以斯而辯其猶狗馬之大小其不相及遠矣

太公調論至道不議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音烏）起少知又問四方六合之中萬物之生從何而始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有太極既判之後分陰分陽有相應者有相合者有相消長者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之氣有相代而禪者有春生長者有秋而肅殺者而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天地因有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於是欲惡去就橋然而起橋拱高也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雌雄分合常有於世安危相易有安則有危禍福相生有禍則有福緩急相摩有緩則有急聚散以成有聚則有散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此皆件件可見非惟其名實皆可言抑亦其精微皆可書也隨序之相理

[illegible]

隨其時序消長之相爲理。橋運之相使，橋者有升有降故謂爲橋運氣運升降之相須爲用。窮則反，終則始。反大約窮則反而爲通，終則反而爲始。此物之所有。皆此萬物之所有者。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而至於盡只說得箇物字而盡知而及其至亦只知得箇物而至故曰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惟見道之人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自然。此議之所止。謂到這裡無可說處矣。其言議至於此而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人各爲其說，季真言莫爲一曰或使，接子言莫爲一曰或使。又問季真與接子二人者言其實，一曰莫爲一曰或使莫爲者言其冥冥之中初無主宰但偶然耳或使者有主宰之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也。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此二人議論就實情爲正得其情，孰爲見理之偏。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非若雞鳴狗吠爲人之所

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雖有大智之人不能以言說盡其所自然。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又不能以意見其所將然。斯而析之，若以此理分析之。精至於無倫，至精至微至於無可倫類。大至於不可圍。至廣至大至於不可範圍非二說之所能盡也。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彼或使莫爲之說均未免累於物而要終皆有過當處。或使則實，莫爲則虛。一則謂之實，一則謂之虛。何以見其皆有過也一則謂之實，是實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既有實則有名矣是不免累於物而爲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物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故曰無者亦是物之居與無者無之亦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有言則去道愈疏遠矣。未生不可忌，已死

[illegible]

不可阻。且欲見道現前即道試以物理而論未生之初不容不生豈可禁忌既生而死豈可阻遏。死生非遠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理不可覩。但欲見而不可見耳。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皆是中心疑惑之假借以爲此莫之本未動之時是本無所始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以我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既動而止之時足見其來者無止矣。無窮無止，方以此而觀但求之於終也。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方可合萬物而同於一無理言。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言彼或使莫之二說其立本在物上皆有始終。道不可有，有不可無。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也謂之道可有乎是不知未能離物則有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若以真實而觀道之行者何可得而無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之。或使莫爲，在物一曲，二者之說皆爲泥於物而在於一偏。夫胡爲於世

大方？安得謂之大道。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故同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縱多所言亦不離於形似而已。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道言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言默亦不足以盡之。非言非默，議有所極。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

[illegible]

[illegible]所止極此而已此則非道之無也言知之四時陰陽是物之所有則反終則始陰陽兩[illegible]爲物之所作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爲物之毋是也皆大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消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爲隨所處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雖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

禍福緩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摩以成此名實之可
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
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
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有則乘氣機以出入者也隨
序橋運四字甚新而義序精密隨序卯循序也循
序即有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
謂氣運爲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
論道者言之所盡盡此而已知之所至至此而已
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道以知知道非實觀道
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盡道
無名相無名相安有廢起故曰此議之所止季真
接子二人名莫爲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
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言
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雞鳴犬吠爲人所易知雖
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見聽
其所將爲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
於不可槩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使莫之
爲足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爲物所囿
而終有失言之過矣何故言有過答盡言或使則
明明說有箇主使之若太說實了言莫爲則全是

化所將爲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爲果安在取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離於實則墮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爲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之不可却止則死之不可阻[illegible]在身而不可覩也或使莫爲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其來無止則隨不見其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爲則可言可意不免於物終始而已無觀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之也然則道

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
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合而言之方爲精確故有
名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猶言名相居謂一定
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
爲利無之以爲用此箇虛寂卻是道之本體蓋物
之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以有無遞見
類皆失之此箇天機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摶
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
子之謂也且物乘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
死其生也不可禁忌其死也不可阻遇一生一死
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覩故曰或使曰
莫爲皆疑情也一爲疑之所假是以或失則實或
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
未也來而無止只在一箇無窮無比上定得造化
全是一段虛無自然萬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往亦
無所窮來亦無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
說莫爲或使則不得何者言莫爲或使於其立言
之木古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緣其所起曾不提起一步只說虛無自
然自是無過所以者何道不可有有則沉着於名

[illegible]一以[illegible]在物 道[illegible]大 然[illegible]家言 故[illegible]觀之則 無[illegible]物合道觀之 無物非道道物之極 言默不足以載終身 言未嘗言則非言也 緣身不言未嘗不言 則非默非議至於此 然後爲極 唐順之曰莫爲是佛 天自然性也或使是 佛家因緣性也或言 若物也或使莫爲則 有言之所自起故曰 言之本

相又自有上說歸於無則有無但落邊見故曰[illegible]
不可有有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上安不得
字說無猶是贅語說道寧非假名況或使莫爲
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
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
而所言者盡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於其情偏於
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又恐人落於
言筌只在有言無言上理會急協一句又物之極
言默不足以載載如經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
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有
[illegible]
極處
羅勉道曰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
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
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
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
以息也莫爲莫有爲之者莊子曰莫之爲而爲者
天也或使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
之說其不同如此斯窮倅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
析之則微而至于無倫大而至于不可圍中庸言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

使未免滿有物
而終有差失
[illegible]

玉堂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八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閩中　楊九經　一甫父　參訂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外物不可必（身外之事皆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故龍逢比干箕子之賢者惡來桀紂之不肖者均於被禍龍逢桀臣比干箕子紂臣惡來紂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忠者不可必其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故伍員萇弘皆不免于死伍子胥吳臣被讒吳王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萇弘周靈王時臣被戮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孝者不可必其親之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故孝已曾參皆不免於憂悲孝已殷高宗之子以為後母所逐有憂悲之事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此人事之不可必者木與木相摩則然（木本無火但以木與木相摩則火自出今舟人用揄柳亦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本至堅但與火相守則見火而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陰陽錯逆則天行其常於是乎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雷雨之時乃有火於大槐樹者此災事之不常見而物理之不可必者）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甚憂之極陷陷而不知避道之深也不知道者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

其心故有甚憂而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

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閒）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王元澤曰道安乎內事涉乎外物以仁義為可必則比干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員浮江……

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

鮒魚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莊周家貧故與監河侯借粟）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監河侯許之但欲俟得采邑之租金乃以三百金借莊周則遲矣）莊周忿然作色曰（莊周忿其遲而以鮒魚喻之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言周昨來中道之呼而回顧見車轍中有鮒魚鯛鱭也）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言周呼鮒魚使來問子之呼我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言鮒魚）

任公迦 郭象曰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呂吉甫曰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林希逸曰犗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后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后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劉辰翁曰兩段皆說外物上文泛說言忠之說或作守於少二之誤此言志士之志將有所作乎與氏而皆不當擇於小大也皆鮒魚之比

乃東海之水官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君亦有此少升之水可以救我而活之乎）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之可乎（周言我且南遊吳越激江水使上流而迎子）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與謂水也吾一失其常時相與）我無所處（故無所安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吾今若得少之水然則可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君乃言欲待激西江之水則吾已為乾魚矣）

林希逸曰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吳越之王王字當是土字之誤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猶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

任公子釣魚說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鉤釣鉤也巨緇大黑索也任公子以大鉤為釣巨緇為綸）五十犗以為餌（犗犍牛也以五十犍牛為釣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自會稽之山而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父而無所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鉤幾為所牽而陷沒）鶩揚而奮鬐（鬐魚口邊出水處也驚恐而奮）白波若山（其波浪其高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撈動海水其聲可畏憚恐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畏懼恐赫也）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離剖之也乾肉曰腊以公子得此魚而剖之）

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自東不至北莫不厭飽此魚厭而食之也）

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已而後世淺見小才之士與夫道聽塗說者皆驚駭而相告知常而不知其見小而不見大）

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累小繩也揭竿累之小繩而趨田中灌水之小瀆其所守而必得若鯢鮒之小魚耳）其於得大魚難矣（必欲得大魚則難得矣）飾小說以干縣令（縣令猶令聞飾小說以求於上求合之其所示之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大達之人能致遠何不可致哉欲有所為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聞是以後世輇才諷說之徒未嘗聞任氏之風而一旦與言經世之宜其亦甚矣）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亦甚遠矣猶甚矣也）

張四維曰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

儒以迦 郭象曰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吉甫曰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所不至

世儒剽竊陳言之喻

儒以詩禮發冢（世儒無實得專剽竊詩書禮樂之言以文其姦如發掘人之冢然）

大儒臚傳曰（自上語下曰臚傳大儒臚言之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冢之事）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小儒言未須解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

詩固有之曰（又引詩為証）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地則人得而取之）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此人生前不知重義樂施死猶秘其金珠以為下含而不為人所取則其之法失）接其鬢壓其顪（鬢以下乃相與計議先摘去其鬢以日接之鬢上曰鬢下曰顪以手按其顪也）儒以金椎控其頤（次以金椎控其頤控頤之也以手按其顪以鐵椎控開其頤也）徐別其頰（徐又順徐而開其頰則開其頰）無傷口中珠（珠必無傷而取其所）

劉辰翁曰何以含珠為則此詩之意亦合古詩

陸西星曰此段譏刺世之陳人事者蓋古人即地下之人也古人所以為人所含之珠也夫儒以詩禮名家而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緒餘斷不謂之發其冢乎

張四維曰此段寫意亦奇特

老萊子 呂吉甫曰 [illegible]

老萊子戒仲尼勿矜

老萊子弟子出薪（出而採薪）遇仲尼反以告（不識仲尼而以告若歸來）曰有人於彼（言有一人在彼塗中）修上而趨下（其形體上長而下短）末僂而後耳（末微也其背微有傴曲之狀而兩耳前視之不見其耳）視若營四海（目若經營四海萬目而憂當世之患也）不知其誰氏之子（不知其為何人）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老萊子知其為仲尼使弟子召之）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及仲尼至老萊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去汝身矜持之行并去汝外飾之容思慮之智斯為君子人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仲尼因問夫子之道業可得而學乎不也）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汝徒不忍一世之人憔悴可傷悽悽皇皇思以拯之）而驁萬

[illegible]

世之患（而學術不明可為萬世患者汝皆驚然不顧）抑固窶邪（固宜其道之窮耶）亡其畧弗及邪（無乃其智畧有所未及耶）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夫施惠於人欲得人之歡心而以此自驁於世是乃終身可醜之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庸人之所為則務入於此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彼庸人之所為者不過以名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自相交結而妄先是非）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吾則謂與其規規然譽堯之是毀桀之非不如堯桀兩忘不惟無毀而且無譽）反無非傷也（若反皆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動無非邪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聖人則不然以躊躇興事欲進不進不得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有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載自負也汝獨奈何以天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費力爾）

[illegible]

陸西星曰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汝不忍一世之傷而驁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乃政教之下衰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固然耶抑其經畧有所不及耶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驁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恩至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而坐至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往往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不生毀譽不起憎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忘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無非傷也皆曰吾將鼓舞振作乎一世之民而不知動之無非邪也何者為其有心也不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設有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躊躇以興事而往往見其成功今汝也奈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直謂其與接輿沮溺丈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做不出其事不得例以習見非之

宋元君 呂吉甫曰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困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為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並能使之不知乎 陸西星曰龜為清江

夢神龜說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闚與窺同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曰予自宰路之淵（宰路淵名言我自宰路之淵而來為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為漁者余且所得余且史記作豫且）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既見而使人占之占者以為神龜見夢）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元君先訪其人乃令之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余且言網得白龜果應占兆）君曰獻若之

之所以伐於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以求脫而卒不能脫其龜有靈也猶定則雖有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若盡圖以數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圖於數矣雖有至知亦須畢奉群策而後為謀允藏盡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執變心斷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無不畏也鵜鶘所食我何魚反畏之者何鵜鶘無情而鵜鶘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忘亦無情機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意則自養之人見

龜。元君令其所得之龜獻。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殺活之者再三，又欲活之者再三。心疑，卜之。遲疑而未決，命卜以決疑。乃曰：「殺龜以卜吉。」卜者曰卜兆以殺為吉。乃刳龜，遂殺之。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用之而占七十二次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仲尼言龜之神能見於夢不能避漁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龜之智能知先兆，不能逃見殺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已，則神智亦有窮時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然則人雖有至智，其智有限，不如與萬人謀之，不然特一人之智。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料，如魚不畏網而獨畏鵜鶘，故網出其不意而反為網所得耳。去小知而大知明，乃知有心避禍者智反有所困，神反有所不及。

小知以自賢者未聞道耶不採作所言喜問之類人有起此

不如去其小智則大智明矣。去善而自善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付之自然。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如嬰兒之能言，自歸我矣。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不與碩同而不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也，不教能言皆自然之喻。

畢勉道曰：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于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呂吉甫曰：聖明其內當事而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暢則平通，外明則內，用相資之理然也。

無用之用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子言似大而無所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莊子言無用中亦自有可用處，知無用之用，可與言用矣。夫地

呂吉甫曰：……以有知有用而無……為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者實衆足之於地耶

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言且譬之地非不廣大，人之所用以踐，僅容足耳，此外似無用也。然則廁音側足而墊音店之致黃泉，然前謂容足之外盡無用而掘之，皆為深淵墊掘也。人尚有用乎？」則尚有可用以行者乎？其不可行必矣。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惠子亦曰無用，故莊子乃折之曰地雖大而無用，然容足之外亦不可棄，則言雖大而無用，然宏淵之中自有至理，無用之用足為天下之大用也明矣。

陸西星曰：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璧則塵塵是玉，拆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該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者幾何，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以為無用側足而掘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無用以為無用也，故惠子亦曰無用。不知地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為無用而廢之，不使容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狹隘而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蹍，特其所不蹍，亦是此意。

至人能遊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之志趣不同，有達者有不達者。達者胸次酒樂，是能遊之人也，雖欲使不遊不可得。遊者自樂之意。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不達者胸中掛碍世網，是不能遊之人也，雖欲強之使遊，亦不可得。夫流遁之志，天下之不能遊者豈少哉，其志則逐物而忘返。決絕之行，其行則與世判然而自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總之非智之至德之厚而自然者之所為也，任為也。循墜而不反，其至陷溺於世故而不能反身循理。火馳而不顧，如火之急逐於世。雖相與為君臣，時也，而不能回光內照，卻不知有貴有賤，名為君臣者特一時而

呂吉甫曰：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之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皆觀，雖欲物不遊不可得也。人而欲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乎；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藏於一曲以至墜陷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

[illegible]情而已易世[illegible]以相賤其不嘗於謂則一也有至知循處者平不爲流遁焉不爲決絕其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欲遊也若尊古而卑今則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世混淆其心孰能平而不波哉惟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爲僻於順人而內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志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唐順之曰名分尊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道理豈可拘耶只是借此爲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著行皆不三宿桑下蓋此義

方思善曰能游者遊而不止不能游者往而不反此游字是遊世之游非逍遙之遊也故一則爲流遁一則爲決絕覆墜而不反此決絕之驕火馳而不顧此流遁之疏也二人相與爲君臣言各貴己而賤人也易世而論之則均之非至知厚德之任矣故至人貴游不易乎世不失乎己而狼古今彼我之分何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帝視帝則帝爲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爲卑矣一古一今遞爲高下孰能不波乎此至人所以游

之間耳易世而無以相賤沒身之後貴賤何異此猶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立墟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焉故惟至人之所行於世無留戀之意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夫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漓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狶韋氏三皇五常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分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爲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唯至人能不以古今爲是非遊於波蕩流逐之世而心無偏僻順人而不失己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彼教不學彼世俗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不學之承意不彼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即齊物論因是之意也故曰承意不彼

陸西星曰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古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灑灑一塵不掛雖未嘗遍迹於有方之外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太重罥掛世網呂黎所謂持被入省中顧婢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遊安得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難斷私欲易牽流遁之志決絕之行乃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遠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墮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眞有流透之志決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令之不能者只爲於世緣上看得不透遇富貴則貪富貴遇功名則恋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比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爲君任極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己而賤人先己而後人何爲者哉以故至人之行不留於此直將等爲浮雲視爲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古今逝波耳上遡狶韋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古而非今得乎至知之人達觀若此是以遊於世而不僻於行順於人而不失乎己且將乾坤世界虛爲戲場古今旦莫遞爲流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與彼所

二十經精解　八卷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九

[illegible]曰哽咽也喉也足不良於行若如彼人跈跟也足三陰之脈皆起於足指而循喉舌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跈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放塞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持其息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勝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自晝夜運行無有止息願人自塞其竇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則音限重閬室門限也胞中空處其通竅處

謂世教者雖不屑屑焉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無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先生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爲至知厚德也

心貴無障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眞聰眞明鼻徹爲顫羶口徹爲甘鼻口亦然則所嗅味爲眞顫眞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心知亦然則心之所知者爲眞知德爲至德矣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凡道不欲壅塞窒礙壅則哽咽而不通哽而不止則跈音軫跈者足所踐之迹也見道苟窒礙哽塞迷而不知止則累於形迹矣跈則衆害生既累於形迹則衆欲交攻而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夫人之有知覺者恃有此受生之性而已息生也其

如室之重閬也胞則有重閬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婦姑相爭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行之處則情欲不相鬬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喜之者緣平日胸次狹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喜之哉蓋本在內因外暴而溢[illegible]

不殷非天之罪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斬之不殷不當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於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人則顧塞其竇竇亦心竅也特人乃以物欲自蔽而日塞其竇耳顧乃也胞有重閬此言處之爲用胞人身脬膜也重閬空曠處也人身之內有此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心有天遊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着常與太虛相爲游衍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於室亦然室有空虛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窄小之屋婦姑常面前易至於爭鬬勃谿爭鬬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以況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既爲六賊所蔽則憧憧擾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見之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勝外物忽然見一空遠之地則以爲喜耳以德溢乎

二十經精解　八卷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十

所以學道之人常須靜養不能靜養而求名溢乎
名。名於外名勝之則實衰故德溢乎名溢謂德溢而名之所以溢者謂其不能
暴。自藏而有心於暴也故溢
謀稽乎誸下弦急也
彼此爭勝故柴生乎守。
則人思以智巧爭奪者各用智
之故謀用是稽當知出乎爭。
守即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
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於
官事果乎衆宜。實塞也
求衆事之皆宜故分職以任事者若
也必不通之弊此皆以勞其神者有
春雨日時夫
固有天游者譬之春以時物而其
心有雨諸虛與久陰者不同日而然而得生之
雨有二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怒生
草木
怒生二銚鎒於是乎始修器於是乎耕種之事修
宇甚奇以為耕種人始農乎
於根更生蘖也草木皆更生
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芽到植於種發條於根更生
者過半更不知其所以然者
其天適也故至人貴天遊
陸西星曰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于聲則不聰鼻
奪于臭則不顫口嚛于味則不甘心起于識則不

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徹而淨
之然後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之門頭頭徹是障
雖下幾箇字實則一了有當一根之處處皆徹
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
更者更而不已則衆害生之于畛塞則衆至
之迹也人之虛靈為物壅塞則將陷于有生欲之之
不能自拔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不息此生中
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而不恃人然其
不盛者非天罪之也天之穿時透者日夜無降人聰自有
自塞其實耳蓋此殷靈光之者日夜無降自光
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時穿之露有耳無自光
穿惟人自塞其實乃光明若辭譬室之而不有實見耳
方楊曰人恃息而生息恃虛而王虛者道之所集
也故虛則六根為我用不虛則六根為我賊之用
神藏賊則神亡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則
也故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柴
生乎守宦事生乎衆宜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
其虛者也春雨日時猶言雨暘時若也其物之恃息
者時至則生銚鎒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
倒者可值以比天遊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

根善養生者守息此
至人所以貴天遊也
勞佚不同謀
靜然可以補病眥㜸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之
而可以補病者未然也心能安然則可以去病
而全之皆全其本也此心猶云靜而後安
而至於寧則能止其心之遽
雖然若是勞者之
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然此皆乃已勞於物累之若是而後非安佚者之所安
佚自能自得者之事也所以能用心者之事胸中本泰然
猶所得無悔之事所不及此者也
自得其問故不問焉
道不同故不相為謀也蓋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
過而問焉不特勞佚不相為謀也聖人以仁義治天
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矣故亦不問焉
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賢者以盛德駴世聖人則無
此矣故不問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則以聲名
而駴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故亦不問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
問焉小人則營營役役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故亦不問

陸西星曰病而補靜補亦晚矣佚人則不待病而
先居於靜老而戢戢亦晚矣佚人則不待老而
先証於滅遽而止寧亦進矣佚人則不待遽而
先安於此故勞者之事上之聖人伏佚之過人而問可知矣
者之務佚者之事神之賢人不問可知矣
人之事聖人不問之與聖人同君子之事賢人與
之事君子不問又可知矣駭世之事仁義而謂
觀聽也聖人之所以駭世與君子改之以
子則愈下愈失其小人故不與天下之人
樂文物之具小人則其所以駭世者過君子之
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不過偶而已道不同不相
問者問諸求之意
好名之累

演門一節 郭象曰夫其死矣斯尚賢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踣河 呂吉甫曰官師之叛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踣河殉迹之弊至此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演門宋城門名演門之人有親死而哀毀者宋君以善哀毀而稱其孝爵之而爲官師官師猶云官員）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其鄉黨之人慕之乃至有家毀而死者半也言好名之爲累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逃之而隱）湯與務光務光怒之（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受而怒之）紀他聞之（紀他聞許由務光之事恐湯讓及己）帥弟子而踆於窾水（亦自率弟子而隱於窾水）諸侯弔之（諸侯以紀他之隱而但弔之而已）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其後申徒狄又慕紀他之名至自投於河紀他申徒二事皆以名累可笑蓋亦好名之累也）

陸西星曰演門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爲善毀爵之而爲官師其黨慕之鼓而毀者過半不爲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效名之過也若乃許由自避堯紀他聞之而踆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

況何爲者哉則二子倘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得而慕之焉

喻得意忘言

筌者 陸西星曰荃魚笱也蹄兔罝也在道則爲言說之筌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由外入專一自采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筌蹄得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

荃者所以在魚（荃香草可以餌魚一云魚笱也設荃者意在於得魚耳）得魚而忘荃（既得魚則荃爲無用故忘荃）蹄者所以在兔（蹄兔罝也係其脚故云蹄設蹄者意在得兔耳）得兔而忘蹄（既得兔則蹄爲無用故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既得意則言說可忘不至泥著而失其意）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吾安得此等忘言之人而可與之言不言之教哉故）

呂吉甫曰莊子怒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立言之意

寓言十九（此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言寓言者以己之言而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鬳鈌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十七（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言日出（卮滿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謂之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以天倪（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和衆人之心也以其所言者乃借外人之所議論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所謂寓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媒（譬之父不譽其子以求婚則人必不親）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蓋以父而譽子則人不信若借他人以譽之人必信之也）非吾罪也（非其父謂他人也）人之罪也（然我之寓言罪不在我若以爲出於私見不因見信於我則在人之私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故有此寓言也有同異之分言有與之合者則應有不與之合者則背我反背也）異於己爲非之（故必同於彼則彼以我爲是異於彼則彼以我爲非也）重言十七（重借於耆艾）所以已言也（所謂重言十七者正所以止爭論之言也）是爲耆艾（耆艾之人學有所見以爲可以止所議論者也）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若使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則知不稱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雖以年知先後而不足以爲先但期年者之順而謂之先也）人而無以先人（人而無以過人則其先爲無能盡其人也）無人道也（人而無人之道則無過人之道）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陳人謂無我人之道則亦世間皆陳腐可尊之人而已此徒以齒爲者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卮言日出者皆是調和以天理游衍自得之言使人閒之憺可以消歲月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之）不言則齊（此之謂不言則總歸一理齊一也）齊與言不齊（此若以一言

（眉批）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矣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是行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用其言則彼此是非俱明故曰若不能因彼而言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彼不能無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出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各自可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

（眉批）言而信其所言則十九見信故曰寓言十九也 夫借外論者自然之分則七見信則十九言也 既空則仰非持故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同則相與爲類異則相非也 三異同處而二異訟 不同於己爲非不同而取其所同是必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

而形諸言固爲有心而不得爲齊一言與齊不齊也以其言而論此一亦爲有心而不得爲齊一也故曰無言言無言故不若無心之言乃爲言之以不言者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然不言豈緘默哉雖終身言亦惟任天理之便而若未嘗言雖終身不言而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又未嘗不言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夫天下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我則何從而然之不然之惟隨其然者而然之隨其不然者而不然之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我又何從而可之不可之惟隨其可者而可之隨其不可者而不可之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此無他物各有理則固各有所是處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既各有所是則物皆是何物而不然何

二經精解八卷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十五

物而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苟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以物理論之萬物皆有種類草木爲草木類禽獸爲禽獸類各以其形之不同而相代禪於天地之間始卒若環莫得其倫總之同出於造物從來同始終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附其同出於造物只此一氣故皆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有至齊是謂天均均同也謂天理之同也天均者天倪也天均者天倪也卮言之所出和是而已

陸西星曰此篇先生自叙立言之意言我此書之中寓言者十九重言者十七卮言則日日出之寓言者謂己之言未能[illegible]識徃徃藉外物以相比論彼親父不能爲子媒者以親父之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之譽之也人不信其父而信非其父者之言則我之藉外而論其亦不得已焉而姑有所托以

咎人之信者乎此非我之罪也不信我者之罪又凡人之情直喜其與己同而惡其與己異同則是之異則非之是以是非同異卒莫有定故吾以重言止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重言者借重古人以爲質如人有聞見而取正於耆艾者然雖年先矣而經綸本末没無所知徒以年稱之非所先也言本先而曰無所先者謂其不知立人之道也不知人道則亦陳人而已陳人即古詩所謂陳死人陳先人何重之有卮言者卮酒之言和理而出卻非世俗卮酒閒話咲傲爭論是非之言曼曼衍衍儘可以消歲月大理本至齊而人則各執其所見於是乎是非同異紛然不齊因其不齊而吾復以言齊之則我之所言之齊與彼之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何者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待其自齊不言者非箝其口而不言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雖言之而未嘗有言也故曰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言者無心而任天理之便即和以天倪之謂也既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而未嘗不言矣若夫是非同異之辨則實未嘗言也雖未嘗言矣而豈緘

二經精解八卷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十六

默不言之謂哉夫天下之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惡乎然乎然於我之然也惡乎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可與不可亦復如是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則天下之論齊矣何者物各有理惟不以己之獨見主張是非而徐觀萬物自然之理則見物物皆有然者可者一一隨而順之則是非自泯夫人既不能以無言自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且孰得而久乎久謂定論不易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雖或不齊皆自無始以來一氣而生始終循環莫能得其比擬要皆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而有至齊者在焉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卮言之所出和是而已和如和羹之和和字於卮字上下得最有情

莊子稱孔子不可及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五十九年之造詣至六十而渾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始時所自以爲是者卒乃盡覺其非未知

重□□□□□至於從心則不見於化化則□始□而乎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乃孔子之與人同歸至其與天同然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與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從所謂受才乎人必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形無形安有形而復其靈也鳴有所謂虛生而有氣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謂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者也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蘁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然其心之虛尚恐今之所謂是或即五十九年之非未可知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服從事也知知見也惠子言孔子乃勤心博學而從事於知見者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

莊子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

而其未之嘗言

但未嘗與人言耳

孔子云

孔子嘗有言云

夫受才乎大本

夫人本受性於造物大本即造物也

復靈以生

復返也必返而歸之本來虛靈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生人之道

鳴而當律

若徒爭辨以自鳴而皆中律度

言而當法

因問而有言而皆中法則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

以義利並陳而有所好惡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此但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人猶將與我對立也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

必令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蓋忤逆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嘆曰休休我安得及彼孔子乎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

陸西星曰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惠子亦據吾夫子之所自許者而信其如是莊子言夫子六十而化則已謝是矣因引夫子之言受才乎大本受才即降才之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以生謂人莫不復此靈覺之性以有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於前而好惡是非皆合其宜夫固靈性之所顯發然以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夫子則能使人心悅誠服而不敢逆立是謂以一止止眾止非盛德至善何以致此宜莊子深歎其弗及也蓋莊子與惠子譖猶覺有排夫子則未見有與之辨者此尚不能得其心服何況於心以之自愧所以愧惠子也

曾子趣 陸西星曰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洎與及相聯不洎謂

曾參悲祿不及親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曾子初仕及再仕而心有憂樂之變

曰吾及親仕

重□□□及於其親無所繫其□□□然所繫其悲親之心夫子言曾子雖無所繫其非而已有所繫於祿矣何則無所繫者可以有哀乎彼無所係者其視釜鍾之祿若觀雀與蚊虻之過乎前也何大何小任其來去而亦何足以攖吾念哉故因其哀而知其心有所繫因其繫而知其心有所化必進此一步然後壽祿不入於其心而胸次灑灑一塵爲之不掛矣

三釜而心樂

嘗自言曰吾及親存而仕雖三釜之祿而心亦喜

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

不洎不及也後仕三千鍾祿雖厚而不及其親是以悲耳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縣係累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

曰既已縣矣

夫子言只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係累也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若無所係累者豈以此為悲喜哉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彼其視外物之輕重何足介意不知有三釜亦不知有三千鍾特如鸛雀蚊虻之過乎前而已鸛與蚊取大小之義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呂吉甫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顏成趣 郭象曰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為也不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者也善惡同然任性而不累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時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其生而為生則非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為無不遇而使皆適皆適而天下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然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

造物不可知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吾自聞夫子之教言一年之中去其機械變詐之心還於朴野

二年而從

二年而隨順眾志不起愛憎取舍

三年而通

三年而大通微無人我比從更進一步

四年而物

四年而如槁木如死灰不起絲毫情識一味寂滅

五年而來

五年而寂滅之中又有不寂者如徙之有來

六年而鬼入

六年而與鬼神同其屈伸

七年而天成

七年而與天同其造化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學而至於天成則不當後有進步然又有箇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嘗有物未始有始也若於八年九年工夫愈細不知有死不知有生乃入於妙入於妙則與道合真矣此等學問豈可以歲月而計但言其漸次云耳

生有為死也

彼世人生而有為私其生然後有死而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所以勸人公而不私者正以其死之由於私耳自由也　而生陽也無自也

於陽動之始實無所自則其死也亦返其無所自者而已　而果然乎　而豈非死生之定理然乎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適快適也知此生惡有所適惡有所以至人不

所不適此　天有歷數　雖然是大妙之理皆本於造物有不可知者吾欲求之天則星辰日月之往來僅有曆書度數而已

之謂大妙　地有人據　吾欲求之地則人迹之所往僅有可考據之書經而已

吾惡乎求之　吾安能以曆數人據而求盡天地之理哉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　故將以為無命耶則天地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而皆有造物主之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以為有命耶則芒芒之初耶則無之無命安得謂之有命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　以為無鬼耶則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

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

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以為有鬼耶則謙者未必壽惡者未必福仁者未必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呂吉甫曰一說以生死而論有為無為言人生則不能無為知富貴則有富貴之為貧賤則有貧賤之為死則同歸於無為而已故曰生有為也死也之公公之為言同也下一勸字勸人以心滅意以還造化人皆以生為樂以死為悲勸人以天殺以天墜其天以生為樂以死為哀以吾身為真解其天弢墮其天袠同而不知其始生陽也無自也以其死也有自也而不知其始生陽之始見其有形而已

有自謂自有形而返於無形始見其有形者而已以其死也有自也而不知其始生陽之始

故合情之類不能無非而不知其無所自者而已始實無所自如是則其始也亦返其無所自而已

果然乎而汝也言汝果以為然乎以為然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而生欣戚於其中耶則惡乎

罔兩與影問答

衆罔兩問於景曰　罔兩生於影者　若向也俯而今也仰　罔影之俯

仰不同也　向也括而今也被髮　問影之括髮被髮不同　向也坐而今也起　問影之坐起不同

向也行而今也止　問影之行止不同　何也　故其稱罔兩

景曰叟叟也　叟叟稍問也率略意也　何稍問也　言汝何為率略然有此問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我之所有本自然者不知其所以然

予蜩甲也蛇蛻也　我如蜩之甲蛇之蛻蜩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已蛻

似之而非也　自似之而非果然也以此為比亦近

火與日吾屯也　在火與日之中則有聚也此影故曰屯聚也

陰與夜吾代也　晝陰而無日夜至而無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故彼形者乃吾之所待而有者乎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然形之動也又以有所待矣

彼來則我與之來　彼往則我與之往　形來與之俱來有形則有影也　形往與之俱往無形則無影也

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之氣而動也彼以強陽動我亦與之俱動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其所知為汝強陽者本非我乎形之所問汝又何問哉

張四維曰叟叟未論言我之俯仰行止皆有所待而之詞猶云我之蜩之甲也蛇之蛻也不知其所以然蓋甲與蛇予一則聯於形則不相聯而為之無又似之而非宜然也又吾之與形其離其合亦自有時俯仰行止之相背也謂聚而有景若陰而無日與夜而火吾吾對代也而去之彼形也非吾所以有待者夫彼之耶然彼亦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之如此者夫彼之不能自主者尚為我之所待而況主張有待之造化者將獨不為彼之所待乎

老子戒陽子勿矜

陽子居南之沛　陽姓名戎字子居南往沛内　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　時老子在秦送至郊外

至於梁而遇老子　及子居至梁老子亦至梁子居

莊 呂惠卿曰睢盱自異則亦有迎將之名也已子所以教子居於形謀成於門戶外得遠之之名也伯昏所以去御寇其於一也江湖門乎子門人不能不得其身之家教巾櫛脫屨膝行也以教得其真而行乎人有良公蓋神之所託而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有每得於有藉陽子之睢盱致老子以爲不可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毋下氣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者其視顛顛寡有於睢盱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皆之舍者更且爭矣泰梁之地不遠也舍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遇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容膺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知也聖人之所則始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役於余之所本或避或爭在往反之間耳

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老子言始吾以子爲可教今乃知不可教也陽子居不答將俱在途中未敢遽請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乃及至舍盥漱巾櫛致其潔誠膝行致其謙恭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因問向者欲請教於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夫子在途中未有閒暇是以未敢遽請今閒矣請問其過今閒暇矣請問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當在何處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而誰與居傲則人將畏而去之誰敢與汝同居大白若辱德雖明白而自藏晦若不若人恥盛德若不足德雖極盛而不自居常不自知至人所以爲至德而汝之睢盱不見其足此至人所以爲不可教也故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自悟矜持之非故曰敬聞教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初往沛時舍者迎送之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舍者與其旅邸之主人與妻執巾櫛以奉承之舍者避席炊者避竈不敢與抗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反自梁而還也舍者不知其可敬而與之爭席矣蓋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尊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

陸方壺曰大白二句見道德經辱者恥而自藏之義太白者明於道德之人若不足不自滿也老聖之教如此於是陽子去其矜持深自昧晦忘形混世歸來而舍者與之爭席此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爲妻執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道言和光同塵挫銳解紛正是此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善尊生

莊 呂吉甫曰三代之奏人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殺害所謂上古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於堯讓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於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舉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奚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林疑獨曰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累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爲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人之在者忘生而生無不生忘其而養无不養雖爲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羅勉道曰今常德府武陵縣南善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通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名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陸西星曰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簡隱疾總在爲物所累上治之之方唯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矣故或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或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是尊生上所以爲道德之士捲捲勤勞之貌葆力謂務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爲未至德則盡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二人皆隱士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言欲我爲天子卻亦不妨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然我適有暗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方且治病不暇何暇治天下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莊子稱之曰天下至重之任人不欲而且不以此傷其生又況他物乎又況外物之輕者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不惟得以累之是爲天子者方可付託以天下而不與者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亦隱士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解見前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天下大器難以負荷莊子以爲支伯知天下而不與易故視吾生爲重寧舍天下而不與易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此有道之人所以與世俗不同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隱士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冬有皮毛之溫夏日衣葛絺夏有葛衣之涼春耕種形足以勞動耕種勞形可以延壽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收斂足食可以窮年日出而作晝則出而興作日入而息夜則入而晏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瀟洒忘形無入而不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吾安用天下以累其形悲夫子之不知予也我竊惜夫子不知我志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隱居深山人不知其所隱之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亦隱士舜所與友者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捲音權葆力之士也以后稱舜言舜之爲人捲捲然自以勞乃勤苦用力以養人之士也以舜

靜恨次良者為而己矣夫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孟子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鬼於利害之域道論如是正真可以樂邠大患得患失之愉此種等問人人於有用處若王子搜者正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之德爲未至也。莊子謂石戶之農此言蓋以舜徒以力養人非以德養人德尚未至也 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夫以背負妻以首戴其攜其子而逃終身不歸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以皮帛事以犬馬事以珠玉事三者皆不受彼狄人所求者意在得邠之土地耳 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吾與人之父兄居而以爭地殺其子弟縱不爲子弟惜獨不爲父兄惜乎吾心不忍也 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爾等且皆勉居故土何患無君臣於吾與臣於狄其分一也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吾聞仁人不以土地之故傷殘百姓 因杖筴而去之。杖筴決策也因決策欲去邠 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民不忍舍相率從之聚居於岐山之下遂成國都 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夫太王可謂能以身爲重矣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能以身爲重必以外物爲輕雖富貴亦不以厚養而傷其身 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貧賤亦不以貪利而累其形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世人溺沒於高官尊爵所失者不少 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心趨利雖亡身不恤亦大惑哉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王子名嫡長當嗣位特患越人之弒君而逃隱於丹穴之中 而越國無君，越國莫知所立遂曠年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求之不可得既而知其隱於丹穴乃從丹穴求之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王子不肯出越人以艾草薰之乃出因以 乘以王輿。王者之車乘載之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言以我爲國君乎以我爲國君乎獨不可舍我而他求乎 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莊子言王子非故惡爲君而逃之乃懼弒君而被其也 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不以爲君故傷其生矣可謂能不以爲君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者也。惟無意爲君者方可託以國此固越人所必欲得以爲君者也 焦竑曰：幽憂，高誘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一卷七用力貌，所用養也，所養人也。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言富貴有養而不以貧賤有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

韓魏郎　呂吉甫曰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保學盧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殺身與從殉 者也何若爭 解曰援戈馬而死 攫援兩臂而失靈 斷右臂而爭一苞其銘 鉄鄉而說刀鋸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子華子止韓侯爭侵地

韓魏相與爭侵地。韓地爲魏所侵至是與魏爭之 子華子見昭僖侯，即韓昭侯 昭僖侯有憂色。憂不得地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設若使天下約於君之前 書之言曰：其契約之辭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左手挈取其銘則右臂斷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右手挈取其銘則左臂斷 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然而攫其銘必可以得天下 君能攫之乎。君能不愛兩臂而攫取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寡人不愛天下而不攫之也 子華子曰：甚善。子華子曰君言甚是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即此可見兩臂比天下爲重 身亦重於兩臂。身又比兩臂爲重惟重其身故重兩臂也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韓比天下其輕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所爭彈丸黑子之地比韓又甚輕）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君反愛其甚輕者忘其甚重者愁身傷生而以不得地爲憂戚將以自爽又重於失一臂矣）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他人教寡人者甚多）未嘗得聞此言也（未嘗得聞此至論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以身爲重以韓爲輕故曰知輕重）

（陸西星曰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爲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宜韓僖侯聞之而稱善也）

顔闔辭聘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慕顔闔之名使之者以幣先達其意）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陋閭所居敝陋也苴布粗布也以貧窮自守而躬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至而顔闔自出見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與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使者遂致其所聘之幣）顔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恐使者誤聽或聘非其人而得罪）不若審之（不若往審其實）使者還反審之（還與旋同使者旋即反審實）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再來求之則顔闔已逃而不可得見）故若顔闔者眞惡富貴也（若顔闔眞是無心於富貴者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身者天下國家之本故以道之精而粹者修其身）其緒餘以爲國家（緒一緒則惟其餘剩可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苴一緒則惟其所爲麤者亦可以治天下土苴糞草也即糟粕之喻）由此觀之帝王之

（眞存也　謝偕孝曰難道易退君子之常愈入而拔愈深閭）

（不欲泥於五天下功業眞人於帝王此語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眞者豈常汲汲可期邪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者字眞以治身治當是待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究隋侯之重已當作殊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束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眞）

功聖人之餘事也（然則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皆餘事耳）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以聖人之道觀之非完身養生之本務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今世俗多以外物累其心危身棄生以殉之惜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故聖人凡有所動作必察其所以往與所以爲者果在道乎非道乎果足完身養生乎抑危身棄生乎）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隨或有隋人以隨侯之珠彈雀則世必笑其痴）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世何也笑其所用者重實而所求者至輕之小雀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夫身所當寶何當隨侯之珠之重珠且不可以彈雀奈何以身殉物而自失其寶哉）

（陸西星曰故曰以下數語莊子自爲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其眞也故以其眞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爲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爲謂事之所爲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咲之而彼不以爲非也其所者之差也凡事之得失起於一念幾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起　陳碧虛曰士甘陸沉無聞於世詠志而受無名之粟何妻子之怪而咈禍甜哉）

列子辭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國相）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禦寇者人皆稱其有道德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彼不居君之國而貧窮何不召不周急無乃不好士故置若不聞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以客言故遺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辭粟不受）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望怨望也拊心拊摩其胸也蓋憂悲之狀）妾聞爲有道

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妾聞有道之士其妻子皆飫膏粱而享佚樂而今反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子陽君引以爲己過而饋遺以粟先生又固却不受）豈不命邪（豈非貧窮固有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下一笑字便見列子之安貧）君非自知我也（子陽君非真知己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特因人之譽我而遺我粟耳）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既非真知己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萬一異日罪我亦且因人言而罪我矣）此吾所以不受也（吾之不受以此）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爲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陸西星曰子陽嚴酷無道之人其粟本不宜受旦子陽爲國人所殺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

楚郢也　王元澤曰謂□義而屠羊說居屠肆而守義何代之夫屠羊以爲己功而權而無求於時此亦當知恥矣休者退曰大王反國說反屠羊今得其本於三旌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

屠羊說辭賞

楚昭王失國（失國而出奔）而屠羊說（音悅下同）走而從於昭王（屠羊說亦從亡）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及王反國將賞從亡之功次第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失國則說亦不得安居而失屠羊之職）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今大王得反故國則說亦得反故土而復屠羊之職）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既復屠羊之職則臣之爵祿已復矣凡此皆上之賞也又何以賞爲）王曰強之（上聲）（王使人強之使受賞）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失國必有任其罪者非臣之罪故臣不敢自伏失國之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及反國也必有任其功者非臣之功安敢受反國之賞）王曰見之（王奇其人欲使之來見）屠羊說

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楚國之法有建立安國之大功欲重賞之乃得見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今臣無智慮不能存國於國家無事之時）而勇不足以死寇（而又無勇不能死難於有事之日）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吳軍入郢我特畏難而逃避非故從大王出奔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今王欲廢楚國之法毀舊日之約而使說往見是以賤臣而下至尊此不可使聞於郢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所處者卑賤而行義高於人一等）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子爲我爵之以大夫之位彼雖不受祿令受其爵可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夫三旌之位豈不知其貴於屠羊）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說使因而得萬鍾之祿豈不知其富於屠羊）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然豈可貪目前之富貴使吾君受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說不敢當厚秩願復反屠羊之肆足矣竟不受）

陸西星曰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爲小官春秋有羊舌職是其証也

原憲起　王雱曰夫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生於心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富貴不知其爲貴貧賤不知其爲賤况然以行於胸中所以

安貧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四面特墻堵史記所謂家徒四壁立是也）茨以生草（茨苫屋也生草亂而不變之草也言其上則以生草蓋屋）蓬戶不完桑以爲樞（門戶不完因特以桑木爲門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而以麁褐衣塞之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雖上漏下濕亦正坐而鼓）

子貢乘大馬以大馬駕車中紺而表素內着深青之衣而以白色為外衣軒車不容巷車大巷小而不得入往見原憲原憲乃徒步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原憲頂樺皮之冠曳敝壞之履倚藜木之杖而俟於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嘻嘆聲言先生何困憊若是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無財足以自給特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無真學問可行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今我特貧於財非學而不能行於世乃謂之病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子貢聞言而有慚赧之色蓋已知其幾已也逡巡退縮之狀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所交者非其人學以為人學不為已而為人教以為已教人非為道而為利仁義之慝假仁義以文其姦慝輿馬之飾從借車馬以外飾美觀憲不忍為也我不忍為

道[illegible]大略之開也共原[illegible]曾子顏回者不[illegible]心矣憲居環堵之室[illegible]而是臨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決破顏回家貧處卑而餘郭綠麻之僅給三人未嘗要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狥物而傷生乎此所以異於世俗矣致可敗道者忘心 陸西星曰憊不若很曰織[illegible]別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譽[illegible]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已此便是學問不真實藏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慝[illegible]之纓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而踵決見履之敝也曳縰[illegible]出金石[illegible]歌之即[illegible]三句[illegible]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此數世盜名之事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縕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而露其絮顏色腫噲顏色虛浮手足胼胝胼音駢胝音知手足之皮厚也三日不舉火不給食十年不製衣衣不給正冠而纓絕纓所以繫冠者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捉衿而肘見方欲捉衿而衿之袖已破納履而踵決方欲納履而履已破曳縰而歌商頌扶曳以行而歌商頌之詩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聲洋洋盈耳若敲金擊石而有節奏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天子諸侯雖貴彼直以道德高之故不得以之而為臣為友故養志者忘形養身以[illegible]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致道者忘心矣惟至於道者不惟忘形忘利且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呼其名使前顏子之心齋坐忘是也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家貧而所居卑陋何不為貧而仕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有郭外之田足以供朝夕之飦粥而不饑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有城中之田足以為絲麻以製衣而不寒鼓琴足以自娛鼓琴可以適志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學夫子之道可以舒懷回不願仕終身優游於夫子之道足矣不願仕也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嘉其悲大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知足乎已故無待於外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審者信也信在我者真有得則外物之失不足為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以修於內而不求人知則雖無位而中無愧怍丘誦之久矣丘昔聞其語今於回而後見之今見其人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其友也

林希逸曰原憲曾參顏回皆安貧樂道之士郭內之田郭外之田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尋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

公子牟辭榮就隱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身雖處江湖而心猶未忘富貴居乎魏闕者奈何能遣去此心乎瞻子曰重生須以吾身為重時時提醒此一點念頭重生則利輕知身之可重則外物自輕[illegible]自不知有魏闕矣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illegible]畢竟理未能勝欲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此心未能自勝必強為抑遏[illegible]從而神無惡乎順之則於神無傷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念起之時既不能以理勝之又強抑遏而不順之此之謂重傷是不能自勝一傷也又[illegible]於自制二傷也此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此非養壽之道故曰無壽類言不入[illegible]

中山公子牟 陸西星曰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乃本然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合著其[illegible]之性見[illegible]也所以[illegible]此誠[illegible]使[illegible]空而[illegible]

壽者之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莊子因頌言魏牟以公子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未至乎道。雖所學未至於道可謂有其意矣。亦有向道之意矣

焦竑曰象魏闕天子之門淮南子作魏闕許慎云天子之兩觀也莊子論魏牟數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

孔子不窮於道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在陳絕糧純菜而無米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雖甚困憊而猶弦歌顏回擇菜。取菜於山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魯人惡之削迹於衛。衛人惡之伐木於宋。宋人惡之窮於商周。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商周人圍於陳蔡。今又爲陳蔡大夫所圍殺夫子者無罪。人皆以爲惡之殺之者亦不罹罪網藉夫子者無禁。即陵轢之者亦不干法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身犯衆惡而猶自樂歌聲琴音不絕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信君子之人固不以貧爲恥乎這無恥字不可把顏子路看得式粗淺即論語何爲其莫知子也之意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撫琴喟然而嘆曰。撫琴按琴以守而音由與賜細人也。由賜小人之稱召而來吾語之。見爲我特召而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此言被圍可謂困如此孔子曰。是何言也。孔子言此何可言窮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君子有道德乃謂之通無道德則謂之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今我戴仁履義抱道於已特所遭者亂世耳其何窮之爲。我則何窮之有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故惟內省於心而不窮於仁義之道乃能臨難而不失其堅貞之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遇歲寒乃知松柏之後凋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遇陳蔡之扼而後丘因窮之道始幸可以自見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削然瀟灑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路聞言而喜躍然執楯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子貢亦因此而悟曰吾陶鎔於夫子之道而不自覺猶受天之覆而不知天之高受地之載而不知地之深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今乃知古人得道者不知有窮通總歸樂境非樂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非樂窮通也樂道德之在此則視窮通特如寒暑風雨之序毫不介意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故許由所以娛樂於潁陽之山共伯所以自得於丘首之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耳

林希逸曰此條多有妙語如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誰能道出共伯一云共和余謂未必是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道也

三子不受禪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君之爲人可怪異哉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身居畎畝而遊堯之門受堯之禪不若是而已。在己既自不是亦可以已矣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又欲以汙我德吾羞見之。此人吾且羞與相見況受禪乎

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天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決然無復沉然後衆得失無累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自可以為殉名，林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因自投清泠之淵。此事也無經見，亦只寓言。○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言謀伐桀非吾責任。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及湯問孰可與謀，特以不知拒之。湯又因瞀光而謀。瞀音務。瞀光曰：非吾事也。言伐桀自有可與謀者，此非吾事。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及問孰可與謀，亦以不知拒之。湯曰：伊尹何如？問伊尹可與謀乎。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吾祇知尹之為人強力而有作為，忍恥而耐汙辱也，他則吾不知。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湯因伐桀而勝之，以天下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彼必以我有不仁之心，故與我謀伐桀。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彼必以我有貪富貴之心，故讓我以天下。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無道之人指湯也，以伐桀讓位兩事來汙辱我。吾不忍數聞也。數音朔。吾不忍屢聞其汙。乃自投椆水而死。椆音稠。卞隨古隱士，投水事不可考，或亦寓言。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取天下則必與智者共謀，必與勇者共成其功。既得天下，則必有仁德者居此位。此古今逆取順守之道。君子胡不立乎？今君為仁者也，何不立？今君居之，以君子稱。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放廢其上，無君臣之義。殺民，非仁也；戰爭殺民，無愛民之仁。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他人蒙難以取天下，我安坐而享天下之利，非廉潔之人。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吾聞非義之人不可安為之黨而受所為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無道之世不可安居其地，土重遷而居其地。況尊我乎！況欲尊我為天子乎。吾不忍久見也。吾不忍久見此事。乃負石而自沉

昔周鄭郭象白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此云死者，亦歎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呂吉甫曰：若無擇、隨、光，自殘其身者也。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羞其世，為汙辱至於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孟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

聖賢所於死生之義固達矣，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而舜之遠流為之，其未為智，湯之惡鴻溝，不可謂其行，然則死非乃云所受也。而辭非以為貪，湯恐天下以己為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而累於己，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務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時殺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

於廬水。負石自沉亦寓言。廬音閭。陸西星曰：按三自沉者，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為大道之所取也。

夷齊高節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岐周在西，故指文王為西方之人，言其似有道君子。試往觀焉。試往觀其作為如何。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至岐陽，武王即使周公旦往見夷齊，而繞與之盟約，以堅其來歸之心。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加其祿二等。就官一列。極其品。血牲而埋之。殺牲取血以盟而後埋之，蓋祝以山河帶礪之固也。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二人相與哂其言之怪異，非吾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上古之世不知此。其事鬼神也，祭祀以時，盡其誠敬而無心祈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其治民也，盡其忠信。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樂音洛。其行事也，一循其舊章，而樂以先王之政為政，樂以先王之治為治，初無心於變更。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亂壞以收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形人之卑而矜之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也。不以遇時得為遂盡以自私自利。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今見殷之亂而急急為政，脩其善政。上謀而下行貨，上則用謀而下則以爵祿招誘天下之士。阻兵而保威，阻險其甲兵以保固自己之威嚴。割牲而盟以為信，殺牲盟誓以立硜硜之小信。揚行以說眾，自陳其功德以

尚見利則長猶能右抵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取者知此則言志而意將矣

說衆人之心志殺伐以要利，輕肆殺伐以要求有天下之利是推亂以易暴也。是以暴易暴與紂同惡者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有道之世不退避遇亂世不爲苟存。無道之世不苟且存身今天下闇周德衰，今商既昏亂而周德又衰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塗即塗炭之塗言自汙也我若與周並立斯世以塗吾身不如避之而自潔其所行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此句結案以下乃莊子之言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言二子之於富貴苟義任可受則必不賴此汲高亢戾之行以激於世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直以義不可已故井隱獨樂不事王侯之事耳此二士之清風高節也

陸西星曰按二子餓死亦文士之甚詞既曰采薇焉得長餓死直老而死耳

孔子與焦竑曰展禽當僖公時入室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皆寓言也樞戶謂入戶樞而取物也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帶牛脅以牛皮爲帶也縫衣淺被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戶曰擽振氣也郭象曰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往見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季即柳下惠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爲盜而名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搖人之戶樞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大國稍強則守其外城小國入保，小城曰保小國弱則入守其內郭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詔教也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言父兄不能詔教其子弟則名雖曰親實同路人無足貴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恥其不能教誨丘請爲先生往說之。」音稅欲往說諭跖使從善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此即下愚不移者雖辯而有口才者亦不能化之使善將奈他何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憍輕飄之意強足以拒敵，其強力無敢與抗辯足以飾非，其口辯能文過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其怒不常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輕易發言以困辱人先生勿往恐受其辱孔子不聽，

郭象曰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雖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爲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爲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棄是非然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休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實

顏回爲馭，御車子貢爲右，車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休卒徒者休息其卒徒而以宴飲爲樂膾人肝而餔之。餔而切之曰膾以人肝爲肉膾而食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謁者通謁見之人也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二句狀其怒之甚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言爾造作言語假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冠枝木之冠，枝木之冠冠名華飾如枝繁也一云木遇則多錯節故可爲冠帶死牛之脅，牛脅牛皮也言以牛皮爲帶多辭謬說，辭多而其說愈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不耕不織徒以口舌妄生是非之論以迷惑天

(天下君長)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又使學者不返耕織之本業，偽為孝弟之浮辭，而徼倖富貴以自利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丘與下季得相親幸)願望履幕下。(願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坐而兩開其足，見驕恣之狀)案劍瞋目，聲如乳虎。(乳虎者，虎方乳其子而性危暴，蓋恐人傷其子也。此二句見暴怒之狀)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形體長大，容貌美好，無與為比)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則人人皆悅而慕之，此德之上者)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出其知之外)能辯萬物，(能可以辯別諸物而無不知)此中德也。(此德之次者)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若彼特其勇敢而聚衆橫行，此德之下者)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南面而稱孤，言可為諸侯也。諸侯則稱孤，如寡人之類)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面則光澤，目則光明)脣如激丹，(脣紅)齒如齊貝，(貝，貝玉，此齒齊如貝玉之齊)音中黃鍾，(聲音響亮)而名曰盜跖，(有此貴相，而空負盜跖之名)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陸方壺云：無稱臣之理)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與天[illegible])

(始言改行自新，從今日始也。陸方壺曰：尊之為諸侯，安得不上告天子而後使列國尊之乎)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言天下皆願尊為諸侯)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言愚陋小民乃可以利規誘之，以言諫諍之，若我則不可以利動，不可以言激也)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容體俊偉為人所悅者，此乃父母生我之恩德，我已自知，不必汝說也)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此即面是背非之意)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今汝欲尊我為諸侯，是欲誘我以利，而恒民待我，我苟一受籠絡，豈能長久)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置錐之地極小也，無可置一錐之地，極言子孫之貧)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非以有天下而為天子之利大，故謀取之者衆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架木為居，如鳥巢然，以避禽獸之害)晝拾橡(音象)栗，(山中樹實)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冬則燒其薪以禦寒)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居居于于，皆無心之貌)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言三者皆盛德之世)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流血百里。（此言黄帝失德）堯舜作，立群臣。（此言堯舜失德，立群臣者，堯立舜，舜立禹爲天子也）湯放其主，武王殺紂。（此言湯武失德）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言黄帝堯舜皆首亂天下，湯武以來則皆以亂易亂者）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主持雄辯以教人）縫衣淺帶，（衣縫掖之衣，而服緌小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不惟惑人，且欲迷惑世主以希富貴）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音悅）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按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其卒之也（卒，終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葅於衛東門之上。（按史記蒯聵與孔悝蒙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子路聞之，馳造蒯聵，責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殺之。蒯聵不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衛人葅醢之）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葅此患，（此葅字與上葅字不同，當作活字看，借言釀成也，言子教子路釀成此葅醢之患）上無以爲身，（指削迹等事）下無以爲人，（指教子路）子之道豈足貴邪？（二者皆無足貴也）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謂不傳丹朱）舜不孝，（謂臣瞽瞍）禹偏枯，（謂手足胼胝）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

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孰與熟同）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反，上聲。取六子而詳論之，皆以其性爲利所惑，而爲背道背德之行，其爲可恥）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鮑焦衣敝衣，持蔬而道遇子貢，子貢曰：吾子害矣。鮑焦以言摧子貢，子貢亦以言摧鮑焦，鮑焦愧而立槁於洛水之上）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申徒狄，宋人，仕於宋）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文公出亡，道饑，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文公反國，賞從亡之功，偶忘介推，推遂隱居深山，後文公追憶之，使人燔其山，使出，竟不出而死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梁，橋也）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磔，張其尸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見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離，麗也，皆泥著於名，輕死如歸，不念其本真之性以養壽命之源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笑其徒殺身而不智）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上自黄帝，下至子胥，無論身全身死，皆不足貴）丘之所以說（音稅）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言人情終日營營以求遂其欲）人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又終日營營以求全其壽。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疲勞如此，故除病死憂患外，而得怡悅者，一月中僅四五日，言憂多而樂少也。天與地無窮，天地無窮盡，亘古如斯。人死者有時，人縱有百年之壽，亦有時而死。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以有盡之形骸寄託於無窮盡之天地，過隙倏忽而過一生耳，騏驥過隙，猶其速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達於理之人必能從心養壽。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棄而不胥爲。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狂狂汲汲，猶栖栖皇皇之。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詐僞之事不足全眞性，故不足言說。孔

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執轡而屢落。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闕不見。車馬有行色，而車馬有行道之色，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得微往見跖邪。得無見跖而歸乎。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跖得無拂逆汝意若我前日所言乎。孔子曰：然。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無事而見跖以生事，猶無病而自灸以取痛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與鬚同。幾不免虎口哉。言幾陷於死也。

陸西星曰：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爲耆艾人而無人道者，不以先人者。蓋跖可謂有人道者乎，而以之重言，其不然明矣。此篇之贋，不攻而破。

[illegible]則行名實[illegible]上則下[illegible]七之全其內然後行[illegible]常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同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狂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而視四方與時消息則離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執同撼而無不然觸成而悉與道排徊則時消與時以毋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存亡得棄而天地則己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求世人但知[illegible]世之爲從而不作[illegible]亦小道也是以無約之論[illegible]尚行秀曰二子之論[illegible]夫故苟得而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君子徇名辯謂二子皆約一偏未爲合道要君子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

子張滿苟得問答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汝何不修行以爲名利之謀乎。無行則不信，蓋人而無行則人不信之。不信則不任，人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不任則不利，不任事則名利何從得來。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故觀之名，計之利，其眞在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豈眞有見義理之常然而不可一日不爲者乎，分明是爲名利而修行也。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苟得則以爲名利者不在於修行，而在於無行，往往見得無恥者致富，而多以然諾取信於人者取顯榮。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於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計

之利，而信眞是也。故觀之名，計之利，信其眞在於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若棄名利而自審於心，則夫士之爲行，豈眞一無所爲而抱其天乎。抱言與之相守不離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貴極矣。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然以臧聚而比之桀紂，則怍者以桀紂之行亦小人所賤也。臧聚即臧獲奴婢之稱。仲尼墨翟窮爲匹夫，其賤極矣。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然以宰相而比之孔墨，則辭者以士行如孔墨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可見天子無行則未必貴，匹夫有德則未必賤，貴賤在行之何如耳。滿苟得曰：小盜

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乎無定論，如盜賊之行，人所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又入盜之門，士存焉，則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爲之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論則賤之，（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律天下，當齊不義）行則下之，（而考其所行，則二君之所爲，貴臣而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而莫決也，不亦所言拂於所行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故書曰：何分美惡，持幸而成者則貴，不幸而不成則賤耳，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者爲篡夫也）子張曰：子不爲行，（子張又言，子若不修行）將使疏戚無倫，（將使親疏無等）

貴賤無義，（貴賤無定位）長幼無序，（長幼無定次）五紀六位，（五倫三綱中之六位）將何以爲別乎？（人道之五倫分別，人道幾乎滅絕矣）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苟得以爲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人，堯舜則疏戚無倫矣）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湯武則貴賤無義矣）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王季周公則長幼無序矣）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儒墨則倫紀大亂矣）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爲行乎哉，將不爲行乎哉）（正猶定也，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爲名，我則定於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名利之實，於道不合，終非久[illegible]）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吾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實成）（無約是箇全無約束之人也）曰：小人殉財，君

子殉名。（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其所以變易情性者，雖清濁不同）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然棄其所當爲而不能存生保性，反殉其所不當爲而爲名爲利，則一而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故爲之言曰：無以天而殉人）無爲君子，從天之理。（亦無爲君子，以人而從天）若枉若直，相而天極；（以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似枉非枉，似直非直，皆天然自有之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面觀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若是若非，執而圓機；（吾故不論若是若非，執而自運之）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大要信意而行，得於我則從容自獨）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轉，背也。無背道而行，無自名以義，中乎道矣，以求成功）（蓋轉而行，成而義，將失其所爲，不真者矣）無赴而富，（不趨於富）無殉

而成，（不殉於成）將棄而天。（蓋趨而富，殉而成，將棄天與天相合之理矣）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故比干子胥必於忠則禍）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必於信則生患）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必於廉則有害）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必於義則有失）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皆此古所傳聞，今所共說）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以爲士者徒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必其行而必爲之）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故必遭其殃害，服，被也，離，罹也）

陸西星曰：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得於滿其欲者，設爲子張問答，以爲子張之意主於爲名，苟得之意主於爲利，此等說話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是使人恣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爲非莊子手筆者，誠知言哉。

無足與知和問答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天下之人未有不興起於名而趨就於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故富則人歸皆歸附之歸則下之既歸之則必卑下之下則貴之既下之則必尊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彼富者之人見人之下己貴己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今子獨無意於富貴豈其智有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耶故推正不忘邪或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知和言此等富貴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高之士矣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中來胸中有甚主張但隨俗治化同流合汙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顧懷然而寄之名利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以是而論長生安身養心之道失之遠矣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彼其昏惑於利失其本心或安或否皆迷而不覺故曰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或悲或喜皆不能自已故曰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知為其人為而不知有天理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是以雖為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無足又極稱富貴言富之於人其利甚大

郭象曰此章言知足者常足呂吉甫曰無足以富為足下貴之為貴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稱下貴之則其中无主可知足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夫其性命之情淵之安體樂意亦遠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為已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況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談時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无足以無以天下為故棄天下而不以為廉已甚之矣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還人性皆然不可也彼勢於[illegible]氣言爵作為貴其氣驕滿體澤則為謂形體潤澤則特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從人乃捨棄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已而不知所以為也孔子不[illegible]此盜跖于張不能收[illegible]約无足見張於知和則知害惡名利不足以用勝其道德足以勝之也王元澤曰物莫重乎身亡莫重乎生今乃同於化世矣重棄生

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illegible]美利之極雖至人聖人亦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何者富無所用力而以人之力為力俠人秉人因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無所用謀而以人之謀為謀因人之德以為賢良無所用德而以人之德為德非享國而嚴若君父雖未嘗享有國家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且聲色臭味權勢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象效法也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人之性也此出於人之天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天下之人雖不以我之貪者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知和言智者之所為故動則以百姓自處不收自放於禮度之外是以足而不爭是以常自知足而無所爭無以為故不求彼誠知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不求也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使其在我者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為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有餘故棄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此廉貪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外也反監之度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鑒之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雖使為天子有天下直外物耳亦不可以償害之物而驕人戲人也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故計其遠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求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

[illegible]以其所為而論要究其所以道何緣近之[illegible]此則惕怵居富貴則祈恤足保本而務遊也為己者務興名就利之為而不究富貴之自為也舍其自為而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盜跖之暴唯聽其從欲之士雖近崖未無刑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智乎因禁此從肆者為嗜色則心樂[illegible]則諸究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己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從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害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毀牛辭聘此豈要名哉堯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辭而不顧此豈假名譽哉貪養之人以恬淡為病寂寞為疾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迷禍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括淡寂寞之七觀鍾鼓[illegible]則長亂適素[illegible]膏粱充滋則動多艱者權勢取戚者滿為身疾擾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冒其性已竭貨財已盡悲故[illegible]

寫言善如馬河之馬言高人處者如負重疏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靜居則溺脉澤則馮又曰解依弱於馮一句靜居則弱安安鳴其聲色所迷無水自流也故曰然則馬河徒步陷身九溺故曰馮言必作憤音

劉乐懇論曰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民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合於正以均志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

不以美害生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仁天下也不以美名而害性也善

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卷

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天下事而害身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

天下稱賢焉。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者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

之。則可以有足矣名而無忝矣彼非以興名譽也。然其有之也乃不自名而天下之名

自歸之非求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

生。無足言必持賢知之名苦支體絕甘儉約以養其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

死者也。縱得久長亦知久病長阨而不死者雖生何益知和曰：平為福，有餘

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知和言凡物之理平則能保而為福

蓄則必溢而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

於芻豢醪醴之味，今富人有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嗛於味塞滿其口也以

感其意，遺忘其業，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謂

亂矣。此一害也侅音該溺於馮氣，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侅或洩於下而溺若負

重行而上也。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謂苦矣。此二害也貪財而

取慰，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而取竭，貪權以竭天下之勢靜居則溺，靜居

則歎而溺洩體澤則馮，體澤則馮氣而懣可謂疾矣。此三害也為欲富

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且

馮而不舍，音舍謂日馮於心志而不能舍可謂辱矣。此四害也財積而無用，

服膺而不舍，財積於無用之地而念念不忘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

但見憔憔戚戚之意滿於胸中猶求益而不止也可謂憂矣。此五害也內則疑劫

幾之士可與之論凡泥夫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請之賊，劫請劫取也居則疑劫盜之至外則畏寇盜之害，行則懼傷之所

內周樓疏，故藏於屋內者登為樓疏周環其室疏窗也樓牆上之樓也外不敢獨行，

運而出外者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害也此六者，天下之

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富者但此六患則體安得謂之安意安得謂之樂乎

然且失其檢點而不自覺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音丹以反一日之

無故而不可得也。一旦患至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

亦不可得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

得，到此之時名亦不見利又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而觀向者

經縛其身心以爭此貨禍之物不亦大惑乎

陸西星曰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盜跖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見語

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昔趙劍 呂吉甫曰莊子之俯行顧曳尾於塗中不為大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

雜篇說劍第三十

莊周三劍說

昔趙文王喜劍，喜劍鬬之戲也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

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怠於政事而國家衰亂諸侯謀伐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音稅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言莊子當能說而止之也太子

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問太子何所命令於周而一旦賜千金乎

本末輕重之所作必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谿至勃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何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將無方也惟神人可以御神故臣者伏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言然自失乃知己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者先故以為鋒清廉者次故以為鍔賢良者以為脊者故為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鋏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聞寡人之劍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

劍無曰天下事物之情莫不與己而尊同俯小而慕大以至章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諭道果於許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物必假言而後復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斷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辨於益之惑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杳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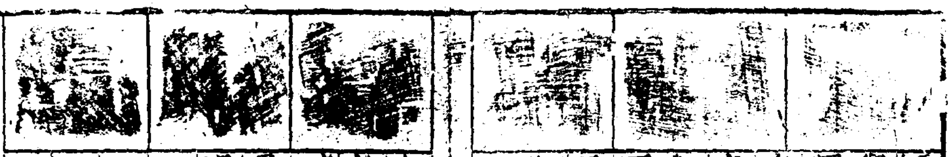
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聞夫子有明聖之德)
(謹奉千金以為從者之享)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今夫子不受悝亦不敢言所託所言矣)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
(欲用我者欲絕王所好使勿更為也)使臣上說(音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
太子。(使我說之而逆其意則太子必不惟悅故曰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
安所事金乎。(彼將身且不保金將安用)使臣上說(音悅)大王下當太子。
(使說之而悅下當於太子之心)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彼將太子何斬我亦何求)
(得而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
為劍。(言周善為劍術)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
冠。(吾王所見劍士皆露其髮與鬢而不高其冠如今包巾然)曼胡之纓。(纓繞於項下者粗魯)

(反而)短後之衣。(衣短於後所以便事)瞋目而語難。(欲鬬之時張目而以語相
詰)難。王乃說之。(王必心乃悅此等人)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今夫子不以劍服而以儒服必逆王之意)莊子曰請治劍服。(請製劍士之服)
治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
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
使太子先。(子將何以教寡人而使太子為子先導乎)曰吾聞大王喜劍故
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子之劍何以能制人而使之服)曰
臣之劍十步一人。(此劍可十步而得一人)千里不留行。(雖千里之遠無
敢阻吾之行者)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如此劍術天下無敵手矣)莊子曰
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示以虛開以利誘其進也)後之以

聖也夫劍士蓬頭突鬢朝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以說尊其所說也上命天子次及諸侯下訖庶人各彼將暴其所大也大則函天下次則貴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為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狂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伐劍以求合矣盡自益還父皆非己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發。先之以至。(後發而先至將擊其勢必伏也如鷙鳥)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王言夫子且休息就館舍而待吾之命)令設戲請夫子。(使人
設劍戲乃詔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
六人。(或死或傷者六十餘人僅得五六人可用)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
(奉與捧同持劍也)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治也今日試使劍士治劍而以相
擊)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御用
也杖執也夫子所執而用者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隨其長短皆無不宜)然
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
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
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鋒劍首也)齊岱為鍔。(鍔劍

刃)晉魏為脊。(脊劍背也)周宋為鐔。(鐔劍口也)韓魏為鋏。(鋏劍把也)包
以四夷。(使四夷為守)裹以四時。(用之有時)繞以渤海。(繞以渤海環繞其外)
帶以常山。(以常山帶其中)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論以刑德。開
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日為德月為刑日陽月陰春夏秋冬皆順造化
自然之序)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
上決浮雲。下絕地紀。(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
自失。(文王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
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用智勇士為劍首)以清廉士為鍔。(用清
廉士為劍刃)以賢良士為脊。(用賢良士為劍背)以忠聖士為鐔。(用忠



聖士為以豪傑士為鋏，用豪傑士為劍把 此劍直之亦無前，劍口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上得天時 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下得地利 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中得民和 四鄉四方也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

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咸如雷霆而海內諸侯皆于我乎賓

服如天子以賓禮親邦國也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

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註見前 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以劍相擊

鬪雞至於斬首裂腸而不恤 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如鬪雞但知有鬪不顧生死

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一旦命絕國家亦何賴於若人

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

之。王乃牽而上殿。王乃下堂而上殿 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宰人進食，王三環其所進之食以示敬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

畢奏矣。言此劍術止此矣 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深自愧悔 劍士皆

服斃其處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

焦竑曰：鐔，劍口也。鋏，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三環，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請念不見禮，皆自殺也。

玉堂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八終

孔子題郭象曰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上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其所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玉堂校傳如崗陳先生二經精解全編卷之九

秀水　陳懿典　孟常父　述著

北海　焦竑　弱侯父　攷定

古閩　楊九經　一甫父　叅訂

雜篇漁父第三十壹

孔子漁父問答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林名 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

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

眉交白，鬚白而眉亦白曰交白 被髮揄袂，散髮揚袂 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自岸邊循行而上至陸而止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坐而左手

言吾用曰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之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於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淺哉入於四病豈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覩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倚膝右手支頤以聽 曲終而招子貢子路，招以手招之使來 二人俱

對。二人俱往答見之 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客即漁父何為言何人也 子路對曰：

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族姓也 子路對曰：族

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何治言有何職任也 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心所佩服者忠信身所躬行者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文之以禮樂而揀選倫理以教人 上以忠於世主，下

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忠君化民為利及天下者也 甚大齊民平等之民也

此孔氏之所治也。此孔氏之職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

言曰：不告子貢子路而去且行且言曰 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徒有…受生

之仁恐身不免於禍患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心形俱勞而失其性眞嗚呼
遠哉其分於道也。其離於道甚遠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琴而起以手推開其琴而起曰其聖人與此人乃聖人也乃下求之至
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拏船篙也方將杖篙撐開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鄉孔子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孔子退行故步乃再
揖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曩猶頃也頃者先生有微而不盡之言而遽去丘不肖未知所謂丘未知其說竊
待於下風自下而待上曰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
也幸聞談說而終以教助丘也相助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
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
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尔與我類同同則相從
聲相應尔之言與我之言聲同則相應固天之理也此皆不謀以合不戒以孚天然
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吾且把吾所有之道放下不說而經子之所
以而將子之所爲與予經畧一番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學之所爲者亦世人所宜
知之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各正而各
任其職則治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四者各離其位而相侵其事則
亂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凌故必一官各治其職人人各憂其
事乃不相凌也憂者思也故田荒室露故田疇荒蕪家室敗壞衣食不足
不耕不織故不足徵賦不屬戶口之役不能繼妻妾不和妻篤其妻長少
無序少凌長上庶人之憂也此庶人所當憂能不勝任官事不治

才能不足勝其任故職事不理行不清白素行不潔白群下荒怠群下亦乘之各
怠其事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功業無一可見爵祿不能持守故大夫之
憂也此大夫所當憂廷無忠臣國家昏亂朝廷無諫諍之臣故國亂工技
不巧百工之技不專精貢職不美歲時之貢職不均春秋後倫不順
春秋之朝覲失序天子諸侯之憂也此天子之諸侯所當憂陰陽不和
寒暑不時以傷庶物四時不調故庶物傷諸侯暴亂擅相攘伐
以殘民人諸侯僭代故民人殘禮樂不節財用窮匱朝廷禮樂之用不從
儉約則財用傷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家庭倫紀之常不日修飭則百姓亂天子
有司之憂也此天子之公卿所當憂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
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
民不泰多事乎今子無其位而欲爲有位者之事不已泰甚多事乎且人有八
疵八者皆大疵病事有四患四者人之大患不可不察也不可不時省察而務
決去之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己事而強爲之是自兜攬也莫之顧
而進之謂之佞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是逞口才也希意道言謂之諂
逢迎而導之使言其名曰諂是媚之也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不管或是或非只說
得出便是其名曰諛諛浮辭也好言人之惡謂之讒專一說人不善其名曰讒讒譖毀處
也析交離親謂之賊析離人之交親其名曰賊賊害之也稱譽詐僞以
敗惡人謂之慝外則詐爲稱譽其美實則欲敗人惡人其名曰慝慝奸也不擇善
否兩容頰適以頰色投人之好曰頰適無惡皆欲其悅己故曰兩容偷拔其
所欲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謂之險其名曰險言機心更多也此

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不惟外害人，且內害身) 君子不友，(君子不當與之友) 明君不臣。(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好經理國家大事，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而自欲高立功名，挂，高掛也；叨，忝也)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是貪者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之很。(有過不改，聞人之諫，愈恣意妄作，是很戾不受諫也)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喜人之與己同，若不與己同者，其人雖有善，亦以為不善，是自矜誇也)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能除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 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

而離此四謗者何也。(丘不知有何過失，而遭此魯衛宋陳之四辱)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譬如人有畏見其影，惡聞蹤迹，欲疾走以避之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舉步愈急，而愈有蹤迹) 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走愈迅速，而影愈不離) 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却不知處幽陰之地，乃可止影) 處靜以息迹，(靜坐乃可以息迹) 愚亦甚矣。(世間亦無此事持詮，為不知道之喻) 子審仁義之間，(今子辯說仁義之理) 察同異之際，(明察是非之吩) 觀動靜之變，(晰於隨時之宜) 適受與之度，(合於辭受之節) 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講明好惡情性中怒之理) 而幾於不免矣。(此皆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謗) 謹修而身，慎守其真，(而汝也當修汝之身而守)

其本真自然之道，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然則無物我之對，而我無所累矣) 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今不求之身而汲汲於為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積精誠之極，乃謂之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至誠可以感神，不精不誠，人且不能感孚之矣) 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哭者雖悲泣，實無哀痛之容) 強怒者雖嚴不威，(強怒者雖嚴厲，實無可畏之威) 強親者雖笑不和。(強與人相親者，雖假以笑，實無和悅之色) 真悲無聲而哀，(自然哀痛) 真怒未發而威，(自然威猛) 真親未笑而和。(自然和悅) 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故真情在內，自然精神感動於外，乃知真之為貴也) 其用於人理也，(用此真心於人倫之間) 事親則慈孝，(孝為真孝)

事君則忠貞，(忠為真忠) 飲酒則歡樂，(樂為真樂) 處喪則悲哀。(悲為真悲) 忠貞以功為主，(真忠則所主在立功) 飲酒以樂為主，(真樂則所主在合歡) 處喪以哀為主，(真悲則所主在哀痛) 事親以適為主。(真孝則所主在適親意) 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功既成形，迹不必計矣)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親意既適，疏節可無論矣)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飲酒既樂，不必擇其味矣) 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臨喪既哀，不必責以禮文矣)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禮者文飾於外，特世俗所為) 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不可得而移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故聖人任天之便，率性之真，不以世俗之所好為拘)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愚者不能法天，但憂不與人合) 不知貴真，(不知天爵)

之貴祿祿而受變於俗。祿祿與祿祿同而國人祿祿此爲流俗所化故不足

此等之人常見其不足言常慊然也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

道也惜哉子之久沉溺於務外之學而不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

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今者丘得遇夫子若天假之緣先生不羞而

比之服役而身教之頼先生不以教不肖爲耻此我於弟子之列而教之敢問

舍所在敢問其居何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請得受業於先生而終學

此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可與適道者乃

與同造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不可與適道者彼既情然不知慎勿強聒之則吾身乃免於失言之罪子勉之吾去子

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乃以棹撐舟沿岸而去葦岸邊

草也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是時孔子以目送之雖回請還車由

請授綏孔子亦不假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水波定若舟去

遠也必待去已遠不聞撐船之聲乃敢登車子路旁車拏聲而問曰由得爲役

久矣言由得執弟子之役已久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未曾

嘗見夫子平日接人如此其敬畏之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

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雖侯王君公見夫子與夫子分

主賓於庭而禮相均敵夫子尚猶有傲色今漁父杖拏逆立今漁父倚篙斜立若不爲

禮而夫子曲要音腰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而夫子鞠躬傴

僂再拜而後敢應得無過於禮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

乎。門人皆愕然怪異不知漁父何以得此禮於夫子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

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由也服於禮義之教已久而樸鄙

之心至今未去而猶未能變化氣質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

禮也有禮者必敬長見賢不尊不仁也仁厚者必尊賢彼非至人不

能下人彼漁父若非至德之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下人不精不得

其眞故長傷身我若不推誠自獻以求教於人必不可聞眞實之誨且無益於身而有損

也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惜哉不仁

之人不能尊賢則必取禍而由必獨罹此禍矣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且道爲萬

物出入之門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庶物之死生皆在此道之中故失之

死之得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凡事之成敗亦在此道之中故逆之敗順

之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古聖人皆尊此道今漁父之於道可

謂有矣今漁父亦可謂有道矣吾敢不敬乎。吾尊其道敢不敬之

陸西星曰此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辯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峻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子驚於五漿先饋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音茂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言至何所而回曰吾驚焉言有所驚駭故回曰惡音烏乎驚曰吾

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漿賣漿者之家也十五舉成數而言食十漿而五漿

先饋謂取一半之值而以其半作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

若此則人皆敬汝汝何爲驚曰夫內誠不解夫內則誠積於中而未化形諜音牒成

列禦寇[illegible]謂[illegible]家光饋言其敬己內誠不解則外自於鯈形諜成光顯動使碍而成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而錙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焉也故若言以表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故人惟輕利誠乎無求於人也[illegible]汝若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懸乎之謂也任乎而化則無感[illegible]

求無成曰形乃不相係先物施惠不因彼得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乃入人為小言矣然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忘於是遠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呂吉甫曰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渺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貴老而重己則𩐋其患而自貽也𩐋同齏惟誠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以其則緘用不容感豫則搖而本性矣心存神之大患故以

光[外則形容舉動皆有光儀]以外鎮人心[此學顏服人心徒以有迹之]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是以使人反輕乎貴者老者而敬我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𩐋聚也積也]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夫漿之人所貨賣者特食羹耳]多餘之贏[所求得者欲多有餘贏之利耳]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其為利不厚其權力甚輕而能敬我如此]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況為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𩐋其所患也故驚駭也]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善哉汝於此具一隻眼也]汝處己[汝止矣不必出遊矣]人將保汝矣[保附也人將歸附汝而以汝為師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無幾時而往觀之則從學者衆]

莫告而小言皆為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熟也孰甚其莫然而至於成為堅者日益於勞且憂為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後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江遹曰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釋之而為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無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於明虛何泥滯之外雜哉若夫內誠貫智不能自解物有出之使群感元人皆街以密察之行若豫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樂其所患矣譬亂也言所患衆至也以五漿先饋為趨鬻業於內觀者也民已謂不復形也此

[而屨滿戶外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瞀人北向而立竪其杖而支頤]立有間[頃]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賓主賓客之人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瞀人故不及穿屨也]暨乎門曰[追及於門外而請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先生既來乃不教誨啓導因我之病而藥之乎]曰已矣[瞀人曰已矣汝之病不可以藥救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我前此已言人將附汝今果然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然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今汝之病不能使人保汝正在能使人不保汝也]而焉用之[汝安用此保為哉]感豫出異也[吾知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爭出見于外而致然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且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將有感觸搖動汝之本然性眞光]

面而立敦杖[illegible]也教杖蹙之乎頤[illegible]也不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屨跣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未至於上德之不德知可道有跡而未造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係也且以不能使人無係為患者與夫使人係汝者有間矣感豫著先施也列子因未嘗出異以感物也所以人得而係之者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有感矣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辨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為

無謂也[言非道德之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汝之朋友又莫有直言以相告]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彼所學未至其言淺近皆能為人之毒害]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復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即相誰何相借問之意]巧者勞而知者憂[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惟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此句即解遨遊之意言所謂飽食遨遊者豈自驕自恣之謂哉蓋其心無係著汎乎若不係之舟以其虛心而遨遊於物之初者也]

陸西星曰古之眞人不以聖賢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愚人不知也今也內誠不解而外諜成光而不容解則不能渾而無迹一成光則不能光而不耀外諜動作也內外矜持成此一段色莊之學是故能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凡人酒肉以尊高矣而賣漿之家所患不得利耳今也十漿而饋

至言之善哉若是者同之乎以空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羅勉道曰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諜成光不能恨於無迹外可間諜而成光矣為人所窺也醫猶醯醯也所患謂含其自然而徙事外數故以為患也保汝者人歸之稽以保護也與淺紀叢書恐瑜城係高祖叢國數音鐫發也蹙之乎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皺也豫未然才感作性感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無謂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足有

五漿則人將移其貴老之心以貴我而𩐋其為利之心以享賓夫漿人者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以歆食之故而求刀錐之利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見我若是使萬乘之君身勞乎國知盡於事倦勤若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一不副其所求將若之何吾是以驚也於是伯昏瞀人曰善哉汝之處而治此人將以汝為保謂師保伯昏之善雖若喜之而實寓不足之意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屨滿則思之者果若是其衆也於是伯昏瞀之往住杖支頤立而有間不言而出列子走而迎之求言以藥其所病瞀人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可藥救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使汝聞我之言退自警省則必深自晦匿今汝能使人保汝矣而獨能使人不保汝乎使人保汝易使人不保汝難汝焉用保為哉夫大道以無心自然為體感人而至於豫大是異事且有心之感搖爾本性甚無謂也性本無生生而有感而有豫何謂乎道哉且凡與汝遊者皆淺見之人莫有以葢道之言盡心相告者告讀曰鵠彼所小言聆之盡為人毒我昔所謂人將保汝蓋警之也而子不

[illegible]人之害[illegible]何也相問之詞言若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爲相問也

覺莫悟矣則惡彼有與汝相譙何若哉既又[illegible]之

凡天下之以巧知名者其心皆有憂勞不若自[illegible]

於無能者雖無所求食而心常自在故況乎劳不

繫之舟是以虛而遨遊者也若不虛而猶遨遊有

觸而怒之者矣憂勞暗應任事効功求食暗應饋

鬻數句皆韻叶可讀蓋莊文之有節奏者

鄭緩責報於父

鄭人節 羅勉道曰呻吟誦讀也祗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喻澤及三族言爲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闔盍也胡何也[illegible]夢中與其父言實而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illegible]視之秋死已爲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illegible]有所報其人之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鄭人名緩者誦讀於裘氏之地祗音支三年而緩爲儒只三年而成爲儒者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河潤句以起下句也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使其弟墨又以潤澤之餘使其弟翟學爲墨者儒墨相與辯兄弟二人各以其學自相雄長其父助翟其父溺愛少子從而助之十年而緩自殺緩怨其父而自殺其父夢之曰遂見夢於其父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資給汝子以爲墨者我之餘澤也我與季子亦有恩矣闔胡嘗視其良而父何嘗

所爲往往報其所不能爲者緩乃自報於所爲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持己以賤其親而齊人之飲水於井者而相捽也井無分於予鑿而飲者自相捽是不知天也今世人行緩之徒也由此言之不得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爲可知而況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之徒爲循遁天理之刑 宋得之曰闔胡二句諸解無當或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墓知時之秋知柏之實成其林兩其生意而乃實弟以致我死乎十年猶悲其爲恨可知矣

視我之墓乎闔與胡皆何也良或作根家也既爲秋柏之實矣我之墓木垂垂焉有秋柏之實矣蓋緩嘗自持其有恩而無報者以爲父尤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莊子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今天實使彼學墨而能墨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而緩乃以己之澤及三族爲有過於人因以使弟者爲己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是即齊人之飲於井而相捽者也夫井泉出於自然者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耶其所見亦與緩同矣故曰今之世皆緩也故曰今世之人其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皆緩之類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夫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古者

[illegible]西星[illegible]事若謂己[illegible]泉之功而捽彼老不知泉之出乃天也[illegible]以使[illegible]爲功而[illegible]其人不知之能[illegible]也

謂之遁天之刑以古人而視今之世則皆遁毋其天理而得罪於造物者也

陸西星曰莊子以造化之理而論天之報人也不報於人之力而報於人之天使彼爲墨之人力也彼得爲墨人之天也天與彼性分中帶得有此一呼熏習之氣故爲墨而學成佛語所謂要知前世因今生作者是故今生之作前世之報也足彼天者使彼爲墨既已彰其報矣而夫緩也固貪之以爲功以爲己之處弟有以異於也人而賤視其親謂成彼者與生彼者等耶齊人之井飲水者自相捽也齊人即齊民猶云衆人也此井豈一人物耶鑿地出泉往來井甃造物者不自斯也而人因專之以爲己私何示來廣耶今之人凡有我相而市私恩者皆賤之徒也夫至人無恩上德不德有德者尚不自知也而況有道者耶不務道德而務施粥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聖人安於天

聖人節 如泉曰聖人無安無不安百姓之心也所[illegible]相與其所以爲衆人也知

聖人安其所安自然之理聖人安其不安其所不安於人爲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衆人則反是

[illegible]海天地未嘗[illegible]以引物也應在其分而已 呂吉甫曰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之天之人之分此[illegible]爲謂所以云[illegible]以之知與責[illegible]終不進也 羅勉道曰此數語足上[illegible]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莊子因慨然嘆曰知此自然之道則易能知聖人之安其所安則忘言矣忘言難也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至於忘則與天爲徒所以屬於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知道而未覺於言則猶有迹而未離於人所以屬於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古之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

陸西星曰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之亦易而勿言爲難蓋言則涉於有心非默而成之者矣故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一人而已古之人天而不人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也

浮哉

朱泙節 [illegible]宗[illegible]在於通[illegible]攻古有曰龍之爲物化有以平聖知終衆之[illegible]千

技無所用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泙音平或云當作汗單殫同千金之家[illegible]

龍之技，至竭其千金之資，龍可屠，巧無所施。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學至三年成其技而無
陸西星曰：龍之爲物，神異變化，本不可屠，乃有學其技者，殫千金之產，費三年之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寓言道不可學，學之至於有伎倆，則終無所用矣。惜今之學屠龍者多，而龍終不可屠也，徒自失耳。

事不可必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聖人晉物無心，即可必之事亦付之不可必，故無爭競。兵，爭競也。

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眾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爲可必，故多爭。

順於兵，故行有求。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物我不能忘，常有求報之意。

兵，恃之則亡。其究也，以智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

陸西星曰：天下之兵起於爭，而人心之爭起於必。必，期必也。一有期必之心，而人或不足以副之，則必相尤相責，而爭端自此起矣。爭之大則至於兵，故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必而不必者，謂知其理勢之必然，而猶以不然待之，如小之事大，弱之事強，其必然者當得如此，而聖人以不必待之，故雖或見忤，嘗與之相忘於無事而無兵。眾人反是，故順於兵之道，則行而有求矣。求即必之之意也。以取必而行有求之道，幾何而不恃兵而不亡乎？此以世諦論者也。若以道法而言，聖人以必不必，上德而行無爲之事者也；眾人以不必必之，下德而行有爲之事者也。若順於兵故行而有求，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矣。然而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終不可恃也，故恃之者亡。

小夫之智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彼小夫智淺，不出此二者。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乙形虛。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獨欲以此爲智，而欲兼濟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乙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形虛，即無形也。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形累不知太初。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太初自然之理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惟至人則歸其精神於無物之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甘瞑而安處乎無爲之地也。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其應物也，如水之流也，人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悲哉乎世俗之所爲，知在毫末，卻不知大寧。所見者小，所知只在毫末。大寧，靜處也。

陸西星曰：苞苴以禮物相遺饋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不出乎此，乃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乎道物也。太一形虛，虛則無有，苞苴竿牘安在？何處虛則無情。苞苴竿牘，欲以冥爲所以學道之人，損之又損，常一念不起，萬緣皆空，然後始合於太乙之虛。若彼之憧憧往來，徒迷惑乎宇宙之間，爲形所累耳，而豈知太初之無有耶？太初即太乙也。彼至人者，則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也；其應物也，如水之流乎無形，泄乎太清，逝者如斯，而卒莫之知。有心焉，要皆過矣，而不留物，在毫而能化。至人之所爲若此，悲哉汝之所爲乎，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毫毛即蹇淺之意；大寧者，未始有物之初，無有乎紛紜轇轕之擾者也。此以苞苴竿牘四字說盡世情，欲學道者，斷緣簡事，莫此爲先，此入道初關也。

莊子鄙曹商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宋王使之使於秦。其往也，得車數乘，其往入秦也，宋王以車數乘與之。王說之，益車百乘。至秦而秦王悅之，使益以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曹商使秦還，自誇於莊子曰。夫處窮閭

聖人節　郭象曰：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欲求，以恬淡爲上，若求之亡也。呂吉甫曰：多兵惜乎志鎖者爲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爲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眾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

小夫節　呂吉甫曰：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雖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可悲也。羅勉道曰：太一形虛，與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此句法是兼對太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太一乎形與虛。均平之耶。形累不知太初，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知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節　陸西星曰：商自狀其昔之困也，若此而以今之所得者自矜，忘則陋矣，故莊子因而鄙之。破癰潰痤猶爲中治，從而舐之則治愈下矣，治愈下則事愈穢，故得車之愈多。

伀言必所治者愈下故所得車愈多也子之所舐豈其痔耶蓋以匠夫而偽為萬乘之臣自非有以大悅其心則不可以得志而致大悅其心非阿諛奉承不可也孟子謂之為善逢君之惡莊子鄙之為舐痔亦因其暈焉耳

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夫窮居阨巷生事蕭然係困窘於織屨之業甚至項無餘肉而枯槁耳無潤澤而黃薄其窮如此此則商之所短一旦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主遂得車而百乘而享其富厚者此則商之所長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莊子鄙之曰秦王病而召醫言能破癰潰痤者則以一乘與之舐痔者得車五乘舐痔者則以五乘與之所治愈下得車愈多癰痤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今子入秦豈亦為秦王舐痔邪子行矣毋汙我矣不然何得車百乘之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見其行辱不足貴也巫去

郭象曰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羅勉道曰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痤亦癰類

顏闔言仲尼不可用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吾欲用仲尼為國家之貞幹貞榦通猶云棟梁也榦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猶國家依賢才以立也國其有瘳乎庶幾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乎曰殆哉圾乎顏闔言若用仲尼則國家殆哉圾乎危甚矣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仲尼為人方且以文物之美為飾從事華辭從事於華辭以支為旨而以枝葉之言為美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忍性以臨民而自不知其無實受乎心宰乎神蓋已心著此神識民而不知其無實夫何足以上民夫何足以長民哉彼宜汝與予頤與汝君欲用之也謂彼有益於汝而可與汝順養天下與誤而可矣吾恐無益於汝而誤於汝

魯哀公曰吾以仲尼為貞榦之臣吾之所以為貞幹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也虛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倘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大道法自然知爲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為之累則是誅羽而畫也羽者天然自然之美也畫者人為之巧循從事華詞以大為小名言報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無若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致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為民也何足以上民

為不可與則主而能學以仲尼為身自抑其誠心者以致一也彼欲以聖人為貞幹而非所以為正離可美非所以視民害學偽非所以視民君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德之表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權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過也有為而故當則終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揚子云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

則有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且使同中民離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教示民也視與示同為後世慮不若休之君若為後世慮不若已而勿難治也夫民本難治不可以有心治之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用之是以商賈若有心於施政教而不能忘即天不經也天布也商賈不齒之人為士者則非天經矣縱因事偶然相與聚謂其有私心也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會而為齒列而胸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與之齒矣為外刑者金與木也外刑則刀鋸斧鉞與桁楊桎梏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內刑則心之不靜而多過愆者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彼昏昧不曉之人罹於外刑所以有金木鞫問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有罹於內刑所以有陰陽之患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有造化譴之而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即夜之謂為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為無繫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羅勉道曰彼指民女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頤言頤養誤錯誤彼民官臣已但預指示之何必改令雖或有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所商賈不得與士大夫並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闔不樂仲尼以孟如此宵人即小人古字通用漢書母濁宵人是也此闔言真人之道與仲尼身別也

能超然而不為內外之刑累非人不能仲尼安足以語此一說彼宜汝與予頤與謂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下數誤而可矣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言誤而用之則可若審而用之則彼之學能使人離其實而學為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休之言勿用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責報之深施於人而忘其施則將與天下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天下皆順而不治矣今也施是以於人而不忘其敦施信施於民而不忘其信則施敵於有心感天下而天下皆以有心應之應而不給則詐偽百出難治之故率由於此觀天之普物而無心者則有間矣故曰非天布也布猶布之布是以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然而士農工商國之四民雖使為士者齒之而神者之乎神則天而已矣道而已矣人而不天宜其不齒為所齒也

九徵

[illegible]吕甫曰凡[illegible]故身益反長[illegible]不肖反順懁與達[illegible]者實直而好義[illegible]外順懁也堅與縵纏身亂於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陸西星曰九徵備而不肖之情得矣蓋小人之性無常定於持於此者或發露於彼故以九徵盡之而九徵之德要不外於五常而已寧有他哉或問如此將無涉於有心乎曰聖人之處世也有心而無情世固不能忘小人使之盡發而無用非消也且夫大道之世不尚賢不使能絶去聖知仁義而一歸於無爲勿論矣今也於不能不爲之世而使賢否混淆用舍乖錯豈何而不同歸於亂乎故用世之法以九徵得人而折衷於孔子孔子者用世之宗也一部南華論孔子者不一而終之以此亦猶人間世之言孔子伯玉也其旨微哉
正考[illegible]道曰正考父孔子十世祖宋[illegible]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卑上傑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人心險於山川更險）難於知天（心之知[illegible]知天更難）天猶有春秋冬夏旦莫之期（天猶有四時晝夜之定期可以推測）人者厚貌深情（獨人則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故有貌愿而益（有貌雖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長若不肖（有胸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而不似也）有順懁而達（有柔順懁急而反達理者）有堅而縵（縵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縵繞指也）有緩而釬（釬急也有寬緩而實褊急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有其進銳者其退必速此皆人之不可知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未見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臨財易至於苟得故以財而觀其仁 仁字與介字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臨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九徵至不肖人得矣（以此九者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

一 郭象曰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賢不肖異量

正考父（宋之公族孔子十世祖也）一命而傴（當其一命爲上士接人則曲背而傴）再命而僂（及所命爲大夫接人則曲僂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及三命爲

[illegible]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成[illegible]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弗受豈以爵命而驕矜論讓能知之也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即是凶德矣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知義孝美髯長大則賢術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爲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佒者俯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下文
述上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言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使得自在達於知者嫌未及此亦免肖似即頭形特有之有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則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求乎其外也
方思善曰窮有八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三者達之必也形有六府形者表暴於外之名府者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府藏於中不免表暴於外也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故惟達者免乎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illegible]達命者[illegible]好

卿接人則身伏而俯且不敢當正路）孰敢不軌（此世有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而軌法也）如而夫者（凡夫者若彼一等驕矜之）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乘車而軒儛亦輕浮之態）三命而名諸父（其驕親之名呼宗族伯叔之名）孰協唐許（夫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人所得豈能合於唐堯許由之事乎）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知其爲德而爲德則是有心矣於有心之中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如心又開一眼也此最爲學道之害莫有大乎此）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以此有眼之心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凶德有五中德爲首（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吡訾也謂以我之能而訾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窮有八極（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有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形有六府（人身之中有此六箇府也藏蓄之地）美（美貌）髯（有髭鬚）長（長身）大（大腰圍）壯（有力）麗（有采華）勇（勇氣盛）敢（敢忌）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以此八者皆過人必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佒（隨起隨倒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此三者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知慧外通（知慧一府也知慧則外必通曉）勇動多怨（勇敢一府也恃勇力則取怨必多）仁義多責（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達生之情者傀（達生一府也達生之情則造於實際傀然而大）達於知者肖（達知一府也達於知則知鮮矣此一府最爲上乘）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達命一府也在天知人天也天者爲大有已之肖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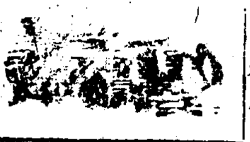
道也……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何者有眼必有見事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知見爲德之賊也釋氏所謂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此心眼者德之賊成此心眼者德之賊知其所以賊則知其所以成而二理明矣則道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此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又命之上乘也

陸外史曰道者無爲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有心爲之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有心德既有心心復有睫睫者眼睫雖眼之所不能無而亦足以害眼喻如貞常應物雖爲六用之必然而爲其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而欲從事於內視之學以求忘其所累則是病而求藥禿而施髢多見其敗而已矣所以學道之人覽其支體黜其聰明常使渾渾沌沌復歸於朴復歸於嬰兒而後與道相庶否則以有睫失之者抑又多矣中德爲意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皆其所不爲豈知不爲者近道而有以自好者爲佞佞也此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睫者極者究而言之者也必者決而言之者也貌美則娟好有鬚則瀟洒長而大則魁偉氣不委靡曰壯口有微詞曰辯有力強悍曰勇膽有決斷曰敢入者俱過人未必窮也而究其極則多以恃此取敗故多以是窮此箇病根全在過人上大抵過人者人恒忌之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不免也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佚隨足之隨倒之義心不能通曰困心有所歉者畏三者之人但不若人而却有必遭之理此箇遭亦是以譏而受造物之溢者比但論其理之當如是耳非謂入者皆窮而全之所謂達者又皆此三等人也

問達生達命何所分別性則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

又有趣 郭象曰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貴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命曰柴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呂吉甫曰世之有險槩害以取功名而



獲珠說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宋王與之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其人誇此十乘之車見莊子而驕如有穉子之色）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蘆草也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沒謂能鷩泅於水底者）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音斷 父命其子取石來搥碎此珠）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此珠在深淵黑龍之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子必遭驪龍之睡而不覺乃得此珠）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覺使驪龍寤則子必爲驪龍所攫無有遺類）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君門遠於萬里其深何止九重淵）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君威如雷霆鬼神其猛何止如驪龍）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子能得車十乘者亦必乘宋王之不覺耳）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矣（使宋王覺寤則子必遭誅戮矣）

陸西星曰取石鍛之碎其珠也蓋珠有光彩爲龍所覺則其禍不測以比今之阿諛苟容竊取權勢者皆乘世主之不覺使其一有悔悟則此輩韲粉矣蓋危之甚也

不……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見也以物之所用以驕來人不亦哀乎 林希逸曰稱者驕矜而後視人也緯蕭織蘆爲箔也得珠遇龍睡……龍睡則人可取富貴者遇君之昏昧也……

莊子辭聘

或聘於莊子（聘之使仕）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用以祭者曰犧牛）衣以文繡食以芻菽（似若貴矣）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及入太廟則將殺之以祭雖欲爲孤犢之賤不可得也犢牛子也）

林希逸曰此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或聘趣 郭象曰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呂吉甫曰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尚以死爲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祿其制行如此

莊子趣 陸西星曰天下大患爲吾有身有身則有生死有生死則有欣厭欣厭之不可留厭之不可避安生者且累焉而況於之至人知其幻妄不實是以等身世爲逆旅視生死如旦暮幻泡影亦火電光種種於不一而足無非吹人解其天弢墮其大袠安時處順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己蓋出世之法所當勝於……

莊子却厚葬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有自然之厚藏安用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有自然之珠璧安用重寶爲殉）萬物爲齎送（有自然之朋侶安用人之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吾葬具不假安排自然備足厚葬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不葬諸土恐爲烏鳶所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此何其偏也（人死則此身爲無用上爲烏鳶食與下爲螻蟻食一

此心大公則了了當前自然……明於大圓覺經云無明故非幻不滅宗云幻滅後再謂無一念知非幻作相明易大傳曰原始多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不違三教之旨也可以讀莊子故知死生之不相關然後知此身之無用乃知此身之無用烏鳶何擇此螻蟻何擇此等說話是悟到徹處故衣薪笑對不樹不封古人之見高出後世此不可與迂儒道之達者可也夫君子之至教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之言不言也若以不平平人則其

也必欲非諸士而為螻蟻食則烏為何陳螻蟻何親何其見之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嘗試論之萬物之理本平者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若執所見以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明者唯為之使**明者唯執所見故多為物所使安能使物**神者徵之**則至於神聽其自應而已驗**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夫明者之有為不能勝神者之無為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愚者乃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為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呂吉甫曰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為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之為齋送非虛言也彼患烏鳶螻蟻之食則不免于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至於以徵之則徵之至者有心則不無所舍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微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微之則

平也既以不平而已文敏足而後言無微之言不言也若以不徵徵人則比鐵也緣於不徵而已以是知不平之實不可以察物無稽之言不足以取信若執之而言日出和以天倪則非不平之平矣寓言十九皆外論也寓言十七以為廣也則非不徵之徵矣且人之聰明誰為之使耶無非神名微之耳神則天性自然之靈覺有不可以稽求知力與乎其間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循恃其所見以外為功不亦悲乎外謂己之就悲難識盍指一時諸說之士如惠施公孫龍之徒曰以其辯與天下

其微也不微猶之水也莫動則平犬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微也故以微之則微凡今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微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道術總歸於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術道術之局於一方者也**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言天下之治道術者人人皆自是而皆以其學為不可加**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我想古之道術與今異果何在乎**曰無乎不在**大約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但不得其全耳**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此又設問言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之道何自可見**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精以上不平而理忽然徵微謂之明可乎莊子篇終一段分明隱括全經末篇復為入門其有輕重條理當更不待贅言天下郭象曰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則由直感而後應迫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餘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遺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本數則故能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也其在數

聖有所生即內聖之德王有所成即外王之業神明德業皆出一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故以無為宗者同此一也是即天人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凝聚精神萬古不朽能感天地能貫金石同此一也是所謂人而神者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本然之真極純無同此一也以言其德至矣真極矣無以加矣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三者皆是無為為體以**兆於變化**以有為為用**謂之聖人**此則聖術之能事謂之聖人以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若夫以仁義禮樂為事而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則謂之君子蓋仁義禮樂皆失大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治世之法無過於此**以法為分**以法度為天下區別**以名為表**以名器為天下標準**以參為驗**以參此合彼為徵驗**以稽為決**以考古準今為決斷

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而猶續紳能明其事承意所以道哉六經散在百家之各皆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猶天下大亂用其迹而不統故也聖賢不禾易明也一百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察焉備見而不能都聚也大聖人雖百姓之大指而因為之制故百家各情於所從而自是其好惡攻與一世而行於所亂則文之人恣其近好宗用與法故因公私家外俗也所衣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徧故未足備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離道故開

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參術之數則一二三四纖悉歷歷明備也**百官以此相齒**百官以此相齒序於是乎有定秩而不越**以事為常**庶事以此為常於是乎有定紀而不亂**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教民農桑而以衣食為主使民蕃息蓄藏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老弱孤寡為意**而發政施仁必先加意於老弱孤寡之人**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此其分官列職為政為教皆養民之理也此所謂外王之業**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則天德王道兼該備衆**配神明醇天地**故其德可以合神明和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其業則萬物以育天下以和百姓無不被其澤**明於本數係於末度**莫不明於其本而以其真者治身凡係屬於其末而其土苴亦足以治天下**六通四闢**東西南北用無不宜**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運即道也小大精粗道無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

實學之道大体者含根於道一則天地之純也聖分裂也道術流散各一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雖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呂吉甫曰天下百家之意蓋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又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故不得其分則神時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体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首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直則不至聖人則

史尚多有之。故其明而在於曆數者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多載其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衆而在於六經者則先王經世之迹搢紳先生類能言之詩以道志。詩言心志書以道事。書言政事禮以道行。禮言行節樂以道和。樂言和樂易以道陰陽。易言陰陽老少春秋以道名分。春秋言王名定分明分即名分其分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道性卻曾得其全數而莫辭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則又流為百家析為衆技亦一時有為應迹之方不察者故君子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自天下大亂而賢聖不明則功力既降而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衆技之流只得其宗察小見以自愛自媚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皆各

全天体神之至者故純近德而非變化此即神体而為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蓋將終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為分而不可絶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參為驗而不可惑以稽為決而不可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是故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於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体如此而

有所能然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臭鼻不能味而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猶百家衆技亦各有所長亦時乎可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但不能該盡尚徧聖人之道故為一徧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以故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析萬物之理，萬物之理因而分析不合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全美之體稱合於斯道神明之用矣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是以內聖外王之道至此不明亦有能闡發此理者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為方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可悲夫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後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度不可以書不能計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因史記其迹其在以詩書禮樂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之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偏察焉以自好錯糅有所長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熟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

之大體，從後世學者不見天地純全之理古人全體之學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將為天下裂。道術之存天下自此皆分裂矣
羅勉道曰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總說天人神人至人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說聖人也以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二計以分曉也相齒秩列也以事為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卻說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衆技皆有所長一時有所用而猶於一偏者正如此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猶神明之容容領古通用卽美也自為方自為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嘆之詞以後各述諸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為其所欲為道術裂矣
不復遡　呂吉甫曰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復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矣道所以鑒常而素要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得一察焉以自好非所以同也自作為非樂至於不豈皆為之大過已之大循者也先聖禮樂有所既定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後篇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求

家之異
林希逸曰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卽孟子終篇之意此一段乃叙文之冒頭末舉惠施強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墨翟禽滑釐之學

不侈於後世，此皆流而為方術之學者以故不教後世以侈不靡於萬物，以不萬物之飾為靡不暉於度數。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華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以繩墨自拘束且欲使天下勤儉自守而備衣食之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其說而喜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惟其喜之過至於為之極其過甚抑遏之極其隨順大循循言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而墨子著書立教以

二經精解九卷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廿四

作為非樂節用之書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生不歌，死無服。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其死也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贈，故節用。鬭，欽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為節用。之愛兼利於人，而以爭鬭為非。其道不怒，以不怒為道。又好學而博，不異，以尚同不異為學。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然雖尚同，而不同於先王。遂毀古之所謂禮樂者。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自黃帝至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之。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嘗無禮，而墨子亦欲毀之。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毀樂故生不歌，毀禮故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欲節用，故以三寸之棺為式而不用槨。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教人太儉苦，恐非愛人之道矣。以此自行，固不愛己。以此自行，固亦自苦而不自愛。未敗墨子道。故墨子之道其終必敗。雖然，歌而非歌，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為非。哭而非哭，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為非。樂而非樂，不能無樂，而墨以樂為非。是果類乎？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果與人情相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生則勤苦，死則薄葬。其道大觳。觳音確。其道亦大朴矣。使人憂，使人悲，徒使人憂，徒使人悲。其行難為也。而彼之所行，實難做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吾恐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反天下之心。又不順於天下平常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天下皆不能堪，而墨子雖一人獨能堪，如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為王天下之道矣。墨子稱道曰：

二經精解九卷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廿五

墨子之所稱說者有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湮，塞也。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決，疏導也。名川三百，天地間之大川有三百。支川三千，所謂川三千。小者無數。疏鑿支流之餘瀆，不可勝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禹親自操盛土之槖、起土之耜，槖音託。相鳩其工而雜治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皆苦之甚，至於股無肉，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雖狂風暴雨亦不止。置萬國。乃能定萬國而為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大聖人也，且勞苦如此，況他人乎？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故其徒效意，使后世為墨者皆衣裘褐，服跂蹻。木曰屐，麻曰屩。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日夜勤勞不息，至於自苦。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此其言則非同禹之道而非可謂之墨矣。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相里姓，勤名，亦世者，其弟子皆學墨而為師於五國諸侯之徒，從學者眾也。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南方者苦獲、已齒、鄧陵子等三人皆墨者也。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亦讀墨書而其譎怪不同。相謂別墨。故自名以別於墨子，且又其說皆不同。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人以堅守其白而論者相為詆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為自苦之事而已矣相進相尚也）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禍其於求治則為下策矣）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眞）將求之不得也（求之今世更無復有此人）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雖極其枯槁亦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夫）

王元澤曰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狃於所見於是流而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後下齊不自樂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忘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澹泊為宗人無畫為實於是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雖然矯拂人性而天下却好之往往宗其學術求之推恐弗得極其枯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幸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決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辛深予

也

二經精解九卷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廿六

（不累於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體而不失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為垢病洗之是以此白心也夫物之紛然由於交侵而苟為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為物宅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咏而行之以聏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故置之為主推而宗之自見海不容至強聒不舍此所謂調聏之道也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己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救日夜不作以救世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

宋鈃尹文之學

不累於俗（世俗之累）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不苟於人（不苟合於人）不忮於衆（而亦不拂衆心）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以人之安寧生全為願）人我之養畢足而止（無人無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白心（以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古之學術亦有此理）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宋鈃尹文二人聞其說而喜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其接引人物以別宥之意為始分別寬閒而自處為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語心之容言明心之體段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歡以

（士所下民願則救之得活不以飢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騶衍道曰白心暴白其心也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號曰華山之冠別宥別善惡宥小愆也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此命之稱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聏黄其也書本作胹偕者謂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飲其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心以為之主也自言曰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大救世之士）

調海內（以和聏之意合人之歡而以此調和四海）請欲置之以為主（然有能是能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請欲置之以為主君）見侮不辱救民之鬭（謂民好鬭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謂時世好戰爭為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猶強自誇說而不已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故當時語曰是人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者也）雖然其為人太多（雖然其為人之意太過）其自為太少（其所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其為說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雖師不得飽弟子恒飢而猶志存天下日夜不息）曰我必得活哉（蓋曰我之自苦如此）

二經精解九卷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廿七

（小言心者說其學合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但以此矯世而自利之人皆豈為多活之道哉）曰君子（傲矯之也亦猶孫讓曰吾之為此極雖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者即此意）不為苛察（其說又曰君子務寬恕而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事事皆自為而不假於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借於人以自助以為無益雖明知其可而亦不如已之勿為）以禁攻寢兵為外（其學之大意外則欲人之無攻戰之爭）以情欲寡淺為內（於內則無情欲之私情欲寡淺制情欲也）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

（王元澤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以損己利人為事故宋鈃尹文之徒聞其風而悅之）

彭田慎到之學

（公而無黨……呂吉甫曰公而不黨則無私則中處而無主彼與物為一不顧不謀舟物俱往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

公而不黨（公正而不偏黨）易而無私（坦夷而無私意）決然無主（若水之決）

東而東央西而西無所偏主趣物而不兩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曰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胸中不起一毫智慮於物無擇與之俱往於物無所決擇眼界平也惟與之順其自然而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古之學術亦有此理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說悅三人皆務之隱士獨喜其說齊萬物以爲首其學以齊萬物爲首務小大如一不起分別也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其言曰天偏於覆而不能載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地偏於載而不能覆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大道能包羅天地而無所分辯此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也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萬物亦者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所不可者乎言各有一偏也故曰選則不徧吾人則當隨其材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徧者矣教則不至物各具天性

二經精解八卷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七十八

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所不及者矣道則無遺者矣與道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遺大成大小成無不徧不至之患矣是故慎到棄知是故慎到之學棄智慮去己私去己而緣不得已緣於不得已而用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泠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爲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分辨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若自爲知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盡知識之開混沌之鑿也一鑿則傷而混沌死矣謑髁無任而謑髁無知貌彼既無知而不留心任事故笑天下之尚賢也笑天下之尚賢以任事者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縱脫自恣也彼既自恣而不爲操行故彼天下聖學之尚行者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椎拍鍊治之輐斷究之則與物宛轉往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不師智

慮無思無慮而不以智慮爲師不知前後無軒無輊而以先後爲意魏然而已矣惟見其兀然不動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得已而後應之而後起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其與物無心也皆究轉而羽旋與磨之轉則其動非我也隧轉也全而無非以是之故全而不見非於世動靜無過未嘗有罪動靜自如而不得罪於人是何故何也若此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蓋物惟無知則無是己而自立之患無用知之累亦無容心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動靜皆順而不離於理亦不欲求知於人故終身而無譽惟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故彼之言常曰人之處世惟若木石無知足矣烏用賢聖之名夫塊不失道蓋土塊不離於道塗人而塊然知土則亦不失其當行之道豪傑相與

二經精解九卷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七十九

知而近於由粗以及精也

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彼豪傑若自負其建己之才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以人知土塊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也適得怪焉欲徒以此說見訝於世何益哉田駢亦然田駢之道即慎到之道學於彭蒙得不教焉田駢學於彭蒙不得教誨而即與之相契合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彭蒙之師曰古之有道人無非無是以爲主而已其風窢然惡可而言窢然虛寂之貌其道之體寂然無聲何容心言雖言而若未始有言也惡可而不言乎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常與世人反故人不見取則而不免與世決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以爲非道故所言而人以爲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然世人雖以爲非我以大槩觀之皆有聞於斯道者也

陸西星曰道有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爲首齊萬物者大小如一不起分別也不見觀猶言不取則也人不見取則一彼未免究轉遷就故所言雖是而不免於世人之非僉曰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嘗有聞者也蓋世人雖以爲非而莊子猶有取焉者也

以本爲精 呂吉甫曰以道爲精則以物爲粗以物爲粗則以無物爲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爲不足既有積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淡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爲精者趣

關尹老聃之學

以本爲精，以末爲粗，本謂道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本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爲精以末爲粗以有積者不足。既曰粗矣則不應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所以聖人不積常使胸次洒洒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而已

惟而已道本無物而特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莫能拔矣一無言爲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常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觀其長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無非實乎惟其推斯以爲道者也所居于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喝辱謝而歸振豁而弱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亦古之道術故關尹老聃獨言其說建之以常無有，以無極爲宗主之以太一。以太極爲主以濡弱謙下爲表，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爲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空虛則物物皆全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實實理也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尹之言曰在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形物物莫非己心之所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主其心其動若水。故若水之動其動無心其靜若鏡。若鏡之靜其靜無心其應若響。若響之應聲其應無心芴乎若亡，忽乎其若亡而無所得寂乎若清。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清同焉者和。同焉皆得之而與之同同其得焉者失。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以居

已爲而無藏故不費物而物爲之用非其所以有餘不失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言之以其道者矣因物之自然而不毀之則莫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積以深爲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爲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爲精而淡然獨與神明居則所依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嘆曰古之博大真人哉

後爲得而濡弱謙下不與人爭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谿之言曰知雄守雌是以能而隱於不能也則可以容物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知白守辱是自高而不爲高也則可以容人物而爲天下谷谿谷皆在下而容物者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居後而不與人爭先曰：受天下之垢。若此者正所謂受天下之垢以成其爲大者也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取虛而不與人競居其實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若此者正所謂以無藏爲有餘藏而歸然其獨裕者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其行身也舒徐容與常自儉嗇無爲也而笑巧。漠然無爲而嫉世人之巧利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皆人求外至之福而彼獨口曲則全苟免於咎而已矣以深爲根。以微妙玄通深不可測爲根柢以約爲紀。以治人事天莫如儉嗇爲紀其意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蓋曰凡物太剛則折太銳則挫常寬容於物。故常挫其銳破其堅虛心約志一味寬容遜順不削於人。而不敢過爲刻削之行可謂至極。其道可謂至矣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博大真人尊之之詞也

陸西星曰關尹之官名聃老之諡名關著文始真經身道德但爲表裏皆人間不可不讀之書

寂寞無 郭象曰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何之何生與存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任羣也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危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化不譴是非已定見非故以此物而行也形體於物故與俗處遇物合故無滴也不

莊周之學

寂寞無形，清虛無象變化無常。往來無體死與生與？不知死生天地並與？直與天地同體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芒乎何之？若乎不知忽乎何適？忽乎不知其所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萬物皆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其所往於胸中而人莫知其所歸宿當時西方佛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此等學問若合符節是以聞其風而悅之

唯應當世之務故為著書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遠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汪然爲拜爲言亦何嫌乎此也

呂吉甫曰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惟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詞將恣縱而不苟善皆有對不以觭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託時也人不吾信之信故稱古昔以為有寓言大莊子之所言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敖倪猶睥睨也不譴是非所以群於世俗者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連謂無間隙非別有定依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俶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曉也唯其有諸中則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而神矣其本也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

以謬悠之說著而為書其言率皆悠然虛遠荒唐之言曠大無極無端崖之辭無首無尾時恣縱而不儻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同於人不以觭見之也然又不欲以觭自見也觭與奇同謂獨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天下之人沉溺五濁不可以莊重之語道之以卮言為曼衍故以有味之言以重言為眞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為眞以寓言為廣寄寓之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廣大不拘其精神獨與天地相為游衍而不以此傲倪於世俗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無是無非而與世俗同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瓌瑋奇特之狀連犿相從之貌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却善休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從而不違是以雖瓌瑋而不傷不傷即無嫌之義其辭雖參差而俶詭可觀其辭肯綮揚縱奪參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理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彼其胸中若有物積必欲吐盡乃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有將者上以常無為宗而下以太一者為偶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淮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開廣深閎而縱放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主之以太一故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自然而上達天理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言雖皆無為自然而可以化之於世則應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其理用不盡其來不蛻其言不離本宗而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其書之深遠非可以言語盡也

陸西星曰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己承之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其極不出乎老氏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

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暢閎適放於自然欲為上遂而為之以不眞也林鬳齋只為本宗二字認得不眞是以性命之旨殊覺茫昧雖然下一轉語言雖是如此其應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蓋上達之妙未始離於下學之中今之理會本宗者多有脫略世故之弊此則天機人事不即不離所謂不壞世法而成實相者順化而解於物謂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萬物之結也此便是調適上遂之意不竭謂其出無窮不斷蛻謂不離本宗來字或是本字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是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書以載道故此書所言直是昧無盡若常人語下則遺上語理則遺物又安得謂之無盡乎莊叟自叙道術只在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却非他人過為誇誕者

不可知者也

惠施曰 呂吉甫曰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靜而有我之見不能守雌者也

惠施之學

惠施多方惠施之學前無師授不過騰辯傳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曰多方其書五車多方則未免誇多鬪靡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道舛駮然所學未正其言也不中舛駮其言亦不當於理麻物之意歷歷收其所談事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如云至大無外者太虛也名之大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至小無內秋毫之顆也名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細本不可積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合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盡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

今日適越而昔來。是雖未至乎越然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足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適來矣

連環可解也。兩環相連雖不可解然其爲環者必各自爲圜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則亦以其國之中爲中故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天下之中央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愛天地亦愛萬物視萬物與天地爲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之中一物何以爲一大小雖一體亦可謂之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惠施以此說爲獨高於天下故以之教學辯之人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天下之學者遂以樂聞其說而其說浸廣故又有卵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爲

雀鷄之爲鷄毛各不同譬如鷄爲鶩伏卵出於卵者之爲鶩毛而不爲鷄毛則是卵有毛矣

鷄三足。鷄之行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爲三矣

郢有天下。楚郢於天下而自爲王亦與天下同矣

犬可以爲羊。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今人謂之犬爲羊則亦可以爲羊矣

馬有卵。胎生卵生初謂之胎者有異物之卵初生而謂胎爲卵則亦可以爲卵矣

丁子有尾。蝦蟆楚人謂之丁子其始也無尾而其成科斗既有尾則亦可謂之有尾

火不熱。火有寒火中之鼠人名之火浣布則非熱矣

山出口。空谷傳聲人呼而山有口則能出入於

輪不蹍地。輪著地則不能蹍地轉則輪不著地亦可謂之不蹍

目不見。目能視物而不能自視故謂之不見

指不至至不絕。手能指物而不能自指其不至之時使其不絕

龜長於蛇。則使不龜名蛇而

謂之龜則其長今止如此故謂之長於蛇亦可

矩不方。矩即方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

規不可以爲圓。規即圓也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員

鑿不圍枘。枘在鑿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住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則不可謂影之動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矢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而未中則是謂之行雖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謂之不行不止

狗非犬。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不可又謂之犬故曰狗非犬

黃馬驪牛三。黃馬驪牛二體也以二體與黃驪之色並言則爲三矣

白狗黑。黑白之名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

孤駒未嘗有母。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又言孤又言嘗有母可也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一尺之棰今日用此五寸明日一半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棰揣衣之杵也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者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而不已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蔽惑人之心變亂人之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 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惠施恃其明智以與人強辯其徒爲人所怪訝而已 柢本也其本然如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惠施自以口才爲最賢他人不及也

曰天地其壯乎。觀其言曰我之辯天地自負如此增氣

施存雄而無術。吾以爲惠施所存雖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南方有一畸異之人曰黃繚者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

形[illegible]之形[illegible]形不出[illegible]其來常動也然亦[illegible]庭然不移之則不行[illegible]則不可止[illegible]其[illegible]在人而不在[illegible]犬狗犬一也而有[illegible]則謂之犬無[illegible]則止謂之狗而不[illegible]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二也[illegible]白黃而黃之[illegible]人也非三[illegible]十亦然狗之黑者不以交白而白者可以貴黑則白狗可以名之為黑孤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捶不爲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illegible]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此與惠施相與樂[illegible]終身不知窮止天地其壯乎言吾之強其

故。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爲之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自恃其才辯過人亦不辭讓而應不經思慮率然而對徧爲萬物說。且徧爲萬端之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既說多而猶以爲少益之以怪。更增益以怪誕之說以反人爲實。但以反異於人爲其能而欲以勝人爲名。欲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與衆不適也。是以與世皆不相得弱於德。未在內本無所得強於物。徒然強辯於外其塗隩矣。隩者幽暗也此其所行之塗已不明白正大而幽僻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若以天地正大之道而視惠子所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猶蚊虻日營營於草莽之下其於物也何庸。以此而爲人物於世亦何用乎夫充一尚可。充一蚊一虻之類而進之雖大亦無幾尚可許之曰愈貴道幾矣。若以是而

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實說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先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行偏於辯也塗路也隩[illegible]曲也言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也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其道不能安其爲一偏而終不能萬物以爲法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惠施所以厭[illegible]之辯積者可見矣未[illegible]道[illegible]先天人神人至人[illegible]及聖人爲於彼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學[illegible]方術下[illegible]子日列於老聃之[illegible]宋[illegible]以上[illegible]大[illegible]至此[illegible]更有

曰勝於人之者豈不殆哉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窮爲戒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惠施不能以此道寧一其心志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散於萬物而不厭。而獨以其精神散於來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辯爲名。卒以善辯自成其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而惜乎有如是之才而不能善用放蕩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反其本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

陸西星曰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小同異言非是大同異於小同卻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謂一氣混茫分爲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惠子之說乃一

[illegible]焦竑曰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illegible]魏王之語絕相類辯者多爲[illegible]詭[illegible]無隱與莊門人嘗論此云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何[illegible]此本非南華語其所[illegible]不中之言[illegible]乃非生之所述[illegible]近於道[illegible]惠[illegible]之亦有似焉者也[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愛之[illegible]之而不知者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以自全[illegible]非莊[illegible]也

自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卻如彼畢竟要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要伸己之強辯以與天下持耳

洪邁曰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

陸德明曰子玄之註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賞梁之途說余亦晚覩貴遊之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校而言其道外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綏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邪曰夫欲極有數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涉玄之略從事長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辨而教無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illegible]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斷文之弊

宋辨

也

叁輯 27 — 268

〔明〕孫應鰲撰

莊義要删十卷

明萬曆八年陶幼學等刻本

莊義要刪序

昔陳景元踞郭象成玄英文如海各注疏正義作莊子解義褚伯秀踞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詳道王雱劉槩吳儔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無隱各注論發題講語作莊子義海纂微而景元解義亦入其中余隨仕輒置笥篋時鏡覽乃萬曆乙亥晤少

方王公於京邸少方嗜莊篤每惜注莊不多見余出義海少方繕寫之少方即挈往南都使院以別無何余賜告歸乃雲南按臺劉九澤氏屬莊義要刪余校則少方至南以義海付周潮陽氏方新安氏方莆田氏正音句剔補諸家無雜斷落乃周潮陽諸氏益以蘇子瞻廣成解少傅蒲州鳳磐張公補註及靖江朱得之通義少方更益以少師荊州太岳張公批評總名爲要刪而九澤氏將少方遠意復屬余序余謝不敏不可因繙閱紬繹之於是嘆莊之條貫燦然具儆可謂大備蔑以加尚矣大都古今讀莊多以己意附會緣飾遂上下出入其議論孰若即持莊所自言解莊藏莊之

精微曷不可者莊自言曰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忽乎萬物畢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周聞風而悅之見莊之道本無物無無物無一無不一無生無死與造化同體同運動無轍迹寘乎寧極是名玄妙此其宗也又曰天下沉濁不可莊語以巵言爲曼衍酌

天之理調和人心飲言有味如此者日出不窮以重言爲眞借古人名號自重其説如神農黄帝孔子之類如此者十而九以寓言爲廣假口他人自明己意如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如此者十而七一書不離此三語此其辭也又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敖倪萬物不譴是非與世俗處上與

造化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爲友見能窮神知化方不愧稟靈爲人此其著述六萬六千言之功緒也故論其書眞趣洋溢世所不能無則曰充實不可以已論其旨達於初始之樸則曰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調適而上遂論其應化解物則曰理不竭來不蛻論其胸次實得非談話可罄

則曰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蓋自雜篇易道陰陽書道政事詩道性情春秋道名分禮樂道和序外自有此一家奇特驚世瓌瑋不常之譔以震耀人耳目心志非與六經乖反抑且成濟六經故齊桓輪扁之喻老聃迹履之喻正示人當自信自證勿徒附會緣飾於是書也故泥六經以讀莊則莊

無稽執六經以讀莊則莊無用外六經以讀莊則莊無據融六經以讀莊則莊無忤心有識有主知其所異於聖人如何所同於聖人如何所同而異異而同如何斯其實覯矣邵堯夫曰莊周雄辨數千年一人庖丁呂梁皆至理之言又曰濠上儵遊是謂盡己性盡物性尸祝不代庖人爲思不

出位又曰盜蹠漁父言至聖不能處人之所無奈何不能處事之所莫可强順理則無爲强理則有爲程伯淳曰莊生形容道體最佳朱元晦曰天運地處日月爭所意有機緘運轉不得自止見到此方說到此又曰莊周古今大聞學事都理會但不肎作又曰莊却將如許道理掀翻說不拘繩

墨又曰恢乎游刃理之得名以此各有儀則之謂性乃有物有則者欲深天機淺語甚諦當夫豈不義而諸大儒咸稱之要以諸大儒精思密攷醞藉於莊所涵泳寔多已令要删各注釋皆與諸大儒語合是又在後之人自信自證契莊宗悟莊辭循莊著述功緒獲莊初始之樸以應化衍物受

成濟六經之用是善讀莊與善讀莊義之要删云爾

萬曆庚辰十二月朔淮海山人孫應鰲書

昆明何允中謄寫

刻莊義要刪序

莊義要刪者取古今註莊家所著莊義刪其要者存之以便來學之觀也其書始爲太史淮海孫先生藏校閒出以語今吏部貳卿少方王公公任操江時携入留都以示二三博雅君子校正之頗有附益將發刻以僉院詔入事中寢無何太史同麓余先生還朝見其書謂猶有要義之當刪者慨然以爲已任校訖二篇而纂脩務殷未遑就緒王公恐是書久不就刻或致散逸亟其書以示

維維具辭謀於淮海先生曰讀古書獲見註解譬諸適國都者有程籍渡江海者得舟筏將坦然遊之而無阻已若莊子理邃文奇艱於解悟註義尤讀者所須顧典籍汎濫得一二家註玩之可以爲難矣矧王公合古今之註刪以成帙余先生又因其所刪者手裁爲則刪而復刪斯要而愈要誠義林之粹集也然不知所以爲是書之刻者何先先生曰二篇增損檃括撿其精要有功於莊子大矣而所裁弗完未可遽刻盍先刻原刪俾讀莊者有所考據以通全文俟他日新裁者脫稿重加鐫梓自可

以並行不悖也維受命請先生校序先生謝事戒期心目周徧全帙更易訛謬者千餘處自為說列其大凡復書以來增入少師太岳張先生評莊而補註則少傅鳳磐張先生所著業已收集久矣遂筮日刻之滇藩藩伯陶幼學莊國禎憲伯魏體明暨諸執事於是舉甚有所敬慕也各捐俸充梓有差以故甫三月而刻完董正覆校而句讀之者憲學荆先裕暨安寧遷客方沆也荆君貫穿經傳棕核惟嚴而沆昔官留部嘗閱是集今任滇再遇其事竒遘也因屬之卒業姚安守李載贄解任寓滇心閑而無事亦與有讀正之勞也併及之云

皆

萬曆庚辰歲季冬吉旦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江陵後學

劉維謹譔

南華眞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内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遊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眞經疏序

唐 西華法師 成玄英 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

所言内篇者内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内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内篇内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别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紘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内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内篇雖明理本不無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

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内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内外宜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内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眞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無别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

十卷雖復詞情疎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敘

碧虛子 造

太史公曰莊子嘗為蒙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隋書經籍志向秀注二十卷郭象注三十三卷又梁曠有南華論二十五卷陶隱居眞誥序錄曰莊子受長桑公微言撰內篇七卷以三言為題者當是法璇璣之環轉三景之煥明故造眞誥篇為七目亦用三字為標隱居著述蓋有所宗焉唐天寶中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眞經是知南華之義所來尚矣僕自髫角好誦是經非事趣時破卷而已斯乃道家

之業務在長生久視毀譽兩忘而自信於道矣豈與有待者同日而論哉今述章句復成七卷謂離章辯句委曲枝派也以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七篇為內嘗漆園命名之篇也其次止以篇首兩字或三字為題故有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或謂外雜篇為郭象所刪脩又按陶隱居曰莊子作內外篇而不言其雜篇復覽前輩注解例多越略殊難稽考今輒於二十六篇之內取兩字標目而一段成篇者得駢拇馬蹄胠篋刻意繕性說劍漁父七篇以配內立名而曰外篇其次讓王盜跖在宥天地天道天運秋水至樂

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遊庚桑楚徐无鬼則陽外物寓
言列御寇天下十有九篇比乎內外之目則奇偶交貫
取其人物之名則條例自異考其理則符陰陽之數究
其義則契言默之微故曰雜篇今於三十三篇之內分
作二百五十五章隨指命題號曰章句逐章之下音字
解義釋說事類標爲章義書成實數其正經得六萬五
千九百二十三言合馬遷之所記十亡其四矣復將中
太一宮寶文統錄內有莊子數本及笈中手鈔諸家同
異校得國子監景德四年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
仍按所出別疏闕誤一卷以辯疑謬公孫龍三篇以備

討尋爲采後之學者不幸不見漆園簡策之完篇章之
大體妙指浸爲諸家裂元豐甲子歲上元日敘

南華眞經循本釋題

莊子爲書雖恢恑譎怪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
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
今文士每每奇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
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
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
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
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族之
適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但爲義其
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簴數目顅脰肩即顅字

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
演淸談或牽聯禪語或强附儒家正理多非本文指義
漫曰此文字奇處絕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寥寥千八百
載間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羣
書中一欠事勉道幸以蚤遂退閒託志淸虛因得時以
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說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
指題曰莊子循本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戾也緣病臥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鬬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遥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鷃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

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夭閼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物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倒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眞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已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爲序錄諸木可乎余曰此臆說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乎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爲序則不敢當

咸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於姑蘇寓舍木雞

道一而已形於言卽爲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旣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雲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尺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已見筆之書以爲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

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兎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予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言耳矣

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於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夫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雩惠卿流毒蠱禍儇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絶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岐亡羊之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稡衆說附以已見乖獲所安

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夷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於冊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旣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與則穉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

咸淳乙丑歲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敘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眞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循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博識考訂之

太史公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按褚氏載莊子小傳云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其下與列傳同大都采摭其語而增損之故餘不載而止載太史公列傳焉傳後又云唐封南華眞人書爲南華眞經今存之

莊義要删擷采書目

陳碧虛解義卷末載覽過莊子註

景德三年國子監刊行本

江南古藏本 徐鉉葛湍校

天台山方瀛宮本 徐靈府校

郭象註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成玄英疏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 成文並唐道士

江南李氏書庫本 張潛夫補註

散人劉得一本 大中祥符時人

今所纂諸家註義姓名

郭象註 吳門官本

呂惠卿註 川本

林疑獨註 舊麻沙本

陳詳道註 藏本

陳景元註 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熙寧間主中太一宮召對進道德南華二經解頒行入藏

王雱註 內篇

劉槩註 外雜篇繼雱之後

吳儔註 已上五家並見道藏崇觀間人

虛齋趙以夫註 內篇稿本

竹溪林希逸口義 稿本

李士表莊子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無隱范先生講語 名元應字善甫蜀之順慶人

荊州少師張先生評莊 先生名居正字端甫號太岳諸凡本文旁加評語圈點者先生讀中秘書時筆

續增入諸家名氏

眉州蘇子瞻廣成解

蒲州少傅張先生補註 先生名四維字子維號鳳磐

靖江朱得之通義

按隋書經籍志載註莊子僅郭向二氏馬端臨所攷則有王呂諸家爲之疏者惟唐玄英如海二羽衣而已褚伯秀所輯義海纂微乃彙十數家要之惟象洞玄宜解希逸訓釋通明象尤其上乘也王元澤以下類多剩語荊門王中丞先生閱而病之授不佞鎬偕二方中郎新安揚甫田汯蕃音義正句讀別諸家蕪謬補二氏之斷落者已而益以蘇子瞻廣成解蒲州張少傅補註即朱得之通義亦稍採拾焉間或綴數語於

褚氏之後則鎬與二君受先生口義而竊取之
大較方氏揚之解處居多鎬則猶有蓬之心也
夫稿成題之曰莊義要删云嶺南後學周光鎬
志

准海孫先生校莊凡例

發來莊子要删八本中間不明字義者甚多俱不敢煩瑣一一勘讎過應改正者俱用浮帖於上庶備財擇大都字義不明有以俗字爲正字者有以省手寫爲正字者有以相沿别項字爲正字者有不明於點畫偏旁而妄意附於正字者則皆不攷韻書之故也其以俗字爲正者如囊誤爲囊漆誤爲湪類誤爲類竊寐誤爲竊寐私誤爲私規誤爲規逆誤爲逆友誤爲友易誤爲易垂誤爲垂致誤爲致旅誤爲旅丈誤爲丈杖誤爲杖謝誤爲謝矜誤爲矜染誤爲染健誤爲健叓誤爲叓寢誤爲寑危誤爲危之類是也有以省手寫爲正者如機誤爲机隱誤爲隠數誤爲数猶誤爲犹變誤爲变職誤爲耺齊誤爲斉涵誤爲涵歷誤爲歴得誤爲淂繞誤爲繞讒誤爲諺體誤爲体愛誤爲爱憂誤爲𢝊繼誤爲継懼誤爲惧勢誤爲势遷誤爲迁饑誤爲飢聲誤爲声覺誤爲覔學誤爲斈過誤爲过獨誤爲獨淵誤爲渊鑒誤爲鉴覽誤爲覧質誤爲貭遭誤爲遭齒誤爲歯幾誤爲几繡誤爲綉簫誤爲簫儻誤爲倘黿誤爲黿顯誤爲顕顧誤爲頋戀誤爲恋竈誤爲竃樓誤爲楼螻誤爲蝼亂誤爲

乱僂誤爲僂髏誤爲髏蔓誤爲蔓虧誤爲虧斷誤爲断之類是也有相沿別項字爲正字者如須音需須音會乃須字卽寫湏字豊音風豊音禮乃豐字卽寫豊字競音敬兢音京乃競字卽寫兢字穷音穹竆音卭乃竆字卽寫穷字聽音汀听音鄞乃聽字卽寫听字是也有不明於點畫偏旁而妄意附於正字者如義誤爲義蒼誤爲菌蟁誤爲蟁究誤爲究御誤爲御飾誤爲飾命誤爲命膽誤爲胆稱誤爲称鬚誤爲鬚裸誤爲裸賜誤爲賜瓊誤爲瓊御誤爲御牖誤爲牖豖誤爲豕鼎誤爲鼎之類是也此類甚多不及細陳

皆莊義要刪內謄錄謬訛已據愚見點竄之矣至於所圈莊子本文亦多忽略如若果是也則是之爲句若果然也則然之爲句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爲句爲之四顧爲之躊躇爲句其言雖教爲句積伐而美者以犯之爲句其脰肩肩甕㼜大癭爲句雖然有患雖然爲句孟孫氏特覺爲句甚矣哉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爲句外韄者不可繁而捉爲句內韄者不可繆而捉爲句終日視而目不瞚偏爲句吾相馬爲句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爲句聖人之心非曰靜也爲句推於天地爲句是非次之爲句賞罰次之爲句

順流而東行爲句今卒九州爲句若乃夫沒人爲句雖然有一焉爲句見大木枝葉盛茂爲句得其强梁爲句非持其釣爲句伏尸數百萬逐北爲句任公子得若魚爲句柴出乎守爲句弦歌鼓琴爲句自沉廬水爲句此則當圈而未圈者也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蓬蓬不爲句見大木枝葉盛茂伐不爲句官事果乎衆宜官字不爲句自沉於廬不爲句此則不必圈而圈者也凡此又皆據僕平日所讀及玩上下文而注其首矣至於注中文義顚倒不聯屬晦昧不明白者又據管見抹撥之矣要以不負門下

遠託及少方公昔日深知故遂竭其愚而僭妄若此深愧掛一漏萬乞門下包容而又裨補其闕幸甚

莊義要刪校刊姓氏

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陶幼學

右布政使莊國禎

按察司按察使魏體明

副使馬顧澤

胡心得

荊光裕

胡文

陳詔

陳頤正

賀幼殊

僉事顧養謙

胡僖

羅良禎校閱

雲南府知府洪邦光

姚安府知府李載贄

武定府知府辛存仁

臨安府知府甘一驥

大理府知府丁應賓

曲靖府知府李蒙亨

尋甸府知府蔡民望

澂江府知府林焜章

楚雄府同知吳應卯

麗江府同知何守拙

雲南府通判李翹

范昕

元江府通判曾仕

順寧府通判熊夢祥

雲南府推官趙楷

臨安府推官陳輔

大理府推官周于用

楚雄府推官鄒國卿

永昌府推官王朝僯

曲靖府推官何鈺

安寧州知州姚繼先

昆陽州知州蕭祚

建水州知州艾鰲

趙州知州沈奎燦

保山縣知縣楊文舉

蒙自縣知縣歐陽輝

太和縣知縣孔宗海

楚雄縣知縣顧　閔率刊

安寧提舉司提舉方　沆校刊

按察司照磨所照磨張　紳督刊

昆明縣知縣劉之龍

雲南府儒學教授宋邦俊

訓導趙　謙

王國治

姚安府儒學生員郭　蕃民

通海縣儒學生員高　尚志對讀

莊義要刪內篇卷之一

明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事清平孫應鰲編校
吏部右侍郎夷陵王　篆校錄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江陵劉維校正

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

一頭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紀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好奇特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突起引證是一節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李頤云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冥、海也。稽康云、取其溟溟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齊諧、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飈。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蓊鬱似塵埃揚也。

【郭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也。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

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者。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也。

[盧註]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口義]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鯤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齊諧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歇半年也。野馬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

[義海]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囿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糾纏，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

[評莊]天之蒼蒼數句，言以上視下，猶以下視上，只是形容鵬飛之高，文字多少奇特。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反)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敎)，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遏)者，而

後乃今將圖南蜩條與學一作鷽鳩笑之曰我決血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窘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崔云堂道謂之均支遁云謂有均垤形也膠著地也蜩司馬云蟬鷽鳩小鳩也決疾貌搶突也榆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果飽貌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籛名鏗堯封於彭城至商年七百歲

郭註 水之積也不厚六句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閼不通故耳三餐三飡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

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蓋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

口義 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夭閼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決起者奮起而飛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

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果實也食未盡消也三餐三句又爲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大知結上鵬鳩小年大年生下一段譬喻又是文之一體朝菌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大椿皆木名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匹慕而求似之也【評註】適莽蒼

者數句言行有遠近猶見有大小又爲鵬與鳩之喻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大小二字是眼目

【補註】物有小大年有修短一稟乎自然之分隨分自得無適非逍遙也若以小羨大短羨修此乃衆人以情欲累性所以可悲

湯之問棘也是已（又突起引證是一節）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余）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棘子湯時賢人）

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相近窮髮髮猶毛也北方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猶然笑貌一云猶以爲笑也數數猶汲汲也列子鄭人名禦寇

【郭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數數

者足於身故問於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卽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卽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

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口義】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會問棘卽此事也絶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也斥澤之鴳小者也飛之至者言我翺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知效一官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合一君而可以號召於一國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足亦如斥鴳之類宋榮子則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視彼三士但見可笑蓋其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也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定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

之境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旣知內外輕重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爲事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御風行空半月而後反泠然而善其視修身求福者又不足言矣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通義】湯之問棘也一句或以爲上篇結句或以

爲下篇起句、愚按後篇卽前篇之結、自窮髮至辨也一百十七字、莊子意其鯤鵬之論、非臆說非怪誕、故引列子之文以證之、所謂重言也、【評註】間棘一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扶搖風勢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知效一官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足、其自視亦若斥鴳之類、此篇乃直述體、大小二字是其眼目、鯤鵬大者、鸒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二證一結、奇崛不倫、【補註】褚氏云、功成必見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爲病、在於有我、信能忘己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無往而不逍遙矣、故以無己先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爵）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焦）鷯（遼）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飮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許由潁川陽城人、字仲武、隱於箕山、爝炬火也、鷦鷯小鳥也、偃鼠鼴鼠也、說文鼴鼠一曰偃鼠）

【郭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旣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而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弃於當塗、當塗者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項、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

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呂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可以有爲、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旣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

而天下治、此無爲之實也、天下旣治、而吾猶代之、則
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名
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是故方其有爲也、四
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枝滿腹、歸
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之所以
逍遥也、[玉旦]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
爲爲累、有爲者以無爲爲宗、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
富有天下、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於箕
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
喻爝火之所爲、爝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

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
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治於由、則無爲
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
何擇乎、[口義]日月旣明、何用把火、時雨旣降、何用抱
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此我自
見其不足、故以爝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
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鷦鷯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
有以自足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休、不必來訪我也、
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
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去其樽俎、而代庖人

烹割也、[攷證]堯以爝灌比功、其謙虚至矣、豈以黃屋
爲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
哉、惟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
然、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
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補註]堯兼善、由獨善、迹
則異矣、而逍遥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
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聽)不近人情
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邈)姑(二音)射(夜)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
與(預下同)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
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汝)也。之人
也。之德也。將旁礴(薄)萬物以爲一。世蘄(祈)乎亂。孰弊弊
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啓)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比)糠(康)。將猶
(吾議云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虚意同)
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焚)水之陽。窅(杳)然喪其天

下焉。接輿、楚人、姓陸、名通。逕庭、激過也。淖約、柔弱貌。狂、李云猶癡也。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弊弊、經營貌。猶至也。塵垢、猶汚染。秕糠、猶煩碎。資、貨也。章甫、殷冠。四子、司馬李並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

【郭註】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爲、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疑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盲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

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言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是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口義】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往而不返、皆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

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庭、遙遠也、物莫之傷者
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水不溺、火不熱、言其無入
而不自得也、塵垢秕穅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
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物也、四
子旣無名、或以爲許由齧缺被衣許由、或曰一本、二
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
其實皆寓言耳、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
迷、必有大見識、方能照破也、【義海】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
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以及物之

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
是山於絶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秕
穅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
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爲聖人者、徒名其
塵垢秕穅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耶【補註】朱得
之云、猶時女、與孔子時其亡之時同、言就汝所可及
而語汝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異)我大瓠(護)之種、(踵)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以盛(成)水漿、其堅不能自擧也、剖之以爲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囂)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剖)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均)手
之藥者、世世以洴(弁)澼(僻)絖(曠)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
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
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慮卽思)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
有大樹、人謂之樗、(樞)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
卷(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

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生星二音)乎、卑身
而伏、以候敖(遨)者、東西跳(條)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闢)
死於罔罟、今夫斄(來釐二音)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
何有之鄕、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
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姓惠名施、爲梁相、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瓠落猶廓落也、呺然虛大貌、絜細者謂之絖、樽如酒器、縛之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候敖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無何廣莫、謂寂絶無用之地也、)
【郭註】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
達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

待其所則物皆逍遙也【呂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
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
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
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
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
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物以有用爲
用用之小以無用爲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網罟
不能無爲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斄牛至大不能執
鼠逍遙無爲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
深根固蔕則其爲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

心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
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
莫撓逍遙其側寢臥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
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口義】瓠可爲瓢者
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
之水矣堅重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掊擊碎之也洴
澼打洗也樽浮水之壺也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莊子既以不龜手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
瓠何不思之以爲浮江之壺蓬心茅塞其心也大樗
擁腫惠子又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

類也機辟猶言機械也斄牛旄牛也蓋喻世間之物
有大有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
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
之地雖無用於世而禍害亦可幸免矣
【義海總論】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
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
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冰炭交
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燭理洞明道義戰勝雖
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先須求聖
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

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
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
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北冥之鵾化而爲鵬摶風擊
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
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
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
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己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絶雲與
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
以遊無窮然後爲逍遙極至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

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
義、欲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絶務外之慕、禪益治道爲
多、及有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
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粃穅、
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
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
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靈椿
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瓠以虛中自全、
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

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
哉、補註 逍遙遊乃莊子著書立言之本旨、全部中無
非此意、而末段借惠子之難、明白說破、

莊義要刪卷之一逍遙遊終

莊義要刪內篇卷之一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其去聲下同几而坐、仰天而噓、嗒榻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
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隘氣、其名爲風、是唯無
作、作則萬竅怒呺號、而獨不聞之翏翏流乎、山林之畏
佳崔上聲、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稽、似

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
豪者、宎天杳二音者、咬郊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愚、泠冷
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
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隱憑也、噓息也、嗒焉解體貌、偶匹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爲耦、居
猶故也、大塊或以爲無、或以爲元氣、或以爲混成、或以爲天、畏崔山阜貌、枅構櫨也、宎深也、咬哀切聲、于喁聲
相和也、泠風小風也、回風爲飄、疾風也、
補註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然解體、若
失其配匹也、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耳、自然而忘

是非者其中獨任天眞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夫我自喪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内然後超然俱得也籟簫也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天地之籟見矣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豈有物哉塊然而自噫耳氣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翏翏長風之聲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略

舉衆竅之所似激謞以下略舉衆竅之殊聲于喁云者言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調刁刁動搖貌言物聲雖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卽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旣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旣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物各自得誰主怒之使然蓋重明天籟也【呂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爲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曰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疑獨】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

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詳道】日晷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行有常遡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爲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卽虛以觀物物無不齊卽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圈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蓋有聲聲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

此地籟中之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後章喩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卽籟之天也、所謂眞宰眞君亦此意、【口義】荅然無心貌、喪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喪我無我也、畏崔搖動貌、百圍大木也、于喁輕重相和也、比竹笙簧之類、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義海】心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起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眞宰眞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

爲構、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儻能內揆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評莊】此篇長體、本以齊物論爲主、却借風起、後始入題、四大柱入結、中多顚倒紆散之語、人籟地籟有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眞宰眞君實聲聲聞聞之主、似鼻似口一段、便合是非淆亂意、人籟則比竹是已、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怒者其誰、造化所使耳、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敎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敎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守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洛、慮歎變慹聶、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窘、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閑閑廣博貌、閒閒有別也、炎炎美盛貌、詹詹小辯貌、縵寬心也、窖深心也、惴惴小心也、縵縵□死生貌、慹不動貌、朕兆也、賅備也、

【郭註】閑閑閒閒知之不同也、炎炎詹詹言語之異也、魂交形開寤寐之異也、縵窖密交接之異也、惴惴縵縵恐悸之異也、司是非守勝動止之異也、日消衰殺

也不可使復溺而遂往也厭緘厭沒于欲老洫老而
愈洫也近死利患輕禍也莫使復陽陰結遂志也喜
怒以下性情之異也樂出虛蒸成菌事變之異也自
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
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
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
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所由以生言其自生也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卽我之自
然豈遠之哉不知所爲使者凡物自然非相爲使也
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萬物萬情趣舍不同有若眞宰

使然起索眞宰之朕迹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
物使然也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
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賅存悅之則有所私有私
則不能賅而存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
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眞君則任其自
爾而非僞也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皆自
若也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
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爲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
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

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
哀也【呂註】閒閒閒以下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
籟無爲之爲也由此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
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
眞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也於形
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可得則有眞君存焉可知
矣人莫不有眞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
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
故也【疑獨】自上文炎炎閒閒至姚佚啓態皆論不當

見獨者爲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虛則聲出
於無聲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
知所生之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夫物
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眞君固不亡世人有我而不
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
不大哀乎【虔註】知言寐覺接鬬窖密酬酢萬變猶風
作籟鳴吹萬不同也豐者殺長者消已之漸也入而
不出閉而不開至於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
衆竅爲虛此所謂使其自已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
發乎情見乎聲音顏色是孰使之然邪樂由虛出菌

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咸其自取也旦暮得此所
由以生卽籟之天也【口義】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
之人計星筭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小言詹詹瞻前
顧後百家之說市井之談也此四句總說世間有兩
種人有理會事功者有理會學術議論者與接爲構
日以心鬬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
內役其心如戰鬬然也縵者緩縵不切窖者語存機
穽密者思前筭後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苦畏
懼不得自在也小恐事之小者大恐事之大者憂深
思遠若失若疑故曰縵縵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

中的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
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暫生
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等
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態如樂之出虛氣之蒸菌
是爲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
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此論之若近而可
覩而所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不得其朕卽
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不見其形
故莫知所爲使有情言有實卽已信也自日夜相代
以下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

此着意點檢也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獨
親而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爲頭之役目望足行
則足爲目之役役者臣妾也不足以相治手足耳目
鼻口互相爲用以受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百體之
君臣旣不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爲君心又
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眞君矣如此尋
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所謂眞君者初何
加損乎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也形衰而心
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義海】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
嗟旣往變則輕躁而作爲慹則畏懼而不動姚則悅

美佚則縱樂啓則情開態則驕矜言人之徇物忘已
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疑氷是以形
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評註】大知閒閒至蒸成菌是
詳吹萬不同其發若機栝至莫使復陽也此皆形容
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十字又形容其狀貌蒸成菌
以下是明其自已也日夜相代至有情而無形皆言
造化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若有眞宰而特
不得其朕指出造化【補註】不知其所爲使卽前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也使字蓋自大知閒閒以下至蒸
成菌是詳吹萬不同日夜相代乎前以下是明使其

自已按已乎已乎已字卽使其自已已字上云使者自已怒者其誰此云所由以生非我無取前後自相照應口義作是了未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卯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芒芒昧也

一云同也昔夕也吹猶籟也鷇鳥了欲出者也樞要也

【郭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未有不同者也故曰天下莫不芒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故付之自當也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强知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彼是我非故未定也未定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爲有言然未有所定以爲無言則據此已有言矣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適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

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呂註】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物無非道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爲是非之正若釋之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生自何來

其方死也死自何去鄕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爲方死方死乃所以爲方生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疑獨】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旣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爲偶此謂道樞樞之體圓而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眞空也妙有眞空相資爲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碧虛】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己見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心未成而有是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强謂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矣【口義】芒芒然無見識貌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也自取言其有所見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鷇音未有所知亦由是也道本無眞僞因何隱晦而有此眞僞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也偏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之論物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

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
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之
爲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非各
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義海】未成心則眞性混融
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
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
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人之止念
非難不續爲難能自初成心卽師而求之於未成心
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
則性現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猶

不若無心無爲况麗物而爲惡乎知代而心自取者
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于道以爲成心者也
【評莊】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三籟之
論謂天地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演說人身
皆爲造物所使紬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
下却說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謂汝雖有此言
其出于汝卽其出於造物邪【補註】成心是有見而不
虛之謂人各執其偏見而尊奉之無分愚智此乃彼
我是非之所由生物論所以不齊也未成乎心是所
見未定以爲我爲定見則以兼愛爲非以兼愛爲定

見則以爲我爲非皆成乎心而有是非也若所見未
定安得有是非故猶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口義以天
理渾備釋成心旣是人人本來具足則下面未成乎
心說不去矣物無非彼言物皆彼也蓋我以彼爲彼
彼又以我爲彼則物皆可爲彼矣物無非是言物皆
是也蓋我以我爲是彼亦以彼爲是則物皆可爲是
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
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
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庭）與楹
厲與西施恢恑（詭）憰（決）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
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
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
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
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
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
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
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莛梁也楹柱也厲惡也一云癩病也西施大）

恑戾憰乖怪異也狙公養猨狙者也芧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
【郭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
指於我指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
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則彼我
同於自是又同于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
相是則天下無非何也是若果是則天下無復有非
之者非若果非則天下無復有是之者是非無主紛
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于二致耳仰
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于自得而無復是非
也可於巳者卽謂之可不可於巳卽謂之不可道無
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譬夫莛橫
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
哉故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
道通為一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我所謂
成而彼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
無滯于一方忽然自忘而寄當于自用自用者莫不
條暢而自得也幾盡也至理盡于自得也達者因而
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

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卽一也達者之於一豈
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
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
任付之自均而止兩行者任天下之是非也【呂註】以
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食小大之辯不出于同體爲
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辯
不離於同類爲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
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眞
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竝生而同體
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而同類也則

物之可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為而成也
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
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為之者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
此物之所以齊也胡為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
常相反令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
也乃所以毀唯達者知通為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
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
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不一也【疑獨】成毀者物
之獨見也分木以為器器成而木毀固在造化間耳
達者廢獨見而冥至理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蓋寄之

常用則無往而不通斯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為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之曰道也【王雱】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為得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遍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固自有可不可然不然者但當冥夫至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可不可然不然皆為至理合乎至理則物之縱横美惡皆為一矣成毀者物之妄見冥於理

則無成與毀道通為一也雖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為一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狙公之喻朝暮雖異而芧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和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趙註】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可不可然不然縱横美惡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無是非雖是

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為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也【口義】指手指也以我指為是指則以人指為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指物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籌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緣有彼我故有是非此言物論之不可不齊也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說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既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横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

成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為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名實未變喜怒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而任是非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

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汨）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古善琴者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梧琴也載之末年崔云書之于今也堅白堅石白馬之辯也綸琴瑟弦也滑亂也）

郭註 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而明之故知盡形勞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也盛載之末年者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自以殊於衆人欲使同

己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己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放蕩之變偽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註 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為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于道猶未虧也至于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柰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

口義 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

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繼以師曠惠子三子之技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身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故誇說以明之而聽者不能曉故終身無成滑亂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所主未嘗着迹故所見若有若無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

中此之謂以明【義海】古之人貴眞知而遺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眞全自然之道也果且有無成虧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枝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為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為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殀。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

焉。因是已。豪應作毫毛至秋而爽細以喻小也

【郭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則與彼類矣故類與不類相與為類與彼無異也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以至于無然後是非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死生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言一之者泰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

非好惡猶未離懷也未始有無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俄而有無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我已有謂者邪無是非卽復有謂也不知謂之果有果無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若其性足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大無壽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也苟足於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卽是有言矣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一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枝流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于其所能乃最是也【呂註】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自也遺之而所遺者不去亦不免為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遺也旣無所自又無所遺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脗然自合故曰

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為一也【鬳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既以為無而有我者存則不得謂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纔說一卽涉有言有言卽有數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

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口義】既曰秋毫纔
大些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
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
矣更多些則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
彭祖爲夭矣若人會如此看則天地雖大與我竝生
於太虛之間而萬物雖草木禽蟲亦與我相類故曰
天地與我竝生萬物與我爲一【評莊】此段又從爲是
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
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
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
不仁大廉不嗛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
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圓而幾
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
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

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
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忮害也一云健也园圓也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也
【郭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
是非無定主也爲是而有畛者道無封故萬物得恣
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事事
有宜也分辯者羣分而類別也竝逐曰競對辯曰爭
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
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
感聖人也故未嘗論之若論則引物使學其所不能

矣故不論其外而後八畛同于自得也論而不議隱
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迹擬乎至當之
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分不分辯不辯者物物
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則不見彼之自
別也懷之者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見
者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也不稱者付
之自稱無所稱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仁者無愛
而自存也不嗛者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
容其嗛盈不忮者無往不順故能無險不往也道昭
而不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也言辯不及不能及

其自分也仁常不成者物無常愛常愛則不周也廉
清不信者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眞廉也勇忮不成
者忮逆之勇天下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此五者皆
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外求無已猶以
圓學方以魚羨鳥耳此愈近彼愈遠學彌得而性彌
失故齊物而偏尙之累去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
故止於不知之內而至也天府者浩然都任之也不
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
之變也不知所由來者至理之來自然無迹也葆光
者任其自明而光不蔽也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未

弘安任之道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于
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物之所安無陋也則
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登天六
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私于照
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今欲奪蓬艾之願而
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物暢
其性各安所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
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呂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
封也言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於
是有畛域矣夫惟有畛故有左右以至於有競爭言

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
議或議而不辯觀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
議不議辯不辯者可知矣若欲事事物物分而辯之
卒至於有競有爭而已【庸註】存而不論無言也論而
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春秋聖人筆削
之書寓是非於褒貶蓋出於不得已而諸傳又未必
得聖人之心故曰有不見也知止乎其所不知則無
能名焉道之至也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
言物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所底
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
也【口義】有封卽彼我有常有所主也至道至言本無

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生出許多畛域八德只
是物我對立之意纔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
主分辯無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有許
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詳議以强天下之知見
於史冊者皆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議然亦何
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忘言爲至纔到分辯則是
胷中無見故有不分有不辯也大辯不言迺至言也
大仁不仁無仁之迹不忮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已上
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

圭角也眞知無知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
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
曰葆光宗膾胥敖事無經見亦寓言耳蓬艾之間喩
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不能向化我纔有不
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
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冥之
不辯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卽莫若以明之喩
【義海】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
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
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荅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

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
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蓋以
寓言夫論議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評莊】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辯處便
是爾胷中自見得不透徹矣【補註】莊子所謂物論蓋
指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
是非彼此殊途百慮不可究詰譬則山林之遇風而
聲則殊肢胲之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不同使其
自已而非物論之能自爲異同也任其自然不與分
辯則物論齊矣至于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

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着此二
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敎與諸家不同
此是其胷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堯問于舜一
段引證文義絶不相蒙恐有脫誤諸家解亦牽强難
通

齧臬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
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
女汝民溼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

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蝍且疽甘帶鴟鴉耆嗜一作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偏狙但
且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牆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
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
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
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
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
端乎薦美草也蝍且蜈公也且一作蛆帶蛇猵狙一名猵狙似猿狗頭其雄喜與猿雌爲牝沍凍也涸

也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
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卽爲有知有知則不
能任羣才之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嘗試
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泳於水
水物所同咸謂之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
不知矣故舉民鰌猨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
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猨猵麋鹿鰌魚
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
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殽亂惡辯言利于彼

者或害于此而天下之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
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未能
妙其不知故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
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
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蔕介于胷中也乘雲氣者
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無死生也游
四海之外者無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
窮也【呂註】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
則道之爲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
知芻豢爲正味目知好色爲正色正於鰌猨之所安

蛆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爲偶者如彼是各以
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
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有知者
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
能知其辯所以四問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
物而爲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
懼之哉【疑獨】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
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爲是者見
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
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孰從而正之故不

知其辯乃所以辯也【口義】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
之對卽是知止其所不知蓋謂不知卽眞知也次論
正處正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仁義是非紛
然殽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哉王倪
卽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卽遊
心於無物之始也【義海】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
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其患實始
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
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道之
理則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

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眞知所謂不知者豈
眞不知哉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去聲)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汩)涽(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屯)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下敎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汝下同)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蟹)者是旦暮遇之也(長梧封人名丘孟浪向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熒熒)

疑惑也崔云小明不大了也時夜司夜雞也鴞大如班鳩綠色肉甚美滑涽未定之謂筐一作匡匡牀安牀也一云正牀竊竊猶察察也弔至詭異也

【郭註】不從事于務者務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者獨至者也無謂有謂者無彼有謂有此無謂也有謂無謂者凡有稱謂非吾所謂也彼自謂耳凡非眞性皆塵垢也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玄合乎視聽之表今瞿鵲方聞孟浪之言便以爲妙道之

行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言之孟浪故試妄言之正聽妄言復爲早計故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滑涽紛亂莫之能正故爲脗然自合之道不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役役馳騖于是非之境也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舉萬世而參其變可謂雜矣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化爲一常遊於獨雖參糅萬變而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蘊積也積是於萬歲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萬物盡然也故不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麗姬之喻言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死生之
異惡能相知哉觀寤寐之間事變情異則死生之願
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死生雖異其于各
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夢而不知其夢則方死亦不
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其大夢大
覺者聖人也愚者夢中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所好
爲君上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
矣此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吊詭[illegible]
暮遇之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生死者至希也[illegible]

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避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
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
心者足以與此瞿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
已則以爲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黃
帝之所聽熒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鴞炙得於彈
而彈非鴞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
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爲皆瞿鵲
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
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爲其脗合此所以爲
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涽而以隸相尊者固置

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愚芚雖萬世之
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王雱】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
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眞知也
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眞故皆曰妄旁日月挾宇
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爲衆人道如脗之合者爲之
置世之滑涽使各盡其極而不以榮懷若臣隸於君
僕隸於臣自然之勢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涽聖人
冥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殽雜多矣參合其變
俱爲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
死證以麗姬之喻義甚切當蓋謂齊物論者始於齊

彼是終於一死生死生旣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人
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强立覺名卽是不覺之
覺覺與不覺俱不可着愚者之竊竊者自以爲覺亦
夢也直爲其有是夢故吾不得不爲之言夢然大覺
者知覺與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蓋爲
發明此處也【補註】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言舉世未有
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
耳【口義】孟浪不着實太早計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
早以爲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旁附日月挾懷
宇宙脗合至理混而爲一世人滑涽以隸相尊者皆

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隸也而自爲尊卑衆人役役聖
人則渾然無知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麗
姬悔泣以破悅生惡死之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變
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說皆曲盡人情大覺卽大悟君
牧貴賤之分吊詭至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而中
存妙理萬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
旦暮之遇也【通義】緣道以道爲美循而行之由于聞
見不由于衷猶曰行仁義也【補註】奚宜必也屬下句
讀置其滑涽二句言但與至理脗合而世人之汨脖
相尊皆舍之勿論也

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
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
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
知也則人固受其黮(啖)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
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
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
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

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
以曼衍(去聲)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
無竟(黮闇不明貌倪分也際也班固曰天研 曼衍無極也竟如字極也崔本作境)
【郭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
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
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
是則不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則無復有是之者故
是非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
也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
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無辯

故和之以自然之分不待彼以正此也是非之辯爲
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
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
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
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
者不得有窮也【呂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
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
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
矣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
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

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疑獨】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爲一則

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

【義海】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係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遁義】無竟者畢竟于無所謂無無也若曰無物之境則物之外尚有無在非所謂天倪塵垢之外也【評莊】化聲之相待二句聲言也與其以言語相對而求以化服人何若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補註】彼字似是誰字意謂物我與人既皆不能正又將誰待如夢中解夢轉展迷惑不如任其自然玄同彼已置是非于不辯也故下文云然化聲句疑諸家解各異義海之說似優未知果莊子本義否

罔兩問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數蜩條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許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穀則蘧蘧渠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去聲矣此之謂物化罔兩景之景也崔本作罔浪無特無常也蚹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栩栩喜貌蘧蘧有形貌崔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也

【郭註】罔兩景外微陰也有待若形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待如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有邪無邪無

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明衆形之自物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惡識其所以哉自喻適志自快得意悅豫而行也方其夢爲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蝴蝶無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蝴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

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此不知彼蝴蝶是也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樂生苦死未聞物化之謂耳【呂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

以然不然哉方其爲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習虛】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今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萬類皆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超生死而反混冥是謂帝之懸解也能知此則造化在已而不遷於物是謂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旣已爲物惡有不化者哉【週註】蛇藉蚹以行蜩藉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蚹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

形而形之所待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莊周蝴蝶物我俱化栩栩蘧蘧覺夢如一也【口義】栩栩蝶飛貌蘧蘧僵直貌此形容旣覺在牀之時也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待造物形之爲形猶蛇蚹蜩翼而已惡知所以然不然此卽是非待彼之喻也覺夢須有分別到此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之謂物化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義海】周與蝴蝶則必有分分卽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

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爲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

【義海總論】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紛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

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恑憰怪道通爲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芧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竝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補註】莊子前篇爲逍遙遊而結以惠子誚己之言明己之能逍遙遊也次篇爲齊物論而結以夢蝶之自喻明己之能齊物論也物論之應本乎忘己忘己則彼我不立是非兩行而物論自齊矣南郭之喪耦莊周之物化皆忘己也此其首尾相照處

莊義要刪卷之一齊物論終

莊義要刪內篇卷之二

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為善為惡為字去聲此二句正養生之學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殆已向云疲困之謂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郭崔同

郭註 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絕膂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

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志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眞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蓋能順中以為常則事事無不可也可以養親者養親以適也夫養生非求過分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註 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為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為常是乃刳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碧虛 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重增其僞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漢陰丈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沉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為善無為惡由正以為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註 人從

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死此生之有涯經緯萬事亘古今而常存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眞知而終身役役以為知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入處世間為善則有無窮之譽為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惡固不可為善亦不必為為則有心矣但當緣督以為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為經之義也奇經八脈中脈為督

口義 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以有

盡之身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畏也已語助也於其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終於危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數句正是養生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爲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卽駢拇篇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一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卽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義海】爲善無近名二句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證則是爲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徹靈通有與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評莊】此篇用意精深下語鍛鍊廼莊子獨得意文亦其透悟自描畫處非淺淺可窺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紀砉翕然嚮然。奏刀騞畫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熙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別大郤隙導大窾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啓頃二音之未嘗。而況大軱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獲然已解蟹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音儔廚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庖人丁其名也砉然皮骨相離聲騞然聲大於砉也經首咸池樂章也郤李云間也窾司馬云空也肯著骨肉也綮猶結處也軱軱戾大骨也硎砥石也善刀善猶拭也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旣適牛理又合音節直寄道於技所好者非技

也所見無非牛未見其理間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
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
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横截也
批大郤者有際之處批之令離也導大窾者節解窾
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
甞經槩於微礙技之妙也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
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謋然巳解
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逸豫自得拭刀而弢之以
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矣【疑獨】牛喻性命之理刀乃
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爲則生不傷順牛體之

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
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樂舞桑林
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
道之微妙於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
目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
視則筋骨之内皮膚之間固巳冥會矣依乎自然之
理大郤則批而離之大窾則導而通之凡此皆因其
固然豈復强爲私巧哉若然則肯綮微礙之處未嘗
或經而況軱乎夫骨乎良庖之與族庖雖歳月有遠
近更刀有遲速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

則庖丁者言其獨斯爲神庖也歟視止行遲喻性命
之精微養之爲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
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爲不得巳而復
退藏於密也【詳道】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
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
故以無厚入有閒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之道豈異
此哉處心以虚而不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
易也遇之以適無異砉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
愼無異怵然而爲戒其成也視覆考辭無異提刀而
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

所解雖多而刀不剉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
也【口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
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自有步武也膝
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砉然嚮然
騞然皆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
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嚮騞之音皆
合律吕也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
容力可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耳目口鼻
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
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

也天理牛身天然之腠理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其用刀也未嘗經涉肯綮之間而況大軱乎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遊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喻世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不能傷其生也怵然變動之意戒者加儆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

謋忽然之意躊躇從容也滿志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全無事時始爲養生得力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末後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評註]手之所解四句畫出一宰牛底人先形容起何等深而不俗桑林經首皆樂名所見無非牛者未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肯綮骨肉相聚處大軱大骨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烏乎介也天與余下同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如字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祈畜乎樊中神雖王旺不善也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

[郭註]介者偏刖之名知之所無柰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全其足則是知之所無柰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内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爲命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達

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全其自然而已蘄求也樊所以籠鳥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善也[疑獨]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稻粱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適性故古人一畝之宮簞食瓢飲以爲至樂正明此理[口義]右師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

耶人刖之邪刖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毋至其族吾見其難爲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

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汩沒之中更自好也【義海】介一音兀斷足也有與同類也右師之介雖異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以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則爲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平聲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玄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秦失宋本又作佚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年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

上住一作往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知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死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生孰死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絕明夫

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人之
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
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
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
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
子所以疑其爲非友也始吾以爲其人意從老聃者
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
安時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
蘄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
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遁天倍情

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適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
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
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爲薪也
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
薪也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
生之所以爲生者未嘗有始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口義】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
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哭之如此不用
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失謂始吾以老子爲非常人今
見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如此其悲哀必老子未能

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其心故其哭哀且慕者有不
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
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天理背棄情實此皆得
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其死
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
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
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繫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
之自然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故曰帝之縣
解爲薪火傳生死之喻也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
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

未嘗見其盡也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
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
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義海】夫一家之
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爲薪者有以傳之一人
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
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熖熖不同神之託役身猶今
身也而息息各異熖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
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
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擊石鑽不戛竹皆可以得火
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

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評註】夫子指老聃即後二夫子訓秦失者非是指窮於爲薪三句正是生有涯而知無涯【補註】生有盡而生生者未嘗亡猶薪可窮而火之傳無盡也生生者生之主也養生之主則形骸不足爲累死生不足爲患憂樂不入應物無礙而生得其養矣

【義海纂論】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故眞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刑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則剸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鄽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

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眞攖事拂理得失交患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爲方外剩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爲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莊義要刪卷之二養生主終

莊義要刪內篇卷之二

人間世第四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振 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扛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烏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工句 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一諸刑字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

脩其身以下傴拊撫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諸刑字 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升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烏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紫 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啓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牒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云衛莊公蒯聵按莊公入國時顏回已死當是出公輒也蕉向云草芥也崔云其澤如見芟夷言野無青草也有扈國名在今京兆鄠縣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三句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民無所依歸故顏回欲往救之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適蓋道宜正得其人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彼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眞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

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夫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耳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而强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然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也夫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知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而目將熒之使人眼眩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容形心成乃且釋己以從彼是以火救火水救水非唯不能救更足以成彼之盛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不信厚言二句未信而諫雖

厚爲害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擠之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夫暴君若叢枝胥敖有扈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二也惡惡可若言未可也衞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釆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莫之敢逆夫頑强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本意執而不化守

汝之端虛而勉一外合而內不訾此未足以化之也下顔回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爲徒云云言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爲徒云云言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云云言成於今而比於古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然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仲尼猶以爲未可意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耳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者也【言詮】顔回欲

出已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爲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菑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爲菑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

告彼必乘人而鬪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斂恩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未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蘄人之善不善以已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

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諜也諜者密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口義】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聖人云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莊子反其說曰治國

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告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乎其國可安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則在我已雜矣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者言彼之所行雖爲暴惡我方自著自無暇及他也纔有求名之心則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曰名曰知皆天下之凶事

此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矼厚也德厚即實德也信厚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令名令聞而未達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强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有其美也術與述同菑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則菑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爲人所菑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彼若悅賢惡不肖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則安知汝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方爲

顔色以求平於彼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之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擎跽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他本凶暴人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王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爲惡愈無窮極所爲暴戾益甚矣厚言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爲其所殺也傴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龍逢比干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此皆好名之過也脩善也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其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

實也實利也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況汝乎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以用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黽勉而謹終如始也陽爲充孔揚者言暴惡肆志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常人之所不違者畏之也彼見人人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日漸小德也言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如此則汝外將以端虛而

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爲可乎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直實也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皆出於自然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爲徒外曲者外盡擎跽曲拳之禮人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疵病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爲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言引古人以爲證也雖借古人敎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譴謫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

人已有之言也如此則雖訐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罪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政事也法方法也諜安也言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之道也【補註】醫門多疾猶諺云善醫之門多病人若唯無詔諸本訓詔爲告語言汝德信名聞既未爲彼所達是唯無言則已言則王公必且乘勢矜辯以相折服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異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應前二譽好名處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智知者矣未聞以無知智知者也瞻彼闋缺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向云皞天自然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爲散

【郭註】有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者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始得使實自回者未使心齋故有其身也得使未始有回者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之場

當於實而止也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强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也則幾者理盡於斯也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爲也則失眞少者不全亦少失眞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夫

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矣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萬物之化四句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

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詳道】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口義】有而爲之其易邪言汝道有此

伎倆要爲之甚易邪纔萌此輕易之心則天意亦不樂矣故曰易之者皞天不宜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爲道矣故曰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也得使言得教誨也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入遊其樊以下是教人處世之法人世如在樊籠中汝能入遊其中而

不爲虛名所感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毒藥味也以混然之一爲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絶無足迹此爲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爲難蓋謂人若事事不爲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爲唯无爲而无所不爲則爲難矣爲人使易以僞者言爲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僞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僞矣人使卽人欲

也天使卽天理之日用者也聞以有翼飛二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爲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爲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矣視彼室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闋喩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也卽此虛明之地便是吉祥之所由萃吉祥福也下止字是虛處也止則虛虛則明若我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而心馳矣又安能坐忘乎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故曰外於心知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於人而不能感

化乎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蘧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王名然無所考畢竟寓言也散者尋常之人也【羲海】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搿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哉唯虛與氣非卽非離互顯體用是以

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鎭百爲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姸醜莫逃而無恩怨子夆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

葉涉公子高將使試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懼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
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
飲氷我其內熱與余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
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
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
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洛不易

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
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
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
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
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
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
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 王使諸梁甚重者重其使欲有所求也甚敬而
不急者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事無大
小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爲懽不成則怒此楚
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者言入宦雖
去然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氷炭於五臟矣成敗任
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能之爨无欲清
之人者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所饌儉薄
而內熱飲氷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也事未成
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
於外故曰是兩也不可解於心者自然固結不可解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
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

人之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
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柰何者命也而安之則
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
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爲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
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爲人臣子者二
句言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
不有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何暇至於悅
生二句言理無不通故常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
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
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者近者得

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者遂以言傳意也夫傳兩喜兩怒之言二句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凡溢之類也妄言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也莫者莫然疑之也莫則傳言者殃言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爲罪也傳其常情三句言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口義】不道不言也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權洽方得事成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

陰陽之患自有德者能之以上皆孔子之言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則入世之當爲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爲之事無適而非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唯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爲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柰

何安之而已爲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行其事之實猶云朴實頭做前去也豈復顧其身哉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如此下又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忠盡情也謂以言語盡其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寂難蓋喜怒之言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也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

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法言蓋古有此書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庶幾可以自全也【補註】寡不道道字訓言郭向同但不若訓理爲憂蓋言事必合理乃可樂成也美食費烹飪則火巨人衆竈人不禁熱常欲清也執粗而不臧言但粗食不求精美故竈屋不熱無有欲清之人耳食美則味厚而作熱今既粗食而飲冰明其爲憂慮所致也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

於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陰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余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茀字音悖崔音勃疑獨云尅者責人太切核者逭人太甚惡成不及改惡字烏路反

郭註 以巧鬬力三句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興害彼

而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三句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湛湎淫液而無所不至也始乎諒四句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遺風波而不行則事得其實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但生瘛瘲以對之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詣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無

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度益者則非任實矣遷令勸成此事之危殆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而勸彊成之則悔敗尋至故曰惡成不及改且夫乘物以遊心四句言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莫若爲致命二句言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口義 以巧鬬力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只是戲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招飲皆以禮

治初筵秩秩時也亂載號載呶時也蓋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或成爭競也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纔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跡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皆不暇簡擇也氣息茀然者怒也怒氣既起則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尅核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又何暇

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
至此爾下引法言就奉使事上結之令君命也無遷
令卽所謂傳其常情也無勸成者事之成不成亦聽
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也益求多是過度卽過常也
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
事人之相好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
美成在久一言不相投一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
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相
好甚難所以尤當愼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游其
心於自然托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爲

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爲而後歸報耶報反命也致
命者言以眞實而致君命於齊不必過慮事之成否
卽此便是難能之事也［義海］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
解以惡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
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
戒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
驕志也［補註］簡巨止是小大字莊文好奇故下字多
異耳口義云苟簡非也爲使之道在於以信致命而
已事之成否非所必也盡其道而聽其自至則何陰
陽之患之有子高之意蓋欲必事之成必事之成則

遷令勸成必且殆事風波實喪求美反惡皆將自此
起原其心由於謀身畏禍故首以義命告而曰夫子
其行可矣令忘身以恪事也而下乃以奉使之道詳
語之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
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
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
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
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一轉）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

名爲妖。爲孼。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
（挺）畦。（奚）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
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升）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
美者以犯之。幾矣。（一譬）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
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
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
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三譬）
（乃吊切）適有蚉虻（盲）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李云畔埒也無畔埒無威儀也無崖司馬云不顧法也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邪不知民過之由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此所以無奈之何也正女身者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也形莫若就二句形不乖迕和而不同也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也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也彼且為嬰兒七句言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夫螳蜋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蜋之怒臂也積伐而美二句言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也為其殺之之怒者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為其決之之怒者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二句知其所以怒而順之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已也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拊之不時三句言雖救其患而備馬之不意故驚而

至此也意有所至三句言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呂註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為顛滅崩蹶為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為嬰兒以至於與之為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蜋愛馬皆引諭之言

口義其德天殺猶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為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救正之則禍必先及我正女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隨順也和調和也外為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調和誘導之心也隨順而與之為一是就而入也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崩為蹶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是和而出也則彼必忌我聲名反成殃禍故曰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嬰兒無町畦無崖是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無疵無過也螳蜋怒臂諭小才自矜

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筐竹器也蜄灰泥之器也鈌銜毀首碎胸者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轡絡月題之類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評莊】彼且爲嬰兒六句應形就而不欲入達之入於無疵應心和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此卽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與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此段三譬各自爲意故不覺重複文字莫難於譬而譬莫難於重此莊子千古絕技【補註】彼且爲嬰兒一段卽普門品應以比丘身而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而得度者卽現女人身而爲

說法意僕緣僕當作樸或古字通或傳錄訛也拊之不時是言愛馬之甚見蚊虻卽卒然搏之出馬不意故致驚怒也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之則暴故與惡人處不可不愼也若不審幾不量力徒欲以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蜋之怒臂當轍耳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聲下同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蔓。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現夢曰。汝將惡烏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查梨橘柚果蓏力果切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剖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機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

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構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余之。不亦遠乎。司馬云液津液也樠謂脂出樠樠然也向云診占夢也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爲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死二句言數有睥睨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爲予大用三句言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若有用久見伐矣幾死之散人二句以戲匠石也弟子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三句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

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本自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亦
終不近於剪伐之害也所保與衆異者彼以無保爲
保而衆以有保爲保也而以義譽之二句利人長物
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群才自
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
以社譽之無緣近也【口義】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
之中有此櫟木也挈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爲
一圍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
足而後已也柤梨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匠石
雖人櫟雖社樹皆天地間一物何獨以物相識故曰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窮者猶云汝閒
口勿言也彼指櫟也其所以爲社者亦直寄寓而已
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己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也
幾有翦乎幾字與殆字同意【[illegible]】幾死之散人謂汝
以能自役亦幾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
又謂櫟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爲匠石令其不
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爲社也正以社爲不知己
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爲社亦何得有翦伐乎
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
遠矣喩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奬借或

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爲榮哉唯其不可得而
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盛隱
將芘庇其所藾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
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矢其葉則口爛而爲傷
嗅之則使人狂酲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
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賞者求狙猴之杙弋者斬之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禮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

之家求樿膳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
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
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
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軸解謂木紋旋散也病酒曰酲
杙所以繫狙猴者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樿傍
疑獨云解祭祀解賽也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
通義云痔病不可以祭
河不用痔病者爲尸也
【郭註】隱將芘其所藾者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也
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聰
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夫何爲哉玄默
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

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故未終其天年三句言有材者未能無惜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五句言巫祝解除弃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爲不祥而弗用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也

[吕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楸柏夭於斧斤以材爲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爲尤深藏之爲尤密故無用而用之以道不材而材爲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口義]見大

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軸解不實也以舌咶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材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材荆氏地名楸柏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宜者地氣所宜也杙椿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解古巫祝者書名適者以之往祭於河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爲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子括切）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陛）爲脅挫鍼治繲（戒）足以餬口鼓筴（策）播精足以食（嗣）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頤下而至臍其身曲也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

[郭註]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役故也上與病者

粟三句役則不與賜則受之也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口義]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自頤隱於齊至兩髀爲脅只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鼓筴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爲大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 鳳兮鳳兮二句言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世不可待二句言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四句言付之自爾

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也方今之時二句言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者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

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知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者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已乎已乎四句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

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者曲成其行各自足矣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口義 來世不可待二句謂生斯世而爲斯人時既不可爲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

以苟免於刑爲幸耳又何敢他求乎處亂世而僅免
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不知載而有之亂
世之禍常至殺身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臨
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巳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
苦誠危殆也迷陽者性本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
行於世而有傷郤曲者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
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木火桂漆
之見伐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
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義海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

焉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
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
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
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兄以不違如愚之臣
遽欲往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
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
奚必輕往以資驕志攖暴行耶顏子又陳端虛勉一
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
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
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

虛受之時也夫子秉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齊使虛心
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
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
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
顏闔將傅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
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
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爲
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爲累而世人
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
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

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
賢不得巳而有世俗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
問荅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
有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山木膏火
桂漆之患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
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通義】處人間
世者安分盡心斯得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是也列莊言意要不出此大抵有心則有跡
有跡則可尋尋跡則非率性矣褚氏度宜謹節無愧
獨全等語尚落思議非所以語莊文也【補註】此篇首

以孔顏問答繼以子高顏闔之喻其論守身行義應物審幾以處人間世之道備矣而復繼以櫟社商丘支離之說者莊周大意見當時禍亂畢竟不可措手縱使做得好不如不做爲高耳故末又以接輿之歌結之

莊義要刪卷之二人間世終

莊義要刪內篇卷之二

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補註德充符者言德充於內自然徵驗於外非形所能爲損益非知所能爲隱顯觀篇中所述足可知矣○義云隨應而應非也

魯有兀者王駘，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敎，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敎，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音旺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

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腰者而猶若是。而
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智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
肯以物爲事乎。九軍崔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也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怪其
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
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奚假魯國二句言神全心
寘則體與物寘與物寘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
國而已哉死生亦大矣四句死生之變變之大也彼
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斯順之也審

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者任物之自
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爲命而無乖迕也守其宗者
不離至當之極也自其異者二句恬苦之性殊則美
惡之情背也自其同者二句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
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
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
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
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
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然

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
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莫非也卽明天下之無非
無曰彼是也卽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爲一
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也不知耳目之所宜者
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游心乎德之和者都忘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
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
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視其
所一四句言體大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
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

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
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
生之變猶以爲一旣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
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
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茀其心也彼爲己以其知者嫌
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以其心者嫌未能
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者夫得其常
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
之也人莫鑑於流水二句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
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己

哉唯止能止衆止者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
也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
至希也下首則唯爲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
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
各自正則無羡於大聖而趣之也幸能正生以正衆
生者幸自能正耳非爲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
要者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也官天地府萬物者寘然
無不體也直寓六骸者所謂逆旅也象耳目者人用
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
不寘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

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二句以不失會爲擇耳斯
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
而最之耳其恬漠故全也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爲事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
於王駘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
不能行則雖全曾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
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
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
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
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

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眞不與物
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已不化守其宗本
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
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
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爲己而已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而推
爲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
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
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衆生哉今夫
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

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
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口義】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
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
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
所見一見而歸卽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
成心感之而自能成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者言我欲
往見之特尚遲耳奚假豈特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
是一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
遠矣先生指孔子也死生亦大矣五字乃莊子中一

大條貫審者見之蓋也無假者實也不與物遷即不
得與之變不與之遺也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
皆受命於我也宗者萬物之始也莊子之書如宗字
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守其宗者全體
也下文遊其和者大用也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
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
物皆與我爲一也耳於聽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
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也故曰不知耳目之所宜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有欠剩
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爲已脩身也以

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脩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
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
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蓋謂人皆有知
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爲已可以得心亦是常
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流水止水皆以喻
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
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故曰惟止能止衆止以松栢
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
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生即性也保始之徵
者保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證驗只是一信字自

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且能不變
於死生而況有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即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
寄也象耳目目象目而不止於視耳象耳而不止於
聽與不知耳目之所宜意同一知之所知上者智下
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
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登升
也假至也言彼豈擇日而升至於道乎蓋無時而不
在道也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何肯以
物爲事者言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敎人也

[義海]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
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駘
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呂氏以
假音遐絕句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升於玄遠之
域也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讀同遐可證 [通義] 彼爲
已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
者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
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到家
既久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二句只言其爲已何與
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不

懼之實猶云真無畏懼者不恃衆力只一人可以入萬軍中斬將刈旗正保始之徵也【補註】彼為己一段諸說各異惟通義似優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構中。中央者中衆地也。然而不中衆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色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子六切然改容更庚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刖者並行其明日又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己也子齊執政者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也先生之門二句言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也鑑明則塵垢不止一段言其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既若是一段言其若是形殘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也自狀其過二句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為不當亡者衆也不狀其過二句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游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所無所為所遇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

命而有斯笑也怫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廢然而反者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者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我爲能自反耶斯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内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無乃稱者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口義]不違猶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子産自謂也取大者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與堯爭善四字亦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爲善得如

堯乎自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爲足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柰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而不中者命也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義海]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内者無戚於外也子産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内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之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

於非罪者也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骸之可索哉[補註]子無乃稱稱即是稱說猶云我已知過子不必更言意不作能言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現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

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尺叔切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二句夫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

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
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猶
有尊足者存言刖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
逆旅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天無不覆
二句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
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爲人浮則
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吾以夫
子爲天地二句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者聞
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全德者生便忘生也彼何賓
賓以學子爲者怪其方復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

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
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
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
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
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
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爲己之桎
梏也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三句欲以直理冥
之冀其無迹也天刑之安可解者仲尼非不冥也顧
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
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
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
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矣疑獨尊足
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身存也以夫子
之德配天地猶責其不謹不及此以迹言若以心言
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
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賓賓以學
蘄以諔詭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桎梏胡不思
所以解之蓋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爲非有所覬也
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爲天
命使然不可解也口義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云不

曉事尊足性也二字下得奇賓賓恭謹貌諔詭幻怪
只言好名而已爲己桎梏者言名爲己之累也天刑
猶天罰之也莊子借孔子以爲言或抑或揚皆寓言
也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即齊物篇可乎可不
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沱丈夫與
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
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
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

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門然而後應。氾泛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紀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洛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豚子食洞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色洽切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

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骨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隙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利也。哀公異日以告閔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

【郭註】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者明物不由權勢而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明非求食而往也又以惡駭天下者明不以形美故往也和而不唱者非招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域者不役思於分外也且而雌雄合乎前者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靈也哀公與處不

經月已覺其有遠趣不至期年委之以國政悶然而應者寵辱不驚也氾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四句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爲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翣者武所資也戰死則無武翣將安施所愛屨者爲足故耳刖者之屨何爲愛之無其本者翣屨以足武爲本也不翦不穿全其形也不

得復使恐傷其形也形全猶足以爲爾二句採擇嬪
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爲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
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死生存亡以至饑渴寒暑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
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
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
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
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
而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
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

知而不能規也逝者之往吾柰之何哉苟知性命之
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
身矣故曰不足滑和靈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
以憂患驚神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閒
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
失於兌日夜無郤者泯然常任之也與物爲春者羣
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
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故曰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
者內保其明外無情爲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

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無
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
不厭也哀公告閔子一段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
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疑獨]㹠子之於母生爲己類
死則不類矣喻君子以才德爲類而不以形骸爲愛
形爲六骸耳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戰死而
無用翣刖者之無用屨喻形以才德爲本非其本則
形無用也嬪御不翦爪不穿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豈
擇形全者爲用況全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饑渴寒暑
事變命行日夜相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使唯才

全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故不足以滑和不失於兌
悅日夜無郤忘變之至與物爲春有以生之也停水
均平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言義]不唱常和
言其無所作爲也望人之腹者飽也知不出乎四域
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乎前與物狎也即雁鳥
不驚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恤焉若有亡即漢王
如失左右手之意㹠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
骸之美惡也眴若驚貌戰死不用翣刖者之不愛屨
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翦爪
不穿耳不事脩飾貴全其形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

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死生窮達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爾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其胸中之和也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和豫通三字一意循云周徧感也日夜無郤言日新而不已也與物爲春者隨所遇而皆爲樂也接猶感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即孟子天之降才意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

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隹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寓言耳【義海】雌雄之義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翣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用也李云𨒪也者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翣明堂位云周之壁翣鄭氏註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儒佳切 冠緌）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翣非特爲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翣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愼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㹠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飾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評莊】死生存亡窮達貧富以下一段即前死生亦大矣至而守其宗者也一段意同

但前以用心言此於萬全之全說得透徹總是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意接感也隨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補註】㹠子死母之喻言玄德同物不在於形情類苟存則萬靈皆嚮往情類苟亡則母子不能固矣其言所愛其母者謂㹠子耳非言人也以名教律之固矣

闉（因）跂（企）支離無脤（蜃）說（稅）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豆）肩肩。甕㼜（盎）大癭（隱）說（稅）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

智爲孼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烏同下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育也天鬻也者天食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烏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敖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烏下同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眠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闉跂曲背也支離偃之貌也無脤無脣也肩肩細長貌甕㼜大癭項瘤者也

【郭註】闉跂支離無脤兩段言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長於順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爲孼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巳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故禍難之來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爲哉任之而自至也故曰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者視其形貌若人也無人之情者掘若槁木之枝也羣於人者類聚羣分自然之道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付之於物也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謷乎其大而獨成天也道與之貌二句莊子意謂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

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聽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絶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犬吠苟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

謂情者以是非爲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也吾所謂無情二句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秖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之形二句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瞑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

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竊獨]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屬乎人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合性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應物而已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盡其生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斯足以有其身矣今子外神勞精倚樹據梧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物獨異子又益生惑衆若公孫龍堅白之論能勝人之

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碧虛]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孽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斲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殖貨財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蛣蜣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

者豈有情哉喑醷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强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何得不怪哉[口義]闉跂兩段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傴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眞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眞忘也聖人有所遊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孽一作孼孼膠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猶云賣聲名於天下也心有天游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

不用智矣不斲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蓺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猶言天爵也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之貌物必有則也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有益則有損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爲資生非莊子之意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堅白辯之名也【補註】德充於內者不言而物化此自然符也夫苟不能無情任天徇於好惡德內虧矣雖竭其精神極其言辯如惠子五章多方不過爲游談之雄以堅白鳴耳求以動物難矣以見德充之符非勉强可致

【義海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矣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脩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

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已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蔕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厲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脤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游與物無際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荅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摽

論本蓋所以爲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通義】三元造道有等哀駘它則全德之極者故以孔子之言爲準闉跂𤸇𧁒言不但貌惡者無妨於德雖形不全者德自若也末論有形無情立言之旨昭然矣程子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者書之

莊義要删卷之二德充符終

莊義要删内篇卷之三

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直敘下天人二字是一篇眼目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提頭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於道也若此

【郭註】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内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絶而爲名去也人之生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

僞成而眞喪矣若夫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强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物莫非天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非人爲也皆自然耳有眞人而後天下知之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謩士則縱心直前而羣

士自合非謀謩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登高不慄以下言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眞人陸行非避濡遠火非逃熱無過而非措當故雖不以死爲死而未嘗喪生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任之而無不至非槩意於所遇也此言知之登至於道若此之遠也【呂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知之所不能知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言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天也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眞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

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眞人有眞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知固非道而眞人眞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詳道】知天之所爲命也知人之所爲義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人之所爲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爲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爲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眞知也【王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唯學道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

能登假於道者也【口義】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卽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爲故曰不謩事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卽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深造也【義海】天人混融乃眞知也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

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於造物故物亦不忌之因
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通義】天
人所爲義廣如牝牡天所爲也合牝牡則人所爲也
知以人而從天不恣淫顛其道盡矣蓋天機惟生其
體而寓其用人道以其覺性而周其體惟循天機本
然不起知識以此終身是人而不失其天也【補註】知
有所待而後當者人也而所待者未定則有不由人
處是亦天耳故下文云然逆寡雄成謩士皆人之所
爲也眞人既不同於人故得失不嬰其情而其天全
矣是以登高不慄水不濡火不熱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教)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厄)言若哇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其出不訢(欣)其入不距翛(蕭)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
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卽安也食不甘理
當食耳眞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嗌言若哇氣
不平暢也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
機淺也不知悅生惡死者與化爲體不訢不距者泰

然任之也翛然往來者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
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猶復探求死意
邪受而喜者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無不適也忘而
復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
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
傷生故不爲也【呂註】無思慮無嗜欲然後其息深深
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
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
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求息以踵
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

矣生悅死惡出訢入距以棄其翛然者則是以心捐
道也以人助天也【評道】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
求其終其受有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眞人不忘
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故受而喜之忘
而復之無患也不以心捐道無爲也不以人助天是
之謂眞人【翼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眞人也息自
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謂嗌言若哇
也悅生惡死出訢入距所謂欲深機淺也眞人無是
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爲無窮
也受而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心

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真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口義】其息深深道家脩養之論實原於此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若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不以心捐道卽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補註】此推真人所以有真知之根本嗜欲人也不知悅生以下是申知之盛意

若然者其心志（忘誤）其容寂其顙頯（去軌反）凄然似秋煖（喧）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洛）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沱）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寂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頯大朴之貌似秋殺物非爲威也似春生物非爲仁也通四時言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與物宜者言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也其亡國也人心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

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若陽春蒙澤者不謝凄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耳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耳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徒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舍己殉人徇彼傷我者也【呂註】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口義】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卽所謂接而生時於心也用兵毒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人之道不可及也【義海】志字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自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以死生利害動於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聖人盡己之性

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通之也【通義】
用兵言不用兵也意在寧失國而不忍失人心太公
去邠從者如歸是也天時非賢者事之得失一委天
時而無敬脩之功將何以為賢也【陳註】志作忘疑是
聖人之用兵以下見聖人德業與天之所為一般樂
通物以下一段是人之所為意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看他下字）乎其觚而
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丙丙）乎其似喜乎。崔乎
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
世乎。謷（敖）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免）乎忘
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
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
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而人眞以為勤行者也。
【郭註】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沖虛無餘下
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觚而不堅常遊於獨
而非固守也虛而不華曠然無懷乃至於實也邴邴
似喜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乎不得已者
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也滀乎進者不以物傷巳
也與乎止者無所趨也厲乎似世者至人無厲與世

同行故若厲也謷乎未可制者高放而自得也連乎
似好閉者綿邈深遠莫見其門也悗乎忘言者不識
不知天機自發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世之
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唱德者彼所循
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也以
禮為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也夫高下相受不
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
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
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丘者所以本也
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物各足於本付羣德之自循
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此皆自彼而
成成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
不覺事之經身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眞謂至人之
為勤行者也【呂註】此皆言其似而不可以狀求也仁
者於殺則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以
其惡之也眞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綽乎哉此
則見其所體矣【詳道】滀乎進我色啇精於內發神於
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謷乎
連乎三者至為去為也悗乎者至言去言也眞人之
道至於去為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為本而已矣經中

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弁粉之丘具茨
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
為勤行者是覩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趙註】以德為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山也有足人
也與之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耳目人見其不行而
自至真以為有足也【口義】張乎舒暢貌虛者有若無
也不華實也崔下也滀乎充悅貌其生色也睟然見
於面故曰進我色與乎自得之貌止我德吉祥止止
也謷乎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密也好閉不欲開
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無言亦若不言故悗乎

其忘言也【義海】厲乎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
足以容斯世也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之具行乎自然
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
非必勤勞而可得也【補註】此一段是天之所為意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
之謂真人。（小結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
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
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於江湖。與其譽余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也夫真
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
天也彼彼而我我人也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
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而玄
同彼我也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
所係哉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
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
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也人之所因者天天之所生
者獨化人以天為父晝夜寒暑猶安之而不敢惡況

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
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逃豈直君命而已哉
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
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
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呂註】
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則好與不好一也一
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
則非獨止而後止也吾何為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為
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為父也卓
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

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
苟知其眞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蓋悅生惡死
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
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評道】一
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淸此
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
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眞人所以無適而
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冥夫一者則
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爲徒出而
不一則與人爲徒與天爲徒而不失人與人爲徒而

不廢天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口義】一自然也造化
也好惡之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
一也眞人無好惡異同無分乎天人但循自然而已
涸魚之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爲相忘於江湖喻體道
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
堯無譽亦無毀兩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義海】此論眞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以道
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蓋惡世人泥於迹之不一
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
旦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眞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

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通義】與人爲徒自有不能一
者而在我者未嘗不一蓋不一乃一之所出也一與
不一末之萬殊也亦一而已本之所在也【副墨】此言
眞人能合天人分義所在臣爲君死赴蹈不畏死自
然之變夜旦之常既非人所能與可不任之乎以下
收歸大宗師去所謂大宗師者自然而已即上文所
稱天之所爲是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
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

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
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
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洛可勝升計邪故聖人將遊於
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
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
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
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將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
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

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也揭天地以趨新負
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
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
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
今我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
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
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所宜無以禁其日變也
夫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矣無所藏而都任之
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
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

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
遇者皆若人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
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
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於
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
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
粹猶足以師於人況玄同萬物與化爲體其爲天下
所宗也不亦宜乎【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
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必存
則存心亡則亡苟爲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夫藏小

大有宜而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
欲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
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
哉非眞知不足以與此【疑獨】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
俯仰之間已涉萬變世人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
爲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壑澤之喻唯物
物而不物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則無所藏而都任之索所遯而不得此常物之
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爲一也善夭善老善始
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性故可爲人師法而況至

命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詳道】道
之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夫藏
舟於壑藏小也藏山於澤藏大也夜半非可見也有
力非可禦也舟之於山小大動止雖殊而爲有力者
所負趨則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爲靜以藏之與將爲
動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下於天下
曠然與化爲一邪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故不係
於物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趙註】生
爲行人死爲歸人生必有死行必有歸造物之所以
善吾生善吾死者在此安乎自然而已運於無窮而

能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物有萬而化則一一者此也【口義】大塊天地也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眞實處常如此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義海】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有何異哉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得是而遊焉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評莊】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猶有二也是猶譽堯而非桀也藏天下於天下則無二也是兩忘而化其道也【補註】莊子意以變化多端死生往復不可定著人形乃萬化中之一耳今受人形而喜則凡形之所受若雞若彈若蟲臂若鼠肝將無不喜者故以樂可勝計爲言口義乃云萬物皆備爲樂似以吾儒正理解之非莊旨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丕)得之以襲崑崙馮(憑)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悅)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終古猶言常也堪坏神名馮夷河伯也肩吾山神禺强北海神也

【郭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其狀

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無者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神之神不生之生也故知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夫道在高無高在深無深在久不久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上下無不格不可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不可以表裏名與化推移不得言久終始常無不得謂老也自豨韋氏得之至比列星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

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矣既得其生又何患生之不得而爲之哉爲之則傷其眞生矣【口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脗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無名也古之聖人未有不得道而爲聖者非

特狶韋至於傳說而已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爲大宗師歟【疑獨】傳無所傳故不可受得無所得故不可見輪扁之子不能受之於父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見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斗爲天之綱維【口義】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大宗師也情信皆實也無爲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唯造道者知之

【義海】自篇首敘眞人之道死生之理至此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鬼帝即陰陽也信能

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矣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脗然者乎【通義】有情活潑潑地也有信確乎不拔也妙萬物而無我何爲何形也悟而不化受則成障故曰不可受有觸有覺得也無形無所無可見也若有可見即住法矣仁見謂仁知見謂知此之謂也【補註】已上三節反復推明自然之妙至此方將正經題目拈出狶韋以下乃極言之以見其爲大宗師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

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攖擾汨亂之中而其自寧定故謂之攖寧）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結奇見）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

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殺生李云忘生崔云除其營生也故不死生生李云矜生崔云常營其生也故不生副墨以下皆寓言耳副墨副貳玄墨也洛誦苞洛無不通也瞻明神明洞徹也聶許攝保之無施予也參高貌寥曠不可名也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

生矣任其將迎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未始不寧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也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道以體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洛貫穿而誦之予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疑獨】天下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生是爲道之極致夜氣存而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

命物而不命於物能殺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者也其爲物也亦强名故任物之將迎成毀也【詳道】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生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不忘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合古今爲一時通死生爲一貫則無將無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虧於內萬物莫攖其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碧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粗而精耳既能外生罔不洞照所謂朝徹也朝徹則所見者卓所見者卓則古今常存古今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

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默會參寥求之於遠也疑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司義】朝徹者胷中朗然如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矣無將迎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雖攖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攖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補註】不死不生之人將迎成敗雖交於前而此中湛寂無擾所以無不將迎無不

成毀也故其名為攖寧攖擾也蓋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擾拂其心者衆人則擾之而亂聖人則擾之而寧此常應常靜道之所以成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起案)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苦羔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以下二事皆明死生一體)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縷)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麗)其心閒(閑)而無事跰(毗)𨇤(鮮)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祀曰女(汝)惡之乎曰亡(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但)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庚)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洛)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玄)解(蟹)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偉哉至鑑於井皆子祀自說病狀也句贅項推其形以贅言其向上也其心崔讀屬上句跰𨇤病不能行也嗟乎以下此子輿詞)

【郭註】沴陵亂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浸漸也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

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呂註】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却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來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惡之哉【疑獨】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

死爲一體遂與爲友得非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此所謂玄解也【口義】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有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也浸假言假使造物漸漸化予之身以爲他物吾將因而用之此卽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通義】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物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跰𨇤鑑井其貧可見【評苑】此篇短體而文奇甚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一作惴）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試）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一作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以六字結甚奇）然覺（教）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將化而叱無爲怛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死生猶晝夜未足爲遠時當死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爲悍逆以速其死耳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善吾生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金之踊躍世之不祥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也【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爲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所賤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爲奚以汝適邪成然寐蘧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口義】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捍卽前毁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絕賈誼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自此中出成然寐蘧然覺以生爲寐以死爲覺也【義海】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古人之所以自處

者若此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擾挑兆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玄疣尤以死爲決𤴯換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匱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七到反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爲愈篤而內外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撓挑無極無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故能隨變任化無所窮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俗內之迹臨尸

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弔者方內之事施於方外則陋矣一氣者冥之故無二也以生爲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假因也聚散變化皆異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

能放身於變化之途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無爲之業非拱默也塵垢之外非山林也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雖爲世梏桎但爲與汝共之明已常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

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疑獨】異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爲假同體豈其眞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爲一也【詳道】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其於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凥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碧虛】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爲者自爲此所以爲相忘友編次歌曲鼓琴相和非爲桑戶也哭泣擗踊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達人以自依爲務而以依聖迹爲戮辱故雖聖賢趣異而應物不別也【口義】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椁之類編曲織箔也禮記載原壤貍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離世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贅疣疣癰僨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卽勞生息死

之意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卽地水火風假合爲身之論畸人獨異之人故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敎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神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敎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曾觀其禮回察其心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故曰進於知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槩意而付之自化也死生轉與化為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今在夢中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邪以變化為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為旦宅之日新其情不以為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玄同內外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為鳥夢為魚言無往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耳【呂註】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明至人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為鳥為魚不知其夢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趙註】孟孫盡死生之理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泣哭所謂簡之而不得也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化者形也不化者非形其化不化惡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存夢為魚鳥不知夢也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獻笑

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與天爲徒也【口義】進於知者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爲已甚簡矣彼知道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心間無事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死非實死故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乃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哭也且今之相與旣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耶所適有

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入於寥天一寥天一只是造化【義海】蜩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潛候天地之氣應方其化也或誤爲他物所觸則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通義】有駭形無損心言其形雖有老少之變而不失

其赤子之心也特覺人哭亦哭者言其隨人禮文是其以爲吾且如此然亦不知吾今所謂吾者何自而有此謂也此其忘形之極視習於世尚者豈非夢而未覺者哉【補註】莊子大意謂死生常理人當安時處順聽其自然付之無心自子祀章以下至此皆一意其倣儻辯博陳說道理極其精透但謂明於變化之故不悅生而惡死若子輿子來之自安子反琴張之待友則可矣乃至親喪而亦欲委之大化又借孔顏言之此則眞名教罪人耳按旦宅旦字諸本俱作旦暮解惟正韻讀作神字或有據也今存之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咫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刈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灰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錘一作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𩐋齎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毁道悳以爲仁義似黥破玄同以爲是非似劓恣睢自得貌藩崖也域也軵語詞整碎也）

【郭註】資者濟給之謂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也願游其藩言不敢求涉中道也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冶煅而爲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寄言以遣云爲之累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整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哉不老日新也

非巧自然也遊於無爲師於無師而已矣【呂註】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鑪所以鍛鑄錘所以煅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鍛鑄煅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黥補劓使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爲邪夫整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爲師者也子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爲師而已【疑獨】物皆自造我與物俱不可知冥之而已吾師乎指道而言【口義】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吾師乎已下方說出本篇

大宗師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之也長於上古等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矣【義海】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黥既劓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黥劓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遙也【評莊】師字重看篇名大宗師以此再言吾師以道言言道之本體初無仁義與是非者此堯之言所以爲黥劓人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隳）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益矣者以損之爲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其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

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坐忘者旣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爲體而無不通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詳道】枝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覩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碧虛】墮肢體謂卽應而忘黜聰明謂卽照而忘卽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卽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口義】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於坐忘則有無俱遣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爲一則化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義海】同則無好二句乃印證坐忘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冥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通若氏】忘仁義不落驩虞

也忘禮樂自脫桎梏也坐忘者不特忘形骸幷其知亦忘之矣猶曰吾喪我也大通太虛無礙也無好者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常者感應推移如行雲流水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壬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何故若是者嫌其有情而趨出遠理也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爲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疑獨】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爲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

天地至公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則亦命馬耳萬化咸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同義】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趣舉其詩情隘而辭蹙也求其爲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蓋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是所謂大宗師也

【義海總論】宗師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繼以眞人眞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况其卓然至眞者乎眞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呴濡濕沫不若相

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眞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偊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躍冶之疑邪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涉世爲勞反眞爲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厲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眞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所謂眞知則究極天人暢

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己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己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莊義要刪卷之三大宗師終

莊義要删内篇卷之三

應帝王第七（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者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教）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藏仁懷仁心以結人也一作臧善也徐徐安穩貌于于無知貌簡文云皆寐之狀也）

郭註 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以是非爲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以己爲馬牛則奚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爲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絶有虞之世也 呂註 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藏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爲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以己爲馬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眞而不僞惡知其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碧虚 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藏仁以要人有善惡也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無物我也 口義 四問而四不荅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以己爲馬以己爲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眞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 義海 眞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歟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遍義 四問四不知者洗問者之心也問者退省而去其有問之心即得其本性矣（按非人二字衆說不同郭註近是言有是則有非有我則有人要人得人是猶有是非人我之心呼以牛馬應以牛馬則人不知有我我亦不知有人人我俱忘是非不立去有虞者遠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音仲一如字）始何以語汝。肩

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巳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
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
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
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兮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層二蟲之無知出經
絶句出典法也度人絶句用仁義以法度人也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
【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
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内各
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
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爲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

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呂註】夫神器不可爲而
以巳出經式義度人則治外而已正而後行確乎能
事則非治外之謂也凡吾之所爲者皆出於玄同則
天下之眞情僞得矣不能無巳而使彼有以窺之則
二蟲之不若也【疑獨】用巳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
成功聖人治天下使民各安居物皆遂性何弊於法
度以治外哉順民物之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
任之止於分内耳夫鳥鼠避患不待教而然民有常
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
性哉【口義】度人化人也欺德言非實德也治外者言
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順
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確乎
者言其爲治斷斷乎如此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
必自累今不能無爲而至於有迹是其知曾不若二
蟲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
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
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朗之野汝又何帠詣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不豫不嫵漸預

太倉卒也莽渺輕虛狀壙埌猶曠蕩也帠法也
【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者也與造
化者爲人則任人之自爲莽眇群碎貌乘群碎馳萬
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
心於淡任性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靜於性而止也
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
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呂註】無名人
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
忻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

何則彼其為人存亡在己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為事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疑獨】不豫謂不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為斯足以應帝王矣【口義】與造物者為人言處世而順自然也厭足也言遊世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無之氣也何有壙埌太虛無極也何帛猶何故也言何故以治天下感觸予之心也淡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無名人即子虛烏有之類【補註】豫預同言非有夙昔之素偶然相值即問為天下以是為太倉卒故嫌其不豫耳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向享二音）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勧（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狸）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嚮疾如嚮應聲之疾强梁之貌也田獵也藉繩也繫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也虎豹猿狙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天下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民莫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已名物皆自以為得而喜也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呂註】嚮疾者趨事速也强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也學道不勧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强梁疏明

之所自取也【口義】胥刑徒也易更也猶云卒更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猶虎豹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藉也斄合作狸狗能執狸字又見天地篇已上數段皆說其命篇應帝王之意【義海】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勧為功猶以技能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此三换體而文字簡嚴中有奇峰）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一作嚮向同音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音齋下同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佚又如字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爲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頹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

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衆雌無雄又奚卵者言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衆雌無雄則無卵也地文與土同也不震不正一作不誫不止言如動不動也鯢魚也桓盤桓也審處也一作番回流所鍾之域也司馬云當作蟠聚也封一作戎散亂也

【郭註】棄而走不憙自聞死日也無雄奚卵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其無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卽謂將死覩其神動天隨卽謂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

化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感應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利名之飾皆爲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似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

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未始出吾宗者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隨物化也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雕琢復朴去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雖動而眞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呂註】實者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卽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爲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鯢桓蓋未嘗不淵也太冲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

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口義】文喻外實喻內汝未盡見其實固以爲得道乎無雄奚卵言無心亦無迹也此句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自以其道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禪家修觀名萌乎若生之意不正者不可以指定言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德機生意也閉其機而不動有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爲弗活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爲有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爲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遣也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太冲卽太虛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所以爲不齊也鯢桓止水流水釋氏皆以爲觀名審信也壺子到此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咸者皆此淵也頹靡拉拔波流莽蕩言其相我不出但見拉拔莽蕩故自失而走也爲其妻爨巳下墮體黜聰之意所終言其終身常如此也【季士表】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巳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

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眞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
踐形無形超數無數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
而疑其死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
見之有無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
耳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
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
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
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
示之者誰耶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
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

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
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者以此【王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
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
其卽之又變而爲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是
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
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
道也歟【義海】天壤謂自然之地生物之本也名實不
入心不動也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

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冲者虛之至故莫窺其朕兆
也衡以平而善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
待感而自應季咸旣滅旣失壺子亦無有然則列子
將奚爲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眞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隤然而道盡之謂也弟靡依列
文茅靡爲正協下文波流之義【通義】吾與汝非但已
與列也蓋言我輩衆人亦予之朴以琢而散雕琢復
朴言習熟成性須痛加尅治乃可還其故也塊然二
句形容復朴之意紛而封哉又形容獨以形立也
【補註】篇中入季咸相壺丘一段郭氏謂明應帝王者

之無方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
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無爲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
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爲知
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
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
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
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卽應

去卽止也物來卽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也【呂註】無名而天下莫能名不謀而天下爲之謀無爲而任事者責無慮而天下爲之慮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詳道】自無爲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致用也【口義】此又說無爲而爲之事尸主也府聚也

無朕卽無始也鏡之於物妍蚩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迎之照形見形謂之應鏡中無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無忤也

南海之帝爲儵(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頓上聲)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喻有象忽喻無形混沌淸濁未分喻自然也簡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爲也渾沌合和貌譬無爲也)

【郭註】爲者敗之【趙註】言人恃其耳目之聰明而强其所不知則其眞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口義】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以此形容隳肢體黜聰明則爲渾沌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其竅鑿矣孟子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

【義海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也若夫以己出經式義度人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

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荅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荅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者也鄭有神巫知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爲之僞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之主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

相忘而交化也【內篇義海總論】翁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籟毓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遥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己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詣卽七篇

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評註】文字最看歸結處內篇有七篇篇結得別逍遥遊之本樹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人間世之有用無用德充符之以堅白鳴大宗師之命也夫此篇撰出一箇儵忽渾沌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詎不奇特

莊義要刪卷之三應帝王終

莊義要刪外篇卷之三

駢拇第八 一篇主宰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駢拇母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一音岐言指有岐也贅疣也一云瘤結也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佐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

【郭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駢枝皆出

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性為多故云侈耳而或者惑云非性欲割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卽駢所多卽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降卽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

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矣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疑獨】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爲用而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德爲一矣忘形骸之累

則駢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口義】與生俱生曰性人所獨得曰德駢枝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駢枝贅疣皆病也駢枝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侈剩也多方猶多端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義海】凡在德性之外皆爲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齕之其爲害愈甚學者心冥體會卽僞明眞則天命之至理可全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爲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徼也何淫僻之有哉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入聲）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上聲）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一作蹩）跬（奎上聲又音頃）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音岐）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音悻）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婁曾史曾參史鰌也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如繩之結也竄句穿鑿文句也敝跬分外用力之貌）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短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眞性甚於桀跖也騁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

嘗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
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
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
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
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
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以短正長乃
謂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有正不
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
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呂註］道在不言則辯非道
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以喻無用之

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此
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
爲自然而無所加損矣［口義］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
而莊子以爲亂淫卽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德性
本靜而強於爲仁是擢德塞性使天下簧鼓動以
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攺
言句以爲辯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勞跬跂也
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多駢旁枝言皆
餘剩之事非至正也正正猶云自然而然不失性命
之實理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長不爲有餘短不爲

不足鳧鶴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
也［義海］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
不可駢跂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
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
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
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而無
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補註］非
乎言是也蓋爲反詰之詞與是已相應乃文法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
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核）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

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叨）富貴故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
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
德也屈折禮樂呴（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常然以下數語與前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以下意同）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
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同）不以膠漆約束不以
纆（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
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喬)仁
義以撓(鬧平聲)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
義易其性與(蒿亂也貪財曰饕嚣嚣聲也一云憂世之貌屈折肢體以爲禮樂呴俞顏色以爲仁義繹索也憢亂也)

【郭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
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騈於拇者謂之不足故
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之有餘故啼而齕之如是則
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決騈而
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愛之迹可尚天下
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

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爲仁耳夫富貴
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
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夫仁
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横共囂囂棄情逐迹如
將不及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
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
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仁義連連秖
足以惑物使喪其眞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
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者非
爲仁也而仁迹行焉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

見焉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而天下奔馳棄我
狥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
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
也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呂註】
大仁至義奚爲而非人情乎惟其爲之太過而不由
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
餘於數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
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齕之類也不知所
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
而道德之正也易方則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

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口義】
騈枝雖爲手足之病而不可强去强去則爲憂苦矣
蒿目者半閉其目目睫茸茸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
世自勞貪饕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囂囂嘈雜也
自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耶夫性德出於自
然非人力所爲若必待修爲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
鉤繩繩約膠漆皆修爲之譬故屈折呴俞以慰天下
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圓不用人力則爲正理誘與
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
其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連連不

已貌膠漆自固纆索自拘也離性以爲仁義爲之不已則況執固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立仁義之名以撓天下天下爲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補註】意如字不作噫解下故意仁義句重舉上文而申言之也若作噫解則添故字不得按招舉也揭也言揭仁義以爲治使人趨使人憂是乃所以亂天下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從之曰殉塞愽之類也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癥瘕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往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癥瘕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癥瘕而居形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皆由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爲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呂註】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類盜跖死利則愽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口義】挾筴執卷也投瓊曰愽不投曰塞瓊猶今骰子也

且夫屬燭同下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illegible]聞而

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
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
韓昌黎原道篇道其所道等句注祖此
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
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俞兒古善識味人也一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
郭註 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狥仁者耳故不善也
率性通味乃善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
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爲善則損身以狥

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
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
斯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
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
若人而已已亡矣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
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爲謝冥復之無迹故
絕操行忘名利從容然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吕註 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
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
於其德乃臧之體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臧者特未

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眞所謂臧也不
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
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則盜
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爲仁義下不爲淫僻則兩忘
矣 口義 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
是其獨到不可及處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
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者皆
爲淫僻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也道德即自然近名近刑
則非自然矣 按上不爲仁義下不爲淫僻郭註得之大抵口義似於言句上尋討失其旨矣

莊生之論以冥合絕迹爲主不落言詮不着思議直造先天冥然獨往才有仁義使有淫僻此是彼非物論烏齊雖不敢爲尚有二在此莊生之所以愧也謂之余愧者非指當身實爲吾徒慨論耳
義海總論 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
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
篇旣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
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此篇本意原於
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也
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本潤山輝及
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眞淳
喪矣故擧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

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狥爲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絶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

莊義要删卷之三駢拇終

莊義要删外篇卷之三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紇)草飲水。翹(音祈)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義一作)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洛下同)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的縶二音)。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陸陸跳也義臺猶靈臺也路寢正室也燒燒鐵以爍之剔剪其毛刻削其甲雒羈絡其頭也羈勒也馽絆前兩足也橛銜也鑣也

郭註 駑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眞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莊生之旨遠矣。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治也。

曲爲直屬鶩習馴能爲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
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詳道】土有形而無生木
有生而無知馬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
莫不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或使
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治天下者豈異
是哉【口義】此言外物能爲身累之意翹足而陸凡馬
立時其蹄必有跂起者也義臺路寢王者之居連列
也飾鑣纓也馬制於人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
陶匠以土木爲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
以伯樂陶匠爲能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

【義海】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
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
乎伯樂之治馬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
心以爲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
之過也【評莊】此篇直敘體中分三節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
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田
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兮隧遂澤無舟梁萬物羣
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
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
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別躠
薛爲仁踶題跂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但漫爲樂摘
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羲莎二音樽白
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
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塡塡遲重也顛顛專一也蹩躠踶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澶漫淫衍也摘僻多節也犧尊畫牛象以飾尊一云刻爲牛頭一云畫鳳凰羽飾尊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

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
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放之而
自一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塡塡顛顛自足而無求於
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得
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夾
之欲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道以善欲
則離性以飾素樸者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
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
也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眞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
有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何哉殘樸爲器毀玉爲璋

以下皆變朴爲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
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
尚之迹也【疑獨】天放者出乎自然而非人爲也獸可
係巢可闚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憚也同乎無知
非無良知也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離
終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矣澶漫樂之散摘僻禮
之偏由仁義而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
以分也上古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爲一禮樂與性
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禮樂是
莊子所不取也【詳道】至德之世視人如已視已如物

物我兼忘內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也聖人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其無知者故能使
民同乎無知弱其有欲者强其無欲者故能使民同
乎無欲【口義】同德謂其得於天者無間常性前篇所謂
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謂樂於自然之中填填滿足
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朴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
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禽獸而遊攀巢而闚人與
物相忘也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爲外故曰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强世故
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

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義海】莊子以毀玉爲工匠之
罪廢道用仁爲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爲器
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乏
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義再變而爲禮
樂三變而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
人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第
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戛
倪諸闉因扼鷙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
樂以匡天下之形縣玄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
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摩靡
也小踶謂踶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介倪猶睥睨
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

【郭註】御其眞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
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
者含哺鼓腹民之眞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縣跂
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呂註】
鷙則馬之很曼則馬之謾知夫衡扼銜轡介倪闉扼
之所在而施其鷙曼以詭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

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他
反其眞性而已矣【疑獨】介猶賓介之介兩旁助馬者
倪同耄倪之倪牧馬者也言馬因入制遂知有介倪
而詭詐生矣赫胥氏上古帝王之號【口義】交頸分背
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今所謂額鏡介獨也獨立而
睥睨怒之狀也闉扼鷙曼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
是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
闉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詭銜竊轡也
【評莊】此段又將前許多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
愈是奇特交頸相靡分背相踶分明是一箇畫馬圖

【義海總論】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敘題意以御馬明
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
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次借陶埴立論言有心有爲
於治而攖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
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
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步也末引
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爲之効後世
求治大過而至於不可治矣【通義】此篇意不多而詞
費其擬莊之作乎大意只是立法而弊生見至德之
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

莊義要刪卷之三 馬蹄終

莊義要刪外篇卷之三

胠篋第十

將爲胠(祛)篋探(平聲)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
固扃鐍(均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向)之
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
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
乎(推開幾句接下多少說得起了此處最多)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境)之內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

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弑)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
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
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
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
盜賊之身乎(從旁開爲胠一云發也攝結也收也扃關也鐍紐也一云環舌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郭註】爲大盜積爲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
聖人者法其迹耳(大)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
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
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

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
也【呂註】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眞聖知者固不然
也【口義】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本爲鼠竊
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
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
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義海】夫竊國
者非幷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無以自立則聖知
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彼旣竊國爲君而
又禁民爲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
法守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千古姦

雄之心也【評註】此篇直敘中間排比體皆言好知之
過大約以盜形容聖人而末言去知所以去盜論甚
不經然文氣雄渾淘瀉可法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
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
逢斬比干剖萇弘胣（耻）子胥靡（糜同）故四子之賢而身不
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最奇特）
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
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愈精絕）
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
而邯（寒）鄲（丹）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剖）擊聖人縱舍盜
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
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轉更妙）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
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幷與權衡
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
義以矯之則幷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
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

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幷斗斛權衡
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
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
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胣裂也靡爛之江中也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眞而妄其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註】言暴主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
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
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

而反爲盜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脣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皆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貴賤事無眞僞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絶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掊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絶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爲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

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絶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絶學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眞爲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口義】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絶楚方伐魯以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楚不得而援也脣齒川谷之喻明聖人不爲盜設反爲大盜之資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而制法姦人得之益以欺

[illegible]鉤腰帶環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旣爲侯立
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幷竊仁義聖知也[評註]
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竊
國爲諸侯又繳轉田成盜齊國意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丹)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麗列二音)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擿與擲同投棄之也攦擲之也爚火光消也散也)

[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眞也夫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敎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果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

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舍其明擺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爚亂天下者則非舍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疑獨】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衡本以致平及其弊也行信者反為大不信致平者反為大不平此莊子所以欲焚破掊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為主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謂

大巧若拙也【呂義】擿玉毀珠以至掊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義亦相類但說得過當耳擺亂抽斎之鑠絕焚棄之外立其德而外物而失本心爚亂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犂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洛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盈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曾笱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悄格羅落罝嗟罘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尖毒頡絜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隳四時之施惴耎軟之蟲肖消翹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踵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諄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贏裹也負也兜網曰畢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鳥罟為羅兎罟為罝罘亦作罦覆車也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惴亦作喘喘耎無足虫也肖翹翾飛之屬種種淳厚也役役有為人也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贏糧趍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也上

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於人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也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啍啍以己誨人也【呂註】民不柸來而自爲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啍啍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

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爲言【詳道】傳曰多事生之讎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啍啍多言者也天下惡得而不亂哉【口義】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也畢有柄網也削格猶儲胥今之木柵也捕兎鹿者有之罝罘亦網也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名求其不知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也所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耎肖翹皆失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也喘耎蝸蜒之類肖小也翹輕也蜂蝶之類啍啍囁囁也

【義海總論】是篇以胠篋命題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掊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

興淳風之不復哉【通義】田恒弒君孔子請討在魯哀公之世周見魯哀謂其少儒此言恒享齊國十二世又楚伐魯事在魯哀以後今舉以並脣齒之喻是指以爲往昔故事矣篇末又謂三代以下則西漢之言矣故予直謂此非莊子之文【補註】駢拇馬蹄胠篋乃辭家文字秦漢間人語呂覽淮南者流擬莊之作也

莊義要刪卷之三胠篋終

莊義要刪外篇卷之四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洛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應不恬毗於陽大怒邪應不愉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宥寬也瘁瘁病也毗并也助也喬詰意不平也卓鷙行不平也

郭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宥者放之而不縱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為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中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

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疑獨】恬有安靜意愉有懽悅意喜則氣散而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欝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虛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天下因堯之迹而有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盜跖旣譽堯非桀善惡交紛竭天下之物不足以爲賞罰況其它乎【口義】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又何用治之哉恬靜也愉樂也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至而人亦病矣喬者好高而過

當詰者議論相詰責卓者孤立鷙者猛厲皆形容不和之意曾史盜跖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眞賢賞之而不足言此等人多也人皆慕賞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理哉【通義】在者此念知有天下而已不以身心役役於事身貴於天下也宥者寬以待天下不以知力胥胥於人愛天下如身也在則神常存宥則事不滯不滯卽化也神則不淫化則不遷喬不平也詰不順也卓特異也鷙殘忍也喬卓指曾史詰鷙指桀跖【評莊】首二句乃一篇冒頭在者優游自在之意宥者寬容自得之意以不恬比不愉便無重輕蓋以桀抑堯使人猶堯桀卻所使天下云云也慕

賞乃善故賞不能勸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而且說悅下同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慈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攣卷上聲傖倉森二音囊如字又傳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齋戒以言

之跪危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匆容無爲而萬物炊去聲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臠一作欒臠卷不申舒之狀傖囊猶搶攘也炊或作吹炊累猶動升也向云如塵埃自動也

【郭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愴囊也不能遺之已爲誤

矣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過去
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爲者非拱默之謂直各任其自
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
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旬安也若輕身以赴刑弃
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解擢則傷矣
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然後神順物而動
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然而已矣[呂註]
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
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
屬乎聲色炊累卽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炊之積也

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何暇治天下哉[疑獨]聖人入
而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及出而之乎人則有貴有愛
無貴無愛冥乎神有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
託天下又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
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
[口義]鬱卷局束傖囊多事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
涉獵一過隨卽休止也齋戒跪坐言鄭重致恭鼓歌
以儛不知手舞足蹈也蓋譏一時學者不得已而下
說無爲自然之治此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
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

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
龍諭文釆威儀可則也神動天隨言動容周旋無非
天理也[義海]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爲
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心有所悅則滯
迹成弊害有甚焉行其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
成弊則鬱卷傖囊而亂天下也然善處者以時而出
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涵養
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
爲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
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通義]貴身如貴天下愛天下

如愛身此二句只形容無我之義能無我雖有爲亦
無爲也解五藏神散而氣血不聯屬也擢聰明外物
淆亂而耳目無管攝也尸居無爲而純陽之體常自
見淵默無言而一陽之復常自聞如此者其動不以
形惟神而已是以念念惟天天自不違也炊蒸也猶
相感也累生生之多也言萬物囿於無爲之德自相
熏蒸繁阜也[評莊]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言若遊
塵之自動而我無容心耳[補註]吾若是何哉卽吾莫
如之何也已之意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汝愼

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綽)約柔乎剛強。廉劌(貴)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玄)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拔)。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異)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斤)鋸(據)制焉。繩墨殺焉。椎(垂)鑿決焉。天下脊脊(籍)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嵌謙二音)巖(嚴)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聲)也。桁(杭)楊者相推(吐雷反)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智)之不爲桁楊椄(接)槢(習)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芮)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攖引也劌傷也縣而天希高慕遠也施延也繩墨殺彈正殺之也脊脊相踐籍也桁楊長械錮頸及脛者椄槢梁也嚆矢矢之鳴者

【郭註】攖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無所排進乃安全耳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焦火之熱凝氷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則何氷炭之有哉俛仰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見則世必狥之是黃帝之迹使物攖也夫堯舜之名皆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所異者時世之名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愁之貌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異而不止於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釿鋸椎鑿雕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

徒相引任眞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
於上民困於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
反一方復攘臂是用迹以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
之甚也桁楊以接槢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聖知仁
義者遠罪之迹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
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弃所尚則
矯詐不作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槢之爲哉嚆矢
矢之猛者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絶聖弃知去其
所以攖也【呂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攖人心治而感
之則是攖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莫知其鄉也上下

囚殺至其寒凝氷則非所宜攖者也俛仰之閒再撫
四海則出入無時也居也淵靜動也懸天僨驕而不
可係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聖知不去不能無以仁
義攖人心以我有心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
天下也【疑獨】釿鋸喻仁義繩墨喻禮法椎鑿喻刑辟
皆攖人心之具也儒墨循徇仁義之迹離跂攘臂於
其間欲有以救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能有功
乎椄槢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
鑿枘者鑿頭厠木如柱頭枘也桁楊因椄槢而後成
桎梏因鑿枘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遠罪之迹也

【詳道】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
殺廉而劌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
陰陽之氣沴矣其僵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
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怒五藏法度
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僞生法度彰而暴亂
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殊者
絶也戮者辱也【口義】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趨向下
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皆爲囚殺自累自
苦也一俯仰間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
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天也僨同

憤僨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股無胈髀肉不生也脛
無毛勞其足也規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天
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爲桀跖
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起儒墨之爭而相疑
相譏性命之情到此都狼籍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
之也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離翹跂於衆罪人
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矣繩束縛者也墨縲以淄也
椄槢枷中橫木楔也【[illegible]】上下抑揚起伏也囚殺者
形容排進爲累之狀或以淖約降伏剛强或以圭角
入乎雕琢皆勉强順從是以胷中氷炭瞬息之間神

馳無際一念起伏居若淵靜動若縣天憤激亢戾而
不能自制此人心之不可攖也【許註】人失志時愈見
頹惕得志時則好進不已故曰排下進上上下囚殺
淖約柔乎剛强如項羽泣涕於虞姬是也少年得志
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劌
雕琢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
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
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
間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
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
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厥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來吾語女汝同下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
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勞
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
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
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
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
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
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
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
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
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廣成子或云卽老子也質正也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

多也翦翦佞貌蹷驚起也物將自壯不治天下則物皆自任而壯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緡泯合也緡昏並無心之謂也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
故殘也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
也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
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
巳生乎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
邪也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幸任而動故長生也
愼內全其眞也閉外守其分也知無涯故敗也夫極
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有官

有藏言但當任之耳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
天乃能及物也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極徒見其一
變也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
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而不得均
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
守無心而獨往也入無窮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參
光天地爲常都任之也緡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獨存者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也【呂註】人未
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
遂於太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

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愼守汝
身物將自壯則奚爲而外求哉所謂無見聞知道之
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聞乃其所自見聞無知乃其
所自知也【蘇註】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還
行日月蓋古之眞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
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
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
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天地
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
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眞人佞人猶穀之與稗

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良田不生
穀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惰佞僞之種矣道何從生間
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窈
冥昏默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故
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眞也
無視無聽以下十五句皆眞實語無視無聽抱神以
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形
搖精則無慾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
內不愼外不閑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至陰之原二
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

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慾去長
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
爲我治之陰陽有藏爲我畜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
也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
言不可去取者是眞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
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疑獨】
無勞汝形老子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
一是也學道者當廓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常載魄而
不載於魄則可抱一而體神矣目無見則內視耳無
聞則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隔根自內固而

形可長生也愼內則眞不散閉外則塵不入此爲道日損之意【口義】物之本然曰質卽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爲物害矣荒廢也日月薄蝕廢其光也翦翦猶殘殘也窈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爲神必淸靜形不勞役氣無動搖則可長生愼內不動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者不識不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卽太虛窈冥卽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各安其所則此身可以愼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有

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去汝者謂去人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也緡同冥昏暗也當我迎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我皆泯然而不知也【補註】有形必有盡而形形者未嘗亡故修身保形至千二百歲極矣若夫形形者則固無窮無極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所謂火傳而不知其盡者也第人紐於所見謂爲終極耳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甫)脾(脾一作髀)雀(雀一作爵下同)躍而遊雲將見之倘(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倣也)

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止一作昆)蟲意(噫下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隳)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幸)溟(冥)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上聲)沌沌(徒本切)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扶搖東海神木也鴻蒙自然元氣也倘然自失貌贄然不動貌鞅掌自得而正也涬溟自)

然氣也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得所往而自得所往
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夫乘
物非爲迹而迹已彰偈往非招民而民自往是以爲
民所倣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
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羣而鳥夜鳴
離其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迹
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僊僊坐起
貌嫌不能憒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
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

則無爲自化矣同乎涬溟與物無際也莫然無魂坐
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爲眞復渾沌無知而任其自
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與復乖矣有問有
闚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呂註】吾弗知
是眞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
往凡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
而吾觀天下之眞不過此物而已天則無爲物則無
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
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
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灾及鳥

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人莫不有
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我與
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
處無爲之道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
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闚其情循物
之方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
物亦若是而已矣【疑獨】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
以理鎭之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爲而
無不爲離形去知同乎大通人倫物理混而爲一故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

也夫物云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滅空
性無壞故至於命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也【碧虛】心
非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涬溟光景俱滅歸
於窈冥渾沌不離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闚哉起
辭而行卽是妙用也【口義】扶搖之枝扶桑日出之地
鞅掌紛汨也無妄眞也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眞也不
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天經物情皆自然
以有心爲之則亂逆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虛也循
云先天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
皆被禍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哉心養者

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也涬溟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魄無知也渾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變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曰乃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闚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爲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義海】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闚情皆屬乎知倘能絕此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哉【通義】倘然或一止也贊然特一出也意毒哉意其中心煩苦不寧也意者惟在心自養耳心養之方只是無爲不曰養心而曰心養則不落騎驢覓驢將心捉心之弊此篇三意字皆不決之辭蓋深疑有知有爲之弊而重賛無知無爲之得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覽亦作覽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擾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爲衆儁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己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

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爲主應故爲配無響寂以待物

也無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挈提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卽無爲之至也與化俱故無端玄同故無表與日俱新故無始也形軀合大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旣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覩無則任其獨生也【呂註】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於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

爲天下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往復之撓撓是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衆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無已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疑獨】有生者雖至久不能生生有物者雖至大不能物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所因而往獨來無

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而有也【詳道】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物物乘雲御龍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實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歸於至貴也【口義】欲人同已而不欲異已是以我出乎衆人之上也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可旣欲人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患害也以此謀人之國是以僥倖爲心但見

有喪安得有成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此
分明識當時歷聘遊說之士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
不物故能物物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
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
至貴矣大人卽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
之理有間於我則盡此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
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
迹也撓撓羣動不已貌挈舉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
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
端無旁皆無極也【義海】衆同己而喜之則己與衆無

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攬已往
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
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
而有之爲物役矣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
出乎感非求應也未能忘物故所覩無非有猶庖丁
始解牛所見無非牛也覩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庖
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
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
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
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上聲
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博於義而不積應
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
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
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
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
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
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

物之所以卑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
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爲故
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
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則苦偏故
廣乃仁耳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
周以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
一哉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觀天不助順自
爲而已成德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道不謀不謀而
一所以爲易也會仁不恃恃則不廣也率性居遠非
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也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

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自爲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人道者以有爲爲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任也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呂註】通變之謂事非覩未然則不能知匿也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無爲者使物有爲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爲而尊者也有爲者貴人無爲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爲而累者也莊子非深乎涉世者而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效知其得失甞在此而已矣【口義】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成於德而不累積以爲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謀不計度也不恃不自以爲恩也薄迫近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不諱不拘忌也不讓無所退縮也不亂有簡直之意民

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之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爲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卽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遞相爲君臣其有眞君存焉是矣此段自賊而不可不任至篇終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下篇同東坡云莊子未甞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余謂莊子未甞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此篇得之【通義】此段或東漢以後擬莊者意以莊生鄙事法而薄仁義若爲之補過

耳文詞平易與時文不遠謂天道人道相遠者見於勞逸耳誠以無爲爲心雖有爲卽無爲矣況君用臣臣成君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遠之有縱紐於勢分亦止勞心勞力之異勞心似逸而非逸勞力非逸而得逸蓋君無更代臣有分司心無止息事有終始例以大宗師首篇之旨知其爲擬莊作也【評莊】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的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不明於天者以下前兩轉旣說有爲者不可不爲又恐人把有爲無爲作一例看故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義海總論】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宥衆爲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絶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

不至於傖囊人心不至於蠱壞從容無爲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者罪在攖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淸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别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補註】此篇文雖中有數段似作關老語末數段又似作荀楊語非盡莊子筆也中間文勢摸擬處不免有婢學夫人態具眼者自得之

莊義要刪卷之四在宥終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其綺反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原原本也記云老子所作

[郭註]天地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而爲君，非邪邪似嗟反本又作爲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上無爲則天下各以無爲應之。通於天地者德，言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通，天道順則本末俱暢，故一無爲群理都舉矣。

[呂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之謂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化百姓定者，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

[疑獨]其化均者，若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其治一者，若天下之動正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爲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揚

雄以一玄生三方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爲乃所以
合天德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通
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
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
於事事者義之末故兼於義至於德兼於道道兼於
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
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使之自足自定自化
者本於天道無爲而已按註中謂事之末義之末本末相因數句改兼字非本旨
嘗以林希逸爲是【碧虛】無欲而天下足三句卽道德經無欲
而民自朴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混兹三者

通乎一眞則事無不畢神無不服矣【口義】其化均者
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
已人卒雖衆主之者君而已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
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爲
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便是天德玄遠
也言聲也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
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既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
義便是卑高已陳貴賤位矣之意天下事非一人之
所能隨其能而盡其職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耳故曰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未嘗無對上下前後

左右各各相應皆出乎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
萬物各具自然之理卽所謂道上之所以治者如禮
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
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藝粗者也精粗皆出於
自然則技卽事事卽藝藝卽德德卽道道卽天兼者
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義海】天地至大人物至衆
其化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
偶然哉原於德成於天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
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

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
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
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
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
物也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
得而鬼神服卽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通義】此篇論君道也玄者造極之名義卽藝
就事曰藝就心曰義【補註】君原於德循所謂天子惟
有德者可以爲之之意成于天天自然也循所謂天
生民而立之君乃自然少不得者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去聲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萬物逝崔本作啓云開也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眞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者言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則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富貴言自來寄耳心常遠之壽夭兼忘所謂懸解既忘壽夭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而處顯者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已一府同狀蛻然無所在也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而已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刳之效沛乎爲萬物逝周行而不殆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疑獨刳心去其欲而使之虛也爲者人也無爲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知

所以功此無爲而爲也言者聖人不得已此無爲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愛利所以爲仁能同所以爲大寬者能容不可畜之物富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循道而行乃能事事謂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喪矣明此十者則心無所不包沛然與物往所樂在內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爲有不以天下爲泰若以爲顯則明矣不顯則闇然而日彰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則與造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詳道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

失則富矣紀散則衆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萬物逝則天下往之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已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已顯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碧虛】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充塞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然而爲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爲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眞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口義】刳心去其知覺之心也爲以自然謂之天得於己者謂之德無爲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崖異有迹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富所執之德各有條理之謂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道而行無所不備外物不足以

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明於此十者包括萬事皆歸我心則此心之大無外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往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爲無窮故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藏金珠於山淵藏富於天下也胷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一故曰一府死生無變於已故曰同狀也【義海】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爲言所以爲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天道無爲自然人能以無爲而爲則合乎天道以無爲而言則爲巳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若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爲人矣不以世利爲已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爲已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刳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

【補註】篇內有夫子問老聃章此夫子亦似指孔子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勞）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
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
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
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
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
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
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漻清貌供一本作恭）

【郭註】聲由寂彰以諭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
能定言感應無方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
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言本立而知不逆然後
任素通神其德彌廣心由物採而出非先物而唱也
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
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冥冥無
聲而見曉聞和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
不和矣深之又深故窮其源而後能物物也神之又
神故極至順而後能盡妙也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
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呂註】淵乎其居言

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
以爲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邪金石不考則
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
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翛乎其事而事自
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
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
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道之爲
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
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

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則其分未嘗不足
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疑獨】淵乎其居
漻乎其清此託淵水以明道素逝則抱朴而往也形
不自生所以生者道生不自明所以明者德存形以
明道所以踐形也窮生以立德所以盡性也故其出
動也萬物莫不從之此謂王德之人【詳道】道以清淨
而有神非感則不應金石以清淨而有聲非考則不
鳴其應也萬化相推而無方其鳴也五音相變而無
窮孰能定之哉聖人因於物而不樂通接於物而不
敢辭故能定能應也譬夫木有火不鑽則不發土有

水不鑿則不達而水火之用常周於天下者以其能
應而已夫存形窮生非忘形生也而忘形生者始於
存與窮立德明道非忘道德也而忘道德在乎立與
明冥冥見曉視不以目而以神也無聲聞和聽不以
耳而以氣也深之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焉不
以物忘已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神之又神出
而與物通矣而能精焉不以物累已也與易利用安
身以崇德同【碧虛】至無而供其求無為無不為也時
騁而要其宿動極歸乎靜也【口義】金石不得無以鳴
言鳴底便是道也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猶前所謂

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
孰能定之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易所謂
素履往也恥通於事言無不為無不能而不以此為
名本原即物之初也心出謂應物採之猶感也凡有
形生皆同此道然非自得於已則此道不明言不知
也存我之形以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自然之
道此非聖人不能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
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猶云聖人作而萬
物覩也見曉聞和亦自見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
應乎物言其能精能粗也存於我者虛而其應物也

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出而用要其歸
宿不可以一定言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
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意方足【義海】道之
淵乎漻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
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
素朴而往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心猶物
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
生之理能立已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善充養其在我
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乎深而能物則物不
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逝曰遠遠曰反之義
按素逝二字諸解不同素者湛然純一也逝者流通不滯也即沛乎其為萬物逝之逝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
其玄珠使知（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反）
詬（口豆反）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珠司馬云道真也喫詬多力也）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也聰明
喫詬失真愈遠矣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
罔即真也【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
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

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
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碧虛】象罔
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强云得之
耳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口義】玄
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詬言辨也象罔無心
也【義海】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辨爲務而
喪失其本眞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
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三者索之不
得皆以有心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通義】
山海經所紀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曰其

北猶在八埏之内也曰登丘則趍高矣又曰南望還
歸則趍高好明不知止之喻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
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實釋
氏謂黍米以擬此性靈也知明言皆曰索之而象罔
不以索賛謹嚴哉莊文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
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
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岌)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
聰明睿智給數(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
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且乘人

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
使方且爲物絯(公才反)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
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
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圾李云危也方且者言方將有所爲也絯束也)
【郭註】配天謂爲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變傷於
人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夫過生於
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
知不在於强禁乘人而無天言若與之天下且使後
世任知而失眞矣夫以萬物爲本則群變可一異形

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
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
競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興後世事役之端物絯則使
後世拘牽而制物四顧而物應則將遂使後世指麾
動物令應工務應物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
利人以應衆宜也與物化言與物相逐而不自得於
内也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
明日承其弊矣未始有常何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
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
下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

知之迹而禍之田恒非能篡齊國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呂註】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碧虛】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齧缺齧物而缺之也族其所歸祖其所始乾爲萬物之父衆父也太始爲萬之父衆父父也

衆父治天下者也衆父父在宥天下者也在宥則無治無亂治之則亂生焉故曰治亂之率也【口義】配天謂王天下也猶書云殷禮陟配天聰明睿智給數敏健此其過人處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禁過猶持心而未化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止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以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用之有若火馳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曰緒使物絯爲事物所拘礙也物來必應各度其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衆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父也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則高而又高矣率謂將帥也言此之人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以此爲君爲臣皆有患害也【義海】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絯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嘗聞道者也可爲衆父特不可爲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補註】此章明君道貴無爲但有心應物卽未免爲迹所牽雖亦可致治要非道之極致後世必且狥迹而受其害也蓋暗指堯而借齧缺言之 按可以爲衆父不可爲衆父父君也衆父父天也衆人而無天乃用知以治天下者不能合天何以配天諸家註互有異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

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
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
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淳)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影天
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閑)千歲厭
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
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華地)
(名封人守封疆人也鶉居猶言野處鷇食言仰物而足也)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
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鷇食則仰物

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而
自蹈大方也脩德就閒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
爲不閒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
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
也[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
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
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爲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
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鷇食不知
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僊之說有求之
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爲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

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歿也
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
奚爲而不信[碧虛]與物皆昌乘時立事脩德就閒雌
靜自守也脫去塵穢躡景乘虛白雲喻道无爲帝鄉眞
境也封人所祝世俗所貴堯不惑而辭之隨而再問
封人曰退已則有忘身之深旨乎(按呂惠卿與碧虛註退已二字豐甚)
[口義]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墮地便有衣食分
劑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人也鶉居無定所鷇食非
自求鳥飛而無迹皆言其無心也與諸物皆昌物我
各得其生脩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之

意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謂少壯老節楞嚴經
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人不荅但曰退已接與
趨而辟荷蓧丈人至則行矣亦此意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
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
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
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
落吾事俋(邑)俋乎耕而不顧(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

千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使籍無
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
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
固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
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
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
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蔽
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
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

實則未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
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
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詳道】古之稱禹者以為神
禹德至於神則其於堯舜宜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
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言
此者明君天下以德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詳道】玄
古之民實而不知其為忠當而不知其為信為善無
近名而不知有所勸為惡無近刑而不知所有畏堯
雖不賞不罰而民勸畏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矣又
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以德衰而刑立

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
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也【口義】此言世變愈下
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
俋俋低首而耕之狀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
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一作流)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
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丁豆反)鳴。喙鳴合。
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武巾反)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
大順。(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
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
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以其未生而得生
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
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
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
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性脩反德恒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
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無
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

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旣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物也至流通而生物物成生命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故性脩反德

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者是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同於天地合矣其合緡緡非斳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疑獨】大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旣無有名將安寄一者道之所以名物之所以命起於至妙未有形也物得以生言其受命故謂之德得其在我者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且

然無間此物之命也且者不可以爲無常之義物有生則有形生出於命形出於生留動者陰靜陽動而生物物之成就則自然生理故命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之理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前性顯於神之後也性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於德則冥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無物則虛而後有無窮之體故曰大大者有爲而未嘗爲故合喙鳴喙鳴者無心於言爲之間也與天地爲合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順聖人之道極矣【詳道】自

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自一之所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雜乎芒芴之間大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且者方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形體所以運神而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莫不有儀象法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儀則入之脩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脩而後德至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則復歸於嬰兒大人之事也合喙

鳴喙鳴合而至於與天地爲合則復歸於朴聖人之
事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
也至於神而無加矣按此但有篆及非莊子本意活留之[illegible]合喙猶
脗合脗合自然其鳴無心所謂緡[illegible]未嘗言也
口義太初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
有此名字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
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
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
故曰且然無間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
此命字卽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運動生

而爲物則是動者留於此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爲陰
此句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旣成物矣則生
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此之謂
形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詩有物有則
左傳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
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爲之便是性中
自有仁義禮智之意性脩反德者言脩性以復其自
然之德至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同
於初則虛則大旣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者不
言也鳴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言

喙之鳴旣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
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緡緡猶泯泯然若
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矣
大順卽太初自然之理也口義一氣未兆無一無稱
及稱太初有無而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爲未形之一
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
具自然之德雖形狀未覩而氣之淸濁所鍾已有分
際人得之而爲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且然猶齟齬
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隙此
之謂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爲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

運莫窺其迹惟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
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覩物
物各有生理惟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
物必有是則皆已往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
本不假乎脩今謂脩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
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乎太初是又反流
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喙鳴卽𪃍音之義鳥喙之鳴出
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合天地之
無心善應亦若是而已矣緡緡若昏猶子母氣應啐
喙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太初之良驗

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於此【通義】形體保神天能之必具也性脩反德人道之當然也造化之始冥冥漠漠無也何所有乎何所名乎一雖起而未露正萬物所得以生之本也此無雖未形露而其機則燦然之分已具於中而有不得已者活潑無情無勉强無怠慢無一息之停是天所付物所受之命其運動不已適然一留則成物之生理也慎獨曰脩外歸曰反性得其脩而復其未形之德造於極致則與太初本來之無渾然不二其虛其大無塵可棲無物不容如此而有言皆天機之自

然合於鳥鳴之機矣其聲旣合於鳥音則與天地合德矣緡緡如水之流如絲之續不息不驟自有一而未形至各有儀則謂之性言一起於無而成萬故自性脩反德至大順言萬法歸於一無也此惟全赤子之心者知之【補註】合喙鳴是說人能脩德反初同於太虛則其爲言也言乎其不得不言合乎鳥鳴之無心雖有言猶無言也故可與天地合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倣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㝢。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縣㝢司馬云辨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留一本作狸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留係成愁思也便言便捷見捕

【郭註】若相放效强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情性矣縣寓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

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疑獨】有人治道若相放效制物以己可乎不可然乎不然不知以道自信徒以堅白自鳴言我能離堅白之說若縣寓高顯可比聖人乎荅以此不過以是非相易用此技藝係累其心勞形怵心如狗之係頸而獵猿狙自山林來皆失其常性者也有形者

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爲有而我以其所有者
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
所以然也有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旣忘物忘天何暇
於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爲忘已如是則冥於自然之
理又何必張縣寓之辨哉【口義】治道若相放帝王同
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
之不然雖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辨之若縣於天
寓之間成愚者爲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爲人縛
而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卽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項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

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
而上者卽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者言
世無此人也凡動止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
者人不知之耳因人事而治之我無容心故曰有治
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
入於自然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乎天入則與天爲
一矣【義海】此章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爲治而自比聖
人者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國以相易以技相係而勞
形怵心無異獵犬猨狙皆以能召患此喻亂之之極
也告若所不能聞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名處

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
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無形無狀而
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所謂不能思不能聞
者可見矣此章與應帝王陽子居見老聃問荅相類
將閭葂(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敎辭不獲命
旣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
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
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
轍則必不勝(升)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去聲)臺
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葂覤覤(赫)然驚曰葂也汒若

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
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敎易俗舉滅其賊心
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
者豈兄堯舜之敎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
矣(將一本作蔣葂一本作菟魯君或云定公 輯爾雅曰和也局局大笑貌覤覤驚懼貌)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
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
高顯若臺觀之可觀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自
多以附之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
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因其

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涬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心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疑衍〕將閭葂以服必恭儉拔出公忠爲輯民之要季徹以其未能安於無爲自然故局局然而笑聖人之治天下因民心之自然如風雨搖蕩萬物而使之成敎易俗也外物入害其良心曰賊心賊心旣滅則獨志進矣獨言其無偶而不累於物若性之自爲而不知其所由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神人之治也〔詳道〕必服恭

儉非無爲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爲無爲則天下無疲薾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葂必服恭儉拔公忠爲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損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藥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足相忘利於寡而不該乎衆此所以神人惡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螳蜋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藥餌濕沫

之論與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餽漿驚其誠南郭子以知而鸞之爲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爲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爲至也〔口義〕薦陳也螳蜋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任大也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臺觀以示人人往歸之投足者衆矣言以名聲自累也風者遺風之風猶曰言其略也搖蕩猶轉移賊心有爲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旣成敎易俗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爲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敎民而弟

之溟涬有低頭甘心之意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義海〕有爲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爲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爲而化者滅賊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敎易俗順導之而勿攖此化之始也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爲兄溟涬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祛有爲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絶聖棄知之意云〔評莊〕其自爲處四句名愈盛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豈

兄堯舜而弟之謂不在堯舜下也按滇滓乃言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卽雲將篇大同乎涬溟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敎則有爲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敎滇涬然弟之哉文奇而意亦闡諸家註乃有云自貴者有云低頭甘心者有云無分別者似失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若骨反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溢湯。其名爲槔皐。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

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旭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爲何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

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五羔反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泆湯司馬本作佚蕩言其往來疾速槔桔槔也師謂老子瞞慙貌於于或作於吁司馬云誇誕貌一

云行仁恩之意頊頊自失貌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欲脩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之廢也聖人之道卽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脩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徒知脩古抱灌之朴而不因時應物之易也夫眞渾沌者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

至以遊世俗者眞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渾沌玄同孰能識之世俗所識特識其迹耳【呂註】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混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斷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以機械爲累而不肯爲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爲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爲恐或者

謂必無爲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眞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爲累也矣【疑獨】搰搰用力貌機者動之妙處機事外也機心內也凡有諸外本於內心主中貫道物不可離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夫不定則爲物之所載矣忘神氣則無心墮形骸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不知聖人之於事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力寡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少夫

嘗滯於一隅及其應物則有所局而已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之說故以執一全德之人而自爲風波之民不知自夫子視之彼固蹈乎一偏之弊者也【詳道】機械在物而不在心機事在時而不在機[illegible]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逆天違天而不爲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識一而不知二治內而不治外此假修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患也【碧虛】渾沌自然脩之則非眞故云假也一謂體二謂用【口義】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

而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illegible]不定不能抱靜主一所以不[illegible]道也擬聖[illegible]人於于自大貌獨絃哀歌言人不己知而自謌自說[illegible]比之聲磬於衛則非矣忘神氣[illegible]聰明墮形體[illegible]忘己也汝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卑陬愧恥貌頊頊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行與人而自不知其所往此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心也譽且不顧況於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也渾沌卽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

心不分也內心也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爲則
復歸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抱神與神爲一言汝未
知此道宜乎驚也【義海】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
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
陸沉者豈土木其身心而至是邪蓋見道篤而自知
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
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也【通義】不自得若失巳也
不自反不復常也風波搖蕩於世故而不定也渾沌
之道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不離世俗而已
若此人者離世絶俗汝乃爲之實驚駭耶且渾沌之

世用渾沌之道今非其時矣何用理會其術哉【評註】
首尾敘事有似列傳【補註】忘神氣是精神昏散意墮
形骸是四體不勤意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
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
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游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
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
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
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

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超乎若嬰兒
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
其所自來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謂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
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爲因而任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使物
爲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
聆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故也德人則無思無慮
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胷中而任之天下共利共給而
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乃無

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
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
混冥無迹也【呂註】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
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非使人匿情而投
迹者也言行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
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德也
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
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爲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
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以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
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飮食取足則四海共給

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爲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秉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至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爲一冥則照亦忘矣【疑獨】首論聖治卽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次論德人卽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人卽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也【口義】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得宜拔舉得賢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

爲人而爲也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卽是佛家不思善不思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之意怊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無意於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飮食皆置之不問言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大照晰也致命致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

則萬物與我爲一矣混冥卽渾沌之義【義海】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險陋慕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聖治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爲而無矯揉之弊是以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効也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上神神之至極乘光淩虛躡景之義蓋非輝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萬事銷亡本於無爲而已按四海之民莫不俱至惟郭註呂註得義海云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淺嬰兒失母行而失道惟鬳齋註得若謂視民如

傷則聖治矣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逍遙天地達觀萬物是以萬事銷亡也【鬳齋】諄芒苑風大壑皆莊子擬名擬景以發胷中之蘊者橫目惟人之目橫生於面造名如此亦其察庶物之密也聖治乎卽一乎字見其有不足之意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天地樂言胷次與天地爲一其樂卽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跡物復其情此之謂混冥不曰神人而曰混冥混冥卽神也謂不可以形骸觀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一作罹）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邪。其所亂而後治之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手也。禿而施髢。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髢司馬云髲也郭音毛李云髦髮也標枝言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

郭註 三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率性自然非由於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也王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 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爲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爲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口義 滿稽以征伐不及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無瘍何用藥不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燋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羞同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標枝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

義海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惟其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髢有病而後求醫也夫孝子脩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况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俗之澆薄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爲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時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爲賜友助而無責望之心也行而無迹卽爲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至德之世歟或自武王以下數句乃形容至德之世民

心悶悶醇醇初無名利爾我之意不知其爲仁義忠信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

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楊黃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之道作導諛人本多作衆人司馬云凡人也折楊皇華李云古歌曲也二缶鍾一作垂踵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

惑雖我有求向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illegible]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諂諛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善之爲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而善則不謂之諂諛所以嚴於君而尊於親果安在邪謂已導諛則必作色惡其名之惡

也而終身導諛合譬飾辭聚衆不免爲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夫合譬飾辭聚衆耻爲導諛且不可則夫垂衣設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者能言其病其病猶可爲也至於終身不解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是無可爲者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猶可致譬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二人惑則勞而不至踰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今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則世道交喪無可與明此者民之迷也其日已久則雖祈其嚮此亦

莫之從此乃至人之所深悲也大言不入於里耳至俗言勝也以惠子之聰明猶謂莊子之言爲無用則世可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易性也予雖有所嚮可得乎我非愛其道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強之則我亦一惑而已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推則誰其比憂邪【疑獨】世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皆合於義而子一切順之則入乎諛君之所爲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切從之則入乎諂孝則不諛忠則不諂

臣子之盛也爲臣子者以順君爲事而不能以道義繩之則世俗指爲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皆未必是而違君親順世俗則不謂之導諛夫世俗果能嚴於親尊於君乎導者取其意而引之諛者因其好而入之世俗知惡其名而不知羞其實猶惡醉而強酒也合譬則善爲言飾辭則善爲文始是而終非本善而末弊出於鄉愿之學世俗多從之及其終弊亦不罪坐此所以爲之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爲文設采色以爲飾動容貌以爲禮以取世人之愛此眞導諛之人而自不

謂之導諛與斯人爲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部也折楊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勝之也缶與鍾皆圓擊之有聲以二缶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皆惑一人雖有嚮道之心詎可得邪知其惑不可解而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而不推不

推誰其比憂哉【評道】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豈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也導則逢人之過諛則長人之惡人皆有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特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衆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口義】不諛不諂能諫其父君也隨其所言以爲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爲是不諫爲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爲之隨其所以爲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爲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卽與世俗同則我之所爲亦導諛世俗而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設采動容言儒者之

衣冠容貌循循然以誘誨學者故以爲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爲徒而不自謂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靈言其不自知所趨嚮也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世哉折楊皇華里巷曲名以比俗言大聲古樂也喻至高之論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卽前言二人惑也或作缶鍾義不可解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必推說比近也付之不言不近於憂此自解之言【通義】悲者悲至德之世不可復道諛之風不可息也缶鍾諸解皆謂垂踵之誤應上文二人惑余謂不應重出蓋以瓦缶之聲爲鍾聲其惑甚矣况以二缶而亂一鍾何適而可得哉正俗言勝至言之喻【補註】俗之所謂然所謂善未必然未必善也人多惑於衆口而不稽其實從而然之善之則固道諛之類耳媚一世猶孟子言鄉愿媚世意謂以此聳動世人耳目求其悅愛似不以循循善誘言與夫人爲徒口義後解得之前學於我云云亦贅缶鍾不可解垂踵亦未必然闕疑可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郭註】天下皆不願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化。

【口義】厲人恐子似已，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

百年之木，破爲犧義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此與臧穀亡羊意同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述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策，外重纆繳灼，睆玩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困或作棢

困惾猶刻賊不通也。鷸，鳥名，取其羽毛以飾冠。睆睆，李云窮視貌。交臂，反縛也。

【疑獨】以青黃之樽比溝中之斷，美惡雖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爲物皆失其性矣。盜跖曾史行義不同而同於離本失性，亦猶犧樽與溝中之斷耳。五色亂目，五聲亂耳，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亦然。困惾擁塞，爽違厲病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而性亦散矣。此五者皆生之害，而楊墨離跂於性命之外，以此爲得，不能無困。以困爲得，鳩鴞在樊籠之中亦可以爲得矣。以趣舍聲色滿於內府，方之柴柵；搢紳約束於外，形譬之纆繳，以況困弊也。而自以爲得者，何異罪人反縛交臂歷指，虎豹在囊檻亦可以爲得乎？

【詳道】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遂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

【口義】其斷在溝中，破爲犧樽之餘者也。雖榮辱不同，同爲桔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惾，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爲得矣。貶之之甚也。以其取舍是非梗礙胷次，故曰柴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禮強

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内則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睆睆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口以詆楊墨也

【義海總論】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并稱焉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于前患鍾于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畢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駐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眞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巳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為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為得者若楊墨之苦觳難為者也至比之鴳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

莊義要刪卷之四天地終

莊義要删外篇卷之五

天道第十三 音義曰以義名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鐃閙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積謂積滯不通六通謂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四辟謂四方開也大匠或云天子也俞俞廣雅云喜也

郭註 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爲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爲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爲中來明此以南面北面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閒遊則巢由之流進爲撫世則伊呂之列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虫孰能有爲而成哉彌無爲而彌尊也

呂註 天地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而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胷中也雖吾之自爲猶將昧乎無

不靜者以爲而未嘗爲故也況人各爲其爲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爲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及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准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此六者虛靜恬淡寂寞聖人之所以無爲也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機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憊心鏡於事爲之衆矣其能虛乎致

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鐃心而無爲無爲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疑獨】道無不在故在天爲天道在帝爲帝道在聖爲聖道天以道而運寒暑代謝日月迭行未嘗有積故萬物莫不以之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古之帝王雖六通四辟而其所以爲德者任其自然而已故其心昧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爲動對非世所謂靜也水靜則明明則平大匠取法水靜猶能如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明何

所不照此天地之鑑萬物之鏡也心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至于無爲無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口義】帝道聖道本難分别經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段主意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辟猶云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以撓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八字演一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

此休則虛即惟道集虛虛則實即禪家云眞空而後實有實理之中自具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燦然者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靜一動互爲其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無爲而無不爲也憂患不能處處猶入也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起八字斷之以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物之初也按口義是矣但謂帝爲三皇聖爲五帝欠明蓋帝是有天下者聖則如孔子夷惠伊周不論有位無位均有至靜之德故又言聖以該之與末段相應非剩語也【義海】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辟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爲皇而下爲

王者是也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爲善而靜哉物無足以撓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鑒可准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不知止僨不知息以致漸盡而莫救可不哀邪夫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任事者責則我無爲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爲君爲臣無不合道進爲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效也【評點】此篇排比

體德則主靜治則無爲是一篇主意分爲兩段所以不覺碎讀此篇看他排比轉換文法不同便知他筆下不窮（按此節本言聖人之靜曰運而不積猶言至誠無息也曰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云者乃聖心之所以運而不積者見其靜而能動非一于靜也休焉者帝王聖人息于此而無他事之意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所謂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者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者所謂至靜之動動而不窮者也不周則化不窮則神）

靜而聖動而王（此以下說德主靜）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支）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韲暴也祟禍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

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韲自韲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評道】樸者器之本器于天下或用或捨樸則不期於用舍而常尊素者色之本色之於天下或美或惡素則不期於好惡而常貴故樸素而莫之

與寧美政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和天地和則萬物遂萬物遂則鬼神寧鬼神寧則幽有所歸明不爲厲老子云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無疵厲鬼無靈響是也【口義】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若曉然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爲徒和猶合也大本大宗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吾師乎至不爲巧數句先見大宗師篇爲許由之言此則上加莊子曰顯見是寓言不可作實話看天行行乎天理之自

然物化隨物而化也靜爲陰動爲陽波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鬼見曰祟魂倦曰疲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通義】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乎和其名雖殊所以爲樂則一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往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推于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

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爲

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爲誰有爲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

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爲也【呂註】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

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慮辯不自說而天下爲之說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此天之所神地之所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口義】天地道德皆無爲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爲與有爲對說以無爲爲君之道以有爲爲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

也爲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落天地言籠絡也絡與落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爲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羣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爲

（此以下說治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敎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

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去聲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註】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

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也【呂註】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爲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先後爲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口義】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而以有爲爲末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臣道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殳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敎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敎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側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

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意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薇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

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先也齒爵尊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義海】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

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去聲)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迕司馬云橫也)

【郭註】自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物各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履位者言各當其

才也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通順序之道寄此事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呂註】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眞道眞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眞賞罰得于理愚

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隆于唐虞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爲本始歟倒則不正以末爲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口義]此段自言爲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爲第一道德爲第二仁義爲第三分守爲第四

刑名爲第五因任爲第六原省爲第七是非爲第八賞罰爲第九分守職守也刑名名稱也形與刑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省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莊子其言爲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補註]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此因任字當是從彼來 按愚不肖襲情襲字有解爲飾其說者有解爲安其情者俱未妥疏云襲用也賢愚咸用本情終不舍己效人矜夸炫物意是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爲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自嫌有事故曰古之王天下奚爲哉天地而已矣[疑獨]不敖無告至哀婦人即是不敢侮鰥寡之意美則美矣未能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此所以未大天德者自然之道得於己故出而有爲未嘗不靜若日月四時雲行雨施豈有心於天下之物哉膠膠擾擾逐於人爲而昧於天德故以舜爲天合已爲人合夫天合者與天同人合者與人同天地覆載萬物德無不被爲帝王者莫不體之雖黃帝堯舜亦

莫大於德合天地而爲美也【詳道】堯舜一道也堯行
天道而所言者人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天行而合
乎人故其德止於充實之美人行而合乎天故其功
歸於光輝之大【呂義】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日月照至雲行雨施皆形容無爲而
爲之意堯謂我之所爲未免自爲擾亂合於人而已
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是堯自嘆之辭天地自然
之理古今莫大於此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
他但法天地則可矣【義海】天德者無爲之化出寧者
無爲而爲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無爲之者故

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
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莫
不從也【補註】出寧是雖應于外而中不擾猶云動亦
定也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
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
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
曰大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
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孔子曰。中心物勿一作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
曰。意噫幾機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
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
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謁反
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藏徵
司馬云藏名也十二經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幷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牧養也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
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

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
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
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眞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世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
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于此孔子以人道教
天下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
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眞則仁義在所擯棄宜其以爲
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己又所以成物
義非特立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
以爲眞人之性也自道之眞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鑠

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觽焉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謂物之自然也【疑獨】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爲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爲仁相友而不知以爲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爲自然各極其性而已矣放德則不知德之爲德循道則不知道之爲道又何必偈偈然用力揭仁義於天下以求復其性無異擊鼓

而求亡子也【評道】老聃之教以道德爲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爲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爲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爲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愷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志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爲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繙六經爲十二也【口義】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汗漫欲聞

以物爲樂後言淺近之言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胷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物皆有自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倣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此而已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世俗也【義海】孔子爲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敎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時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

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按擊鼓而求亡子亡子逃亡之人也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諸家註欠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顯反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日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

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去軌反然而口闞詩覽反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境有人焉其名為竊百舍司馬云百日止宿也趼胝也餘蔬讀曰糈糈粒也妹釋名云妹末也謂未學之徒須慈誘之棄之不仁也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不借物棄妹不仁言無近恩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士成綺復見則自怪譏刺之心所以壞也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

經心也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常服矣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衝出也頯然高露發美之貌闞然虓火交反豁之貌義然踶跂自持之貌似繫馬而止者言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也發也機趨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此皆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道也邊境有人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呂註】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眞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

消而心郄也知巧神聖自以為脫焉則絕學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為不仁某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嘗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眞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固也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疑獨】夫巧知神聖未免有迹老子嘗欲絕棄之故自以為脫焉呼牛呼馬隨其所名至人混同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實斯有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

則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物我毀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哉恒久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毀譽不能入動則為物所持發則疾如機栝明察審乎是非巧知逐於多事凡此皆以其不能信道而有諸己無異邊境有人其名為竊盜者也

【詳道】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歉觀其外以及其內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為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嗇大仁不仁

大廉不嗛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知神聖吾自以爲脫去矣而子謂我有聖之名非聖之實豈知我者哉經曰眞人其容寂其顙頯其狀義而不朋則崖然頯然義然非郭氏所謂進趨高露踶跂者也老子曰安平泰經曰宇泰定則觀於泰非郭氏所謂多於本性者也動而持與妄行而蹈大方意同知巧而覩於泰與鞅掌以觀無妄意同

[口義]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闇昧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積畜有餘也向有所譏今其心退然無有謂旣

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爲之學脫然出離乎其上也我旣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拒之是兩重過也卽是恥過作非之意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爲當行而行之卽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履行遂進躡足漸進也崖然崖異狀衝然突視狀闞然口呿狀義然堅固狀繫馬而止卽坐馳之意也擧動矜持發若機栝明察精審自恃知巧而矯泰之意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以爲賊謂其機心大重不脩乎自然處世必招禍患也[義海]棄妹頗難釋諸解多

音昧按陸氏音義舊註音末言其棄薄末學也今從其音而別爲之說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蓋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存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狼戾也郤音隙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況又以非聖責我何異守焉妄名吾服也嘗服此卽拳拳服膺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是非以擇守爲事而有所服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跡

矣察而審知以察爲明也巧而覩泰機心見於驕色也[補註]封守有定而好詐之人每伺人之隙乘其便以自爲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若此不信之徒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物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

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棅司馬云
威權也
【郭註】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
之不與利遷者任眞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
賓禮樂者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爲
也【疑獨】夫道無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
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而不可測也形
未離乎有德者道之在已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
爲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
之心與造化爲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爲之累雖舉天

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眞性
不爲利所遷極物之眞而常守其本故通之則爲道
合之則爲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也禮樂情性
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情性爲主禮樂爲賓明其
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詳道】大小不
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離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
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
存者内忘内則心靜【口義】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
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卽語大莫能載語小莫
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備廣大淵深形而爲

德爲仁爲義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
哉有天下之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之棅此心
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計利害究極眞理故
能守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其心不動神又何所
困哉通乎道德卽合乎自然以仁義爲後而非所先
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爲賓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
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爲于僞反
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

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
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智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
之哉此篇暗藏不盡說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
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
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
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口不能言有數術也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
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

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齊桓公也輪扁斲輪人名扁糟爛爲魄一作粕苷者緩也苦者急也

【郭註】貴非其貴者言其貴常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此絶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絶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口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苷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疑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迹而已世以爲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言者莫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則所謂書者何足貴哉道本出性命之自然必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聞於寂寂見於冥冥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世人迷眞失性謂形色名聲爲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輪扁以桓公惑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斲輪之事喻之

【詳道】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醇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口義】書能載道所以貴之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在意而不在言意之所向言不可得而傳則言書皆不足貴矣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不可見聞而世人欲以形色名聲得其實可悲也夫此段發明前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精妙若此書載古人之言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餔豈知酒味者哉

【義海】跡者履之所從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寓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以明道迷者舍道而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以粗喻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者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苷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盡者矣况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搰搰於椎鑿之間而苦筋苦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

得其所以爲輪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此條大旨與
庖丁解牛章相類但末後欠桓公領悟語耳留此一
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按此節之意謂讀書而不得其意非善讀書者故以斲輪之說譬之欲學者得意忘言非眞謂書不足貴也不達者謂書不足以傳意徒形色名聲不足以盡情非矣

義海總論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
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常此乘天
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敘德教禮樂仁義分
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
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

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
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
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
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已出炳靈獨化地
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脩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
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
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此謂南華立言多尚無
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
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

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
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
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
綺問脩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
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之賓能
天能地極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
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粕陳言而寓之於輪
扁蓋恐學者徇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
究其聖人有不忘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
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
糟粕爲哉

莊義要删卷之五天道終

莊義要刪外篇卷之五

天運第十四 音義曰以義名篇天運司馬貞作天員

天其運乎止數句而爲變奇崛若萬狀排此老不能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弛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超曰來吾語女。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文吕意只一順字則治逆之便見造化都不可測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彷徨司馬本作旁皇飈風也巫咸殺相祒名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

郭註 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之者皆自爾也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俱不能相爲亦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也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亦無故而自爾但當順之順則治而逆則凶者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者順其自爾故也 呂註 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眞運眞處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眞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水之升而爲雲雲之解而爲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爲神者也知神之所爲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卽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逆之則逆而凶九洛卽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所以爲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 疑獨 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莫知其故帝王順其理則爲治逆其理則爲凶九洛九

州聚落也言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臨下土天下莫不載之樂其治安其生民性復朴如上皇之世也 口義 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如人相遞奪故曰爭其所主張綱維皆着力之意不得已不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爲雲爲雨但不知雲爲雨乎雨爲雲乎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東西上下彷徨往來披拂淫蕩也發問不言人又是變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也洛與落古文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

治九州功成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以上人也【義海】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蓋謂天地亦物也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爲雨而興耶雨爲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噓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爲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卽彝倫敘數之分也有上書處

照張氏校本作在上陳詳道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

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異下同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下同并去

精屏棄之謂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太宰官名蕩字也一本蕩作盈郢楚都也冥司馬云北海山名

【郭註】無親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藏府居內皮毛處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

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爲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泯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并者棄除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

也【呂註】世俗皆以愛爲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爲
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
道合體而無爲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
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
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親忘之在己者也
使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
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爲仁而至於此
則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
體而無爲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道不渝言其
道無所往而不在也【疑獨】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

以親愛爲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爲不仁至仁無親
雖親而不知其爲親也敬在於親愛出於心忘親者
忘其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我則
我之孝未免有迹也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
親而不知其爲親愛而不知其爲愛也爲道而至於
德遺堯舜則無爲矣故利澤萬世而天下莫知豈直
嗟嘆而言仁孝乎哉蓋謂仁孝不足言也夫孝悌仁
義八者皆人勉而爲之以役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
之所以散也【詳道】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而萬物自育
聖人以百姓爲芻狗而百姓自遂苟以濡沫相[illegible]粲

餌相悅則周此而失彼利一而廢百泥仁愛之迹而
不知聖人不仁所以爲至仁也仁生於孝孝生於愛
由愛而至於至孝則愛不足言由孝而至於至仁則
孝不足言冥山極北而南行以觀雖至郢而冥山愈
遠踰至仁無親而孝愛以言孝愛灰而至仁遠矣至
仁者非特忘親也而使親忘我以至德遺堯舜而不
爲利澤萬世而不知則仁常周於有餘而愛不生於
不足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太息生於不足者也
【口義】虎狼仁也與盜亦有道意同至仁無親者親而
不知其爲親乃爲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

至於至仁則孝不足言矣至仁至孝之上是爲過孝
若太宰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
孝爲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敬孝猶有迹愛孝則
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天下忘我皆謂有迹不若無
迹有心不若無心也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
足以爲德利澤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夸
美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爲美德實相勉以自苦而已
不足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
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屛去之是以道不
渝卽所謂常然也八者皆以有爲自役而我常無爲

也【補註】南行而不見冥山背親愛之遠於仁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一作慢）復聞之怠卒聞之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一作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一作遞）起萬物循生（四字句絶）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執）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

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隙）守神以物爲量（亮）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敞）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委移）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分明有意駁文）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悅）故有焱（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歲）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蟄爾雅云靜也霆電也僨司馬云仆也阬爾雅云虛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

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爲量大制不割也其聲揮綽所謂闡諸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故闇然恣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者弘敞無邊之謂吟

於槁梧無所復爲也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
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虵委虵任性而悚懼之情息
也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皆自然
耳混然無係隨叢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
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行流散徙
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者明聖人應世
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
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
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

也次怠故遁迹稍滅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爲愚
愚乃至也【呂註】樂卽道也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
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淸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
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淸濁陰陽調
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乎天地之間然不惑卽不發
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而一不
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
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
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
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乃其所以爲聲也揮綽則

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爲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
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
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我以天示之彼
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調以自然混逐叢生
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
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
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
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它達於情遂於命耳聽
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此所以爲天樂無言
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

之宜其無接而故惑也此無它忘乎人忘乎天而已
始懼故崇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
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俱載道而
與之俱也【疑獨】古之論至樂者豈鍾鼓管絃度數之
末而已哉其理蓋極於天地之表其情蓋流於陰陽
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禮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
大音希聲者也無怠者神也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
理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了義】奏作也徽猶琴
徽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淸合
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言

其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旣盛復衰循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流光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淸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發生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旣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初聞之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主故常言愈出愈奇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卻言七竅也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爲

劑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至逐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故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怠也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卽自然之理也混逐叢生者如萬物叢生而混同相逐也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從無常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

得其自然之樂是曰天樂汝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焱氏頌四句卽是前意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人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惑故愚是意識俱忘六用不行之時也【義海】化物之遠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胷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怠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什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徽之以天建以太淸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

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倫經盛衰淸濁之間此樂之初奏合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阬以物爲量卽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法天之行健而自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未擧有焱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惑故愚此猶顔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通義】樂由人心生者人和而後天地之和應此樂

之本也惺惕如曉曰懼非恐怖也心形坦蕩曰怠非
惰慢也恍惚無稽曰惑非疑二也懼怠惑非一時所
感蓋進德之階歸宿於愚其曰愚故道所以示道不
在知識也不自得忘其心知也殆其然哉喜而評之
之辭猶曰汝乃能如此聽哉【評莊】此直問答體三節
分明但四字爲句文奇意玄另是一格莊子其猶龍
乎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
之未陳也盛成下同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
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
且數朔眯米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
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
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
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
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
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祈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
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
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結槔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

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查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
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
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核齧臬挽裂盡去而後慊謙古
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顰其
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
魯太師名金芻狗結芻爲狗巫祝用之衍李云笥也
蘇取草也眯物入眼爲病也司馬云厭也蹙額曰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它妖也夢眯之
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以
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爲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
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
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宜應
治體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
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則西施矣過時
而不棄則醜人矣【評道】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
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秉
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

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
可行於今令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
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
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
桔槹橘柚終況以猨狙好醜循古今周魯之不可一
也【同義】師金亦荷篠丈人楚狂接輿之類芻狗以解
厭祭時所用過則棄之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
不足用於今世也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
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

道所以應世而無窮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卽無方
應物之喻柤梨橘柚味各不同以譬三王不同禮五
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之禮樂强令人行之是强猨狙
而衣周公之服以今人而學古猶里婦而學西施之
矉也此段凡六喻節節皆奇【義海】芻狗所以致敬也
祭已而存之則妖與法度所以適時也時過而執迹
則弊至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
是聚弟子眯物入眼爲病說之欠通司馬云厭也成
疏直作魘夢中怪也其論爲當【評莊】此篇攻擊體一
篇中六喻而渾純無痕迹無起伏且喻中常事而文

語精奇不偷眞造化妙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
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
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
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
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
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
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
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

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
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遘而多責古
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墟一作食於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異養也
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
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平聲之
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
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敎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
無所湮因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
者天門弗開矣名公器名者毀譽之名也蘧猶傳舍也貸司馬云施惠也湮塞也天門一云人

心也一云大道
【郭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蘧廬猶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責多

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逍遥無爲有爲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易養不貸者不損己以爲物也遊而任之則眞采也采眞則色不僞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而悲者操之不能不慄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呂註】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强之是外無正而不行聖人不出以其無主也聖人不隱以其無正也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己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覯而多責逍遥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眞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疑獨】天道妙在陰陽之外其粗在度數之間於此求之而未得必無思無求然後得之於陰陽之外也中無主

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中無主以思之則外入者不止於心由中出者思外無學以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由中出者所以致廣大由外入者所以盡精微此道之所以全也采眞之遊即天遊也嗜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昧不可鑒見玄理以闚其所不休息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爲正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其變無窮者也【詳道】莊子以孔子寓言明道之不易聞也【口義】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別義但言精粗求之

久而未得耳中無主而不止者非自見自悟也言學
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無主非所自得留之不
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
於人此二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
此謂教人我言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
矣由外入者此言受教至言自外而入汝未有見而
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聖人有所隱也道不可傳
病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仁義
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覯見也纔有聲迹可
見則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化之意苟簡不

貸易養無出是謂採取真實之理也富顯權三者即
是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之意操之而患失
則慄舍之而迷戀則悲無所鑒者畧無所見也所不
休迷而不知反也心無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
其魄之人言天罰之以此苦也君臣之間曰諫師友
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用所當用曰
正必無湮之人爲能用之蓋喜怒哀樂聖人亦不能
無在乎中節耳無所湮則心正矣已正而後器正器
正可以正物故曰正者正也天門喻心之虛明苟其
心以爲不然則湮湮則其心已不正【補註】無主於中
是其心虛無有執着乃可與言者是以聖人不隱耳
不貸是不假借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
方易位矣。蚊虻噆〔音匝〕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
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
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琴黚二音〕而黑。黑白之朴。不
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呴〔吁〕以濕。相濡以沫。〔未〕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
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

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
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脅〕予又何規老聃
哉。〔噆齧也放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無爲之風而動也〕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仁義憯然是尚之
以加其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
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若揭
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夫鵠白烏黑自然各足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故至足
者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呴濡言仁義之譽皆
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龍

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言因御無方自然已
足也【疑獨】朴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之化物
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之全但當任其自
在依風而動據德而立奚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
鼓以求亡子耶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頃刻相親而
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於江湖也薄俗相親以仁
義特一時之愛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於道術
也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口義】噆膚昧目
偏說逆心之喻也昔猶夕也憯毒言自苦也憤逆也
放風順化也總猶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

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何待教乎招乎天下之人
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夫鵠
白烏黑不待浴黔自然之質不足致辯以名譽觀示
天下便有是非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
魚之呴濡共能幾何若處江河則相忘於水喻至道
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規諫也
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燦然者也龍在天地
之間可見而不可見嚕合也【義海】聃以播糠眯目蚊
虻噆膚喻仁義之憒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
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眞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

立不失德奚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
若建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
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
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
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
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
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
子少進。余語女。(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

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
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所戒反下同)其殺而民不非也。舜
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
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
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腫)而天下
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余語女。三王(一作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
亂莫甚焉。三王(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憯(慘)於蠣(厲)蠆(勑邁反)之尾。鮮規
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

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首三王依註是也餘皆作三皇李云鮮規
明貌一云小獸也)
【郭註】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强哭也殺降也
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
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巳擇人謂其兢教速成
也彖能同彼我則心兢於親踈故不終其天年也兵
有順言天下巳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
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
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
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

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令之以女爲婦而上
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
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
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令又見老
子通毁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呂註】老
子以仁義憒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則以五帝三
王爲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
迹之尢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
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巳名曰治
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茍爲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

巳雖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憯於
蠣蠆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饑渴隱約
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疑獨】三王五
帝聖人之名治天下者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
係故老聃非之若聖人之心則無不同矣禹治水故
用力湯伐桀故用兵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故曰不同
黃帝之時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有親死而不哭
者世不以爲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法成
於堯則降天而入人民心巳相親矣然禮法未詳備
故有殺其親殺而民不非之至舜則以人道治天下

民非獨有親而兢心起孕婦十月而生子教之大速
故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提巳能分别誰何赤
子之心易失如此降及於禹民心有兢而淳朴變矣
然用兵征伐未甞不順人心所殺者盜將以止殺書
曰刑期於無刑是也帝王治迹旣弊則儒墨是非皆
起非作始無倫也積久而成弊何可言哉【口義】以孔
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門人而脩謁也倨堂有傲意
應微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此後一
節下一節使民心變謂變於古也人有心謂各存私
也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爲盜者可殺則殺法禁

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各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倂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也【義海】三王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以至使民心兢心變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夭有心欲順人自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是乃亂之招也復何言哉夫三王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悖日月墮山川而憯於蠆蠆之尾則斯民可知况後世任情識而資知巧者乎【通義】作始有倫

而今乎婦女言其立法之初亦自有條理但法久弊生相𡠗成俗至於今則皆以順爲正莫非妾婦之道矣或訓婦其女禽獸之行此豈聖賢所忍言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邵)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稅)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此段尤奇特)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一本而下有風字)化類自

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附)沫(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得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鉤取也鶂三蒼云鶂鶂也風化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也類自爲雌雄或說云方之物類猶草木異種而同類也傅沫者以沫相育也細要者蜂之屬也)

【郭註】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其迹則六經也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

得其類其微不難故乃有遥感而風化者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烏孺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者言人之性含長親幼故啼也不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矣【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鶂之相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亞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爲雌雄故風化豈

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有弟而兄啼詩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則爲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爲人也又安能化人哉【疑獨】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履也白鶂與虫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壅者但當任之不可强以先王陳迹亂其自然之性也【口義】夫有履則有迹得

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凡物皆風氣所生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也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爲人言不與造化爲一也【通義】烏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然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

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鶂虫之風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故謂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耳按是章寄言以明自然之義耳非實有是問答也烏鵲孺四句言人物之自化非有爲之化者也汝我亦人之自化耳吾無所與於其間也吾自信吾物自信物而化者自化矣安用化人或吾不能化人而人自化其去祖六經以循治迹者遠矣故曰得之

【義海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屛爵

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天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巳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柤梨猨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濡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

化洎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莊義要刪卷之五天運終

莊義要刪外篇卷之五

刻意第十五（音義曰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吐雷反）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敎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幷（併）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閑下同）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怨誹非世無道怨己不遇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如鳥之嚬呻也道引道氣令和引體令柔）

郭註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

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厲已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去聲)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漠無爲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口義】刻苦用意以行爲尚高論怨誹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靜卽入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爲脩好脩潔也教誨之人爲師於世也致功幷兼莊子當時目擊之事避世閒隱超出是非之外與爲亢非世者不同無不忘無不有卽無爲無不爲也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

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褚氏管見】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尚不同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道引而壽可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美聖人之至德非若各滯偏見自以爲得之比譬夫夷淸惠和而夫子獨稱聖之時是爲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無不有若執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萬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按纂微中無此註今本云管見或別有所載也備之又吁字以下數語有緫在上篇總論末非是)

【評註】此篇只一片文字中用許多故曰字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爲結須仔細看他筆勢波瀾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異下同)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敎)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洛下同)者

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悟)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者泯然與正理俱往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蛻然無所係也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也

不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理自然知故
無爲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
衆必是焉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浮死休汎然無所
惜也付之天理理至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魂不疲乃與
天地合其恬惔之德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靜而一
者不可變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虛之至
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
有所不順矣【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間
所謂寂寞無爲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

入而襲之者以知與物交而隙生故也生也天行則
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
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
也爲福先禍始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起則是
用知與故人之所爲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
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不夢無憂寤寐同也
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
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無所忤逆而不與物
交是爲靜虛淡粹之至也【口義】平易恬惔即是無爲
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物化視身

猶蛻也隨感而應我無容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
起皆無心應物之意智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
離其事迹則循乎自然若浮若休汎然無着何思慮
之有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神
全故純粹魂靜故不勞凡有悲喜好惡則非自然憂
樂不係於心方爲至德主一無適而順自然雖與物
接不爲物所累也曰靜虛曰淡粹卽是一箇自然之
德忤與逆同但忤深而逆差淺耳【義海】休休和樂貌
故平易恬惔憂邪莫干以其德全而神不虧故也天
行言一氣之運物化言一氣之散寢不夢則覺無憂

神純粹則魂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按忤與逆二字何所分別而兩言之玩虛與粹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乖拂自非虛靜之至何以能之中心至粹無雜則自然包含萬象容畜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
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
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
蟠盤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
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

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司馬云干吳也干谿越山出名劍案吳有谿名干谿

郭註 不休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爲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匣柙而藏之況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固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

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言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爲也純素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眞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 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惔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運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劍之柙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礪之以純粹柙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也倫卽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

疑獨 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不變所以盡性惔而無爲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趨時養神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干越莫不以爲神柙藏而不敢用

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其名爲同帝帝挺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爲一神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之理矣聖人貴精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素而其用則精神而已是之謂眞人

口義 天行一日一周非無爲中有爲乎養神卽是養生提起神字便親切了愛劍者匣柙而藏之況精神乎四通旁達上蟠下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同也爲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神爲一此大而化之謂也未化則與

道爲二矣聖人貴精精卽神也純粹卽乾之純粹精也眞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眞人卽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非曰眞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義海〕養神之道貴在無爲故喻水之淸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爲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鬱閉不能淸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卽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爲貴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爲一卽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

〔義海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覬人之從己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脩伊傳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爲平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精虛淡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押藏干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爲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眞人則知刻尚者之爲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於與神爲一則道之大本旣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

莊義要刪卷之五刻意終

繕性第十六 音義曰以義名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 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

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其心於俗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 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以知爲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

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爲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爲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忠也中純實而非僞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爲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蒙已德矣所謂德奚以冒彼爲哉禮樂徧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 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樸所以能復初不滑欲於俗所以能致明詎有蒙蔽者乎夫惟繕性於俗則所逐者精而又用思以求致其明終不

可得矣恬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
故知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也【口義】繕性以俗學
議當時儒墨之言性者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汩沒也
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
虛明之地此至愚無知者也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
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知
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
其自然之性和理猶云和順靜定而得本然和順之
性故曰和理出其性也無不容即無不愛無不理即
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以

中心真純見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
生生則惡可已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
文即是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
行言只見得一半蒙猶晦也德積於己而不肯露而
彼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己德不冒有言義非以德加
諸人也冒則物必失其性矣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
養天下亦此意【義海】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
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脩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
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為學以求復性[illegible]
博而無要真愈失矣貪者受俗學之不反是滑欲於[illegible]

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明
愈遠矣道以恬淡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唯絕學無思
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也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
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之
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人知恬不能交
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相摩而真性虧矣唯治道者
動靜不越乎道應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
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
此脩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忠字詳郭註成疏皆當
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若能

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為弭禍
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評莊】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
要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意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
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
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
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梟澆淳散朴。離道
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向本作藏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一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故

行立而德不夷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彼我之心競爲先識則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者性命之本也【呂註】所謂處混芒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爲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詳道】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一之失然後順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

安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一也善爲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爲道者去性而從心則攖是非攖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閒閒之知奚足以定天下哉以知爲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文而適以滅質益之博而適以滅心是揚堁止塵縱風止焰天下幾何而不惑亂乎【口義】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不相求舉世純全於道無欠曰至一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一者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已而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有善之名則道益遠矣有行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去其自

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
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察也用知不足
又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
益之以慱用心於此則陷溺矣【義海】至一言上古君
德眞淳民心無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
下爲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爲心
則牿其眞性矣下至唐虞興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
而爲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附以文慱是猶抱
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

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
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
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
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
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
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
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
何由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者自隱而用物則

世道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
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
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秖所以
交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一無迹謂反任
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
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
其自爲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與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與道交
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
隱於山林間爲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

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
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
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疑獨】有斯世然後可
以行斯道不然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時與命俱相
戾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者隱其德自
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
地避言括囊其知也時命太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
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爲達反歸於一
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
聖人未嘗自以爲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

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矣【口義】道與世交相喪則
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
而知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不識
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夫隱士
非欲伏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
是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謬也反一無迹功成
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
根極卽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退藏於密寧極
猶曰安汝止存身以待時而已【義海】古之隱士知時
命之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

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竄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所
安因有行怪而召釁者矣反一無迹深根寧極所謂
隨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
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於此
古之存(識作)身者不以辨飾知(去聲下同)不以知窮天下不
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
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
矣樂(洛下同)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
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圉(禦一作)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
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
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
之倒置之民(儻崔本作黨云衆也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
【郭註】不以辨飾知任其眞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
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正
之貌道不小行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
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
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去來在物外得失非我也
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

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無憂而已言亦無忻懽之喜
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
而虧內其置倒矣【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
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
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
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
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已之謂也樂全者無
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
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
樂則喪已失性是爲倒置者也【疑獨】夫憂樂出於性

命天下不能損益之者憂樂之全也舜以不得父母爲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顏子簞食瓢飲爲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過此皆憂樂之外也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得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非吾性命所有也故君子不榮通不醜窮此所以無憂也若以所寄軒冕爲樂其去爲憂則向之得者其樂未必不荒喪已失性謂之倒置也宜矣【詳道】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識也人生莫不全性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得志者無他樂全而已失性之人

忘其不貲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爲性命之根以形骸爲哀樂之府不知其所得者塵垢臭腐而所失乃吾之所以爲我也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口義】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言不用之時行言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言有知見而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知有餘而不敢盡用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無爲者道之大有爲則爲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德之大有識則爲小識小識則喪德矣足手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卽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

軒冕外物也知其去來不可必故達不肆窮不屈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物則物去樂亦去矣樂有去來則非眞樂故雖樂未嘗不荒也巳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本故曰倒置之民【義海】辨知者伐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巍然言獨立不群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他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爲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樂樂必荒

矣（行身當是存身上文可照危當是巍）

【義海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爲顯惡而妨道爲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眞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爲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爲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芒

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爲化也愽矣柰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爲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口義】刻意言善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功夫處讀者當細參之

莊義要刪卷之五繕性終

莊義要刪外篇卷之六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虛一作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精透）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一作運)三王之所爭。(句工)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句工)

【郭註】不辨牛馬言其廣也聞道百以下言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尙之情無爲乎其間也自井蛙至曲士言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也可與語大理者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遠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

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欲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以發德音也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莊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跂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呂註】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語哉

【疑獨】吾形在天地間若小木小石之在太山也礨空蟻穴稊米稗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此海之在天地也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衆所

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聯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憂民任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伯夷辭國以爲名仲尼脩經以爲博而誇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詳道】老子多以水喩道道在乎有本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喩聖人之道秋河喩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百家天眞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河篤時之蟲不可以語氷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登太岳而知衆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

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俯誇仰嘆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口義】涇濁也非涇渭之涇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罍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大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人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二句發得極妙言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內也任士任事之人也【義海】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故秋水至

而河伯欣然東至海則望洋而嘆無惟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與鯤鵬蜩鳩之諭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評莊】此問答體一節深一節莊子一部唯此深言之禪書萬卷曾不出此其平生命脉細究便見至于文字奇特淵玄尤須此老之筆【補註】兩涘渚涯之間作一句讀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向)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佛宗)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時無止言死生皆時行分無常言得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有量也鄉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掇猶短也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

止於生死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爲跂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呂註】道非大小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爲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

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眞大所謂小者豈眞小耶小不爲寡大不爲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鄉爲鄉今爲今未及言而今已爲鄉則所謂鄉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鄉今之皆故則遥而不悶掇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虛盈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眞知也哉知而非眞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

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疑獨】以形觀物有小大以道觀物無小大量者物之取平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皆不足以爲物之遠近小大也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無常也世人之憂皆係乎得失唯大知者知得失非已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明乎坦途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爲知所役勞形惕心逐物忘已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之後爲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寂然至虛而

已【詳道】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爲多寡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爲猒跂知分無常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不足爲禍悅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冥其所以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爲至細細者不爲至大耶【口義】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新故大知之人然後有下面四知也明今古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

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自得也按此節惟證鄉今故三句諸解不一俱欠明竊意遠而不可見者遥也近而可取者掇也天時之運本無止息故前乎千萬世之既往非古也後乎千萬世之方來非今也達人證明今古之故故凡吾之所不見雖遥而不悶悶者憂也凡吾之所及見雖可掇而不跂跂者覬其得也何也知時之無止也知時之無止則古亦今也遥亦掇也而何憂今亦古也掇亦遥也而何覬莊子之意或如此【義海】不悶無猒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

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夲生者蓋爲世人不務眞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分外在巳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爲生不知爲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按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䟽中解云若以自足爲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爲小吾可小於毫末此河伯既已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不可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乎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

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巳紀約分之至也

郭註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爲者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惟無而巳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人而不自多其恩動不爲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賤門隸者任物所能而位當於斯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也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巳事不借

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巳不賤貪汙理自無欲也行殊乎俗巳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爲在從衆不賤佞諂言從衆之所爲而自然正直也不足榮辱言外事不接於心也知是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故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大人無巳任物而巳約分之至者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爲然

呂註 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蠨蟏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

形也夫精粗者形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
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
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不出乎
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爲也凡此皆出於自
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爲懲勸矣夫豈知是非之
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
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疑獨]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
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
其目力之所視遂以爲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

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
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數自遠觀之則不可見非秋
毫無物吾去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亦
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善議道而以理推
之也蓋至小爲微精則又小垺者糠也自大觀之猶
爲細物自精視之已爲大之盛也物之精粗可以意
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
不能聞意所不能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
粗盡哉[詳道]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
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當

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疑多食乎力也而
不多食乎力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
賤門隷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佞諂以自直
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攖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
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
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矣尚安有物哉
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口義]信情者
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
類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塵埃之類也小之微
曰精大之盛曰垺異便異宜也無形之小不可以數

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
稊曰兆亦不可也精粗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
推若小大皆無形則言非意所極不可以精粗論矣
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雖不害物亦
不愛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隷賤役求利
者我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爲非纔有賤役貴己之
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亦不以辭讓爲能自多則
近名矣事皆自爲無所資於人然不盡用其力以自
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尔爲尔我爲我也其行無
異乎人而不自崖異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

諂由由然與之處焉能浼我之意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約分即盡已也【義海】精者細之極埒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𥨊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書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大人以下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大小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戮耻之足爲勸懲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此禪宗空假中三觀入微處詞理兩絶）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白公楚平王孫）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已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以殊其稱若夫覩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猶脣齒未嘗相爲而

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不能相爲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

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嘗試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
在已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
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
於爲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
者其數覩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
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
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
于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覩矣而道非趣

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
而侻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之噲以絕以
湯武之爭爲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舜之行貴
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頻獨〕若物内外言性分之内
外也無貴無賤自然之理有貴有賤强爲之别觀之
以道則無彼我是非孰爲貴賤觀之以物則各貴我
而賤彼夫物之貴賤非出乎性因習而成故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物之小大理不可易而形則有差因
其所大而自足則毫末可以等丘山因其所小而無
餘則丘山可以等毫末萬物差數無窮所觀者如此

而已舉天下動植之物生育長養莫不有功於其間
此可謂之有也然而功之所之屬乎造化自然而已
此可謂之無也涉有則不見無寘無則不見有其相
反若東西而實不可相無則功分自然而定矣萬物
之理有是有非彼我相非堯桀所以辨也因其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可觀矣〔評議〕天下之理異而同同而
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爲常以差與功趣觀之異而
同也或遜而帝或遜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同而
異也異而同者不在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在迹而
在時〔口義〕自貴而相賤雖墮豕苓時爲帝也貴賤不

在已卽軒冕儻來寄之意也以天地比稊米毫末比
太山則等差之數不足言矣各任一職以爲功曰功
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世間少一不得猶東西
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爲
是以桀爲非固趣操之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
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見矣因其小大有無然非卽
齊物論因是之意〔補註〕語之噲而槩以昔日此是戰
國後人語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
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

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
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
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
河伯。女(汝)惡(烏)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司馬云梁麗小舩也崔云屋棟
窒塞也蚤說文云跳蝨司馬本作蚤師是或云師順也
【郭註】若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夫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性
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

也能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俗之
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
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呂註】梁麗不可
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鴟鵂不能晝視三者不同而欲
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簒夫言其獨義徒言其
衆【詳道】用有殊器能有殊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
大彼則此小貴賤小大惡可以倪之哉由是知是非
治亂天地陰陽常相為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論也
【口義】麗屋棟也鴟鵂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是非

治亂不能相無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之天地陰
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簒夫義徒即堯桀之論【[illegible]】
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槩論
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
理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不必多言也縱
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
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此段須用韻又是四字句又奇特
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
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

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
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
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
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崔云不代其德是為謝
施
【郭註】反衍者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也自拘執則不夷
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與道參差者不能隨變則

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之所同求也無畛域者汎汎然無所在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者言奄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蹝而承翼哉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爲方而長短皆足生死者無窮之變耳非始終也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也不位乎形者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也年不可舉者欲擧之令去而不能也時不可止者欲止之使停又不可也盈虛終始者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無不變移不可執而守也若有爲不爲於其閒則敗其自化矣【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

物一聞道無貴賤則於爲不爲辭受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衍則有耗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謝則有榮施則有斂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擧故遙而不

悶時不可止故掇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柰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何係心於爲不爲之間哉【[illegible]】萬物之理寓於自然非爲也非不爲也又何措意於辭受趣舍之間哉貴賤少多出於強生分別非道之眞以道觀之貴不爲加賤不爲損多非有餘少非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別哉【詳道】行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爲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

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眞者未之有也【鬳齋】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嚴毅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爲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爲不爲之間哉【[illegible]】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反而求之吾身綽綽然寬行也若以貴賤是

非自來則與道相違矣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國之有君祭之有社諭此心以道爲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則無町畦矣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無方即無心無心即物無短長無生死不恃其成即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太義即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爲何者不爲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

夫固將自化【義海】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行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蹇矣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夫物生若驟其機不息任其化無容爲不爲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生死不足爲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夫一作）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德一作）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內傷外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者言雖心所安

亦不使犯之也知其不可逃安乎命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已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也天在內人在外者言天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爲也德在乎天恣人任智則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於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蹢躅而屈伸言與機會相應有斯變也反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

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眞者眞在性分之內也【呂註】任物自化卽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安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在外矣以是而入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

出天而之人躑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眞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詳道】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明權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平庸詎以外傷內以物害己哉爲道而至此則能以天應人躑躅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北海若之論始於齊小大同貴賤中於察安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反要極蓋能齊物則能全己全己則能復道而至於要極則反其眞而已矣【口義】此問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有此問文公不

曾荅想難言也故莊子於此說箇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己一句明之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大用明於權知輕重也薄謂迫近之至德之人故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薄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察安危謹去就何嘗皆說聽之自然天內人外卽前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言自然之德位居之安也躑躅進退也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絡不穿將無所用至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徇名則人心到此流

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既知天知人既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眞故人事也命天理也【義海】自篇首至此凡六問荅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眞中扃虛湛者有類如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眞若然則處己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

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按位乎得猶言位乎天德之意言進乎天德而安之也凡所得於天而受乎已者若固有之故曰位乎得

夔憐蚿，玄賢二音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上初稟反下勑角反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司馬云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爲神遊外鰌一作蹭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倪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棄知慮魄然無爲而任其自動故[illegible]而不逍[illegible]也忘其天

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使才各自得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呂註】夔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脅而憐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擊此見彼而憐心之所無見而無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爲易憐蚿多足之難蚿以多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非出于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詳道】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蚿以足爲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蚿憐蛇蛇有有矣覩無有爲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爲不適故憐目目之爲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也【口義】自一足說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文中間又以人唾喻蚿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却不說此文字變化奇之又奇者也趻踔一足行之貌也何可易耶不可變易也指我以手指風鰌我以足踐風

也就風上又說箇小不勝爲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
造化之外哉【義海】風有體而不礙指踏無體而能成
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蓋造化嘘
吸復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
處兩全終不失道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
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
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也
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
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

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
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
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
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
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
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
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
言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

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也知命非已制故無所
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羑里
無異於紫極閒堂也【碧虛】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
指蹐者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口義】此段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與知道者又何懼
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
令其止息不必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
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
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 芒 焉異之

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
其方公子牟隱 去聲 機 几 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埳 坎 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 洛 與吾跳 條 梁乎
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 側救反 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沒足滅跗 扶 還 旋 虷 寒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
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
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
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

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
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
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
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
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
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色之以辯。是直用管闚
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
餘子之學行于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匐服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

龍口呿祛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蚿赤蟲也塡乂司馬云猶早晚也商蚷蟲名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
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明大之不遊於小非
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
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窮者
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
矣【呂註】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
是以視堯桀爲一而知不知此觀之洋然無所容其
喙也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illegible]無方

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于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
冲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
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
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闚天錐畫地之
類也【羲獨】大其知不能知是非之境論極妙之言無
異於井蛙耳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齡之子聞
趙郡其俗善行遂不遠千里舍己能而强學之不得
趙國之能而反失故步此鄙公孫龍不自量而學莊
子非唯不得莊子之道終必失其舊業矣【口義】公孫
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蚿井

中赤虫也坎井之地蚿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
蚿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
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適適猶虩虩也
商蚷小虫也跐蹈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於天
言其見趣高遠也奭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
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無極之先也反於大
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之以言辯不
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
步也【義海】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百
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茫然失措蓋逐外學而

忘本眞者其患常若此餘子猶云孺子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境
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
矣。王巾笥肆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
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濮陳地水也先焉謂先宣其言
也
郭註 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 莊子不知有
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惟二大夫
之知足以與此 口義 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眞是奇特

義海 莊子辭召以神龜爲喻義甚眞切昔陶隱居畫
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
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
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
我耶。
郭註 搜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鵷鶵之喻言所好不同

願各有極也 口義 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莊子惠
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
也 義海 搜應作蒐郭註可證成疏謂搜索國中尋訪
莊子疑獨因之義頗淺近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條由二音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
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
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
之濠上也。

郭註 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
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莊
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
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
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
魚也故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
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
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
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呂註 我知之濠
上言不待爲魚而後知也 疑獨 人生於陸而安於陸

魚生於水而安於水盡巳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惠子昧此而强辯是非所以分也我知之濠上言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評道】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同形以理觀之萬物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以性觀性故巳非魚而知魚之情蓋齊小大遺貴賤則天地爲父矣而與我並生萬物爲衆矣而與我爲一是以處此足以知在彼之趣居顯足以知潜者之樂也【口義】循本者反其初也言汝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旣如此知我我

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此篇河伯海若問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荅同看【李士表】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遊而沫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爲魚樂乎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忘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

離物於我爲兩者之蔽耳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巳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眞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鯈魚之樂哉

【義海總論】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荅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内而足是謂反其眞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憐喻人

以才知短長爲愧衒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别之意消斯爲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爲横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井鼃海鱉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沈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强欲企羡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於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嘆時之澆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

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昧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驚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媛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莊義要删卷之六秋水終

莊義要删外篇卷之六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洛 下同）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

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芒(恍)乎芴(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
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
也孰能得無爲哉。證證李云趣死貌職職司馬云猶祝祝也李云繁殖貌

【郭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
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擇此
爲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
者乃全耳凡厚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
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
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

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
我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
濟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有善無善當緣督以
爲經也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吾未之樂亦未
之不樂者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俗
以鏗𨂍爲樂美善爲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我無爲
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
惟無爲幾存者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天地自清
寧非爲之所得不爲而自合故物皆化若有意乎爲
之則有時乎滯也無從出者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

之也無有象者無有爲之象皆自殖耳人得無爲則
無樂而樂至矣【疑獨】無樂則不憂無身則不死求其
至樂而不憂活身而不死者無有也然則何爲何據
何避何處何就何去何樂何惡亦奚爲奚不爲奚據
奚不據但因時順理無心於其間者至矣夫天下所
尊者富貴壽善所下者貧賤夭惡又以身安厚味美
服聲色爲樂求而不得則爲苦而憂懼以此養形亦
愚矣富者累於財貴者累於位身愈壽而憂愈長益
遠於性命之理矣烈士忘身而徇名若以爲不善又
足以活人必活人而不失身斯爲盡善故古之人忠

諫而不聽蹲循而勿爭若子胥好爭反害其身然不
爭名亦不成是誠有善邪無有邪今世俗之所爲非
正爲所樂非真樂正爲無爲所以能有爲真樂無樂
所以能盡樂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耶果不樂邪
世俗樂於有爲聖人樂於無爲無爲誠樂矣而世俗
以爲大苦而不能行也故至樂者無樂至譽者無譽
夫是非起于有爲唯無爲則是非自定無是無非心
何適而非樂身何往而不存哉清寧者天地之德而
天地非恃於清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道出而
爲物物入而爲象無從出不知從何出無有象不可

得而見也職職言各有所主皆出入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為哉
[口義]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與屈原卜
居文勢亦同次叙富貴壽善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
已者說前三段了後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
勢此文法也蹲循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
此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于殘形不得謂之善矣
今俗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趣者舉世群而
趨之也誙誙然必取之意我以無為為樂而俗反以
為大苦則樂譽是非果未定也唯無為可以定之耳

請嘗試言之以下乃是收結前語殖生也萬物皆從
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殖[義海]人處幻境中難遂
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
而熟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為據去就於其間則亦
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
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
苟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
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
皆疏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
故忠諫勿爭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

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
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
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為始可以
定天下之是非矣[通義]此章大意言世俗安其危利
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故曰吾以無為為真樂又世俗
之所大苦末證以天地無為而結以無不為也則其
所謂無為者可識矣[評莊]自篇首至此只是一片文
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
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
寢于巨室。而我噭噭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司馬云感也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
將令推至理以遺累也[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
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張之徒何也
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故救之之道若此

【疑獨】芒未有象陽之始也芴未有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有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蓋自無氣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真空而已自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爲無窮也【口義】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有死之喻也鼓盆之事亦寓言耳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故爲此過當之

舉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見識

【義海】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

支離叔與滑(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于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呂註】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以滑介爲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爲假借塵垢又何惡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口義】黃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癤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言至微

也釋氏所謂四大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我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蹷蹷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獨樓)髐(嘐)然有形。撽(苦弔反)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

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頻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呂註】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爲一體耶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于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爲而言之乎【碧虛】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間爲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口義】髐然虛而堅固從然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義海】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于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

存與死何異故立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陳碧虛】名此章爲兩謬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汝同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梗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近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盧轉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由鰷秋。隨行列而止。委蛇移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猝聞之。相與還患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壇司馬本作澶水沙澶也音但

【郭註】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不得將求於

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
隨其情而已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呂註】海
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衝城窒穴之殊器千
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于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
于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
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
過與則不持矣【疑獨】顏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
教齊侯不知齊侯稟性有定欲強教之則必有爭此
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

汲深以其稟於天命不可得損益任其自然而已彼
將內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於心雖欲全生豈可
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部太牢
觴海鳥于廟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
物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其事聖
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因適變而有義則
名不為浮名義不為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適福持
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口義】命與形得于天各有一定
之分不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以
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

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莊子衍此一段須洞識話人才不同人
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
得其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牽)蓬而指之曰唯予
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
幾得水則為㡭(繼)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蛙)蠙之衣生於
陵屯則為陵舃(昔)陵舃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
蠐(齊)螬(曹)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
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渠)掇(都括反)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

乾(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希)頤輅生
乎食醯黃軦(況)生乎九猷瞀(茂)芮(汭)生乎腐蠸(歡)羊奚
比乎不箰(笋)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
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道從司馬云道旁也)
【郭註】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為樂果養乎果歡
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種數不可
勝計自得水則為㡭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
變化而無死生也【呂註】遊魂為變無所不之而精氣
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㡭與蠙衣陵舃一種也
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蠐螬

胡蝶與陵也亦一種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鴝掇乾餘骨斯彌食醯頤輅與骨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軦之於九猷瞀芮之於腐蠸羊奚之於不箰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爲也【疑獨】列子在生而安生髑髏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爲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歡者未必實歡也得水則爲㡭萬物生化之始也

次述蛙蠙之衣以至程馬人皆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靜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口義】從見者因而見也揵蓬者揵其蓬草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歡却如此倒說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之物生者種各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㡭者水初生苔而未成蠶蠙之衣則已成苔附

土著岸者陵也田野高處陵舃車前草鬱棲糞壤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又化爲胡蝶胥者胡蝶之別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鴝掇乾餘骨至瞀芮腐蠸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末後却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世駭俗處羊奚草名草似竹而不生箰者曰不箰久竹青寧蟲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馬𦿆馬蘭之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明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故爲此詭怪名字萬物之變如雀化爲蛤鷹化爲鳩腐草化爲螢鼠化爲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火傳不知其盡也

【義海】夫動植生化之理耳目不可徧及非物格君子不能盡知蓋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蛙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醯字爲句次九猷·腐蠸次羊奚至青寧爲一句參諸音義亦然山海經南山多貘豹郭璞註豹之白者曰貘程是貘之別名貘又豹之別名也【評註】此言一氣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

【義海總論】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

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爲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荅皆以人所不樂爲已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叙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已而不得者聞樂

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卉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孰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者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於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爲至樂也歟

莊義要刪卷之六至樂終

莊義要刪外篇卷之六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

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故彌養之而彌失之養之彌厚死地彌至莫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爲也天地爲萬

物之父母以其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合成體散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呂註〕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無所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然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絪氳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疑獨〕養形在乎物逐物無已必爲形累爲生在乎形守形不離生亡者有之謂形雖存而生理已亡也來不可卻去不可止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果不足以存生然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其爲不免欲免爲形莫若棄世世者人與我同生而不可去也大覺者以此爲大夢大者旣亡何物足累無累則用心正平故能與彼更生生生不窮則至於命矣

夫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然其始亦莫不在乎棄與遺也故形不勞而精不虧若然者與天爲一與化爲友天地交而萬物生體則有形始則有氣合則爲有散則爲無形全則明精全則神精而又精乃天下之至神故能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也〔劉槩〕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爲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遺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口義〕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然物常有餘而形豈常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卽前云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也爲與不爲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更生者與之爲無

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
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
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
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成體散則復初初者
無物之始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是謂能移也體道
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替造化矣[義海]許由高隱而
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為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
所無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
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
却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

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為養而養形果不
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
為以其因養而亡然有不可不為者若饑食渴飲之
類其為也不免以有世存為耳故欲免為形莫若棄
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事固不
足棄生固不足遺然而形全精復則本于棄事遺生
由粗以至精也與天為一斯其極致歟精而又精謂
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一氣之初萬物所不能
役此由達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補註]世莫足為而
有不可不為者蓋指有形所當日用不可缺者故曰
其為不免矣欲免為形者猶言無以小害大不以饑
渴為心害意言形在所當養但不可為所累耳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烟
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
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醉

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
中是故遻悟物而不慴折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
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
鏌莫干雖有忮寘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
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機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群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
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

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造化日新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也一其性餙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之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于將鏌鋣與讎爲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也無情之道大矣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品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耶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象貌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一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脩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郤物奚自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

【疑獨】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凡物之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法故不淫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虧物之自外來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墜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鏌干飄瓦以其無心而人不怨也人之天有爲中之自然天之天無爲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

其天不以人滅天也不忽於人不以天廢人也
以其密行故能寘通不遇虎兕不避甲兵者持守不
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色孰爲先後有形則有所化
得是不形不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一性
養氣合德三者混一與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郤
窒熱惴慄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亦猶是也
[口義]純氣之守守元氣而不雜也貌象聲色謂有形
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與物同耳何以
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不能見乎萬物之
終始者皆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卽迹也前敍

四字後只擧色字文法也造物無形而止於無所化
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得此造化之理而
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
焉淫亂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紀卽理也無端
之紀無物之初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一性合
德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卽此
理之在我者內旣全而無閒外物奚自入焉醉者墜
車之喩極爲精密卽是無心之喩天下平均者言行
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
無所爭矣安有是事哉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無心

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則心猶
未化六根皆爲六賊況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
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爲者未嘗忽之而
不爲但無容心耳[義海]列子得風僊之道故其問若
此答以純氣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
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僊則能守此純
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熱危莫
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奚足以相先擧不
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不形乃物之所
自形物之無化乃物之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

矣得是理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之
分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一性養氣與天
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
其神無間物奚自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人
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鏌干飄瓦喩無心無情雖觸
人而人不怨人能若是則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
而有[通義]造乎不形無始也止乎無所化無終也物
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物不滯其太虛之體也
按德生謂天德出寧賊生謂六賊相殘故
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愼也不可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居)僂(屢)者承蜩(條)。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一作橛)株拘(渠)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古本作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厥株拘李云豎也豎若株拘然

【郭註】累二丸於竿頭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橛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爲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口義】不反不側只是凝定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此借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是事但以爲技而不知有道寓焉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

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若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却不足以與此【疑獨】此寓言達生者率性任真心無係累無往而不自得善遊者率性操舟猶有未至若乃善沒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覆却陳乎前而不入其胷中惡往而不暇哉

【碧虛】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也驚沒於水者則不待舟即便操之言忘水者猶存舟未嘗見舟兼忘之也憂患不入於胷次內有餘裕故也【口義】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射而賭物曰注射者之巧本一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惑則雖巧者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脤)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遂)以侍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善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玄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

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郭註] 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冐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 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爲之。柴立則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口義] 拔篲掃帚共灑掃之役也。牧羊本聽其自然。有在後者而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張毅皆在人事有未盡者。不可全委之於天也。此段於學者已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無入而藏。不專於靜。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中央。無心而立之貌。其形若槁木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盡此三句。可名爲至人矣。以畏塗袵席飲蛾眉伐性之斧。示人窒慾之戒也 范無隱云拔讀同拂 [通義] 鞭後。免其所不足也。入而藏。有心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也。中央

隨時顯晦。不以顯晦成跡也。此畏塗之諭。日用之謹也。下牢筴之諭。名利之謹也。夫是之謂達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策說稅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患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苦羔反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措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直轉反楯之上。聚僂縷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腞猶篆也。楯猶案也。聚僂器名。一云楯栩也

[郭註] 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間人獸也 [呂註] 爲彘謀去之。自爲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爲之

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疑獨】爲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骨而爲貴爲彘謀則願食糠糟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彘其意可知【碧虛】解牛皮爲鼓正三軍之衆爲牛計者不若服軛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爲狐計者不若走澤此牢彘所以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達生達命之旨者也【口義】玄端冠也豢易養之也楯機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僂畚笞之類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畚卽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死置身鈇鑕之上畚溝之中亦井心焉爲彘謀如彼而自爲謀如此何邪【義海】四章大意相類病僂承蜩用志不分似亦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卽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按縣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輴畫輀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菆才官切僂當作蔞力九切謂殯於菆塗翣蔞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又云設蔞翣蔞同柎菆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輴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眂富貴者之死以易彘之生彘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愛哀二音詒太怡二音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畜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裴阿鮭蛙蠪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莘。山有夔。野有方皇。一作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丑忍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已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豈其莫之傷也【疑獨】此數鬼名古人所傳莊子引之理寓其中凡學未至天道者皆不可以議其有無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存而不論也桓公澤中所見皇子告敖因其疑而解之故告以委蛇之狀見

之者殆乎覇其言中桓公之心其疑遂釋而不知病之去也今人病而問卜求醫用巫而獲愈者亦此理昧者不知耳【碧虛】管仲無心故不見鬼桓公有心故見鬼成疾陽氣上發而陰凝則善怒陰氣下發而陽伏則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矣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委蛇則正公之所見也是知欲無小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於啓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口義】誒詒氣逆之病沈濔泥之中也桓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及云見之者覇故喜而病去

矣【義海】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歟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滈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渻（省一作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享）景（影）。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雞不爲物感而變則亦莫之敵【疑獨】此以養雞諭養生而所養有漸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口義】聞嚮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

爲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神氣已旺而形不動首云虛憍而恃氣則氣在外此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至於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爲諭

孔子觀於呂梁。縣（玄）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傍）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皮寄）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

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猶可蹈也至於黿鼉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爲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爲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爲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及也【口義】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安陵安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别但如此作文耳【義海】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爲涉世之標準歟

梓慶削木爲鐻據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同齋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余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潮其巧專而外滑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郭註】視公朝若無跂慕之心絕矣必取其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疑獨】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鉏鋙未嘗耗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與天爲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口義】鐻鍾鼓之拊乃筍簴

之類所以懸鍾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懷爵祿非譽忘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天性形軀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馬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

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疑獨】稷之御中規繩莊公以為有文者不能過也使之回旋如鉤百度而反馬力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其必敗此明性之理順其至當而已不可過求也【碧虛】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口義】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百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巧而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義海】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郭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呂註】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大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疑獨】工倕能旋疾以用規矩得於手而心應

之未嘗有所稽留故其靈臺虛一而不為利欲所桎梏也【碧虛】工倕之應物無滯而性不雜者指與物化也心無稽留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也【口義】工倕以手旋轉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筆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礙【義海】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猶有理膚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也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

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徜徉於世而未嘗不
適是謂忘適之適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平聲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内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 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猶未適也 疑獨 忘足則屨無不適忘腰則帶無不適忘是非則心無不適内不好變外不好從遇其事覩其會以行其典禮則事會無不適是爲忘適之適也 鬳齋 忘足忘腰未

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内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曰義 適安也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内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乂則併與適亦忘之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音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烏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

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音兮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郭註 忘肝膽遺耳目闇付自然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爲非恃而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養生者各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委蛇司馬云泥鰌也 呂註 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若孫休之所爲則反之者也故聞所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

而不敢飲食故終之海鳥之說云【口義】賓讀同擯棄也明汙驚愚言其自異欸啓小孔竅喻其所見者小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邪此譏當時學者淺見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義海】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爲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之業所謂出世世間矣何爲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修身昭若日月

 楊昌 二百九十

以攬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天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海鳥之喩文意顯明

【義海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爲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讐者之於鏌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illegible]而造妙牧羊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詭貳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安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分定不爲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爲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警乎袵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鍾鼓而憂悲

 楊受 二百三十字

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巳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莊義要刪卷之六達生終

莊義要删外篇卷之七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無譽余無訾紫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毁。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訾毁也傳司馬云事願可傳行也鄉褚氏擬作向

郭註 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 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毁廉則

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疑獨 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訾與時俱化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以應無窮之變此先王所貴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免乎離合成毁胡可必哉

碧虛 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口義 材與不材猶有形迹故未免乎自累必至於善

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秉道德者順自然
也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我無容心故無譽無訾專
爲則有心矣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
自然爲度則或上或下皆可祖卽始也萬物之情私
情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
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悲嘆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
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
可以自免也【義海】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者
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
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

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其人將
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
特未知所遇者何如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
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
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
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
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遊乎
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
之所不能拘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
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
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河之
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闢)之患是何
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
君刳(枯)形去皮灑(洗)心去欲(即佛氏西天之說)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
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
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洛)其死可葬吾願君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
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
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我無糧我無
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
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
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遠語玄思)故有
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
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
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褊)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去聲下同)張歙(翕)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

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
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結得奇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無須臾離絕向大莫莫無也偏爾雅云急也

郭註 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故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君乃謂眞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蹟礙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無欲則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見有於人爲人所役用也堯有天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非見有於人也遊於大莫之國者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

呂註 大莫建德卽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遊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疑獨 刳形去心遊於無人之野使之神德行入而同乎天也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之於建德之國使之顯道出而同乎人也 碧虛

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虛船觸舟喻無心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有於人也人不怒虛舟則物不害虛己可知矣 口義 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召禍也居然安然也隱約靜處也跳遠也胥相也退之所謂俯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前言無人之野卽無物之始此又云建德之國看此一段令人禮淨土其源出於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他義耕作自食而無私畜未有禮義之名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乎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無形倨不有其身無留居不有其國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不知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以反歸矣譬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既悟則劍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者我爲物所役也大莫之國卽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方舟並舟也虛船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義海

狐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爲之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買禍信能刳形則外皮自去灑心則

内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
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大莫之國即逍遥
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
而成上下之縣。玄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彫旣琢復歸於朴。侗
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
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傳。附因其自窮故朝
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奢衞大夫也司馬云八音備爲縣而聲高下强梁多力也曲傳司馬云謂曲附已者隨之也

郭註 泊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還用其本性任其
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往來從其彊梁順
乎衆也隨其曲傳無所係也因其自窮而用其不得
不爾賦歛無挫當故無損也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
爲斯大通之塗矣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 有
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
乎無識不知誰何儻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
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
得已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於一之
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

其間而有餘地也 疑獨 鍾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
賦歛以爲鍾喻崙養精神以治心也爲壇祭鍾而後
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月天道小成上
下之懸體用備也王子慶忌問何術之設答以抱一
以爲用無敢設也復朴復喻性無識怠疑何思何慮
也往來勿禁各任所適從其彊梁柔剛也隨其曲傳
不彊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歛而毫毛不挫
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内是以無損而自足也校林疑獨此註盡非莊氏正意姑存之以備一異 口義 歛民之財以鑄鍾先祭而後
鑄故曰爲壇祭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鍾也何

術之設言用何術而成若此之速也一純一也循自
然之理純一而無雜故曰一之間無敢設彫琢復朴
去圭角而歸自然侗乎無識之貌若怠若疑無容心
之狀勿禁勿止無將迎也强梁不順曲傳順也皆隨
而聽之自窮自至言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自至故
無毫毛之傷大塗謂可坦然而行無容心以處之也
義海 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
無往而不係累夫賦歛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
有道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
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
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
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紛翐翐秩而似
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
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抗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
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
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
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

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
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序栗入獸
不亂群入鳥不亂行抗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翂翂翐翐司馬舒遲
貌迫脅而棲李云迫脅在衆鳥中纔得容身而宿辟害之至也
【郭註】聖人無好惡旣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不敢爲
前爲後者常從容處中食必取其緒其於隨物而已
行列不斥與群俱也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
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鳥迋矣混然大同
則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
以遺迹因陳蔡以托意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

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
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
故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故
彼各自當其責也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弟
子取其棄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
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
也【呂註】翂翂翐翐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
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
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

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
【疑獨】大成之人指老子去功爲名還與衆人此所以
不墮不虧也道流於天下而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
而不聞其名不雜不變無心若狂故不責於人而人
亦無責此至人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子何喜
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大澤衣褐食
杼盡棄人間之好而求物外之理鳥獸爲之柔馴況
於人乎【碧虛】鳥名意怠取其無騫翥之心引援而飛
食取其緒言避害之深也今孔飾知以刪詩書脩身
以定禮樂昭如日月衆人師仰有如直木甘井先遭

伐竭伐功矜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口義】意怠燕也迫脅而棲言近人爲巢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道而行顯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比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至人欲無聞於世子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食人意同【義海】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爲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設盡人情世狀）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揖）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冷（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假國名林回司馬云殷之逃民之姓名布謂貨財也挹李云無所執持也

【郭註】君子之交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故不待物朴素而足也【呂註】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疑獨】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唯父母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故假人之亡國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爲利而以赤子爲愛出乎天性之自然蓋其始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

孔子祀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
而散也舜之禪死以其眞道命令禹曰形莫若緣不
然然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忤情也形緣則不離
情率則不勞故無文而反質無物而自足矣[口義]冷
覽也以眞道告之緣謂因其自然之意率謂循其自
然之意不離與道爲一也形指我文指身外之物不
以身外之物待我待猶旻客曰待不以身外爲文華
則不待於物此不待不用之也三箇待字兩義[義海]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
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交徒比林回之亦子則有

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絕又爲世道況言之此相收相
棄之旗以分也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
益加進則去飾任眞皆天屬也形緣而不離則已常
存性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
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按眞吟二字望解欠通疑其今字 [補註]待字無
尋義義海云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
性常逸所爲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
哉此較優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紫)係履而過(戈)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敗)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
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猨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
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矩)之間也
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
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
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
勢不便而强爲之則受戮矣[呂註]雖放言若此而不
見害者虛已以遊世之證也[疑獨]莊子以騰猨自喻
得枏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

昏主亂相雖欲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强以直言行道
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口義]大布粗布也緳帶
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也蔓纏繞
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猨
尤精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
而歌猋(標)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
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旋)目而
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
受天損易(異)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

天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意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善)之者。焉(烟下同)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

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焱氏古之無爲帝王也犂然司馬云猶栗然悲適也運動也泄發也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言不可止處目已羅絡知之故棄之也禪司馬云授也)

郭註 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卽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爲四達故可以禦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言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尾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鷾鴯之畏人而入於人間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爲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無所爲懷也凡所謂天者皆明其不爲而自然人安能有此自然也哉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呂註 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己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

體逝而已安用愛己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爲始卒爲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爲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爲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鷾鴯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卽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

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爲天知其爲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凝謂】歌猋氏之風心樂乎道也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也合天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皆本於陰陽陰陽於人不啻父母是以與之偕逝也夫臣受命於君猶不敢去况受命於天乎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竊盜以取之凡不能充其類者皆竊盜也吾若取之何哉鷾鴯襲人間人愛而御之故得免害喻聖人和光同塵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化萬物者化也禪之者變也變化代興莫之終始正以待之而已有人中之天有天中之人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無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猶陰陽之不可相無體逝而終順性命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口義】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無其數無節奏也無宮商不合五音也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今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桎窮塞也不行推之不去運物之泄氣數往來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卽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事隨而集爵祿外至亦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如盜竊然有推不去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鷾鴯卽意怠畏人而與人相近而居社稷祭祀之地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人自愛而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能如鷾鴯之無益無害於人則亦無譏惡之者旣富

貴矣安得無益無害此所以爲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者皆得之於天豈人所得而與哉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義海】歌猋氏風傷今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

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鷾鴯畏人而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顩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桎非所介懷人而不能有天曾鷾鴯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桎當是窒本經多通用【補註】雖落其實至社稷存焉爾五句義疑不可解諸註䟽皆牽强難通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誶一作訊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司馬云雕陵陵名樊藩也運寸回一寸也殷大也曲折曰逝李云翼大逝難目大覩希故不見人留司馬云何其便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二類相召者言有欲於物物亦有欲之誶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呂註】覩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誶足以為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疑獨】藺且莊門弟子疑而問之答以吾守形而忘身觀蟬鵲所利而已亦忘其身觀濁水而迷清淵以其見彼而反照以此也【碧虛】夫物相為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彼此之感召故莊子捐彈反走而虞人疑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失內照之明也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入

俗知禁則遠禍踐境遠令則招咎喻孔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幸脫烹伐者也【口義】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逐物而自迷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皆忘形忘真相累者也守形養生者也言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欲而汩其理也濁水喻人欲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悞入他人栗園是遠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逐者皆有所迷也【義海】樊舊說同藩籬之藩音訓俱遠兼氣象隘陋非所宜遊今依字以山樊釋之則陽翁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茂密之地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詳下文頃間之語則三日為當傳寫小差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陽子司馬云陽朱也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疑獨】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己脩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碧虛】妍美者自驕故為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為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妾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口義】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學者受用親切處

【義海】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涬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為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為而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義海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殻訛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

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猋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眞似者也故眞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莊義要刪卷之七山木終

莊義要刪外篇卷之七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朔同)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

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儻然失志貌 土梗土人也

郭註 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眞不失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也清虛正己而物邪自消不欲動不欲言者自覺其近也土梗者非眞物也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呂註 其爲人也眞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眞人則虛緣而葆眞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眞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攺者不在亨爲之

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
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
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學之所及故視其所學爲
土梗耳【鬳齋】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所守清而
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道之物正容以悟之
使人取正於我而邪意自消孟子云正己而物正是
也文侯始未悟道則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及
聞子方之師道德若此遂悟理而忘形忘言然後知
向所學者眞土梗耳土梗猶土苴知道者一身尚以
爲累况魏國乎【口義】人貌而天言貌雖人而具自然

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眞清則易
離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動容貌而使之
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也土梗者
得其粗而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未得深究無
爲自然之道也【義海】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
爲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爲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
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
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略文侯聞而悟至
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知
絶學爲全眞悟魏國爲身累則知無位之可久此使

人意消之良驗也又况于親炙規誨者乎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
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
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
往也蘄同析下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
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
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
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聽
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
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

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亦不可以容聲矣目擊而道存司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
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
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者目裁往意已達無
所容其德音也【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趨
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
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
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
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

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疑獨】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知其本故隱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之間耳仲尼見之則目擊道存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其粗者也

【口義】振振德也規矩有法度龍虎成文章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也目擊道存卽正容悟物之意

【義海】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先聖教人務修其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禺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

三不言恭恭若不足禺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瞠林云直視貌滔乎前謂無人君之器而滔聚其前也殆著乎吾所以著者司馬云吾之所以著者外化也汝特庶乎此耳吾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也

【郭註】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效物而動動自無心也日夜無隙其化常新不知所終不以死爲死也薰然其成形謂薰然自成又奚爲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故曰徂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而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

肆耳無駐須臾新故相續不舍晝夜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呂註] 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

而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執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吾

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爲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疑獨]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不言而信誠所化也不比而周非親人而人自忠愛之無治民之具而民自滔乎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至於命者知乎晝夜之道達乎死生之理故有形死而心不死者哀莫大於心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爲陽故存入爲陰故亡萬

物皆有待而死生舉不逃乎此也唯無所死生則無所待矣日夜無郤合陰陽爲一體效物而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薰然而成形不以生爲生也日徂言與化俱往著明也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使汝忘吾汝服吾也亦甚忘使吾忘汝 [碧虛] 超逸絕塵喻妙理卓絕應變無窮心死者執著自喪之謂遽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者其心活耳日之出沒不已比物之生化不停效物而動物攖亦攖日夜無郤心無間斷而不知所終有終則間斷也陰陽之氣薰然

成形若規度前事則悖于天理是以聖人常保日新期至則往且吾汝相與交臂之頃已成陳迹有志之士寧不慨然吾所以顯著外化也汝殆庶幾于此而彼此盡矣奚足論哉吾之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故瞠若乎後矣日新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迹也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于唐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口義】不比而周言不待周比而其情自然周浹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滔作蹈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惡可不察者言更當于此精察也心死喻無所見生而無所見尤甚于死故哀莫大焉比方可數

也日出月入言自朝至暮有目有趾群動之物必待日而後事可爲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人受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效物而動無所容心無郤無間斷也言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爲規度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一臂並立也吾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

唐肆今之過路亭貨馬者來去不常求馬於唐肆刻舟求劒之意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旣知有奔逸絶塵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所見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義海】日有出入以喩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

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群弟子所不可得而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通義】薰然其成形言大虛之靈薰蒸和煦充滿宇宙生生化化莫非此所成此所謂命也【補註】知命而不能規乎前是順其理之自然無心任之而不計其禍福也按步趨馳奔情著也故也可盡也有而非有亡而非亡故莫若兩忘兩忘則吾以神授子以神受而存者不亡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于聶)然似非

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壁〕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洛下同〕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

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骨〕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蟹〕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一作[illegible]〕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酌〕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

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慹司馬云不動貌說文云怖也口辟卷不開也〕

【郭註】慹然似非人寂泊之至也遺物離人而立於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有而欻〔訓弗反〕有遊於物初然後明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也議乎其將者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日改月化未嘗守故而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迹不見首隨不見後至美無美至樂無樂也死生亦小

變知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若遺土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爲道者解乎此所爲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修不爲而自得也醯雞者甕中之蠛蠓孔子謂此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也【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爲歲近之爲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爲之紀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是而已生萌

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何所謂物之初者始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爲至美至樂也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藪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物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巳爲道者解乎此故也【疑獨】物之初謂未有氣質之前試議其將難以盡言也肅肅北方之氣赫赫南方之氣大呂陰聲生於巳是出乎陽也黃鍾陽聲生於亥是出乎陰也陰陽之中各有

冲氣以爲和而物生焉物得以生不知其紀而莫見陰陽之形消息盈虛至日有所爲總言陰陽變化之理生出於不生此其所萌也死入於不死此其所歸也非是陰陽也孰爲之主哉天下之至美無美至樂無樂得在巳之至美而遊乎物之至樂可謂至人矣死生小變道大常也獸易藪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爲小變則喜怒哀樂何足介懷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況得喪禍福乎聖人以道爲貴其次貴身人皆知身貴於隸而不知身爲大患知道貴於身則貴常

在我而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心唯有道者能解乎此【碧虛】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離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覩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爲之宗主邪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爲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巳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生死猶寤寐也況其他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

也【石義】被髮而乾卽離騷所謂晞髮也慹然凝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掘兀兀然也立於獨言超乎世表物之初無物之始也陰陽發乎天地四句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交通成和卽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爲之紀者造化也消息晦明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言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爲蛤謂蛤之終則雀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故曰相反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至美至樂貫道之妙魚獸雖易

水易藪而水草不失猶人同此天下豈能自異知其
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介
芥蔕也僕隷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
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
至樂哉天地之間變化相尋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
何足爲心累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唯身與道合者
方曉乎此巳身也至言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
猶不能離言語以修心化人孰能免此說與脫同汋
與酌同答以江河之水汋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
爲而自然也才質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

而已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修焉【義海】物初者無名
天地之始卽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卽太極動
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
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卽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不
知有物之自造也得是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爲人道
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死可不深究
小變謂生死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
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藪之足慮哉
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隷賤
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

清性自然也諭至人之德無假脩爲而物自歸之此
章要旨在生萌死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
而求之充其眞見之實然後不爲死生轉移夫欲知
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
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四
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
眞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

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
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
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
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
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
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
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句一作方緩司馬本作綬號號令也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呂註】莊子數假孔子
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
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疑獨】楊子曰

通天地人曰儒斯眞儒也內有其道質也外有其服文也有一不具皆非儒也唯聖人踐形然後能稱其服學不至於聖人而服儒衣冠此俗儒也舉魯國儒服而眞儒一人則尊孔子之至也【口義】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此段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義海】或謂莊子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亡【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口義】方其飯牛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心無所動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士）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儃儃）舒閒之貌（般一作槃）

【郭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疑獨】夫內矜則外莊內足則外閒內矜則神散欲進而有不受之嫌外閒則神定雖爲而有無爲之意元君擇畫史而得其眞由此道也【口義】儃儃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般礴箕踞之狀臝卽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眞畫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一作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燭）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庚）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庾）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而又何論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也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不成德司馬云不利功名也六斛四斗曰鍾

【郭註】其釣莫釣者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者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不成德則同務者言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鍾斛不入者言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王盡之言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呂註】知臧丈人之

足與爲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爲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疑獨】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事託夢以求之亦聖人順人情之道天下尚同之時列士之操無用故壞列士之羣無施故散尚同則天下無異務故長官者不成德鍾斛不入於四境功成如此故文王北面事之【碧虛】其釣莫釣謂直鉤也託釣待時隱於釣以爲常耳列士

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垣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鍾斛不入境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著業【劉槩】三代直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口義】常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壞植散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同事功而不自異也外國之鍾斛

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莫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聞文王有及天下之閒故逃去古本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刻石始皇文曰御史夫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袁海】無隱范先生云植者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植壞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篁植以爲界之物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的矢復覆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

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
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荀目之志爾於中
也殆矣夫貫司馬云鏑也恂爾雅云恂慄也目之志恂謂眩也欲以眩悅人之目故怵也
【郭註】盈貫謂溢鏑也左手如拒矩右手如附枝右手
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適矢復沓者矢
適去復歃沓也方矢復寓者言前矢去未至的已復
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象人謂不動之至

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
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不能明
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惟射乎【呂註】引之
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則矢適發而復
沓方矢復寓而在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
其用知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
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
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口義】發之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
方來之矢已寓於弦言一箭接一箭如此之神速也

背逡巡者面山背淵退而未已之意三分其足一分
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
者所謂純氣之守也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
之學以是而求中的之精亦難矣故曰殆矣夫【義海】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道而通藝者不慄當
發矢沓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
則悚汗而不能立況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
射特寓道於射非以是爲極致也習養神之道者請
觀諸此范無隱講宗呂註兼證郭氏小失云方矢猶
方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

肘上也其論爲當
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
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許然子之用
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
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
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
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
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
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刧伏戲羲黃帝不得友死生
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秦

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
旣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已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

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假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眞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刦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疑獨】栩栩然氣微動貌軒冕之來不可却則順受之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得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忘乎彼我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泯天且不能貴賤之況於人乎眞人與化爲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說美人不可得而濫盜人不可得而刦羲黃不可得而友唯其如此故經山不介入淵

不濡居困而不失其亨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碧虛】有生是妄逆旅誠虛軒冕去來何異蚉蝱之過目也故躊躇弗進存神道德之鄕顧盼四方御氣窅冥之域彼之貴賤何暇及哉是知心無礙者生死不能變無累者爵祿弗能縈若然者其神無方故貫至堅而無畫其氣無體故沒至柔而不推功與物物足而已有餘也【口義】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

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刦非威可屈羲黃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道在已而充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故曰推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按左傳凡周公之後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

乃常存也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
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鬳齋】國之存
者物存也吾之存者命存也至於命者國雖亡而已
有不亡者存係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
喪矣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徵欲有其國
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此
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口義】此卽刖者喪足而尊足
者存之意謂道之存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
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耳然其意尤

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
亦不足以自矜此語誠有味【補註】凡亡不足以喪存
應篇首魏爲已累意此篇大意謂得道者死生不足
變而況乎位之得失國之存亡又其身外物哉
【義海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
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眞知
魏國之爲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
已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道存
則啓廸之機不在乎諄諄訓詁之間顏子歎超逸絕
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容移盡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

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其眼相逢逆妙
若此而猶有題不幾於贅乎然非因無問理則無以
惠後學故詳及於滄浪成和生物之與由其萌以究
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
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
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
獨存仲尼有以見眞道之不磨僞學之易泯衡鑑昭
昭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
爲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
至是極矣所以示萬物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

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
入天與化爲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與學道必至
此地方爲極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
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莊義要删卷之七田子方終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墳)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缺)之上。而睹狂屈(掘)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駃僾二音)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

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日損損華僞也華去朴全雖爲而非爲矣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歸根之易惟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未知孰死孰生俱聚俱散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以爲惡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爲真是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自然之冥物槩可見也

【呂註】道無方故不可致德在我故不可至德無爲而仁可爲也仁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相僞而已所以

為亂之首也故為道者日損以至於無為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絕滅之及無為而無不為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生死始終無端無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為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通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疑獨】日損猶有為損之又損則至於無為無為則萬法皆空唯變所適也易曰精氣為物氣之聚也遊魂為變氣之散也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言知之所得當冥乎無言之

理而至矣【碧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為是不知為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妙有也且真是與真知皆為道障尤難除者也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於無知無損而後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則無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原以死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口義】前後人名皆是寓言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狂猖狂也屈掘然如槁木之枝也篇首一段分真是似之不近三節主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繼以道不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迹求仁義禮皆有迹則道隳

矣而禮為尤甚墮體黜聽此為道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特至於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矣求道而有迹則已猶與物同欲見本根之地難矣歸根言返於無物之初唯大人無為則易也萬物生死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卉方盛則為神奇凋落則為臭腐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為神奇古今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禍福為分別一者無分別也【義海】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為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

物物所以易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郭註】無為者任其自為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

者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也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爲之而後有也六合未離其内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也秋毫待之成體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叙不待爲之也昭然若存則亡矣故惛然絜然有形則不神矣故油然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者與天同觀也【呂註】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爲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

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常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而誰爲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口義】大美卽易云以美利利天下也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也成理謂小大長短之所以如何說得無爲不作皆自然也聖人所以順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已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物之死生方圓皆神明至精爲之孰能究其根極扁然卽翩然也言物化無停而造化常存浮沉往來也不故常新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義海】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堄然無爲如木偶哉蓋爲出於無爲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覩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所謂根者亦豈他求哉反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冲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李云瞳未有知貌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無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呂註】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言未卒而假寐則聞其言而𩕳也被衣行歌而去之悅其安之易也眞其實知以其無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疑獨】形正則不佚視一則不淫故和[illegible]

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忘度故心虛而神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爲汝美唯其至虛故道將爲汝居瞳然如新生之犢言其神全無求其故日新也【碧虛】耳聞至道神入妙門言下懸解凝寂若寐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此皆歌頌齧缺之德容而假寐妙旨難以盡言也【口義】正形一視忘其形體耳目也攝知一度去其思慮意識也如是則元氣全而神來舍矣瞳然無知而直視貌初生之犢視而無心赤子亦然言未卒而寐語意相契不容言也實見此理之真事物

不入於心矣媒晦芒忽貌彼既無心我有不容言者彼何人哉深美之也【義海】善誨者立條必簡善學者受化必速正形一視所以檢外也攝知一度所以肅內也可謂條簡矣言未卒而睡寐則左可謂速化者也瞳然如新生之犢一句形容德美道居無心無爲粹然與物相忘之狀最佳觀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通義】師言未竟弟子忘機言者聽者同此洗心之功也彼忘聽此忘言疑其人而非人也故曰彼何人哉按無求其故與不以故自持二故字同對新字言與物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爲陳迹安可求而持之耶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退）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丞李云舜師一云官名）【郭註】身非汝有塊然自有耳身非汝有而況無哉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行處飲

食皆在自然中來故不知也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口義】委聚也四大假合曰委形陰陽成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曰委順久世相代如蟬蛻然曰委蛻彊陽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無執著也【義海】夫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爲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也蓋明天地造化無私以破世人執

有之惑殆可以入道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
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剖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
哉將爲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
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
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
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
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辨
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

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危乎其
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
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
喑蔭醷意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
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
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
之過郤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流然
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

其天弢叨墮其天袠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
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
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
不至明見無値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入聲此之
謂大得

【郭註】曰冥冥曰無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
形本生於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
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
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寄精
神於物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

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
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
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爲
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始者與化俱也用物
而不役已故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
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無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
陽無所偏名直且爲人者歘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
功名也反於宗者不逐末也喑醷物者直聚氣也死
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果蓏有理言物無不理
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

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
宜過而過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王所與知此而已
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未有不
變也已生又死俱是化也死物不哀死類不悲解弢
墮袟言獨脫也紛宄者變化氤氳也大歸者無爲用
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
不至俛然不覺乃至也明見無值闇至乃值默而塞
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呂註】精神於道猶爲昭昭
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無
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無迹四達皇皇也入而

遨於此則休乎萬物之奧體彊思達其用無方天地
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
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不遠不守不
去不取之謂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
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
故也明見於道則無值故辯不若默真於道則無聞
故聞不若塞言者無言聽者無聞此之謂大得也
【疑獨】萬物相生以形而所以相生者此所謂精也故
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
爲來不往爲往也知此道者四肢耳目會於真理所

以用心不勞應物無方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
不出乎此與化俱化而無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
資焉而不匱此皆道之功用也夫人處世間忽然而
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逐境昧理從而悲哀之此
皆束縛於親愛唯獨脫者則能墮解之非將至之務
謂生死之理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
不至也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是得無所得得之大
也【碧虛】出則徧滿於何爲門入則充盈於何爲房無
闕無剩彌羅皇皇也遇此充妙之道者與天爲一應
物無窮直且爲人道貌天形也將反其宗入於寥天

一也校壽夭爭是非皆妄情耳人生世間交臂易失
唯湛寂者無出入不化者無死生不形之形不化者
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者不化也在形爲粗人皆知
之得道者粗妙皆忘矣言論則徒語其糟粕而無所
值故聽止於耳而以不得爲得也【口義】有倫可別萬
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
禽皆在其中矣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無門無旁不
可尋求豈知所出入邪邀索而見此道則體安思達
應物無方自天地至萬物四句形容徹上徹下無非
此道不以益爲益不以損其損所保在我外物不得

而加焉物往資焉而不匱則無心無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也有人之形而心遊物初直寓形天地間耳宗卽物之初也噫醷氣不順也自其本初而觀有形適足爲累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以天地比之須臾而已果蓏微物生有時萌有種自然之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强弱之相凌然同處世間相爲齒列不遠則順之不守則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帝王興起不越此理而已物自無而生死又歸於無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爲之悲哀此其所以包裹而不明如在弢袠之

中能自知覺則解弢墮袠矣弢弓衣也袠囊也紛宛言其變化大歸返其眞宅【淺說】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此章首所以先令掊擊知慮而後告之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須臾耳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忤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與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

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補註】物以兩相值道一而已見道明則入於一矣故無値（按此從大宗說來道生精精生形形又生形形有人物人物有倫理有倫理便有感應有感應便有法治刑名帝王由此興起堯桀由此遞作世人以一時之耳目寓於無窮之中欲以區區之生爲千萬年之計殆未甞達觀此理耳誠一達觀帝王之代興如果蓏之生息忽然而已生寄死歸何足以動主人翁之悲喜乎）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梯）稗（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闢）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矢）溺（乃弔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

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平聲）市履豨（喜）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甞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甞相與無爲乎澹（淡）而靜乎漠而淸乎調而閒（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旁）徨乎馮（頻）閎（宏）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晒下同）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

【郭註】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質標質也言無所
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豨大豕也夫監市之
履豕以知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
令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
也必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道而不周則未
足以為道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也若遊乎有則不
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
道之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澹靜漠
清調間此皆無為故也寥已吾志謂寥然空虛志苟
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故不知其所至有往則理未
動而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止斯順之也往來不知
所終言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
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
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無物而
物自物故冥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眞所謂
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眞明物之自物耳物
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
物之不明自物則為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也
【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甓無生
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無

不在可知故前四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體猶言
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
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
於無為則澹漠調間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
志不逐物則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
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
而物之無非道也故彷徨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所
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無際小大不得而倪之物有
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盈虛物也為盈虛者道
也彼為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為稊稗螻蟻
為瓦甓屎溺者誰歟【疑獨】世人常忽其下賤者而不
知求道為最近禪家所謂佛在糞堆頭與此意合不
知其所至自至也不知其所止自止也吾已往來而
不知其所終此自然之理也彷徨馮閎乎虛曠之野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能物物者也能物物者
與物一體而無際矣際者崖畔物有際者所謂物之
際也不際之際物物者能之【碧虛】固不及質言所問
失其宗本故引監市履豨以喻之道體虛無何處無
之道則淨穢無間言亦粗妙俱通猶希夷微之不可
致詰混而為一也不際者無際故能容一切之際若

有際不能容無際之物矣【口義】期而後可者言指定
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
也汝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
吾言周徧咸三字以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同合而
論無有精粗安有終窮哉澹靜漠清調閒皆形容無
爲之妙既無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我
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但見其彷徨入於大知之
中而不知其窮極大知即道也與物無際則與俱化
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際有窮所
謂物際者也【義海】聖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

道蓋因物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遊於無何有之鄉
安有所窮極耶所謂澹靜漠清調閒者終歸於寂寥
而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不知所止不知終
窮皆形容此道用之無盡物物者道也物有際者謂
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若悟夫爲盈
虛者非盈虛爲積散者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
歸於自然者乎【通義】道無往而不在惟無固必揀擇
之心何往而非至道若無固必而遊乎太虛則無迹
無爲一惟澹漠清靜調適於其間而已如此則寂寥
無感無所往無所至湛然常在萬物之來去無窮而

吾之應不留逍遥天壤通明無際矣試觀天象盈虛
衰殺本末積散跡也有際者也而所以盈虛衰殺本
末積散者則道也豈有際乎此亦申上章之意也
【補註】周徧咸是言異理一之喻 按寥已當讀言能無爲而淡漠調乎則至矣寥已者贊其至寂之詞也有際則知其所窮無際則不知其所窮不知其所窮者物物者也物物者彼也惟彼爲能盈盈虛虛衰衰殺殺而非盈虛衰殺也所謂不際之際也

妸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上聲下同几闔户
晝瞑。妸荷甘日中奓奢户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嚗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但故
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奄

堈剛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
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
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
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
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
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一作仰而歎曰。弗知乃知

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泰下同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參開也嚗然放杖聲

郭註 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矣君子所繫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藏其狂言以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冥冥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謂責空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婪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呂註 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

莫不繫於此道之爲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於無窮而無窮不知也無爲非本無爲知其無足爲而無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無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爲內知之爲外也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道無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無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 口義 天呼老龍吉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君子皆歸宗之今神農於道亦有所見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况體道而與老龍同者乎狂猶大也蓋謂道不在言藏其言者所以爲道夫道無形聲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名道亦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若併與無而無之蓋謂神農此言亦未爲知道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形形之不形即不物物乃能物物道本無問問而荅之我已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

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無內
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之矣【義海】此章明
道至大不可以問荅盡聖賢於此沒身而已人處萬
物之中不啻毫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
死而神農與歎弇堈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耳世
人以視聽莫及爲合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
無而未能無無也道無問而强問是因問而窮道無
應而强應是無主於内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
至廣者哉【通義】道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言即狂也
天字讀猶今人忽聞異事訝之而呼天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孰視其狀貌窅^{杳}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
聞搏^{博}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
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
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呂註】窅然空然
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爲無有也唯其有無所以
爲光曜不能無無是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有何從
至此哉【碧虛】論無議有曼衍無窮絕有斷無妙從何
悟徹乎哉光曜之問知北遊之大旨也【口義】予能有

無未能無無此語至妙未能無無言我猶在無字中
爲無字所有何從至於窅然空然乎 按無有謂一無所有無則尚
有一無字便是有了故無有即能無無所以嘆其無由至也口義欠明【補註】無爲泰清
等是寓言王倪被衣等是重言口義取無爲而抑王
倪非也
大馬之捶^{垂上聲}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
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
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江東三魏之閒謂鍛爲捶郭失之
【郭註】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都無懷則物來

皆應也【疑獨】大馬大司馬也有工人善捶鍛帶鉤老
而藝精故司馬疑其巧而有道荅以非有道也內守
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而好此藝於外物無視非帶
鉤無察此其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
此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知之精
猶若此況道之精乎【口義】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
翼之知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無不用者道之
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而用之於巧
且長得其用況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孰不賴焉
【義海】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物孰不資焉無

之爲物窅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眞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按長得其用卽所謂無之以爲用也有守二字卽純氣之守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便致不了非唯無不得化而爲有有亦不得化而爲無是以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言世世無極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卽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物自然卽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爲先物道乃至無旣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無待則皆無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無待也知死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無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也

【疑獨】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冉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故昧然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以神言也【碧虛】有子故有孫是相因之道明古今之有自也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以因此死而死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無待也物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故物各有太極【口義】神者在我之知覺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之昭然虛靈知覺者在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也無古今終始言道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未應謂不必更言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知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義海】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荅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按未有天地往者也未有子孫來者也往來生死自然而然未出非先已出非後當體爲是何生何滅此物之所以生生無已也聖人取之因物付物亦無已也萬物資焉而不匱以此而已使天地非自然則有時不生聖人非自然則有時不愛豈能亘古如斯哉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䪡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洛下同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囿圃宮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也䪡和也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和之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心故至順至順

故能無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皐壤未善於我
而我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
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
而爲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卽知之知之
所不遇者卽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强能也由此觀
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當付之自然耳無
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爲皆自
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呂註】古之人
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
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

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
以爲不化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
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䪢
䪢則傷之甚况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
物不傷物則是非兩行而休矣天均物其能傷乎故
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無所將迎也世人爲外物
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
也哀又繼之三者相爲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
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爲物所寄如逆旅耳遇則偶然
不遇則離物也能則爲物役不能則役物也無知無

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
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疑獨】與物化者形化
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
安然與之相靡順必使之各足於性分無欠剩也儒
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䪢者和而一之也
凡人之情樂新厭故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
必故之物待易厭之情天下之無樂也宜矣富貴者
之樂勢利幽閒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爲樂安
有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哀繼之矣
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而至於道者不居

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資不隱山林而足以閱萬物
之變資之存不匱變之出無窮則所樂日新而無故
何有厭而哀者邪【碧虛】化與不化任之而已非獨委
順而又簡易也夫純白涉世者如聖人之遊行居寢
於囿圃宮室又何將迎哉儒墨君子尚不能無心而
分別是非况其下者乎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
迎然無心而不將迎者易將迎而不迕物者爲難也
是以聖人貴乎無知無能而世人乃强知强能與物
相傷是爲大病儻能去其妄言妄知而知所以知者
則深遠矣【可義】以我之内不化而外應乎物所過者

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循豈也靡磨也豈與之相磨而必欲與之相勝哉豨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韲韲謂五味相奪也囿圃宮室謂其以此爲窠臼不傷物卽與物化與物化故能與人相將迎也凡人遊於山林其心必樂樂則有感感必哀矣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知此心是哀樂之旅舍耳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唯其知人不知天故欲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悲哉【義海】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爲哀樂

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無知乃眞知無能乃眞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眞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無言無爲但無心於言爲之間則言爲之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備註】人之知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力量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矣人苟不安性命之情而妄意於分受之外求以無不知無不能則雖敝精殫力而其不知不能者益衆矣故可悲也不以天人言

【義海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趍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無爲無謂則寘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荅不知乃眞知也黃帝荅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無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噫醷而自生勃然出漻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殀夀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尻甓

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無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靜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沉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眞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莊義要刪卷之七知北遊終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一作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以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斧飄二音）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司馬云役學徒也庚桑姓一作亢倉擁腫鞅掌皆醜貌杓廣雅云樹木也）

【郭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也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爲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呂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

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鞅掌是與畫然挈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鞅掌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楚之所爲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爲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爲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爲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無保也【疑獨】聃非有私於楚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畏壘禹貢之羽山杓小器便於衆用而已【碧虛】偏得老聃之道言其悟理最深故智畧仁義皆所不取不釋然者尚嫌有迹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於我何哉【劉槩】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迹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無爲而未能無不爲也【口義】役徒也擁腫鈍朴鞅掌支離也歲計有餘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敬祀之意不釋然不樂貌豈無得然言大

實爲之大道已行自然無心之喻不知所如往言與世相忘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知之【義海】庚桑諸子中之一家也庚桑子居羽山之顛畏壘指其形之拙朴晝然挈然皆顯示貌爲仁知而不晦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掇也寧與椎鈍者居彼此無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庚桑以爲不知已恐民歸附而爲已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子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爲彼所尚是立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爲此乎【補註】洒然驚異貌猶爽然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倪鰌秋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側瑟反數聲上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握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弑同下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爲之制王云謂擅之也祥怪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而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則遠害乃全若攖身利祿則粗而淺曾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之無所作爲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眞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

勤則無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而致斯弊也【呂註】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身不厭深眇得遺堯舜而不爲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旣非宜而又無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敢爲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疑獨】堯舜者眞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粃糠耳何足以稱揚哉簡髮數米言其小計堯舜雖德之盛漸離天而入人莊子所以非其迹而防其流也【口義】鰌狐雖小可以主溝丘言地無大小皆有

所尊也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人必尊
敬之今畏壘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
獸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函亦吞也碭
蕩同簡髮數米胥胥容心之意阫墻也穴阫即穿窬
之盜【虞齋】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
而行若無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義之說凡
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爲首意在拔本塞源
不得不爾觀者當求其主意無惑於緒可也【補註】鑿
墻垣言不由正道妄開穴竇殖蓬蒿言樹穢宂也按介
猶介然用之而成路之介言忽爾也
於利甚勤言不憚勤勞以爲利也

南榮趎疇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
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
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
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
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闢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
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
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
化藿蠋蜀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
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

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形守其分也抱生無攬乎生之外也目與目
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
不可強相效也辟未有閒之也兩形開而不能相得
將有間之者達耳謂早聞形隅故難然也【呂註】德遺
堯舜而不爲其無迹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以
及此言耶答以全形常保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
有物爲患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乎臭味心
爲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
而不止是以不能無物也唯其全形抱生而無思慮

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
目不別聲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瞽與狂也爲
道者則以不自見爲盲不自聞爲聾不自得爲狂形
之與彼形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間之而已趎
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
契之於心也【碧虛】庸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涔安
有鯤鵬之化蜂房安有鵬鶚之雛理固然也庚桑所
以謝趎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
耼耳【口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猶聾盲者之無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無蔽

今乃爲物欲所間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若于此勉以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趎爲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能故曰辭盡矣奔蜂小蜂也霍蠋豆中大虫也[義海]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爲之損形離生之本也形闢卽覺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無所蔽及物入而爲主所謂我者反爲客矣故相求而不能相得相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通義]思慮者心也又欲使之無營營將心捉心此正求而不得之故趎以趎執心不一不虛若與指破盎增其障故使之往見老子也

南榮趎贏(盈)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遽)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接)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規規李云失神貌)

[郭註]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呂註]趎欲爲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閒也道者物之所生雖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無窮之閒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罔罔然哉欲反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疑獨]贏羸同畏糧器陳三條以求決蓋爲未明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學

不至者不免於妄耳趎失道之眞猶童穉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爲人之道也[碧虛]與人偕來之衆謂釆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答衞故失問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爲患既目擊道存矣又况有言乎海非藏親之地竿非探淵之策喪本無歸罔然失措欲反性情而無由此所以可憐也[口義]與衆偕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鬧也朱專也朱愚猶顓蒙仁知義三語謂無心又不可有心又不可疑而未決也規規蹇淺貌揭竿求海言求無於有亡人失

其本心之人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見自然之道而
不可得亦可憫也【義海】揭竿求海言眞性汝之至親
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爲仁義以索之於無涯世
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存與亡無異矣惘惘無歸貌
欲反性情而無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
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無累斯爲反性情之道也
【通義】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一勘忘答失問也
忘答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無知者
生欲答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也知仁義失已
失人之憂皆功利識情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
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
猶有惡也夫外韄霍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蹇內韄者
不可繆年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
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
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
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
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蕭然乎能侗然乎能
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號平聲而嗌益不嗄於邁反和之至也

終日握而手不掜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舜偏
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萎蛇移而
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揵關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
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
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塞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
爲通偏韄尚不可況內外韄乎耳目眩惑於外心術
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
一不離其性也勿失還自得也當則吉過則凶無所
卜也止謂止於分已謂無追故迹舍人求已全我而

不效彼也翛然無停迹也侗然無節礙也嗌不嗄任
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掜任手之自握非獨得
也視不瞚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
足自行無所趣也居不知所爲縱體自任也與物委
蛇斯順之也而同其波物波亦波也【呂註】知趣舍滑
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爲召好去惡也然
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也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
物而無所事爲也衛生以無爲爲經一者道之所自
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哉此皆能止其思爲而求諸
已故也翛然無係侗然無礙則如兒子矣使其嘷出

於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嘎乎握而不知其爲握視而不知其爲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疑獨】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孰矣然而鬱鬱津津猶有發見於外者足於已無待於外故翛然侗然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以入鳥獸而不亂逢虎兕而不傷與物同波而不離乎道也【口義】召好欲求其是去惡欲雖其來未忘好惡所以自愁孰謂用功之久鬱鬱意未寧一有惡則有着故津津可見韄以皮束物也揵閉門之牝也皆檢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將反而

求之於內故曰內揵中心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而不可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故曰外揵言學道不得其要內外皆無下手處也趎陳愚惑之甚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受病之處雖承教而愈惑故曰猶飲藥以加病抱一全其純一也勿失得於天者無所喪也無卜筮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已大休歇也舍人求已不務外而務內也兒子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挩者屈而不可伸小兒久握而無窒碍共其德猶云同其性言人皆如此目不瞬者視而無視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偏矣同波與

物偕往之意【義海】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耶孰古同孰鬱鬱乎勇進於學充乎顏貌然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造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韄即六根之盤固外韄即六塵之染著二韄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能兒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已而復乎本末之天其嘷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韞冲和而無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加此【通義】韄皮幃也外障於事本以才能自居若以繁

多而拘之其病必將盡閉其天德故曰將內揵內障於理本以見識自安若更以綢繆而縛之其病必將盡棄其事而枯寂故曰將外揵飲藥加病趎自悟多聞爲病而復問以益其所聞是因聞生見也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觧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

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趎謂若能自攷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耶氷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也交食交樂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趎謂巳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惡今稿木死灰無情之至憂患得失何自而來【口義】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礙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氷知衛生之經氷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爲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礙又何抱一勿失脩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身心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口義】趎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聞老子所言高妙又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曰非也恐其住著於此故示以氷解凍釋脫灑自悟之意交食乎地與人同也交樂乎天與天同也不與物相攖爲怪而無謀度事事之迹是衛生之經也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之經卽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二字不是實語趎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再舉前文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耳【義海】夫眞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氷水至清而結氷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氷解凍釋淸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大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通義】至人之德一問是將住于所聞矣非也者掃其成心也水凝于寒爲氷物困于寒爲凍今也少煦春和解汝住見之氷釋汝受見所縛之凍而已再問至乎又將住也故掃之曰未也前後告之無異詞知其掃塵也按氷解凍釋口義謂脫洒自悟似是而非夫氷解不爲氷而爲水凍釋不爲凍而爲和是氷此水解亦此水凍此氣釋亦此氣喩至人非異于人雖忘故吾而有不亡交樂交食與物遊于無何有之鄕而已離卽非卽色相俱空才有所住前塵卽起再言也正欲其反求赤子之初不聾聾聞耳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

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强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也【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

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恒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辭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惟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行所不能行辯所不能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爲則敗而已矣【疑獨】宇者氣之宅陰陽交爲泰宇泰定則冲氣生於中自然之光發於外人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口義】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胷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卽誠而明也天光旣發則人見其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修眞至此有恒者也卽是至誠悠久如此則天助之人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言非常民天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辯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知至於所不能知而止則爲所造之極反此則失造物自然之理矣天鈞卽造化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骨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庚爲失。爲不善

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烟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慘於志。鏌莫鋣耶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許愼云靈臺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天理自

有窮通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耳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靈臺者心也淸暢故憂患不能入有持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則失也發不由已誠何由而當事不居分內所以爲失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務分也遊分內者行不由于名遊分外者有益無益期損已以爲物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爲安窮謂終始且謂務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志之所攖焦火凝氷故其爲兵甚於劒戟盖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呂註]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敬中以達彼非有持於外也有諸已而行之爲務內誠已而獨行也無諸已而行之爲務外不見其誠已而幽顯不能一也無名者道故信矣而不期與焉而不費務外者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也人見其不足而跂慕猶魁然自大也[疑獨]萬物備於我性命之理具矣退藏於密而不虞度物來則應之而已敬義立而德不孤若是而萬惡至者天命存焉非人爲也至人之學

已至於命雖事之可惡者不足以滑亂其成心誠則無不當若不誠而妄發業入於中而不舍則向所謂得者更爲失矣故爲惡於顯則欺人爲惡於幽則欺鬼於心有愧其敢獨行乎止乎務內不越分也無待於外所以行乎無名出於務外好爲人也逐物無窮所以志乎期費[口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心之應物隨時而生也敬存於中自達於彼至此而不如意事是天實爲之何足以滑我胷中混成之德持謂有所主雖主而不知其所主也不可持言有持守則未化矣一句三持字語甚精微人未能誠已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雖知之而不能舍此耻過作非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人誅鬼責必不可逃知幽明之可畏則當謹獨故能獨行務內不越已分也務外求在人者也惟庸有光光常在也舍已外求志在得利商賈之用心也人見其跂高自立魁然可尊而不知沒入於利欲窮盡而後已且謂逐物苟得趨禍不悔者身不自容於人何有親戚人道絶矣志者心有着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憯於兵器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心和平則不能爲害故曰心則使之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氷

是也【義海】靈臺諭心之虛敞髙明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蓋謂世間有爲之事不趨乎善必趨乎惡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天地俯仰而無愧也凡人務內者貴實故行乎無名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無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跂立不安而自謂魁然碩大也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寇原其所由心爲之賊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摵之流於不誠不當矣是以君子謹所出【通義】務內者求合乎天則

雜篇卷之八　十九

務外者求合乎多聞合天則闇然而日章合多聞必如貨殖而後可聞見日多良心日喪至于無親是其忍心甚于鏌鎁盜氣甚於陰陽以其分別多也【補註】期費是慱取廣求之意猶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故以賈人斥之言猶貨殖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標一作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求備所以惡備也若本分素備豈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有形而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無根竅

雜篇卷之八　二十

以出之宇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而無所由故無見其形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猶云衆妙之門物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而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以無爲門則無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不能爲有而自有非謂無能爲有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欻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呂註】物皆具道故無成毀道無死生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

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爲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無物也惟能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爲死生所亂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無本者有實而無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剽而入無竅者有長而無本剽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爲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豈有剽本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門者無有也有不能爲

有必出於無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有所謂無有則非無有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口義】世人分成毀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是通其分也心分彼我則於私必求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求備者但求其有故有道者惡之應物而能反則爲德而能神逐物而不反則淪於鬼趣矣與物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實者天地間實理若以私滅之而貪著諸有以爲實則其人與鬼無二唯能以有形象無形則見理定矣物必有所始而不可知物必有終而不見所入之處實理雖

有而無方所可求古今如是而不見其始終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也因物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亦藏於密之意【義海】世人毀滅其眞性認物以爲實形雖存而與死無二所謂行尸是也惟能以有形象無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動出非無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非無竅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虛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況已之所萌所歸乎實謂眞性眞性隨處發見而無定所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是也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强名曰門而實無有也若執於無有猶不免乎有併無有一無之乃造眞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乎無有故能無所不有也剽同標末也【通義】有實而無乎處神無方也無方故同于宇有長而無本剽易無體也無體故同于宙上下四方之無際古往今來之無盡此吾之性也天門惟無而已雖曰無而亦無所謂無者此聖人安身立命之所也【補註】反觀于內則有得出無得也情識既馳不過沉淪幽途已耳故曰是謂得

死蓋即申明上句之意有長以下文有脫落若曰出無本入無竅入而無竅者有實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則不煩解說而意自明矣因下語重複故傳錄脫誤耳按此段深明有之不可着而歸之于無無且無之而況有乎有而非有無而非無同出異名相通爲一此道之所以妙而聖之所由藏也夫物生而有分分至而求備一切諸有皆從此生貪生執有往而不反有得死之地焉事往迹滅而循執有以爲實沉淪鬼趣何有反期故曰鬼之一也以有象無則有無俱遣向之諸趣定一切定有何于分與備哉物出必有本本無其本物入必有竅竅無其竅死生出入皆有爲之而莫知其爲是謂天門天門者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也孰知其所處始終哉此宇宙之所以爲至妙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闇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皮胲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黬林云釜底黑也膍司馬云牛百葉也胲足大指也

〖郭註〗生爲喪喪其散而歸乎聚也死爲反死則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無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黬直聚氣也既披然有分各是所是是無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膍胲脟物各有用偃謂屏廁寢廟則以燕享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矣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者物之名實果各自有也質主也物各謂已是足以爲是非之主人皆謂已是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眞脫也知愚名辱者不能虛所寓而安之也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故曰移是今之人同共是其所同亦與蜩鳩無異也

〖呂註〗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

以生爲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爲師因以相乘而是
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巳爲正至其弊
也以巳所是爲巳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
謂巳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
愚名辱之分此令人移是之弊猶鷽鳩之同於同又
安知有天池之大耶【口義】無物之始生死始終不分
也次則有生死之名以生爲喪寓形宇內以死爲反
歸其眞宅纔有生死便是有物是以分巳上焉無物
太極之初也次焉有物陰陽既分也其次有生則有
我雖有我猶以生死爲一三者雖有次第皆未離於

道譬公族分三其姓則一昭氏景氏以職任著甲氏
以封邑而著著戴帥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皆楚
公族上言三者雖異同一公族黦釜底黑亦疵病言
元氣凝聚成人亦元氣之病人生同此氣而强自分
別各私其是非所言者謂人各有一是所是者未定
故不可知也臘祭之備膍胲牲之一體也祭時牲體
分列諸俎謂之散所祭之牲本是一物不可散喩人
之所是移而不定也五臟只擧百葉百體只擧足趾
文法也猶一室之中有寢有廟有偃息之所在在不
同而同乎一室猶移是之不可定以臘祭與室而觀

則所謂是者皆可移而不定故曰擧移是【義海】夫有
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
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
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
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
次曰無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
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黦者釜
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
猶黦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
言其有無故試言之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

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執以爲名實因以爲
巳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
於以名實爲巳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
此弊擧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
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蹍女展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敖兄則以嫗。遇大親則
巳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屛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
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

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蹍市人則稱己脫悞以謝之。兄則言嫗詡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己。不相辭謝乃禮之至也。不物謂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也。故至知不謀。謀之王藏未嘗相親而仁已至。故至仁無親。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除矣。故至信辟金。盪動也。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眞爲。非有爲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得已而動則爲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也。【呂註】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爲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虛。以容動等爲心非虛也。謬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爲至。則欲惡等爲德之累。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盪於胷中則道集矣。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

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非爲之僞。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口義】禮義知仁信之至者皆不待於外物。蹍足之諭是也。踏市人之足則必以放教自責而謝之。恐其怒也。若兄則嫗詡之而已。父母則併嫗詡亦無之矣。四六不盪於胷中。此教人下手處。生者德之發見。性在我者質本然也。性而有爲。爲而流僞。則爲失矣。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猶嬰兒之睨而無所視。即知者行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以不得已而爲之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又無非我也。物不得以亂之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若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也。【義海】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爲。又下一等。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同歸乎道矣。【通義】以嫗言倍笑而已。無心率眞乃爲至德。嬰兒之視出於無意曰睨。應感而謀生。是知者之所知也。其謀之所自生與應之所以出則非知者所知矣。正猶嬰兒視而不知視之所出也。故凡動以應物出于不得已而能知其

由於我則德之無知治之有覺實非二也按有道而後有生有生而後有性有性而後有動有動而後有爲有爲而後有爲有僞而後失則殆矣故從而反之與物接而知生知而知謀之此知之所知者也反之而至于所不知則無必矣動而不得已則動而無動動無非我則外而未嘗外也此皆由有生而後于無有所謂反之者也名雖反而實則順矣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余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夫工乎天而俍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
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
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
湯以胞一作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後畫

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習不餽一作愧
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
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
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
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
道

郭註 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
爲之人也工於天即俍於人矣全人即聖人也蟲能
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咸以取
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
在畫所以飾貌刖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存懷故
拸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謵不餽而忘
人不識人之所惜無人之情自然爲天人矣彼胥靡
形殘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
爲不爲此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乎氣則
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聖
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呂註 聖人者
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
乎天又俍乎人也彼跂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
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惡人

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天之天則忘其不知夫
知其不知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適
羿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爲籠
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
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
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
猶能拸畫而弗循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
況夫能忘人者哉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
不怒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
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

順而滑之故不神躊躇以興事豫若冬涉川皆不得已之意【口義】羿不能使人無已譽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能盡天道又能晦迹人中此全德之人也佷良也禽蟲之飛走鳴躍各遂其性能蟲能天也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羿善射故雀畏之以天下爲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亦因所好爲人所籠若無所好則超然物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者也移去華飾其心忘毁譽矣胥靡城旦舂之人不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卽心無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反復也謵同習餽予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賣貨但知爲已則是忘人忘人

則入乎天矣同乎天和與造物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非有心之怒也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卽是無爲而無不爲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而後起之意言應物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也【義海】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乎治百姓安得而歸之然則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至之理全人惡天惡人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爲籠所得豈止乎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

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聖人非絶無喜怒絶無作爲也持一志養氣以秉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爲所當爲一以百姓之心爲心亦猶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人按全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開而賊生矣人之天猶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惟蟲能天所謂天之天者也忘人則與蟲同天矣全人天人與聖人同文勢有鼓舞耳故結之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呂氏以全人爲聖人上一等與郭氏註異更詳

【義海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

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入門一勘捧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灑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敎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秉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趣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卽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槩見乎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

言有宗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
謂空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為汲汲求也券外券
內之說志憯鏌鋣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
焉無有生死先後一體寢廟偃厠貴賤有宜蓋欲悟
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
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
不可不棄而遠之臘具臆胲而可散不常羿工中微
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
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
為不怒靜則平氣神則順心如是則澹然獨然與神

明居定於一而應無方矣【補註】此篇亦多戰國後人
語學老氏者所為非全莊語也觀前尋常之溝丞草
之獸與後勃志繆心湯以庖人籠伊尹等處可見

莊義要刪卷之八庚桑楚終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八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
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
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
將黜嗜欲擊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
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
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

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恤若失佚若喪其一若是者
超軼逸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
曰先生獨何以說稅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宗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叨奉事而大
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
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
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
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
虛空者藜藋柱乎鼪生鼬由之逕踉良位其空聞人足

音跫蛩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謦磬欬概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超然司馬云猶悵然也擘爾雅因也一身也精神不動若亡其身也直謂馬齒曲謂背方謂頭圓謂目失司馬本作佚郵佚驚跡若飛也

【郭註】嗜慾好惡內外無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悅其言也夫眞人之言何逖哉唯物之所好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樂鴳以鍾鼓故愁也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眞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矣【呂註】狗

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爲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己者一猶忘之則忘己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况以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無與樂若失則無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超軼絶塵不知其所以况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眈於人僞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群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眞者則其性之固有猶其

鄕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眞人之謦欬而不悅者乎【疑獨】無鬼魏之隱士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也逃難而入空虛之境野草柱塞鼪鼬之徑人跡人位率皆空虛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跫然亦喜矣又况昆弟親戚言咲於其側喜可知也久無善言謦欬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悅也【碧虛】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卽前所謂內外韄也【吳儔】無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黜嗜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

之剛暴亦悅而咲喩之有道故也【口義】狸德資質如狸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鷄也此狗之上品也中規矩鉤繩言其件件合法度成材謂自然天成若卹若失悶然之意喪一卽亡一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喩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六弢太公兵法金版猶云藏於金櫃從横反覆鋪說之意奏事有功言見之行事皆有效驗也跟欲行貌位止也謦欬喉中之聲也【海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絶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視日忘一猶可形容

至於邱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
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
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
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發畧也【通義】使武侯知
疑一之爲上是勞君之道也武侯悅之則自處與眾
人皆有省矣寧靜爲上疑率爲下此真人之言意也
告君以事功則君之神馳越而與眾告君以守一則
君之心欲淨而得一此無鬼之所自許武侯之乍聞
而喜也 按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惟至人爲能行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
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外生之喻也而呂氏以爲喻人臣之忘勢淺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
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
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
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
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
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
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
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無鬼曰不
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

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
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
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
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
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
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
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若苦民以養
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
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民所

尚尚之爲愛愛已僞矣爲義則名彰而競興喪其真
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無爲爲之
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惡器也君
爲仁義民將以僞繼之未肯爲真也仁義有形故僞
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
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
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無以巧勝人謂守其
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謀勝人謂率真知而
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
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剋非已勝若未能

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便甲兵無所陳而非偃也〔呂註〕
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
民之始偃兵者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
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
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已愛民之
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
兵之本惟無形則無所造矣〔疑獨〕得於己則逆於人
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內萌雖勝人而不利己謀
者疑懼而未決戰者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
可爲也以此養其私不能成其私以此養其神不能

全其神其戰雖勝非善勝之道唯能脩誠以應天地
而勿攖則民無夭傷何必爲義偃兵哉〔碧虛〕武侯久
湛欲而忘本故無鬼直言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
養人君民無二今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愛尚
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興皆由爲者敗之
故危殆及而成功寡也道失而後有仁德失而後有
義仁義崇而民性遷則僞生矣〔口義〕賓與擯同棄也
養生也天地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
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
所惡也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

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
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傷其內爲外物所
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樓名錙壇祭祀之地
蓋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陳
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無
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巧謂機心智謀自機巧
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
勝矣然而胷中爲物所戰撓外雖勝而神者勞矣故
曰勝之惡乎在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
實與物無所逆不爭而戰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

之求哉〔補註〕成美謂標著其美有可見之迹必開矯
詐之端故曰惡器君若勿已矣語意如孟子無已則
有一焉之謂言不必求偃兵若未能已但當脩誠以
應自然而不攖於物則民自不爭而兵不試矣安用
偃也

黃帝將見大隗魏乎具茨慈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
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
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
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

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茂病。有長者敎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爲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爲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呂註]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瞀病不若是也欲已之則莫若以明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爲天下者猶養心去其爲害者而已[碧虛]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馬之眞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眞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荅示以不言之敎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口義]六臣名皆寓言以大隗爲大道亦鑿說也瞀目眩也乘日之車與日俱往猶云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目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之意天師者天人可爲我師也按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此是玄語言爲天下者豈必他求亦不外乎天下而已矣子固無事于此而女亦何求於彼也再言以見意而又固問則盡矣故但以牧馬言之言爲天下者但求之天下猶牧馬者但求之馬無相易也無相爲也物物各適其適而已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洛下同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信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潮 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
則萬物不召而自來矣非强之也招世之士以下言
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
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惰物得所
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時用
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賤
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也當其
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
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
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呂註]自

招世之士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
無爲則一以不知眞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爲之
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
不舍不能無爲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
不知有寒以所遭爲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
眞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
所悲[碧虛]黜計慮則知士窮糜合縱則辯士困崇簡
易則察士閑能內養而不樂外馳則不可得而役也
時有患難則勇士矜夸隹美干戈則不親耒耜枯槁
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興則冗惰勸禮儀

盛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際會爲得志若士不學農
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群庶失業由於自惰也貪者貴
財過於身夸者重勢甚於命以勢役物樂於變動如
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知各任則事
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糜順比於歲爲物所遷其心
化其形與之然是之不反誠可哀也[口義]思慮百變
談說有條凌轢問訊爭分爭毫三者各以所能爲喜
一日無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者耀名欲興
起而立朝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祿爲榮筋力者以濟
難自矜勇敢者見患難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

家者流多求治事敬容矜持容貌也貴際以交際爲
重也草萊謂耕種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
暮之業謂日積其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
夸也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
吏主家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欲無爲
不可得也反猶回光自照也[通義]囿于物者二身居
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時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
者也不物于易不爲物之能變者也物而能易則形
雖物而能神矣前之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
不爲能變易之物也[補註]樂變言勢物所在即從而

奔趨之希風逐響不主故常猶俗云炎凉也順比於
歲二句總結上言性各有長用各有時猶寒暑循代
而松筠華卉凋榮互異乃物性自然不可變易人苟
形性外馳不安分量思以有限之智力該無窮之技
藝則將勞苦終身陷溺而不悟矣故可悲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得其所是天
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
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渠者邪其弟子曰我
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
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
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
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鎭以聲
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直子於宋者
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
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悞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爲善射則天
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
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自是者
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自
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或改調一絃
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
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遽以此
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爲獨能其事也五子各
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而未能相出也未
始吾非言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遂舉
齊人蹢子於異國使閽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

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器爲是
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
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蹢閽者言俱
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
離岸已共人鬬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爲非
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呂註】此所謂以久人爲實以
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
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
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欲以感皆堯之說莊子
故以微言感動之也【疑僞】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

十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日瓦缻貯水湯
中煮沸置井中而成氷以此爲得遽之道遽謂是直
以類相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爲之調瑟堂室各一而
宮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絃而室中五音皆無當也
魯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五子各私所事無異
遽之夸其弟子求釿鍾以束縛求失子不出境言愛
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爲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
蹢閽謂有罪而守門者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
舟人闘既忘其恩便造此怨所爲如是亦不知非與
惠子之徒無異也[口義]前期指的也楊楊朱也秉公

孫龍也五子學既不同孰爲眞是冬日不以火而爨
鼎夏日能以水而爲氷實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
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遇時
而有可召之理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請各置
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
曰易也若只調一絃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
得鼓徵亦得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絃皆
動也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爲又難矣以理推之五音
皆以音爲音故曰音之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曰
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陰陽召陽何異遽乃自以

爲勝亦各是其是非眞是也拂猶抗鎮屈服也蹢住
足也愛物而不愛子亦自以爲是猶士子於外而求
之鄉域之内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爲閽者此別是
一句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以惠好辯故特爲詭譎
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通義]此發好智者之蔽
而覺之也廢或發字之誤五音無當改調而聲亂也
二十五絃皆動聲響雜然而宮商之所主則無可見
故曰音之君已聲成文謂之音也此應天下非有公
是句[評莊]作意爲奇此莊子與惠子隱語齊人蹢子
以下皆言錯者自以爲是之譬[補註]遺類猶言失倫

言上三事皆不失其宜耳譬意在言外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汚漫一作慢音
鏝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
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
矣
[郭註]運斤成風瞑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
對則雖至言妙斲亦無所用之[疑獨]有惠子之問然
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没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

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圬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斲之
匠石雖工斲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至
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吾無以爲質無與言之矣郢
伯牙絶絃之意【口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堊而鼻
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爲尤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
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旣死無可與言者
矣【通義】正意只結二句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哉質猶
本也地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
大病。則寡人惡乎屬燭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

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
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俱乎
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
可。對曰勿已則隰習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
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
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
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
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群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
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通義】潔廉可爲善士未可
大有爲不已若者不比之則失人心而寡助聞人過
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
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有不聞有不見言其反聽
內視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口義】不比不比數之也
鉤要束之也逆强之以禮義也上忘忘其勢下畔離
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云德乃降黎民懷也
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名而自矜也有不
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列
子亦是寓言【義海】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

政寬恕不衒已聰明以爲苛察也善下而能得人與
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厚
得衆而相安於無事也【補註】謂宜作諱蓋傳寫之誤
按上忘其爲上是上不知有已下畔而遠之是人亦
不知有已人已俱忘標技野鹿不但君爲黃帝而民
亦各游其天此之謂不自聖不自賢所以爲聖賢也
不聞不見又併聞見而忘之所謂遺其耳目也管仲
桓公皆
重言耳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深蓁。有一狙焉。委爲蛇移攫角搔爪見現巧乎王。王
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
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

殛也。戒之哉。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
助一作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
【郭註】敏疾也。給績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
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口義】敏
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接其矢亦甚速相者左右之
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爲矜
能扱禍者之戒【義海】攫抓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
免乎射而猶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也已執樹而死
也亦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因戒其友無以色
驕人不疑歸而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疇克爾耶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
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
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
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育之。若我
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
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乎悲人者。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子綦知爲之不足
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泊
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呂註】田禾一覩齊

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內
而有迹於外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
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
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
之猶爲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
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
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疑獨】凡哀莫大
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我悲之又可悲矣
以此遣累猶爲未至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遣之
又遣而世累日遠矣【口義】物之尤言人物之最大也

曰先曰賣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爲自喪
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其悲人者又可悲也
山穴之中地名也言我當時唯以悲人之悲自覺所
以道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義海】尤謂物之
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我有則彼知
我賣故彼鬻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
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爲可悲也吾悲自喪者
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
夫悲夫悲人之悲者是以不悲悲之然後世間之憂
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按名存者實喪自喪故人得稱之是可悲

也悲夫悲人則不復悲人悲夫悲人之悲則不復自悲不復悲人者亙已也不復自悲者不知有已也夫已且不知有已而況於人乎名實俱忘人已俱遣故曰日遠而人始無有知我者矣形爲槁形故眞我形心爲灰心故眞心生然則非無形無心也所謂玄同者是已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酣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諱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

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孔子卒後白公爲亂然宜僚未嘗仕楚宣公十二年楚有熊相宜僚與叔敖同時去孔子遠蓋寄言也

【郭註】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聖人無言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爲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所容雖無方矣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滾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汎然都任生無爵有而無之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雖謚而非已有令物各知足故實不聚功非已爲故名不立若爲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爲夫大愈不可爲而得惟自然

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爲則雖有喙三尺猶爲不言彼二子所爲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否則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聖人幷包澤物亦如之此聖人無名所以爲大也聖人不爲大爲則不足以大而況爲德乎天地所以大備者無

求也人亦有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己不以物易之也【疑獨】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解兵而歸叔敖閒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侵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爲而息難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猶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天地無心萬物自盈此所以爲大備欲知大備須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己也

【口義】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之意也夫

子謂二人皆能無爲何待我說願有喙三尺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自然也德者得於己也出於人爲不能同自然之道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也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則已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

【義海】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知所不知乃道之眞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幷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

不在乎有言有爲也不摩一作不磨【通義】此章言大言一言誠一者誠之不二大者誠之無外反己循古二句見大人之所以備結句言大言誠一在其中

【補註】老莊原謂失道而後德口義謂此章德字不同非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比上聲也爲祥子綦瞿句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

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藏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純生於宎窈若物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

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狦尒雅云牝羊也九方歅善相馬紲入淮南子作九方皐與西南隅宎)
(東南隅渠公齊冨室爲街正買梱自代)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爲而然者勿爲則已不爲而自至則無可柰何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也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呂義】未嘗牧未嘗田而羊鶉生於室異事也逾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爲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敢應乎事惡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爲而彼所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徵也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爲閽者也

齧(臬)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蒲結切)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如)需者。有卷(權)婁(縷)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許韻)暖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瑟)是也。擇疏鬣(力)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暖(安一作)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

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扇平聲)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一作)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羊)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以下一段深不獨在聚民上)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暖暖柔貌姝姝妖貌)
(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卷婁猶拘攣也童土無草木地煬炙也爲和氣所炙一云融也)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故禍後世仁義旣行將僞以爲

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覢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也唯外賢則賢不僞矣暖姝者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通變藐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覢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爲利則濡需爲害則卷婁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此眞人所以無甚親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蟻以知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很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待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爲矣此所以復其眞之道也【疑獨】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和之則民至譽以崇之則民勸致其所不欲則

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者衆以其殉名逐跡離性入僞欲行仁義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以爲穿窬之資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下也童土無草木之地三者皆非道之眞故神人惡衆至無親無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所謂眞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很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很意目視目欲其自見耳聽耳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也【碧虛】功成則衆至而親譽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侮之則不利矣唯能無所親踈而外乎賢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知也相忘江湖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爲民知有君而無慕羶之衆於羊棄意也【冋義】暖姝淺說自喜以議學者不知未始有物之妙濡滯而有所待貪著名利之人奎蹄曲隈羣蝨居之自以爲安不知其不足恃也域謂圓心於富貴也卷婁傴僂自苦貌言脩德之人自以爲名人皆歸之反以爲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爲之君童土猶童山不毛之地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蟻至微而未能盡無知羊至愚而未能盡無意眞人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眞人爲計亦然水喻造物魚喻其身眞人之心耳目皆與人同但無

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耳心復心也繩則自然之平變而循之順其動也【義海】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以目視目不眩于色以耳聽耳不惑于聲以心復心不役于知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變一

循理之自然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之耶【通義】由之逃所以洗堯之迹而成其無名之德也一覬盡斬也暖姝濡需卷婁總言德不可以有跡名不可居也蟻至微羊至柔而未能無知無意眞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一如魚之忘水而已【評莊】此篇直敘中兼攻擊體自分三截文奇偉深潛可玩按大道之世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無以我治人無以人從我無利也而無不利此所謂大利也今也率天下之人以從己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其利有窮其傷多矣故曰猶一覬也言齊一之耳天下林林總總安可齊耶是賢人之利天下者乃所以害天下也神人惡衆至言衆自至耳非神人好其至也好其至而至之則彼我皆有心矣故衆至而未嘗比之未嘗比之則亦未嘗利之

也是以無親無疏順物自來而我無心焉此乃所謂眞人眞人者神人也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謹也桔梗也雞廱雍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注一作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

殆。凡能於其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一作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堇司馬云烏頭也雞廱芡也豕零豬苓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以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而不自覺所以

不覺非不損也恃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爲
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善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
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長茲蕃矣反守其性則其
功不爲而成矣欲速則不果已實謂有其知能故亡
戮之禍皆有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
偕心以救禍也【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
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眞人不知有死生得失死生
猶藥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也大夫種知亡越
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鴟目能夜不能晝
所適不可移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也風日

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攖恃源而不竭也通
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疑獨】無得失死生所
以謂之玄烏喙芡苓皆藥之至賤者也時能療病遞
爲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世人賤彼貴我豈知用
舍在時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摩其形形必有損
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者有源可恃也喻人
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於土影之
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審凡能出
於府藏則爲所役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
矣是以禍生滋甚【口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

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
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
主者爲帝其餘爲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
得時則貴失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爲越
報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殺身水
土相入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
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府府自以爲能皆危殆也給
猶及也茲與滋同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必致
敗覆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爲身之害
而人人以此爲寶古今亡國戮民無已者不知於此

致問故也【義海】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
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蚉蝱之過前又何所攖拂哉
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徇貴
在謹過其源耳【通義】守物承上二句言理定於一無
容私智而耳目心之殆者以能自用也【補註】風之過
河數句言有本者不受損于物事有萬變因應爲用
動靜久速順自然而已有急功之心者則不能寧耐
而反復躁動爲迂久之謀者則固執成心而不能變
通各以偏見自用不知爲害之大也所以可悲蓋所
謂徇于耳目心知而成殆以萃禍者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尼展切）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蟹）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絜）滑（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角）乎闔（盍太切）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頡滑向云錯亂也）

郭註 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大一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眞不撓則自定故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有崖應物宜而無方也不可無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代不可以虧宜各盡分也搉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搉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 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不通入窈冥之門則能解不視以目則無不見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北東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

驚持以大定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

碧虛 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頡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商搉存乎中其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

口義 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所不知可以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大方大虛也大信眞實之理也

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云非彼無我卽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不敢以爲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爲知乃眞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爲有崖無崖皆不可頡滑旋轉言造物不可捉摸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豈不爲大發揚而推論之世人乃不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義海】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也楊

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持其妄知之傳昧夫自己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哉惑者妄情之僞不惑者本來之眞【通義】大一造化未分也通之流行不窮也大陰極靜也解不染塵也大目天聽明也大均大分也人物各有定分不外形而爲神是緣之也大方天地形體也渾然一體故曰體之大信眞實之理無疑可決也此一定之理總持萬物而無外者道在天下無方無體無臭無聲不可執持而又不可謂之無者誠能以此解其所惑亦庶乎從來不惑者矣

【義海總論】武侯雖强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蓋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脩身之要脩誠應天地盡爲國之道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其後世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挈其歸根則與道日遠

矣若儒墨楊秉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功也又喻有隰朋之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歅知捆祥而不言其刖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堇梗雍零時爲帝以喻人之移化風日河水之相攖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

已天以燭物之天以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莊義要刪卷之八徐無鬼終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九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測角切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謁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訖乎歸居。而一間閑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 王果言公閱休之爲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進故德薄而名消假衣二句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

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
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與之爲娛不以爲物自苦也
樂物保已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
待言哉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
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也待公閱休欲其
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呂註】
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爲王所信相助以消言其德
不長而日消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
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正德能撓君之
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

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
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
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疑獨】彭陽字
則陽魯人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夷
節無天德而有俗知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
之德非助子也況楚王爲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
佞則必化之以正也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
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
而從閱休也【碧虛】則陽求見乇爲利祿之計王果引
隱士抑貪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救凍暍

者人事待春冬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
以救則陽之失也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
樸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而趨進者弊弊
焉以干祿爲事與有道者之心相遠去矣【口義】吾又
不若夷節鄙薄之意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
用私智也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有自然之
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此相率而自損之道故曰
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暍者得風則冷如冬人之
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
隱退如執熱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王公忘爵而

下士化尊爲卑也窮理自娛與物無該自保其真不
言而悟如以至和飲之也並立而人化使人意消也
彼其循詩云彼其之子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
則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閒暇殊不容力言在家
在鄉各得其和閱休之德與彭陽相遠若是也【義海】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
有得於已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今夷節貪競若此
是不自許以之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
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
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閱休以進庶乎可久也【補註】譚

談通李云說也按凍者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暍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暍消也慕用者必假資於權門權門雖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奚啻凍之寒暍之熱而顛冥者彼且厲之豈能得志哉故曰待公閱休盖規之也

聖人達綢繆稠牟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綢繆猶纏綿也一體天也命名也

【家註】達綢繆所謂玄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照也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

無愛若鏡耳然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性之所安故能久也【呂註】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爲未嘗爲凡以天爲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也【口義】綢繆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之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

知所以然故曰性也任其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故曰以天爲師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亦無知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別憂端所自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曰性也【義海】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爲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使

周盡物理歸於一體而不知其然盖以性會之而不
以物我存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
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此皆以自然爲
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人則從而命之以爲聖
非聖人自聖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民昏二音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玄衆
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
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
行之備而不洫况域切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
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
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暢然喜悅貌閒元嘉本作閑洫濫也一云壞敗也門尹官名登恒人名容成老子師

郭註 得舊猶暢然况得性乎緡合也見所嘗見聞所
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體用其性也衆之所習雖危
猶閑况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
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
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
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
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下斯耶必至於天人始物
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
非囿之也縱其自撤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
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己名法者
已過之迹非適足也故曰嬴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
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
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
物之自然耶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

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矣無彼我則無內外也

呂註 望舊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
亦不忘其本而已况吾之所以見聞者而見之聞之
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閒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
哉衆閒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
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與物化者一不
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
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

疑獨 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與物化者一
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有

為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
況與物殉而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自存未始
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
登恒道者可為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為師所囿但任
其自然彼且為嬰兒與之為嬰兒是也【口義】又旅而
歸舊國必暢然有感縱使入其中人物已變草木荒
穢緡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然況求道忽悟得見
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
最高處縣張樂也衆多也聞者猶云笙鏞間作處最
高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況聖人以

虛無自然之理一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為如
何環中至虛之喻無始終如一也幾者時之變日與
物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也世人
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
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
之何人有為也天無為也非唯無爭為之跡併與無
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
之始無迹也非唯無有物之跡併與無跡者無之故
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
行俱備不著於一洫泥著也與道為一不求而合求

合則不可得而合矣音湯以伊尹為師不為其所籠
圄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為之地使尹主其
名湯無為而尹有為湯無名而尹有名也此名之在
世是為剩法兩見身與名為二不得其混然之一也
伊尹之任自未為奇孔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
亦欲為伊尹之事此語譏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
百六旬而為歲逐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之歲老
子云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
舉此以證自然之義【義海】見其所自見聞所自聞也
於性之本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

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為治也隨物而成其性與之無
終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焰非後焰
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舍離哉夫欲師自然而
有心殉物則不自然矣其為事也若之何而可濟耶
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所以能始
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
而不洫周物而無過舉也【補註】舍與不舍晝夜之舍
同言此一不化者亘古今而常存也佛家遠離為幻
亦是名法兩見之意積日成歲非日之外別有歲也
故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明乎道之自然則萬理歸

一有無俱遣內外兩忘矣到此地位豈有兩見豈有身與名哉佛氏謂覺時更無人我衆生壽者相卽此說也按十仞之臺縣衆間當從呂註言衆人之於性有明有暗猶草木之繙合者也聖人之於性見聞聞適得本體猶十仞之臺高起群物之中此豈草木所能繙合者哉以縣爲張樂以間爲笙鏞以間者牽強不成句矣且高臺之上鐘鼓竝奏於情境俱欠安幾字訓事猶書言惟時惟幾也未有天人始物之名所以爲聖若有心於求合有心於師天則已落第二義矣湯孔皆寓言不必考其事之有無大意只欲明其道之自然而已言湯得人而無爲而人與之名孔自得而無思而人與之名而二聖人無心於名也無日無歲無內無外此聖人無天人始物之喩

魏瑩（瑩一作）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而與匹夫從讎衍

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尺）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瓜）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設辭語）曰蠻

◎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玄言玄解）下（三此自發）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以太空）若存若亡乎（視一國若無）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以一國視王若蠻）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敞）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管）也猶有嗃（高霍）也吹劍首者吷（血）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結語）吷也（部甚）犀首官名公孫衍爲此官忌也出走忌畏而走也抶擊也惝惘也嗃管声劍首劍環頭小孔也吷吷然如風過也

[郭註] 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

下無爭乎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今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惝然若亡自悼所爭者細也辟猶一吷言曾不足聞也 [呂註] 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於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

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
觸蠻亦無辯也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
以惝然若亡吹管者嗃有所受也吹劍者吷無所受
也【口義】着一伐字則皆未免容心故皆為亂人知道
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
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
國觀魏又小於魏國觀梁都又小於都中求王之身
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惝
然若有亡茫然自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有竅吹
之有聲吹劍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

無所容聲也【義海】君求其道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
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
之道舉不免為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
有道也【評莊】此叙事體奇難奇答玄言玄解真最上
乘【補註】忌也出走言彼畏忌而走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
路曰是稯稯總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樸一作也是
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
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召己也彼
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
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蟻丘
山名漿賣漿家也極屋棟也稯稯聚貌聖人僕懷
聖惠而隱僕隸也陸沈當顯而隱如無水而沈也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
也聲消謂損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
而心與世異陸沈謂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著明
也何以為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
也【吕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也聖人僕
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不為可見之行聲消志無窮

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
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
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口義】僕徒也
稯稯紛紛也埋隱畔隣也聲消逃名也在陸而沉喻
隱於鄽市也著知也佞多言也何以為存言必去而
不留也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魯莽治民焉勿滅
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
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孫莊子聞之曰今人

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九葦偉蒹兼葭加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會漏發不擇所出漂一作瘭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鹵莽猶麁踈也滅裂猶短草也變齊變更其法也葦葭蘆也並潰漏發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

【郭註】鹵莽滅裂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也變齊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若各致其極則何患乎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並潰以下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呂註】爲道日

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爲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未兆易謀內之欲惡爲萑葦外之兼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爲孽奪其眞之所爲也【口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變齊易其耕法好惡之性猶萑葦卽茅塞其心之義性蔽塞則欲日長如蒹葭始萌充滿其身言遍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其眞性而天理滅矣性失氣亦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

必殺身也【評註】此與蘇子稼說並看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災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

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辜罪也幕覆也離著也

【郭註】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旣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 故自責也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

爲物所顯則皆識爲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興僞士於何許得其眞乎誰責言當責上也【呂註】矩盖嘗有位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覩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覩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爲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已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

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僞繼之上出多僞而欲下不僞不可得也【疑獨】大道日散詐僞日起生民受災自此始矣汝何罪而先罹此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上古之時不競榮辱故人不知所病不畜貨財故人不知所爭今之人君立乎榮辱之上處乎貨財之中是召人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歛以困窮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也【口義】莫爲者得非爲盜爲殺人乎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

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遠其塗不計人之程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強其知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上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義海】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爲先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何爲而至此極也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病啓爭而至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豈可免乎此語有譏及時政之意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按推而強之者推問而強承之也解朝服而幕之者諕其衣冠而諸之也號天而哭之者栢矩憐而哭之也呂註以爲矩嘗有位者故解朝服而幕之夫學於老聃者遊於方之外人也何朝服之榮况適齊之時宜鶉衣鶉冠者也所見罪人與衆棄之於市者又安可以朝服幕之也碧虛以朝服幕罪人爲古禮益可哂矣今刪之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屈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詘曲也然乎言未然也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爲能覩其門而測其根也我

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呂註】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其爲疑也豈不大哉雖今所言爲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疑獨】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玄牝門其源一也已乎已乎言不如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無可逃之理我以爲然

彼或不然是非之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碧虛】世之求是者非求道也求件於我者也世之去非者非去邪也去忤於心者也仵我者未必眞是忤心者未必眞非故有始是卒非之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者無非故至是無非至非無是人之所知出乎不知因其不知而後知也不明此者豈不大疑乎若以已所知而謂之然則衆謂之不然者亦多矣【口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物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耳此是

其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以爲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何處無此理知何逃得與乎皆疑辭（按六十化者謂忘是非也知謂一年之見勝一年則見解愈多而眞我障矣郭註得之）【義海】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靈眞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

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叨）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耽）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秋）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作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

二人何足以識之。滥浴器也史鰌史魚也里居處也不馮其子言子孫不足憑故使公得此處爲冢也

【郭註】靈卽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聵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愚者以爲爲之在己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狶

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爲也【疑獨】靈公飮酒湛樂亡也田獵畢弋荒也得謚爲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卽無道之謚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鰌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碧虛】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口義】衛君所爲如此謚之爲靈何耶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子孫不可託此地爲靈公所得也按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也然皆寓言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喩文亦奇矣里一作埋詳銘語皆有韻子里韻正相叶古稱窀穸爲蒿里則作埋者恐非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一作流而爲大。大人合幷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

變化。禍福淳淳。至者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一作宅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賜與也拂戾也面向也謂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度居也雖別區異所而同以大澤爲居雖木石異端而同以大山爲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

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各得正故民無違
心化必至公故上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幷天下一
萬物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由天
賜則有時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
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由賜而能
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爲
實各自爲故無不爲時世有變無心者斯順禍福淳
淳流行反覆也於此爲戾於彼或宜各自信其所是
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于大澤無棄材也
觀乎大山合異以爲同也言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

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物得以通
通物無私強字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乃將
無可得而比耶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
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
之比也【呂註】合姓名爲丘里異爲同也散丘里爲姓
名同爲異也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
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
乎其爲萬物逝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
不偏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
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爲而我

有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
理其爲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則莫有
名之者無名故無爲無爲則無不爲矣時變無停禍
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爲妖也物情各徇殊而不一
有正有差正或爲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
之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爲足也本無名而以
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口義】聚井
爲丘聚丘爲里里中十姓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
合異爲同之喩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
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萬物各一理也合

幷以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而不執執則非
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胷中其理與物不距
則無同異矣不賜不以爲功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
以爲公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
倚伏無常或有所拂而反爲宜塞翁失馬之意入有
自殉之心如面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而或失之矣
譬大山大澤木石之材皆中度可用合異以爲同也
稱物數而爲萬總形氣爲天地陰陽道者爲之公皆
以其大者言之耳【鬳齋】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
貫於事物言之則有合散窮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

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辯哉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距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知者所當請問也【通義】少與大對知與公對調者調燮於其間不可

有知不能無知惟復其本覺之性而不參以思慮之營營是則所謂公可調也通篇只是闡明此義以見人之於世本不必知亦有不能知者如赤子㸌㸌視而無意於視聞而無意於聞悲喜而無意於悲喜而視聽喜怒之良能又孰能知其所自來乎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凡人天性不迷則內有主矣故聞見自外而入者可否有辨自無執一之偏天性不迷則中心正矣故其思慮由中而出合於人情自無拒拂循四時殊氣不自知功云云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言本無名今已名之曰大道丘里之言豈足以盡之

【評注】此篇問答體而闔闢變化色象彙淵蓋深言之者【補註】有主有正與天運篇主正字同有定見而不執滯則聞見由外入者可合異以爲同質之物理而不相近則識慮由中出者可散同以爲異矣乃將得比是言丘里之言未足謂之道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矯）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

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語奇）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正破）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

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橋起言所起之勁疾也隨序變化相隨有次序也橋運謂相橋代頻至也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爾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爲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廢起

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謂極於自爾故無議也或謂道莫爲或謂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眞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爲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爲則虛無使之也居指名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或使莫爲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

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爲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胡爲大方者舉一隅便可知也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呂註】物生天地閒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雌雄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

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也若夫覩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洎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眞莫爲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爲也精至無倫則無内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爲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爲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

或使莫爲則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覩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言而盡道希自然也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爲極【疑獨】陰陽則相照以日月相合以天地相治以風雨四時則相代以寒暑相生以春夏相殺以秋冬爲有陰陽四時欲惡雄雌於是橋起安危禍福悉由之矣至於相理相使與夫窮反終始者皆物之所有言知所能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則見於形

氣之表豈復留意於物而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爲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爲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於極大極細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莫爲則知天不知人或使則知人不知天吾觀夫復命之本其往也無窮出生之本其來也無止言道之無則與物同理言道之有則與物終始非有非無出於強名則或使莫爲皆在物一曲而未至於大方况欲語道之無方乎【言義】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遁時代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皆同中之異者橋拱起也片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卽陰陽相治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相使窮通終始物之必然言知之極盡物而已雖知道之人於所以廢起者皆歸之自然故言議至此而止莫爲言事皆偶然或使言有主之者雖有大知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爲若以此理分析語大語小不可窮也皆累於物終以爲過謂有物司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實則有名爲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

去道遠矣未生不容不生當死豈可遏阻此理近在目前而不可覩以爲或使又以爲莫爲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卽本始未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卽既動而止觀之見方來者無止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體或使莫爲皆未離於物與之終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眞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者之論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我有眞見終日言亦無妨若無眞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以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也【義海】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

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事或無因或有因皆出於天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至極物而止若夫方外觀道之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為我兼愛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為皆不離於物但為於無為使於無使耳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道若季真接子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

之精言而不足者得道之粗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也歟【補註】橋駕虛之象即懸空而起也按莊子之學大都以無為本以自然為宗而又未嘗以無自命以言自盡故云道不可有有者自有也有不可無無者自無也自有自無道行其中而實則非有無可指故又曰非言非默議其有極也要之實實虛虛非實非虛而又不離實虛才涉言詮便落第二義矣此老立許多言議而每篇之終却又盡掃言議之迹所以縱橫變化深得老子之淵微者

【義海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至人達物綢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裨益治道多矣世人往往殉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怡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若四時之成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為喻以恥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議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為禾忌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栢矩數辜人以失為在己正己以正物也蘧瑗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若

犬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得名大人合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莊義要刪卷之九則陽終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九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該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陳蜳惇不得成。心若縣玄於天地之間。慰暋敏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頹然而道盡。王云忘懷於我者固無對於天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螴蜳讀曰冲融言怖畏之氣冲融兩液不安也慰鬱暋悶沈深屯難也僓順也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也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應物唯變所適雷霆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爲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高而闊也慰暋沈屯則非清夷平暢也生火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月不勝火者大而顯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也唯僓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爲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爲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僓然而盡雖在己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員萇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爲兩陷螴蜳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僓然則無心而道盡矣

【疑獨】在己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脩之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言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以忠孝求之於君親在物者也陰陽順則天地通而風雨時唯其該而不通則雷霆奮擊水火焚槐聖人至於命則不爲陰陽所寇無憂樂於胷中世人必於外物五行所以爲之賊陰陽所以

爲之冦爲憂樂所陷而不能逃也螴蜳蜒戚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瞽遇境則洸觸物則乜利害交於胷中則生火焚和而信不全矣陰陽之冦惟人所召能僨然忘形於利害之外斯道盡矣【碧虛】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爲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爲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爲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己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尊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逄逆紂善惡異

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爲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世道交喪忠佞相摩人和焚棄矣唯僨然無心而至順者忠孝之道盡也【呂義】紂桀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己殷高宗子見逐於後毋曾參芸瓜大杖則走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

皆言其不可必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之事亦言其不可必也兩陷謂人道陰陽螴蜳怵惕不安貌心若縣宣繁纏自昏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內熱生火焚蕩胷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爲物欲薰灼其爲月者不能勝之僨然放弛貌道盡言天理盡滅也【義海】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以爲眞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人身由陰陽而生抱冲和而立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所以生火內攻冲和焚燼而

患生焉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僨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按此篇主意在外物不可必上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僨然道盡之謂也衆人必之故多兵生火焚和之謂也以義命言者恐非莊子本意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平聲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附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

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色我於枯魚之肆 鮒廣雅云鰿也 枯魚乾魚也

【郭註】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碧虛】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今失之矣故無所安處【口義】邑金采邑之租金波臣猶水官常與常時相與者【義海】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 按通義疑此章非莊子所爲此寓言耳何足害哉彼將以生爲喪以死爲反鼠肝虫臂何所不適而豈惜一鮒魚之枯哉兩忽然作色正其文法皷舞處

任公子爲大鉤 鉤一作釣 巨緇五十犗 界 以爲餌 二 蹲 存 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 陷 沒而下騖揚而奮鬐 奇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 昔 之自制 浙同 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 荃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 力追切 趣灌瀆守鯢 倪 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 玄 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綸也輇才輇量人也累綸也

【郭註】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呂註】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疑獨】犗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矣【碧虛】任公子爲巨鉤大緇而得大魚於期年之後世之輇量人材諷說事務者聞此風俗特異驚而相告蓋喻淺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累所謂荊篠之竿蠒絲之綸是矣【口義】輇才揣量諷說塗說累小繩縣令懸揭號令猶賞格也言飾小說以干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所得幾何俗字屬下句言世

俗之士也【義海】大鉤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專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淛河東蒼梧北而已哉

儒以詩禮發冢 冢一作家 大儒臚 盧 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 儒 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卑 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 壓一作擪音葉 顪 誨 儒以金椎 垂 控其頤徐別其頰 切 無傷口中珠 從下上語曰臚青青之麥逸詩刺死人也擪一指按也顪頤下毛也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

者乃有用之以爲姦則迹不足恃也【口義】先王之世
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爲盜猶羣逸詩以諷古者條
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
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
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
不可不謹也【句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
以文其姦者臚傳者大儒爲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
麥二句賦墓田也下二句譏冒者也接其鬢以下大
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擪以手按之也顪頤下毛也
控別開也歌此詩以教其徒取口珠而無損也【義海】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竝行使
人有所與立也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迹以爲姦者
而猶舉詩語以諷世故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爲
詩禮所當爲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葬之
戒起後世淳朴之風於治道豈小補哉【補註】以詩禮
發冢謂借聖人之緒餘以取富貴猶發冢以盜死者
之珠也下文小儒之言與誦詩之意蓋以含珠者爲
非盜珠者爲是正借聖賢之說以自文者也故大儒
以無傷珠語之欲其無叛古訓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

而趍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
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促然改容而問曰業
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傲萬世之
患抑固窶巨邪亡无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
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
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余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
也聖人躊疇躇厨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
矜爾老萊子楚人末謂頭或曰背也業可得進問可行仁義於世乎隱病患也躊躇從容也從容興事雖有成功猶致弊迹毒百世況動矜善行而載之不已乎

【郭註】長上促下耳郤後而上僂視之偪然似營他人
事者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揖而退受其
教也業可得進者設問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
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亡其畧
弗及者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畧無不及之
事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惠不可長故一惠終
身醜也中民之行進者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也
隱括進之謂也闕者閉塞反傷動邪者順之則全靜
之則正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
弗有也【呂註】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旌

子有是論自脩上促下至評民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令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爲以救之是驁萬世之患也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驁萬世之患者也道無不爲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爲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柰何載而有之以爲非矜不可得也【疑獨】躬矜容知謂未能無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義聖知者聖人不忍

一世受害故爲之以救當時而後世殉其迹以爲害惠者小人所懷故君子不取相引謂趨名相結謂樂隱二者皆有所偏所以爲中民相志而閉所譽無是亦無非矣人之性反則傷順之則全動則邪靜之則正躊躇不遽故理順性命之理而毋成功欲速則不達也【同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若營四海卽蒿目以憂世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外飾也知思慮也驁同傲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所爲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背自然之理動而弗靜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已而後應所以毋毋成

功汝柰何以矜持之志自負耶【義海】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驁一作驚言不忍一時之患爲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驁而不止也抑固窮窶輕於用世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歡於爲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辨哉是以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毋有成功柰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通義】末僂後耳身恭而不露耳也惠以驩爲驁謂以惠及人必得人之懽以自足此中民可醜之行知進而不知

退者不過相推引以虛譽相結納以隱秘之計而已【補註】抑固窶耶二句言夫子所爲足以致窮困乃安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窶耶毋乃其智畧不及慮此耶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豫猶）得予元君覺（教）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平聲）余且會朝（潮）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枯）龜七十二鑽（箸）而無遺筴（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啼鶘胡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鵜鶘一名淘河水鳥也石師一作碩師

【郭註】神知之不足恃也知此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爲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循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跂而學彼也【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爲有所困有所不及爲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明治國者何以知爲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疑獨】夫聖人者聚衆人之善并天下之知所以爲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豈用知以求之哉【碧虛】蟾蜍辟兵而不免仲夏之殺鷄鳴將旦而莫逃鴞狙之難

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衆忌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口義】阿門曲側之門窒路淵名七十二鑽言用而占之數也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鵜鶘飲涸其水而後盡魚此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應之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不待教而能言自然之喻也【通義】此章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是正論言有用必自苦去所長則無不善矣能不能皆天也患非有心之可避能非有心之可逞也去一事之知則心體虛明而天光不爲物蔽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側足而墊玷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義作至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

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爲啻容足之於地耶【疑獨】莊子論道其言浩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其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則無用之爲用明矣逍遙遊論大樗大瓠皆此意【碧虛】人以踐蹈之外爲無用之地若掘之墊下至於黃泉獨有容足地則不能跬步矣譬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爲用明矣【口義】墊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不可行矣故曰無用之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喜）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波高下貌）

【郭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爲性所不能不可強爲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無以相賤所以爲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本無我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也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呂註】列子云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

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亦時而已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遁高不爲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若尊古而卑今則以狶韋氏觀今世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爲異順人而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教以所無也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疑獨】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有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學而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自在不學而爲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至人唯變所適不留行焉

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已彼來則教
之承彼之意而不以彼爲彼也【口義】遊者自樂之意
有能有不能喻有達有不達流遁逐物決絶自異任
爲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無流遁決絶之失矣
覆墜溺世故也火馳逐利名也此皆不能自反者雖
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没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
無留戀以古今爲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
上古觀今日則皆爲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
不以古今爲是非順人不失已外混世而内有所存
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無

彼我之分此卽齊物論因是之意 按能游者溺而不止不能游者住而
不反此游字是游世之游非遁遙之游也故一則爲
流遁一則爲決絶覆墜而不反此決絶之弊火馳而
不顧此流遁之弊也二人相與爲君臣言各貴已而
賤人也易世而論定則均之非至知厚德之任矣故
至人善游不易乎世不失乎已而無古今彼我之分
何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皇視帝則帝爲
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爲卑矣一古一今遞高遞
下孰能不波乎此至人所以遊於世而不僻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羶口徹爲甘心徹爲知
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女展切跈
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
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豆胞抛有重閬浪心有天
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兮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

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
謀稽乎誸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
日時草木怒生銚挑鎒耨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跈或作蹍履也胞腹中胎也勃爭谿空也司馬云反戾也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
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
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
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者通理
有常運也人塞其竇無情任天竇乃開也閬空曠也
天遊遊不係也勃谿爭處也攘逆也大林丘山之善

者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名高則利
深故脩德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者禁暴則名美於
德也誸急也謀稽乎誸者急而後考其謀也知出乎
爭者平往則無用知也柴寒也官事果乎衆宜者衆
之所宜者不二故官事立也草木生而銚鎒脩者事
物之生皆有由也到植不知其然者事由理發故不
覺也【呂註】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
爲顫耳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則相蹍踐得失
交戰於胸中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
凡物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與元氣交通日

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敫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眞氣從之是以胞有重閬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事物不能撓六鑿卽耳目口鼻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矣奚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謚知不得不出乎爭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鎒始

脩也【疑獨】徹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徹則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然後六根解脫衆塵不染所以入道六者不徹則爲物所壅相陵踐而害衆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爲主息者冲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所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無往而非適也【口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眞聽明鼻口之所臭嘗爲眞顫耳心所知爲眞知德爲至德矣叓謂不通跈者足所踐也人見道有礙則累於形迹而衆害生矣天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心竅耳胞脬膜也重閬空曠也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鬪喻心蔽塞則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見人而善者平日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也求名利則德性蕩溢性暴急則名亦蕩溢言衒與名失之急而後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有柴哽不樂之意求衆事之宜者有固執不通之弊銚鎒田器春雨時至草木奮生人脩田器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

爲耕種計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毁也其毁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溢之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義海】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作爲以壅閼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其所倚以爲命者也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

險陋忽覩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為所勝山林臯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為謀則知出而爭與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矣後言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補註】息以生解難通諸家多以氣息言（按人恃息而生息恃虛而王虛者道之所集也故虛則六根為我用不虛則六根為我賊用則神藏賊則神亡凡亡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也故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柴生乎守官事生乎衆宜此皆以務勝其神以蔵襲其虛者也春雨日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之時息者時至則生銚鎒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倒者可植以此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靜然可以補病眥（貲）媙（血）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眥媙一作揃搣駴謂改百姓之視聽）也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即聖人也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揃㓕而後有㓕攖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揃未嘗㓕安用㓕未嘗攖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

【鬳齋】然當是黙字之誤靜然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為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問焉聖人者神人之緒餘賢人者聖人之德業君子者賢人之名迹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

【碧虛】靜然補病未可以完神眥媙休老未可以還嬰寧以止遽未可以灰心雖然勞者之務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無迹賢人尚行義君子貴循理小人事苟且也

【口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全剪㓕物欲可以優游至於老寧其身心可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勞者之

務若安逸之人胸中本靜則不問及此所循所其無逸之所言非佚者之事也聖人以仁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盛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營營求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

演(踐)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爲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池)聞之帥弟子而踆(存)於窾(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赴)河。演門宋城門名 踣僵也 踆頓也

郭註 慕賞而孝去眞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踣河 口訣 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毁死許由之迹其徒至於踣河殉迹之弊至此 獨 演門有親死而善毁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爲官師鄉人慕之强哭詐毁至於滅性而死者半殉迹之弊也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許由務光古之無爲者逃堯湯而去之未能無不爲紀他申徒狄則尤甚者也 口義 鄉人慕之毁死者半此言好名之累許尤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蹲於窾水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吊之而已此已可笑三年後申徒狄又慕隱名踣河而死此極言好名之過也

荃(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荃香草可以餌魚一云魚笱也 蹄兎罥也係其脚故云蹄

郭註 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口訣 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筌蹄之喩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碧虛 獲魚兎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頓舍漁獵之夫尚不處飾其笱罥探微之士奚用巧事於談說乎 口義 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義海總論 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終亦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儻然無爲闇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之患莊子貸粟而申轍魚之喩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儆詩習禮爲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

皆原乎上之人以聖治知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
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
世患自息卽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
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
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
以言用其意互相發明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
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
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
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
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

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
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
有知恃息則入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
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
演門因毁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踏河皆由上貴卓絕
之行是以下立絜脩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
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
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
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莊義要刪卷之九外物終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九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諸）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餘）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
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
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
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

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
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
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善）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巵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註 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
見信巵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者也況之於言因物
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猶日新也日新則盡

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輙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故曠

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作爲卒理自爾故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

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爲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爲是異已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而言之九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爲重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綸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爲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

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惟言無言而後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爲之王故曰天倪也【疑獨】聖人之言應物當理徃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以曼衍窮年也卮言出於不言不言則萬理自齊言則不齊矣故莫若無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言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卮言之意天均天倪

皆自然之論【劉槩】水之在卮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卮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口義】莊子自言一書中有此三種說話齧缺王倪寓言也黄帝孔子重言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有味故曰卮言和以天倪以天理而調和衆口也父爲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巳言所以止其爭也

借重於耆艾則聞者不敢非古先帝王耆者艾也經綸本末知常變始終期年期頤之年曼衍自得也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爲言則歸於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一皆爲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故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凡人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則無不然不可矣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磨哉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始終相代於天地之間

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均者天理之同然也【義海】卮之注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卮所能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卮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而不厭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齊與言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

異辯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是亦遣言之意云【通義】寓言少知大公調之類是也重言羲黄孔顔之事是也卮言投所好以破其固蔽然後盡所規以要於中正如相狗馬說劍之類是也不言則齊謂不形諸言則事物各安其所理無不齊故道貴無言苟其所言皆指無言之體則言不言無所異矣蓋天下之物其異同各有所本不可以我而是非之也是以卮言順物不起爭夾以傷其天幾之微矣又原萬物並育無始無終亦莫知其故乃天運之自然天機之不容測者雖

欲言之惡得而言之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悟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爲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呂註】謝謂絶去之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直服人之口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蘁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疑獨】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子未知以爲勤志服知而得也大本造化也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還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逆立因天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爲順也【口義】勤心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耳才猶性也大本謂造物靈者知覺之性也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卽言律卽法義利在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服其心必舍義利是非乃可使人心服無敢對立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卽此見非不知聖人者【通義】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受才以下正指孔子之所謝者言外

見孔子無言而服人心舉世莫敢並天下不易之道
至孔子而定也蘊道也迎而立也已乎已乎者不敢
望也按六十化者忘是非也忘是非則無知無知則定已者定也定然後無人無我無人無我然後
無所蘊立此所以雖言而當法而實未嘗言也吾且不得及彼者言大本已立不將不迎吾且喪吾安知
有彼吾彼不立各因其然天何拍及之有哉此皆極言入化之妙郭註得之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
千鍾不洎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
所縣玄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鸛雀蚊虻萌相過乎前也再化
謂心化於祿所存者親雖係祿而無係於罪也鸛蚊取大小以諭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郭註】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既
以縣矣謂係於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
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
哀樂於其間哉【呂註】寀有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
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
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
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新傳】曾子為貧
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
不及而心悲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

而不以祿為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
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胸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
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
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
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通義】學以
無累為善有累道之罪也無所縣其罪謂豈可以是
許之乎疑而問也孔子言既見祿又見親不可謂無
累矣若無累者知親死之還大化哀亦忘矣況祿乎
【補註】不洎言不得與親共享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其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
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
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
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
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
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謂通彼我物與物
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成無所復為也不

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寘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爲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絶迹無爲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

也【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旣已爲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卽物物皆覩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則鬼神來舍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爲而後有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爲爲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

哉以爲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其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爲無鬼耶而有以相應以爲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疑獨】此學者入道之序知生死與陰陽爲一則無自矣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口義】野反朴也從順從也通大徹也物如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感者鬼入納造化於胷中天成與天爲一也不知死生卽無入而不自得大妙

極玄也自一至九借爲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生有爲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勸之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謂之死則有所自而求生之始本無所自旣始無生安得有死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適猶云然不然要其盡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所至有可據者猶圖經也二者果可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暮寒暑時至氣應安得

謂無鬼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言
造物不可知之意【通義】野從通在應感上見物來鬼
入在存主處見天成不知死生則合內外大妙則忘
內外矣生有爲以下皆言大妙之意疑而不決之詞
以見不能思議也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
字中間有脫悞生有爲死死果有自乎生本於陽適
聚爲有豈真有自乎雖如此言果能盡其蘊乎今觀
氣之在太虛何所適與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其
不測無端者不可盡也吾於何求之始終不可知似
無命也而又有命也禍福相應亦未盡然有鬼神矣

又若無鬼神此道之所以爲大妙而我之所得者如
此【補註】生有爲死也以下八句有脫悞不可強解按
有爲以下皆推明死生有無之一貫以見不知死生
者之所以造於大妙也勸公二字闕之言人之生必
有死而或者以爲死者有自於生也生者無自自
於無也其說果可以爲然乎果不可以爲然乎夫生
者既不知其所來死者亦不知其所往而臂鼠所何
適而又何不適也且天有歷數地有人據猶不可以
爲然而況人生乎故不知其然而然者命也謂之不
知矣且得有命乎天人感應無或爽者鬼也謂之鬼
矣且得執之以爲有乎生死一條有無俱
遣此之謂不知死生之謂大妙也與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
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
搜搜【蕭一作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條】甲

也蛇蛻【退】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豚】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
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
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蟬蛻皮也屯聚也搜搜動貌】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
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
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
不可問也【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
猶蜩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

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爲影然而
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
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
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
出者亦無待則不爲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疑獨】叟叟指衆罔兩奚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
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
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
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況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

化也【碧虛】當其未蛻止有蛇蜩及其已蛻甲皮固自
有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
顧蛻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影之生也聚於日
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
心則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口義】叟叟若隱若顯貌
稍畧也言何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知其所
以然者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
者比蜩蛇以影比蛻甲亦似之而非也屯聚也物遇
日火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也吾影自謂
也言吾所待者彼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況

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強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爲
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義海】影外微
陰曰罔兩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
差疊出故云衆罔兩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
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
也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
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
不得其朕正明此義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
之聚散無足問也況景外微陰乎【通義】此承上章生
死出於陽氣而不測故復寓言以明之予雖有而不

自知意者其猶蜩甲蛇蛻耶甲蛻有質景不可執故
曰似之而非也屯而爲有代而爲無此景之待明暗
而又待於形者形之生又待於造化而其動靜亦待
造化而然也強陽健而無息之稱萬物雖曰待之而
有無而亦適然不可知又何問哉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
子居不荅。至舍進盥(管)漱(所又切)巾櫛(側瑟切)。脫屨戶外。膝
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閑)是以不
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灰)盱盱。(吁)而誰與

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子六切)然變容曰。敬
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煬(漾)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戎字子居廣
雅云睢睢盱盱元氣也煬炊也其家句絶)
【郭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形
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呂註】睢盱
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諜成
光則戶外屨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禦寇其趣一也
【疑獨】其往也舍者迎將有禮避席讓竈言其外矜故
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與之爭

席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口義】睢盱矜持貌誰與居言物我未嘗忘若與人同居也家公旅邸之主也煬者炊者也【義海】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耶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盛德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節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按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倣者郭氏以爲跋扈得之口義謂矜持不自在失之矣廣雅之說亦恐未然

【義海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巵言如水在巵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爲養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克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莊義要删卷之九寓言終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九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甫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平聲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但父甫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

用養害所養因杖筴策而去之民相連輦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幽憂謂其病深固也捲捲用力貌所用養也所養人也富貴有養而不昧貧賤無利而不求南戴日爲

丹穴

呂註 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 憂藏乎心謂之幽憂善卷踰懷道之深也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

於利利失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爲尊生也聖人之眞
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爲天下國家
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碧虛]天地大德曰生
至人之所寶貴故不以天下易之毳褐饘粥以自足
孰肯以物爲事而喪其天眞哉地所用養養物也物
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之物而害所養之民聖人
不忍爲也幽憂之病猶云暗疾夫無以天下爲者可
以託天下有天下而不與也捲捲自勞貌祿力勤苦
用力也用以爲養謂土地所養百姓也[義海]天生聖
人所以續道統明人倫贊天地育萬物也雖君萬乘

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
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
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
爭矣其胷中所存詎可量耶幽憂之病高誘註云幽
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巳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
天下爲此所以異乎俗也[補註]以舜之德爲未至是
言石戶之農不以舜爲至德故逃之耳口義作非自
然之德不成文理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
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俱縛
切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
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
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
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
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
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子華子魏人攫取也一云援書銘棄也一云斬手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
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碧虛]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
多疆埸廢地何苦爭爲鴻烈解曰殺我馬而求狐狸
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鏌鎁而競刀

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口義]攫挐取之也銘契約也
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可以有天下愛身者且不爲
之況韓國比天下尤輕今乃以不得爲憂戚而至於
愁身以傷生又重於一臂矣[義海]韓侯與魏爭邉境
所侵之地蓋無幾而憂形於色可謂於所輕者重而
所重者輕矣魏之諸臣諫者莫聽華子入見諫之有
道焉侯聞諫亟悟明輕重之當然吁韓侯亦賢矣哉
華子亦知矣哉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

苴疽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
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
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
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
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鮮以治天下。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
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
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
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一作珠哉。

魯君一作魯侯苴有子麻也土苴糞草一云糟
魄所以之謂德所加之方所爲謂所以待物也

疑獨 夫得道之眞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聞道而夕
死及其貴愛以身爲天下則聖人之迹也絲緒之餘
土草之賤微末不足道聖人爲天下之迹出於天下
之寄託而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所以爲言有
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隋珠彈雀喻世人以生
易富貴棄重而就輕也 口義 苴布粗布也帝王治國
家天下之功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知道之人不以
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
言抑揚太過耳緒餘土苴只就餘事上生猶云塵垢

粃糠也近世荊公之學直把做兩截看了以此施用
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之所以之所
以往也此一段文似內篇 義海 難進易退君子之常
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議矣天下功業莫大帝王
此猶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眞者豈常流可測邪
所以之所以爲卽語云所由所安也凡聖人之動作
聖字爲冗隋侯之重重當作珠全見呂覽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
寇蓋有道舊誤作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
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撫心曰。妾聞爲有道
者之妻子。皆得佚樂洛。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
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
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怨責因國人猘狗而殺子陽

疑獨 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我則彼之所
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子陽爲鄭國相未嘗與
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知之必因
人言而罪之此其所以不受也 口義 子陽鄭國相列

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非眞知已也譽而可信毀
亦信之矣此段與列子同【義海】此君子覩微而知著
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
道者之妻子而爲此哉夫至人之所爲雖其妻子猶
不能盡識况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
之又當致之有道也【通義】末句非莊文亦非列意乃
計效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悅下同）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

强（上聲）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
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
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
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舊誤作越）畏難而避
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毁約而見說此非臣
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
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
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
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
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三公）

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
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碧虛】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
竊勢以爲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此亦當知愧矣
【口義】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三旌三公也
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睹）之室茨（慈）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
樞（尺朱切）而甕牖（酉）二室褐以爲塞（入聲）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子貢乘大馬中紺（幹）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縰（徙）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七倫切）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
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
足胼（駢）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
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
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飦（旃）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悄）然

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回正也縱履無跟也應門自對門也希世顧世譽也躡脊鋼錯也一云盈虛不常貌

【疑獨】原憲貧而無怨者也曾子貧而能自遣也顏子貧而樂道者也【膚齋】子貢相衛結駟連騎入窮閭過原憲而歎其何病憲答以是貧非病子貢愧其言之失也夫迂趨世態希望功名親比周旋交搆朋黨學不治身教藉貲給生仁義之慝盛輿馬之飾學道者豈忍為哉原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

子忘養故不仕忘利故寡合忘心故契道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脩於內不殆者無位不怍此仲尼之所誦今於顏子見之【口義】莢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衣塞之抵風雨也華冠華皮為冠縰履曳履也假仁義以文姦曰慝緼袍絮衣也無表外破而絮見也腫噲浮虛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言其有節奏也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郭外田也郭內圃也學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顏子樂處不可草草看過審信也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丘之得言真得友也

【義海】原憲安貧弦誦學而能行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曾子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怍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為豈紆朱懷金可比哉三子皆聖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能勝升下同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

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心居魏闕言心存榮貴也重生重存生之道也

【疑獨】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為難勝故雖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所以有私牟為萬乘之公子一旦隱居巖穴欲如布衣之士實為難能然有其意則可期之以至也【口義】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能勝欲則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不入

壽者之類可謂有其意卽勉而行之者也〔義海〕纂微

觀闕國君之門許愼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强抑閼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使人任情縱樂以爲道有類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閼者也原其本意蓋爲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爲難能若過閼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已成功一也〔通義〕上言素貧賤之自得此言素富貴者有超乎富貴之志依稀乎顏闔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素感切）顏色甚憊（敗）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吐雷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洛）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一作娛）於潁陽而共（恭）伯得乎共（一作丘）首（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藉毀也一云陵藉也削然反琴聲扢然奮舞貌共伯卽共和共首共丘山也）

〔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僞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爲難猶且爲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爲易可知矣〔疑獨〕夫子之道充塞兩間何窮通之能累方其阨於陳蔡而無上下之交七日不火食夫子不以爲憂而弦歌不輟當時知夫子者獨顏回耳子路子貢不免有無恥之譏遂召二子而與之言窮通在道而不在物今予抱仁義之道何窮之爲此臨難而不失其德也道德在己非臨難無以見猶天寒而後知松柏故夫子以爲幸也遂反琴而弦歌二子釋然而悟執干而舞不知天高地下踰夫子之道不可得而形容由是知古之得道者窮通皆樂而所樂非窮通也〔口義〕不糝有菜無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不以爲罪也天寒松栢卽後凋之義因陳蔡之阨而後聖

人固窮之節見可爲法於後世故曰幸也削然瀟灑之意䓗然躍然也子貢曰數句是自悟之意共伯未必爲共和寓言也商周謂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義海】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述顏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爲幸夫子復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讃夫子之道大難窮許由共伯之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通義】危亡之難人生不可試習以自考今得遇此厄則常言死生無變于己者我得身親見之其卓然與大化爲徒者不成空言矣貧賤憂戚王汝于成非幸乎【補註】幸者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意通義所云亦是一說口義似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淸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務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盧一作）水（隴上曰畝隴中曰畎徂兵須強力弑君須忍垢椆水一作桐水）

【郭註】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淸遐高風邈世與貪利沒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舜禹湯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疑獨】舜讓北人無擇見其復命之深又言湯伐桀得天下以讓卞隨務光示湯無心於天下所以伐之者爲民非爲己也伊尹相湯伐桀之事具載於書而湯讓天下未嘗經見莊子製名以

寄讓王之意耳【口義】舜讓其友他無經見亦是寓言強力有作爲忍垢耐汚辱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卞隨務光古之隱者自沉之事亦不可考或亦寓言【通義】此與前子州支父支伯善卷大王亶父王子搜之逃位子華子論隋珠彈雀章大意相同彼言愛生此言避辱愛生者所欲有甚于生避辱者所惡有甚于死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

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洛下同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

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界血牲一本作殺牲

【郭註】論語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不必餓死也【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爲汙辱至於溺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爲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爲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爲贖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

則死非所愛也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爲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疑獨】孔孟稱夷齊爲聖人以信於後世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蓋欲矯世俗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口義】祈喜猶祈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爲政與治爲治雖有爲而無容心也行貨謂以利祿招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

其名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
也不賴不以爲貧也言二子非欲高節厲行以爲亢
使富貴有可受之理則亦受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
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謂周方興而所爲又如
此惡其以知謀取天下也【義海】與政爲政無私於巳
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
不以遭時自利則視人猶巳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
亂而急於脩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
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汙吾
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卒餓死焉夫餓死之及身

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
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巳而有足以障頹波與敎化者
故民到於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
仁而無怨也
【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
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時猶慨然中路而嘆
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
山谷而引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
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
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
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
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無迹
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
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
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
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卞隨瞀光二
三子自投於水何也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
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
不降以礪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

歸棄榮之意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
粥保身而已其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泠
終不屈於世累也【劉槩】於不得巳而巳者無所不拒
於得巳而不巳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
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
矣夫狷狂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
至於貪生愛利顚冥於嗜慾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
爲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
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閒而宜不失者也王
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

已而臨涖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於內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口義】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雨臂屠羊數段猶佳終不及他篇矣【義海纂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眞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寶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也世之忘己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遂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冥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者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莊義要删卷之九讓王終

莊義要删雜篇卷之九 九十二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隻)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

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異)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逋)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僥(驕)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孺)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余)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

夂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
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耶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人皆巣居以避
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巣氏之民古者民
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漾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
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
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試紂自是之後以
强淩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
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稅子路
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
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試衛君
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
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
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
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

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
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上聲反其情性其行
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
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
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
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又犬流豕操瓢而乞
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
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

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
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
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平聲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
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
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
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

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帶牛脅以牛皮爲帶也

【郭註】此篇寄明因衆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之雖盜跖不可御也【呂註】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而行仁義亦不免爲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疑獨】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禹湯文武已陋堯舜之迹矣至於夷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碧虛】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磔

怨憤投竄有如操瓢轉移皆利身後之名而喪素養之命者也【口義】涌泉喻氣王飄風輕颸也枝木削木皮以爲冠也牛脇脇之皮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蓋再通謁之詞卒之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孰論詳論也磔犬流豕喻其以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也不念本失其本真之性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義海】樞戶義當是樞苦鉤切枝木之冠取嫩木皮以爲冠縫衣撻被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通義】謂武爲後世絕滅決非先秦之文執轡三失等語絕不類莊子口氣亦不知孔子之爲孔子也

【補註】此篇的係擬莊者妄撰非聖之語且文義粗漫殊不類莊即封侯宰相皆非秦以前語而又避漢文諱以田恒爲田常則非南華手筆尤屬明甚按南面稱孤及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等語俱不類春秋時詞事且子路之死在哀公十五年其明年夫子卒去顏子死後十年所矣乃云顏回爲御而中述子路之菹豈非小人無忌憚者之爲乎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干勝一作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子貢諫之遂棄其蔬而餓死申子或云申徒抱甕之河或云申生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呂註】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

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疇暏與事以毋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義眞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爲行不可一日無也苟得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顯無恥則臨財苟得多信則飾

言求進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士之爲行徒抱其天而不知人也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其言如此爲名爲利皆不順於道各執一端日與子訟而不決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棄本逐末則一也無爲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意而教戒之轉行成義言徇名之失赴富徇成言徇利之失唯無所徇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旨義】多信者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苟得謂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言行之情悖戰於中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卽得時爲義徒失時爲簒夫也子正爲名謂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爲利而

已不假矯僞之名也名利皆非眞實道理故曰不順不監無約喻自然能循自然則無君子小人由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氣也執圓機則無是非信義獨行而從容中道矣轉行背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毋同服被離麗也若正言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遠不如直情之爲愈也【義海】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會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通義】此亦上章之意而以無約折衷之也滿苟得言滿其苟得之心他不恤也無約以至無至約爲指的也小人殉財以下擬爲無約之言以匡子不見父爲上世所傳決非孟子同時矣按子張爲名故主於有爲苟得爲利故主於無忌憚言修義可以得名故人之於行不可不爲盡人事也詐信可以得利故人之於行不可以爲僥天幸也抱天卽恣其利欲之心以僥倖者非下之殉天從天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

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

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洛）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礙）溺於馮（憑下同）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憑）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丹）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了）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知不足云者，言爲知力不足故不用耶，抑但推尋正道不忘故不用耶。馮氣言儐畜不通之氣也。內周樓疏者，言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呂註】無足以富爲見下貴是爲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爲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輙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以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爲世俗之所謂，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侅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爲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繚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也。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碧虛】物莫重乎

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惕怵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舍其自爲而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罍空之蟻唯聚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動以百姓非爲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也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陀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濫則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眞性已竭貨財已單思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同義]此富指富貴者非有甚高難及之行心無所主失其正性而爲流俗所化非人是已覽察古今尚背以求自利而已至重至尊者天理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安體樂意之道哉迷而不覺故曰不監爲所爲乃人爲所以爲者天理也棄天理而弗循雖天子猶不免患況其下者乎富貴之人極其美好盡其權勢至人賢士有所不及俠人因人秉人皆言其力可役物也知者所爲以百姓之同得於天也爲主不敢違於法度德足於已則無所爭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四處四方也貪廉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皆求天理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名害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嗛謂塞滿其口仸溺不自在馮氣怒而氣不通也取慰猶取足也竭用力也雖靜居亦沒於嗜欲體肥澤而有驕滿之意積財如堵戀而不舍戚戚焦焦於胷中疏窻也樓牆上樓也繚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

[義海]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爲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爲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已晚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補註]體澤則馮謂氣塞滿也

[劉槩總論]是非生於人之情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

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末篇以子張之言爲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補註】是篇諸氏曲爲解釋迂謬甚矣且辭意甚明無總論可也姑不錄【口義】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四篇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同異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爲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爲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莊義要刪卷之十盜跖終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十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稅）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反）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

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
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
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奏一作）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
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尋談二音）韓魏爲夾（鋏同一作鋏）包
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
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

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
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
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
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
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
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
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
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

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
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
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患）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
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
也（曼胡粗纓無文理也鍔劒刃也鐔劒口也鋏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三環闡義而愧讒餌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爲太廟犧牲
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劒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
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
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劒以天下

爲之所以言天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開之
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
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諸侯以一國爲劒故以士言士
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清廉居次故以爲
鍔賢良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聖植以爲本者故爲
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鋏爲國者觀其所
以爲鋒鍔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
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
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劒則正指王之所好以
救其失[碧虛]廟戰者常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

法四時故政脩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
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爲劒豈直太阿干將比哉
趙文王之喜劒傲吏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
殺者也古有寶劒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覺影
無曲直響無清濁匣於廟堂之上則威懾四夷用於
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却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
中虛開之以外漠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
鸞舞麟振屈伸而鳳騫龍躍又何事乎擊搏斬砍而
弗休止耶【劉槩】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損
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己同

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
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耶必假言而後
獲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
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
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
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
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諷而
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
其道哉【口義】喜劒喜劒鬪之戲也夾門攤門也幣從
者猶言犒從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曼胡纓

麤也短後不襜也語難欲鬪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
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發後先至鷙鳥將擊必匿之
勢也敦斷也以劒相擊斷也鋒劒首也四時五行日
月陰陽皆順造化自然之意上決浮雲下絶地紀形
容其所用廣大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
利人和也服與伏同王既感悟不用此戲劒士皆退
伏自斃於所居之處也【補註】此篇全不似莊語按莊生傲
世肆志見於犧牛生龜之喻審矣冶劒服而說趙王
何異說盜跖而料虎須哉莊生有此不足爲莊生矣
且文字直突淺露大類
策士所爲不足辯也

莊義要删卷之十說劒終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十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甫）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
披髮揄（搖）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
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
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
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
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

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
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
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如那二音）
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慨）唾（吐臥切）之音以卒相
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
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
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

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
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
不屬（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
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用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賦一作）不美
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
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
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
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慈）事有
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
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
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
人謂之慝（忒）不擇善否兩容頰（或顏字）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
臣所謂四患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卦）功名謂之叨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
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
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悄）然而歎

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

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耽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

得過一作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敎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

之難化也湛一作其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揄袂揮袂也齊民猶言平民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兩容頰適者善惡皆容顏貌調適也得過者言得過失也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

外蜞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吕註】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者也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之所謂孔子者孰肯以物爲事故道之眞以治身緒除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覿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爲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劉槩】夫眞積於內神動於外刑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爲天下然後可以寄託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長沮桀溺之絜身而亂倫

未嘗不辭而闢之以此知寓言之意有所在也【口義】挐船篙也緒言微言也不屬不繼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總攬也稱譽詐僞譽所不當譽也以敗惡人毁所不當毁也以顔色投人之好曰頗適善惡皆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所欲而潛引拔之曰偸拔其所欲所以謂用以自點檢也凡所爲爲人所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眞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言以物付物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爲眞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威敬畏之也逆立迎

面立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沒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也【義海】緇帷言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以爲名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靳過分則忌之眞者在已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眞則中無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凡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知孔子者不過於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持其迹而非之世人多病是經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補註】祿祿卽碌碌蓋古字通

【附口義】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

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劒又踈直矣盜跖篇謂宰相曰戰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卽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劒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莊義要刪卷之十漁父終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務）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饗而五饗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牒）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𩐭（齎）其所患。夫饗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盈）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

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頓）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李云方道也吾驚者見人感已即違道故也饗讀曰漿諜問也貴老謂重禦寇過於老人也𩐭亂也保附也敦豎也賓者通客之人也無謂也者非道德之謂也食而遨遊本作飽食而遨遊）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己內不解則外矜飾形諜成光舉動盤辟而成光儀也外鎭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若鎭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𩐭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無求於人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爲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遇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忌其能而任衆人者也【呂註】內誠不解未能忘心形光可諜而知非藏身之道也

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鎭人心使之輕貴老而重己則自貽其患也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孰言其熏蒸而至於成爲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爲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疑獨】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諜有窬察之意謂德性未造懸解而窬察之形於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善哉觀乎言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屨而升堂戶外屨滿言歸之者衆果爲人所保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也【碧虛】戶外屨滿人果保附有迹故人保附無心

則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也感物
悅豫有心出異搖汝本性理何可堪從遊之人皆出
汝下忠告莫聞唯事巧𢙢且人來保汝不求無爲而
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虛懷無繫委任羣才
無勞無憂飽食遨遊而已【口義】誠積成儀所以人敬
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即此意貴者老
者人所當敬今反輕彼而敬我言其迹愈露則不能
逃當世之患也處止也已助詞言汝不必出游也古
人坐席必脫屨而入急於迎晉人不及穿屨提之而
走也此段文歸結在一虛字上【義海】凡有以感人者

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
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
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孰若此古文熟與
孰同無能猶云無爲也【通義】列子自反存誠之功未
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昭人而人敬之感豫出
異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同於常人耳外既不常
內必搖性人方豫悅焉能知我之搖性而告我耶
【補註】出異猶言表異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
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
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
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
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
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闔語助也胡何也良良人謂緩也或作垠音浪冢也言何不試視緩墓已化秋栢之實矣
【郭註】呻吟吟咏之謂祇適也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
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
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
之至故爲秋栢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

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
已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
有積學之功而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其功以賤
物者不避其親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
穿井所以導泉吟咏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
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
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
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閒也仍自然之能以爲
已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呂註】緩自爲儒而使弟
爲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

緩之所以爲儒翟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栢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未嘗異也而人乃以爲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爲已有而至於相捽者無異世之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有知則遁天是以謂之遁天之刑 【疑獨】 河潤喩澤及之遠三族父母妻也緩之爲儒弟之爲墨因其性分以充之良知良能之良言

爲儒之性不可變也人各有一天造物之所與人不能強無之造化所不與人不能强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愛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知彼也學不至於命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爲知而不自矜況爲道者乎 【口義】 闔胡皆何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己能使弟爲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爲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 【義海】 有德者以不知言

緩所以失道爲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 【通義】 闔胡二句詰解無意呼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時之秋如栢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黨弟以致我死乎十年宿怨其爲儒可知矣 【補註】 陸云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使弟墨爲功而怨其父不知翟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 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

所以爲衆人也 【呂註】 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口義】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郭註】 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

【口義】 勿言難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忘言則離人絕迹與天爲徒矣之往也歸於天人之意 【義海】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世有淺學謏聞而矜衒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合天之妙哉

朱泙平漫慢學屠龍於支離益。單丹千金之家。三年技
成。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事在於適無貴遠功【呂註】龍之爲物其變化有
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
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
也【碧虛】龍者變化之物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不可的
視又惡可得而屠設爲此大言耳至於技成而無所
用其巧則深有旨云【義海】此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
忘爲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
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

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
故超乎砉嚮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
形容哉功成無所用巧則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
龍爲何物屠者何人也按古有豢龍氏則屠龍之技世或有之但但之所巧道之
所拙也世之有用道之所無用也蓋寓言以譏世爾諸說皆鑿郭爲得之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
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
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
也【疑獨】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以必不必也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
喜怒交戰於胷中者是也【碧虛】外物不可必故至人
僨然任之以免恚忤若强欲必之則有抉眼藏血之
禍可不謹歟【補註】聖人以事出於天非人所能必故
能專任自然隨因順應而與物無爭衆人則以不可
必之事而欲任智力以遂之此爭之所由興也聖衆
之異在必不必與不必必爾必守原無異口義分知
與事言恐非莊意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

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
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
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竿牘竹簡爲書相問遺也冥一作瞑音眠悲哉乎一作悲哉悲哉
【郭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小知所狥也昬於小務所
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
累則迷惑而失致也是以至人泊然無爲任其天行
也爲知所得者細任性大寧而至也【呂註】小夫之知
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
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
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
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亦大矣而其知不
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
可悲也【口義】饋遺書問皆鄙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
輔導萬物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所以
迷惑乎宇宙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
也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安處無爲之地水
流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其發泄而去歸於
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之終始亦猶水然大寧
即無爲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補註】冥者息心靜慮
之謂水流二句接至人來謂其歸神無始冥心自然
如水之流泄一任其天行耳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
牘毫毛之小若夫太一太初自然安寧之理皆迷惑
之矣故曰不知大寧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
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
屨槁項黃馘(國)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
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會)
痤(才何反)者得車一乘舐(矢)痔(雉)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
道榮也【口義】槁項瘦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痤亦癰
類癰痤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汙辱
不足貴也【通義】曹商以偶然之得自騰小人也今鄙
之過甚殆非莊子之氣宇矣

魯哀公問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
哉圾(岌)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彼宜汝與(余下同)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
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
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一作士)齒之神者弗齒爲
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
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
唯眞人能之
【郭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遺
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
危至人亦無以爲安也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飾
畫非任眞也從事華詞以支爲旨者言將令後世從
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慕仲尼之遐軌

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眞此卽今之見驗也子頤言效彼非所以養己誤而可言正不可已爲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怱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棰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

訊於外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呂註】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爲貞幹爲天下國家者倘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爲治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何足以上民哉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有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爲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爲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爲宵人耳唯眞人寂然而爲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疑獨】天布則施者不見其惠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施而務報商賈猶不齒之矣【碧虛】離實

學僞不若己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負販之徒尚有不望報者況士君子乎有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尙外刑金木內刑動過顯明幽暗俱不可逃何望乎平治哉【口義】畫彩飾毛言文藻之甚以支爲旨不知本也忍性矯激臨民之上以示之自不知其不眞實也受心者心著乎此故神識以此爲主宰也彼夫子汝哀公也宜益頤養也言彼有益於汝乎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也視敎示之也休已也民可以不治治之有心於治則難治矣施政而不忘卽有心於治天布天經也譬商

賈之人爲士者不屑與之齒因事偶相聚會其神亦不樂之彼有爲之人故有道者不屑與之俱也離麗也訊鞫問也食猶日食之食病之也入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義海】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也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補註】貞與楨仝古字通用詩云惟周之楨貞幹謂用爲輔相猶今言棟梁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慎一作）懁（徂）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旱）。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猝）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則或作）。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 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就義二句言但難知耳未爲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口義 有貌雖朴愿而實求益利者有內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有柔順懁急而反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纏繞者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言人之不可知也若渴言其進銳若熱言其退速相去遠者易欺故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褻故觀其敬剸煩易困故觀能見魯應遲故觀智急期易爽故觀信臨財易貪故觀仁臨難苟免故觀節酒能昏人故觀其威儀色能惑人故觀其所守徵驗也 通義 九徵皆設詐以爲心者李克之卜相彼但即平素無心之應以爲據君子以爲不若見垣一方人者之明況聖人無將無迎明睿燭微者乎此非體道之言亦非莊子之言也 [illegible] 此乃戰國譎詐之談聖人觀人自有道安用此瑣猥者哉殆亦莊生所不取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語）再命而僂。（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接）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比）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然）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瑰）。達於知者肖（消）。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 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爲德非眞德也眞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率心爲德猶之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僞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吡呰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若中無自好之情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天下皆

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
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也偃佒不能俯執也困
畏怯務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
達也通外則以無涯傷其內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
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多責傀然大悟解
之貌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也遭者每在節上
住乃悟也【呂註】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
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
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
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

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吡其
所不為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
人則自強故通達命者造物所為吾與造物為人故
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
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疑獨】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
卿也呂鉅直腰貌車上舞輕浮之甚呼諸父以名傲
慢之極堯許以天下讓而彼不能故曰孰協唐許德
有心下德也上德則無心心有眼動心也靜心則無
眼德有心則賊道心有眼則賊德道德喪則人偽生
偽生則內視思慮營營敗其眞性矣凶德謂眼耳鼻

舌心心為中德動則四者從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為
已之所好則訾毀之此心之賊也達大命者忘死生
而無累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安
之者也【口義】傴背曲僂腰曲俯身伏也循墻而走不
敢正路行也呂鉅驕矜貌車上儛者輕掀也孰協唐
許者言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彼
又安能合而觀之也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為
親切禪家謂之滲漏心又曰第二念為德而知其為
德則是有心於有心中又有思前算後之意是又闢
一眼以此有眼之心而內視則千差萬別不復知有

渾然者矣有以自好言已有所能也以我之能訾人
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矣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
於窮三必言慊然不足者有時而達緣循柔順偃佒
隨起隨倒也形有六府言人身中有此六箇蘊畜之
地知慧勇動仁義達生達知達命是也遭者猶有得
失委命之心隨則聽之而無容心矣按窮有八極言八者窮之極也
達有三必言三者達之必也形有六府形者表暴於外之名府者畜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畜藏於中不
免表暴於外也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故惟達者免乎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睫達命者吉凶
好惡無思無營而與天遊也口義以達生以下俱為六府似欠通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治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
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离龍頷罕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
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
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夫驕穉者自驕而穉莊子也緯織也蕭荻蒿也鍛搥碎之也
驪龍黑龍也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其民望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
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
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口義】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
也緯蕭織蘆爲箔也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
危道也奚微之有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此死生
之情異而各自當也【呂註】莊子嘗以死爲南面王樂
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
其制行如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
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資送吾葬具豈不備
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樓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
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徵應
也不應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必不合矣
夫執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
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

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
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呂註】以
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爲體則其生也備物以
將形其死也以之爲齎送非虛言也彼患烏鳶螻蟻
之食則不免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
之則平之至於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
舍失其常心是爲至不徵至不平也凡今知所以予
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爲神也【碧虛】任烏鳶
螻蟻爲兩平奪彼予此爲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
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羣動羣動何由而應分別爲明

明者受役神則冥漠虛通無物不應分別有盡冥漠無窮是爲明不勝神也〔口義〕萬物之理太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徵驗也爲之使言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不勝神言人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義海〕以天地爲桎梏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裸葬之說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明謂形之可見者必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徵也故曰明不勝神蓋使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也

〔義海總論〕首以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爲秋栢道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舐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舐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知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淵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乎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莊義要刪卷之十列御寇終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十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一作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

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音璧 一作闢 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郭註】爲其所有爲則眞爲也爲其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

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人卽向之四名也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爲備也其在數度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搢紳先生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散於天下皆道古人之迹耳百家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聖賢不明迹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都擧也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因爲之制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徧故未足備

任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全人難遇故闇鬱聖王之道大體者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離也道術流弊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呂註】一者神明之主天神至聖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眞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卽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

官相齒以此而已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不可以書言傳也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而已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爲道術裂矣【疑獨】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在矣本數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備而無乎不在也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

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之致聖賢闇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爲其所欲爲所以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必不合矣【碧虛】君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立法以定職分授名以表性行觀操以驗才能稽考以決黜陟皆有術數存焉道不足則用法法不足則用術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反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爲而自化也【口義】莊子於末篇論古今之學猶孟子末篇聞知見知自篇首至將爲天下裂是箇冒頭總序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

中鄒魯之學乃述於總序則此老未甞不知聖門之學爲正人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自是惡乎在卽無乎不在言學雖不同而道無不在也一謂造化曰宗曰精曰眞皆與一字同以天爲宗至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之意兆於變化則原於一薰然慈仁以氣象言法有區別名有操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纖悉明備配神明四句言功用之大本末卽精粗六通四辟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學分明是說孔子及散爲百家衆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孝猶耳目之不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

備矣【評注】此篇直敘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故機軸
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爲經精神命脉隱中自見司
馬子長稍湊泊班孟堅便遠甚古人之大體以上總
序先六經而後各家莊子豈鄙儒者哉盜跖漁父有
激其言之也【補註】察古人之全此察字與判析字一
樣言不見古人大體而窺其細猶所謂於道萬分而
知其一也卽前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之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
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骨釐聞其
風而說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荆公作三聖論出此作爲非樂命之曰節

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
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
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璧
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
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
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觳恪學二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

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湮因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
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應作槖耜而九鳩雜天
下之川腓肥無胈跋脛幸無毛沐甚風櫛側瑟反疾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以跂展蹻脚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伍
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吝以觭
羈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

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
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
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
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非樂節用墨篇名橐盛土器耜
未頭鈇也九聚也所治非一故曰雜跂展同木曰跂麻曰蹻鞋下藉也巨子墨道成者猶云碩儒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矯厲也勤儉則財有餘而
急有備大過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鬭令
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鬭爲非不怒言但自刻也旣自
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故博而不異不與先
王同者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

以得也毁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
令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
爲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
之情散無潤也不可爲聖人之道者言聖道悅以使
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王者必合
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故離於天下者去王遠也
墨子獨見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也以自苦爲
極謂自苦爲盡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爲
墨也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
也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尸主也爲其後世

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爲是
爲之太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爲亂之
上任衆適性上也今墨反之故爲治之下爲其眞好
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謂無輩也
枯槁不舍所以爲眞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者也
[呂註]自作爲非樂至博不異皆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
不同先王毁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
愛已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爲心甘其苦而爲之以
約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

爲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
乎生勤死薄使人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
子爲之太過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
如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爲常然則非也將使
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疑獨]生不歌故爲非樂
以節用爲道故死無服自黃帝有咸池至周公作武
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
服之非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蓋先王與
民同患其道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如
已也禹之道非墨也流習之弊則有墨墨才近禹而

道遠於禹所以不能無弊止於一墨而已[碧虛]墨氏
勤儉厲已救世之急非樂節用生憂死薄可謂大拂
人情矣然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鬪近理不怒近
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但後世效之
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亦才士之美者也但所行失
道德之正耳[同義]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麗萬物不
以禮樂度數爲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天下之用
有餘主於儉以足用言世人以衣食不足故致爭亂
也後之學墨者遂抑過大甚以鬪爭爲非以不怒爲
道傳不異者廣其說而尚同教人愛已兩失其道不

近人情故不類相里姓勤名也奇偶本異而曰不忤此强辯之辭後世子孫也求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爲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義海】此言墨子之道不可行於天下後世議不及楊氏意在其中矣【補註】莊學老與楊同師故不闢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至)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而)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

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强(上聲下同)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忮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也華山上下均平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强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也救鬬寢兵所謂聏調也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聏調之理然也見厭强見所謂不辱也不因其自化而强慰之則其功太重也謂置五升之飯明自爲太少也日夜不休以爲民謂民亦當報已必得活也圖傲揮斥高大之貌不爲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爲救世之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爲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

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以聏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舍此所謂調聏之道也其行適至是而止謂其不聞道也【疑獨】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末世尚有如此者故聞風而悅之其意願天下之安故以聏合歡以調海內上說其君下教其民有以見爲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而足見其自爲太少【碧虛】我必得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乎言不圖傲也豈徒夸傲爲救世虛名而已【口義】別宥猶在宥容謂體行謂用以和聏合

人之歡以調一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也强聒不舍
人厭聽而誇說不已也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
之先生猶不得飽弟子可知忍饑自苦日夜不休豈
爲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託名救世而自利之人
圖傲謀矯之也【義海】接物以別善類宥愚蒙爲本則
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俗興敎化但行之有弊不
若聖治之大全而可久也【補註】不飾是不致飾也凡
事有益於天下則爲之苟明知其無益於天下則不
如已之耳口義欠明
公而不當。黨 一作易 異 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

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便平聲 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
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故曰。選則不徧。敎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
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 零 汏 泰 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 奚 髁 火 無任。而笑天下
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 追 拍輐斷。與
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 危
然而已矣。推 吐雷反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
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
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聖
賢。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
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
敎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矣。其風窢 域 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
輐 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韋 不免於非。彭蒙田
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

則不徧都用乃周也敎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冷汏
猶聽放也曰知以下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
之而又鄰傷焉謑髁無任言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
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
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
知是非前後瞎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耳魏然者任
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生
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
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
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任

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
土塊非死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爲詭怪
得不教謂得自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以
爲言也窢然逆風所動之聲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
也魭斷無圭角也韙是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
失道所以爲不知槩嘗有聞言但不至也【呂註】不當
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爲一不顧不謀與物俱
往寂然不動三子所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
子者之所不知也冷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
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爲道二子以道爲止於此蓋不

知智與巳未始有物也謑髁不定縱脫無形而非天
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巳也椎柏鍊治之魭斷破絕
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智慮前後魏然而巳其所
謂道非道者以其滯於無知之域也【疑獨】冷汰自放
不累於物故以薄知爲循近傷將欲都忘之無任則
無事無形則無迹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則免累矣魏
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而常應行如推車往
如曳尾緣於不得巳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隧所
以患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毁譽出於有建二子
遊於吉凶毁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物以塊然爲不

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德者有心所同得雖云槩
之微道無不在而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
是三子槩嘗聞道而未得道也【口義】趣物萬物之理
趣也不顧不謀無計度也彭田愼三子皆齊之隱士
其說謂天地亦萬物之一者一則皆齊則無爲之道
也去知與巳無爲也冷汰脫洒無拘礙也其說曰若
以知與不知爲分則迫於知而近自傷矣謑髁不定
貌椎拍輐斷無圭角也隧轉也回也風還羽旋磨石
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喩物唯無知則無是巳
之患無容心之累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

不失道矣如今山林修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
猶死人也魭斷與前輐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
者非道也【義海】愼到棄知而若愚去巳而任物不得
巳而用雖爲非爲也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
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故不慕聖賢之名
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
豪傑笑怪也【通義】曰知不知二句言若求知其不知
以良知爲薄則外來者得以蔽其明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淡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君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

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耎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毁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郭註 有積爲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天地萬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飭斯非主之以太一耶在己無居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也應若響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耶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性全然後能及天下天下歸之如谿谷也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雖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用取虛者守冲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巍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也隨物故物不得咎理根爲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爲紀去甚泰也至順則金石無堅迕逆則水氣無

耎順全逆毁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爲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 以道爲精則以物爲粗以物爲粗則以無物爲精矣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不能抜矣一與言爲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關尹子曰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以下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 口義 以有積爲不足藏富於天下也與神明居守自然也以無物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表者應世接物見於外者也空虛則物物皆全實實理

也無居無私主也自著者隨物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谷之應皆無心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清而無名以同於物爲和以無所得爲得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唯其以虛爲實故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爲巧我以無爲爲巧人皆以福爲福我以免咎爲福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補註】以有積爲不足只是貴虛無意非藏富天下也此段關尹老聃凡三見皆先關尹當自有意口義以爲先弟後師一時快筆非也

芴一作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音稽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音傲倪音詣於萬物不譴音欠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音瑰瑋而連犿音翻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尺叔反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音璧深閎音宏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音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音稅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謬悠若忘於情實者荒唐無域畔也莊端正也瓌瑋奇特也連犿宛轉貌與物相從不違也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卮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也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

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爲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爲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爲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爲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爲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爲乎莊語猶法言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爲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不譴是非所以辟於世俗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

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故應化也其
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也芒
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也【疑獨】天地者神明之體神
明者天地之用體有常而用有變外物而至於外死
生體道而至於任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
外古之聖人所以其道為當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
不該無不徧而已是非本無有無不勞遣唯其混是
非故處世無忤所言瑰瑋而連犿參差而諔詭皆充
實於內發見於外不可自已也【口義】寂寞無形無物
也無常以不一為一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畢羅

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
虛遠也荒唐曠大也無端崖無首尾也儻黨同觭奇
同不儻無偏黨也不以觭見所見不主一端也不譴
無泥所也連犿和同混融之意參差抑揚不定諔詭
滑稽詭譎也此皆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以
已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遂上
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物理不蛻不離於道芒
昧言其書之深遠然其胷中所得之又非言語可盡
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別為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
後明其學出於老子也【義海】此段南華首於論化次

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
化所以橫說竪說無非道也【評莊】前三段作三箇雖
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
兩字謂其學非無用乎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
力最高【補註】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言
其道與天地萬物為一玄同至化乃其自任處口義
以為反說非也無傷即無妨意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古歷字）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
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

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
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
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
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
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洛）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
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
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
可以為圓。鑿不圍枘。（芮）飛鳥之景（影）未嘗動也。鏃矢之
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
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主蘂切）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

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帝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畸一作人焉。曰黃繚了。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奥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殆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郭註】昔余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爲辯者之流。按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眞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者而施之口談自以爲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爲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爲言。所以爲德。今施恃其辯則不知無言者也。爲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爲名則強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夫無聲則響絶。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疑獨】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靑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爲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爲差別而已。施持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爲名。此古人所不爲。故不曰古之道術。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喪其本眞也。【口義】墨翟宋尹彭愼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末篇言之。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

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天氣下降則與地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大者不出小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今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自為圓本不相連亦猶解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也而其國人各自以為國之中也天地乃萬物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鴨

為鴨雞為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三也楚都郢而為王亦與有天下同丁子蝦蟇也始為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火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為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目不可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可謂影動矢在弦為止射後謂之行離弦而未至侯則為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而不稱犬牛馬二體黃驪一色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黃驪附馬牛之體而言

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名孤駒則非有母不可言孤又言有母也尺棰折而為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說與惠子相應强辯而不已抵本也言其本領不過如此陳幽暗也但以一人之私見自足則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聞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

【評莊】卯有毛以下數語奇峯怪石千態萬狀柳宗元終身不辨莊子序道術而以已終乃借惠子相形細讀書中惟惠子嘗有辯難豈當時疑惠子與莊子並

者而姑破之邪

【陸德明總釋】子玄之註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嘆膏梁之途說余亦晚覯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褒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邪曰夫欲極有敎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敘雖談無貴辯而敎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

祛斯之弊故大舉惠子之云辯也【劉槩總論】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淸近隘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

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爲清靜墜於田彭於是宋鈃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爲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淸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眞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義海】末篇敘天下之道術皆不免於有爲趨尚或偏未有久而無弊者一儒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敘莊其論天下古今術備矣繼之以自敘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旣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趨舍也【補註】此篇總論道術實本經之後序也亦序其祖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鄒魯縉紳之說是推尊聖人之道非百家者流也莊生宗老而

老子亦與諸子並列此老曾次可知矣

李載贄曰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知孟子願學孔子則知莊子之所自來矣太史公謂老子深遠乎謂老子非深遠者莊子深遠耳惟達故通惟深故遠有通有達有深有遠故爲累夫子曰老子其猶龍乎眞知老矣古今註道德者無慮數百家於莫形狀無惑也南華註有郭有呂郭氏不能解其書而能通其學謂郭即莊可也若呂氏不但通其學而又能解其書學者但由之以入則自然能通乎道通乎道則利有攸往亦庶幾深

遠矣雖然是未可以易言也第由之以資聞見亦可以工述作掇粃糠亦可以鑄堯舜故此經羣註並採所以兼攝上中下三機俾飲河者小大各足不使有望洋之歎云耳此侍御劉公所以賚少方王公嘉惠後學之意而必欲鋟梓以傳也予雖告老不及遍觀而識其意如此云

人亦有言蒙莊達生惟達故通視宇宙古今之變若寒暑晝夜相代乎前而堯舜聖人仁義禮樂之迹不啻粃糠塵垢往往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由千古道者彼其人豈徒摛藻譚藝與鉛槧之士絜短長哉諸家註者或洞玄宜或兼訓故言雖人人殊要之學者得其言而採其所以言庶幾於蒙莊達生之旨矣今少宰少方王公往開府金陵公暇手是編命沆偕中郎周君光鎬方君揚稍稍刪潤之旣竣役會公奉

召命而北未及殺梨比入滇侍御江陵劉公復出其書命沆校梓以傳追昔感今宛然夢寐無亦天欲發

皇南華千載之秘假寵於二三元老而然邪乃猥以不佞幸得終始其事亦未爲不遇矣夫蕭中方

沆謹識

莊義要刪雜篇卷之十天下終

〔明〕吴伯與撰

南華經因然四卷

明刻本

南華經因然卷一

内篇上　吳伯與偶解

逍遥遊

道無爲也無爲故無累我相且空知見盡脫遊於無小無大冥乎不死不生故大鵬爲至物方知世界之寛蜩鳩以近笑遠局於知見則莊子不亦悲乎者是已此立言之旨也自湯之問棘以下又重引小大之辯而曰宋榮子猶然笑之豎儒曲士之知未能齊小大也譽不勸毁不消定内外辯榮辱無間於世矣猶曰未樹未離乎

是非也至列子御風至矣泠然是非之外矣猶非無待也無待者無我者也故曰至人無己己且無之又何功何名之與有無已這一句說他空我相而破知見是逍遥徹上徹下之大旨故引堯由以爲聖人無名之證引姑射神人以爲神人無功之證皆所爲至人之無待而逍遥也大瓠大樗至末又以用字結之謂我之大自有用處只看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便見吾人學問歸著去蓬心之累棲心於何有廣莫是乃用而無用無所待而逍遥者也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鯤音昆國語云魚禁鯤鮞鯤爲魚子海運海動也海動必有大風搏音團扶搖謂之飆風

此托興於鯤鵬也鵬在六月乘巽風而起所謂

息也息即吹息之息謂風息也野馬三句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皆然而况大鵬突入野馬等句是倒插法蒼蒼非天正色特吾目力窮而無所極止故見其蒼蒼耳鵬之自上視下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寥廓無際矣此只形容鵬飛之高如此然則世界如許其大而猥以其身爲紛紛也何異蠻觸之爭乎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坳音凹堂之凹處培音裴閼遏也蜩

音條小蟬也鸒音學小鳩也決音血疾也槍音鏘枋音方皆木名

借水之積也一段引起風之積也至圖南一段說積又說聚一意也鵬積厚故到遠彼二蟲則知莽蒼之適無所積者而已豈知適莽蒼者不見千里世豈眞無千里哉所謂小知不及大知也而以小年不及大年況之言今人不知有椿靈便以彭祖百歲爲遐壽而羨慕之與知槍榆枋不知九萬里適南冥者識見短小一耳總說見有大小故志趨有遠近蜩鸒喻淺見之人鵬鵬息至物將以引起至人至物難見至人難知一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

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羊角風之旋者鴳音晏斥澤小鳥比音婢偕同也夏革字子棘爲湯大夫垂天之雲以上並予棘答湯語宋榮子名鈃

此又引證問棘說話而莊子自解曰小大之辨以結上鯤鵬斥鴳在物若小若大之論也自此

以下至列子凡三等人又在人若小若大之辨
也而總以無待之人智行德徵四者亦如斥鴳
之自以爲至豈如忘毀譽定內外辨榮辱者乎
然猶知有毀譽內外榮辱猶有未忘者存列子
則忘道矣猶有列子在非無不忘者也總之大
知小知分人分已私見未除何能與造化游必
須打破界牆直至已無其已而後眼空法界無
所待而逍遥故論鳥則鵬其大者論人則列子
其上者尚皆爲知見累而况其餘故以至人無
已結上鵬鳥至物而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統之

至人無已也無已而無所不已天地之正即已
也辨而爲氣即其功散而爲物即其名無已故
順物順而不助故無功聖人者又物得性之名
耳未足以名其所得也此則何大何小何脩何
短何去何來而謂之遊直禪於無窮強名之遊
而已乃逍遥之本致也故大觀之破小知虛遊
之遺實累雖大鵬與斥鴳宰官與御風同爲累
物矣乘天地之正數語莊子寓言中之莊言乃
自道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
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
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爝音爵偃鼠鼠地中行鼠許由潁人字仲武

看幾箇名字便見是聖人無名之證總言至人
之無待也蓋使許由必待治天下而後快則許
由知有天下便知有已知有已者便不能治天

下故無用天下爲此所謂不越俎而代各安所
安而爲天下無待之人也不越而代者即無待
之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
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二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藐音渺射音亦與音預蘄音祈旁礴渾同也稽音啓斷音短太山神名

看幾箇神字而終之曰塵垢秕糠便見神人無

功之證總言至人之無待也神人專氣食母不以事爲事物且不得而有之惡得而傷之無論溺熱矣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正以有此神人之實焉外此皆塵垢秕糠耳安有至人而肯以秕糠爲事哉引宋人一段見堯無用天下爲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無所用於天下喪天下者也喪天下者自遺其已者也是謂無待而逍遙耳猶時女也言這幾句言語就是汝如今一般

如瞽如聾不信接輿之言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瓠音護瓠落音廓洛呺音囂掊音剖龜音均洴澼絖音平僻曠說音稅樗音樞卷音拳狸狌音離生辟音闢斄音離來二音

瓠落無所容容缸也推之乃缸小容隱指劍故說慮爲大樽浮之江湖惠子名施宋人

莊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無用之用因性任理變化不拘安所轉徙掊擊而困苦乎倘不善用之則百物爲累四體難周世之纏縛世俗殺身智巧者何異犛牛之跳梁而死於網罟此莊子之善喻也浮大瓠於江湖樹大樹於廣莫天下豈有無用之物在人之用無用耳用無用便是逍遙此一段設爲惠子二喻因莊子堯許以下數語說得荒唐若憂其中情之寥落也而曰無所容若憂其規矩之佚蕩也而

曰不中規矩無所用之不知神情無繫若垂垂無所歸何不可浮於江湖中心無爲斧柯不尋物莫能害何不可逍遙寢臥此莊子之微意也

齊物論 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乃所以與物渾忘而能遂其逍遙者也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則無耦無耦幷無我無我而我忘我忘而物論無由起矣是非之爭起於有我喪我二字最急著眼所以莊子取天地間至無根者之風以形容之風出空虛起何從起受何從受生於無而歸於無故稱天籟大知閑閑以下摹寫人心變態皆所爲吹萬不同執我之故也莫知其萌則天籟無爲之爲矣無爲之爲屬之眞君眞君悟之則聖迷之則薾然疲役而可哀子綦知之所以喪我而嗒然也欲認眞君無師成心師成心而有是非難以解矣蓋是非乃物論之祖物論之齊不齊由此繼之以儒墨者儒墨又是非之著也欲定是非之正非明者不可所以謂莫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泯也總之因而已矣物無非彼以下句句言因是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以道通而一之所謂達也達

者不自用而因乎人故曰寓諸庸是爲任乎兩行不離是非自無是非耳不用而寓諸庸正是因是也古之人以下言是非之彰虧道者也滑疑之曜聖人所圖也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齊之至也總只在無謂之言無謂之言只是因之一字蓋這有既從無而來只合還歸他無的處去其方便法門只是因是而已所以聖人之敎與諸家不同分辨處卽非分辨知處卽不知所爲知止其所不知乃葆光也天府葆光巧立名字只是天和天均之義所謂喪我

也堯舜之問答是非未忘也齧缺之論造於眞不知也長梧子之答則所云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乎知大覺之無夢而萬世猶旦暮矣總是歷引利害死生夢覺以發明是非之論也而又約之以待彼終之以無竟至化生相待則萬物歸一相待之迹又無由而生到此則知是非夢覺放下擔取一齊都休那裏又有待與不待夢爲蝴蝶覺乃莊周譬彼窮指方茲交臂千古悠悠總歸物化乃大齊矣起初說箇喪我末後說箇物化即欲求所爲我而亦不可得喪之一字又

將何處著落此莊子之結語也中間曰眞君曰天籟天倪總是喪我而物化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綦音其嗒音榻居音姬呺音号翏音流畏音偉佳音萃枅音雞洼音蛙汚音烏謞音孝宎音夭咬音狡似鼻以下衆竅所似激者以下衆竅之殊聲

前說至人無已此復說箇喪我我者彼是之所以成能無我方能無物能無物方無是非而忘

我者天之爲也故以物論不齊喻之吹萬不同歸之於天蓋我既無矣知見何從而生此其無形無情如天籟者非耶凡有竅受聲有形受役無竅無聲無形無役無亦不立有於何生天生物者也生天者誰天不能自生況物乎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則衆竅中之怒而号者誰耶畢竟聲氣之元有主之者而特不知其所爲主也是以謂之天籟主而不主有而不有所謂無我無彼是之爲齊聽聲如響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爲籟音響無從

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
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鬭縵者窖者
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
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
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
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
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
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
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
大哀乎 洫音旭窖音教厭音壓慹音慴菌音窘賅音該薾音涅

上言吹萬不同故下卽人身而指其萬不同者
極言之寐覺接搆以下小知之人許多戀態卽
上之風木形聲也物觸而動若弩機物引而滯
如守盟鬬心滑眞日消於衰殺溺意所爲日沉
不復反此等機心愈老愈深日遊鬼趣不可復
活矣蓋小人之心事如此喜怒二十二字又模
寫其接物之情狀言其一體之中有此情識非
吹萬不同乎然而如樂之出虛乍作乍止蒸之
成菌倏生倏死求其所萌而不可得咸其自取
怒者其誰邪已乎已乎卽云誰乎誰乎旦暮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猶云這箇蓋爲眞宰立
箇暗號下文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非彼相代
乎前則我無由而生非我有生之身此理亦無
領受鉤連胳合亦最近矣然求其所爲使者竟
不可知索其所爲眞宰之形迹竟不可得生滅
紛然寂滅宛爾所謂不知其萌所謂天均也然
這箇眞宰使人人可信其所可行而日用焉只
爲有情故能使人以無形故不得其眹耳欲於
有形上體認則百骸九竅竟誰親乎親之則皆
悅之皆悅之則有所私有所私則將莫爲臣妾

莫爲君臣而莫能相使形骸中求所爲使者而
不可得然後知這箇眞君吾之眞性也眞性不
滅不增不以得其有情而益不得其情而損蓋
眞君變化無迹離之不可執之不可形神兩無
棲泊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耶彼
以形爲累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卽死生不
可哀之甚耶所以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及喜怒
等情皆形骸之累也惟嗒然喪我者無形而化
不能役乃天下之至神也○眞君卽眞宰禪家
謂之眞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認得者

只要求得其情蓋所以使我如此者眞君之情
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
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
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
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
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
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
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鷇音寇 惡音烏

夫成心者是非之成於心也受成形則物我立
師成心則是非起迷眞心而後認成形受成形
而後有成心此是非之巢窟也由不識眞君也
知代而心自取者代卽云日夜相代於前自取
卽云非我無所取所謂至人也言非特智者有
是非愚者亦有是非矣其實未有成心何有是
非今日適越昔何由至乎故未有是非則雖神
禹莫知其端倪奚獨於我物論不齊只爲是非
莊子至此方露出是非二字以暢齊物之旨所

以聖人於是非因之而已明照之而已故下文
從言上說向是非從未定上說向眞明蓋言者
是非之出自口中也言者言而所言者未嘗言
未嘗言者天籟之自然也夫言且未有本無是
非惡乎隱蔽而有是非言隱於高談雄辨而有
是非也今儒墨各私所見之謂也儒墨其是非
之最著者耳所以有言也未嘗有言言非吹也
可言是吹也亦可其於鷇音有異乎無異乎不
待辨矣知此而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
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大智慧也般若觀照不昧

本空則知彼是源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
非是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者因也因有彼
則蔽而無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圓覺經云一切
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所以因曰
本因覺曰淨覺因是因非從本因地以智慧覺
也所以說不由而照之於天卽後兩行意是非
雙泯故亦可是非兩行也莫得其偶卽佛門虛
空自性不妄認妄執爲身心相也環中以應環
中卽空也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無是非也無
是非故是非妙應無窮佛門所謂修圓覺者知

是空華卽免輪轉覺徧十方界卽得成佛道者
是已曰以明曰由照曰因曰環中莊子之談禪
也前言自喪其耦此言莫得其耦正相照應葢
一是一非耦也彼是相對也聖人兩順之而未
嘗有對故曰環中環圓物也隨所執處皆可名
之爲中是非兩行隨所因處皆足爲是非也初
生之鷇任天之便而鳴故凡言者無心卽與鷇
等卽爲吹卽爲天籟今人於無是無非之中忽
然而生彼是猶夫滯於有生之說者故曰彼是
方生云云夫生不可執生者死之本死者生之

本原是輪轉不窮的彼出於是誠譬之方生矣
我若對之以非使彼是一得其耦亦復輪轉無
窮了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惟因之而
是非泯矣此必照之以天者能之故曰莫若以
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
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
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莛音廷梁也楹音盈柱也厲音賴恑音詭憰音決狙音疽芧音序

指喻物理須超物外方爲達觀所以下文說達者知通爲一以指喻指之非指指未離於同體曷爲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未離於同類曷爲非馬楞嚴經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忘其指所以離指方能識月即如離指之體方能喻非指離馬之類方能喻非馬離乎是非而照之於天方能定天下之眞是非亦猶是也天地不異一指萬物不異一馬離乎天地萬物而求之天地萬物之外乃見眞宰所以聖人

是非雙泯因之而已人所可者因而可之人所不可者因而不可之道可行者因而成之物有所謂因而然之是我無然也然於人之所然我無不然也不然於人之所不然何也蓋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凡謂之物無有不然不可者謂可不可然不然皆至理也合乎至理則莛也楹也厲也西施也成也毀也恢恑憰怪也小大美惡皆爲一之矣故成毀者物之妄見冥於理則分乃所以成成乃所以毀道通爲一也通者齊也兩行即通一通一即論齊以無是非處齊是

非此篇之大指矣不自見之謂不用見彼之謂寓諸庸庸用也常也因乎人之謂常用是謂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條暢自得是爲知道而達者是爲因而不作故曰因是已然因其所自因而不知所以因乃所謂自然之道不勞神明而爲之故能以一一天下之不一也老子謂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者是乎只觀狙公賦芧因衆狙所好而不自任便見因之妙矣兩行者聖人不必離形去智絕是逃非而自然無是無非能通爲一故能任其兩行總是不用而寓諸庸以

指喻指以下句句說用庸意也○語有云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無非之天均不以迹之有是非而傾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這段要看無物不可二句惟物無有不可物無有不然是爲庸常之至理故曰寓諸庸用則推而行之之謂通至於忘物忘我渾然爲一夫是之爲道道豈勞神明者哉○補註曰物無非彼言物皆彼也蓋我以彼爲彼彼又以我爲彼則物皆可爲彼矣物無非是言物皆是也蓋我以彼爲是彼亦以彼爲是則物皆可爲是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知音智幾音機滑音汨亂也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滑音骨昭氏善鼓琴者其子昭文之子

此以虧成發揮是非之論也未始有物者遺天地萬物并遺其我即無朕之宰無形之君也未始有封物未遺而物之彼此遺矣未始有是非彼與此若未遺而彼此之是非遺矣天下惟至無能含至有則遺乃不遺不彰乃彰是非愈泯愈不虧也彰之反不全而道虧道虧則情生而愛成以望於同物冥情合道自然難矣蓋有作爲便有成敗無作爲便無成敗如聲彰而聲遺聲不彰而聲全鼓琴不鼓琴有成虧無成虧之謂乎昭文師曠惠子三子皆各造其妙傳之末年然而不彰之彰不鼓之鼓彼未知也惟欲以獨好者殊於衆人卽以其所好者求明於衆人不知我雖欲求明於彼非彼所明也猶肆堅白同異之辨終昧然耳倘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絃而終身無成者乎故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

之不成亦成也若彼之不明卽謂不成則物與我皆相與無成也然則曲成不遺何居自明而不明彼耳故滑亂疑惑之中不明也而明出焉其明不昧其光不耀耀於不耀明於不明所謂已不用於物而因乎物之用也因物之用所以通故又曰莫若以明○道所以虧者人心一有所向便是欲一有所著便是愛而去道日遠聖人不用已是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故曰滑疑之耀者不明之明也豈彼非所明而明之如堅白之昧者○曠好音故枝策而聽至於假

寐惠多方故據梧思索至於瞑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莫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又以有無發揮是非之論也與是是字頂爲是不用是字來言今且有言者不知與我之是者類乎不類乎蓋我執已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然類與不類易而觀之總是一類惟無之又無然後爲泯於是非而超乎有無之類故又以雖然二字轉下言雖說類

與不類均是一類然我則已有謂便是有心之言自生意見矣豈若無謂之言不立意見不起分別乎故又窮本而論以天地造化始終影到有無上去而歸之曰無謂無謂者老以無爲宗佛以空爲宗所謂因所謂無適所謂觳音天均天籟所謂莫知其萌不知所爲使皆無也卽此無字亦無著處故爲未始有夫有始有無所以說到無謂眞箇秋毫可大泰山可小殤子稱壽彭祖稱夭會得此理天地不爲大萬物不爲小玄同無礙者也未始有始者終始一也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弃其一終始者而忘之也有者有是非無者無是非未始有無則無其無也無其無者猶知有無無未始有夫未始有無弃其知無無者俱無之乃眞無耳釋家云知有有壞知無無敗眞知之知有無不計於有不有於無不無有無不見性相如如此之謂矣這正是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任他彌勒釋迦到此一齊住口然本無無也俄而又說箇有無眼前翠竹黃花溪聲山色那一箇不是有畢竟當體寂然不見即不見又道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也何

也原初不但無箇有且無箇無則不言可也今我說箇無是有謂也而果有謂乎其無謂乎小大久近豈有常體萬物萬形自得則一所以天地萬物皆我也吾以至一足以齊衆數矣而不知衆數之爭起於一也故不若以天還天地還地萬物還萬物是還衆是非還衆非並行不悖各適而已故曰因是蓋一非有言謂之一又若有有言一與言又爲二矣一旣一言又二之又爲三矣况凡物殊稱何可勝數故言而無言一而忘一此自有適無之道也無即是一有無即是有一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

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畛音軫嗛音慊忮音至园音員艾音礙膾音檜宗一膾二胥敖三國

此節只重不知之知一句是非生於知知旣無知辨且誰辨蓋道自冥然言無常主只爲立箇是字便與非對便有疆界故曰爲是而有畛即

如有無都無也俄而說無無與有便相對故有
左右八德而道有封言有常矣聖人知其如此
不立是非有統論者有細議者若辯則彼此反
覆矣即春秋稱是非之府猶議而不辯不立是
非之懺也然聖人豈必絕論辨之迹總之無分
別心即分即不分即辨即不辨所謂即言即不
言也何也聖人無懷以不辨為懷懷如免於父
母之懷抱也聖人於是非兼納而兩存也實類
之故聖人之辨以不見為辨者也其謂不稱不
言不仁不嗛不忮者無見無著無名無相者本

來寂靜通達無涯园之至也一涉有為便非解
脫稍有方隅即屬理障不猶以园學方乎無封
無常者园也有封有常者方也故知止其所不
知是此篇第一要語又說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云云者恐人疑不知便同木石故標
天府之目如云無盡藏也佛家所謂非有非空
萬法之宗非空非有萬物之母注不滿酌不竭
不知其所由來非葆光乎葆光者自晦其明知
而不知分而不分辨而不辨德之進於日者也
葢十日並出炳然照燭而無照物之功又況進

於日者乎德也者無不得也通而一之以晦為
明是已奪彼蓬艾之願使之從已猶有畛也豈
葆光哉說畛說方即前自無而有之說也天府
葆光即前滑疑之謂堯伐三子必見得三子有
不是處此未喪我之故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
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
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吾且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
知正味猨徧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遊毛嬙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
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音業倪音詣鰌音秋蝍音即蛆音疽蜈蚣也鴟音笞猵音偏狙音且雌音棲猵狙與雌猿爲牝牡嬙音牆越王姬麗姬晉獻公嬖齧缺堯時老人

夫門戶之立起於辨論戈戟之生本於分別知之爲知是非之畛利害之叢也所以王倪只說吾惡乎知之人物自異美惡無主味色孰爲正孰知其爲正則知同是者豈爲眞知不知者豈眞爲不知彼我無窮是非無常莫之辨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自得爲至人之無心無不順者耳此段承知止其所不知說下來而歸之於不知利害且不知死生到此方是眞知而其是其非又不待齊自無不齊者也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安言之汝以安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瞿音劬彈音但鴞音囂小鳥也滑音汩涽音昏芚音屯覺音教弔音的奚者何如也屬下句讀艾地名

此承上死生無變於已來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大早計者言如子所言之人尚到不得至人田地輕易許之猶見鷄未出卵而求其呼更彈雀未墮丸而便求鴞爲炙也何如脗合自然之道置其滑涽紛亂遊乎塵垢之外和光同塵以隸爲尊而相忘於勝負芒然以不知知之如愚如芚而已乎夫惟愚芚是參萬歲而一成純謂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混成也蓋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彼謂

生死無變於已者信然乎且死生一也迷者盡
然滑湣蘊積胸中予惡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
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邪麗姬先泣後悔
一生之內情狀頓殊況乎死生之變惡能相知
哉生死大夢也超乎生死乃大覺也愚者質本
至愚反自以爲覺彼但知君之爲貴乎牧之爲
賤乎夫貴賤無常妄執已見固矣死生無定夢
覺變幻豈愚者能知哉知予與汝皆夢予謂汝
夢亦夢則無不是夢矣無不是夢以何爲覺此
其名雖怪乎萬世後有解此死生之縛者與我

猶旦暮遇之也所謂必從吾言矣其名爲弔詭
看一名字原非詭也君牧二字從貴賤上說到
生死從貴賤之不可偏執上說到夾生之不可
役役也總來萬物盡然以下說是非而以死生作
眼目又醒之以覺夢也至於夢境更何是非齊
之至也○沈云君乎牧乎用列子事周之尹氏
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夜則
夢爲國君尹氏心營世事百形俱疲而夢爲人
僕以訪其友友曰勞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
與夢兼之豈可得乎尹氏寬其役夫之程減已

思慮之事疾乃少間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
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

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
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
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
寓諸無竟黮音但闇音暗曼音漫
此又以待彼無竟四字總結上是非之論蓋是
非之相勝也不特我與若不能相正雖同乎我
與若異乎我與若者亦不能正則所謂是非者
卒不明矣而將誰待其待彼也邪彼者天倪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無辨而已無辨者任其自然

之分若有待而若未有待也彼是非之言變化不一不謂之化聲乎聲出而化彰聲滅而化隱若相待也聲非有期於化化未有倚於聲不相待也所以天倪之和和以不和也曼衍之因因以無因也下面說待影待形待造化生出許多相待議論總見不消待彼葢待之一字豈是箇了事漢的話天倪卽天籟豈有待也窮年者和以自然之分順其無窮之變則是非不蔽於物我性命不窮於黮闇故曰所以窮年然豈但窮年義原主分別無辨而義忘矣故死生也可不

可也原起于無竟我亦寄之於無竟而已寓者寄也前寓諸庸之寓同禪者曾問畢竟如何答曰此中亦無畢竟卽無竟之說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景影同罔兩景外微陰蚹音附蜩音條栩音許蘧音渠蚹

蚹腹下齟齬蛇以蚹行蜩以翼飛而翼不能自行自飛

凡天地衆形所自皆物自造而無所待故彼我相因誰云待彼形景相生誰爲待形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固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這箇所以然處不在彼不在我彼自非彼我自非我且把莊周自己證之當周則外蝶當蝶則外周故曰必有分矣分而不分周蝶固一物也知道無待無不待則撲地斷窣地碎平生求所謂我者了不可得喪之一字將何處著莊子之物化正其

樣也副墨云此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此之謂物化言古今夢覺渾融爲一也李元卓曰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乎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闢是也一形之開闢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戚然而惡一復爲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物而未始有極者耳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不

以覺爲眞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焉須溪云周與蝴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爲尚生分別知者以爲人蝶俱失之機也正言若反

養生主

養其主此生者如道家所謂丹基也總之守中循理安時處順利害不驚於心死生無變於已而已首說箇中中者性也養生主原是說性守中而性得矣庖丁解牛言物各有理順其自然

雖應萬變而神不勞彼逐物喪眞逌天拂理神雖王不善也豈如右師之知天安命不著利害以驚其神哉去來適然安之勿拒薪盡火傳死生如一此養生者所爲善識主識主者卽緣督以爲經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知者思慮也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殆而已已而爲知以救之終迷不悟卒於殆耳爲善二句解者紛紛大率不爲善不爲惡而不近名刑此猶有迹也予謂知以不知爲以不爲聖賢之道此言其爲之之處也不是善近名也不是惡近刑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剗心去知止於不知任萬物之自爲合乎天理之中故利害不能及而道之所歸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爲善二句乃莊子養生之大指有謂卽六祖之不思善不思惡者然祖意直指性體故喚以本

來面目莊子向作用上看故云保身養親而盡年觀下批卻導窾語則指外邊說與祖意不同見矣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

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庖丁齊躬佰踦音几砉音翁騞音畫譆音熙郤音隙窾音款綮音啓軱音孤謋音劃躊躇音儔廚

物礙於有道集於虛未聞道者執物為實即見成障解牛而見牛者也既聞道者即物皆虛萬化咸通解牛於無解者也蓋妙湛之體在動非搖虛明之用入塵非垢生而未始有生如刀刃之無厚空而不著於空如遊刃之有餘物而不留於物如動刀而解用而復歸無用如善刀而藏佛經所謂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者是也○李士表曰一身已幻孰為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莊子是箇有心人灼見當時無間故卷而藏之觀言大郤大窾則物情之曲折微細無不洞徹言天理固然官止神行則此心之隨順精流無不自在怵然視止等語何等小心動刀甚微躊躇滿志等語何等暢志目無全牛則放膽矣此等境界豈輕世肆志者所能乎以無厚入有間一語千古匡世濟物總此法門葢彼節無間而我刃復厚固無可入有間矣而刃厚不可入也

刃銳薄矣而彼節無間不可入也孔子不能去三桓豈非以無間乎誅少正卯墮費亦一事之間矣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蘄音祈王音旺公文軒姓公文氏名軒惡乎偏刖

大學說獨曰自慊者自而不偶之謂有偶即有與有與便非獨矣故天之生人使之自知自見

是獨也以知知以見見與物爲構日以心鬭則以人世爲樊制乎其間而不得逍遥者也右師知見盡泯知天之所刑不可逃也而安之此所爲知天即栖心於獨之義也只觀十步百步而求飲食澤雉如此艱也寧處此不處彼適其天耳藉令處樊而神可王猶不善也況反情逆性而神卒不可王何願其樊中哉○雉最難畜在樊中安得神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聃音耽 縣音玄

上節言養生之理極矣此又推之未嘗有生方爲探本之論安時處順乃所以爲人老幼哭之盡哀何也知其非人蓋不蘄言哭而言哭內外若相成然故曰所以會之所謂近名者也夫天性所受各有定分不可增減感物太深忘其所受遁天者也無適非天而欲遁之其受困於性情即其不免於刑矣不知適來適去當生當死安之順之冥然玄通憂樂安所係乎死生不著於我是爲無係無係之爲縣解此養生之要也火非薪也薪托於火指薪而觀薪雖窮而火已傳此熄彼焰原何窮盡人身形巳盡而神無盡生者死而生生者未嘗有死又何哀樂之能入哉○佛典云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

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情朽於一生便謂神情俱喪猶覩火形於一木便謂終期於盡可乎

人間世

人不能離人不能離人而受累於人非任世法然人世之累起於名知相軋心氣未達故首爲顏子箴之端虛勉一若可自全未及化也致虛以集道可化矣子高使齊托不得已以養中即虛之義也顏闔傳道審逆順而道之即託不得已以養中之說也然此皆聖賢有爲之迹也櫟

社以無用爲用商丘見不材而材乃知有材之患反不如白顙之牛亢鼻之豕痔病之人而神人所以爲大祥者可知已何謂神人如支離疏者是已知其爲神人則如顏回子高顏闔諸人猶未免以能自累而聖賢所諄諄告彼者終是有用之技非神人支離之德也且看衰鳳之歌山木膏火桂漆之患縱使有爲何如無爲乃知不用之用任世而出世者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形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按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不敢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軋音揠砿音江扈音戶訾音紫跽音啓讁音責諜音疊

此段總歸一化字至人無已人無疵焉故可免災而及化此即下文孔子之心齋顏所爲未始有回者也蓋無名無智無爲者也一或好名用

智便有已而有爲便有挾以諭人者雜矣多矣相軋相爭由之而起何能化人哉至人不役志以經世惟虛心以應物精誠通於天地志氣暢於萬物夫是之謂達達則世無逆之者不然存諸已者未定而暴人之行未有不反受其菑者德蕩以下正言其雜多處蓋德名而至爭軋則反爲凶器且爾自信德厚而未達人之氣高自求名聞而未達人主之心乎爭名徒強述仁義適取其惡耳且君而悅賢惡不肖也惡用更有所求而惟其不能也汝惟無言言則以南面之勢乘汝汝方恍然失其爲我目將熒眩不能正視矣色將平下不敢違異矣口將欲出不能但經營吻閒矣容相形而欲自屈矣心且欲反規爲諛自成其過矣然則本以救之而反以順之是益其惡也若以順爲不可未信而言能免於死乎龍逢比干之見殺皆是也是好名者也根上德蕩乎名二句來大凡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故君因好修而擠之耳雖然爾之欲往亦必有道故回以端虛勉一請焉不知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下文有天

有人有今有古則又不虛不一也總皆師心而強爲者也故總斷之曰太多蓋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其無定之喜怒常人皆畏之不違彼必按伏爾意以求快其心雖成日漸而進之小德且不能況格君之大德耶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合上端虛勉一皆絕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行不以地飛不以翼則心齋之謂矣政人以法而不能順人之情是不諜也諜者欲得其情而順附之雖亦無罪而未及化化者師心而非無心也顏子有見於虛未知所以

虛故孔子進之以心齋此段凡三轉首思其則
是一段端虛勉一是一段與天與人是一段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飮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

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易音異皞音蒿闋音缺戲音羲伏羲几蘧古聖君名
有心而爲之者異也非自然所宜也故曰皞天不宜若一志則去異而全於獨聽以心遺耳也聽以氣冥心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老子曰專氣致柔此曰虛而待物符以性言性與天合如符券耳楞嚴謂耳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卽無聽之謂所爲反聞觀音大士圓通者矣實自回者回未能忘我也實未始有回者回忘我也顏子悟虛爲心齋矣爲人使未能忘我也故是僞爲天使如喪我矣故難僞正應得使字面此二句乃承上接下語總論虛也夫能入而與之遊遊而入其樊無感人之心亦無感人之名者

無心自應隨入隨鳴虛生鳴也任彼不強無入則止止於符也鳴止二字俱要有著落雖然此猶有人也至畛域不設無門也清淨寧一無毒也一處之以不得已不自由也初未嘗入也虛矣且人惟絕迹世間如外道所云斷滅相者眞易易耳若世間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屛斥但當無心順應時止時行如行地而不見有轍迹則爲難事故無爲而虛寂則易有爲而善應則難無言而拱嘿則易有言而中節則難所爲天使不可僞爲者也難以僞爲則一毫智力不

得與猶之以無翼飛者也不絕迹而行地者也無往非吉祥善事矣故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有翼二句喻下二句白生於虛道集於虛道之所集吉祥所集也不以此棲身定慮而猶然不止是坐馳矣蓋人心止於至足之分至人本性無壞觸物無著不必絕塵逃形自然常定常靜倘一念橫執清淨之中頓起山河縱離迹逃名祇成紛擾矣耳目外也而通於內無聞見也心知內也而外之絕思爲也此所爲知之自知見之自見任性直通無往不冥鬼神且來舍而況

人乎是謂無心而非師心也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者也古聖王所爲終身服行之者也況德不及聖王而散焉能不由此乎萬物之化一句又照應胡可以及化蓋云前三者非化而此爲化爾大率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此不行於地者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

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葉音涉姓沈名諸梁爨音竄

葉公所計者出使之事故夫子以事君事親言

之而歸之曰事心葉公所患者事之成不成夫子以哀樂言之而極之於死生蓋人身大患至死亡已極而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愚者恃形爲已形之所遭觸途成患至人心止於符吉祥所止哀樂何施故事其心而心虛心虛而此身爲虛萬境皆虛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悅之惡之所爲哀樂也哀樂無加而身心俱順事君事親何施不可而何使事之足云莊子引夫子之告葉公者曰自事其心又曰乘物以遊心總歸之於虛耳○陶云以安字答陰陽之患以傳其常

情二句答人事之患○能盡忠孝之道全在事心上得來既定心脈又曉世情則可以出使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慷慨明達談笑有餘夫不可柰何非衰颯之謂也其自決如此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茀音拂　音蔭）

鬬力始陽卒陰飲酒始治卒亂緊承上傳言之不可溢見得善終須在謹始凡人之鄙始於信事之太始於細也類然君子懷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先之夫人以一言名怒所爲風

波也怒激而行之則實喪矣故忿怒之設也有由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如獸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茀然暴怒者然所以言者生厲聽者並生厲而忿由設矣容物者物必歸之理也責人無已則人必應以不肖之心應雖在彼致實在我于此而不知其然則積忿之成患也吾惡知所終止哉無遷令傳其實也無勸成任其自成也匪是之爲過度過度益也這益字卽無傳其溢之溢所以曰遷令勸成能無殆哉成人之美尚須從容積久況風波之患以成心厲並生又

孰知其所終溢言可傳乎故在愼之愼之一字只虛而已乘物游心寄物以爲意無我相也託不得已任理之必然無人相也人我都忘因其命而致之何必作意還報直爲致命焉可矣致命即前安之若命故曰此亦其難者夫子告葉公兩段總之不以喜怒施心虛之至也

顏闔將傅衞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

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知音智蹶音厥町音挺畦音奚矢屎同蜄音蜃溺混器虻音盲衞靈公名元太子蒯聵

此段要看順逆二字總之說與不善人居當因其性而順之耳就者形不乖也就而入焉則與之同而全不知扶持之故爲顚滅崩蹶與彼俱亡和者心不忤也和而出焉則與之異而全不知將順之故爲聲名妖孽自取嫉害不入不出悶然若晦玄同光塵之謂乎彼且爲嬰兒七句

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達之入於無疵此就不入和不出之妙訣也全要看達之一句的運量若無此運量幾爲佞幸矣螳蜋怒臂當車轍逆而殆耳夫虎至暴順之則馴馬易馴逆而驚之則暴因其性而順之非與人之道乎所以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即乘物之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而已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專對之秘密法也時其饑飽止其怒心馴世之秘密法也○補註云彼且爲嬰兒一段即法華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

者卽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意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戸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

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於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櫟音歷液音亦樠津液暗出樠樠然也柤音查蓏力果切詬音構曲轅地名

極論生理矣此又歸諸無極生人涉世之至隱矣此又歸諸無用原其本旨只在能爲之而能不爲也天地萬物皆寄也以生爲眞者以用自傷而生不可保以生爲寄者以無用得濟生之大用而生有長保故以無用爲用者以無保爲保與衆異也直寄者謂彼以社爲寄生耳知其爲散木者知其無所可用而不知其爲大用故詬厲且幾有翦乎弟子嫌櫟社若以社自榮故說彼本無用卽不爲社終遠於翦伐也且衆人保有用之用櫟保無用之用不可常義論也汝

以社譽之不亦去之遠乎匠石以不才無用爲散櫟以才有用爲散謂汝炫才矜世鄰于夭伐則幾死之散人耳豈知我無用之爲大用故曰惡知散木以戲之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故曰義譽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軸音逐咶音舐杙音易樿音善傍音官乘音盛所賴郎結駟千乘也大木之隱覆多能芘之杙所以栖猨猴者麗屋棟梁也高名大家也樿傍棺之全一邊者解祭祀解散也適河沉人於河祭也荆氏地名

文木與荆山楸栢中道而夭以材爲患櫟社以不材終天年商丘大木以不材而大可見全生者世所謂保也世所謂大祥也今以不保衆人之保而全其生以不祥於巫祝之所祥而全其生則大保大祥安在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群材自適於用無才者凝神端默而群才各盡其材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會音膾管腧也言五藏之腧皆在上也鍼縫衣繲浣衣筴音甲以箕播米也鍼音針繲音界

匠石之齊三節皆是設喻因上柤梨橘柚生出荆氏之木因散木拳曲等生出白顙亢鼻與痔病之人因人有痔病生出支離疏因支離其形轉出支離其德筆端儼然如畫支離其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竝三光而歸明於昧摧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能妙無心之應

脫離人間之害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卻音隙

玩此一節這篇雖以人間世爲名而若無意於

人間世矣取衰鳳之歌者結上支離其德者爲無用之用庶乎知人間世而已有道無道不求其成而功成不求其生而生全聖人所以忘治亂也故以今之世得免於刑幸矣矧有爲哉爲無爲用無用順性而動無毫末寄情於外福之無所假而輕也生有涯知無涯攖情外物種種得加吾性禍之有所移而重也輕不知載重不知避士何迷哉故吾將臨人以德乎道未冥也將畫地而趨乎迹未滅也不明我以耀彼而亡陽任獨吾行全矣不逐物以徇時而卻曲善退

吾足不傷矣總之有用之用禍至重也無用之用福易載也只觀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而世之所患在用矣去用歸無斯可以處世而無患也

○前說衛君充孔陽此說迷陽老子論無爲而曰其光不耀意固如此

南華經因然卷一　内篇上

南華經因然卷二　内篇下

延陵吳伯與福生隅解

德充符

德充於内符合於外遺形骸也王駘視所一遺所喪申徒嘉視兀猶全無趾亡足而尊足哀駘他才全而德不形皆能外形骸喪耳目以守宗保始爲事者也然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游故復取齊魏之君愛德而忘形者提出誠忘二字歸到道貌天形有形無情見得不傷好惡常因自然則不益生者正善養生者也豈非德充

符合也哉篇内多說殘兀厲惡之人以爲尚形骸者之戒故以忘形結之蓋世人但以四大六根之形具足無缺便謂之人不知煖息既謝四大各離經曰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惟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者幾焉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敎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

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
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
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
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
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

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
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
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
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
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駘音臺要音腰登假之假讀作遐
老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仲尼曰予欲無言則
學道者忘道者也立不教坐不議虛往實歸所

謂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復歸於朴而
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也又孰爲死生而與
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遺此所爲法身遐事常
住不壞者也何也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共在道
中同爲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性體眞
空性空眞體審乎無假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
有遷且不惟不隨物化又主張萬化執其樞紐
故曰守其宗異者卽萬化也一者卽根宗也同
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烏
如耳目之所宜蓋耳目本內通異視之則不一

耳目本無不宜任其自得則亡宜亡宜則脫然
無係何不一乎一則死生變化如寤寐然何得
何喪何足以纓紼其心乎彼爲己常季言駘服
行至道爲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反照而得其
眞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心本人之常有以心
見心反其常也何爲而物遂尊之不知人心無
何有無有能受衆有凡動而爲之者不能居衆
物之止惟止能止衆止卽水所以致鑑耳舜獨
受自然之正氣以自正其生而正衆生無求於
正而自正也彼養勇者保始無懼卒然雄入九

軍況一死生命物化者乎六骸直寓耳目爲象寓非眞也象不可執也認假爲眞執象失心知識妄起而心隨生滅今一其知之所知則無往而不冥心與死生順則常生而不死任天而行若與時會故曰擇去留無礙遙與輕舉故曰登假所以無心於物而物自歸之要之彼何嘗以物爲事體與物冥而物自不能離也○曰常心曰心未嘗死正應無形而心成蓋心之全也遺身形忘死生所以爲教父○列子黃帝篇帝登假百姓號之又崔譔註莊子大宗師篇本文傳

說比於列星生無父毋死登假三年而形遯可見登假死也擇日登假正去來自由之意正應上心未嘗死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我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彀音遘中地之中音衆更音庚說子之說音悅

申徒嘉德充於內而忘乎外者故言人之應兀自陳其過狀以爲不當亡者衆自安已過以爲不當存者少知其爲命數而安之惟有德者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而有不中者命也處已無過動與吉會孰非彀中而有不免於患者命也以全笑不全者固不知命見其怒而怒之亦未爲知廢然而反感於聖人之知命而遺形耳葢生非吾生形非吾形知命則遺身去知喜怒俱忘

形骸盡化故老子論致虛守靜而曰復命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過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諔尺叔切

天地不自爲覆載故常覆載至人不自爲生故常全生忘其自生而貴生輕用其身者也亡足而有尊足者存外其身而身全無爲之道乎故見夫子說一務學便道夫子之學聃未免舍已効人逐物求名而不知至人以是爲桎梏也蓋至人無已聖人無名異見横生邪識爲縛故曰桎梏解之而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所爲善惡皆屬幻法分別悉是詭名冥其情耳仲尼豈眞爲名者有學即有爲有爲即有名所謂欲逃之不得天理中自然之桎梏也解斯解也其絕學無憂乎○陸云夫子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等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直是解粘去縛乃爲不二法門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

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告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亾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巳矣駘音臺哀駘醜貌他名音沱大夫弗能去婦人願爲妾雌雄合也翣飾武之具閔音門氾音汎眴音舜翣音殺

哀駘他其形惡矣人愛之者何彼其形不足愛使其形者足愛觀豚子可見使其形者何德足也德者本也使其形爲愛本武爲戰本足爲形本則德非形本乎有本之謂才全全故其德內足使其形而實不形者也死生存亡以至饑渴寒暑其理故當不可逃也非命乎所以日夜遞遷了無歇息而其所以始智者不得而求之知其無始而其去其來澹然自若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足滑和不入靈府和性不滑靈府閑豫則涉至變而不失其兌彼日夜相代於前而不停吾亦日夜自適而無隙這便是與物爲春蓋常

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郤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物來斯應與之俱春未嘗爲時於心而煦煦以生之物接則時生時生則事起其機在接而不在我也是渾然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即不形之德也下又即水平爲和德不形之喻不形云者一而不分隨所遇而任之之謂水無情也無情至平萬物取正故平則內能自保而外不搖蕩爲德之和和脩之於已而成故曰成和之脩物不能離者非我有以合之而物自至平之符也不形之極也○郭註云推

之於理安之若命似矣然理屬虛位命爲適然

終爲無因邪見耳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

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闉音因跂音企闉跂者跂而守城門也脤音蜃甕音盎謷音敖瞑音眠肩肩細長之貌選授也

此即二君之愛德忘形者說到誠忘說到道貌天形歸之有形無情所謂德充而符合遺形骸者也形者世之所忘德者世之所不忘故忘形非忘忘形而忘德乃誠忘也惟聖人乎聖人遊於自得之場膠孽等事安所用之天鬻者言其自然相生其理自具而無所用其巳故又曰天食有形無情如槁木如木雞誠忘故耳群于人則遊乎世俗是非不得于身則休乎天均故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人之形色象貌皆自

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生固非情所生也好惡之情固非生所益也生之所知非情所知任生而生存情之所具非生所具無情而情當故道在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者此耳惠子據梧求辯是不知息形而避影不得其使形者也夫形爲天之所選本無不足外神勞精祇爲情所制巳蓋萬物萬形云爲趨舍原在無情中來無情則神休於性命之內精止於自然之極形骸俱化矣○碧虛曰蛣蜣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斲

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又曰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

大宗師

大宗師語道也所爲教父也蓋物之所宗者道心之所師者未成乎心不特生死去來是其影象仁義禮樂是其名件卽知之一字眞兒孫邊事矣知天知人總歸無待眞人眞知要以不知總在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人助天不以心

損道所爲反於眞也故稱引古之眞人者凡四而彼役人者忘身不眞者也眞以爲勤行者知有人爲不知有眞者也藏舟藏山正喻貪生畏死之惑無藏無執一化所待如狶韋氏以下無非眞人之妙用耳又歷引眞人問答之辭以申明之子倆外生而后能朝徹獨見子輿安時處順而物不勝天苦子反三子超乎世俗以死爲樂猶知有方外矣孟孫人哭亦哭忘吾特覺則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乎許由遊於自然師於無師顏子造極坐忘損之又損道斯至耳至若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命皆所爲得道眞人究極天人游於大宗師之門者也首曰天之所爲末曰求其爲之不得無非養所不知與天爲徒之意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

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以其知字音智知之盛字音智夫知有所待知字音智 謩音謨 假音格

惟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是一篇文字大頭腦蓋無知之知如鏡含鏡如空合空如泡入水如響趨寂諸妄盡忘不眞何待故惟無知之知能登假於道然則無知之知亦濟道之舟筏矣而況於知乎況於仁義禮樂乎此節之關鍵也夫吾所自生者天也天莫之爲知所不能知也一爲

於人而凡天地萬物所有者不可一日相無便是有爲之極致則皆知所能知也然人之所知有涯而所不知無涯以所不知困所知伐生之道也吾任而不強用而不蕩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盡年而不中天然猶有患者知雖盛猶知有知猶知有知天知人也是待於知而當也所待者果可待哉故一有待便是無定眞人之知定也定於不知而天人大同渾然無別故曰庸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正以纔說有知便落思爲以後事非無聲無臭天載之初的眞消

息也所以應接之間人視聖人有過於事情者要之過非吾過雖過而何悔乎人視聖人有當於事情者要之當非吾當雖當而不知有當何自得乎能處過能處當夫豈有待此謂無心於物物不能傷能登高能入水火又孰爲患也眞人之以知而升於道也如此此爲知天之天雖知無知矣當字應前當字以無故不自得而實免於有患耳○王雱曰眞人過而弗悔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地同也若其與人同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嗌音益 哇音蛙 訢音欣 翛音蕭

上說養其不知此說不知生死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不知生死與化爲體泰然任之知無

知矣不知悅生者不知有生也何以不知本自無生也不知惡死者不知有死也何以不知本自無死也愛生惡死之心卽爲棄道求益其生不知天之所爲生卽爲人助天世人只爲悅生惡死增出許多知見許多做作錯亂顛倒不得翛因清淨皆由於此夢緣識神無識故無夢憂生妄想無妄故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因貪起甘不貪故不甘踵卽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命蔕是也此玄家專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者也葢衆人以心使

氣氣與俱躁自胸以下穢德鬱積徒咽喉數寸之間喘不絶耳眞人性本常定息自歸根深之又深至於無息矣屈服者氣不調暢言語支吾所謂呑不下吐不出禪家云蝦蟆蛇跳得一跳而巳天機機字大學解發動所由此發動處養得定自是沉沉不露老子之微妙玄通深不可測者是矣其出不訢不喜生也喜而受之有生之後常自坦蕩蕩無憂戚也總是一意筆乘云知其始之未始有始則不忘其所始知其終之未始有終則不求其所終如此則可以出入造

化遊戲生死奚悅與惡之有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頯葵傀二音太朴之貌他音沱志字趙氏正爲忘字亦當）

上說忘其所始忘而復之此說亡身上說眞人眞知此說亡身不眞竊意此段總歸亡身一句總言古之眞人不以人助天也蓋聖人無樂而物自通無親而物自存忘天之時而自合於道通乎利害而不違遺名而自得巳總之只是亡我夫人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且受役於物況能役物若狐不偕務光之徒彼皆舍己徇人殉彼傷我者也豈能自適其適乎自適其適者無所爲而爲之忘我之極也○志卽心也心無其心不知其心故曰其心志容無其容不知其容也故曰其容寂所以見之於顙者頯然寬靜顙

爲頭舉頭可以該身耳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巳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巳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觚音孤邴音丙喜貌崔下也謷音敖滀乎句精畜而神發也與乎句外利而內）

不蕩也
自義而不朋說起總是眞人之道用之不勤者
故結之曰人以爲勤行葢萬物衆矣而天地無
琱琢眞人之於道至矣而眞性無作爲首十二
句皆是就眞人而形容其似類如此也義者宜
也與物咸宜則近於朋不足則近於承觚則近
於堅虛則近於華喜而不得已悶然後應也滀
乎若憤起猶豫焉而又止厲乎似嚴毅而又謷
不可制謷廣大也此皆若反若似爲無物也俛
乎者言無言也以刑以禮以知以德皆其自彼

而成成不在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也而謂
至人爲勤行者不大迷哉以刑爲一體而不純
用故雖殺而寬以禮爲兩翼而不純恃故爲順
世而行因時用知不倡於我故爲不得已於事
循德自動非作於我是爲率性自然譬登丘隴
者足而非足所能爲若以爲勤行之故則事皆
可以人爲而非天機矣至人天爲者也豈人爲
哉○詳道云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
之山隱弅之丘與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

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
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
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
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
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
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與音預呴音吁濡音儒
此段正發上文不悅生惡死之故言眞人之眞
知者知其一耳上文知天知人猶二之故曰有
患好惡卽上悅生惡死眞人無心應順故好亦

一惡亦一則無好無不好矣死生卽夜旦夜旦
總一天天豈有不一者然巳有死生巳有夜旦
又惡得而謂之一眞人無心不以其一異乎不
一何一何不一也蓋一卽天也任天之自然而
不強作故曰與天爲徒不一卽人也知人之所
爲因感而應應不以我故曰與人爲徒夫世人
言天則妨人言人則妨天天人之相勝久矣同
乎天人而天人不相勝曠然冥然是謂眞人蓋
死生若夜旦豈有所係人不得而與也憂虞皆
物情非理所宜天誰可私也人皆曰天猶父也

任其寒暑晝夜而不敢惡人皆曰君所奉也任其身之死生而不敢惜況此人力所不得與之實理非卓乎眞乎人之不能離此道猶魚之不能離水涸魚相愛曷若相忘夫非譽情也道攝然無情忘善惡遺死生所謂與變化爲一而一者一其不一者亦一也兩忘卽天與人不相勝之謂○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非譽兩忘佛家所謂無揀擇也是卽非譽之相忘以明死生之相忘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代乎犯與範同淮南子作范

承上兩忘而化其道説形生老死皆我也安知生之非勞死之非息而胡役役以貪生爲也見性之人了却生死方是歇期然這箇消息不在死的去處求須在生的去處討如當生而知死之善則必不役役勞生而生乃善然善吾生卽善吾死也生處卽爲死死處卽爲生生死一也而人於生死起悅惡豈知大化密移交臂已失藏舟山於壑澤有藏便有遯矣造物無心其壑澤乎有形有體其舟山乎卽其形體所動之境了乎虛明不遷之宗以不物物物以不化化化持此大定之心游於無定之域故爲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

私意也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爲己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挾其所居厭其生而必欲充其所喜之量不知人形乃萬化之一遇也萬化無極之中豈特人形可喜何所化而非遇何所遇而非樂故曰樂可勝計而藏則有遯遯則不存惟道常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游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此眞善藏者也善夭善老善始善終此攝生者之所爲正有漏有爲之法也而人猶効之然則

得道眞人見法是心隨緣了性無一法從外而
入無一法從内而生無一法和合而有無一法
自然而成念念恒新物物各住相因而不相遜
卽不遷也去住同時古今一貫是天下之大宗
師豈人之所能效哉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
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
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

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
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
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狶音喜挈音怯坏音丕神名馮音憑禺音愚維斗北斗堪坏神名崑崙山名馮夷河伯肩吾山神雲天鼎湖升天顓頊音專旭禺強海神少廣山名箕尾俱七宿星名

到此說出一道字見得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
而立者古聖人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聖者

此所以爲大宗師也道不著有不著無情者靜
之動動而無情故曰無爲信者動之符符而妙
合故曰無形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高深久老
無非道也而道無高深無久老也超然獨化妙
乎無有乃深於得道者耳○筆乘云太易者未
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
○王雱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本
止於艮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
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
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傳說一星在尾上

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爲天漢津之
東維

南伯子葵問於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
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
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
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
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
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

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偊音禹參去聲二於謳之於音烏參寥參音餐

除副墨書也洛誦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深沉參寥空闊

上言得道此又寓言道不易得也聖人之道大

本大宗是也聖人之才則其力量運藉是道者天下尚遠至於物者朝夕所須猶切而難忘故外天下易外物難有身而後有患有根而後有欲故外物易外生難外生則忘我矣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如大明之啓旦而萬物畢顯破群迷之暗網飛天光之皎鏡也見獨者與物無匹斷前際於後際也見獨則無古無今無死無生而可以言道矣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槁形死心殺生者也而神活故不死肆情恣欲生生者也而神已死故不生將迎成毀與接爲構生滅種種無有了歟知此而惡之又欲除去殆盡不知除生滅之心卽爲生滅所爲不死不生者豈知是哉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任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將迎成毀雖皆攖之而未嘗殆故曰攖寧言其於紛擾中得大定也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未始有始所謂朝徹獨見者矣○攖者觸動之義與寧相反然天下之理惟攖之而後成如來所謂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者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

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兕音髢齊音臍僂音縷句音勾句僂

言節也椎骨二十四節贅瘤也沴音麗跰䟢音駢僊尻尾也

此共上一段皆發明無死無生合道之無處首脊尻總是箇終始凡物始於無終於無一生一死從一念爲起滅豈從七尺較有無所以無死無生者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其得也得不可知則謂之時其失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則謂之順安時處順哀樂不入則無所懸所爲

解也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豈所謂無古今無死生者哉○潘佑曰得者如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失者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畱故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兩箇拘拘不同首言造物偉哉大乎我原與之同大乃賦我以形爲此拘拘後所云拘拘則専指病體而言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喘音喘叱音赤怛音答鏌鋣音莫耶叱避句叱其妻子避去無驚將化之人

金之有係也不祥常情畏死而貪生萬刼縈纒不能自解何以異此至人以天地造化爲爐冶此時內外身心一齊俱捨眞箇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何問鼠肝蟲臂哉吁六道升沈隨其業力果報臨身難容捍拒學者但須心地乾淨勿患說鼠肝蟲臂便做鼠肝蟲臂此時由你主張不得○呂云成然寐蘧然覺

言生死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爲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
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
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
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

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𤴯潰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
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
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
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
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
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撓音擾 挑音兆 縣音玄 疣音尤 𤴯音換 畸音箕
致虛守靜是爲復命故曰相與於無相與相爲
於無相爲所謂遺生而生存耳脩行無有者君
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不知名爲何
等人方內方外所爲住世法出世法也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圓覺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
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
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
復在何處故忘肝膽遺耳目放身於變化之途

玄同於反復之波獨得其性命之情超然於禮
法之外也然理無內外冥則俱冥未有極遊外
之致而不冥於內者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
外者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子貢
疑夫子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蓋所遊者
迹所依者心也故夫子謙處戮民而又言吾且
與汝遊之有方之外魚相詣乎水一穿池而養
巳給人相詣於道一無事而生巳定若究而論
之魚遊江湖忘乎江湖人遊道術忘乎道術所
謂遊於內而冥於內者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竊意以方之內觀則閑於禮法者若遠於天天之小人也以方之外觀則精於性命者實遠於人人之君子也斯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乎○天者自然也人者使然也卽人卽天者聖人也

畸人侔天者君子也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無有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

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蓋死也且死亦生也情實也乃如此也厲音戾寥洞寥也

子反等遊方之外以死爲樂夫子畸人侔天之說見得方內方外都原無著內外俱冥死生俱化奚必以死爲樂臨尸而歌所以又說孟孫氏之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慼所累則異見得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死哭泣猶是四時竝行雖欲簡之而不得簡而不得故死生都不足以槩意而付之自化若化爲物我化物也待其所不知之化彼爲我所化者不可知也我焉知化之爲化乎蓋方將化者心也心已化矣惡知有不化之物方將不化者物也已化物矣惡知有欲化之心化於物化於心而幷化於化此死

生一無所避就也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未覺烏得以彼爲怪異邪有駭形者其人之形無損心者心不動也所以無損心者知人生直寄宅於旦死則夜而歸耳必非實死故曰無情死此孟孫氏所爲常覺也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欲簡之不得者已有所簡也所以乃猶言乃所以如此也死生變化皆吾也吾相與吾之總之靡所不吾者吾也吾之爲吾吾亦不知也玄同外內彌貫古今乃大化耳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

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亦未可知而詎知吾所謂吾之也此孟孫氏之忘吾而特覺也何也眞哀不哀眞戚不戚眞哭無涕彼造適者適眞之極不暇及笑獻笑者適然而笑不及安排皆自然一天也去其人力安排則化而入於天是孟孫之特覺耳○乃且二字郭解作宜字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

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軒音民語韓黥音鯨劓音義睢音雖整音齋齏也

夫大道者遊乎遙蕩恣睢轉徙無窮即了生死之旨也而毀道德以爲仁義破玄同以爲是非何以遊於此途夫大知忘知雖黃帝不免於鑪錘庸詎知去黥與劓不在大宗師邪仁義老巧爲而不爲得所遊已此四句正是篇目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墮音灰

仁義猶在外邊功迹禮則入於形體之間樂則入於心神之內故忘之以漸而入也然未忘道也外形忘身遺知忘心乃眞忘乎故忘則無不同矣無不同則無不適又何惡何好忘則化矣化則未始有極同於大通故曰無常此忘字非頑空斷滅之謂無心順應者是也仁義禮樂聰明智慧以大道視之盡屬支離鑿竅莊老之言類然○雖然忘仁義者不壞仁義存壞仁義之

心者非忘仁義忘禮樂者不壞禮樂存壞禮樂之心者非忘禮樂忘支體聰明者不壞支體聰明壞支體聰明者非忘支體聰明掃形相之論則貴忘掃忘形相之論則貴忘忘掃貴忘忘之論則貴不忘人知無無之愈於無而不知未始不無之爲至無也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其顏氏之坐忘乎乃大乘之祕藏矣○李士表曰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爲用黜知身無身而萬物皆吾身則支

體爲用墮况於仁義乎况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横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耶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褁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趨音促

要看求其爲之而勿得一句以欲吾貧私貧我者求諸造物皆有心也有心便非自然求之而不得非己之所與知也非己所與知所謂養其所不知者必在於此將造物無心作一總結以終知天之所爲之義○陶云此段恐當在顏回問孟孫才之先疑有錯簡

應帝王 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說治天下也泰氏自同於馬牛接輿自比於鳥鼠天根乘莽渺而處壙埌老聃舉強梁疏明而等之虎豹猿狙乃知有心於治者不治者也不治之治卽無相之相蓋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彼豈役役然以天下爲事者王旦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說在壺子矣所以下面點曰亦虛而已虛則不測而勝物不傷渾沌儵忽總之致虛守靜以應帝王者也首云四問而四不知末云鑿七日而

混沌死不知也不鑿也不可得而相也總之治
以不治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
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
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
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
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
於非人 要音腰 齧音臬
王倪四以不知答之者何蓋有情有信者道也
情信者混沌未分知而不可知者也說箇知便

有分別便鑿混沌故齧缺聞說不知而悟不出於
非人者人也非天也不入於非人者天也非人也
蓋要人處若有意有意尚屬之人泰氏解心釋慮
則無意無意則歸之天非人二字是一篇關目袁
中郎曰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非鼻非
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識則我何
在我相盡即道既已無耳無目無口鼻心識即天
下之耳目口鼻心識一時頓盡矣人何在人相
盡即教位天育物總是教體性如是故非以人為
也此數語可以為要人得人非始出於非人之証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
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
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
二蟲之無知 中音仲 蚉音文 矰音曾 鼷音奚 聖人之治也治為句
其知情信情者實也此云欺德欺者不實也不
實之德不可為治故聖人治因其自治而毋以
正人為此謂外乎正而後行確乎盡其性命之

能事而已能者良能也人順性命而行自然便
是本分之能事若以己出經式義以正人便不
是他自性流出豈無為自正之理鳥避矰弋鼠
避熏鑿有為則有患物皆知之此亦駭愚之網
罟亂俗之畢弋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
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
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

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壙苦廣反埌音朗帠音詣法也崔本作爲）

豫之云者言有先於爲天下者在徒求爲天下於天下則不豫矣與造物者爲人與天爲徒也出六極而超三界無名氏之不治天下乃所以治天下淡無思也漠無爲也總是順物之自然而無容私物本自然私之不得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

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籍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怵音出便音駢斄音狸來籍嚮疾捷於向道彊梁勞於行道胥胥徒易更卒技工技繫累係也）

胥易技係人知爲勞形怵心虎豹猨狙人知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不知彊梁疏明爲天下累者亦然故以此比明王虎豹猿狙亦可比明王乎甚鄙之也明王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凡有者蕩蕩莫能名我使物自喜不知誰之所爲而已立乎不測遊於無有皆冥也冥冥默默而天下治矣此段正表出無爲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

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
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
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
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齊齋同委音萎蛇音移弟音頹食音嗣鯢
大魚審處也列子作潘音盤水之盤回處也
可得而相者可得而測不可得而測者遊於無

何有也此段根上立於不測游於何有來列子
未盡季咸之實而謂彼得道可與無雄則無卵
卵者雄所朕也我本無心則無色色者心所呈
也卽云我相不立人相不起之意也今必以道
自亢而欲人信之則不能無心故人得而相汝
矣豈知道虛而已虛則妙無心於有心托無相
於有相試以予示必有不驗者矣不曰地壤曰
地文文者色也將箇有生有色之生機藏於九
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似生矣不震而不動不
正而不定又似死矣是至人無感之時魄寂體

委其生機不發若塞而杜之如此至曰杜權言
雖杜塞而其端內存權者應用者也生機也季
咸向覩靜寂卽謂之死今覩動萌卽謂之生豈
知至人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總泊乎無爲而非
有心也天壤者天與壤合卽有發生之功視地
文之孤陰闇然者不同故外之名實一毫不入
而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卽眞人之息以踵之
踵人之大中極也生氣之本也故曰善者機善
機卽生機也太冲莫勝者冲漠之氣毫無偏勝
不謂之動不謂之靜動與靜互融如衡之平不

可謂之低不可謂之昂也淵者深而不測之謂
總攝上三者而況之曰淵者見夫水本無心雖
流與止異終自淵然不失靜深至人千變萬化
總歸寧一此三異者特其大略耳故向者猶有
三機在至此則連機無之向者三曰見吾猶有
我在此則曰未始出吾宗宗者在道爲無之眞
在人爲未發之中也虛而已不知誰何則雖吾
亦喪矣變化頽靡順事波流無在而非因耳宜
其捉摸不定而走也爲其妻爨忍辱也食豕食
如人食平等也無與親因應也反彫歸朴塊然

形立無情無爲也此且不知有已孰知紛而有封畛哉一以是終曠然而道盡耳莊子見夫應帝王者應世變而時動也一將出其宗㓗㓗然以天下爲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矣○地文天壤太冲此三觀門也故末說箇宗字禪家所謂本性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勝字平讀

壺子之心太虛而已所以空明妙湛總持萬有至此點出虛字蓋知謀術數總之人爲所以用之易窮不虛則不能任羣實也虛則物來自鑒鑒不以心所以任天下而本體不損尸主也不特無近名心并所以致此名者無有也府聚也其中空空何思何慮也任者有心要擔當也知主者因之而我不爲主也四者皆無故體道盡於無窮而遊心入於無朕無朕卽無有也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不盡其所受於天乎然名有得而實無得故云無所見得見猶見在之見知此則道只是箇虛而已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然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而不留故曰不藏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儵音叔混音渾

虛則無竅可鑿故不傷鑿之則有傷矣故死渾沌卽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未有知識是混沌之全也自知誘物化緣六根而染

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有貪求便有煩惱流浪生死永失眞性惟未彫未琢復歸於朴混沌不死矣南海火德火能燄故曰儵北海水德水能流故曰忽中央土德土冲氣故曰混沌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爲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爲報德柰何以色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之視聽食色故七竅開而混沌以死破道德以爲仁義洩神理以爲聰明猶

是而已噫視聽食息可無乎是空可空也視聽
食息可有乎是空非空也有而不有無而非無
外混光塵內存慧照抱一爲天下式應帝應王
之道也○南嶽眞人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
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相遇於混沌
之地則二物烹於土而成丹矣其南北稱海者
言清濁之源而儵忽混沌者言水火之用蓋儵
言火中之水忽言水中之火而中央之土則火
其母也火能生土土旺則克水故中央不稱海
而獨言混沌者以烹鍊水火於中宮而結胎生

丹於混沌混沌者始初未形之兆使天地水火
金木生成之氣儵忽鍊於中宮之位則黃芽生
矣故曰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
予近聞之道人云內篇末段然熟竅妙魂魄構
中視聽食息無我無人曰混沌須史不離七日
大靜氣息全無體軟色正若非音似人皆曰死
須令著實守護七日自醒其說又本之南嶽眞
人云

南華經因然卷二　內篇下

南華經因然卷三　外篇上

延陵吳伯與福生偶解

駢拇

此篇以道德爲正宗而仁義爲駢枝贅疣曾史
離曠楊墨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忘之則
無容斷續而憂去矣下緊說常然二字申有爲
之惑性不必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夫世人惑而
不解者以此分君子小人耳不知臧穀亡羊總
歸於亡伯夷盜跖總歸於殉冥之而君子小人
均於自得故末以自聞自見指出本然之聰明
以應首節而欲反性命之情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
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
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駢音胼拇音母足大指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贅餘肉疣音尤懸也德同得也性者起初也行去聲
道至無而有與物冥者也膽形大而意强心竅
多而神慧多方仁義自列五藏何關道德之正
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但情欲所蕩人皆賤

少貴多因其性而侈之爲害深矣不知駢足枝手皆爲無用而用自在道德之正孰居有爲而爲自在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蓋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仁義眞駢枝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擢音濯敝跬音別奎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跂企同鳧音符斷音短脛音幸

德性渾渾耳收視返聽墮耳目聰明而自然之用自流聰明鑿之仁義分之如曾史離曠楊墨各自紛紛以求善於物而眞淳內喪惟正正者

獨全其所受於天故曰不失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性命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合無枝無長無短假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疣則贅非自然之情實矣蓋彼此互異性命各一忘其異而一之如鳧脛即長何足慕也又如鶴脛之長猶鳧脛之短長本非長何足裁也各不失其自然而憂去憂去斯近道矣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決音斷齕音紇齧斷也蒿亂也饕音叨呴音吁離音麗纆音墨

正正者不失性命之情仁義固人之情也意其非情者慕而趨之爲之大過而多憂耳有餘不足之數雖異去之而憂則一蒿目憂時決己饕彼是決駢而齕枝者乎夫物有常然不事規繩膠漆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不弊而今不新所謂性命之情也仁義連連如假於物而不勝有爲祇削性侵德使天下惑耳易

方不過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失其常然矣仁義固撓天下而易其性者乎〇此段復提一憂字暗下自適字提仁人不仁人爲後夷蹠君子小人起案獨舉虞舜者舜匹夫耳成聚成邑成都以至有天下尤奔命之著者耳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男而壻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筴音策投瓊曰博不投曰塞即今骰子也

道無爲也道無無爲也知道之爲無爲而尚之便非自然心無殉而迹殉同一殉耳同一傷性耳去迹絕尚反本冥極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

君子小人均於自得又惡用置辯其間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
也俞兒狄牙能辨淄澠之水古之善知味者○袁云此末二句淺率之語
屬卽殉也附贅縣疣卽屬也蓋屬而係之雖通
於彼而眞吾巳喪因而任之不累於吾而本性
自在臧者吾也聰者吾也明者吾也離曠何與
聞者自聞也見者自見也得者適者自得自適
也於彼何屬任耳目之用順聞見之眞上不爲

仁義下不爲淫僻從容炊累彼我兩忘是爲道
德之正矣○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性
命之正理所謂常然者也任性命者泯聞見之
謂也單說聰明者物感之交耳目爲最而巳聞
彼見彼彼字要看禪家所謂狂犬逐塊幻花又
生幻果是也○袁云駢拇篇有三段近莊耳疎
豁冗散處索摸亦知爲僞物也

馬蹄

前後借馬爲喻首言御馬者不以治之爲善天
下可以爲拂哉只觀至德之世無知無欲而民
性得可見聖人只在同民始疑始分何異治馬
者燒剔刻雒哉末復卽馬之知喻民之能見得
眞知眞能信不可拂治天下者反其眞性而巳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
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
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
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
之威而馬之死者巳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
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

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
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
天下者之過也齕音核燒燒鐵以爍之剔剪其毛刻削其甲雒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馽馽音的皁音早槽櫪也棧木棚也音湛橛馬銜音厥飾馬纓
駑驥不同力而遲疾惟所適任其力順其所適
治以不治馬之性全矣善治之而性巳拂善爲
方圓曲直而埴木之性拂善爲仁義善爲禮樂
而天下始疑始分皆爲之而失其性命之情者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
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

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

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塡音田蹊隧音兮遂道也蹩躠音別薛踶跂音提支澶漫音但曼淫衍也摘僻多節也

此段看幾箇同字便知聖人治以不治處衣食耕織性之所同同者一也放之而自一故曰不黨曰天放有知則障有欲則飾同乎無知同乎無欲而眞性見故同則不疑同則不分不疑不分不淆其眞也樸散眞離爲仁爲義不由乎自然爲禮爲樂不由乎至正此殘樸毀玉多駢旁枝之道耳絕巧返樸是在工匠棄仁義而任道德在聖人之同民矣老子曰如嬰兒此眞純樸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聖人治之而眞性失類如此乎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踶大計反扼音厄介音戛獨也倪音詣獨立而睥睨也闉

音因曲也扼馬頸以拒人也鷙音至曼突也詭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

說馬則曰馬知已此矣說民則曰民能已此矣此最關係處人有眞性自聞自見無知無能此眞性也御馬者任其眞知而馬性不失齊之而馬窮於用御民者任其眞能而民性不失匡慰之而民始好知欲馬之知不詭銜竊轡而至於盜反其知已此之知耳欲民之能不至踶跂好知反其能已此之能耳前說善治馬此說齊之前說治天下此說匡之慰之較前又進一步○文字未免淺俗

胠篋

首以聖知比之盜賊言聖知不足持也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剖擊云者非必排而滅之使天下人含其聰明人含其知德混然玄同無爲其役役諄諄者爾起頭說世俗所爲知末說好知之亂總之欲明乎眞知復乎眞善是還眞返朴之要矣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

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隣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音區攝音結縢音滕扃音賞鐍音厥罟音古齊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

眞聖眞知御乎無方竊聖竊知總歸誨盜田成以私量貸以公量入是借聖知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則聖知適大盜之媒耳○呂云世俗所謂聖知如此眞聖知者不然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

斧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萇音長胣音以邪鄹音寒丹鉤帶也逐趨也

暴王憑威妄殺而賢臣莫之誰何法使然也故

聖勇義知仁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可見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徒害天下非利天下也夫求利去害人之常情不知絕尚守朴少私寡欲是亡聖而害亡亡知而害亡也故掊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天下治矣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止盜在絕欲不在重聖我重聖而人資其所重如仁義權衡符璽軒冕斧鉞聖法也大盜必盜其法而後成其爲盜此離眞爲聖之過耳乃猶以聖法明示天下是示盜以利器也曷若絕聖棄知大盜不起乎○

趙酒厚而楚之主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

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擿與擲同殫音丹鑠音樂倕音垂倕堯工人周人鑄鼎像倕身於鼎使自齧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爲大巧也攦音鬲爚音藥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聰明曰含知德曰含聰明知德非不有也反聽內視斂和韜德外無所矯而內全彼無所效而我適則聰明知德

獨全而人含其眞含則非外立含則非爚天下而使之效之故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可無用也此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豈眞毁聖滅教哉爲無爲用無用耳故曰玄同者爲而不恃也此非莊子之言老子之言也○老莊之論總之瑚琢復朴非若秦始皇焚詩書愚黔首之謂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隣國相望鷄狗之

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嬴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嬴音盈餌音耳罾笱音曾鉤削音帩兔網日畢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罝罘音嗟浮鳥罟爲羅兎罟爲罝漸音尖頡音絜解音蟹喘音舛耎音輭啍音諄翹音喬

使民無知無欲至德之世也無知之爲已知尚知之爲求不知求不知者舍已狥彼不止其常

然也善其所善則不善已復乎眞善在無善無不善乎知善知不善皆起於知故言智而及之諄諄多言役役多事皆重聖好智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故終以去知爲言○漸毒漸漬毒害於物頡滑頡頏滑稽也解垢散亂汚垢也○未必蒙莊眞筆然文字固佳

在宥 在者存而不擾宥者寬而不急

老子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在宥之說也天下之常性常德卽我之性德爲以無爲而性不淫

德不遷堯桀一著於喜怒性命之情不安矣聰明仁義禮樂聖知治天下者也卽亂天下者也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所以曰萬物炊累老聃論爲治無攖人心見得儒墨曾史之是非桁楊桎梏之拘制皆起於仁義故空同云抱朴正形清淨長生鴻蒙曰墮體黜聰守根不離又曰無視無聽無勞無搖不知不離無問無闚皆無爲之道也無爲之爲獨有獨有之爲至貴以有不有衆有耳然覩有覩無有亦無非兩段故又言物莫可爲而不可不爲見得無中

原有只是從有爲之中無爲以天自居不屑爲臣下之事天下所以治耳自無爲說到有爲自有爲返於無爲南華之論有無與吾堯舜周孔之治天下何以異○在類操然操近鍥急在者但不縱耳宥類縱然縱類弛置宥者但不操耳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毗并也助也喬音橋詰音結鷙音至匈音凶

在者存其身於天下任自然而無所益故不淫

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不失爲寬和故不遷皆無爲而任物之自爲治而不治者也堯桀治亂雖殊使物之爭於所尚不能相忘則一豈如堯桀不分樂苦兩忘恬愉自得乃長久乎卽以人身喜怒喻之人過喜而助其陽過怒而助其陰於是偏陰偏陽之疾生能使四氣不調寒暑不和故喜不如無喜怒不如無怒堯桀治天下不如無治治天下者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乖張作事廢於半塗失其常性矣失其常性於是喬者過高詰者過密卓者過亢鷙

者過猛此在盜跖曾史皆有之雖善惡不同總
失眞亂性之民也君人者始分善惡以定賞罰
賞罰不能給矣故不知賞罰爲治之寄也匈匈
以爲事何暇安性命之情者忘其
賞罰在之宥之耳○堯桀一段的眞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
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
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
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
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
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其身於爲天下則可以
託天下愛其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
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
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說音悅相去聲臠音欒卷音拳不申舒之貌傖音倉傖囊猶搶攘也炊音吹炊累若遊塵之自動也貴其身其一作以

承上言亂性命者奚但賞罰卽聰明聖知仁義
禮樂豈不是好名目然性中恬淡清淨一物不
著惟達天德者以爲應跡過而不畱而昧者反
悅之不知一有愛悅心卽生理障故聲色天性
也聰聽明察則爲淫仁本天德義本天理也有
心爲之則爲亂悖禮增其技能樂助其荒亂聖
者使人自爲多能知者不勝其知詐漸毒性命
之情安乎哉尊之信之惑已豈直過也而去之
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且珍之重之非齊戒不
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詩歌佾舞薦之

清廟明堂愛芻狗而惜籧廬如此且柰何哉故
無樂乎臨莅天下也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
者貴愛其身甚於天下不敢輕試之謂也然後
使天下各安其性命而寄託於天下之上無解
者不淫乎仁義無擢者不屬乎聲色見出於無
爲聲出於不言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從容
無爲若游塵浮動於太空升降飄揚隨其所之
而無定迹夫是之爲在之宥之使天下自治而
已○聖由道契說聖踐迹乃相於藝過如過而
不畱之過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媿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淖音綽劌音貴縣音玄僨音奔胈音拔白肉也脛音幸峗音危施音異釿鋸音斤居肉刑也脊音籍椎音槌桁音杭嵁音堪離跂音利岐椄槢音妄習鑿枘音曹芮嚆音蒿

上說人心不可亂此又引老子以申明之蓋恬澹素朴者眞心也匪是則妄妄本無體只是眞心撓動而生妄心滅則早見眞心圓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眞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卽菩提無攖人心之謂也人心排之則下進之則上排而不得則囚進而勝則殺以剛遇剛不勝碎折以柔遇剛無不軟熟於是廉隅劌之而使傷質朴琱琢之而使文稅

而巧也所以爲焦火之熱凝氷之寒倏冷倏熱也俛仰再撫迅疾而不可禦坐而馳也居則沈於淵寂寞無迹動則縣於天寥廓無痕動靜無常也其彊也僨其起也驕不可制伏之狀類如此皆攖之者傷其自然耳堯不免有四凶之誅思以仁義攖之也然仁義之端一開而奸僞生暴亂作王憂於上民困於下刑罰不勝用矣儒墨之徒猶欲以仁義聖知之談離跂攘臂而救之孰知仁義之必招罪戾曾史之必資桀跖此必然者故絕聖棄知去其攖人心者而矯詐不

作桁楊桎梏廢矣盖養虎者去其殺機固自恬然親媚耳○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桀跖復竊仁義聖知以爲盜則是曾史爲桀跖之資故曰嚆矢嚆矢者今之響箭行劫者之先聲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聞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

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閒音閑蹷音厥緡音民遠去聲

上論聖知仁義此復揭出道字黃帝兩問甚有辨天地之精者元始之祖炁也混沌不分爲造物根故可以生物養人陰陽者後天之分炁也宜則主宰而調燮之故能使群生各遂其生此一謂之質一謂之殘質者道乃無名之樸也殘者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任其自治而不治治天下者也只在無之一字窈冥昏默語無也然無非真無天地不自生而物生視聽不自爲而自見自聞蓋神既不擾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老子清靜之說是矣夫人神好

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必也淸且靜焉而無勞無搖任情而動卽可全形保精故長生也愼汝內者固其精神也閉汝外者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爲敗泯絕其思慮也如是之謂得道得道則我將爲汝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而極乎陰陽之原因前問官陰陽故言陰陽有至極之原原者精也必無見無聞無知能至其原耳所以承言天地有官陰主靜而陽主動也陰陽有藏陰含陽而陽含陰也這箇互藏其宅的陰陽永爲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愼

守汝身愼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丹家所謂藥物也卽所守之一也一者先天眞一之氣所謂天地之精也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和卽丹家所謂火候也以之修身故形神妙而道合眞宜其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哉彼其物無窮一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物指道也無窮無測正應無視無聽無搖無勞所謂無也此惟了無者會之見以爲終極則滯於有矣所以失道者上則見光見光猶生也下則爲土爲土則化而腐矣人但見百物之反

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此皆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得道者也去汝以入無窮遊無極了眞無也了眞無便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緡緡昏昏何心之有故萬物之化生無窮有當我而來者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當我緡乎有遠我而去者去者自去吾不知其去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我以死生爲一體何在非存而不與道俱無窮極也○陶云初疑漆園齊生死不應復立長生之說讀至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二句已分明道破乃知前段皆順情之談

耳所謂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者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

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
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
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
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
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
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
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
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
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

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
稽首起辭而行 捬音甫髀音婢黨音敞掉音弔放音倣墮音灰涬溟音幸泯雲將雲也扶搖風也或云東海神木鴻蒙元氣也

雲將願合六氣之精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以養
人民之意鴻蒙兩答以不知者有知有爲大道
之鑿也不知所求不知所往無知也即後所謂
無爲也天無知無無爲物性亦然順之而不治則
天之經不亂而物之情不逆解群者解別其羣
便生嫌忌機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也心養者人
心以用而傷養之以不用則付之自然無爲而
物自化矣墮形體則六骸不知吐聰明則耳目
不知我與物俱忘同乎涬溟合氣之虛則心解
神釋而莫然無魂皆任獨而無知也物之方與
而云云也不知其歸根也亦不知不知而不離
乃眞不離也知其爲無知而名之則有問知其
爲無知而測之則有闚有問有闚則失其自生
非其以不生生之者也無知無無知是爲無問
無闚任其自生自復而不離其本者爾○此段
疑僞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
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
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
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
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
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
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
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
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
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

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烏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撓音擾

前面所說皆絶俗矯情之談恐人以爲異已故就論世俗之人皆喜同惡異以相出爲心所以爲衆人我獨無往不同則與衆殊矣曰因衆曰獨有曰無已曰覩無其旨一也蓋衆人欲出乎

衆而我亦心其心便於衆不殊不能相出無往不同群遊九州乃獨往獨來乃獨有也獨有者與衆玄同不求貴於衆而衆不得不貴者也此前後照應處因衆以寧者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之則寧則爲天下配不因之則我不敵衆也爲人國者不因天下之自爲以已爲之患滋甚乎故爲物用者物也用物者物物者也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不物故能物天下之物使之自得此爲人皆求異於衆已獨不異於衆獨往獨來不求貴而人貴之者也夫大人之教一本無心猶影響之隨形聲使有懷者各得自盡彼爲主而我爲配不敢爲天下先也提挈萬物而復之撓撓聽其自動順而不強是無爲也無爲故無端無爲故無所依傍無爲故無終亦無始形軀不礙總歸大同矣大同則已且不有焉有衆有覩有者攬乎三王之利而美其名者也覩無則合乎天地之自然非獨有之人謂之至貴者乎○此段逼眞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

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

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累音壘
上論無爲詳矣恐人遠萬物以求無爲而失無
爲之宗故言物不可不爲而爲物者在於無爲
蓋有無道器本不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
中之有佛語所云我法不說斷滅相是也賤而
不可不任數句皆相矯之辭具言有爲之法佛
科云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者此也故聖
人觀於天以下又總歸無爲天無爲不明於天
則有爲非純德道無爲不通於道則事事失理
無自而可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

去甚遠主者無爲臣者爲而不爲乃合道也亦
不是說臣道主勞不得不爲總見得無爲爲天
道觀無者天地之友也一涉於爲便屬之人人
則非天豈所爲在宥乎○物雖賤皆樸散之器
故任以致用民雖卑皆一體之分故因以厚下
事微也皆分所當爲法粗也皆道所以顯義無
不該惟當則居仁無不親唯廣則普禮主於節
則貴積德主於中則貴崇高道本至一不可不
變易以從之神妙無爲不可不盡人爲以合之
不助者順自然也不累者無心積累也不謀者

非有意合道也不恃者不自居於仁也不積者
率性而非居積也不諱者節於禮非拘忌也不
辭者直己而無規避也不亂者畫一而無更張
也不輕者不輕以狥民也不去者不逐物以喪
真也夫物莫可爲不可不爲者應迹也以不可
不爲而著於事則不明天道矣所以復申說一
道字見得人君當以無爲爲尊勿以有爲爲累
是之謂知道也○此段亦真

天地

首論天地萬物統以一道道則無爲而已所以

貴刳心焉忽然勃然視無形聽無聲古之王德
者類如此玄珠得於象罔齧缺難以配天道豈
可有心求聰明得乎華封之分冨授職千歲上
僊子高之云德衰刑立貴堯輕禹皆以有爲爲
累也故舉太初之有無以究物生之本德固在
同於初而忘物忘天以忘己耳不然徒服恭儉
拔公忠非心居也然無爲之德又非漢陰丈人
修古抱灌之朴而已渾沌玄同可與均治可與
上神大愚大惑與之皆存釋之不推照曠混冥
寂感爲一者是耳堯舜之治武王之師總隨其

時總各一道象罔得之者此也厲人恐子似已迷者之思復於性也亦然我不能任之而自以爲得非得矣所以貴無爲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

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分音憤畜音旭

天地之化無窮均而已均者渾而無分別也萬物之治何從一而已一者各復其根而不知也況人卒雖異心主於無爲而已無爲者君道也況君非德何以出治非天何以成德天德微矣妙矣故曰玄夫天德卽天道也道不能不散爲器凡有名有相孰非道所散乎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君名正以道觀分則卑高陳而義自明以

■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官以治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應自備凡此皆自然而然故通於天地者混然大同之德也行於萬物者順然汎應之道也彼以治人爲尚從事於禮樂刑政皆事而已又況藝能局於一爲有司百工之技乎似去道德遠甚矣然道器原不相離實合而爲一也合一則天道一一順而本末皆暢故畜天下者只一法天便了天者無欲也無爲也淵而靜也一而以無心得也無爲而天下自治者也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

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謂之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刳音枯褚氏以顯則明屬下句今從之夫子當是孔子

有心而無爲者累矣故當刳去之自然無爲之

謂天天何言哉故無爲言之之謂德萬物萬形
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大也和光同塵不
立圭角寛也玄同彼我獨往獨來斯爲獨有富
也故持至德而爲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眞常而
不偏離外景以全内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
而已韜乎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爲萬
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碧虛云金珠貨財患本
也壽夭窮通内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君子備
大德則内順而外自輕矣管見云顯則明連下
文爲長言王天下不以爲已顯也乃若所顯則

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
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
刳心之極致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
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采之故形非道不生
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
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
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
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
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漻音聊 知音智

淵乎漻乎故能應萬事而不凝彼金石不得不
鳴非無也不考不鳴非有也有從無出聲以寂
彰體道之人感而後應者如此下忽然勃然卽
此無心而應之謂也故盛德之人任素而往非
好與事通也本原一立定中生慧而廣大圓通
德自周徧耳何者通於事者沉著而易障通於
神則清通而無象矣然所謂通者非其心之出

也物采於外不得不出耳故生我者道明我者
德道卽立之本原德卽通神之知也至人存其
形而窮生之原本原立矣立其德而明生我之
道王德廣矣此眞蕩蕩乎忽然勃然不強物而
物自從者乎卽前素逝通神之意而申讚之也
冥冥以下又自知通於神處說其至冥而至靈
也冥冥而見曉視寄於無無聲而聞和聽寄於
無寄於無而後能有猶金石以無聲生聲也故
深而能物不物者物物神而能精無方者又透
精光也所求自供無爲而無不爲時要其宿動

極而復歸於靜這箇道體大也實小長也實短倏遠也實近眞至妙至妙難以形容者哉○副墨云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者言鳴者是道邪考者是道邪孰能定之以爲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㦯聲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如此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還音旋知音智喫音吃詬音搆

此明得眞之所由言聰明言辨不足以得眞只在無心而已雖然非有知非非有知非有心非非有心其無無亦無之謂乎陸云禪宗更有無上機關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李士表曰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眞咸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碍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

○北處陰而存南望陽而遺卽後意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

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被音披圾音岌數音朔絯音該卽駭字率大凡也

絶聖棄智天下可治齧缺其性過人有其知矣又用知以求復自然是知過強禁之而不知過所生又過矣以是而與之配天是以人廢天也由已以制物不能忘身而一衆形也使天下爭騖於知奔競而火馳役於事而緒使凝於物而爲物絯也非迫而後應是四顧物應也非本原而知通於神是應衆宜也且逐物而遷未始有常終失其眞我者也何足以配天可爲衆父得

治之迹有爲名相之中也不可爲衆父父則玄妙無爲之理也蓋有爲之爲累用之南面則賊天下用之北面則禍君國耳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

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華地名鶉音淳鷇音寇閒閑同

前說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故爲無爲則與天道同其變化而物不能傷封人謂聖人者此耳君子盡人之道與民同其吉凶未免有人之累也堯不欲此三者未免有意有意便非自然豈知授以職而各得其分分其富而寄以無事已不有其有者孰爲吾累至於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生也天行死也物化付之自然而我無心無爲而物不能累矣故封人曰退已蓋了此而無爲之理畢也住世而世不染華封人之謂乎○鶉無常居鷇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

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無事俋俋乎耕而不顧闔與盍同俋音邑

莊子非如後世衰禹德也總見得功茂而迹章法立而患滋欲以絕聖反朴遺知歸宗彰明無爲之理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喙音諱）

泰初一段極論性命之根宗示人以反始也泰初者氣之始這箇始初獨有箇無耳既無矣并無所名雖無之名亦無有也故以有對無便有一箇無了便成箇一了然這箇一之所起渺然渾淪之氣并無一之形一亦不可得也惟一屬於物而物得以生乃謂之德一而未形之時萬象森然默具已為有分而且未有分若渾然循

環無間故謂之命及其命之留也鼓萬物之出機則為動而物以生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之中有形其形之者乃我自家的元神保合此元神則視聽言動各有自然之儀則所謂性也性根於生冥於無冥性則復於德矣合乎泰初矣德至同於泰初則無一不立神返於虛也虛則無不容納故大也總之一無心自然者盡之故無心合天與彼無心於鳴而鳴者合也上合字合喙鳴下合字合天地之自然其合緡緡又形容合之之妙緡緡若愚若昏者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之意也如是為玄妙之德與大順同大順者順其自然合於太初有無之始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放音倣　寓音宇　留一本作狸）

若相倣者言所居之道與聖人相似人皆可我獨不可人皆然我獨不然矯同也離析堅白如揭天宇不為異說所淆也此有過人之才藝者乎不知疲形體怵心神猶獵犬被繫而成愁思猨狙見巧而出山林皆有心之過也予告若以不能聞不能知之道蓋有首有趾有形者也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也曰無則分於有矣無而無之并有形與無形無狀者盡無所謂聽所不

及言所不到也然盡無者非無動止非無死生非無廢起而動止死生廢起卒非其所以也所以者有所畱意者也無所以者非有所用之而然也故緊接一忘字物卽動止死生廢起天則物所從出也天且忘則忘之至乃忘已矣夫至不能忘者莫如已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已而忘之又非天而何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乎聖人忘天又入於天譬之善汨忘於淵而後能入於淵也○碧虛云有首有趾形可覩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敎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覷覷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敎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敎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葂音免中去聲

軼音轍覷音吸
溟涬音茗幸

老子曰爲無爲則天下治不尚賢使民不爭所爲自然之搖蕩無心之鼓舞故賊心滅而獨志進復性之自爲而不知其由百姓皆曰我自然者此也若強以服恭儉拔公忠爲事是濡沫之而已是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失其故吾矣夫迹投則心賊心賊則心不居心不居則德不同心居而不逐於外是爲至德是謂無爲而萬物理星辰拱北之象也○方思善云溟涬言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卽雲將篇大同乎溟涬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敎則有爲矣豈肯兄堯舜之敎而反弟溟涬之德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畦音兮隧音遂搰音骨卬仰同泆音溢槔音皐瞞音蠻上陬音鄒頊頊一作旭旭謷音敖於于司馬云誇誕貌

前說無為矣而無為者非離乎世也如佛氏所謂空非眞空也眞空不空眞純白者經世而不累於世漢陰丈人知脩古抱灌為眞不知因時任物不離乎眞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形黜骸為治渾沌不知渾沌都不治豈以外內為異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而歸之素無為而返於朴體性抱神與世同波而自泯然無迹

豈必使汝驚乎明其不必驚也且渾沌之術在彼為彼在此為此妙絕知慮孰識之哉不識不知乃眞渾沌識而驚之假於迹耳治渾沌者其遊諸世俗之間乎○道者天所命人所得也故執道則德全德內而形外也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所王也故曰神全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

乎官師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諄芒

一云霧氣苑風一云扶搖大風撓音擾怊音超樂音洛

首言聖人之治次及聖人之德又及其所為神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神者冥德之名所以迹也使物為之則不化任其自為則化故曰行言自為而天下化無思無慮無是非共利共給而不自私德所為玄同也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蓋神人旁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耳與形滅亡者倒影下視不為軀殼所累也這是虛明洞煥曠照而無垠道家謂入金石無碍步日月無影蓋如此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身天地無不逍遙物我虛幻萬事銷亡矣是謂復情情者有也復者復之而歸於性并情無之夫是以渾沌無分冥同一道矣論德復歸於神本前保神二字來即入於天之說也○陸云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涬者等故曰是謂混冥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

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〇無傳無鬼

一本作無畏離音麗瘍音羊髢音剃燋音焦當去聲

病而求醫孝子不願亂而後治聖人所羞則有虞之揖讓武王之征伐皆非得已者故無為則任其自為而行無迹揖遜征誅有迹矣無為則事各止其分不容置議其間而無傳名為揖遜

征誅有傳矣虞與武王皆亂而後治非恬然均治者也○呂註云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惟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爲至德之世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諛音俞折音哲荂音夫古曲比音婢嗑音合一本作於里耳

承上言舜武均非至德之王然亦不得已而隨時耳盍和於君親者世俗以爲不肖和於世俗者世俗不以爲諂諛然則世俗反尊嚴於君親耶導諛之名人不樂居而終身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導諛何如何勃然怫然者至此不然是終始本末不相坐也夫人君垂裳致治以采色容貌爲者未免有媚悅之意

即導諛也乃不自以爲然但見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通一衆人耳又恥與庸衆爲徒豈非愚哉而舉世盡愚也舉世盡惑也即以行喻三人中有二人惑者勞而不至也以樂喻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聞古歌曲則同聲笑何者流俗所知者流俗之言高言非流俗所知也故擊瓦缶之聲而亂一鍾古樂不可得行矣況天下都惑余雖有求嚮至道之情可得哉任其所適不強推求之令其解則無憂於一世聖人所爲與時消息也不然徒曰強之又未免智之累矣豈聖人

哉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厲音賴惡貌

厲人思善故欲其似迷者思復何獨不然我順之而不強釋之而不推乃至治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

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内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内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斷音段惾音俊衝逆也離跂音利企鷸音聿取鳥之羽以飾冠也柵音策纆音墨繳音灼睆音緩纆繳繩也

曾史之脩犧樽青黃也盜跖之汙斷在溝中也失性均矣性者脩之而合於虛虛乃大耳楊墨以其說自困失自然之性矣反自以爲得豈自得哉欲自得者何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刳心於無爲而已

天道此篇言道以天地爲宗以自然爲用而以靜爲主靜則無爲而天下治也

道無積也故無所留滯而緣化萬有天道帝道聖道一也所以清虛恬淡寂寞無爲固秉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者也其中復敘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刑名賞罰治世之具以見天不離人人不離天自天及人由本及末順自然之序不淆本始之宜乃無爲耳故惟天德出寧者無心合

天人道自從老子語孔子曰放德循道語士成綺曰脫巧知神聖皆以仁義爲有爲之迹而不言學道者從絶學任性而入庶名言智巧兩忘天地聖人之道幾矣故以輪扁之說終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辟音闢鐃音撓中去聲平中准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懸是也

老子曰聖人無積無積者無係無縛不畱不滯以不仁爲至仁以無恩爲大恩以無爲而無不爲也知此則洞達於帝王之德其自爲也昧然絶聰去明而無不靜矣然非卽靜爲靜也任之而無所不善故靜也無所不善卽萬物無足以撓心是以自靜靜則定而慧生之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而大匠取法耳昧者混冥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昧則歸於靜矣夫凡此虛靜恬淡寂寞皆無爲而任其自爲也天地且取准焉休者卽從容無爲萬物炊累之謂虛者刳其心也實則眞空生萬有而倫理不亂虛中之妙應也且以虛而靜又將以靜而動其動也動於不得已不失其所爲動矣由是羣才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萬物皆從無中來故俞俞而自得則悲哀不能入已年壽長凡以無爲者安身立命之本乎古聖人進退隱顯不同總之明乎萬物之本而已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

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韲音齏王去聲祟音歳畜音旭

和者順而無逆也天地無爲聖人亦無爲不逆故和也和則適矣適則樂矣和於天卽和於人足於天樂卽足於人樂也蓋以天道均調天下而天人之和樂生焉不爲戾不爲仁不爲壽不爲巧是謂法無所縛能無所係心無所往清淨圓通極樂世界故曰天樂也故聖人之畜養天下者不過虛靜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巳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

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知音

夫帝王之德至不易之道也又在無爲中拈個有爲對說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則臣亦當無爲如何又說有爲蓋前以心言此以分言道曰不易者蓋無爲非一無爲也理本自得道在率性率性而動各得其得分任而司不膠於常則無爲之理至也故主不親事而用臣臣不自用而親事各當其能總歸自然爲而不爲矣倘主代臣事則非主臣秉王用則非臣古之王天下者付天下於天下而使天下爲之天下各得其自爲斯無爲而無不爲道之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此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敎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塒音闢吐音　紳經名豐）

前說淸虛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此言五末而歸之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萬物之本也蓋此五者動以自然運以精神心術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張故自君臣父子至天神地明春夏秋冬萬物萌區及於宗廟朝廷鄉黨各有其序物所不能無也知其不能無因而順之天地萬

物之理自行蓋莊子論無爲非一於無爲也無爲爲本有爲爲末由本及末當先而先當後而後無爲之理至矣兵刑禮樂莊子何嘗盡去之取象於尊卑天地之行不紊其序則合道之自然耳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分上）

（聲必分乎聲　迕音悟逆也）

首言明大道者先明天此又曰智謀不用必歸於天蓋道本乎天天無爲也天爲本爲始驟語形名賞罰不知本始矣所以治人者豈必棄賞罰形名但明於天道順於自然之序寄此賞罰形名於羣才而自得其當則上畜下之道耳○道原於天德則行道有得者故次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又次朴散爲器用爲官長故分守次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賤而不可不任卑而不可不因故次因任原有也省試也所以

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而是非定是非定而賞罰加是自道而五變其說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及於賞罰此等有爲之法有之而非所先也先者本始也驟而語倒而言迕而說皆治具也非道也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用天下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之道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敖音傲 [illegible]音試

上論智謀不用必歸諸天見得治道須本於天

此言天德出寧則天自已出而人自從之深於天者也堯舜之言其微已天合其德雖出猶靜故曰出寧堯所爲天之合者此也言天合又言人合收拾前面天人之旨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徵藏藏名史官名 繙音盤 說音稅 意音噫 偈音傑

此莊子寄孔老以正世人之仁義也蓋論性則至虛至靜湛然寂然所謂箇裏本來無字脚空中誰敢强安名也至仁無親愛而曰兼則有不愛至義無物名曰無私乃成其私豈知天地有常日月有明以及樹木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我而足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無爲者德也而放之自然者道也而循之郭

註所謂事至而愛當義而止忘乎仁義者也忘乎仁義乃合道之眞矣老子欲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眞故欲攘棄仁義夫仁義豈眞非性哉有心於爲仁義失其性也無心於仁義得其眞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

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趼音繭行音杭頯音葵闞音罕

老子方返朴還眞士成綺求之以仁義故老子不應鼠壤有餘蔬解者紛紛指老子余意此一句或形下句蓋妹氏棄蔬於鼠壤其槃殄不仁孰甚謂仁固能愛也如使生熟狼籍於前而乃積歛萬物收之已懷更不少立崖畔來者即受得不幾于汎漫乎或者借上一件明老子之未合於仁也解脫巧知仁聖則仁與不仁皆非已之實也隨物呼之可矣苟見其實而不受則有實辭名惡影逃形是再殃也服字焦氏解服從也言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服之也故曰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服或當如此解則積歛無崖當作受物之歸不立崖畔可見也況下老子曰而容崖然明白與無崖相

照應乎而容以下老子指其重自標異之狀止似繫馬有繫者也非止其止者也故若動而將發而強自持之機者弩發機也察而審者言其伺察而詳審也素朴守約者無知巧之心即無驕泰可覩知巧而覩於太反其初矣凡此所爲皆不信也信者性命之眞也不信於封疆者闞巧乘捷而竊人國不信於性命之情者矜巧飾知而竊仁義仁義固可攘棄之物也老子欲返成綺於道德耳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棅音丙

道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所謂神也流於形得爲德降爲仁義神之末也以天地萬物視神則神內而天地萬物外也忘外而神始全以仁義禮樂視神則仁義禮樂內而神尤內也忘內而神

始全至人外天地遺萬物退仁義進道德賓禮樂主性情所謂定也定者無爲也無爲者有世而世不能爲之累棄世者也總見至人以定合道以不累於世生定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眞對末而言名之曰本一而已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

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魄音[illegible] 斲[illegible] 椎音錐

意超書言之外情出形色名聲之外道固有不喩之喩不傳之傳冥而契之由其所可忘者探其所不可亡者則絕學無憂棄糟魄而見聖人天地之心本末一原天人一致學道者如此○設輪扁一喩見意非言之所能傳也人能黜離口耳獨會心神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

言俱屬筌蹄

天運

首論天道一本自然三皇順之故無爲而民化至仁無親要在兼忘忘於道之爲至道耳論洞庭張樂終之以愚故道總見希聲所存無非至樂師金欲遺先王之陳迹而期於適時若此乎曰假道託宿曰采眞曰天門道固不在度數陰陽在絕學無爲之境也老聃一則曰仁義憤心一則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亂莫甚焉言有爲之喪眞耳棄六經之陳迹究其所以迹順自然而體合乎天乃洽道眞矣故以化終焉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巫咸殷之神巫祒音

起名也七改
郢路書十七暳

此段只看一順字天地間自覆載照臨以及散潤豈誠有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自然則當順不當逆極眞守本三皇無事而天下治也六極五常內經所云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主張綱維等皆是物也敢問何故巫咸祒云又卻粧聾作啞○詳道云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陶云天地運處日月代明雲行雨施飄風噓吸皆事也有居無事者誰邪莊叟言下吐露盡矣而惑者謂之自然乃知此老爲郭子玄帶累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

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太宰官名蕩字也易言異并言丙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至仁也至仁合道之自然統天下入於元氣中不見有可愛有不愛奚取於有親故孝不足言必言之忘孝之地然後爲至非謂仁眞過於孝也謂知有愛者爲孝淺而不及於孝也南

行不見冥山去之者遠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蓋至仁者各任其極無所親愛於其間故敬以禮不若愛以情愛以情不若忘以道忘親之忘在已不若親忘之忘在人聖人無爲而使天下自得則羣生各足其足天下往而相忘矣德遺堯舜而不爲澤及萬世而不知以此哉而何言仁孝操天下之貴富者并其爵與財脩其至願而至於至仁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之名去之實以存遺之若以并所謂眞常不變有爲而無爲耳故曰惟道不渝○虎狼有父子之親可見仁無往不存何者仁天之元氣也幽陰墳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元氣無不從焉此造化之無私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徼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淸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

文武倫經一淸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

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北門姓成名一本作徵 數音直 阬音鏗 郤隙同 焱音標

至樂語道也莊子自寫其入道次序如此從事於道者期與道爲一欲守之待之而所常無窮不可待故懼已而知道之無不在矣而未始不一也以物爲量隨處充滿以爲變化而實齊一以爲齊一又不主故常豈可以知處逐故望岫而息心矣形充空虛是悟境充滿天地是證境奏之以人四句言作樂之本旨樂備於人通於天地之氣候禮節之義正之而本於太清太清

者聲氣之元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先應乎人順乎天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爲聲音四時萬物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其聲流光於天地之間至樂自然之理也因其自作振而動之如蟄蟲始振驚以雷霆發聲鼓舞至於無首無尾運轉無極以變化爲常而常無終窮宜初聞者恍惚於一之變化不可等待而懼也陰陽日月用天之道也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阬塗耳塞目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隨物分量所受以爲聲之大小乃其樂聲則發揮寬綽乃其樂名則高大明顯故鬼神守幽

日星行紀止於有窮至極而止也流於無止止於變化也宜子之目窮力屈欲從末由已此時儻然自失無形之形遍虛空界心遂放馳而委蛇矣故悚懼之情怠也怠矣而復歸於無怠絕後再蘇也調以自然混然無係隨化而生若風動叢枝百卉俱暢而不知所以形布揮四時各得其所而非由牽曳寥寂幽深雖聲而未嘗有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雖千變萬化時居寧極之鄉或謂之死而生者續或謂之實而榮者繼

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要皆自然之命也而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爲聖人者條達於樂之情而直遂於命天理不逆而五德隨行楞嚴經所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者此也故衆有焱氏之誦以見聲外之妙宜聽者渺不相接而惑也天樂應至樂字語道也所以終之曰道可載其本之愚者葢道本潛潛默默以智智之以識識之道不可載矣去知而愚道之無思無爲者始可與入所以懼則精神僻焉若有祟也顏之仰鑽前後也怠則疲而欲棄稍迷於迹矣顏之末由也已惑則智識若迷混兮沌兮止於道矣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其猶樝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樂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太師金名盛音成眯音迷桔音結樝音查衣去聲齕音核挽音晚矉音頻

先王之典禮適於時而已過時而用則用反爲妖應時而變則用皆爲適孔子豈膠於古哉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溺於緣迹之弊況之如此絕聖棄知而天下治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師金之意也○張云此段凡六喻芻狗用先王之教舟車異用喻周魯異宜桔槔喻遊世之道樝梨橘柚皆可口喻禮樂法度應時而變猨狙不可衣喻後世不可用周公之禮西施之顰不可學喻先王之美處不在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沛音貝遂音栗鑒音覯墟虛同監音鑑

營營不已者天之戮民絕學則無憂矣此段之意中無主者不能虛其中以受道則雖聞而若遺不能主而不遷也外無正者彼既無受之之主孰能正之雖欲正而不能行也夫由中出者

內集而外通也豈自外而受之聖人惟固守不出而已密而若隱也由外入者假學以成其性也非有主不足以藏之聖人原不隱秘於外不出而非不出也然則道求之度數乎度數則太多求之陰陽乎陰陽若有一而皆非也求之若隱若出之間而已名雖世所共用多取則蕩中仁義雖人之性不可拘攣執滯而係於一方係於一方則生偏見偏見生僞而多責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以遊於逍遙無爲而適食於易簡而求易贍立於不貸而不損已以爲物如是

則凡所采者莫非眞也若此眞一無所見但闚其情欲之所不休者此爲天之戮民耳正之器者正人所用之器邪人不得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生死無變於己毅然了當無所滄滯以是人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得遊于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爲不然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無主故天門不開天門者本老子天門開闔是也天門開則蕩蕩無礙而如如自在矣○陸云由中出者不受外自悟入也故聖人不出多言以聽之待其悟而後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自

耳根入也故聖人作止語默無非至教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虻音盲噆音咂憯音慘黔音鈐染也沫音末嗋音脅）

播糠蚊虻一加於吾身之上而所傷實多求仁求義一加於吾心之上而亂性實大蓋全其朴而仁義自著昭揭於仁義而道德已喪也鵠白烏黑足於自然無偏尚也無加無飾足於人性之自然不以名譽而廣也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仁義此之謂耳龍之合散無係於身也老

聃足於自然何所係哉故曰猶龍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殺去聲種

南華經　外篇上　卷三　七十六

音冢　憯音慘　蠣音例　蠆音差

仁義憤吾心者也三王五帝以仁義治天下者也故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郭象曰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今乎婦女德色諱罪淺同冠裳於巾幗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孰古熟字　鶂音益　傅音附　要音腰

南華經　外篇上　卷三　七十七

化者從造化而爲者也與化爲人者郎云與造物者爲人也雖人而實天也所以能化人也鶂蟲風化烏鵲孺乎魚傅沫蜂祝子皆其自然之性不期然而然耳所以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任物之自化而已學孔子者得其迹而不得其所以迹得其六經而不得其神明難以言化矣○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傅沫而爲牝牡蜂取桑蟲祝爲己子皆性之自然者也類自爲雌雄類物名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如貍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

奇類皆自雌雄而生有弟而兄啼謂有弟則兄
之愛不得不減失愛則兄悲而啼也

南華經因然卷三　外篇上

南華經因然卷四　外篇下

延陵吳伯與福生偶解

刻意

末流多端失其自然唯虛無無爲平易恬淡則
災累非責不至死生謀慮不能滑總之歸於養
神而神之守也則以純素始曰刻意終曰純素
一不自然一自然一屬乎假一歸于眞故終之
曰眞人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
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

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
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
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
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
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
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

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行去聲向
音呼道導同淡音談
五者雖各恣其所好夫免各蔽於一方未能忘
所執也執則有之而有非忘之而無不有無着
無執不膠於一則無不忘忘故能無不有淡而
兼乎衆美天地不爲萬物萬物自生聖人不爲
百行百行自成無爲之妙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
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
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
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
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
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
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
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
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
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罷疲同忤音悟
休休者心不役也不役則無交物之情而內境
平不役則無艱危之念而本體易恬乎無知淡
乎無物知知物物不交於心不開於隙而憂患
邪氣不得入而襲矣故以心不憂樂數句結之
蓋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累爲妄
念有憂樂則德分有變動則心擾有忤觸則胸
中有物而不得虛與物交則征逐世情而不得
淡有拂逆則胸中有疵而不得粹虛靜粹淡德
乃天矣○方子及云忤與逆何別蓋順事應物
無所乖拂自非虛豁之至何以能之中心至粹
無雜則自然包含萬象容蓄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
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
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
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
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
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謂之眞人
虛無恬淡聖人之心聖人不必離動以求靜而精神不勞雖動亦休也耳目屬乎聲色柴棘從其中扃宜其弊矣故水之清不在流不流人之靜不在動不動因任而我無情然後謂之靜厭動求靜安得靜乎夫水之清當於流處求之人之靜當於動處求之無停無著無雜無變合有無通隱顯而今在在員成乃養神也非枯禪鬱閉之謂也神者無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精則散處於五官聽命於主人故稱爲

主宰精爲作用是以純素之道只在守神守而勿失則與神爲一一者守之與所守合而忘其守也忘其守而精通於天倫人而合乎天之節也一天矣神存則精自固而精忘則神與之俱忘蓋神附於精如水依於波故又曰貴精無勞爾形無搖爾精者是已素者不雜於物也純者不虧其神也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眞常不壞之體克全矣非眞人而何

繕性

道自有眞狥俗則喪恬智交養無知知無所行

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在澹漠至一之境乎後世澆淳喪朴至於世道交喪混芒滅矣聖人反一無迹深根寧極存身以存道正己而樂全豈其飾辯窮知知俗之妨道者篇首曰俗學末曰失性於俗篇首曰蔽蒙之民末曰倒置之民總遺俗歸眞反性復初之意也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

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繕音擅治也滑音骨亂也

通節看一性字俗對眞言有爲之爲俗學也有思之思俗思也去道遠矣眞者性之本初知者本初之性佛家所謂覺性也以恬養之則一定之中自然生慧眞性熒然於日用矣然纔認得性便屬識神已不是性故惟無以知爲常自混溟韜光弗耀而仁義禮樂混爲道德不偏行矣

不然道德失而爲仁義禮樂學之眞俗可不辨
哉故竊謂德則不冒者冒乃彼此相襲之謂襲
於俗學襲於仁義忠禮樂皆非性之初故曰物
必失其性彼正正字對偏字看俗學爲偏率眞
爲正蒙者發蒙也對蔽蒙看偏行之爲蔽蒙正
而發其蒙於已德矣故曰不冒○筆乘云性非
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
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眞而言蓋動念卽
乖況於繕擬心卽差況於思非惟無以徹其覆
而祇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

卽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
繕之思亂之者也恬者無爲自然之謂夫謂之
養知若有心於知矣不知知体玄虛泯絕無寄
蓋有知而無以知爲者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
恬卽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卽禪家所謂知無
者也卽恬之時知在恬卽知之時恬在知故曰
知與恬交相養也知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
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必至者
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於性而第求之禮樂
則逐末忘本支離於俗學而天下亂矣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
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
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
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
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
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
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
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燧音遂澆音驍

澹漠爲本性燧人羲皇諸聖人至一之性猶之
混芒之中也但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爲者
所以爲德下衰道無善也有善而道不全德無
行也有行而德不夷性無爲而心有別也去性
而心爲役心與心相爲識知而以知知以識識
以俗亂眞則性不能任何以定天下及其不定
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所謂禮樂偏行
天下大亂求以復初致明反於至一不可得矣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

與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道莫之爲而常自然後世起而爲之世喪道道喪世矣若世道交相喪也則以無情而自隱自隱而任物耳德歸於隱聖人韜光用晦非若世人不知自隱之道而有情以興道也有情以興

適喪之耳郭象云莫知反一以息跡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時命大行卽在太古混芒之世反於至一而無迹不一而自一也時命大窮卽在其德大衰之世深根寧極聖人雖有爲而澹漠之性自一也此所爲存其身以興於世者也德隱者若自隱而用物也不自隱者正以興世非隱也古之隱士云云正解不自隱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存身者虛靜無爲也飾辯非眞知窮知非澹泊窮德非自得古人豈貴之危然獨正世俗無足

以累存身之道也道無行假於作爲之謂小行道無識屬於意見之謂小識以不行爲行以不識爲識自得其志而無哀樂之情淡然適曠然得不知其來不知其去總之無憂而已乃樂之全也不然以物易已以俗移性其置倒矣獨擅純素恬知交養而無以俗離乃大順哉○看此段說得志在樂全之謂則前隱字例見曰自隱曰樂全聖人處晦自全之道今解者多以隱字得志字爲大行窮居似與前意不相蒙

秋水

是篇設爲河伯問答者凡六極論貴賤大小而
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爲反眞而道盡
故河伯心冥體會無所復問夔蚿蛇風喻人之
憐慕企羨皆屬外情小不勝爲大勝澄然於心
目而無爲無不爲者所謂要其極也制命如孔
子卽制大勝者豈如井鼃海鼈强生希跂徒失
故步乎神龜寧曳塗中鵷雛豈顧鴟赫全身遺
榮乃以合道故托濠梁之論以終之若云物物
皆眞樂無知乃眞知徒競言辯而忘性命者卽
河伯之多於水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
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
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
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
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
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
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
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以語大理矣天下之水
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
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
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川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
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
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
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

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
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涘音俟涯也河伯姓馮名夷海若海神泄音
屑量音亮比音婢空音孔小穴也稊音蹄
小非無餘大豈不足理分有素各安其極則逍
遙矣一生夸跂豈勝奔馳故五帝三王仁人任
士之所爲總不出乎域中妙無方之觀冲無辨
之理所謂通於道之大通也○阮咸曰馮夷不
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則
無以知其少故期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

足空虛者受實○王雱曰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陶云五帝所連一段亦自快然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曏去聲鄉音向掇音拙短也豪與毫同

前說極大此又說無小無大即前篇大秋毫而小泰山之意是故大知之士觀察遠近則知小不爲寡稱情即爲至足大不爲多取適不在有餘知量之無窮也今古者見在爲今過去爲古古即現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人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綴乎前追而弗及則跂知其無止者無古非今何悶乎無今不爲古何跂乎察乎一盈一虛知分之不常於得忘忘憂喜也明乎坦途知生非吾生新吾即故吾死非吾死故吾即新吾終始若環不可守以爲常也故計人之所知於萬億無數物中無一二耳以知爲知曷若無知倘以不知爲知則於知何有計人之生時於生何累我必以渺然之身窮至大之域窮之不得宜迷不自適矣不自適則歉然而餒其小宜矣乃知毫末不可定至細天地不可窮至大冥情焉已耳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巧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

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垺音裒大而又大）

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河伯便以爲大小之至不知大不盡細不明目所不逮也精與大皆非無也彼惟有形有數故視大視細所便不同耳若無形則無精粗而言意所不可容無言無意兩超其域惟道乎道者無而已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外復無盡而不知無極無盡然後可以盡無形與不可圍之說此物情也道體也故

大人應迹無常不離於宗不害人亦不以愛人自多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爲賤不爭亦不多辭讓不但事不借人亦不辛苦榮食以竭己力而畀成其廉皎皎與俗殊又不辟異而殊俗由由與衆處又自然正直非賤佞諂如此乎爵祿戮恥無攖而是非小大俱泯老子所謂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疎貴賤者也故有聲聞非道也有所得非上德也有我相非大人也蓋無是非細大之分而約之以至於極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舜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趣向也噲音快白公名勝楚平王孫太子建子殺子西死於浴室）

河伯言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不知何以於無分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貴賤云不知物與俗有貴賤道無貴賤也差有小大道無小大也功分有有無道無有無也趣操有是非道無是非也兩忘而化乎道又何大小貴賤之倪故讓者爲是則讓而絕爭者爲是則爭而滅爭讓未可爲常徒弄其迹者絕滅之道也○

此非不佳但寬衍太甚不似非叟口吻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麗音[illegible]鵂夜撮蚤[illegible]而食之不失[illegible]音[illegible]張也

殊也而齊之徒逆之使亂耳殊也而任之則順焉各當矣故用於此者或廢於彼猶之世無常是此然而彼或非世無常治前理而後或亂亦付之天均恣之兩行而已夫天與地對陰與陽對是與非對治與亂對互相並行誰將獨去所以禪繼順逆各因其時五帝三王順物之迹不得不殊耳豈有心貴之而河伯惡從一門一家之中分貴賤大小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物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繇音由

貴賤何常反覆相尋是謂反衍不能放志而無拘則於道非大通多少無數孰代其用是爲謝施不能恣之兩行則執一而與道無當德私則不公福私則不能同萬物之所求畛域則不溥泛有方則有承接扶翼惟無拘爾志無一爾行者如無私德無私福如四方之無窮如兼懷無方而齊一萬物也夫道無終始而化有死生自其不變者觀之若可恃以爲常自其變者觀之則不能恃乎其成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也何也去而不可舉者年也

流而不可止者時也消息盈虛任其終始天行
若驟若馳變而不執移而不滯何容心為不為
哉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巳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
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
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

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
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蹢躅
音躑躅 落絡同
河伯說既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中又何
貴於道而以道物身不知知道者正知以此知
此則去智與故不益知不傷生自然之理達矣
達此而乘變應權故不以物害巳而常全也蓋
心安意適不以害為害故莫之害耳天人孰為
內外其天然自定者屬內而定之所定者為天
然之妙感則屬外德在乎天而恣人任知反失
本素知天人之行行其所自行是達理明權行
在外而所本者天常位於自得矣是以屈伸從
世反要語極雖應酬萬變而深根寧極之理不
失也牛馬四足得於人然不落不穿將何所用
之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然當乎天命之固然
雖人為而即天矣故因天命施人事毋以人事
滅天命則善反其眞者耳 ○王雱曰人道之謂
故天道之謂命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夔謂蚿曰
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

奈何蚿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蹭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蚿音賢趻音覘踔音卓唾音兔蹭音遒

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無勞企羨故足
之行目之見心之知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
天機益生矜能天機拂矣無知無見無爲無不
爲任其自動聽其自得所爲制萬物之大勝也
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況目則擧睫千里矣又
況心則俯仰而撫四海矣何所不勝然無見無
知而見見知知塊然忘其爲而任其自動所謂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也何區區貴賤多少
爲此節之妙絶處在不解心目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
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
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　知音智　父音甫
上曰爲大勝者聖人能之此曰制命制之則無

所用其心而爲萬物之大勝大勇者卽大勝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
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
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
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
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
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
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
里之遠不足以擧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
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
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
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
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公孫龍趙人辯士坫音店埳音坎跳音條甃音縐井中累甎還音旋虷音寒井中赤虫逡音侵潦音老知音智蚉音文蚷音巨即蚿跐音此大音泰奭音釋匍匐音蒲服呿音祛

大之不可遊於小小之不可羨於大各有自然之分豈可跂尚不知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以此效彼兩失之矣窮乎不測之根會於四解之途無上下四旁亦無終始幽明游此之謂無窮知此之謂極妙故大通者大辯大辯者大勝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濮音卜

至人忘生忘死何曰寧生之為固曰遺榮則遺生遺生而生不傷耳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鵷音冤嚇音赫

見小者多害神全者無累凡矜忮之心即嚇也凡以得殉名者即鴟之得腐鼠也所以隨分劃命非聖人不能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鯈音條

天地萬物一氣潛通觸目而理自流舉念而意自得矣口而言自宜子不必為我而後知我我

豈必爲魚而後知魚知之濠上而已不相遠也蓋居濠上而逍遥則出遊濠下者可知此一段總見物我非兩歸於大道心知無二妙於神會惟契物我之知者有不期知而知耳○李士表曰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故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

在我者皆如也視生如死視己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皆如也如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眞樂而無非天和矣獨濠梁之上儵魚之樂惟明至樂無樂眞知無知者可以語此○王雱曰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至樂

首論至樂活身及有生之累憂苦之端見性命之情終失者俗累之也脫離苦海不牽世俗而樂乃至是在無爲矣即將箇無字推到本始而言始本無生也故妻死而歌肘變而無惡髑髏無棄南面王樂凡人所不樂者未必不樂樂豈俗之所爲樂乎內求於己而不得言拂雖妙道皆惑也奏九韶爲樂而皆憂情逆雖有養非樂也故觀物之變化不常總歸於機可見一氣變化非死非生倘有悅惡即屬偏執聽其機之自動妙於化之無窮無爲之樂斯其至矣漆園開

手便托齊諧凡言死勝生古勝今內勝外天勝人之類皆諸言非本懷也出機入機却露本懷矣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

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
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
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
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
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
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
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
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
能得無爲哉至樂音洛下同惛音昏蹲音存誙音坑芒音荒芴音忽爲形爲字去聲
人知有之爲樂不知無有爲至樂人知有之可
活身不知無有之爲活身夫無有則誰爲誰處
見無擇而任之耳凡服味聲色求而得之損吾

性任而不得未必損吾形以此生憂懽爲形亦
愚矣忘生而忘憂忘憂而樂生樂生而形常存
不遠其形者也不然富貴者多事而不得息壽
者久憂而不得休烈士狥善以殺其身皆樂爲
累耳故忠諫勿爭徐而悟之此上善也爭以殘
形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吾視舉世誙誙
趣其所樂者如不得已然然猶曰樂吾未其爲
樂也若我所爲樂則在無爲而世俗反苦之一
苦一樂是非果可定哉無爲則不滯有不落無
而是非定矣無從出非爲而出也無有象非爲

而可象也無爲殖非爲而自殖也天地無爲而
萬物皆化人無爲也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爲樂
其樂至矣無者何也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
未始也者是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

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噭音叫）

情生於形有變者也情制於命動而不變者也以命遣情滅情遣累非知道者不能莊子斯言直爲斯人截斷恩愛煩惱猛於生死關頭說個無生法忍敎人認得本自無來今亦無去眞個八風五欲煎炒不動青天白日萬古靈霧何用憂喜於其間當其始死我亦何能無槩此固至情正莊子方便說法直恐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投直須說個我尚無我涕從何出無爲之無又是箇甚麼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滑音骨）

四大非我有是假合也假則如塵之集倏有倏無吾安得有無之觀化者大化密移達觀自得之謂而化及我則我隨爲化所移矣大固將自化也何惡之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

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髑髏音獨 髐音嘐白骨貌 撽音竅 從縱同 矉音頻）

前面說至樂無爲此說以死爲樂非樂死也生而有爲樂之所以無也死而無爲樂之所以未嘗無也生死氣耳非我所自有自以爲有則不能遺形骸形骸不遺則養生益生之爲滋多而相刃相靡之苦滋甚至樂何有莊子豈眞樂生惡死哉郭象云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嘗生而憂死耳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至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

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綆音梗井繩御音迓壇音但食音嗣鰌音秋鰷音由行音杭譊音饒

命稟於自然不可勸成形質有定分斯其各適

鳥鶩於九韶非其性也養鳥以鳥養任其得也

皇道至矣驟投之則惑損益異矣均順之則適

故人有賢愚莫之能一事有古今莫之能同無

過實之名無過施之義則形有所適而萬事條

達命有所成而諸福總持此無爲之至樂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

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攓音蹇扶也種音冢㡭古絶字今讀爲繼水苔相牽屯音豚舄音昔草名蠐螬音齊曹蝶亦名胥鴝音瞿掇音端入聲乾音干沫音末口中汁醯音希頤輅音移路虫也軦音況虫也瞀芮音茂汭腐蠸草也蠸音歡螢也箰音筍老竹延州人呼虎豹爲程秦孝公有馬生人羊奚草名青寧竹根虫也

未死未生所遇即樂也果歡果養歡養未定也

蓋不死不生之理原如此也物或以無情相生

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

無情皆一氣之所爲也機者氣之動處一出一
入而神機運矣二氣循環自無出有自有入無
雖有變化而實無生死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
永滅故養乎歡乎順其自化乃爲無樂無不樂
無生無不生純然無累者而已〇人又反入於
機分明說造化到生人住了不消假借而生徑
自以形相禪相生相死反入大造機中所謂火
傳也不知其盡也下復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
機正見人與萬物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
然耳

達生

生本至重厚養反傷故達生莫如棄世棄世則
與彼更生反以相天矣試觀醉者之墜車得全
於天而守純氣以全神開天而不開人信保生
之要乎承蜩者凝於神操舟者忘於水牧羊者
鞭其後爲彘者去其貪見鬼者祛其惑皆以破
世人之愚達養生之旨至木雞之養則斂之至
也蹈水之道則無私之爲也梓慶之鐻則外滑
之消也東野之御則智巧之忘也工倕之物化
則忘適之適也得此以養生庶幾乎至人之徜
徨塵垢逍遥無事者哉結之以鳥養鳥明夫養
者不以己也不以己而天全此養生者貴達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
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
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
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
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
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
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離音利 後同

生爲我有命從天制養生而養形徒取世間分
外之剩物營累其生何不達生之實也蓋此固
生之無用爲也命非知之所知不安於生生死
死循環無窮之理必欲留而生之何不達命之
實也蓋此固知之所無奈何也夫物雖所以養
生有餘則傷生雖不離形守形太甚則亡養可

厚乎養生果足存生乎而世又奚足爲雖然不足爲也有不可不爲者在有身則有求耳顧有求卽有苦形爲役也欲免爲形之累除是棄世斷緣簡事不以世情爲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必恬淡必寂寞無爲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無累則其心坦然平澄然正而變化日新故累日去命曰更生幾於道矣夫事何以當棄生何以當遺也蓋棄其事則毋勞爾形遺其生則無搖爾精形不勞而全精不虧而復則與天地之常清常寧而形全者一與天地之常順常健

而精固者一何者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母然眞人形全精復與彼更生則出有入無而生變化是謂能移豈但能移一身挽陰陶陽條日月之光而斡宇宙之機故曰相天乃知人有夫形形有於世曰形便非道矣曰世便不屬我矣相靡不離物累之耳達觀於理而累去累去世忘而形不足羨達生達命矣棄世卽遺事遺生遺之棄之者達其本無生本無事以是爲學道之津筏也天也知天則世卽非世不但與彼更生求其始終了不可得卽本無世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

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其人民幾乎以其眞關令尹喜字公度郤音隙遻音忤慴音輒鏌音莫忮音至

天地萬物莫非氣也純氣之守者知見旋復視聽行藏虛之至也虛故能御群實而無往不可

凡物自無而生有始於流動而生色釋謂色是法象之首是也我與物同是聲色甲物何以相遠況能至乎其先惟物物而非物者至乎先耳凡有形者皆屬造化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我不窮於物物焉能域乎我由是止於分受不溢而淫冥於變化無端可倪無物而物物遊乎萬物之終始壹其性者養其氣養其氣者合其德蓋純氣之守性一而不分德合而不離也若是則通乎物之所造而天矣天則神矣其神無隙則純氣之守

固矣物焉能入之醉者之墜車失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闚性分之外如干將飄瓦相忘無情而天下均平平均者無情爾天爲吾性之自動人則其知之用民之所患僞之所起不在情動而在有知之用故守氣全神平情全天保生之道也呂註云開天者德生忘其無知無爲也開人者賊生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眞矣李士表曰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

墜矣知見立而棄墜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況性天之全者乎莊周說於達生之篇者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至於不折鏌鎁不怨飄瓦則以物自爲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仇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王雱曰不折鏌鎁不怨飄瓦與不怒虛舟之意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

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孔子欲無言而曰四時行百物生非體道者孰與此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痀僂音駒縷曲背者蜩音條累音求掇音啜橛株枸斷樹也五六月蜩鳴時

也累丸於竿首用手停審二丸在竿首不落故承蜩所失錙銖之間疑一本作凝
株枸槁枝忘我也不以萬物易忘物也忘此則
得彼蓋念不可禦神安不耗其身若枸其心若
塊雲定月澄波靜水湛體固然也曰巧者賊生
曰道者開生疑神者藏天乃純氣之守矣累丸
之與承蜩不瞬之與習射戒定之於學道皆寄
徑也方便法門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
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

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
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
者內拙數音朔覆音福下同殙昏同
操舟無法游沒即其法經世無法出世即其法
蓋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且忘舟覆却雖多不
以經懷所遇皆暇耳有道者出沒萬變而不能
困惟忘世也倘注念重則心愈矜心矜則智殙
巧喪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
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

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
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
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
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腎音腎拔拂也篲帚也單音善縣音玄
學生者以無心適中在不入不出之間中央亦
權立之號耳豹守形太甚毅狥物為養豹入而
藏毅出而陽皆有心非柴立也柴立如槁木之
立無心也無心者無益生也蓋益生者內外俱
窮則生之不足養可知人生而不聞道一息一

瞬交馳陰塗老子所云動之死地者是豈獨衽
席飲食間片時意適永劫靈消而已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筴音策 楯木欄 說音稅
累世未免益生益生滋以傷生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而更生所以性命當順去取安審不

然是愛其身不如彘矣龜願曳尾不願留骨彘願食糟糠不願肩尻雕俎逆性命以富貴曷若順性命以貧賤○陶云數句多少頓挫
桓公田于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子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崒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誒音熙 詒音怡 懈倦貌 滀音畜 髻音結 沈俗作沉 鮭音蛙 泆音逸 履竈神名 髻狀如美人而衣赤衣 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 泆陽豹頭馬尾 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 峷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 蠪狀如鼓而一足 方皇如蛇兩頭而文五采
疑之能爲害大矣疑則生累生累而性移性移

而生妄桓公之疑妄也告敖以妄息妄尚愈桓公之疾況以眞息妄者乎萬法由心起滅卽鬼之所以有無也心無所往孰妄孰眞起滅不生還於其初矣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皆此類也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紀姓渻名音省 憍音驕 景影同

虛憍恃氣猶矜重也應嚮景猶逐於影之妄也
疾視盛氣心猶動而神未寧也鷄鳴而已不變
彼我忘矣異鷄無應非但我忘彼使天下幷忘
我德如是始全乃養之至矣承蜩而至於累五
養鷄而至於愈月此眞可印證學問嘗觀佛氏
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
億那由他數劫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
面壁乃證眞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
至哉禪林有云若還生摘下到底不馨香此之
謂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
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
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
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齊音臍水旋入處汩音忽水涌出處

天下之道任己則私任天下則當與物無逆者
處物而不能傷不爲私也首論達生達命此曰
成乎命者相忘於水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
全於天耳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
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
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
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
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梓官名慶名魯大匠鐻音據齊齋同

物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離形造化惟外滑
消而因物之妙者能之故曰不厭其天不忽其
人鐻合加手不忽不厭之說也未嘗敢以耗氣
即純氣之守也忘利忘名忘四枝形體即忘世
之謂也忘則無累命曰更生者此矣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
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

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東野姓稷名鉤百圓驅百轉）

養生之道非知巧果敢之列入藏出陽矜巧炫力播弄伎倆求厚其生而生敗即敗於馬力之竭也呂云爲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柰何者亦無自而成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内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倕音垂堯時巧人要古腰字）

指與物化卽超乎化之謂也適之至矣故上說不以心稽而歸曰心之適心境交爲會心無變從隨遇皆適固也然知其所爲適猶未適矣自適嘗適至於適且忘之適之至而性命如全從心不踰之謂也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轉物上妙中規矩之先乃謂之化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以深林浮之江湖食之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扁姓慶字賓音擯惡音烏委蛇上一本有以字）

善養生者任性之所適而不以己善養鳥者任鳥之所適而不以己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者耳

孫休飾智驚愚能無憂驚眩視乎養生而不以生累忘適而無乎不適故以養鳥之說終焉

山木

此論全身遠害只在虛己順時去自賢之心木以不才生鴈以不才死欲免於累才不才之間乎而非道也道爲物祖物物而不物於物遺身忘國離人入天庶幾遊於大莫之國超乎人世之累哉虛船觸舟不怒賦斂毫末不挫太公任之全身遠害桑雽之不離不勞莊子之貧憊而順時孔子之歌陳蔡而人與天一所謂捐名絕

學順時體逝者此也若螳螂蟬鵲則逐物而喪巳矣惟行賢去自賢之行庶超乎才不才之間而在道德之鄉乎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

賢知之累常在材山木故免於累然凡庸者豈必不材得免主人之鴈可覩矣此材與不材似

道而非也道無兩岐孰處其間處其間卽有障而成累乘道德而浮游者何人何我何譽何訾可龍可蛇可上可下是爲萬物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物孰能累之夫離之毀之挫之議之皆常情也總之有爲則虧賢而材也忌而謀之不肖而不材也卑而欺之材不材一有專爲難免乎累欲無累者是在道德之鄉不肯專爲與時變化者而已矣材與不材俱逢世之拙術單虎張病俱亡身之捷徑聖人厥以立喩於火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

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熊宜僚楚人居市南洒音洗呼音貨歙音翕

狐狸以皮致災君以國生憂皆有生之累故縻刳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而又說箇捐俗俗者世俗一切有爲法也南越之邑智慮俱遺禮義盡忘人患不能遊者國與俗縻之耳去國捐俗使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故曰無

倨傲爾形無留戀爾居以爲君車少費寡欲知足而不見其不足也從此涉江浮海超於無窮之域愈造愈深不見其崖彼其素所隨我自聲色聰明至妻子官司民卒之衆皆吾入道之資而不能爲吾憂吾超然立於四虛之途送者自崖而反一時拋盡去人遠矣有人者己私也見有於人者天下不能忘我之謂也堯非有人則刳形去皮非有見於人則免罔罟機辟之患望不見崖不有人之象也送者至崖而反不有於人之象也總之一虛盡之所以不怒虛舟不折

鏌鋣不忮飄瓦惟虛而無情耳虛舟狀非有人也惼心不怒狀非有於人也所謂乘道德而浮游免乎累矣○林希逸曰擊竹而悟卷簾而悟皆送者也如見舞劒而悟草書始因舞劒而悟之旣悟則劒爲送者矣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

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姓奢名衛大夫鍾釜皆賦斂之器慶忌吳王僚之弟子侗音通傅音附

其爲物不貳何術之設乎無識而不有其知怠疑而無所趨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其心送往迎來不禁不止一任其自然彊梁多力之人與委曲附己者一聽之而因其力之所自盡故朝夕賦斂日守其朴略而不損則常應常靜矣大塗者大道也因天下之自爲者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太公大夫稱任名翂音分翐音秩隳音灰處上聲杼音序

似無能者其度舒緩若無能然不爲先後者無出無入柴立其中央也必取其緒隨物而已功名有成即有虧衆人所共處者去之而還與衆人乃大成之人矣道已流布不自明其所居德則顯行不自名其所處純一其心平常其行與猖狂不知所之者同此爲寂泊無懷至人不聞者乎孔子棄人間之好行列不斥鳥獸可入僞

謂至人任物物無害焉者耶故去知故損功名
全身遠害之道矣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
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
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受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
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
固不待物 桑雽名音戶假國名挹音揖眞泠疑其命二字
緣者因也因乎形而不假則已常全率者任也
任其情而不矯則心常逸不離不勞性分各足
何待乎禮文而不求文者固無所用於文者也
物即文也所爲絶學捐書無待而然者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
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
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
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
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
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
剖心徵也夫 緳音結帶也柟音南蔓音萬王去聲眄音面睨音詣枳音紙枸音矩

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故順時爲之物不能
傷逆時強爲之徒以自戮時之義大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
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
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
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
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
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

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焱音標禪音善

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何人何天孰非自然任其自爾則歌者究竟爲誰究竟誰受誰不受而天定矣饑渴寒暑窮桎之困皆氣化之行運動於物泄而難閉者人安能逃惟順化而與之偕遊如臣子之聽命於君猶易耳先輩言逆境上易打不過一念順受便可遣去無受天損易也人當其始而進用便自四達不悖受益極矣不知與已無干吾命有在外者也苟不知內外輕重之分歆羡後來卽此濃意相遭處便與盜竊同科故無受人益難也若取之取字正對受字

夫燕於已之不宜處目不及視棄口實而不顧畏人矣而襲人間不過暫時依棲不得違時耳是明於憂患不敢取益之證也化萬物而不知禪之者卽不化者也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天者自然之謂人本於自然有人天也天出於自然有天亦天也旣曰自然豈人之所能自存人性生而有者耳聖人安心冥物體變化之道與之俱終而已通始卒爲一途合天人爲一物安知今日之歌者人邪天邪若曰仲尼之窮也仲尼之歌也是未知仲尼之道與天人之故者

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蟬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

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雕陵陵名躩音腳彈音但怵音出誶音萃藺且音[illegible]

無物者物不能傷相利則相累欲物而物欲之故身與萬物游無繫無縛者也形爲耳目九竅雖不離乎身守形太甚則忘其身惟止能止衆止此清淵也濁水則動而欲交之時即動忘靜觀濁遺清矣忘身忘眞其逐物喪己之戒乎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惡無常因妄生見不趨美不捨惡虛己以游是非兩忘獨全性命之情矣自賢者知而矜之也知而矜之道之所不載也

田子方

人貌而天虛清正己德之至也故子方形解口鉗溫伯雪子目擊道存體道不以言修者也求奔逸絕塵之處忘而不忘遊至美至樂之境少變而不失大常所謂吾得其眞吾見天地之大全乎魯多儒服眞者一人眞不可僞也爵祿死生不入其心內得者外自全也畫史遺形自足神閒者意自定也臧丈人政成夜遁爲而不爲文王假夢示信明理達權伯昏不射之射叔敖忘彼忘我皆神之完也終以楚凡之存亡而曰存存明存存者遺存亡者耳存亡遺而德斯全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谿工賢人鉗音鈐

知緣俱妄故能虛緣知緣即眞故能葆眞人貌

而天非乎心著於清者清爲大潔一而物病淸而
不皎故不患無容也此皆不假聖智仁義不藉
言與行而物邪自消宜其求諸動而不得求諸
言而不得也棄國捐俗洒心去欲以反於眞是
眞人矣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
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
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

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
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
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從音聰夫音符

進退從容飾於迹也似子似父著於情也禮義
爲忠信之薄此之謂乎俗儒僞態描寫盡矣目
擊道存當下卽是不可容聲無能思議至人之
至德如此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
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矣夫子曰
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
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
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
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

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
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
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
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瞠音鐺直視貌

心是活物爲本爲樞而至神至化若沉淪幽滯
有一息不運動便是強魂死魄可哀甚於形死

蓋心有生滅處是死路無生滅處是生路今夫日
成見功足成行功凡著而可見者日間之群動
待日而有非日也作息如生死所待以生死者
如日待謂待箇所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
之慧日也此有盡乎無盡乎果化乎不化乎生
死者速化者也效動者日新者也倘吾也一受
其成形不化之以待盡不能物來自動通乎晝
夜無隙可尋而不知終窮之處則何以合造物
之自然蓋此形之成也薰然自成矣其爲乎故
知是命也不係乎其前不可得而規也是與變

俱往者也吾亦以此日俱往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不可得而執也莫執之處交臂相守不可停
留是吾與汝所同待之物也此其不可停留處
新陳換於呼吸生死代於刹那何神變也若求
之奔逸絕塵是見吾所以見而不見吾所以不
見也蓋步趨言辯特迹耳迹履徂矣而回方追
逐之豈知心心相續化化相乘所以迹者不可
求乎彼者故也故已盡而求之有如求馬於唐
肆豈有馬哉服事也指當下言吾與汝皆有不
容暫任者故甚忘然故吾已忘而新吾又至是

亦吾也又何患哉妙用時遷本體常在所以離
俗絕塵與物俱冥無執著無無執著而道斯至
矣蓋故吾者失之交臂何可求新吾者得之覿
面何用求孔顏之妙於語道也佛云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即此意
唐者無壁之屋肆者市馬之地求馬於肆見肆
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
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也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
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
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
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
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
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
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乾音干慹音蟄辟音璧說音脫汋音酌覆音幕

未知有物者物之初也游於初者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故未始有物之初混芒一氣耳氣有陰陽互爲其根出於天陰根陽也發於地陽根陰也陰陽搆精萬物化生其有爲之紀者乎而吾不見其形紀即無極之眞超脫乎色相形聲者然雖不可見而消息盈虛運爲日月之明晦推爲萬物之死生非是且孰爲之宗也宗即所爲紀也得此之爲至美至樂矣疾者惡也不惡變易者數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小變而大常者自在夫人莫不有大常死之與生如獸易藪魚易水暫爾小變耳得是而遊之莫不一而同焉支體猶臭腐也死生猶寤寐也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故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彼萬死萬生之無窮何足以患吾心此惟與道爲一者有此縣解矣天地日月不修不爲而自得者蓋此種學問無修無證假以言語補助皆落筌蹄故復發此一段言無所修治物不能離故能物物也此夫子喩以醯鷄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

乎圓音貟句音矩玦音決
修眞之難也如此乎又何嘗不尊稱仲尼信哉
道之相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
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動人
心可出乎出則馳心可入乎入則移不出不入
內全而外全故小則得政大則動人爵祿死生
之間可以省矣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

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眞
畫者也元君名佐平公之子舐音視儃音但槃音盤礴音薄羸箕坐而裸
全眞故遺形遺形而事無累故善畫者神閒氣
定意在筆先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
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
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
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
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
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
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
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
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
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

王盡之也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臧地名屬音囑頾髯同斔音庾
此寓言之旨也世人不足與正告故莊叟托之
乎權以說夢假釣爲釣不經得失也假夢以信
於人不明於權不足以知天知人也循者同也
斯須者幾微之間文王將以大同之情同民於
幾微而以夢權之也不植封域不爲群黨和光
同塵也不成德不自見德也言四民各著其業
不見其異也昧然泛然不言之化無爲之治矣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

矝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恂音荀 中如字
物不能爲人害人自害之凡外矜者內拙耳德
充於內則神滿於外所以無在不自得是謂不
射之射蓋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矣適矢

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沓重也方矢復寓
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
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
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
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
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
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
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
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
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
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
人己愈有 刦劫同 大音泰
彼我玄同孰有定在存亡無係孰分彼我遊乎
物初不以物遷者也與人者非眞與也道本名
促使人人各得其得而不損於己與者自與有
者自有大道之無私如此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 凡國名
外無存亡存亡由心而有遺而不有是爲常存
得其常存而存之是爲存其存存其存者遺存
亡者也捐國遺俗洒心去欲之說是矣
知北遊
有知則有爲有知則有言故首以知說起況有
心爲道者無爲無謂者冥也不知乃知黃帝誠
知言乎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知慧
俱斷損益不加解弛墮泰及此大歸形之不形

際之不際眞不卽不離者矣光耀有無而無無捶鉤用假於不用居天地之先是爲先物無將迎之意妙於化化乃謂無心而物不傷耳世人矜生傷性以所遇所能相靡相賊豈知無知無能乃全其眞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去爲以終無爲無謂之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

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敎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

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弅音墳處上聲闋音闕

此莊子之莊言也所謂最後說法華矣萬法皆空也曰一眞是猶有是者存曰一眞知猶有知者存猶未空也所以爲道者患在有知則損在知又患在知不知則損在知不知損知損不知以至無知幷無其無知無其損而後爲無爲無不爲也無爲謂不言故曰眞是黃帝則有言故曰近之忘道者不知不知知者不言不言之知妙

於知耳筆乘云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空處服無所服從亦無從道實非道耳○篇中無一段不妙

王雱曰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

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唯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扁音篇惛音泯

莫知其根此之謂本根二句相照應蓋彼神明至精與物百化形狀昭然自生自死自方自圓孰知其所爲哉莫知其根也然萬物之扁然而並作也自古以固存彼神明至精何能一日去哉彌六合入秋毫不故而日新運行而各得其

序果誰爲之彼也若亡而存不形而神非有非無之間萬物以此生育而不知爲本根其不知所爲本根者本根也知其根而守之是謂歸根復命故曰觀於天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被音披皆莫晦老人雖治充媒音昧

道無爲也正形一視則形全精復而冲和完攝
知一度則全淳反朴而元神合道非新非故巳
盡爲故所謂故吾不忘者存所謂新吾與物偵
化新之又新豈可求而持之故曰無求其故又
不以故自持此皆爲而不持者也形槁心灰語
寂也眞其實知無知也媒媒晦晦其光不耀也
息照遣明非凡心所議彼何人哉人而天矣蓋
齧缺直下收視返聽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寐
眞是相悅以解故被衣行歌去之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丞官名蛻音退
身即道道即身說無則我自載道安得云無說
有則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倘可說有即可說無
道豈可擅而有之天地之氣自相委結而成身
與汝何有有性有生亦天地之委順况子孫皆
蟬蛻耳故行處飲食因乎彼而不自知天地有

彊陽我與之爲彊陽而巳則今者幻身復在何
處胡得私有夫道遺身遺生求之無身無生之
前還於太初道在我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
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
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
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
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

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
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
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
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
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
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
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
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
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

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値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論音藥嗜音蔭醷音益蓏力果反漻音流弢音滔弓囊也袠音秩衣囊也木實曰果草實曰蓏

天下萬物昭昭有倫皆生於無無生道道生精

神精神生形而後以形相生故胎生卵生總爲生類然來不知所來去不知所止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虛無冥冥已耳人能遊於其中則心無隔礙諸塵不入而精神自定於是肢強慮徧聰明全而心不勞應無方矣夫天地萬化之生成皆以此道而況人乎神者無極之眞也精卽二五之精也精神之說也精神之精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淸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易繫所謂男女構精有氣有質者也此段說箇冥冥則知慧聞見皆道之累故斷知斷慧不損不益聖人

但保其常然者淵乎魏乎用物而不役已君子之不匱於道也道之以不資爲資以不贍萬物萬物自贍者原如此超出陰陽直與人同乎實反乎宗而與天同也蓋喑醷直聚氣耳死生非殊而況壽夭果蓏雖微尚有條理生人之倫類其知慧損益雖變幻煩難要之彼自相齒順之而自理矣聖人遇之而聽焉過之而任其自往焉調之偶之和而合之所以爲道爲德帝王不能外也夫化生化死萬物之自化耳物哀人悲豈知其未嘗生未嘗死乎於此解弢墮袠弛張

卷舒脫然紛宛魂魄往而身從之乃大歸乎妙於化矣夫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是衆人同知之而非其所至也務則不至不至則論明見於道則無値故辯不若默眞聞於道則無聞故聞不若塞言無言聞無聞乃大得也此極論道之冥冥無形必斷知慧故以不若默不若塞者終焉將反於宗宗者冥冥也自其宗觀之非惟無形亦且無生非惟無生亦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喑醷之偶而聚也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

法身也實相者也無假者也○補註云物以兩
相値道一而已見道明則入於一矣故無値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惟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螻蟻二蟲名稊稗二草名甓音闢屎音豕監市市魁也履足蹴也狶音希大豕馮音平閎音宏殺音曬
況道於下賤明道不逃於物也必欲逃物爲無非無不在矣至道若是至言亦然論道而曰周徧咸名雖異指則一無非言道之無不在也其進之遊乎無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知萬物雖竝作而嘗相於無爲澹靜漠清調閒皆無爲也無爲故寥然而已吾志不外逐似有所往實無所往無所往故不知所至去而來亦不知所止有所止則往來有定不知其所止則非不往不來而不知往來之究竟彷徨于虛廓之境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所窮也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故冥也道也道何邊際乎有際則謂之物物不離物所謂物際道雖物物竟無物也是

不際之際然非離此而謂之物物特際之不際者耳虛衰盈殺物有兩邊際也惟道爲能盈盈虛虛以及衰殺而實非盈虛衰殺不際之際也然則稊稗螻蟻瓦甓屎溺誰爲之乎道也金剛經云如來說一切諸相卽是非相一切衆生則非衆生卽此意也○履狶者從豕之上體而履及下體每下愈比況而肥瘠見陸云周徧與咸三字何異指一而已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何殊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

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

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婀音阿隱音印 音眠奓音奢排也 嚗音剝放杖聲夭指老龍 訑音但弇音奄堈音剛

藏其狂言明至道不在言也論之於冥冥而猶曰非道猶有論也猶有冥冥之名也道當弃其論與名而無之形形不形言形自形而形形者竟無也形立則名生形形不形道當名乎道非問者可得故無問道亦非應者可得亦無應本無也而問之是問無也故曰問窮本無也而應之是假應於外也故曰無內遊曠涉虛入於渺冥惟知道者能之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孰同熟

有既不生無亦不立故光者照心所照無而照亦無斯能至於無無不然猶落無之一邊而爲無字所有從何至杳然空然〇太未虫不能泊火欿然良然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司馬官名捶音贅鍛也

用之於一不用之於他故長得捶鉤之用若弁其不用者無之則所謂不資之資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

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天地乃萬物之一物必有生天生地者生天生地者常存天地豈有未有之時至有非無至無常有猶子孫不得無之而有也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不可以致吾思容吾喙冉求難以答矣夫子因今推古者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矣且說箇未有天地之先混一太極耳陰陽相生靜極而動動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孫最上一圈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空同未有天地之先此中何得將無做有故夫子曰不消應者直斷絕思慮言說而已就以生死論吾

人最受用處然須知安時而處順世之益生者以生為可求不知滅為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死終未離幻不必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世之說無生者但知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一切捐棄有為之法不知即此便落頑空不必滅生事以死其生夫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體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然則世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此也即此為物物物物者非物不可以物名一有物出涉乎形氣便不得

爲先物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種種無窮耳仁愛及物無窮亦取法於天生物非先天之旨也然則不得先物者何如卽求之於道而道至無既無矣孰爲之先宗門多提父母未生前一着而曹山四禁曰切忌未生前意蓋如此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

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𩐋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外化而內不化外物無常隨機順應內心凝定也內化而外不化中無主宰好變多機外與物沉也夫物理無常非無常者所能持古人外與物化其中必有眞宰一而不化者存總之化與不化都忘之安與物相靡順哉與之莫多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矣故聖人無心則物不能傷世人倏以山林皐壤爲樂而哀復繼之爲物所移不能自主耳蓋人知所遇而與物爲偶不知所不遇而與物相混人知能能而與物爲役不知能所不能而以巳役物豈知吾性無知吾性無能此人之分受所不免也不免者欲免喪吾

性矣至言至爲無言無爲者也假於言於爲則淺耳執心如石處世如仇巳往而送當機而迓未來而將三心交戰一眞內淆竟何益哉

南華經因然卷四　外篇下